易說自序

聖賢之學豈有高遠難幾者哉亦曰明乎天道以人合之而已矣夫以人合天抑豈有他哉亦曰與時偕行而已矣時未至則有靜默之守時既至則有滿盈之戒察乎陰陽之消長於以識吉凶悔吝之幾故聖賢用顯用晦變化無方而進退咸宜焉由此觀之與時偕行非即聖賢之學哉第小儒曲學昧於從違往往宜晦而顯宜退而進靜默不知守滿盈不知戒或失之躁或失之亢幾萌不惕變至不審日趨於凶咎悔吝之途而人道淪沒聖人於是作易以明天道於六爻之中著陰陽之變化盈虛消息進退存亡皆寓於其內其示人以趨避也至矣然其義顯

矣而又甚隱其辭明矣而又甚微淺者或以為占筮之書深者或以為天機之秘京房輔嗣焦生子雲之流所見尚如是矧下焉者乎孰知大而邦國之治亂小而身家之盛衰與夫持躬涉世處人接物均不越乎易焉大哉易乎利用安身之道達天知命之學舍易何適哉夫聖人往而微言絕易道不明天人學晦疇為憂盛危明永得無失者乎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寡過之學誠莫如易易其可不學乎哉故予有世道人心之憂焉乃取六十四卦詳為說辭明為剖晰後之學者觀象玩占於陰陽消長辨吉凶於幾先進退顯晦不失其道庶幾治國守家保身理物皆有賴焉余之說易未敢云有功於

易然以人合天之理啟迪來學使利貞常獲無蹈危機是余之志也夫

黃鶴山人呂子題於空秀閣

易說題詞

古今來講易者不下數十百家類皆各抒所見或言理或言數斤斤辨論於卦爻之內縱極會而通之觸類而長之究於羲畫以前之易固未有當也我

孚佑帝師本上古皇覃氏臨凡洞澈乾坤之隱奥了明性道之根源自唐成進士後屢有闡易微義垂示法言惜未彙傳於世玆壽山堂易說乃古洞藏本試拈香默玩洗心莊誦覺

聖言亹亹未嘗不依文解義而實已超超乎高揭象數之表將羲文周孔之心傳一一指出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至首卷圖解發前聖所未發藹然啟覩如披三清秘笈開玄妄覩天文矣夫易心易也天人相合之妙古今不變之機皆載於易即人之覩履考祥其旋元吉亦於易備之此身心性命之學也道之原也

帝師安能已於言哉孔子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五與十皆河洛之中也中心之謂也惟從心上加功故說可無大過學者三思之當知假年之說未必與此五十二字強為膠粘而言之如是說易乃深合羲文周孔之心源也憶昔

孚佑帝師曾將千古未洩之秘盡傳於希夷陳先生俾嘉惠後學數傳而至穆修乃得邵康節先生而廣演之我

帝師又親與証明重加指授現身說法世所習聞玆因重訂全書正宗敬述於此以作原起云爾　宏教弟子柳守元熏沐題詞

重刊道藏輯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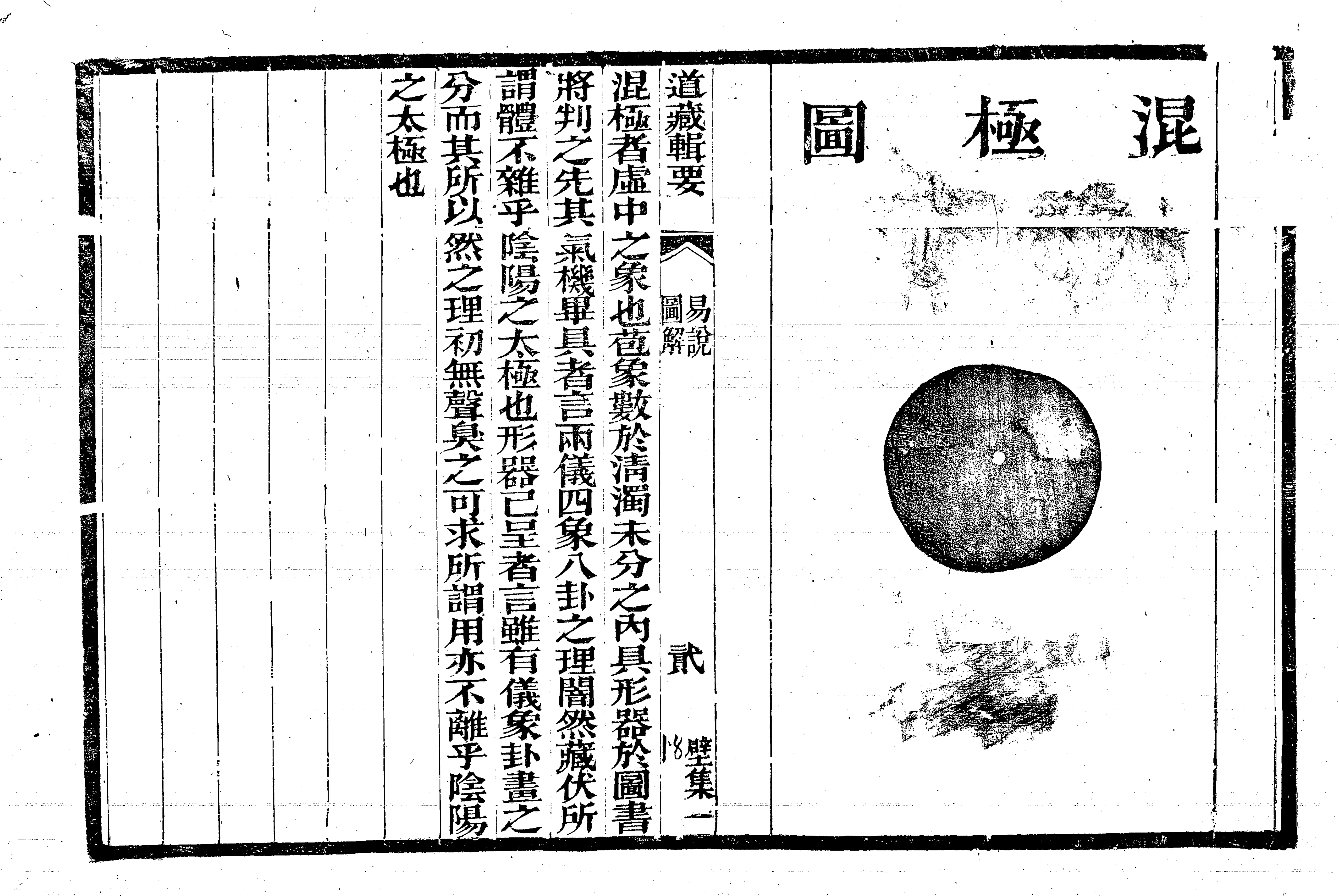
易說

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著

圖解目錄

河圖

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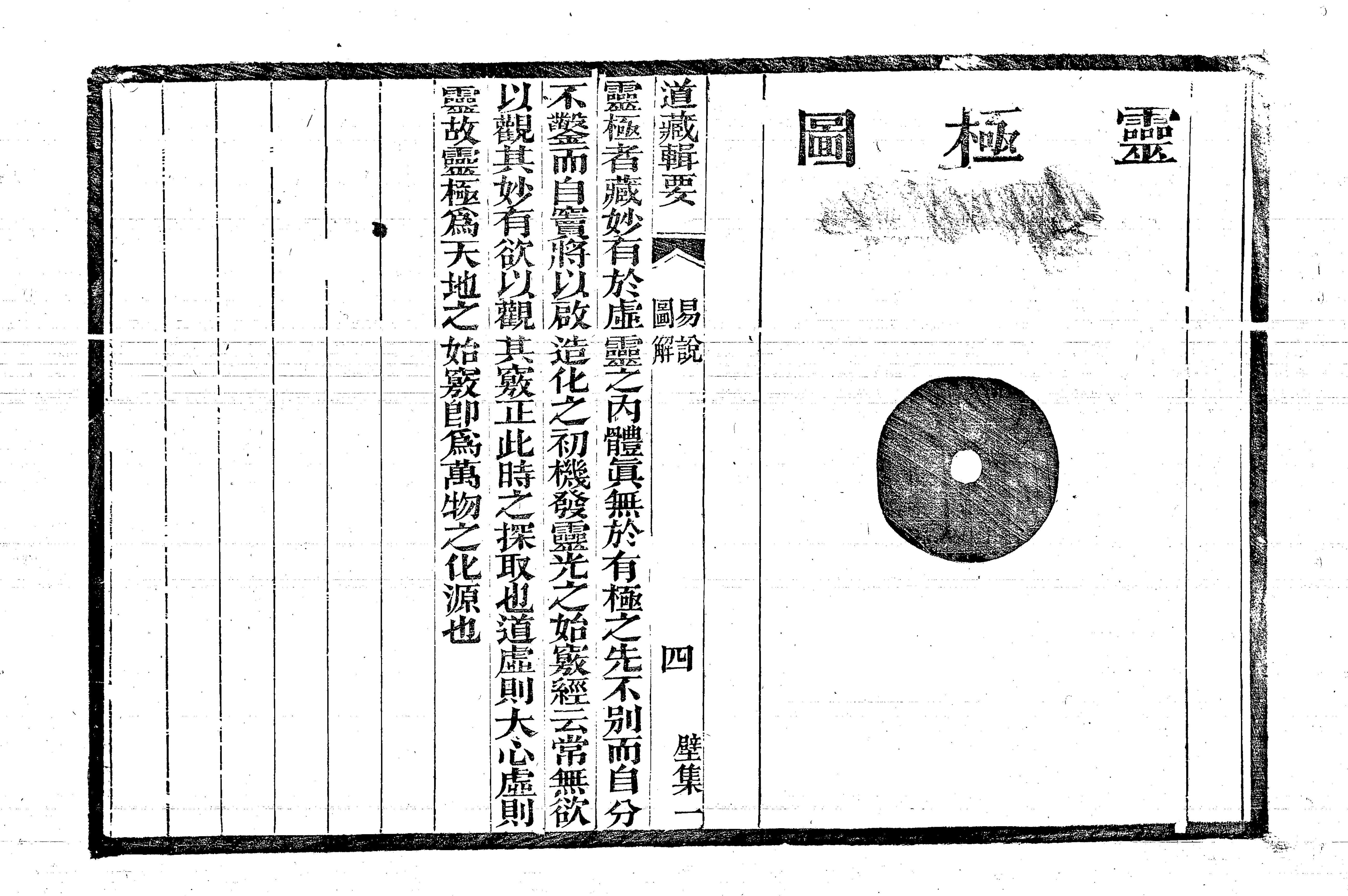


混極圖

混極者虛中之象也苞象數於淸濁未分之內具形器於圖書將判之先其氣機畢具者言兩儀四象八卦之理闇然藏伏所謂體不離乎陰陽之太極也形器已呈者言雖有儀象卦畫之分而其所以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求所謂用亦不離乎陰陽之太極也

元極圖

元極者本元始之凝合藏太和之絪縕粹至精而無色含一炁而無形正有物渾成先天地生之謂也居混沌之先淸濁一致具陰陽之體變化有機包三古而立混極之元還終天而爲始天之化玆非太極之氣母乎是以知無終盡之機者易也有相生之本者乃元極之神也性超無極而獨立者乃能見之



靈極圖

靈極者藏妙有於虛靈之內體眞無於有極之先不別而自分不鑿而自竅將以啟造化之初機發靈光之始竅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竅正此時之採取也道虛則大心虛則靈故靈極爲天地之始竅卽爲萬物之化源也

太極圖

太極者靈極之漸闢而漸虛者也洞然不雜於陰陽朗然不虧於元體存變化於無定極之中而陰陽自有至定極之理所以上之一即陽之奇也下之二即陰之偶也其中以奇偶之畫合而歧之即人也人之用出於陽之上而包於陰之外故能參天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不言元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本根不言太極則元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資始是以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正太極之妙用也

中極圖

中極者卽靈極本來之眞體太極初分之始機向之凝者漸融形者漸運陽動而上動中有陰陰靜而下靜中有陽靜極則爲動之體動極卽爲靜之用交相體用運行不息靜則陰之體立而陰以分動則陽之用行而陽以分但陰陽當以上下分不當以左右列動靜當以生中含化不當以極後推復也故太極本自凝然乘氣機而端變化本於剛柔相生之至理非有顚倒造化之能轉移乾坤之力者不能知其所以然之妙也

少極圖

少極者一奇立於其中二偶分於左右陽氣屈曲於其下積氣尚微生機尚伏故謂之少也但陽旣動而輕清者上浮陰旣靜而重濁者下沉則天氣升而生化地氣降而化生由是一元眞炁充塞兩間生生不窮化源具備已如陽始生爲水水尚柔弱必至生木而氣始强盛陰始生爲火火尚微渺必至鍊金而力始堅固故水爲陽之穉木爲陽之盛火爲陰之穉金爲陰之盛也老陽老陰不能復生必得少陽少陰而後能成生育之功少極繼生生於太極之後者豈非爲三才之朕乎

太陽圖

太陽者日也以太極之全體一畫橫亘於其中精實而不虧故日爲太陽之象也但日雖陽精質本乎陰煥萬物而化光者必資於月質之合始陽得蔽而不洩是以日之體本陰陰之精藏乎陽也得其體則萬古不變相兼以成者卽相待以久之理也此日之所以交於月而成易也

太陰圖

太陰者月也以太極之分形二畫並列於其中精虛而不盈故月爲太陰之象也但月雖陰精質本乎陽麗萬物而有常者必借於日光之合始陰有主而不散是以月之體本陽陽之精藏於陰也得其用則盈虛有度相尅於隱顯者即相制於上下之理也此月之所以承於日而成易也

象明圖

明

象明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明因日月合明而體之以成易故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貞明者易之義也蓋日東月西則爲明日上月下則爲易陰陽變化特一旋轉運用之間耳故易之體用不膠於離南坎北之方位不睽於先天後天之推移隱顯融通一名而含三義其易之謂乎以交代而名則曰易所謂生生不窮是也以常體而名則曰不易所謂定位不移是也以改革而名則曰變易所謂變則必通是也易者其德也不易者其位也變易者其氣也以往來環轉之機律上下一中之理豈非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之謂乎

三才圖

三才者以偶之二疊於奇一之上數象合三乃天地人之全體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以人而具二炁之精立兩儀之極而首出乎其中突以藐然之身而乃與天地並立爲三至其爲道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之義哉蓋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而人居萬物之一物之感人人之應物無時不然及其擴充運用正三綱明五教序萬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致中和贊化育參天地而相與於無窮者人又與太極同其功用也故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是以三才之統還於太極之一也

八卦合洛書圖

兌 乾 巽
離 坎
震 坤 艮

先天八卦乾兌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八巽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洛書之位數相合

上古神龜出洛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其中以一九三七陽數居四正之宮二八六四陰數居四隅之地始於一而終於九五行之性順則相生逆則相尅而以一六水尅二七火二七火尅四九金四九金尅三八木三八木尅中五土中五土尅一六水右旋一週以見循環制化之理洛書之序自北而西右旋而相尅然相待之位東南四九金生西北一六水東北三八木生西南二七火而相生已寓乎相尅之中蓋造化之理尅而不生則所尅者必至滅絕已是以尅裏含生生之即所以成其尅之之權相尅而有相生之機於洛書而見之矣

八卦合河圖數圖

坤
離
巽
兌
震
坎
乾
艮

後天八卦坎一六水離二七火震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數位相合此圖書所以相爲經緯而先後天亦有相爲表裏之妙也

上古龍馬負圖出河其陰陽奇偶錯綜分列皆本乎天地自然之文伏羲則而象之繹成爲圖其於八卦之義自相脗合生數居內成數居外一二三四五生數也六七八九十成數也一乃數之始十乃數之終五爲天地之中數節陰陽之統會也陽生陰成陰生陽成內外配合五行各居其方生數至五已極一乘五爲六故一六同位於北二乘五爲七故二七同位於南三乘五爲八故三八同位於東四乘五爲九故四九同位於西五乘五爲十故五十同位於中合而觀之奇偶並處陰陽類從乃相得有合而同處其方並行而無礙者也觀其相生之序一六水生三八木三八木生二七火二七火生五十土五十土生四九

金金復生水左旋一週以見生生不窮之義
河圖之數自北而東左旋而相生然對待之位北方一六水尅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尅東方三八木而相尅者寓於相生之中蓋造化之理生而不尅則生者無有裁制非天地一生一成之功也是以生中帶尅尅之正所以全其生之之德先天以尅爲生於河圖而見之矣

陽奇圖

陽奇者包羲氏仰觀俯察之餘見天之不滿於西北也故將太極之全體欲分補其西北而申之使直焉則爲一而橫陳也於是畫一畫以象之其數奇卽謂之奇陽之所以一而實也而天運之左旋四氣之順布莫不自天門之闢而出之矣彼聖人者豈徒爲一畫而已哉

陰偶圖

陰偶者包羲氏又有見於地之不滿於東南也復將太極之全體欲分補其東南而析之使兩焉則爲一而並列矣於是斷一畫以象之其數偶故謂之偶陰之所以二而虛也而寒暑之平分山河之兩截莫不自地戸之闢而見之矣作易者豈泛然爲二畫而無本歟

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自太極相涵陰陽摩盪左陽右陰兩儀判矣一元含化兩兩相摩陰陽老少四象見矣四象相摩循流環轉分方定位八卦成矣此皆從天地絪縕之氣自相摩盪而成非强爲布置於其間也或謂乾坤定位於上下坎離分衡於左右艮山峙形於西北兌澤通氣於東南以明天高地卑日東月西山起有原水歸有委春近必雷秋近必風之理雖然此亦是先天卦位已定其氣機豈因變化相合而後定先天之卦位哉天地之初未有此形先有此氣未蘊此氣先藏此理理不可見是爲無極及其無中生有體象渾淪其氣絪縕將以化醕是爲太極太極摩盪而生兩儀左爲陽右爲陰也兩儀摩盪而生四象則有太陰太陽少

陽少陰之別四象摩盪而生八卦自然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艮居西北巽居西南震居東北矣聖人亦何嘗別其義以强合哉不過就太極相涵之數與太極初分之理推移以定斯位故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起有源水歸有委春近必雷秋近必風之數自具於中豈强爲布置於其間也卽自震而離而兌而乾陽之復也故爲順自巽而坎而艮而坤陰之漸也故爲逆陽生於子中而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而伏於子中其陽自東而南其陰自西而北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坎盡酉中離盡卯中乃陰陽對待之理卽陰陽起伏之機也觀日以亥子觀月以晦朔歲以冬至爲始令以四季爲序此正陰陽相交動靜相生之妙也故知太極無所不包則知兩儀四象八卦之變化無不涵蘊於其中也此卽氣化自然之理矣

乾坤闔闢圖

易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是以陰陽闔闢之法象不獨取諸卦畫而取諸乾坤也以乾坤爲大父母自一陽生於子傳至巳而六陽氣足則長養之用已極卦爲一陰生而繼之以姤自一陰生於午傳至亥而六陰氣盈則肅殺之機已極卦爲一陽生而繼之以復陰極生陽時之至子一陽來復乃以柔遇剛也丑二陽爲臨寅三陽爲泰至正月而乾道小成矣蓋言泰卦之下體成乾也卯四陽爲大壯辰五陽爲夬至巳而六陽已極乾體大成純陽太過不可用事當此時萬物皆動故乾之六陽爲闢陽極生陰時之至午一陰生而爲姤此以剛遇柔也未二陰爲遯申三陰爲否至七月

而坤道小成矣蓋言否卦之下體成坤也酉四陰爲觀戌五陰爲剝至亥而六陰已極坤體大成純陰不及不能用事當此時萬物皆靜故坤之六陰爲闔然陰極生陽陽極生陰自子至巳乾爻主之自午至亥坤爻主之乾坤定位乎其中陰陽化形於其外互相消息環運不窮是以一陽息則一陰消一陰進則一陽退也往來變通之妙不於此而可見哉

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

太陽 乾 兌 少陰 離 震 少陽 巽 坎 太陰 艮 坤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四九 三八 二七 一六
陽 陰
太極

橫圖者卦畫之成數圓圖者卦氣之運行以卦配數離震艮坤爲同而乾兌巽坎爲異蓋以陰之老少至靜而守其常陽之老少至動而通其變故也

大禹則洛書以作洪範圖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洪範九疇配九宮之數陰陽之用備矣

伏羲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禹治洪水錫洛書而陳之九疇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之左旋右轉右轉左旋互為正變者也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為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為正而河圖又為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陽一陰而已太極主乎中兩儀轉乎外五行變動於參互之間即可攸分經緯而相為表裏也是以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當時聖人不過因時論事取象垂法耳若以變通言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為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為疇大禹之敘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為八卦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

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象以圓者爲星辰方者爲井地以奇者爲陰用以偶者爲陽用而羲文因之而作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則知相通互用之妙天下之萬象不出乎一方一圓天下之萬數不出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不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聲不出於一闔一闢也探索於此可以體天地而知變化也矣

太極中分八卦圖

太極中分八卦圖以伏羲橫圖合觀之則陰陽上下之分八卦內外之別了然在目則知畫前有易便可參先天造化之機矣

伏羲八卦方位圖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伏羲八卦次序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陽				陰			
太極							

伏羲八卦乾坤坎離爲四正震兌巽艮爲四隅所謂先天也文王八卦坎離震兌爲四正乾坤艮巽爲四隅所謂後天也先天之爲後天也以變易而成也四正相交則變其卦體四隅不相交則易其方位乾交於坤而變爲離坤交於乾而變爲坎離交於坎而變爲震坎交於離而變爲兌此四正之交也坤得乾而以陰承陽則退居西南乾得坤而以陽薄陰則退置西北坤居巽位則巽順乎坤而移於東南乾居艮位則艮避乎乾而移於東北此四隅之易位也造化之變易自然而然也乾坤爲父母而坎離代其位震巽用其權艮兌終其事故坎離者乾坤之用而六子之體也坎卦陽裏而陰表離卦陰裏而陽表陰陽之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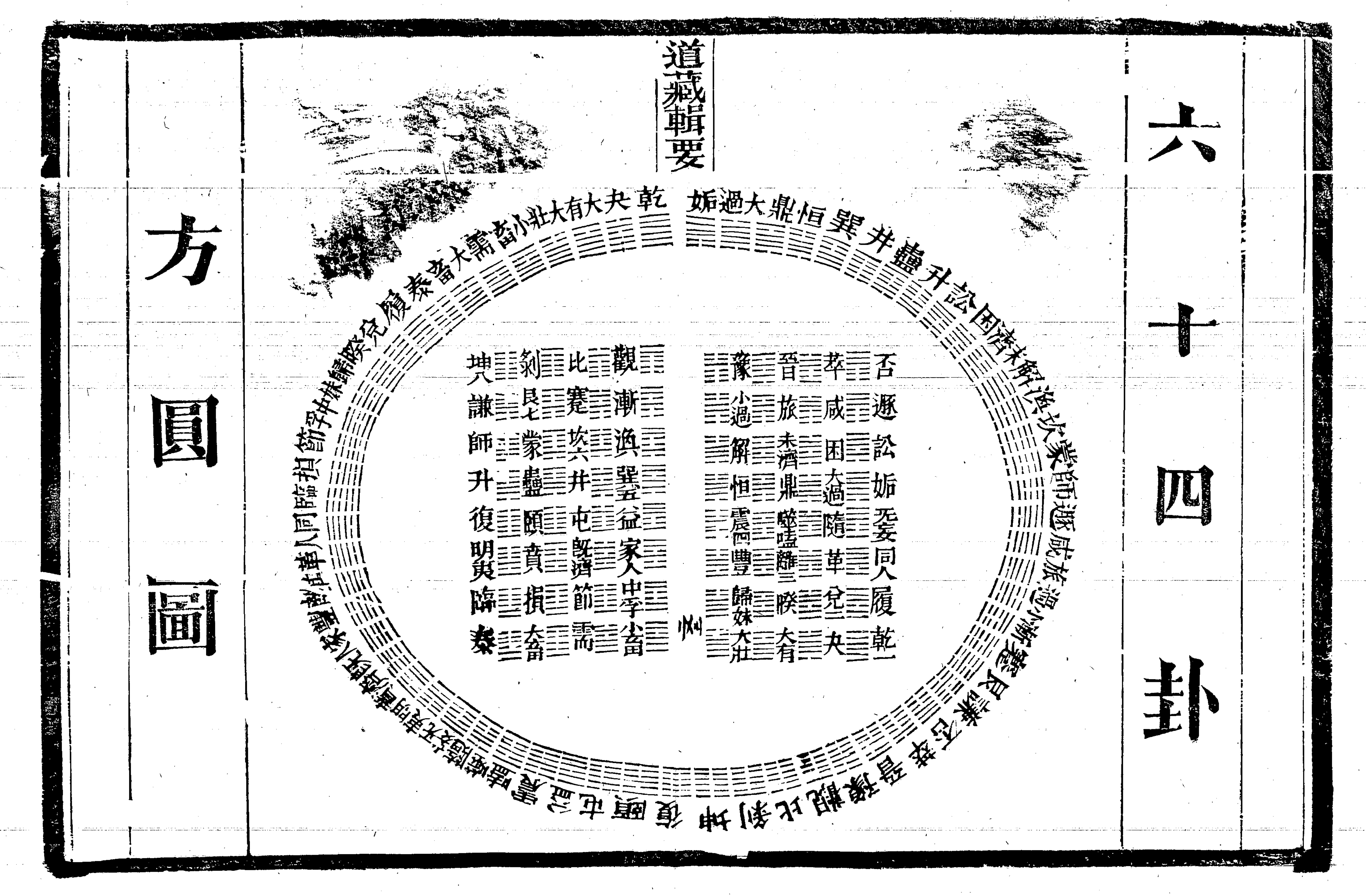
卽性命之蒂也六虛之動坎離之運用也萬化之流性命之根源也是故八卦者天體之自然也卽心體之自然也聖人則而象之理而分之本無矯强之智也

文王八卦方位圖

文王八卦次序圖

先天之爲後天何也乾自南而北以與坤交則退居亥位坤自北而南以與乾交則退居申位亥者水之父也申者金之母也乾居父位以生水而坎子居北故水爲天一子首十二辰也水生木則震居東木生火則離居南火生土則坤居西南土生金則兌居西至於金則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是以乾坤艮巽皆土位也坤爲陰土而收火之餘氣則不過寒故能生金艮爲陽土而藉水之餘氣則不過燥故能資木乾之陽金得土而旺故先爲父以生水巽之陰木得土而培故能爲母以生火金水相生乾居其中此乾爲陽而主生氣也火金相尅坤居其中此坤爲陰而主殺氣也五行之變化雖不可勝窮而生生之

理不外乎此也生所以制尅尅所以繼生卽太極之周流也自強不息體於此也


道藏輯要
六十四卦
方圓圖

伏羲之圖所謂八卦方位也外此而橫圖也圓圖也方圖也則皆邵子之圖也圖從中起其心法也三圖不同其揆一也橫圖之序始乾終坤而震巽居其中陰陽不起於乾坤而起於震巽也震巽者陰陽之初也由震巽而坎離由坎離而艮兌由艮兌而乾坤所謂圖起於中原於此也即橫圖之兩儀中分之則爲圓圖即橫圖之八卦重累之則爲方圖圓圖周圍皆八也而震巽居中爲之交接方圖縱橫亦皆八也而震巽居中爲之聯屬故圖起於中者震巽爲之也即天之根也月之窟也六十四卦之樞也在人心則寂感之交也在事物則萬化之本也此先天定位之玄機也

六十四卦剛柔相摩圖

觀八卦相生圖陰陽迭運剛柔相摩乃太極中變化之本根也
正指二氣之相成也蓋天體至圓運行不息其行日夜一週遶
地左旋兩極不動北高南下陰陽交感陽自東升陰自西降南
隨陽氣上升而宰於左北隨陰氣下降而宰於右自外動而觀
乎變理雖繁可以執一御也由內靜而返之極義雖博可以一
名舉也得其自然之主不宰之宰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也三百
八十四爻原無爻也是故卦畫有先後而理氣無後先陰陽爲
動靜動靜卽陰陽以至神者而象之至妙者而物之可方可圓
變動不居易之形象明矣而天道自然之運亦明矣

六十四卦節氣圖

夏至 小暑未初 大暑未半 立秋申初 處暑申中 白露酉初 秋分酉中 寒露戌初 霜降戌半

芒種午初 小滿巳半 立夏巳初 穀雨辰半 清明辰初 春分卯半 驚蟄卯初 雨水寅半 立春寅初

上 下 左 右

姤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臨 損 節 中孚 歸妹 睽 兌 履 旅 大過 鼎 恆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蒙 師 遯 咸 否

易之數旧逆而成逆知四時之謂也蓋太陽未交以前乾未生也自其上生一奇則爲乾而兌猶未生也然其生之勢不容已不必太陽上生一偶方知其爲兌卽乾而逆推兌於未生之前已知其必爲兌矣少陰未交以前離猶未生也自其上生一奇則爲離而震猶未生也然其生之勢亦不容已不必少陰上生一偶方知其爲震卽離而逆推震於未生之前已知其必爲震矣自巽五至坤八其所推者亦然如是春而推夏知春之後必爲夏自夏而推秋知夏之後必爲秋自秋而推冬知秋之後必爲冬以烝相接以神交換所謂逆知四時之謂者此也以節候合卦氣而言之復爲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爲小寒丑之初无妄

臨家人爲大寒丑之半震革爲立春寅之初賁旣濟隨爲雨水寅之半豐明夷噬嗑爲驚蟄卯之初泰同人爲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爲清明辰之初歸妹履兌爲穀雨辰之半離睽爲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爲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爲芒種午之初至乾之未交夏至午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震離兌乾已生之卦也姤爲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恒爲小暑未之初升井蠱爲大暑未之半巽訟爲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爲處暑申之中渙蒙師爲白露酉之初遯否爲秋分酉之中咸旅小過爲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爲霜降戌之半謙坎爲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爲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爲大雪子之初至坤之未交冬至

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三分二至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計兩卦以震之一陽初生同革卦爲立春之値候以離之一陰初生同訟卦爲立秋之値候以離之一陰中伏同睽卦爲立夏之値候以坎之一陽內伏同謙卦爲立冬之値候以三陽三陰上下平分陽在下者爲春分之値候陰在下爲秋分之値候以一陽生於五陰之下爲冬至之値候以一陰生於五陽之下爲夏至之値候紀分四序悉合八卦左行合於先天已生之陽數右轉合於後天未生之陰數大易之秘見於斯矣

陰陽律呂生生圖

陰陽律呂圖以見陰陽往來隔八相生之義乾爲八卦之首以類相從配黄鍾而起子卽先天坤位乾坤始交之義也故一陽生於子而爲萬化之根坤爲老陰之偶就其眷戀隔八下生配林鍾而起未後天坤位乃歸根復命之機子寅辰午申戌陽也乾之屬也三男從父長男雖當午位代父之職不敢自專原從父而起子坎中男也故起於寅艮少男也故起於辰丑亥酉未巳卯陰也坤之屬也三女從母故長女起丑中女起卯少女起巳巽居未而起丑離居酉而起卯兌居亥而起巳者故內卦三爻位從我外而推外卦三爻方從我後而出巽不從母起未而從本宮相對起丑者長女乃陰之始其勢方長故內從夫志而

外承母誼離之先天居卯帝出乎震天下大明矣兌之先天在巳東南澤國水歸有委矣坎中男眷戀中女而傍先天之離寅乃火之長生木火相交助其生機也艮少男眷戀少女而鄰先天之兌山澤通氣意有所屬矣陽剛用事不必托體皆能自立陰柔之德依附而成故皆有所本耳三八爲木八者生成之數也且卦止於八隔八相生義類從也是呑吐闔闢往來進退皆不出其數耳於是黃鍾子生林鍾未林鍾未生太簇寅太簇寅生南吕酉南吕酉生姑洗辰姑洗辰生應鍾亥應鍾亥生蕤賓午蕤賓午生大吕丑是皆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也陽起於子陰起於丑陽自奮而起陰自合而止陽生陰而陰生陽者雖云隔八相生實以見對代參前有三合將週之義也蓋有天地而後有水火有水火而後有山澤有山澤而後有雷風故先天乾坤坎離當四正之位震巽艮兌列四維之地卽可見陰陽後先之理矣

古者考律推聲出音入義必先立黃鍾之平爲本是以一陽來復之子律起黃鍾而爲萬事根其管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凡律吕之數以九乘之九者陽極之數也陽極則風生風以鼓吹發於聲而中乎音者也故用九數然數多者下生數少者上生相生之數不出於八增減之數不出於三三者東方之生數也卽三才之理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三者其萬化之機乎八

者木烝之成數也卽八風之義也二而四四而八八而爲六十四八者其變化無窮之數乎此相生相因增減之所由分也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生皆三分損益下生亦三分損益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徵此五音相生之次也然十二辰每辰各有五音要皆不出十二律之正聲也黃鍾之律九寸下生林鍾林鍾之律六寸上生太簇太簇之律八寸下生南呂南呂之律五寸三分寸之一上生姑洗姑洗之律七寸九分寸之一下生應鍾應鍾之律四寸七十四分四不盡上生□賓蕤賓之律六寸三十二分五九二一下生大呂大呂之律四寸二十一分七二八一上生夷則夷則之律五

寸六十二分三零四一下生夾鍾夾鍾之律三寸七十四分八六九四上生無射無射之律四寸九十九分四九二五三下生仲呂仲呂之律六寸六十五分九九八十有一此十二律長短上下相生之一終也是以黃鍾生林鍾一陽生二陰也林鍾生太簇二陰生三陽也太簇生南呂三陽生四陰也南呂生姑洗四陰生五陽也姑洗生應鍾五陽生六陰也應鍾生蕤賓則六陰生一陰矣雖陰不生陰然聲音之道低極不能頓高況數極則變變則以極陰而生微陰正低極而欲高之機也蕤賓生大呂一陰生二陽也大呂生夷則二陽生三陰也夷則生夾鍾三陰生四陽也夾鍾生無射四陽生五陰也無射生仲呂五陰生

六陽也仲呂生黃鍾則六陽生一陽矣雖陽不生陽然律呂之義緊極不能驟緩況節變則通通則以極陽而生微陽正吐極而欲吞之候也此非陰陽相生虛實借用之妙乎

三分損益之圖

徵 律長八寸分 八九七十二 三分之每分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損一分

商 律長六寸 六六三十四 三分之每分 十八 十六 十八 益一分

宮 律長九寸 九九八十一 三分之每分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七 損一分

角 律長七寸 七九六十三 三分之每分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損一分

羽 律長六寸 寸之二五九三 不盡爲四六八 三分無分 十六 十六 十六 益一分

天地之道形以氣感聲音之道氣以形應是氣也觸於形而發於聲也聲從陽起九者陽之極也極則生風見之於聲是以律呂相生以九乘之然形有長短氣有衰旺故聲有高下之分音有清濁之殊耳黃鍾之律九寸九九八十一也宮之數也分而三之每得二十七數三九之數已極勢不能增不增則減故損一分而留二分共存五十四數而生徵太簇之律八寸八九七十二也商之數也分而三之每得二十四數三九之數已盈數益多矣卽欲不損不可得也故損一分而留二分共存四十八數而生羽姑洗之律七寸七九六十三也角之數也分而三之每得二十一數損之又少益之又多故有奇零有奇零則不能

生所以五音遇角而收收者變之機也𦍒賓之律六寸六九五十四也徵之數也分而三之每得一十八數數已少矣若使再損五音皆無其數故益一分十八共積七十二數而生商夷則之律五寸三十二分三不盡五九四十五三三不盡而爲四十八羽之數也分而三之每得一十六數數甚少矣雖欲不益不可得也故益一分十六共積六十四數而生角羽有奇零者音之盡也角之應也角有奇零者音之中也羽之生也角其陽之闔乎羽其陰之開乎於此可以見陰陽開闔之機矣陽數多而陰數少數多而損陽生陰也數少而益陰生陽也一損一益進退之道也陽主升而陰主降陰以生陽升而進也陽以生陰降而退也一升一降一闔闢之機也損益升降往來不窮進退闔闢吞吐高下要皆氣之感乎形而形達乎氣者耳若非律呂之長短損益何以別聲音之高下清濁哉

天根月窟圖

耳目聰明男子身
洪鈞賦予未爲貧
手探月窟方知物
足躡天根始識人
乾遇巽時觀月窟
地逢雷處見天根
天根月窟閑來往
三十六宮都是春

朝值符天風姤
巽遇乾
手探月窟性
乾
巽
坎
艮
坤
震
離
兌
身
足下躡天根命
暮值符地雷復

易者履運處身之道也凡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氣也一動一靜之間往來不失其衡者即天根月窟之謂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爲言也坤震之間陰既極矣陰復孕陽微陽將生即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爲言也乾巽之間陽既極矣陽將生陰微陰復生即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也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將萌也故

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將萌也故曰月窟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著愈深則萌之所發愈暢此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魄受日之光就月之無光處正月之本體始現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闔闢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焉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眞有以見乎氣機消息之妙而後可以喻於呼吸存存之竅所謂三十六宮即指八卦之畫爲言也以剛畫奇爲一柔畫偶爲二合陽宮之十二陰宮之二十四共成三十六宮之數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灼見乎震巽之出入即造化之所往來也

閒心獨處無將無迎無起無滅默合流行之妙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是故萬物化光皆根於心心之爲根也心之爲窟也生生不息與震俱出與巽俱入不戕其根不障其窟則滿腔皆春發育萬物是無偏倚駁雜之處也已

陰陽消息圖解

天地陰陽之大體也日月陰陽之精華也天地之陰陽何寓見於日月之升沉往來日月之交會盈虛驗於陰陽之消息藏伏然太陽之光明有常太陰之虧盈不一故以太陰之見象驗卦氣之消息也如月晦無光坤之象也陰之極也陰極生陽於是初三月朏一陽下生震之象矣而坤體消焉是以震來消坤而震卦已立八日上弦二陽下生兌之象矣而震體消焉是以兌來消震而兌卦已立望則月體圓全三陽盈滿乾之象矣而兌體消焉是以乾來消兌而乾象已立然陰未盡則陽亦未極陰盡而陽極矣極則必變變則陰生陽而陽生陰矣如望之三陽盈滿乾之象矣陽之極也陽極生陰於是十八日一陰下生巽之象矣而乾體消焉是以巽來消乾而巽卦已成廿三日下弦二陰下生艮之象矣而巽體消焉是以艮來消巽而艮卦已成晦則月盡無光三陰盈滿坤之象矣而艮體消焉是以坤來消艮而坤卦已成陽往則陰來陰往則陽來毫無勉强故名曰消消者剝也以下滅上之義也息者長也以上得下之義也陽退則陰進陰往則陽來是以陽漸消而陰漸長陰漸消而陽漸長也然陽未盡則陰亦未極陰未盡則陽亦未極陰盡而陽極矣陽盡而陰極矣極則必變變則通是以升降進退往來不窮也受生則為進氣戀生則為泄氣進氣則長泄氣則落落之極即

長之端消之極即息之　也故消之所以待謝即息之所以待長歟息長消剝升降之機也盛衰代謝進退之舍也易曰君子道長即小人道消小人道衰即君子道長豈非陰陽消息之機乎觀諸夬剝二卦可見矣自坤卦一陽上升而變成夬自乾一陽下降而變成剝一以消而落一以息而長消其以下侵上乎息其以上生下乎返本推原生長不息可以驗陰陽老少變化之端倪矣然六卦有象可憑而坎離則無象可比故云藏伏藏伏非無象也實以見陰陽正位乎中內以合外外以合內消中含息息裏藏消消息之妙用無窮正化育之功能無盡也矣

消象

☷坤本陰體一陽方長☳震卦成而坤卦消

☳震本一陽二陽漸長☱兌卦成而震卦消

☱兌本少陰三陽盈滿☰乾卦成而兌卦消

☰乾本陽體一陰方長☴巽卦成而乾卦消

☴巽本一陰二陰漸長☶艮卦成而巽卦消

☶艮本少陽三陰盈滿☷坤卦成而艮卦消

息機

☳震本一陽陰極生陽卦自坤來☷

☱兌本少陰二陽漸長卦自震來☳

☰乾體純陽陰氣盡矣卦自兌來☱

☴巽本一陰陽極生陰卦自乾來☰

☶艮本少陽二陰漸長卦自巽來☴

☷坤體純陰陽氣盡矣卦自艮來☶

卦序圖

上經

上經三十卦之象之序合而言之所謂易之陽體乾坤坎離爲主者是也分而言之乾坤坎離雖均爲主然乾坤君也坎離臣也就乾坤言之乾陽也坤陰也陽體之中又有陰陽先後之分焉前爲陽中之陽後爲陽中之陰故乾坤坎離或用事於前或用事於後也

乾坤正用　乾䷀坤䷁　一元之始　巽坎艮 乾坤 兌離震

乾居六十四卦之首其爲上經之主固不待論乾與坤對是乾爲主坤從乾也以易經卦義次序而觀則乾第一坤第二屯第

三但見其爲乾先坤後不見其爲乾上坤下安在其爲坤從乾耶惟以兩卦對配而觀則是乾之六畫在上坤之六畫在下乾爲主坤從乾其義始明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於乾上坤下之對非定於乾先坤後之說也又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亦取於乾上坤下之對也上卦爲外下卦爲內乾上坤下天包地外也故觀象於對聖人之法也

上經之初其君卦則乾爲主坤從乾其臣卦則坎用事離不得用事陽中之陽故也

屯䷂

需䷄　蒙䷃　乾爲主

訟䷅　比䷇　坎用事

師䷆

乾坤之後受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者坎用事也此六卦皆有坎之體焉坎在上經其體伏於內二體合而成習坎者坎之本體也餘六體分而爲屯蒙需訟師比六卦者卽坎之用體也坎之體居上經諸卦之最後而坎之用居上經諸卦之最先所以承接乾坤而統攝諸卦也六子之中獨坎先用事何也曰巽離兌皆陰也震艮雖陽而陽之偏也惟坎爲陽之中得氣中正故坎在六子以爲最貴者也人見震爲長子爲六子中之最重而不知震坎爲乾坤始生之子震猶長子坎猶嫡子蓋坎之體正震之體偏也屯與蒙爲一對合十二畫觀之坎之六畫包震艮於中也分而觀之屯之爲卦坎震也蒙之爲卦艮坎也然屯蒙之象卽坎之象內外斂之則屯蒙二卦之四象藏於坎卦本體六畫之中發之則坎卦六畫所含之四象出而爲屯蒙二卦也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上經諸卦惟震坎艮上中下三對具乾之三男無陰體之雜者乾父正位於外坤母正位於內乾之三男首出用事故爲諸卦先也乾坤首用坎而不用離坎惟含震艮而不含巽兌者上經乾開坤闢之初如歲之春如日之旦陽德方興而羣陰盡伏也蓋易有伏體一見則一伏坎見則離伏震見則巽伏艮見則兌伏坎不合震之上體而合其下體則爲屯不合艮之下體而合其上體則爲蒙震之陽在下艮之陽在上也先屯後蒙者屯之一陽生於下體之下而達於上體之中

蒙之陽始於下體之中而達於上體之上也自震之下達於坎之中又自坎之中達於艮之上陽升而上卦之序也震之下畫卽坎二五之中畫艮之上畫卽乾第三畫之純陽也坎以中畫之陽下合震之下畫上合艮之上畫而成三陽純乎乾體此屯蒙所以繼乾坤之後而能首出用事也所以需訟師比又繼化成於屯蒙之後而乾坤皆與坎合也需訟一對坎上乾下乾上坎下蓋乾之上下體與坎合也先需訟後師比者乾爲主而先合於坎故坤從乾而亦與坎合也需先於訟者坎先合乾而後乾合坎也師先於比者坤先合坎而後坎合坤也坎先合乾者乾坎皆陽而乾尊也故坎先來合乾子從父也坤先合坎者坤陰也坎陽也陽用事故坤先來合坎母從子也以六卦而觀之可以知繼乾坤而得烝之中者乃坎之用事也而上經之初爲陽中之陽是也

上經之中陰陽之交

中一節自師比至謙豫凡十卦五對共六

師 比

小畜 履

交泰之前 乾南坤北有坎無離

泰六爻應一歲之中地氣上騰天氣下降之六月乾坤之動也

泰 否

否六爻應一歲之中天氣上騰地氣下降之六月乾坤之靜也

交泰之後 乾北坤南有離無坎

巽 坎 艮
兌 乾 離 坤 震

小畜 巽 師比 坎 艮 謙
履 兌 乾 離 坤 震 豫
同人 大有

巽 坎 艮
兌 坤 離 乾 震

外陰 內陽

坤再索而中男

乾一索而長女
三索而少女

消長之機

否泰乾坤全體之交旁八卦乾坤分體之交此乾坤交而旁生六子之象

實係於此

女 正 位 乎 內

男 正 位 乎

十卦奇畫二十偶畫三十陰陽平也

同人 大有 内徤 乾再索而中女 外

謙 豫 外順 坤一索而長男 三索而少男

上經中乾坤交而旁生六子之象消長之機著焉蓋其初也乾南坤北自泰一交坤西南而爲主乾遂退西北而居下自是坎不用事而離用事矣故同人大有接迹於後

上經之終其君卦則坤爲主乾從坤其臣卦則離用事坎不得用事陽中之陰故也

隨 蠱 巽○○艮 兌○○震 巽兌震艮縱橫捭闔

臨 觀 巽○ 坤一○○ 兌○ ○ ○ 坤南爲主化

噬嗑 賁 用一

剝 復 主一

无妄 大畜 ○○○ ○ 艮 震乾 乾北爲從用

包括於外 參錯於內 將以客而括囊主也

頤 大過 巽 艮 兌 震 此所以爲上經之終

終 巽 坎 坤 兌 離 艮 乾 震

坎 離

兌巽艮震下經之主上經之客也在上經之初皆不能自爲卦必依於乾坤坎離而後成卦客依主也至此而隨蠱頤大過四卦客自爲卦不得不察由謙而前十五卦上經之上陽中之陽故陽盛而主旺客衰由豫而後上經之下陽中之陰故陽微而主衰客旺前十五卦乾坤坎離之體多二十五震艮巽兌之體少五主盛客微也乾坤坎離諸體之中乾復多於坤乾十坤七坎復多於離坎六離二均之爲主而陽又勝於陰也後十五卦乾坤坎離之體少十三震艮巽兌之體多七十主漸衰而客漸盛也於震艮巽兌

諸體之中震多於巽震六巽三艮多於兌艮五兌三蓋上經之末雖陽中伏陰而陽體未衰客雖侵主而猶未遽以陰勝陽也乾坤坎離諸體之中坤多於乾坤五乾二離多於坎離四坎二則主卦外弛而陰反先勝於陽失其所以爲主之道矣故震艮巽兌不依於乾坤坎離而自爲卦始於隨蠱終於頤大過皆客自爲卦也此四卦者客之營壘機穽也

上經諸卦惟臨觀一對陰過於陽體兼雜焉皆坤倡離和之順化也故賁噬嗑一對所以相承也剝復繼噬嗑賁之後无妄大畜繼剝復之後者見坤爲主離用事而乾從於坤也陰長陽消主衰客盛矣雖然客豈遽侵主哉主交客而致其來也坤交艮

而成謙震交坤而成豫謙居十五卦之末豫居十五卦之首由此而進氣於上陽日以長而主盛旋此而退氣於下陰日以長而客强蓋陰陽主客盛衰消長之幾會也自後氣機流行一失而爲謙豫主交客而致其來矣然主雖交客而客猶依主也再失而爲隨蠱則客不復依主而能自立矣方其一失也坤交艮震而成謙豫其卦居隨蠱之先則主之交客猶在吾疆畛而未入於吾之竅穴也及其再失也坤交兌巽而成臨觀其卦居隨蠱之後則入客之竅穴之内反其本體與客之貴者交矣自是而後皆爲震艮之體故噬嗑一對與之交者離也剝復一對與之交者坤也其極至於无妄大畜一對則與之交者乾也无妄

以乾合震乾猶居震之上大畜以艮止乾乾反居艮之下回視上經之初首出庶物幾於冠履倒置已故受之以頤大過艮巽震兌而終焉於是上降爲下客反爲主此豈偶然之故觀象者可不極深而研幾於此哉

下經

易經之有上下猶詩之有正變下經卦序當以變觀不當以正觀也未交泰以前乾南坤北既交泰以後乾北坤南此以變言也

下經之卦非首於咸恒以後天生氣推之乃實首兌艮與震巽也非終於既未以先天成數歸之乃終於坎離也蓋始乎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終於水火不相射之理者此六子之交也上經父母以先天元始之氣交六子不交乃生制尅也至下經六子以後天元始之氣交此尅爲生也上經乾坤之交居中而六子之交居於下經之前與後者猶父母居室尊者並位乎堂之正中而六子之夫婦列居乎堂下之左右有尊卑自然之法象焉此所以首咸恒而終既未也

下經主卦之圖

始：巽坎艮　坤乾　兌離震

下經之初

陰中之陽

咸 ䷞　恒 ䷟　兌巽包艮震以唱

遯 ䷠　大壯 ䷡　乾居艮震外

晉 ䷢　明夷 ䷣　坤爲主

家人 ䷤　睽 ䷥　離用事

坤統三女

乾統三男

蹇䷦ 解䷧ 坎居艮震外」(離)

損䷨ 益䷩ 震艮包兌巽以和」(也)

乾坤坎離上經之主至下經爲客除旣濟未濟爲經之始終外餘皆不能自爲卦必依於主而後成卦者獨晉明夷一對坤離合而能自爲卦蓋在上經之末坤爲主離用事祖其餘氣以分旺也○合晉明夷一對與家人睽一對論之坤統三女居遯大壯蹇解之中而兌巽包坤離於內亦坤爲主離用事也○合遯大壯一對與蹇解一對論之乾坎居艮震之外內陰外陽內順外健坤離唱而乾坎和也○合咸恒一對與損益一對論之咸恒一對兌巽包艮震而損益一對又震艮包兌巽也咸恒居前

損益居後兌巽唱而艮震和也咸恒損益四卦往來上下縱橫馳騁於下經之前此主卦之藩城籬柵也○合此一節十二卦參考之皆陰唱而陽和此下經之所以爲下經也

下經之(中)主受	夬䷪	姤䷫	兌巽包乾
客來故乾坤坎	萃䷬	升䷭	兌巽包坤
離入於兌上巽	困䷮	井䷯	兌巽包坎
下包括之終也	革䷰	鼎䷱	兌巽包離

兌巽爲下經之主猶乾坤爲上經之主其卦均其體敵自體而觀上經乾坤之體十二坎八震艮七離六兌巽四乾坤最尊也下經兌巽之體十二離十震艮九坎八乾坤四兌巽最貴也乾

坤居上經其體十二兌巽在下經其體十二豈非兌巽與乾坤並乎自卦位而觀乾居南之正中兌巽居南之兩旁三體相比位正於上及泰否既交則坤南乾北兌巽與坤亦聯合於上方他體莫得與焉此下經中一節之卦象所以有兌巽而無震艮也然上經乾坤最尊而乾又尊於坤下經兌巽最貴而兌又貴於巽何也先天圖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圖內太陽一象加一奇而爲乾加一偶而爲兌乾一兌二乾兌實並立乎太陽一象之上他卦不得並焉此兌乾所以能相視爲敵體此乾所以爲上經之主兌獨能轉上經而爲下經而以其體居六十八體之最先而爲主也然不特下經之象其體居先自

上經後一節十二卦首之以隨蠱一對已居其最先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觀卦序之象者思過半矣

下經之終 陰中之陰

巽 坤 坎
兌 離 (終)
震 乾 艮

震 ☳ 艮 ☶ 陽前○

漸 ䷴ 歸妹 ䷵ 震艮巽兌之體

豐 ䷶ 旅 ䷷ 震艮包離

巽 ䷸ 兌 ䷹ 陰後●

渙 ䷺ 節 ䷻ 巽兌包坎

中孚 ䷼ 小過 ䷽ 巽兌震艮之體

既濟 ䷾ 未濟 ䷿

下經之下一節震艮巽兌四主卦具焉不居下經之前乃居下

經之後蓋下經之初陰中之陽動也用也下經之末陰中之陰靜也體也所以然者體立於內而用行於外也然震艮兌巽四卦互爲體用而震艮居前巽兌又居後者震艮陽也陽由此而宣布於上也巽兌陰也陰由此而承伏於下也再合此以下十二卦並論之則震自震艮自艮巽自巽兌自兌分陰分陽各自爲對此又是震艮巽兌之分體也漸歸妹中孚小過四卦陰與陽合而成一卦此又是震艮巽兌之合體也至豐旅渙節四卦又震艮巽兌之互體也皆體也而非用也主靜也而非動也故下經之下一節陰中之陰故也

合中孚小過旣濟未濟而論六子交卦之體全也上經頤大過

坎離亦然抑以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六子居六十四卦之經也分而論之則乾坤爲上經之首咸恒爲下經之首坎離不交之體爲上經之尾交者爲下經之尾總有乾坤之體爲六十四卦之首卽有坎離之用爲六十四卦之終體用互易乃大易之關鍵也以卦序言之上經之初坎震用事春之象也上經之末離火用事夏之象也下經之初兌澤用事秋之象也下經之末坎水用事冬之象也推四氣之周流卽四象之脈絡上經陽體也經之以離者陽極而一陰生也下經陰體也經之以坎者陰極而一陽生也陽極陰生上經所以轉而爲下經之用陰極陽生下經豈不可復轉而爲上經之體乎故上下經之卦序剛

柔相濟內外合一當循環觀象而玩繹之也

重刊道藏輯要

易說上經

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著

☰☰ 乾上 乾下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

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爲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爲聖人乎

古者包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察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八卦之元始於乾坤二義乾健坤順所以明太極陰陽之理也貫三才而宗太極統四象而彙五行首之以乾者蓋以爲衆卦之父母也非專言天地之位也蘊先天一畫之玄啟造化渾淪之用剛健中正純陽不雜乾乃天德之剛也元亨利貞發於文王以天明人也四德之義著於孔子以人勝天也卦而純陽也純心純政終始不渝擴之而廣大行之而通達得之而攸利存之而貞固冥運默成無待勉强此德化之盛惟天與聖人始足以當之耳卦辭之意不專言聖人者不欲以是絕天下也何也乾德者萬物之乾德也天地非虛寂也天人非遐隔也聖人非生而有餘也衆人亦非生

而不足也自強不息其致一也三才之立始於乾元而三才之用發於人心是人心者乾坤之變化也易即人心之所藏也有天地而無人心生生之理疇爲大之疇爲通之疇爲利之疇爲貞之也人心所至鬼神所至也鬼神所體人心所體也是故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上稽動變之繫下徵蓍策之應欲人反諸心而自得之也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也是以知易心易也以易爲書則泥皆未明於大易之秘也善學易者能於一念入微極深研幾適乎萬變周流之妙則虛明寂照之體可以合乎元亨利貞之用也已

乾六龍皆聖人也潛見惕躍飛亢惟其時也時下則下時上

則上也下非固於隱也上非競於趨也陽德之變化聖人因之而上下也如初有聖德時當側微宜爲潛龍之待也凡聖賢抱大經綸皆從潛養中出曰勿用者不用天下也非天下之不用也二之剛健中正出潛離隱猶龍之在田居位不偏處於平易之地也然身雖寄於畎畝而德已顯於寰宇乃聲施澤溥之機也曰利見大人者雖非君位有君之德天下利見之也三處下之上乾道猶未革也幸其性體剛健能憂勤惕厲可以當任大責重之地也四處上之下乾道則已革也欲進而革命猶遲疑於天人去留之際故爲或躍在淵之象也然三之將革則待時而厲四之已革則揆時而試皆與乾

道相爲變化也淵視之田則危矣躍視之見則疑矣躍以安天下也躍而不離乎淵所以安其身也五乘剛而居天位象飛龍在天之慶以聖德而御大器則大人之路亨也制度經綸與天下初爲更始非徒恭默而已將以爲萬物快睹之休也自五而進則極矣陽極則亢物極則反上九所以有悔也但乾道豈遂以亢終識其通變之術卽可復於潛龍之用故不言凶也龍之言亢亦聖人處於時之當亢也時之當亢聖人不能反亢之有悔僅能易亢之無凶也嗚呼天地既閉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惟其時也堯舜遜上而五者也文王遜五而四者也周公惕於三者也孔子見於二者也亦潛於初者也故曰乾六龍皆聖也

六爻說

六爻之體初二爲地龍之下位也五上爲天龍之上位也三四不言龍以人位而當時乘者也而九三一爻居人道之首故獨言乾乾也聖人之乘六龍無所不惕而獨惕於三者因三處上下之間也蓋六龍誠無一首而時乘必有六位乾之下三爻者皆不得位之聖人也就不得位之中而安危復殊軌焉初則潛而不見二則見而不潛三則置身於不潛不見之間鄰於潛見之所難持而又不能遽爲飛躍之事而利見之也不能利見則必有反而戕之者矣故聖人危其地而係之辭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者惟以進修爲實地也噫君

子居躬行事反復善道不但處三之危地者利用在惕即地不危而欲以修身見於世者亦利用惕也是以知確乎不拔者惕於潛也閑邪存誠者惕於見也進德修業者惕於躍也位乎天德者惕於飛也不失其正者惕於亢也故聖人乘龍御世無時而不惕也乾乾惕語

乾卦六爻之後曰用九見羣龍无首何也九為乾德之極陽極於九剛健之至也極則必反用陽之道也乾以剛健為體而其用則屈伸變化莫測其所向故謂之無首君子體乾之體用乾之用飛潛躍見圓融應化亦不膠於一轍時剛而剛非有意於剛也則非以剛為首也時柔而柔非欲變於柔也則亦非以柔為首也蓋君子夙昔抱負亦龍德也當龍之飛躍天下莫不快覩及其乘氣茫洋窮乎立圜之際其首終莫能見也嗚呼乾之始物聖稱先天非無首也乾始物而終之聖先天而後之神化之機皆不見其為首也始終先後之間不失其節不失其宜乃所謂則也天循則而行故行而不息君子循則而變故變而不失也是故天道之動靜無端陰陽之迴環無始理信然也陽極用九

夫乾天也元亨利貞其德也天有四德惟元所統此元之所以為大也元氣弘通品物賴之而生成化機因之而不滯則陰陽之闔闢不偏乾道之始終無間乃天理之本然也故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此天理之在萬物者也理之在天地者與在人心者無二在人心者與在萬物者亦無二但萬物之生雖或冥頑而此理無不具也故乾之爲道或使物隨時而漸變者或使物感氣而卒化者各能正定其性命而保合此生理也且天之運行也行以和也和卽所謂資始之元也元爲理氣之始天德旣以時而成萬物卽資元而以始流行之正各保合於太和之中也萬物各保其和則眞性不失所以利貞也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也當變化之始爲元變化之成爲貞不貞無以爲元也不元無以能貞也元以得貞貞以起元乃萬物之機軸也聖人於此知大明終始也噫鼓萬物而不激體乾元而有終者正時乘御天之妙用也

乾道變化

天體至圓行有常度而無停機者天非有體也因星之附麗以爲體也陽經陰緯經之體縱緯之體橫天行度以二十八宿爲經五星之纒爲緯靜而有常者經星主之動而不息者緯星主之體如倚蓋南北二極平分相貫北高南下極中一星旋轉尤速曰天經星卽天之樞也天體不動非不動也旋轉不離乎垣猶樞之啟閉不離乎舊見以爲動之用若是耳究其體未嘗有所動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聖心之運也豈異哉堯舜競業文王緝熙孔子不厭

不倦茲皆不待强而自無不息也賢人以下非强以矯之則不能勝矣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夫易之象心之象也心之用易之機也用易者神而明之卽心用之也是以六十四卦之大象皆言以也言以者默而會之則知吾心之用與易象中之變化有當然之合也天地萬物之象皆吾心之象也吾心之用卽天地萬物之用也故遺心而逐象者非玩易之玄舍象而求心者亦非知易之至也自强不息

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飛潛惕躍乃物理自然之數也吉凶悔吝乃事理當然之數也故或隱或見非聖人之得已也潛雖聖人之不得已而聖人無不得已之心也故曰樂行憂

違確乎其不可拔也憂樂者時也聖人之心無憂樂也從違者時之道也聖人之行無從違也或曰亢龍有悔聖人遭焉則亦潛乎曰在上則戒在下則潛亢非憂違之時也貴極而無位可處高極而無民可近賢人在下位而敵體不應動而皆悔之時也聖人於此惟抑其貴損其高以下乎賢庶不至於亢極之害也如世道衰微人心危險當天下之責豈可委身去之也惟其不以位爲心則其處亢也猶其處潛也或曰見龍在田何以言舍也曰聖人潛而修也飛而達也不潛不飛而在田也特以爲遽廬而非所常寓也匪進則退矣此聖人樂行憂違之用也樂行憂違

大抵君相之爲千古之動猷易振寸心之誠慤難持故夙興匪懈全從德業之修進也德業修進又從乎知至知終之妙用知之德卽乾之至德也天有常運進退不失是天之知也故曰乾知大始知之神化人與天同也昧而不覺者不能復其體也乾之九三以大臣而處危疑之地非以知至知終之惕厲則不能免於傾覆之虞也大凡德之極至爲至而至之隱微爲幾知其至而求所以至之則可與於微妙之幾矣業之歸宿爲終而終之條理爲義知其終而求所以終之則可存於精確之義矣幾能動者也義守靜者也處進退之宜知至而進故可與論幾也知終則退故可與存義也雖然知亦

未易言也以天地一誠之靈氣凝而爲知無心出之能合於變動始終之妙苟非無欲者其孰能之乎 知至知終

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也大衍之數五十而虛其一也其一者下之一也一者萬物之根荄卽大造之化源也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二不二一也乾者一數也而初九之潛龍勿用其一之主也聖人繫之曰陽氣潛藏陽在下也下者抱於一也其潛藏者非謂有時而發用也抱一而處卽發用而常潛藏也其在下者非謂有時而上也抱一而出卽在上而不離乎下也乾卦所謂勿用於潛龍者卽大衍所謂勿用之一也四十有九之用變化無窮而未

始離乎一也故龍之見躍飛亢六位成矣而未始離乎潛也然而潛之爲言也非匿影銷聲伏其身而不見也惟顯諸仁藏諸用精與玄運而神與天符渾渾穆穆韜光斂迹與道爲一此聖賢之潛也是故大舜以潛爲治則恭已孔子以潛爲教則忘言顏子以潛而處易則齋心箕子以潛而蒙難則正志皆體乎潛能勿用之旨而不違於天者也噫三代而下賢知之士或以意氣自負或以功名自憙識時而潛者鮮其人矣乃若留侯之操權以潛爲用者也平陽之飲醕以用爲潛者也皆賢之近道者也若漢文之謙讓泥於潛矣賈生之歎息失於潛矣所謂潛者勿用而能用能用而勿用故勿用之

妙非有德者不能知之 陽氣潛藏

乾元既始而亨矣有生生不息之機卽有生生各具之性生之所存者性性之所含者情正而不偏剛而能化乾之性情也各正性命本體自成物之性情也天無可擬之性情以萬物爲性情也萬物有一定之性情卽天之性情也是以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此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者也然以發生之初推至於化成之後不有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正者必性情也蓋謂性者天生之質正而不邪者也情者卽性之所欲也若不能以性制情使情流失性則不能久行其正也故

君子體乾之用專直而不撓健運而不息事合於理而不偏志絕於邪而不雜乃得乎性情之利貞也 性情之實

六爻之潛見惕躍飛亢變化不測而藏顯之機固曲暢而無餘矣然萬化歸元卽六爻之發越揮散旁通於萬物之情者皆本於自然而然無所勉強也是以大人之乘時卽所以御龍御龍所以體元體元所以法天也推而廣之見大則旁通矣體仁則見大矣 六爻發揮

天地鬼神與道爲一也聖人全體乾元亦與道爲一以易簡之德合其體以生成之德合其用以先哲圓通合日月之明以闔闢慘舒合四時之序以彰善癉惡合鬼神之吉凶默而

契之神而明之無適而非天理之宜也是以堯舜在上而蓂生鳳儀晝不瞑宵無光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孟在下而懼亂臣賊子息邪說橫行者後天而奉天時也聖人所以參贊於先後天之間者以致中和也今夫人莫不有本然未發之中和未發之中卽先天也發而中節卽後天也堯舜致中和於上者也孔孟致中和於下者也所以先天後天者非有意而別之也以德與之先後也以時與之先後也以道與之先後也 與天地合其德

大哉乾也伏羲畫之一以專其統也文王彖之元以大其生也孔子又名之曰乾知大始以蓋其德也始而曰大是至虛

而未見乎氣至神而獨妙其靈通天徹地貫古悉今皆一知也惟聖人體之純粹用之中正明於未然行乎當然準於盈虛消息之間而不流於得喪存亡之繫故能見天地之心而復一元之始也天之數終而復始陽極而剝也乾上而亢也時也時或有過也而道無過也體道而行則不失其正也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正者貞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萬物不貞無以爲元也君子不正無以體乾也 知進退存亡之正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

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易首乾坤而乾統乎坤坤體乎乾者也坤不體乾則其德不順而義非代終矣何以明臣道之當順也曰利牝馬之貞者乾以龍御天坤以馬行地別其限以明陰陽飛伏之分也馬而曰牝順之至也從陽也陰從乎陽則吉疑於陽則凶故曰先迷後得主利先陽而往則為迷錯後陽而往則得其主而利矣茲陽為陰主之義也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者西南陰也東北陽也以陰詣陽何以能吉惟攻而詣陰則舍

朋得主化育以成斯終其慶矣蓋陽非陰之朋也往東北則剛暴是偕失其同心之助往西南則柔嘉爲侶而有類應之吉也坤之體以順承爲生化之源坤之德以博厚爲載物之本坤之攸行以順健爲致遠之具坤道之所以爲安貞者以潜孚爲類應之合也視之商之應宮箎之應塤潜通迅速抑又甚矣象以地順而厚萬物並載坤之謂也君子體此以厚德載物擴包與之量弘仁澤之施生意滿懷靡不翕聚其爲承天時行之道也深矣造化之功用有乾以主始有坤以代終主始者無爲而專成代終者至柔而健順坤之不先天而生意自裕於中不後天而化機默達於外豈非承順之功用

乎觀坤之爲道恬退無爲其至柔也及其代天有終沛[illegible]莫禦動何剛也惟剛乃見其用柔之至矣當淵默無事至靜也想其賦形有定貞固不移德何方也惟方益知其守靜之至矣柔而用剛方以持靜而中德之藏美之至也初陰始生是小人初進之機也曰履霜者一陰之象也堅冰者六陰之象也君子能防微杜漸則不至於危矣故六爻之動變至理之推移防龍戰之危於始則無堅冰之禍於終也卦惟二五柔順中正默應乎乾者也主乎內者無邪曲而直見乎外者有矩則而方故二之曰直方大五之爲黃中通理也所謂直方大者乾元資始之氣發見於坤而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無所

冋隱無所錯亂也此非坤之能自大也惟其體乾之大以大也體乾之大以爲大夫豈待習而始利耶五之曰黃裳元吉温恭抑抑不與陽爭渾渾穆穆適中之條理而暢於四肢亦猶是也然諸卦之五皆爲尊位而坤獨安於下者配乾之用而避乾之陽也如三之無成從乎陽而不居成也四之括囊順乎陽而不爭智也上六曰龍戰坤失其德矣盛而不已陽所不堪也其血玄黃者陰之傷也非陽之傷也氣陽而血陰也陰疑於陽則血亦疑於玄矣故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曰於野者陰勢泛漫散溢無底是無限制之意也惟其勢之盛也乃其道之窮也用六之言利永貞者戒其變也能守之而終不失其貞則免於戰矣象曰以大終也乾以大始坤以大終守陰之義也聖人之於坤也美而有戒稱而有抑所以明陰陽敬義之大分也此卽天地尊卑之妙用陰陽變化之玄機而吾人學問亦卽此而寓矣是故敬非他也卽坤之直也生生自內而中正無邪者也義非他也卽坤之方也生生直達由中及外而方整齊一者也內不直也外不方也非直之而後直方之而後方也始卽終之事也終復始之機也此經之不得不成於始非始之有待於終也則知心體自然之妙與天地造化之妙同歸一致者也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爲洪荒未闢乾坤之始交也蓋剛柔二氣感應未孚情意未浹下之陽既處於難際而上之陽又陷乎險中陽爲陰遏陰爲陽擊所以爲屯也然以震遇坎動而不已將出於險故曰大亨貞也利貞以善用其動建侯以善用其貞始治有統而屯可濟矣此卦震爲體而坎爲用陽制乎陰之說也天地之絪氳方舒剛柔之情性未合清濁混淆事機未定故曰難生也然以震動之才動乎險中能觀變審時以正爲應不爲險所困何患不亨也雷雨之動滿盈者震將爲雷坎將爲雨氣機方動而猶鬱塞盈滿此即是天地初分之候萬物冥昧之交也萬物以人爲首故屯爲人道之始所以繼乾坤而立

極也人之精神與天地之氣化相爲閉塞當屯之時不可獨有所往利在建侯以撫萬方則衆效其力屯無不解矣猶言不盈者因陽體未剛初動乎險中也象以雲雷交作閉塞未通屯之謂也君子體此以經綸雲在雷上陰陽始交而未成雨故爲屯若雲在雷下則已成雨而爲解也經綸治絲之事也經者總其緒而分之象雷之自斂而發綸者理其緒而合之象雲之自散而聚雖然經綸之事豈一人所獨就哉所以利建侯也屯之六爻以二陽爲主然五之居體爲坎陷而失勢初之居體爲震動而得時當屯之世貴在方進之陽不貴已上之陽故初爲屯之主也初爻之在下而曰利建侯者震爲長子代父用事初乃長子之爻也但無可進之勢又無共事之人故爲磐桓進退之象當斯之時養德於靜待時而動故曰利居貞利建侯也此陰求於陽弱求於强所以爲利也二居屯之下乘初之剛是爲迍邅之象若守正居貞則不爲匪寇之嫌終得君臣之遇也三無濟屯之才徒有妄進之思此不虞爲難將有入林之困也能居貞以待養定識超舍去之即爲吉也故二之相比久而可字也三之既閒則幾不如舍也至於四則正應已而四又比於五故復爲乘馬班如也但初之與四本有婚媾之情則求配必合往無不利也故四而應初藉於初之德也五雖有德位之尊而時勢乖違故威福

不行而屯其膏矣若能委任於初使之爲正則亦可小獲其吉必欲恢弘而强爲大事之圖盃不凶耶上六以陰柔之才猶復後心於好進不安其位之甚也往無所之惟有泣血漣如憂懼而已夫二四之言乘馬初爲之乘也上之言乘馬五爲之乘也五之乘不如初之乘也五無可進者也初有可進者也故屯之所貴貴於初也雷雨釀陽醖陰而爲膏也能爲膏者初之德也不字者二之貞也往之者四之遇也屯而無應者五之時未光也噫當屯晦之時天以險制人人亦以正制天故貞以動卽可以盡人事以回天運也矣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蒙者物之始生穉而未開者也然物無弱而不壯運無塞而不通所以蒙之必亨也蒙者之得亨由明者之善教童蒙而盡初筮之誠告者卽不厭再三之瀆究其所以爲告從蒙者本來之良以爲培養非有矯强之致而然故貞之所以爲利而蒙之所以得亨也此卦艮爲體而坎爲用陰化乎陽之說也夫卦而言蒙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窒滯未化險而止之時也君子當蒙昧之時卽知物之將亨而淺深次序各循其候以教之則不失時而得其中也蓋物之當亨時也亨之順時道也天至而人從志至而氣感非可以妄求也是以君子不違天而動不先物而應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謂也初

筮則告累瀆則吝因其機之通不因其志之蔽也時之謂也再三瀆者瀆於此而復瀆於彼物不信而求我不孚而應則取其所不信而示之以不孚也是非蒙之瀆我我之瀆蒙也夫物而蒙也則其天猶全蒙而瀆也則其眞已鑿卽聖人成已成物之功也象以山下出泉其源可通其流未達蒙之象也君子法之以果行育德果其行如水之必流育其德如水之有本使初筮之誠漸達於懿美卽累瀆之蒙終不蔽於知能且育德者體艮之靜止也果行者體坎之剛中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內外交養得其時中之義也深矣蒙之六爻陰爲蒙而陽爲主所以貴九二與上九也然九二居則得中而

上九以剛居上過於中已九二應則得時時而上九險而不止失於時已九二有互震之象而能出乎險上九居艮位之終而自止於剛二又爲蒙之主也故二之詞曰包蒙吉納婦吉遺已者容之而待其化也順已者納之而成其德也且以剛接柔能濟其任者也若上九有待於擊是强致之用也故其詞有戒而無與也夫能發天下之蒙者不以已爲也以直繩枉而收其名以法裁物而攬其勢皆爲寇者也君子之治蒙也如禦寇然機不輕發志不他用惟使蒙之不能爲害而已無所利焉而已矣擊蒙者物與敵者也包蒙者物自正者也擊或過於嚴而不勝包則得其情而無不克矣賢愚均益故

二之所以爲吉也五以柔中相應眞實不彫童蒙之吉也初以朴忠承二以警惕不違發蒙之利也初以陰居下雖爲無知之蒙也亦非不發之蒙也故以人示法不任法也以說感人不强人也若桎梏以往則棄德尚威民免而無恥吝莫甚矣然初之言吝非四之言吝也彼吝在已此吝在民也三之近二也非若初之近二也以柔闇之資失中正之位外雖從善內則懷私苟利所在忘身以狥之已又何有於二也故曰勿用取女爲二戒之也二之才能堪任爲克家之子而取女則吉如三之天眞汨沒失於所克而何有於利也大抵蒙之爲蒙也惟蔽於利欲者之爲甚也蔽於利欲者始則爲蒙終

則爲邪矣故三不言蒙也三爲邪匪之倫也反戒於二者乃責賢者以絕不肖也且大臣當發蒙之任而好佞比淫先自蒙矣烏能以發人之蒙也哉金夫之羞爲小人言也取女之戒爲君子謀也是以童蒙未鑿之初心卽聖人養正之本體聖人已發之功用亦卽是童蒙初筮之本體而已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當於斯義而推之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　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　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需者從容盤耐而無凌逼之意非悠忽玩易之謂也君子以斯道爲體以斯世爲任德性堅定品節詳明有所需者乘其時也非乘其便也時之未至遑難而守需也時之已至蒙難

而行亦需也進者無逼處者無距故曰有孚也曰光亨貞吉
利涉大川者既昭融以晰物理且欵曲以合時宜也此卦乾
爲體而坎爲用貴陽賤陰之說也夫乾之三陽有需於上坎
之一陽有需於下陽貴而能下陰賤而不競分不相越德則
相須需道所以成也有孚者待時而動不失其信也先時遽
進爲妄非孚也後時遲疑爲慫亦非孚也曰光亨貞吉者正
有孚之所致也位乎天位以正中者指九五而言也坎之一
陽處乎險中而下當三陽競進如人主處險陷之時而下有
强臣竊據非有中正之德稱其天位烏能免於凌逼之嫌哉
是故德所以居位也位所以行德也德位並茂則剛柔相附

觀變順動往而有出險之功矣象以雲上於天時至氣合需
之象也君子因此以飲食宴樂蓋陰陽相得而自成爲雨則
剛柔相濟亦可自成爲功又何容遑銳於其間哉惟優游安
靜俟其德化之有成不溺志於怠荒不侈心於巧利進無所
害退無所疑不失其常而自得其樂也六爻之義剛柔同歸
於需故需於郊爲無咎需於沙不失吉而需於泥不言凶也
何也所謂需者不以進退爲異也初之在下未可應機處於
曠達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置身於利害
之外其慎始之道也二當世難方殷以身近之不免有羣小
之譏則失時矣三過剛躁動不安於時承上而亦如初也則

無功矣故二不得避言而自阻三不得畏寇而自退惟寬容以濟其任敬愼以備其災始可以爲需也四之需於血者廹於時也四爲九五之衞位居大臣身當國難下之三陽駸駸欲進懼其凌逼之勢則以身距之也距必相害故傷而有血也然三陽以健爲正本無凌上之私而四能易仇以爲親改距以爲遜同於奉公不懷釁隙聽時之自然則得出穴之安已至於上六處卦之終非塞途者也與三爲應則三陽皆五援也但才涼德淺因人爲功不得不入於穴以待其至而已矣戰於先而出於後者需道也入於先而待於後者亦需道也所謂剛柔同歸於需也九五處於險中必需同德之援者

也陽橐而升陰引而伏險解難夷則惟優游恭已與天下相安於醉飽之樂故曰需於酒食也或謂九五治險之主也何以爲酒食是需也豈知陽剛中正不黨不偏安常而能慮變應變而不失常者德之至也且於劻勷急廹之中有和順從容之致立於不測而游於無有所以能招同德之陽而制異類之陰也是以知采薇出車之憂慮乃敬愼不敗之謂也旣醉鳧鷖之燕樂卽酒食貞吉之謂也樂所以需也懼亦所以需也故曰有所需者乘其時也非乘其便也噫世非可以旦夕治也物非可以俄頃化也需之而已如五在險中上下皆陰不易需也彼能使四之一陰制三陽而不害上之一陰召

二陽而相敬則坎者得平險者得夷政教之行不告戒而自孚矣然皆本乎堅忍沉毅不苟於爲而後能有爲也豈若悠悠忽忽而以秦越視天下者能知需之時義哉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長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

訟上患至掇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訟之爲卦乾以健而變於剛艮以止而變於險上乾下艮則爲遯上乾下坎則爲訟艮爲止而坎爲險故彼以遯此以訟也險而接健訟所由起也然訟非美事可輕舉乎不得已而情眞受誣當內訟惕中以止爲吉若終訟不已則孚反窒而凶也此卦乾爲體而坎爲用陽激乎陰之說也夫上剛制下

下險伺上剛險相接則內懷奸深外持雄悍致訟之尤也然
以剛來得中雖有健訟之資終無好惡之偏能以理惕中必
得伸有孚之情而不受入淵之險矣聖人知健訟之為害一
則曰惕中吉而即以終凶之危懼之一則曰利見大人而即
以入淵之害危之正謂訟不可興使民歸於無訟之化也且
訟者乾德之變也故象不曰天水相違而曰天與水違行也
天水一氣也變而後相背也乾性動而健水性險而順則乾
居變之先也水不能先乾而行也陰不能先陽而唱也天道
之與人事一也訟之始也惟剛者始之其成也又剛者遂之
故變者乾之為變也亦勢為之也是以知天下之不能無爭

者勢也其不容有爭者理為之主也君子體之以作事謀始
其防微杜漸之深心不徒絕訟於爭端已發之後殆絕訟於
人情未違之先也訟之諸爻其終吉者柔也終凶者剛也初
與三終吉者也上則終凶者也初之不永所事者才弱勢卑
中懷畏懼心不欲永其訟也三之食舊德者守其常分不與
人競心不欲成其訟也初處坎之下三介剛之間雖有正應
皆強敵也能以柔心處夫強敵故一則小有言而不求辨一
則從王事而不求功此不訟而止訟者也所以皆獲吉也二
四皆剛也所居則柔故一則以分自安一則以義自變能訟
而能不克訟者也但二居坎體則其中險伺有欲訟之私四

居乾體則其心夷然無搆訟之意所以二止於無眚四則得其吉也曰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曰渝安貞者何也蓋民受中以生所謂命也天之所受何有於危何有於凶惟心有所偏則氣隨之而起釁生事命因以失矣是舍其所有之安而自罹於危棄其所有之吉而反就於凶也若能以柔制剛復其所受之中則善氣相迎惡機潛弭如二之退居小邑而甘為屈服之休四之舍置險途而得安貞之吉矣五以中正之德為訟之主是藏其形迹以避名約其奉御以遠利正本清源大畏民志使民各得其情而安於无訟之吉也若上九者剛而不柔極而不已始則訟人終為人訟鞶帶三褫其誰咎

哉錫帶而被褫較之御邑而無眚者知過遠矣嗚呼訟非治世之事也民之不畏於下而以詞相陷國是不定於上而以議相激德其衰已有道之世其誰是耶故無聲無臭者乾德也奏假無言者大君之體乾德也天下失其實心逞其虛訟即為乾德之變也奈何世人不察偏以剛險自用溺於得喪之間者比比是也孰知健而且險雖得之亦為喪也柔而能止雖喪之亦為得也故易之安貞者有得無喪也元吉者無得無喪也吉凶之故詎非人自召之哉

䷆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者兵也兵之動聖人所不得已而言也故寓兵於農不欲以兵示天下也此卦以地為體以水為用陽制乎陰陰歸於陽之說也夫師貴有名貴於擇將又貴於肅律必求老成練達之丈人始得奉天伐暴之正蓋興師必以衆動衆必以正也行以剛中之德始威而有惠勇而有謀雖動乎危險之中而自得乎仁義之號故毒天下而民從正所以計要天下而民悅也無敵於天下者此吉又何咎矣象取於地中有水如水寓於地而水不洩猶兵寓於農而兵不亂君子以容民畜衆利用而藏險居安而慮危皆以不得已之心為之也六爻之義於用師之道無不備矣而其言抑何危懼也因師之初出在於行伍之整肅不可用無制之兵輕於攻取無制之兵

縱獲功閫外終必有凶二以剛中之德能勇與謀合威以恩施律以行權則師獲萬全之吉終無敗績之咎三以陰柔之體妄舉囂動之中且無出師之才而當戰爭之任必有師徒撓敗之凶四陰居陰位無克敵之才有量敵之智雖不能戰勝攻取能退舍完師亦無覆敗之咎五柔中居尊便非好兵之主也然或蠻夷擾亂害我生靈不得已而聲罪致討如田有禽而利執言也何窮兵之咎且有丈人以主其律更得二爲長子以壯其威則師出萬全矣然不可信任不專使少年之弟子輕舉敗事雖正亦凶也上六柔順承符師當終事正在論功行賞之時也宜優功臣而廣封建待天下以大公無

隱之誠又當御才將而絕禍機措天下以可久可遠之業始銷兵鑄農永無亂邦之慮也然六爻之言皆有戒而無喜正謂兵不得已而用之也至其所以爲行師之道曰貞也丈人也律以齊其始也吉以制其暴也左次以求全也不惟陰謀掩襲狙詐傾覆之術者無取即桓桓撻武執訊獲醜之盛亦不足尚也其意可測矣且王者之用兵不貴戰也不貴勝也貴其當也貴其節也如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者亦言始事之當也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者亦言終事之節也此王者所以異於霸者也王者與物均覆載而以衆爲師者也霸者與敵爭雌雄而以已動衆者也若夫末世之行師也鷙隼

其卒牛羊其下而惟霑項漸襟之是快又豈王者所忍見哉則執禽之象其義深矣然喜事樂禍之小人亦猶禽也用之追逐可也用之爲政是執田之禽而復驅禽於田矣此消兵而反樹兵也易之所深戒者也嗚呼王者之待小人也猶之待敵也王者之用兵也猶之用小人也故曰兵者聖人所不得已而言也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爲親輔之義然比繼於師後亦非上世之道也有間而後有比也必以元善之德深窮其故筮決其意始無間斷而永無姑息而貞乃可統天下而咸歸於順從也此卦坤爲體而

坎爲用陰趨乎陽之說也蓋元者人所同得之良上秉之以爲倡率下亦從之以爲聯合茲亦出於情之不容已也故粹然孚應存此不忍則爲元運此不息則爲永守此不雜則爲貞以純王之德行純王之政得所比而无咎也能如是四方之求其安者孰不聞風而類應然有衆之所安必有獨違於時而後至者卽爲衆之所惡故曰不寧方來後夫凶也雖然上以原筮感其感未神下以不寧來其化未光故曰非上世之道也象以地上有水相親無間比之謂也先王體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通天下於一身上之情得行於下下之情得達於上所以比天下而無偏黨也君之比天下以德天下之

比君也必先以誠如初之有孚盈缶者實心中溢不爲虛飾也曰終來有他吉者久而信於人人自孚之得非意之吉也初言他吉者無位而吉吉在人也二四言貞吉者得位而吉吉在已也二居中而靜以待求四近主而行以趨事內不失時外不越位皆得其正者也若夫質本暗昧居非中正六三是也將比於四而四則外比已將比於二而二則正應已乃復比於無首之上則爲匪人之比也上六之無首者處險之極無所倚藉而强自立者也人孰與之將何終焉故曰比之無首凶也夫衆陰之所比者五也五爲比主而自顯比則與之感者異矣爻辭之用軍禮爲喻也明非垂裳之治也三驅

之禮禽之逆來趣已者舍之背已而走者射之此變於來而惡於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四陰之比趣已者也上之無首背已者也撫降服判用誠異方不得不顯也至於邑人又何誠焉遠則又告近則不誠比得其術矣嗚呼君之而曰比也比之而曰顯也世之所趨也待言說而後喻者喻於淺者也待指麾而後動者動於末者也故九經之治唐虞以下之治也三章之約三代而後之約也故曰不道之道無爲之爲浩浩乎其至矣哉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目乾坤而下陰之用事始於小畜之機也其爲德也受坤道之柔順而代毋用事以養育乎陽者也曰小畜不但畜止爲

德亦有畜養之意焉其在於女則上以承夫下以孚子其在於臣則上以承天王下以制强國體卑而力微有制而無害陽氣自抒陰道未行所以得亨也此卦乾爲體而巽爲用陰承乎陽之說也彖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者因四居巽之下爲巽之主上承二陽以行其權下畜三陽以施其德黨勢雖孤德權自重故上下應之也陰據其權而陽乃得亨者內旣剛健外逢柔順剛發於中操縱得宜不被摧抑而志意得行也以君子之勢行而上進則正氣伸而小人退陽之尙往如初陰之設施未竟其猶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謂乎象以風行天上披拂遠物宜小畜之也君子體此動止有度言語有

章聚文德於一身振芳名於海內是亦小畜之義也六爻之辭俱無凶戒獨上九言征凶者爲陽言也處陰之至於盛也處以順而爲逆也處以制下者而敵上也蓋陰陽消長在乎幾微之際所當謹也如初與二皆言復者因乾非在下之物進而上升則爲復也初之復也以道德自持正應在四故曰復自道也二之牽復也似乎稍援以同德在下故曰亦不自失也陽性至健而復以道也復以牽也上無所遏下有所全故不爲亢激之患若三之剛而不中無自守之節舉動不得自由則四所必抑也旣爲所抑將有說輻之象而必至於反目之爭也四以一陰居於衆陽之中凌逼所不免也但虛中

巽體能制於下之三陽而不爲暴乎於上之二陽而得其助則合順以制逆害去而懼除矣若夫居陽而體陰者五也以巽之陰畜乾之陽誠意相孚旣足以固衆志而不忍離且又足以召賢豪而不敢背推其富以益之得道之助者多矣至於上九則巽陰至此而盛乾陽至此而窮故陽不復進而受畜也陽受畜則不犯陰陰體順則不侵陽陰陽兩無所傷故曰旣雨旣處也陰之尙德至此亦已成矣陰德將盈反非陰之福也故於月爲幾望之月也如陽復上征則爲陰所疑矣惟其幾望而不至於望則巽德自全陽而不使其征則乾德無損也統而論之密雲不雨者陰力之微也旣雨旣處者陰

德之盈也陽唱陰和陽薄於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爲雨陰先陽唱陰抗於陽陽失其制故不能和和而成雨是以陰之不能畜陽勢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者數益不勝也然巽之爲陰以和以順能上能下以柔順之德孚於上下彼此攣係而助之也陰爲陽助巽德益盛乾勢益孤則知柔之制剛弱之制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積者然也但義取諸風風者有氣而無質者也風行天下則能施及萬物而所畜者大風行天上則惟呑浮埃止飛鳥其所畜者小矣君子觀小畜之義則以懿美其文德如文王之演易箕子之敍疇非懿文德之謂哉嗚呼志在明夷業在小畜皆聖賢不得時者之待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於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於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易之一書洵天地之包符盡人事之變化原爲人涉世而作也故其辭多危曰履虎尾則危之甚也危非自至也觸其機則所在皆焦原順乎理則所至皆坦道顧名思義聖人本示人以處危之道也此卦以乾爲體以兌爲用陽過乎陰陰承乎陽之說也彖言柔履剛者以柔躡剛之後將以見其危也然而君子自無危也兌以爲說乾以爲應上不驕淫下不諂媚悅非乘戾應非佞邪何自而得危也且建中表正德稱其位有說於外無疚於心禮樂文章自能光顯而不變也象取於上天下澤蓋言天有定分之施而人多强得之欲君子體

此各因其定分制爲典禮以辨之使民安於分之所當得則
往來皆亨矣初言素履愼於始也如君子在下僅卑而自居
高而自負非也必安履其素富貴不移寵辱不驚不爲物遷
又不與物競便否塞不能抑之何懼之有夫在下而往猶易
全也至於當位與世涉矣而二能以陽處陰居易俟命獨行
其道故爲履道坦坦幽獨守貞之象然世非有險途也以吾
之行險而觸其險也如履在於道吾己處於平易不爭之地
矣豈與世相波流哉恬淡自足不失其幽乃爲貞吉也初之
曰往居在下而非忘世也二之曰幽處在事而非遂世也以
之應乾宜其亨也若夫三之進不量力行不度德而強以干

世則爲武人之凶矣且處乾之下居兌之上宜以道爲說而
反以武爲悅無中正之德而有剛愎之用必上厲下凶播惡
於衆而取傾敗也四之愬愬危機暗伏非中道也彼能知戒
懼不敢自肆履說而應乎剛則終獲吉也此終其位之吉也
非終其身之吉也五有剛暴之才又居於危險之地尊而無
制勢可爲也剛而難言應不當也任其逞欲而行危多出於
所恃也矣故云夬履而厲然求吉之盡善者惟上九之位也
其辭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蓋履之爲道貴其祥也於始而
占於終而考天之降祥豈有所畱而有所篤哉賦吾以善賦
吾以祥也履無不善則動無不祥以祥而往以祥而旋始終

無龎吉乃全矣故君子之爲視也不視於天不視於人而惟視於履其時危而其事不危非危也其事危而其身不危非危也若非履之爲視而以苟免爲安是處兌而不應乎乾者也若以躁動自快是履乾而不體乎兌者也卽幸而不值乎危亦終非吉道也而安知其果不危也統而論之履之猶言乎履其主於行者也而初曰素履則行不越其位二曰幽人則事不改其貞皆能行而愼於行也三勇於行而凶也四懼於行而吉也五銳於行不得其輔而厲也上反其初進退得宜則有慶矣甚矣不得其時而躁進其爲人害也必矣易之於陰陽動靜之分剛柔進退之際深致意焉故曰易爲涉世

而作也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於中行　象曰包荒得尙於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介以孚　象曰翩

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
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
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泰者天地交通貞元會合之謂本也運以推其機實從天運
以定其數故聖人之道與造化相爲消息也而或先焉或後
焉往來各有相成之妙先之而圖也後之而維也體天之心
以用天之權則天莫之違而天下亦不難爲也故曰吉亨之
卦以乾爲體以坤爲用陰輔乎陽之說也蓋時當其泰天地
以氣交而萬物化生無不通也君子以心交而致治之志無
不同也且君心之所存者皆陽明之德而陰暗不足以累之

君心之所發者皆剛健之才而柔順不足以雜之是以信而
任者皆君子疎而違者皆小人豈知小以成其大之來經國
之謀日長大以制其小之往而害民之事日消矣然世運之
盛衰往來莫測不欲否者天也不常泰者亦天也故否泰之
際乃天與聖人交相爲賴而交相爲用之際也象取乎天地
交泰以裁成輔相爲宜者正言天以一炁渾淪明四時而經
九野善萬物於當然之用聖人輔而相之教之以法天時因
地利秩人倫於一定之符若此者敦元復性將以開萬世之
泰焉於爻辭見之矣初之拔茅以一人倡之羣賢彙起而從
之是先天而圖也二爲大臣執中爲德待人有包容之恩臨

事有馮河之勇旣寬而有制且嚴而不苛自得乎中行之尚可不勞而治也若九三之艱貞已處乎陰陽之交時將大變世將大革小人無常往而勢復將來其信然也故當艱難其思慮正固其施爲而後可以無咎曰勿恤其孚於食有福者此不憂六四之孚而惟養其善類以施福於天下也食以養陽因其衰而爲後天之維也然維於九三猶可爲也維於六四不可爲也何也陽易往而陰易來也陽之進也有待於拔而陰則翩翩輕疾矣陽之征也有待於連彙而陰則不戒以孚矣至於三之言勿恤者治在於我不在於人也五爲泰之主清心寡欲以應於二是忘勢下賢克行其願能屈陰以從

陽者也必賢才輔而政事昌以祉元吉也六之城復於隍泰轉而居否矣邪媚近倖之流交相欺蔽如喪師而不可用擁命而不得行雖有正人亦且窮吝因往來之正不能圖於未亂之前而欲收於已壞之後貞亦可爲羞吝也噫聖人能用天之權而不能使天之不否也因天運循環其數有時而塞也故君子不憂天之否而憂聖人盡誠以回天其道尚有時而塞之也故天之未始不可爲也在人事之初機而時之未始不可挽也在往來者得其相成之道耳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

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者天地不交陰陽閉塞之故也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者是以天運推之人事也否先言匪人而後言大往小來者是以人事參之天運也以人事參之則知小人用事三綱淪矣九法斁矣非復人道之常盡反乎中正之德不利君子貞也此卦以坤爲體以乾爲用陽抑乎陰之說也且否之小人順承之小人也陰雖居內陽猶在上其勢相敵故其惡未形而禍未著是以不言凶咎也象因天地不交取之爲否君子當此若以德自見必中小人之忌惟收斂其用不行於外以避小人之難更當知幾測微善藏其智不以祿位榮之始爲善於處否也夫順承之小人卽惡逆之小人惡逆之小人又卽順承之小人爲之也君子苟樂其順承而不虞其惡

逆則未有不爲所中而天下之事從此而僨矣故聖人於爻詞之中獨言二五之大人蓋二則因其畏名重義五則因其順時反正當否之時所以深致意於君子之修也如初之居陰在下連二而進志方求用猶未涉事且介於邪正之間而未甘爲小人也故其始進也亦爲拔茅連茹之象於此能貞則又變爲君子而君子於此亦未敢遽必其爲小人也至於六二陰已居中而當位矣惟恐君子之不能容也內蓄其邪外示其順雖或包容承順乎君子不敢輕肆其害是亦小人之善也故曰小人吉也小人之吉蓋欲致君子於議論以爲竊發之端而大人能以否爲亨則豈可亂也君子不亂則小人之勢孤而庶幾自變於否矣六三之包羞位居不當又短於才有害正之心而終不能恣其毒惟自藏其羞而已四當將濟之時而天心厭亂將有轉泰之機况有所命令皆出於道而不爲過舉則賞罰得中舉措無失疇敢自離於福祉而反爲小人也哉此亦惟无咎乃能展其志也四之言无咎也以剛居柔也五之言吉也以剛居中也君子之所瞻也小人之所憚也曰休否曰傾否非大人不能也否不可以急治而休之於先否不可以終長而傾之於後得此方能爲濟否者也然非以身先當其否則不能以身後享其成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先否之謂也心存禍患若繫於苞桑無所庇蔭而不

能自安抑何否塞之乃爾也苟能知其否塞而善用之則泰運由之而開矣嗚呼治天下者懷苞桑之念於拔茅之時則否不生矣存傾否之憂於包承之際則否不成矣既否而復戒其成功之難如此曰大人否亨又曰大人吉聖人深致意於否之君子各自行其志毋溺於時之變可也

䷌ 離下乾上

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初九同人於門无咎　象曰出門

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於宗吝　象曰同人於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於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上九同人於郊无悔　象曰同人於郊志未得也

同人者即君子善與人同之道本之以至正相勉之誠行之以大公無我之意然其所以爲同者非有偏黨之私惟德是比不同俗而同理由於君子之正乃爲於野而亨此卦以乾爲體以離爲用陽化乎陰之說也以九五中正之德有待於

六二之應六二柔中之德有待於九五之感故曰同人也同人之義以乾而行是剛德勝而私情黜故亨而利也利君子貞者蓋以文明之德燭於和同之介而定其取舍之衡得於相應之正也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吾能得其所謂正卽能得其所謂通能通天下之志自然渾融萬物纖無間隔之情矣象取於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故爲同人君子體之必先審異以致同故云類族辨物辨者使親疎貴賤各循其分而不相假借類者使親疎貴賤各遵其制而不相混淆始爲大通無弊之道也但同人諸爻俱未盡爲全得者惟初居人下而曰无咎也上居人外而曰无悔也此皆以無所私暱

亦無所係應不流偏黨之咎也亦終非同人之道也若三之乘墉也四之伏戎也五之用師也皆處於理勢俱屈之時而各有智力相爭之險情之不廣故爲有克有弗克之象此皆失其所以爲同也二之於宗得其正應故能遏三之戎而使其不興困四之攻而使其弗克然以吝狹之心不能爲大同之道似欲行渾穆之義而實起釁隙之端所謂爲權首而任其咎者此也故云同人諸爻執同以爲同同而不和均未有全得者也嗚呼以同而爲異也以易而爲險也此起於有所欲也於野則何欲哉無欲則至明矣無欲則至正矣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則

何險之不易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則何異之不同是故處上而不害不必下也涉世而不傷不必外也或曰於野亨矣不幾兼愛乎曰此一體之仁也非兼愛之私也兼愛則非文明也非中正也文明中正則雖廓然大公而實井然有辨也故以於野之心而時於宗焉則不爲吝以於野之心而時於郊焉則不止於無悔矣今夫元首之重也而手足之輕也心膂之急也而毛髮之緩也然而一體之心未嘗輟也故惟一體推之則統同未嘗不辨異辨異未嘗不統同也天同覆而生物自殊也火同照而辨物有別也噫此同人之眞義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者據天下之大勢盡君臣之功業運用得宜調變無弊以大有爲之君再濟之以大有爲之臣出其精明乾健之德詳審周密爲紀綱法度之治推而廣之無所不通故曰元亨此卦以離爲體以乾爲用陽用乎陰之說也蓋當大有之世利用柔也故柔之爻吉而剛之爻言无咎也剛之爻有戒柔之爻無戒也然以一柔而納五剛以五剛而應一柔上無所攝下無所陵非以大中之德主之不能也故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就五陽以柔道相應初之柔而處大也二之柔而居中也三之柔而乘離也四之柔而應天也六之柔而獨制無二陰以分其應也自乾坤而下柔道之善莫過於斯故曰

應乎天而時行之至也象取乎火在天上無所不照言文明四燭何物不容君子體此以時當大有固足以振有爲也然過於繁盛民物易於善惡之淆以善者揚而顯之惡者遏而絕之又能推天地之弘量揚其所本有遏其所本無則順天休命可爲大有之永計耳如初當盛始私感未萌尚無驕盈之害惟艱以處之時時戒謹則可終於無咎二以剛中應主抱負既宏肩荷亦重能以柔順而往則旋轉自如如大車之載矣三居用顯之時又遇下賢之主凡諸大有之謀猷無不可入贊於爾后故曰公用享於天子然剛中請獻君子能之小人弗克也四以剛近柔主才望日隆寵權日重不覺自滿

而漸流於當局之迷也已故爲匪其彭之象五虛中實德能
推誠任賢可以固結乎臣民之隱也故曰厥孚交如然君道
貴剛太柔則廢更當以威濟之使下之仰上者既懷其德復
畏其威則永吉而有備矣上當大有之過將爲滿則招損之
機已猶幸下從六五履信思順而尚賢自格天心之祐而享
其淸和之吉也故曰吉無不利凡若此者惟能有其物而不
有然後能物無不有也曰厥孚交如以德感而不以私也曰
威如吉以義制而不以情也是能不有其物者也故上下之
應皆應其不有物者也此象君主之自明其德則莫非德也
初之無害其道廣也二之能載其器大也三之用享其驕抑

也四之匪彭其盈損也亦皆能不有其有而得其有也此皆
非六五之爲有也若乃居無位之地淸淨高潔則上九不可
攖矣諸爻以不有而處有者也上九以不有而爲有者也則
非六五之所能有也然而非六五之大不能容上九之高則
亦六五之有也噫有而能大非柔而善用者其孰能之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
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

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者滿而能持有而不居之義也吾人身在宇宙雖有蓋世功勳返之本來如浮雲耳只因人德器淺薄承載不起便有驕矜之見也若謙德君子處心抑抑視盈若虛則行無不得故亨而終歸於有也此卦以坤爲體以艮爲用陽止而陰順

之說也內止則實而無僞外順則應而不窮所以有終也外不順則爲矯拂內不止則爲象恭雖或勉強用謙一有所欲則競有所負則矜安能有終乎彖之所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惟謙之爲道尊大而光顯故雖卑屈而不可以尚之也不與物校何其尊也不爲滿累何其光也以尊且光者更能卑以自處何可踰之故人能謙則必爲人所好矣以之居尊則德因謙而益顯而光自不可掩以之居卑則德因謙而益重而人自不能踰也象取爲地中有山高不離卑故曰謙君子體此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蓋言有終之義也地中有山山雖高峻平而不傾物多植焉亘萬古而如斯也君子體謙

之義戒其自滿之心行其謙遜之念則能裒聚其多而增益
其寡道在稱物以施得其平而已不盈故裒聚其多也能受
故增益其寡也此忘物忘我稱量乎人己之宜而平其施也
以我爲重非謙也以物爲重亦非謙也有所重則有所輕低
昂不定謙不終矣無所重無所輕如山之無所凌而無所剝
則無傾壞之虞爲有終之義也釋卦之義其下三爻體艮者
也則皆言吉其上三爻體坤者也則皆言利艮靜而坤順也
順則多利靜則多吉也初居艮之下柔和自尙謙而又謙者
也則其氣以不盈而安志以能歛而定以同心之德而收弘
濟之益卽涉險而無患矣二之謙德積中聲譽嘖嘖且發於

中心之自然纖無矯飾之私故貞吉也三有剛正之德爲上
下所歸功在民社然能自視歛然所謂勞謙之君子也然以
師濟之才加之以撝讓之德功莫與爭位可常保故有終吉
也四下乘功臣上近大君居多懼之地非利也然柔而得正
上而能下則無不利也雖指撝經畫非謙之狀也而曰撝謙
者乃大臣事主之謙非循墻巽愞之謂也五柔居尊位以謙
得衆中外悅服況勞謙者爲之力撝謙者爲之謀故爲不富
以其鄰之象夫謙而爲人所與何事不可爲卽用以征伐亦
無不利也上六之謙德雖盛而才力不足用以行師無戡亂
之才何以行天討之令僅可征邑國而已就六爻統而論之

初非濟川之位五非伐國之才而言涉川征邑者極言謙之能有爲也二居位而無應也上居高而無位也則不容以不鳴也然鳴而皆不違乎謙也二承剛而得其止其鳴也鳴以自適故曰中心得也上乘五而失其順其鳴也鳴以自訴故曰志未得也志未得者利在從時中心得者利在守己故一曰貞吉一曰利用行師也謙之爲義也止而順則非儒怯而無爲順而止亦非阿順而無節曰涉曰勞曰撝曰征伐非任意行權亦非謙之能濟天下之務也嗚呼人之心體本無障礙猶大虛之無物也以無物之心而稱乎物所以得其平也以有物之心而加乎物所以違乎謙也可不知之然世更有貌恭而色佞中非有守其爲謙之賊也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初六鳴豫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貞

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豫者和樂之義也豫則人心和樂事無不宜將溢天下之歡矣然樂不可極聖人深防人欲之流也故曰利建侯行師以愛戴之誠濟之以公憤之舉則萬姓歸心三軍用命克無不利也此卦坤爲體而震爲用以陰從陽之說也蓋豫起於人心之和而實由於修德之盛順天理合人心朝野悅服其志行也然人而過豫也每流於縱恣事而過豫也每失於寬假如是則不可以經邦訓俗矣惟建侯行師齊之以懽豫濟之以威嚴一理所動上下協應則天地亦如之而不違耳天地之動原無不順者也聖人推造化之樞亦以順而動本諸身而建諸政事者皆順理而無悖則不煩刑罰而民皆悅服於順動之中矣由是天地因之以化成聖人因之以制治而人心安有不從者乎象以雷出地奮鼓天地之和氣萬物莫不和暢故爲豫也然雷之奮發也氣機因之而生動及其震迅也氣機亦因之而凜赫未始有寬假之意而爲乖戾之失也故作樂崇德以召和也薦上帝配祖考以致敬也以和以敬此聖人示人以豫之道也初應於四濡迹權門自爲得志而豫發於音聲三承於四仰視權臣恣情縱欲而豫見乎形色初之輕浮淺露三之驕肆睢盱皆沉溺而不自知者也其凶

其悔宜矣五居尊位陰柔不振耽於逸樂以天下之事委之權倖而漫不知省此貞疾之證也猶幸四之承應位雖危而不失其中故曰恒不死也四以有容之度且安處於下既能盡其調燮之功又能殫其披露之隱是爲君民相豫者也曰由豫者由由然不過豫也大有得者豫不逼上又能保其下也然而爲衆所應亦居於危疑之地矣故聖人戒以勿疑但聚天下之賢者以媚於上不得狥一人之見以成其黨則得矣簪聚於上故取譬焉上六陰柔之極處豫之終已昏迷而不知自反者也然在震之極外有奮迅之機內有渝變之理故當翻然悔悟振之以威武之爲而改其冥豫之習此從苦

海沉淪指出回頭是岸之謂也曰威而有渝猶言夢中一喚倦後一鞭借震驚而還覺性也此聖人引人以補過之道也諸爻惟二爲吉以其處中正而無應能爲自守之象豫之最善者也然曰介於石則有競業自持之操曰不終日則無耽戀自溺之心眞見機明決不以豫處豫者也嗚呼惟不以豫處豫而後能保合太和三才一致得其豫之時義也已讀豫之卦而知聖人過人欲於將萌維天理於未絕戒於順動之中者豈易易哉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

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於嘉吉　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隨者以臣從君之義也王者治化精純揚溢宇內德足以致人之隨而下之情意相洽因有歡然樂從之象也故曰元亨然隨由悅致悅則易涉於私故聖人首戒以利貞蓋隨而不正即爲邪僻之道也憑天理以招徠不假私情爲聯結始無干譽之咎此卦震爲體而兌爲用以陽從陰之說也剛來下柔嶽柔之德立極於上而剛德之人信從於下雖然上無以致人之隨人豈隨之乎故動而悅則凡所以致隨者皆由於精神之欣洽而非名分之束縛也但世之人非其時而強進者多故當戒之以隨時以正爲隨自然人心順應而天下無一不隨之矣豈驩虞小補之術哉象取乎澤中有雷雷在澤中動而能靜隨之義也君子推之而應事也窺時止之體爲時行之用隨時隨理而此心仍歸於寂然故曰向晦入宴息蓋

澄其心於何思何慮之鄉凝其神於勿助勿忘之候得隨時之正者也故諸爻陽不言係而陰獨言係因係之非正應也如初居震之初隨之始也泛以隨人主宰之君不能無渝惟以貞則獲吉以公則有功也二陰柔無守而係戀庸流必有遺失賢豪之過已三道義自持中心有主依名流而舍鄙夫得所隨矣然二係於下三係於上均之爲係得失異焉蓋有上下不同之道也四與五同德相隨諫行言聽無求不獲然位高勢盛不免有凌逼之嫌雖正亦凶也戒之以孚於上孚不在道則爲容悅道不以明則非知機故孚必在道道必以明乃無咎也五以陽剛中正之君下應乎柔順中正之臣同

德相孚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自無僻邪之疑也吉何如之上六以陰處上不能從陽小人之勢悍者也故必拘係之乃從也然而强之使隨其隨不固欲其維而不可解則必如王者之享於鬼神盡其誠意是無有不隨矣故曰維之王用享於西山然隨非致凶之道也故諸爻皆不言凶而獨於臣位之極者戒之因獲天下之隨者恐有逼上之凶雖正必戒耳聖人所以明君臣之分也正矣噫貞之所在卽爲時之所乘而時之所趨卽爲隨之宜也則知隨時之義大矣哉

䷑ 巽下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

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蠱者積弊致蠱之義也有天下者不事事則事壞而不能無弊矣當蠱之時不可坐諉於氣化必以濟險之才力迴天運

於復興挽人事於未潰精勤惕厲補弊興衰如涉大川以求必濟之象故取先甲三日日之辛以虞其始取後甲三日之丁以善其終乃乘其機而有所治之也此卦艮爲體而巽爲用以陽卑陰之說也蓋剛上柔下上亢而不能下濟下卑而不能上承因循苟且坐視其弊而莫之救所以成蠱也夫蠱以天下不治言也然亂必有治豈可優游玩愒終任其頽靡也哉當君臣惕厲往有事以治之耳至於治之之事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何也蓋甲於先天卦在東之離也逆數者三則當艮位而日爲辛順數者三則當巽位而日爲丁物盛於火敗於金先甲爲辛盛之衰而蠱之始也後甲爲丁蠱之盡

而盛之始也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君子法之先甲而圖之豫除其弊於亂之終後甲而爲之漸維其機於治之始幹蠱之道盡矣象取於山下有風披拂震蕩變遷無定蠱之義也風從下而上則長養萬物從上而下則剝落萬物如風俗頹壞之時而欲爲政權鼓舞之用君子惟剛以振民柔以育德持國脈於僅存迴天心於動變斯濟其艱矣初當蠱之始事未盡頹尚可幹旋也如有子而克蓋前愆是爲幹父之蠱可以无咎然既謂之蠱時事已危必詳慎謹審善繼其志終可得吉二以剛乘柔事多拂逆必委曲周旋方克有濟若自以爲幹直行無避反失其因革之宜也三當大臣之任更張積

弊得幹蠱之權也但過剛不中未免有急遽之悔猶幸巽順而止用之革故鼎新也終無大咎四以柔弱之才遇事寬裕既不忍更張以彰親之過宜安分以承父之艱也故曰往見吝五以柔應剛剛柔相濟君臣一德已相與厲精剔弊若善繼善述以光先人之令緒幹蠱之功臣也曰用譽用民譽以爲羽儀而徂詐跅弛始不至矣上九幹蠱既畢則宜釋去權利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蓋人當處蠱之時不患少事功而患少節義如苟且以置身決裂以措事皆多辱已惟緩以投機徐以觀變斯得治蠱之善者也故初之厲首事也二之戒承陰也幹蠱之首時有損益則以意承之處陰之險道難屈伸

則以權濟之故曰意承考也二曰道得中也三之幹由凶而趨吉也四之裕由吉而趨凶也五之譽得其濟而功成也六之不事以不用而成用者也君子審於前而決於後者各得其時至事宜之用也是故君子當蠱之難幹有先去而不事者微子季札以之當蠱之既幹有後去而不事者范蠡張良以之先去者欲以覺悟君之心而保宗祀後去者欲以成全君之誼而明臣節皆所以爲幹蠱也雖然聖賢之行身或去而不事原其心未有不爲天下而深維其終始者豈徒以爲高爲潔自保自重而坐視其蠱之弊也哉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臨者監臨之義以君子而進逼小人猶陽道浸長而逼於陰也聖人於陽長之時即慮其衰故曰至於八月有凶八月者

由建丑而至建未遯之復萌也當二陽初長之時即慮及於二陰復長之日可見消長之機倏忽變換防之不可不早爾此卦兌爲體而坤爲用陽制乎陰之說也夫陽得其時方長於下而其勢浸上漸以制乎在上之陰必持之以和悅之德應之以天德之剛內則心氣和平外亦舉動合理始小人受我之臨而不敢爲邪此臨之義也然爍金之夏必有伏陰桂滿之夜必有虧魄盈虛之道豈可據耶故曰元亨者幸之以勢也曰利貞者維之以理也曰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惕之也象取於澤上有地地之臨水水盛則地陷矣故陽之逼陰不戒則反爲所逼矣君子體之不徒曰教而曰教思無窮不

徒曰養而曰容保無疆以蕩蕩之恩淪肌浹髓與地同其廣也與澤同其深也初當陽剛方長之時其勢漸盛必不濫不求感之以正使小人無隙可乘而吾道始得正其行也二近於上舉動得宜權勢在我以誠感之無順無逆則可以爲臨之主也三陰柔不正以甘悅臨人而實不利於君子若君子不受其非道之說彼能知而憂之改行從善盡其道以爲感則无咎矣四雖以陰居正下應初九而密比於三之邪恐爲所間必切至其臨與正相符乃得无咎也五處於尊以柔用剛自得其執簡御煩之體矣故曰知臨也陰本柔闇而以明爲臨則剛柔相濟行中之謂也上六陰柔在上自遠於陽必

敦厚以臨於剛斯吉而无咎也且任賢之道貴不奪於外物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所以爲敦也曰志在內者志不忘於天下之內也噫此卦初與二皆曰咸臨者以下臨上不可凌逼利在感孚所謂咸臨也初尙未當臨陰之任故曰貞吉二當臨陰之任故曰吉無不利正以爲主利以爲用臨道盡矣三以兌體而過於剛故爲甘臨之象然初與二皆陽德之君子靡隙可乘其術雖工有憂之矣咸臨者君子正大之情也甘臨者小人邪媚之態也咸臨而無不利也甘臨而無攸利也四之至臨臣道也以身爲臨下於陽也五之知臨君道也以心爲臨委於陽也上六不以高自居志順情厚聽命於陽所

謂敦臨也總而論之初則戒以正志行二則戒以未順命若三之憂與四之至五之知六之敦皆爲陽道之謀而預防之也噫卦之曰臨時當陽長之初猶世之方盛時也而聖人卽防焉爻則僅言其吉卦則預言其凶致意於消長之關者有如是則知盛衰之際不可不貞者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

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
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九五觀我生
君子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者爲恭而化之象也以二陽在上爲四陰所觀仰而觀化以靜制動亦扶陽之道也此卦坤爲體而巽爲用以陰逐陽之說也夫觀化在民爲觀在已王者必躬修玄德允執其中不以顯而修虔者爲億兆之作則直以闇而修德者儼明旦之操存乃爲有孚顒若之敬也蓋小人盛於下君子欲爲天下之大觀必其德順而巽始爲恭默化成之主順則心和平而不拂巽則氣沉摯而不浮以是居躬自然建中有極超於聲色之表矣盥而不薦以誠交神而不在物也聖人德感玄應孚信在中顒然可仰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一觀示間泯然默運上無所著意下無所庸心誠意相孚神矣哉觀之道乎聖人以神道設教喻之以意而不言天下亦喻於聖人之意不待象指之煩均服於德化之中而不自知矣象取於風行地上徧及庶物觀之義也君子體之巡省四方省觀民俗設爲教典同歸於中正之化如風之行地也布於四方無所不歷省得其剛柔緩急之用纖無偏枯動靜之殊則知神以法

天省以襲地而觀之道亦至矣然大觀在上疇不欲快覩熙明以爲道德之光但初遠於陽柔不及遠爲淺見之象宜居以自安若進而干位則吝矣二近於初才識不足爲偏見之象亦宜固守退而處內如冬之蕭居獨處則貞矣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之時但居上體之下復爲可退之地故宜靜觀吾道之通塞而爲進退之權衡不可汲汲然苟且徇人輕赴功名以失生平之守也四近於五爲觀光之象邦家有光則人主之道德可見矣旣覿其休光自當黼黻皇猷大展生平抱負上慰其大觀之主故曰用賓於王者正謂其出不輕其進亦可重也五爲大觀之主天下之風氣係焉必反覆詳審內觀我之道德果能建中表正樹生民之望使天下潛移默轉皆有君子之風始爲觀民之有徵者也上九雖不得位而德足以爲人之觀表故君子之修天下應之也以君子之身爲天下之應進則當設教以化民退則當師表以善俗豈可晏然恣逸謂己無與於天下而可自放者乎故曰志未平者其道宜和光同塵其志當出類拔萃不自失其儀表斯無愧於觀望之責也總觀卦之義本小人盛於下而逐君子之象也故諸爻漸近於陽則吉漸遠於陽則凶因陽之爻皆爲君子勉之不曰吉而曰无咎其扶陽之意亦至矣哉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噬嗑者有物間於頤中去而合之則害亡而亨通也物去其害治得其平卽聖人用獄之心也蓋天地不能以春生而廢

秋殺聖人不能以弼教而弛明刑故獄以濟德禮之窮而得中又以妙用獄之道也此卦震爲體而離爲用陰陽分雜之說也天一統之時有梗化而違法者是爲頤中有物之象必去之而後四海同風也然治獄之道貴於威明明合動而明益顯動合明而動益神威明得中則執法之義與矜恤之仁並至雖濟以用獄之剛自能勝其位也象以雷動於下電明於上震曜相摧陰陽和合噬嗑之謂也先王法之以明罰勑法其防閑之意深矣不言用罰而言明罰明之於先使人知所避不言行法而言勑法勑之於初使人知所畏蓋不得已而用刑而不欲用刑者其心也此所謂柔得中而用乎剛也

初之滅趾制其小過於始使其惡不得行故在上者可無咎也二乘剛而刑噬過其分二失中而刑噬過其梗二一之滅鼻似過欲服其心亦不為峻三遇毒似吝而時當用刑義亦無咎四之噬乾胏大臣當專征之任者也五之噬乾肉人主當平亂之後者也以威天下故曰得金矢以利天下故曰得黃金也得其情而服其心噬嗑之功於此成矣獨上九過尊而處剛噬之太過流而為暴情與法不協於中人與己亦不得其平如何校滅耳則凶可知矣蓋明不足以恤民之隱而惟苛刻為能如申商斯高之所以毒天下也且物而至於噬而後嗑德下衰已故三辟之興皆叔季也若剛柔不分專用於

刑如二之滅鼻三之遇毒皆不免於過也即四之乾胏五之乾肉雖為噬得其道亦恐比於情法之偏也故一則曰艱貞一則曰貞厲惟初之滅趾僅為無咎而上之滅耳不得其中凶不免矣刑其可不慎哉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

永貞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者飾也聖人處文之盛而爲是說也天下之事固非文不行然自質而趨文易自文而返質難聖人當文盛之時不得不爲未流之弊而先慮及於靡靡之失也文極則往而不返故曰賁亨小利有攸往造化之生也本則爲質用則爲文文質彬彬剛柔對待文之所由始也此卦以艮爲體以離爲用陰陽交錯之說也艮之上六來居離之二位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也乾之九二寄居艮之上爻棄中而就無位之

地是以無大利也蓋質勝之時以文濟之文勝之後即以質救之文以濟質質不爲陋固文也質以救文雅道之中文亦寓焉能如是則天人之蘊相符小利有攸往也柔居剛中文也剛上柔下文而止也故曰文明以止文明以止者是人道當然之文剛柔交錯者乃爲天道自然之文言文而必原於天觀變之始事也言天而必及於人化成之終事也則知造化之運遷也自質而生文聖人斡旋也以文而返質故文者不可無也而亦不可盛也象取乎山下有火光明下蘊不爲風所逐能明而不炫者也君子體之內外修明又不敢自恃

惟愼於庶政之操持不輕折獄之果決正所謂文明以止之防也初有德而時在下無所施於天下象爲賁趾不以爵祿爲榮者也二爲文剛之主心志相孚其象賁須應附上而爲賁者也如舍車而徒衆人所羞君子所賁也若賁其須則彼此相成矣因居位之與無位異也三處離之極以一陽居二陰之間是陽得陰賁奔走承宣凡所猷爲自成色澤乃賁之盛者也曰永貞之吉欲保其剛而不溺於陰也夫藉物爲飾而不爲物溺此當離之終已有艮之意矣四與初爲正應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欲靜則疑初之應欲進則懼三之難故心雖若白馬之疾亦必待三之不爲己害始得與初爲婚媾

也蓋乘險而求合者君子之所戒也五居得致之位事無所不用其飾卽束帛戔戔亦不過制此敦本尙實終爲吉者也上九處飾之終飾終則反素矣以質爲尙則天下無不足之患上所以得志也是卦內三爻以文明爲賁而外三爻以篤實爲賁曰皤如曰丘園曰白賁皆尙素也故曰賁無色也聖人虞文之太盛也卽聖人妙於用文之道也雖然專任乎文固非化民成俗之宜若必盡去其文亦非因時通變之治也惟於剛柔摩盪之交天人旋轉之際探文之原救文之弊不流於頹靡無底之患則爲章於天者不動而變而化成於人亦可久而可大也矣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三剝之无咎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剝當陰盛之時正誼衰而邪僻盛君子勢孤小人志肆是非顛倒禍亂無常而舉動之際所當加慎也君子知時運之隆替遜言晦跡遵養待時不可輕有所往也此卦艮爲體而坤爲用陽格乎陰之說也夫剝之繼賁也聖人豈無意乎其爲君子之慮患也深矣蓋文盛則道窮所以剝也陽性爲健其去陰也決陰性爲柔其侵陽也漸故曰柔變剛也邪之傾正曲之撓直萋菲浸潤傷而不覺是爲變也剝極於勢五陰而逼一陽剝至於坤則盡剝矣但陽無終盡之理雖坤卦之六陰盛極而未盡者猶存方生者復萌也剝之不終爲剝也此天行之道也當剝之時强亢激拂如盡力以排之則身殞而

功不就故宜順而止之也順而止之不徒爲今日之消虛且爲日後之盈息也蓋君子之道陽道也消息盈虛隨陽而轉所以合天也象以山附於地爲下所凌剝之義也君子以天下爲宅欲其安甯厚載則不薄小人而厚之貽之休養使爲我用猶山之不讓土壤是所以治剝也但事異世殊陰當剝陽之始雖小人未能卽去君子然已侵其權竊其位害正之勢漸行矣故自足而辨自辨而膚剝以漸而變也君子不能防之於早身之下足之上不免於切近之災也三爲羣陰之中五爲羣陰之極而曰無咎無不利者一則應陽一則承陽也小人知有君子則君子亦不嚴絕於小人就其意向之私

開以補過遷善之門不使終爲剝也卽所謂厚下之心也上以一陽獨存天留一君子以延危微之關也曰碩果不食天遺其實以復生也剝未盡而復生此非消長之機乎當此時君子居之則爲衆陰所載象爲得輿也小人居之其欲未厭則必剝害君子然違於天而窮於道亦自失其所覆故爲剝廬之象也噫大抵小人之欲去君子也不過欲縱其志以利其身耳而不知君子旣盡大道淪喪家危國破小人亦無所容其身矣是卦也於君子則勸之容小人於小人則戒其剝君子扶陽抑陰委曲以致其意聖人爲世道人心之計也深矣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復者一元復起之義君子既往復來陽和旋轉吾道發舒自丁人漸有為而亨也陽既復已光亨而盛則已之出入固無不然而朋類之來亦無阻抑故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然自姤至復陰消陽長反覆計之當有七日之循環也此卦以坤為體而震為用以陽進陰之說也夫陽以上為順順動而行則不疾不徐可以養我之元氣而善其出入而朋亦得附我之操存而歸於順動此天以時而開人人以定而勝天默為消息而迎其剛反之機也所謂反復其道者蓋剝而將盡君子之勢已窮剛而復反而天地之心未遠準之以來往之期

當知七日之復凡卦氣分流每卦得六日七分之半茲言七日舉成數而言也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寓焉而獨見於復者正惟動靜之間爲能見其心也天地之心不欲消物而欲生物當消之際其心隨物已斂及生之時其心又隨物而顯故君子推於消長之間動靜之際而天地之心隱然可得其端倪矣象取乎雷在地中以動爲靜陽氣漸生復之義也先王以微陽不養氣則不固至陽至之日閉其道路之關止其省方之事守精一於危微之候茲變陰陽以敷教贊化育以奉天默用其裁成之道也是以柔之盡者剛之反靜之極者動之機乾陽之變化以一而成六十四者也故剝復相連

復之下爻即剝之上爻也引而伸之乾坤固無一定之機而陰陽又豈有膠滯之理耶如初以陽居陽情識之染未深眞妄之關未適天良一觸固有昭然故其復爲不遠也二柔順中正外無浮氣之矜內無勝心之恃不敢爲泥自能安就乎初之仁也乃爲休復之吉三也旣不能居柔而守之以仁每欲尚剛而奪之以義出入於理欲之關而莫爲之徹故爲頻復之象然能操心惕厲則爲頻復之安不爲頻復之危也四居陰之中獨與初應是恥凡民而以豪傑自期御塵迷而以天心獨復不偏不倚獨得乎中行之善也五中順居尊操存貞固以至誠之體敦於無息之功自然天理流行屏其私而

完於初也何悔之有上六居復之終最遠乎陽不知所省此在復而自迷者也且陰柔之人闇不自明狠而好殺絕天之道失人之心俯仰交慚有災眚矣不固其本而務遠圖故以其國君凶若終不復其初而逐於外將有十年不克征之敗也已是故求勝於外者非善復其國者也求理於外者非善復其心者也商旅不行外者不入也后不省方內者不出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人淨而天完矣此眞見天地之心而善復者也聖人無失故無復也衆人不能無失失而後有復者諸爻是也失而不能復者上六是也曰休曰獨曰敦曰頻曰迷非天之降才殊也蓋當剝盡之時能剛反之與不能剛反之也聖人重以爲戒深有見於陽之不可遠也如是夫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九四可貞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曰无

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卦之无妄乃眞實无僞卽誠者天之道也人能念慮不淆惺存不滅循事理之當行識天命之本體則得元亨也但无妄而貞者不惟妄念不形卽无妄之念亦不可著也曰匪正者不惟以妄滅妄爲非卽以心照心亦不爲正也妄望其爲攸往之利乎此卦乾爲體而震爲用陰輔乎陽之說也夫无妄之爲卦也以坤之初變震之初純柔變爲天德之剛有去妄爲正之象矣初以剛自外而主於內五以剛居中而應於下下剛而動上剛而健私欲不萌柔邪自滅所動自健任有爲

而不撓於物欲所應自中任酬酢而不雜於詭隨如此而行則大亨以正能順天之命也天命人心之判在於危微隱顯之交設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卽欲往焉無所之矣人之游衍動作莫非天也妄則逆天逆天而行其能行哉象以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至誠翕聚物與无妄者也曰物與不言與物者蓋雷不期物而行物不待雷而發茲无妄之至也先王觀此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順萬物而不逆萬物養天下而不私天下正所謂因時而施非有心於迎時也因物而化非有心以合物也體天道之自然各得其性命之正而全於无妄者也初當純一未分篤實无妄四以天德爲主外无牽引初

无所應而行四无所應而守皆以天命為行止而不以私心為行止此无妄之正者也凡學有計較得失之心皆妄也有怨尤憎忿之心者亦妄也二以正應正故為无妄之福三以陰居陽故為无妄之災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福非有求也且以動之順而得之不為計較之私也或繫之或得之災非自作也然以動之妄而觸之不免有怨憎之起也二處柔為正三應上為妄甚矣順動之間宜正而不宜妄也五與二雖非中正相應而上剛下柔才不相協中外之變起於不虞疾之致也但无妄之世邪佞屏斥感應无間始雖未孚終必相濟矣故曰勿藥有喜也上九居乾之終當健之極事宜靜而知

止不宜動而妄行也若不知變化與時俱抗則有眚矣噫禍福存亡本无定轍總由於人欲天理之存凡人主之威强既廣則當養民息兵人臣之功業既盛則當引身知退故動而柔順正也動而過剛非正也動而過剛蓋溺於欲之無厭也欲而無厭妄之所由來禍之所由伏也嗚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夫焉有妄哉亦因人欲無厭斯有妄也妄則不能復其真心矣是以禍福成敗一聽於天而無所期望无所設想妄於義命之自然即所謂无妄也故戒剛約柔養陽制陰此无妄之所以繼復也經言无妄又戒言利貞戒之匪正者何也恐人跡雖无邪心有偏倚即為妄已如仲子之廉莊子之放

其爲人豈求福計利者哉因存一念之偏卽非天命人心之正若以之處世輙多過眚豈可以爲經方軌物之道哉則知易之極深研慮中戒於人心之初也至矣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初九有厲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

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畜者含弘廣蘊之義也夫含蓄之懷貴於光大又貴乎貞正以聖賢爲宗不以曲學爲附大而能止與物无礙故曰大畜利貞也畜之大者施爲必大故窮居獨善不能展布王家非大也受祿而尸素無謀不能濟天下之險難亦非大也故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斯爲大畜之象也此卦艮爲體而乾爲用陰止乎陽之說也凡吾人學術經綸必躬行實踐以剛健爲先始合乎德性之用不爲勉强之失未事時胸中不可

存一毫之寬假措手處胸中又不可著纖忽之虛浮戀攣曰新闇然章光自不可掩故曰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也然猶不可自限也循此而上之以剛德而尙乎千古之聖賢以止機而合乎天行之健體乃爲大正之學術也進有道而止不泥非至正者不能也以所畜之正際之大行之會動與天俱相時而行可以立功而利也矣象以天至大而在山中大畜之象也君子體此以爲德由畜而大凡前言往行多識以爲修德之備蓋天下之物無非心也多聞廣識以畜其心之德則無耳目之支離也此畜所以愈大也初以剛居剛故抑其銳二以剛處中故安於鈍三以剛應剛與上同德進無違距者

也然得意於功名者卽失意於道德宜知艱而自防亦不可輕於進者也故曰良馬逐利艱貞也四居臣位其制邪也致其詳民德之污隆關於大臣之憂喜四能防微杜漸如童牛之牿慮於未發之前禁於已發之後則得勝殘去殺之術矣大善而吉也五居君位其制邪也操其要民情之格化由於君心之儆惕五能正本淸源如豶豕之牙道之斯行止之則戢則刑淸民服大胥慶已上九處畜之極畜極則通剛明之賢進無阻塞治化四達如往來於天衢也曰道大行者猶之周公以東山之斧滌皇路之大淸共濟天下之險而涉川之功成矣此豈非一道同風之化乎夫乾進也曰利已曰說輹

曰艱貞理貴以止爲進者也艮靜也曰牿牛曰豶豕曰亨衢事貴以靜制動者也彖曰尙賢而爻曰制邪者去邪正所以畜賢也體乎此而參和不偏所謂日新其德也已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顚頤拂經於丘頤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顚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頤爲正養之道也夫養之係於吾身不小則養之之義存於吾心者以正而吉然正與不正介於隱忽之間者最微必養德出於性命之合而不爲他岐之惑養身持於義理之節而不爲飢渴之害乃爲人心道心之交歸也此卦艮爲體而震爲用陽納乎陰之說也頤之爲卦上艮下震動而求養靜而知止養道之善者也養之不貞嗜欲紛雜義理茂如則妄動

而失所養矣必身心有主貞而始吉也卦畫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中虛爲頤頷之象也陽爲實實能養陰故曰觀頤也陰爲虛虛則受養於陽故自求口實也推頤之道而極言之天地施澤以養萬物聖人弘道以養萬民養之以時即得乎天理人情之正也象以山下有雷閉固節藏不過於動頤之象也蓋山之廣大物無不養而雷所以發動其生養者也山止而能生雷動而能止生化不息君子體此而愼言語節飲食皆所以止其動也然愼非不言也當時有可言雖拔鱗而不羨乎括囊節非不食也當時宜不食雖採薇而不惜乎邱壑能如是豈惟養身德亦養矣如初之陽剛足以自養而

累於動體偶爲富貴所移即失於性靈之固有猶靈龜之舍也舍素修之操甘非義之祿朵頤之凶其自致也二陰柔不能自養資身無策者也求養於初卑賤之比遺譏於士類越五以爲養斥辱之恥又見誚於庸流拂其正養之道故爲顚頤之悖也惟安於丘園猶可頤也若更往而求上必失類而凶也三以陰之質居動之極不安於養矯世自高織屨擗履之流拂養之道者也故曰拂頤其所守雖止而不免有傷於物不可以用世故曰十年勿用無攸利也四應於初賴其養以施於下故曰顚頤吉也求賢養人而不求自養其威嚴可重天下仰之如虎視眈眈也其欲逐逐者專志求賢始終靡

閒反已之功可謂深矣祟貨以自殖則所處卑鄙貴德以養民則所施光明也六五以陰柔居上僅於自養者也夫養天下者乃君之大經也今不能以善養人而用人以養是爲拂經之甚也然居貞守志果能篤於任賢則天下亦蒙其澤可得爲吉也若冒昧行之養無所備其爲涉川之險何恃而不恐哉上九以剛陽處極責任旣重施予亦繁不可不存心惕懼保其弘濟之安故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也然五六過則爲拂吉之在貞上九濫則爲瀆吉之在厲一曰不可涉大川一曰利涉大川者君不可喜功臣不可避事也君喜功而天下不得養矣臣避事而天下失所養矣皆非頤之道也六爻

上三爻吉而下三爻凶者下妄動而上能止也曰逐逐曰貞曰厲皆所以善用其養本於義理之宜而不過於性情之偏者也是以古來經濟必從兢業中出吾旣體乎天地同德之心則天下萬物皆托命於我苟精神一息不運恩澤一物不周則天下萬物不得所養者多矣若拂於以上養下之正而己飢己溺之意烏能自慊於天下之任耶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

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過者過於時也時事過於常則政教流於儆權衡失其平非庸庸柔弱者所能克復其過也必有大過人之才起而振刷其間始可以濟時之失通時之變措國事於亨也此卦巽爲體而兌爲用陰滅乎陽之說也夫聖人之心如權衡然不

與物爲低昂亦不爲世道所沈溺當衰難之時事有所不得已勢有所不能遂卽挺然濟變越常理以勒奇勳挽頹風而歸正化然其於道未嘗不中其節而於心卒未嘗有過者也卦以四陽居中上下二陰不勝其重爲棟橈之象但時當大過又以才弱承之不能振作於其始卽不能挽復於其後本末俱傾衰難之極也旣遭衰難利有所往以拯之故曰棟橈利有攸往也猶幸二五得中內順外說以平易之德而爲剛明之濟所以亨也聖人之作事也惟其時惟其中當時大過過而不失乎中非大有德力者其孰能之故曰大者過也象以澤中溢木浸滅失宜大過之象也蓋澤無滅木之理汎濫

之極氣不得勝而不爲之滅過常之甚也過常之事豈常人所能制哉惟君子獨立無懼遯世無悶乃能然也此其所以爲大也凡人情有倚藉之偏卽多顧懼之念惴惴然不能自立於危險君子以至夷之心處世之至險以至易之心當世之至難則心無所賴於世而始能救世之過也初當過時以柔處下旣能謹密復善圖維可免害耳未得爲大過之咎也二得中居柔復比於初是剛過之人而能以柔相濟者也老過則枯少過則稚以老貪少則稚者長以稚分老則枯者榮當至衰而如至壯以至壯而輔至衰過而不爲過也大過之善者也其枯楊生稊之謂歟三以剛居剛係於上而拂於下

動違中和物莫之輔大過之失者也故爲棟橈之凶四剛柔合德不過乎剛才可以肩鴻而任鉅已若處事不加詳桂佞不深至是有大過人之志而不能行大過人之事終有他吝也五當陽過之極又比於過極之陰元氣旣衰功業必薄不足以共有爲也惜乎有大過之位而未能盡大過之道象爲枯楊生華無益於枯老婦士夫終難生育也上當危急之秋不知才弱自安反以陰越陽好爲抗激之事是履險犯難僅知拯救於時而不知拯救於身有滅頂之凶也然有濟過之心不獲濟過之益於義則無咎大抵陰宜愼而不宜過故藉茅則吉滅頂則凶陽宜濟而不宜過故二四則爲利三五則

不利也然則大過之所謂大過者義當取於無過也雖然末世盡浮沈也人情易反覆也不測之險巇忽形於俄頃自完之全局誰能必於將來苟非慮於無可慮之先防於未及防之際者亦不能爲天下之任過者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敎事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坎爲北方之卦也重坎險之極也聖人觀坎之象爲險難之義故於重卦中而獨言習也蓋險難之時非經便習不可以行故曰習坎也能以實心安於義命靜觀時變不爲僥倖之圖素位而行胥可成出險之功乃爲行有尙也此卦以金爲體以木爲用陽主乎中之說也水內陽而外陰天德凝於中

化機應於外但卦體重險平陂之勢不分趨避之情難見知愚皆自失者也猶幸陽在內爲有孚之象也明在內是心亨之義也誠則明生既有眞見自無疑事故曰有孚維心亨也能亨則雖險而夷也剛中自守陷於勢而不陷於義以此而行宜有尚也內亨外闇內剛外順茲處險而出乎險者也故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聖人以此釋坎之有孚也第水來重險陵谷傾陷非淺岸平溪之所比也王公觀其勢之必行設戒預防法天險之無形設爲紀綱法度之防法地險之有形設爲城池甲兵之備其爲用時之險亦可謂深切而周至也矣象以水流洊至兩險相仍習坎之義也君子習於

坎然後乃能不以險難爲困故德行不失其常使利害得遠於身心教事不弛於習使理義日新於聞見以此而濟身即可以濟天下之險難也凡處險者以陰柔之質居重險之下上無援應又無自濟之才如初之入於坎窞者是也當上下之重陰雖未能出然有剛中之德德足以孚人才足以自衛如二之求小得者是也但上下俱陰柔弱不足以當大援故云小得也若內無濟險之才時又當多難之衝所與非人而所履亦非其位出之則坎居之亦坎支枕不安其陷亦深用之不能有功者六三是也四當險而處柔且得位而承剛故曰剛柔濟也至德爲之主太和爲之表所以終無咎也但當

險難之時非明信結於君何以得行其志故一樽之酒二簋之食以缶為用不假虛飾質之至也質實之人易失於徑直必自牖而納委曲以行始得乎用險之宜也五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可以有為也然適在坎中未能遽出有須待之義故曰坎不盈祇既平也坎不盈猶有險也祇既平則無險矣陽動而上不終陷也上以陰柔不振之才而當重險危疑之日更下乘五剛將有係寘之患已故曰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也險終乃反寘於悔過之地三歲之後或可求復故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坎六爻雖不同義惟陷於陰則險斯成惟居於陽則險可濟噫豈惟世事有陷溺哉即人心

亦有之也苟非剛中之君子烏能得與於斯蓋水為生物之先利為事機之始水溢為陷利聚為害重險者界於利害之間者也且水之性為智以智相競則與勢相傾傾險成習陷溺之所由來也故武王曰吾與其溺於人甯溺於淵溺於淵尚可救也溺於人不可救也何也溺於人者固陷溺其心者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初九履錯

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
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
如死如棄如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
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
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者南方之卦也乾之用爲坎而坤之用爲離離爲火火體
陰而用陽也陰附於陽其性炎上易於躁動躁動則失其宜
必得畜牝牛之順乃爲利貞也正則疑忌不生寵注曰隆吉
之徵也此卦木爲體而土爲用陽蓄乎陰之說也以陽蓄陰
相繼爲麗故火麗物則明也物之麗者易至於不正故必以
正則亨也正則能明君臣上下皆歸於中正則明德可以化
天下也文明而治萬物蔚興麗乎天者正中而光大麗乎土
者柔順而化生不流於察察不偏於炫䖋以恭順之爲宣懿
美之德如牝牛之豢也貞且吉矣象以兩明繼起炎威交作
離之象也大人法此以繼明其德臨照四方蓋明之爲明神
用於外不能常有必含輝養熄則照臨不絕火傳於薪曰繼
於夜其道廣也故用晦惟明正所以繼其明也六爻之義皆
是意也天下事未有不以敬而成以不敬而敗者　初當履錯
之日中存敬畏之心不爲躁動之事是無紛錯之咎也二柔

離自明不激不隨秉中德以事一人人臣之正道可居大善之吉也三處離之終盛極將衰日昃之象也旣不安於常道妄爲倖離之功徒戚戚於危亡之憂耳四當復明將繼之際國勢漸張人情復振惟敬愼以惜事始無禍也若以剛廹之必爲死如棄如之患也五柔離乎中雖非過弱然不得其正廹於上下之制政權下移不免有涕嗟憂懼之形矣上九處離之終明過之極明之爲用在去邪遠惡故曰王用出征然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則刑罰不濫亦能愼其明者也當繼明之任梗化亂治不得不嚴非以好大也若好大用兵傷民於和則不明甚者矣故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前離則鼓缶

而後離則出征者因作者過於動故止之繼者安於逸故振之也臣之炎盛則不能以剛爲柔者也君之憂嗟則能以柔爲剛者也故臣死棄而君獲吉也初居下之下四居上之下志皆躁動者也但初愼於進四急於進故吉凶之所由異也曰突如其來則非所謂履錯然者也曰履錯然者將進不進徘徊躊躇其跡紛錯然也嗚呼聖人於剛柔進退之際詳審如此則知用明之道匪易易也

易說 下經

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著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咸者感也以心相感之義也天地以位分以氣合山與澤通其合也萬物彙應焉天地之感也以氣聖人之感也以心心體周流六虛環應內無所不通外無所不感故曰咸亨然有意爲感則彼此未融惟無心以致感始得其貞而有取女之吉也此卦艮爲體而兌爲用陰歸乎陽之說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蓋艮爲剛兌爲柔剛在上柔在下則不相

交感已今兌上艮下以止行說是以平和感之而天下亦以平和應之也凡與之感以正者亦時與之應與之應以正者亦時與之感卷舒闔闢出于自然故曰相與也如得取女之吉也天地以正氣感萬物萬物同是氣而莫知其化且生焉聖人以無心感天下天下同是心而亦莫知其和且平焉故觀其所感位天地而育萬物者皆本于眞心之孚洽非僞妄所能參其毫忽也象以山之虛受澤之潤咸之象也君子體此而以虛受人山虛而後能受澤也心虛而後能受人也蓋感有私意有成心則其中褊隘而窒塞不能容物若靜養此心寂然不動廓然無我如明鏡止水觸之而虛靜自如是得

天下之感而無執滯也矣虛本于靜故六爻以靜爲吉也初之咸拇事物未接而意見將迎此小有所動而未傷于靜者也吉凶悔吝宜未之見也二之咸腓當感之時陰性躁動不能順應難免于凶如居其所而終不妄行亦可得吉三之咸股失其陽剛之體中無所主隨物而動者也曰執其隨者甘爲人役而不知變化往吝之道也四在三陽之中當心之位感之主也以陽居陰易于失正故戒以貞也憧憧往來非貞也人心之往來猶氣化之往來不能息也而憧憧則失其自然非天地正大之情矣將以思窮物而適以物窮思不得感之正者也曰朋從爾思醒之也五之咸脢欲動而能靜者也

應于二而比上欲動也戒于四而剛中自持能靜也脢其心之上口之下也已發于心而未形于言愼其所感不騰口說悔所由免也上六爲悅之主居感之極失于誠實工于媚悅僅以聲音笑貌感人其感之淺者也故曰咸其輔頰舌此動而失靜之正也咸者感也感之爲道在于虛中而正應惟虛以受之正以致之隨本體自然之和而還于至道無心之化斯爲相感之妙故在下者不可以情感而逐于卑陋在上者不可以言感而揚于形迹取象于體者以偏正言之也體之偏者感之偏體之正者感之正也四不明其心者其官重也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恒凶　象曰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天地之道靜其常也動則所以爲常也動而靜者天地之心靜而動者天地之用故靜則其理一定動則其機不息也此卦巽爲體而震爲用剛上柔下陽寓乎陰之說也卦體曰恒因剛上柔下高卑不紊位有常也震雷巽風動散相承勢可常也巽順震動循理而行事可常也剛柔相應彼此無猜情可常也豈非可久之道哉然恒之所以能常者能利于貞蓋正外無道道外無恒惟正乃爲久于其道不觀天地之道悠也久也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如斯天地且然況于人乎人能久于其道學問由此而精一經綸由此而造端始則必終終則復始可無往而不利也推而廣之日月得天以垂象

而萬古不蔽日月一恒也四時變化而寒暑相禪四時一恒也聖人體此道以治天下而悠久不息聖人之德一恒也象取乎雷風恒者因剛上柔下其理一定而震出巽入其機不息也是以亂常者不知理者也泥常者不知機者也必能盡其變者始能體乎常者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可久立不易方者君子體之以審時度勢酬酢萬變而不易其方所也如初之浚恒上之振恒不知常者也四之無禽五之從婦不知變者也且初以柔居下而四不能應又爲二三所隔則排決而深求故曰浚恒也上六以陰處極而恒德將渝又

常震動之極撼搖無定而安靜之才不能相須爲用故曰振恒也始則無與而求終則無事而擾違時昧勢不知常者也四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而欲持保以爲常但依違而不能成天下之務無禽之喻猶之術多游獵何益于身心也五以陰居陽德不當位意欲順從以爲常則多姑息委靡不能乾剛以制天下之務臣喪其功君損其威如婦之事夫不知變者也二雖行爲不正居則得中變于事而不變于心自能度于常變之間者也故曰悔亡者不能無悔而悔則亡也若三之不恒其德則羞辱承之此心之操持未定于內事之紛更頻承于外被譏蒙垢莫知所自然無德而羞尤可言也貞而不

恒吝何如之貞所謂旣不知其常又不知其變者也要而論之四五無才之君子也九三無德之小人也初上有君子之才而失君子之道者也九二其庶幾矣而居位在柔柔亦非恒之正也卦言利有攸往而象言立不易方總之萬物之理能動則能常能立則能往也諸爻惟上六爲最凶以其不能立也靜爲躁之君安爲動之主所以立也不能靜不能安故不能立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

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遯者聖人知幾之用也陰柔方長故退藏以求其志明其道進修自勉形跡不彰于身則塞于道則亨故曰遯亨也此卦以艮爲體以乾爲用陽制乎陰之說也陰長未盛正道尙未

全滅苟自安于分善用其機亦小利貞也然君子旣知幾而先遯矣潔身尙志僅可自正其身亦不能使天下大正也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者五以剛正之德適當其位而下應于柔屈其剛以就柔與時偕行之義也且跡不示異心不求同觀變愼身能與時消息也象取乎天下有山天遠于山遯之象也蓋山爲陰長之喻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山從地起突然高峻將逼于天豈非陰長之義乎然乾剛而上艮止而下形雖近而勢尙遠終不能凌逼君子見幾于早則有遯之意也體此意而修持宜遠小人亦不必高聲厲色惟嚴以自持則無意遠小人而小人自遠斯眞善其遯者也初居于下內伏

小人也其勢尚微方潛踪匿跡以陰謀君子故曰遯尾厲遯尾者欲揜閉而終不免于露也勿用有攸往者抑之使勿進也二處于中知時之當遯收斂于內不形于外得其宜也但陰有所婉進而逼陽小人漸得位矣陰微則拒漸長則執不可以力勝之惟用中順之德以固結其志則彼亦不能勝而伸其說矣是二爻皆所以處小人也九三上承三陽下遏二陰比昵多戚隱忍不能自遠當遯而尚有所係者也比之初二且遯且係不能自決中有傷也然能以剛自守如畜臣妾然撫之以恩而不寄之以權則小人常爲我役而不爲我害故吉也蓋當天下之任身處其間職未能去且調停萬物而

默爲之制則不遯以跡遯以心也然大節攸關豈可以畜臣妾者處之乎故曰不可大事也四應于初心雖好遯而尚有富貴之眷戀未能卽爲山林之計故有小人之戒能屏其私染獨爲性天之好則吉也五居其中能與時偕行妙用其機善藏其智又得相應之美其用遯之嘉者也故勉以貞吉苟好而否不決于前者也嘉而不貞不固于後者也上九機閒神靜超然自得外無所應內亦無所係優游寬裕肥遯之謂也道德仁義足以自安默扶陽剛幽贊化育何不利哉夫遯者隱也卽困之義也而曰遯亨者善全其身以待時之可顯正所謂亨其道也亨其道正所以利天下也夷齊以身孔孟

以言樹表于一時儀型于萬世此此藏經濟于山林避小人于惡俗始善居貞而亨利也若徒守孤高强耽幽寂知有已而不知有人豈君子之遯哉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易以大爲陽小爲陰大壯者陽壯也六爻以初二爲少三四爲壯夫君子之所以爲壯者不從勢以倡之實理以維之也此卦乾爲體而震爲用陰懼乎陽陽長陰消之說也四陽進而二陰退正君子道長之時然君子之進小人所忌也進不以壯則羸而莫決壯不以正則決而不服故大壯利貞也君子以天德之剛措之動履間本無不正者也且爲天下之大人則所存所發必協天下之至正以至剛至正之情處小人

小人安有不服者若過暴則招殃銳進則速退皆非正也然
而欲治人者必先自治故象取爲雷在天上如聲勢赫烈布
于空明之界君子體此非禮弗履威嚴果決以去其惡如雷
之震于天上正之至也壯盛之時不爲侈溢自繩以禮則浩
然之氣自然常充于宇宙間也初以剛居剛率意妄動故爲
壯趾之象然始事而銳失其正也二以剛履柔能消融戾氣
不輕召釁此居中能守保其正者也三當乾體之終大過于
剛必有輕爲任意之施但小人方用無禮之勇以窺君子而
君子不能密窺其隱以杜之是亦過于壯矣故曰志雖持正
而不知危終不遂其壯也四當震體之初不極于剛又不輕

于躁動而小人不得植藩以阻矣曰壯輿者有積中不敢之
德能爲藏器善時之用自然環轉無礙而無顛仆之虞也然
三有所隔而四無所禦處勢之不同也四位雖不當然爲大
壯之主總領羣陽以決二陰任天下之事而有天下之功則
聖人之所貴也藩決不羸陰已退矣而猶且壯于大輿之輹
懼其復也安往而不旨哉四之藩陰爲藩也三之藩陽爲藩
也以陽觸陰則決以陽觸陽則羸也君子方攻小人而復自
相矛盾則勢不合而功不成也三之志非不正也道則未盡
也其待小人也以壯凌之而欲據于上其待君子也以網羅
之而使出其下故不特小人叛之而君子亦且離之進無所

與故為羝羊之羸角也五以柔居上過于委靡不能自壯人皆恃壯以欺之若當羣陽方進之初能自喪其壯不為違拂雖剛而不害也故曰喪羊于易者險雖未來而豫為之防也上六當壯之終處動之極雖柔而亦用壯此不知其時之不可為也故有進退維谷之象然苟知時會之艱詳審顧慮安乎柔而順乎剛則吉也是六爻也于陽則欲其決陰于陰則戒其違陽聖人之為世道計也聖人豈惡陰而仇小人哉懼其為害耳故君子以天德之剛用壯此體天地之情為言也天地之于萬物也情在于生聖人之于萬物也情在于仁以天地之情治天下故雖決小人而亦無有害之之意若與之為門與之為仇則非天地正大之情也

䷢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象曰晉進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旡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旡咎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眾允悔亡　象曰眾允之志上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旡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

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晉者進也以德乘時而上進也康侯卽佐命安國之侯以和順得中之績上通于天子而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是以眷注之隆有三錫之寵焉此卦以坤爲體以離爲用陰應乎陽之說也世道雍熙明良合德君子咸有進而奮庸之志然恭順以事上廉明以撫下有諸己者光明不滓遇于君者遭際亦非偶此所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象取乎明出地上火得其原光明愈熾君子體此明德居躬不緣飾于形迹亦不借資于耳目惟淸心以別理欲用智以防危微進退不苟復于本體之明如日之方升而精采益煥矣然就晉之

義詳言其體用其下三爻坤麗于離爲下附上之象其上三爻離上于坤爲上接下之象上接下附所以進也下之附上貴在于正上之接下戒在于貪初之摧如有進擢之志而遇妨賢之臣惟自抑而進不競者也二之愁如以正獨持不肯隨波逐流此能自恒而進不肆者也三志同道合心孚于眾能推誠而不獨進者也故二曰貞吉三曰悔亡皆得其正者也四居明之下無德而居高位患得患失貪而畏人故有所忌如鼫鼠之厲五居明之中以陰居陽治道或有未純然以英明之資統御四方治機得失可置之勿恤上居明之極躁動不安爲晉角之險惟用以伐不服之小邑則兵雖危亦可

收戰勝之功也然既鼠貪而畏人者也惟貞且厲則能免也失得勿恤者聽物之去來也維用伐邑者不廣求也三者皆戒貪也士之附上急于求信非正也上之進士急于求附亦貪也故下曰罔孚裕無咎而上曰失得勿恤也初二罔孚至三而衆允則無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勿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弱之過也初言無咎三言悔亡而二獨言受福者柔貴于中也在坤之中故曰王母也受茲介福者格于幽也上言晉其角者角在西南日過于中之象也明出于地過則將夷亦消息盈虛之理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明夷者有明而見傷之象明而見傷聖賢于此宜艱難貞固外不炫明內不傾志順其道以處之始爲利耳如以宗臣而遇暗主不正則失身直用又賈禍惟自晦其明隱忍以行志委曲以盡忠用其道而晦其明主于濟天下之艱而全吾之貞也故曰艱貞此卦以坤爲體以離爲用陽順乎陰陰終服于陽五六相應之說也蓋人臣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處柔暗之下忠而被謗義而蒙譏明有所傷也曰利艱貞而晦其明者何也夫人臣之心使心之與主卒無所傷爲幸也或不得已甯傷其身而君之不能不傷也聽之于天而已故以文王箕子爲喻以文王有緝熙之德翼翼小心遭紂之見囚此即

艱貞而蒙大難者也以箕子而遭親近之難佯狂受辱委曲以行其志豈非晦其明之謂乎然坤道從順文王箕子順之極也而或者乃以九三之事歸之湯武以大首爲闇主之象此實非聖人所以示人之心也且湯武之事不可與文王箕子並論其革命也不得已也非可爲後人則也聖人必不以其不得已者示則也象取于明入地中明蔽于地幽而不明君子體之明哲內藏柔順外處不可以明爲明當用晦而明可也是卦也以上六爲明夷之主而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言君之始也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則自損其明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然主而自傷猶可言也臣而傷主不可言也故初至

五皆臣子之所以扶傷也蓋初當明夷之下道已不行見幾而行不暇顧慮不傷已之誼也二爲股肱之臣欲畢謀効力動皆掣肘如夷于左股之謂三雖隔于位而誼則有休戚之關不得袖手而觀宜急于往救以盡其忠斯爲不傷君之明也四處明夷之時事不能默然以潔身也當開陳善道以牖其衷故曰入于左腹左爲尊象借以喻之也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收其邪心于外也如法家拂士之義雖小有所傷而于君則無所傷也五爲柔之中居闇之地以宗臣而當內患惟晦其明而不彰正其志而不亂乃爲處明夷之利耳加危言危行則上下皆傷故箕子之明夷惟自晦藏也三之于

南狩者除其傷君者也如文王之伐崇伐密是也崇密不順于紂故伐之也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率其二以服殷也非臣其二以服殷也此所謂柔順之至也得其大首者如平勃之誅諸呂李郭之除安史僅可見其志而不可實其事者也不可疾貞者因君臣大倫放伐大事必大不得已而後行之不可輕于去暗而爲貞之疾也則知聖人以明治夷其去與就皆覵義也義可去則就爲汚義可就則去爲薄去而不決奚得于去就而不拯奚取于就惟就而能拯去而能決斯爲用晦而明之至也如初處微則義當去也二當位則義當就也自二以至五皆義當就者也聖賢志在生民豈忍去以鳴

高哉亦審于時數之艱不得已而思去之也故心雖欲去而就之之義爲多也世之治也言鳳凰于飛飛而上也世之衰也言明夷于飛飛而下也故曰垂其翼也三日不食困之極也辭尊而居卑庸者疑之未夷而先遯巧者忌之見當幽暗之也忌潔惡高宜有言也在君子潔身正誼何恤人之言也其所全者大矣孔子之去所以全魯君也申公之去所以全天王也此雖去而亦用拯者也彼不去者亦有爲也二之用拯因義同休戚若拯之不速必傷于太臣而失于節也故聖人之處明夷也雖分有各當盡而義誠有不同曰于飛非高也爲奴非卑也拯馬非急去也南狩非專伐也入腹非直訐

也期于貞而已矣貞而治夷其扶傷也無所不至究其初心終不忍言主之傷也嗚呼用晦而明豈聖人得已之心哉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
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
謂也
易以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闡卦義而至家人始知國之本在
家也齊家之道必內外各得其正修身之道乃爲根柢耳
夫家之不正恆起于婦人故當謹嚴以別貞淫明順以端風
化利女之貞而後利也此卦以巽爲體以離爲用陽制乎陰
之說也齊國之治既係于家而家之本郤化于女爲女者柔
順德以正位乎內爲男者乾健德以正位乎外男女正位剛
柔之義相得見無乖戾之爲而正家之道成矣故聖人以刑

于爲首功齊家爲明德也雖然男女之聚于斯恆于斯者易
流爲知和而和之失必得嚴君正位乎內則教行于父子兄
弟夫婦間者始長幼有別尊卑有序自無不盡之倫也家道
至此可謂正矣家正則天下猶一家也各盡其正而無悖逆
之情也矣象以風出于火化出于家故曰家人也風自火出
先賢以爲烹飪之火也有酬酢之意爲物順于火家順于主
其義一也君子知風之自而體之言有物而行有恆盡言行
爲君子之樞機出乎身而加乎人發于邇而見于遠皆本之
正心誠意之防閑自然人心服而風化正矣初當有家之始
倫正義篤以明爲用本諸身以立閑不正之悔亡矣二一陰得

其正女之貞靜者也性不貿于專成情自安于內助所主者
惟中饋之事而已此正位乎內也三居明之極以剛爲用治
家而過于嚴切者嗃嗃者用法之過也法傷于恩故有悔厲
迫至以情掩義終失其節則爲婦子嘻嘻無所敬畏將有敗
倫之吝也四柔得其正不渝于內有制乎外陰陽協和能開
財之源節財之流保有其家者也故曰富家大吉吉則以仁
義雍睦爲生財之道不以朘脂剝膏爲獲利之凶也五以巽
之中而應離之中剛柔並濟其德至盛自能恭己正家而關
雎麟趾之化成矣以牀第之情而獲天倫之慶交相乎愛則
事之不必閑者也故曰勿恤吉上九處家道之成也但人情

久而易怠故反身而終勉之本乎誠以篤恩義先正已而後
正人有孚于內威如于外是以終吉也噫家之難齊也凡情
之所由生卽爲禮之所自出故行與其慢也甯過乎恭家與
其瀆也甯過乎嚴此陰陽不可易之大義也詎可視爲平易
之事而忽諸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
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睽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初九

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睽者以離爲合之義也睽言小事吉者言小其事則吉也聖人當家國紛張人心乖異之際未能遽合以圖大事僅可補偏救獘暫爲維持以待濟耳若以大視之則愈難以小視之則稍易故曰小事吉也此卦離爲體兌爲用陰陽相違之說

也夫火動而炎上水動而潤下剛者自大柔者自小物性之睽也如二女同居其志異適相聚而不相符也然何以言小事則吉惟悅而麗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于剛則內外咸孚上下交洽始無扞格之虞蓋明而非說則氣不和平進而非柔則德不卑抑剛而不應則志不謙虛皆亢激而成睽何以得賢人之助也是以世道人心之係最不可睽而天地事物之機又不可不睽也聖人惟恐人執德不弘推類不廣合三才而極言其用位上位下天地之睽也而化育之事同焉位內位外男女之睽也而倡隨之志通焉以貴以賤萬物

之睽也而應求之事類焉察乎理數之微則知睽之爲合非可以睽之爲睽也象以火澤合體情性不同睽之義也火上澤下天地之氣不相交合形勢之抗莫甚于此也君子體之以處世同而自異外不矯情以忤物內亦不和光以狥人合中有睽睽中有合深于用睽者也卦以言睽道不同也則諸爻之同而異異而同又豈可等而並論哉且物理之變化同于前者必異于後違于始者反合于終睽亦非一定之情也睽至于上而極矣物極必反睽極必通故爲遇雨之象雨則陰陽和暢睽之所以合也然睽變之時上下交疑能以剛制柔去疑成合故曰羣疑亡也凡物之情信則合合則愈信疑

則睽睽則愈疑疑者小人之道非治世之事也如初與四皆剛也初曰見惡人好惡未形不疑而見也四曰交孚德同心契不疑而孚也二與五應三與上應而三五皆柔故有噬膚天劓之刑也初言喪馬者馬于物爲陽又能識塗是無疑者也但處睽之初未能言羣也四之睽孤疑于衆也遇元夫則又信于君子已二之遇主于巷聖賢達節之事其迹則疑其心不疑也且以剛中故不失道也三則合于上而疑于二與四者也猜很方深妄合爲幸將有曳于後而掣于前之疑也四自上而剠二自下而劓上下俱刑執志不回者也蓋以陰而違所乘之陽則無初而位不當也以陰而合所應之陽則

有終而遇剛也此疑于始而信于終也六五之治睽也能宗二之賢也噬三之間也雖才弱不足以濟睽宜有悔亡之戒然以陰居陽貴能以陽制陰剛柔相濟不疑于行也何咎之有上九處睽之極明而爲察剛而爲很者也猜其所應意見俱非則有見豕見鬼之疑而至于妄矣三不畏其疑惡而終獲婚媾是能以正應也已曰往遇雨者陰陽相和同無懈弛之異也一誠終始衆異潛消愈往而愈和故曰羣疑亡也嗚呼盛世君臣神交志感大道相從不言而喻今則至于說弧至于噬膚至于天且劓未信而先疑既疑而强合其爲德之衰也極矣設有君子出焉救弊扶衰以孚國定衆之心爲心

欲合天下之睽而復還于一道同風之盛其惟正其志而小其事乎小其事正所以大其用也是故古之豪傑每處于卑小而成碩大之功者如平之交勃子産之賂伯石仁傑之交二張是也苟不知所同偏爲侈大而自失其用者如漢之袁何唐之李鄭欲討君側之惡而過視其事遂至于睽散而不可解則無得于易之義者也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者險難之義也處蹇者或因時勢之艱以止爲尙濟蹇者當盡人事之能以往爲尙故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者進退有據乃爲利耳然扶危拯險必見德望之大人始可抒匡濟之大業而得妥貞之吉也此卦艮爲體而坎爲用陰陽相違之

說也凡聖賢當天下之險難臨逼于前不容坐視惟其勢不可行則止而不往苟機會可乘誰惜其身而不往也曰利西南不利東北何也西南坤位也東北艮位也以乾之四往居坤之五而爲坎五居坎之中位得其中將出坎而爲坤茲進以據其形勢退不陷于險阻故曰往得中也三爲艮體之主止而不進泥于東北之交則常在險中其道窮也若往而遇大人之慶賚賢才之德協力共圖以保身保民之智而爲撥亂反正之功得地而得人蹇可濟也故曰往有功以正邦也然蹇而能濟不徒有先見之明見險之所當止且有濟險之智于止之中有時用出焉所謂置身于事外靜以觀動而從

違之道洞然于興廢之關者也蹇之時用豈不大而可據哉
象以水在山上止而不流蹇之象也然水性就下雖在山上
終反于下其止也未嘗不往君子體此而反身修德亦所以
往也視世道之巇巇皆由修身之缺陷蹇之所宜然也遂還
返此身將生平行誼檢省無怠則一身無險舉世皆平險可
終濟矣諸爻皆不言吉而上之陰柔乃言吉者以其來三而
得碩大之助也初之來譽者何也初之在下以不往爲來不
往則能全其身而無濟于事徒獲譽而已然君子之心雖其
不往亦未始忘天下故曰宜待也二膺國步多艱身爲王臣
之任才猷不足惟鞠躬盡瘁頂踵不恤而已然殫血性之誠

竭忠盡之效誰得而尤之也三當國難方成不資于人恃剛
獨往有蹇而已若能反就二陰共維王事或可爲不足之援
故曰內喜之也謂之內喜外則猶乖也謂之無尤功不如志
也四本乘剛不能往濟但以陰下陽連三之陽剛相與立功
傾心並濟位當其實也五以尊居蹇立乎險中宗社存亡係
焉非常之蹇也猶幸其剛健中正推賢讓能德足以孚人則
豪傑景從朋來競濟是能盡乎匪躬之節者也上當蹇之極
時固陰險而止也然又不可終止而不思展濟之用故當從
德位兼隆之大人行君臣合德之功業不可高蹈以終事也
是故欲濟天下之蹇者非上下之剛明不能也三之與五皆

陽剛也五不進上則無以來三三不就上則無以助五三五之合于上六也上六坤也故利西南者勉九五也不利東北者戒九三也諸爻皆言往蹇者因當濟蹇之時欲其慎于往也非止而不往也嗚呼聖人濟蹇之心蓋如此其急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

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六五君子唯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者承蹇之難而緩解之也蹇言利西南不利東北而此但言利西南者何也蹇難之未濟者也故利在往不利在止解難之已濟者也故可以往亦可以止陰陽相濟無所往而不可也但陽往而濟陰復其來所而安靜始天下相安于無事而吉無難則退守其靜有難則速濟其危故曰有攸往夙吉

此卦坎爲體而震爲用陽拯乎陰之說也夫當險難之時而承解難之任必振作有爲能易險而夷免乎小人之擾斯之爲解然陽之遇陰出乎險者以震震動之極也動不以順衆無由得也往之西南以順獲衆所以爲利也利非强以求人也有事避難非順也無事求功亦非順也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中則不紛擾以起釁不姑息以養奸安靜居弱乎易爲用險所往而皆收鎭輯之功也王者法天地之宜而行解難之道則二氣交和萬物萌動矣蓋天地當未解之時萬物不能先時而發洩其精氣天地當欲解之候萬物亦不能後時而鬱塞其立功是以解之時義不可輕遠失之也象取雷

雨交作萬物渙散謂之解也雷雨之解也以破陰爲功君子而行解也以寬容爲德體天地生物之心解斯民法網之密赦其無心之過宥其有罪之誅則得剛柔並濟之宜也初當解之之始柔而應剛既不煩動以激變亦不因循以養奸何咎之有二以剛中之操輔正除邪舉措得其宜矣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者乃去邪媚之小人得中直之良士也三以才柔而居下之上處非其任內則樹黨外則致戎小人之標幟也曰貞吉者乘君子之器則勉爲正事懷小人之心則終爲可吝也四以陽剛處輔弼之任宜也但解難濟艱自非一人之所能勝必資朋以相助也九二上六其朋也朋之不至附和

之徒間之必解而拇則九二上六始同德而相孚也五履中
而應剛有四爲之求朋有九二上六與之除害此用人而不
自用者也然賢奸混迹之朝不輕諉締風雲之合必推誠以
結于君子君子既結陰媚漸疎自能解難而小人亦化矣故
曰有孚于小人三以小人而居高位猶隼于高墉之上漸有
逼君之象也上六受五之任處鎮方外抱已成之器解而除
之則奸邪去而生民獲利也已噫夫欲解天下之難者非能
任天下者不足與有爲也二以剛應五五以柔任二剛柔相
資此能任天下者也然剛者恐其惑于擊斷故勉以黃矢柔
者懼其易于眩惑故勉以維吉也初以柔居乎坎之下四以

剛動乎震之初此剛柔遠接而未能近協者也惟未協故不
能有爲惟已接猶可得無咎三無德而據高位其自罹于獲
狐射隼之害也六以順體而居動極五任之而成解之功也
此皆協于剛柔之際而往無不利也固矣雖然蹇難方解治
道初安君子當體天行而返于平易之途不可任乎險而流
于變激之端也故諸爻之義雖皆言去小人也而難之未解
先以安小人爲務未可以言去小人爲急急也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
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

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初九已事遄往旡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旡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上九弗損益之旡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旡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非聖人有意爲之也造化推移本有消息盈虛之理而聖人爲之裁成輔相損過以就中殆有約已裕民之道存焉是故時有所損而損所當損實無所損者也此卦艮爲體而巽爲用以陰從陽之說也夫以陰損乾之陽而爲兌以陽益坤之陰而爲艮艮陽止于上而受益兌陰悅于下而甘損此有孚之義也故損之爲道以節用之實心行節用之實政上行下服非矯强而然也有德意之可徵無慾尤之可指故曰元吉旡咎且剛不以損而消柔不以益而盈下無邪謟上無驕泰以斯而往物無距也曰二簋可用享者行損以信卽二簋亦可以告虔也鬼神且約況于人乎然至約不可以常居剛德不可以常損又曰二簋應有時此損剛益柔之謂也蓋物

不可以久亢而盈者應與時而偕損物不可以終窮而虛者又應與時而偕益時盈而損則損猶益時侈而約則約猶豐也故聖人時行之功用與造物同其變化而非有過不及之違也象取乎山下有澤損深益高損之象也君子體此而懲忿窒慾將以求治心之學也蓋吾身所當損者莫如忿欲之擾擾能懲忿于未發之先而不爲暴氣所亂絕慾于未萌之始而不爲妄念所牽則身無不修損而益者也初以剛居剛而損以益順乎四之陰也二以剛居柔而損以益猶于五之應也故初貴往而二戒征也曰已事遄往无咎者視上之事若己之事知時効忠亟往圖之无咎之道也然居兌之初過

損其剛則爲失己故又當酌損之也始初已損剛二復損己則剝道成焉故利在守不利在行也守則爲九二征則爲六二也貞者守也以明貧順以貴助虛所謂弗損益之也三之言行者何也陽道上行理也三陽爲乾損乾之上爻以益坤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也損非委也益非贅也陽不得陰不成陰不得陽不生陽往陰來情誼相孚是得其友也艮兌相合以生物上下相和以經化乃爲陰陽相得之情卽合君臣相合之義也已四以柔居柔委靡不振自損其疾者治之者必資于初之剛明也五以柔居中虛心好善賢豪景從有或益之者益之者必藉于二之中正也臣能受人之損而直者

盡其誠君能自以爲損而知者竭其慮天人交助故五曰無咎而元吉也上九以乾之陽自益以坤之陰益三則弗損于已而有益于下上全其剛下受其益何咎之有然乘兌之上或自侈而不貞當艮之終或自滿而不進故勉之以貞吉利有攸往也正道自持剛德日長則澤無不被海內歸心臣天下矣而不富之以自利也故曰得臣無家者損之之謂也噫初則酌損以爲損二則弗損以爲損五則以損爲益上則以不損爲益四則因益而得損三則因損而得益正所謂損而當損而實無所損者也且柔合剛而得臣剛合柔而得友有孚之損可以爲萬世通行之法也如懷私營而忘國恤挾壯志而失虛懷者當以損下益上之義思之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象曰告公

從以益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益者天下之大利也乾以一陽益下而爲震坤以一陰應乾而爲巽天施地生萬物咸嘉故聖人體之施益于下以利民也事無不行道無不濟故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此卦巽爲體而震爲用以陽動陰之說也推其義而孔子彖之曰木道乃行夫帝出乎震而齊乎巽震木之陽也巽木之陰也木道之行猶言興作厤窮舟楫之材自運也故初言大作二言享帝三言征伐四言遷國皆動衆之意也人君效此而益民既

奮發于事功復況潛于德業自然日進無疆生生不窮而徧益造化矣凡此皆益之道卽皆益之時也自消而息自窮而通本於自然之德初無矯强之爲故曰與時偕行也象取乎風雷益者雷動于前風散于後萬物皆利益之義也雷風交作天下變化物相成而爲益故恒言雷風而益言風雷者雷陽之爲也風陰之爲也陽上陰下天尊地卑之定理故曰雷風恒也若陰上陽下則陰升而助陽陽降而資陰天施地生之妙用也故曰風雷益也夫造化之道常則必變變則能常損益相乘盈虛不已知益之爲損卽知損之爲益始可以觀變而立德已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如風之入微也遷無彊念

如雷之迅發也改無停機交相益而無遺𢊍焉然陰利于小陽利于大初本陰也而損乾陽以益之則大矣受益最深居勤方始體夫剛德以之乎巽㧞誠圖報必獲大也但官薄事繁必洗心滌慮謀出萬全始無躁動之咎故曰元吉乃无咎也二以柔中之德爲五所益此剛柔並濟之君子也剛可以決疑柔可以楚祀故王者用之以薦于上帝帝必享而獲福也前之吉言臣之吉也後之吉言王之吉也二本貞也而爻位俱柔懼不固守故中勉以永貞也三以陰居陽處非其宜據于多凶之地貽大投艱咎不免也然當震之極承巽之始能以身捍天下之難而不居其功斯受益矣誠意積中志不

爲私故曰有孚中行道不至亢也告公用圭者歸功于上使受君之賞也四處巽之始體柔用剛卑不窮下高不居亢位雖不中以益民爲心動中機宜是能用乎中行者也以斯告公無有不從言聽計允上亦依之以遷國也初本坤體而上遷于四四本乾體而下遷于初故云遷國之象也九五居中履正益之主也上不以小利而惠民以實心下不以私恩而惠上以實德上以誠感下以誠應而民之惠我德者精神相通猶之天施地生也若上九之不行益于人而徒求益于人則爲莫益之而反有以擊之也此昧于損益之義也多矣義理之心人孰無之惟其蔽于欲則失其初心而剛德日虧本

根曰損已故戒之曰立心勿恒凶則知吉凶之道豈由天乎哉噫天下之理益而不損則違于謙作而不止則犯乎盈天人皆棄擊之也故諸爻之言益喜益之宜也上六之言莫益卽戒益之過也然聖人不但致戒于過益之時而且存戒于受益之際言元吉于初言貞吉于二言中行于三四言有孚于三五未嘗不以益爲懼也以益爲懼則其所以獲益也終無或擊之來也利天下者宜知其戒而勉之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者決也以五陽而決一陰之義其爲力固無難也然而其

詞之諄諄有戒者因不可以陽盛長而忘有備也此卦以乾
爲體以兌爲用陽抑乎陰之說也故曰夬蓋小人而在君側
必明揭其罪使判然不復與謀始無牽連黨錮之復曰揚于
王庭聲小人之罪也孚于號者樹君子之朋也曰有厲兢兢
惕惕以防竊據之奸也告自邑者表白遐邇無逸志無私昵
不示隙于彼也不利即戎者小人之處高也匪戎不去而曰
不利即戎者言戎雖當用不以爲利也苟專恃乎戎而其道
不修其謀不審則勝負反覆之機亦未可必故不利即戎乃
利有攸往也攸往者進而決之也曰健而說決而和健以斷
之不緩以失其機說以處之不輕以激其變然君子以天下

萬物爲一體如陽德之施無所不及其于小人亦未嘗仇視
而物畜之也惟恐其剝陽以爲世道之累故不容于不去耳
而矜惜之意未嘗不存故雖用壯以決之而若釋痒疴于體
不少失其和也所以謀出萬全光大而有終也象取澤上于
天氣蒸自上而潤及于下故謂之夬君子體之以施祿及下
居德則忌蓋兌澤之氣上騰于天化成雨而下降和之至也
其解炎蕩穢則有決小人之意而天下沾其澤也君子去小
人之害物則能施德于天下其亦如造化之和也然苟自居
其德不推功于衆則未免失之媢忌且亦爲羣陽之忌矣夫
初之壯趾權居在下始爲令也陽方微而虞其躁動也曰不

勝爲咎者言前往而不勝則爲咎矣二居柔得中酌事機而惕號申其令也不任剛壯而善其能戒也曰勿恤內有備而外無患也三急寇者也四養寇者也曰壯于頄雖義形于色而反致其疑凶之道也君子于此夬夬以致其決獨行以絕其應則不牽于私已然與之相遇必若濡而外不爲異有慍而內不爲同斯善處小人者也四泥于和而失所係故止則不安進則不前不果于決者也故有其行次且聞言不信之謂雖勉之使進其孰我信乃爲聽不明也五乘尊以決陰如決莧陸之易然而獨居于上是可虞也勢接則彼易彌情暱則此難斷卽過于決其于中行亦無咎也天下有過剛而爲

中者五之中行是也上六以一陰處極其黨將盡其勢將孤而恃三爲應恃五爲比俱不相協是有號咷求免之意然戒之曰無號因終當有凶不能免也此雖上六之戒幷爲三五之儆也噫夬之爲義總決一陰以全純乾也蓋陽之與陰其機相爲屈伸其數相爲勝負陽不長則陰不消然而陽之長也難陰之滋也易故聖人之所爲汲汲也卦詞不言吉而言利爻詞不言吉亦不言利者警戒之至恐陽德之易怠而衰也初之言爲咎也二之言勿恤也三五之言无咎也四之言悔亡也蓋勉之也亦慰之也三與上皆言有凶者因三與上無德而私相爲應也壯頄之凶止其應陰也無號之凶絕其

援陽也或曰造化之運行也不能無陰天之生才也不能無小人易何以絕之之深也君子曰數乖于心則造化或有所屈道終其用則人事亦有所伸聖人不能使有陽而無陰理也然能使陰之終不勝陽亦理也聖人不能使小人盡去于天下勢也能使小人盡去于朝亦勢也故四凶之在剛之未長也比屋之封剛之乃終也則聖人之扶陽抑陰以健而說決而和其用意也亦可謂深切而明備已哉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姤之言遇也夬方決于上而姤復生于下陰有心于合而陽不擬其來出于不期之遇也此卦以巽爲體以乾爲用陰蔑于陽之說也夫陽來爲復內之也陰生爲遇外之也五陽外

人爲微慮之也一陰內伏爲壯防之也防而爲之慮故曰女壯慮而爲之謀故曰朋來陽之性介而易孤陰之性牽而善媚以一柔而遇五剛陰挾其私陽無其主則能借其勢以爲壯也陽弛其勢而陰滋其類蔑貞之謀以蓄君子被害機不免也自此而如卦之爲遯爲否爲剝爲坤陰盛長而陽消落也故曰勿用取女恐爲所乘也此聖人之所以愼于遇也然而遇之爲義又不可廢雖陰陽有淑慝之分私遇不可有而陰陽有相須之機正遇又不可無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以剛遇中正之柔猶男得幽貞之女則人倫物化由茲大行不然則爲亢爲戾萬品庶物無由章

矣故遇不可無也不可苟也遇而正則陽道得行遇而不正則陽道將消其辨在乎幾微之際不可不愼也象取爲天下有風虛動而合故爲之姤如后以施命誥四方之義蓋天至高也物至卑也天之于物也以風動而後合也后至尊也民至卑也后之于民也必以命誥而後遇也風無所不觸命無所不達道之大行也然而可慮者伏矣風自下而上則爲陽德之升自上而下則爲陽氣之降此陰之將壯也后之施命豈得已哉上世言德而不言化中古言化而不言命如以誥命四方者事不能無慮也已且姤以柔遇剛非正道也初爲陰遇之主陰不能以不牽而又不可以不正故不繫于正

應乃爲得吉若不牽于一而務進不已凶之道也初本不貞之陰惟務于躁動必且爲羸豕之蹢躅失其所牽矣柅在車下所以止輪軸之不動也以金爲之則剛且靜所以喻君子也羸豕謂牝豕也羣豕之中豭强而牝弱故謂之羸豕所以喻小人也二遇于初最先者也以陽納陰以正防之使不得逸故爲包有魚此微以制之之象也然陰可包也不可賓也賓之則違勿用之戒明矣故曰義不及賓也三說乎初而承乘皆剛故居則不安行則不進其象然也然道雖過危厲則得位苟安于不遇而能自守雖厲而無大咎也四與初遇柔不能制如有其魚而故失之也失其所應以靜爲宜設或妄

動凶不免也五居陽明之位下制一陰之微猶以高大之杞包覆善潰之瓜其勢甚易而其道不可不盡也故必含晦章美不露聲色默以制之其來也不能芽其去也不能孽始人事已盡天運漸回姤將轉而爲乾矣有隕自天如天之隕乎物無微不盡者也上九居高自亢無位獨立如姤其角之象然角非遇物之具也以角爲遇其遇窮矣曰吝幸既無所遇亦無比匪之傷何咎之有是卦本以陰遇陽而二則得位有制不溺于遇者也三與上九無德無位則不與之遇者也是皆可免于咎也四失其應而强以求遇所以凶也五之含章有隕其得制遇之道者乎雖然其覩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氣

象遠矣故易之所虞也遇爲天下相合之機亦有君子與小人之別苟不深慮預防先以中正之德自持其流于比昵之失也多矣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萃者盡萃之義專爲君親之道言之道莫大乎尊親誠不越乎萃聚得其義而守之以順以說故曰萃亨王假有廟順以說之極也但順而說則或有邪佞偏比之私故必歸之以正以公也利見大人亨利貞則言正也用大牲吉則言公也以正以公則利有攸往可以濟天下之事矣此卦以坤爲體以

兌為用陰說乎陽之說也夫陰說乎陽且剛中而應則說而
主之以剛剛而不違乎中以斯為應故得聚也用大牲吉者
則惠及于人而人心以順也人心既順道隆則與之而俱隆
時行則與之而俱行故利有攸往也然順人心者所以順天
命也天命順已則天地萬物之情豈不可見于流行動靜之
間也哉天地之所以為萃者情也故天人之絪合不在形相
比而在情相通幽明之理非情不洽堂廉之際非情不交天
地之遠非情不格萬物之多非情不化則知情之為用根于
天命之先也象以澤上于地故名為萃地者萬物之所成也
澤者眾水之所聚也聖人體之以除戎器戒不虞何也蓋澤

聚必潰治潰之道在于隄防物聚則爭息爭之道在于有備
戒不虞者正為保終萃也萃之為卦二陽比于中而羣陰萃
之茲君臣合德萬物孚感之時也然而聖人不以之自喜也
故于陰之求萃也以傾邪為戒陽之主萃也以强亢為戒恐
盛聚之易耗必以誠以順乃能保其萃之永吉也初以陰柔
不能固守心志惑亂為有孚不終之象又若呼號正應而從
違莫決自為眾所笑也然號之者正也笑之者妄也苟自矢
其誠不恤眾笑往無咎已二雜于二陰之間似有狥友忘君
之咎然以其中心言之是引二陰以萃于五嘗得集賢廣益
之吉終無背公植黨之咎也且殫其忠愛之誠猶可格神而

用綸也三才德不足人莫與萃欲求比于權貴而勢不得萃徒爲萃如嗟如之困不剛不正竟其從上之心終不得從上之益者也四上比九五下比眾陰如得其萃已但權之所集者卽咎之所歸必貞以事上義以使民始得其吉五居尊位爲四陽所承三陰所仰是得民之萃也然人之萃我者以位我之自萃者以德設有未孚復多離間之情惟修德聚人則政行化洽可以孚天下而悔亡矣上當萃反之時且陰柔無主求萃不得將爲孤立之危如齎咨涕洟之象能晏然自安于上乎故曰上未安也總而論之萃之皆不得其情者也初之若號正而不終者也三之嗟如不正而棄者也上之齎咨

涕洟不正而未安者也但物之求萃順也陰之欲萃于陽順也卽安于不萃也亦順也故曰旡咎若二之所居正也所應正也而亦曰旡咎以其介于不正之間也以陰居陰志于靜退是與眾聚而有異操者也人之多僻獨守則危變節則悖必誠意引人互相孚契始無偏倚駁雜之害初之乃亂乃萃妬媢之徒也二能以中正引之情孚于萃亦可爲君子也一握爲笑者羣陰相聚笑其不知止也萃于四者權之所趨也四當萃時或私其萃于已則咎苟歸其萃于上則吉此以臣道言之也至于二言引吉五言大永貞者引則廣善以及人大則宏善以盡物也是故保天下之萃者非大法小廉君明

臣艮不能也如二之引吉四之大吉此大小協恭也二以孚爲利五以匪孚爲戒此君臣合德也然萃天下者以其時而所以爲天下之萃者非以其情哉聖人于至順之時猶爲不虞之備以衆萃之日而先爲易散之防而易之爲慮也深至矣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

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者上進之象也夫君子當在下之時積德立行日益日顯一旦乘時奮進自有大通一致之合故得元亨用此道以施爲自然上下交洽功業丕著徵于利見之時矣阻抑之患可勿恤也此卦以坤爲體以巽爲用陰順乎陽之說也夫升之爲義以柔嘉之德當昌明之會乘時而進蓋不可蒙蔽失之也如升不以時則爲竊據時至不升則爲儒闇惟以時升利

見則有逢樂道之君南征則得相時之哲賢所謂量可而進不
失其時升之巽而順者也以巽順而升內既沉潛以觀理外
又從容以候時剛不違中是以得大亨也曰用見大人勿恤
者蓋陽當在下未孚之際不免于憂故用見九五之大人則
勿恤也勿恤者下得上而慶也南征者上得下而行也南爲
陽明征則剛健以坤趨乾順時而行也若以陰之陰彌足其
闇志弗行也象取爲地中生木漸以高大升之象也君子體
此洗心滌慮每事不輕于游忽以幾希之存漸入于危微精
一之關以幽獨之致直抵于中和位育之妙積之以至于高
大爲本斯爲柔順而能愼者也如初爻有謙順之德不先升

而躁進其信于二也二之用禴矢志精誠不事虛文以事爲
乃孚于五也信于剛則不爲援乎于柔則不爲亢小臣行志
大臣效忠無不順也三以陽剛之德而際雍熙之會且巽順
處躬以是而升下之陽有助上之陰不拒如入無人之邑莫
能禦也四以陰居柔處升之際履順之始而最近于君且下
體三爻皆因之上升者也若能誠敬率之以事上如王者之
合萃以孚鬼神則吉而无咎也二之用禴四之用享皆取其
誠意交于上也不言升者二應五四承五避逼上之嫌也六
五之升升于治也居柔應剛利在于貞既得其正則治道可
次第而舉矣曰升階者升有序也上六之冥升以陰居升極

沉迷利欲而不知止當時暮而猶思進也然居順之極亦非競進者也因上柔下剛以身調劑勢不能遂故也惟孳孳爲善利在于不息之貞而已貞而能久豈貪昧哉噫君子之升升以德也雖以德爲升然亦未聞有無所援而能升者但未援之時不可虛聲動人全要工夫愼密精氣相通抱弘毅之才孚于未升之先守柔順之德展于已升之後如是致君澤民之志可大行而無窒礙也矣故前之曰允曰孚後之曰亨曰貞皆勉以德而不輕于進也三無所勉者正以其巽順得中不待勉也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

藟於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於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困者窮也窮不足爲困困在不能自振其窮耳蓋天地之氣由西而北則漸趨于陽由北而西則退守于陰窮變之道固如是也此卦兌爲體而坎爲用乃陰掩于陽陽溺乎陰之說也兌陰爲柔坎陽爲剛坎在兌下是剛見掩于柔也非有大涵養者其能怡然守正身處困而道自亨也哉故心不能亨徒爲憤世之語誰能信之益取窮困而已以六爻言之則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剛應升進今揜而不施其猶君子爲小人所蔽窮之象也坎險兌悅處險而不改其悅

猶處貧而不改其樂則君子之道也然其所以悅者由剛而能正不失其中正而能大不違其體可以濟物可以修己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以正大之道施之于身行之于物待其自感雖困而不失其亨也蓋困之移人每乘于柔荏柔荏則沾戀沾戀則多牽故貴于剛困之撓人又乘于矜激矜激則虛憍虛憍則易至耗折故貴于中剛與中合則操守固而涵養純歷久而自亨也如急于求通借口說爲登蹻則招忌致疑彌見其困耳吁嗟口非所以濟困也有言不信則標榜之議盛于一時而黨錮遂起君子之節不能復振其過尙口之盛也多矣且坎下兌上境遇既逆數當隱默勿求自明可

也苟爲之徇口徒激人之怒滋巳之危倍取窮困而已豈剛中之君子哉且困之體剛揜乎柔也卦中以三爻之柔揜三爻之剛非特剛困而柔亦困矣柔之困也以犯剛爲忌須退守以爲安剛之困也以躁動爲戒惟固守以爲福𥁋陰困其宜也陽困其變也初以陰居下欲三爲應二隔其路進不能以觀變退不能以守順將坐于困窮而不得所安也然困而自遜不傷夫陽得其所避也故不言凶咎也二以剛中之德而任濟困之勞又能居謙處靜爲德之盛恩寵並隆物所歸也且坎居北方之位也朱紱南方之物也離之應坎通塞之間也宜竭誠稱職如用享祀則吉然必待機緣之自至耳苟

不安處俟命先往求之則降志隕節凶自取也咎將安歸乎困奪于先名驅于後君子之所宜愼也三才德不足以處困又陰體而承陽用小人而志武者也且二欲推四以上進四又欲退二以圖安三處其間進迫乎四則如戴石退據乎二則如坐剌困之甚也然其犯剛之志猶未已也有傷而進無變而求六已征矣而猶欲合之爲助其孰與應故曰入于宮不見其妻也且入不如初征不如六困而有害者也四才德不足惟冀援于人就其志在初而初又隔于二則所以來彼者徐徐也無偶求行雖巳有堅利之具不行也故曰困于金車吝也然以陽居陰履謙能守二必不爭初亦不判事有終

也九五以陽居陽而所乘之四與所應之二又皆剛壯則爲用武之君也但用武之君爲上陰所揜如權奸蒙蔽之意未免忿其不恭致其刑威殆有傷痍之見故曰劓刖也既爲所傷則無所用象爲赤紱之困猶幸資性英明剛中說體不動身色而畔援之黨久而自消故曰乃徐有說也得其說而孚以至誠反受天下之福已上居困極才弱時窮欲動不得解欲靜不得安如困于葛藟于臲卼也然窮當思變苟知剛之不可乘必改計而去之吉之道也嗚呼平城之圍赤紱之困也兩階干羽卽所謂利用祭祀也然諸爻之相應詞或相襲而旨各有所歸如九二之征凶以進爲征也上六之征吉以

退爲征也此貴陽而賤陰也貴陽則欲其愼于進賤陰則欲其安于退也曰困于酒食志不遂而困于惠也困于金車勢有阻而困于行也困于赤紱權有奪而困于治也總居下者澤不及物則困居上者治不及遠則困也至于陰之困也曰不覿曰不見其妻曰動有悔皆言困濫而不能守躬也陽之困也則曰方來曰有終曰有說雖當困而能自振其困也故困者小人之所爲困君子無困也語云聖人無憂地斯言其信然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之繼困以其體有守而不窮道有常而不遷行藏有時德之最善者也六爻之詞皆無凶咎者以井之爲物見用于人而不求自用也卦言羸其瓶凶者不用者之凶也非井之凶也無喪無得往來井井蓋無喪則無凶無得則無吉也此卦巽爲體而坎爲用陰資乎陽之說也卦名井者以木之根荄入于坎水之中以水之膏潤溢于巽木之上其出也有源其施也不匱養之有度用之不窮先王以良心而運爲良法也但天一之水爲坎坎水汪洋易失其貞若德性未堅難以持守意見偏執易于紛更必以剛中之德制之始冬溫而夏凉不變于寒暑不剝于風雨能保其貞也羸其瓶者卽改井之爲也改井者卽無剛中之德而不能全其器也已象以木上

有水浸長上行井之象也造化以五德用事而水爲之紀木
爲之行故水木之爲用相通也當閉藏之時則木氣入于水
中而井爲溫及發生之時則木氣出于水上而井爲涼木氣
之伏溢惟井司其宜也且陽之上生一陽謂之太陽生一陰
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謂之少陽生一陰謂之太陰少陽
之上生一陽而爲巽又生一陰而爲坎巽五坎六坎在巽上
故曰木上有水也水獨言井者惟井之爲德不失坎之眞性
也君子體此以之勞民勸相制其田里敎其樹畜竭爲興發
補助之用所謂養而不窮也養則民不困而吾道亦不困此
井之所以繼困也井自下而上出功成于上吉歸于上故上

六言元吉者以及物也物之吉也非井之吉也君子出而能
濟天下之眾者義猶是也夫君子以天下爲體者也隱非甘
下也出非好上也會逢其適不得不然也然而道之成也必
成于出故井之爲義以出爲貴也初無養人之德不足以爲
世用如舊井無禽爲人所棄而泥蟠之象也二有養人之德
而汲引無人不能澤物如井谷注于鮒敝甕漏于下郎少有
所長亦僅浮沉于閭里之際也三德足以澤民但遭時之違
不能見用于明主徒惻然心曲是爲可食而不得食也四潔
于內而飾于外日新之德以浴其功如井之甃然體用無獘
可謂修身而見于世者也五剛中居尊志高行潔淵泉之德

甘而可食純粹之功澄而不滓故曰井洌寒泉食養之之體已立矣而用猶未廣也至上六之井收勿幕自裕其用羣利其有導民之利而不窮任民之取而不禁實德相孚博施不匱大善之吉非其人而誰與歸也雖然君子施澤於天下則天下受其利君子無利也即其澤不獲施於天下亦不用者之責終非君子之咎也故井之成成於德也有遯世不見之精神始有萬物皆覩之氣象則知君子善養天下在善養其德以全用不輕變遷其志以逢天者也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

志不相得曰革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革者天地之變也天地不變則聖人遵養時晦而不變故變非聖人之得已也此卦離爲體而兌爲用兩陰俱柔中少不相得之說也象取乎澤中有火若澤中有火非正也所謂陽氷不冶陰火潛然大澤之中或常有之且兌爲少陰自非北方之正水而情激於性用以敵南方之正火火氣既盛水不能制而生變也故曰水火相息此勢窮而生變之謂也然變之所生生於不合也以中少二女同居失序志不相得則必至乖戾相尅相尅不止必相離而變革矣雖然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樂於革哉聖人者因天地之變而爲之變也變革之道以規易矩以琢爲樸協贊化育而

與天下更始必誠信相孚非可強革者也釋經之義曰已日乃革亨利悔亡此言日有十二時循廻已久而陰陽終始自有相生相息之道陽之息機於此卽陰之變化於此謂之已日正原始要終推所以生究所以息變無不盡不使其有性情之違也性情相符便非妄革則知精神所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有不孚乎孚於萬民則大而且通孚於萬世則利而可久悔其亡哉然內外既相信從已是非文明以說不能也文明則能經緯於事宜照徹於物理悅則相化於情性而不拂乎時勢總時勢所至卽義理所在也義理所在卽天地之心所寄也況天下之變革由於人心之變革也故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如天不順人不應南巢牧野之師何舉哉始知湯武用革其以夏桀商辛爲水火爲二女也象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言時之不能不變猶日之不能不已也聖人體此以天道人事準于危微變革之交以時爲七政之要惟明以知時悅以順時亨以宜時貞以守時把競競業業之心推于天旋地轉之會者是亦不得已也故曰變非聖人之得已也因天地之變而爲之變也且革當初事之始法未甚獘時猶有待位列諸爻在下者有議革之思在上者當主革之任是以初居下位革機雖動事未可爲宜中順以守成不可躁妄以應變故曰鞏用黃牛之革鞏者革其堅仞坍輕

變焉二得其中上應乎剛革其時也以柔順之德濟以文明之用征吉旡咎然陰不先唱臣不居首曰已日乃革則主其詳也從其順也茁道庶幾矣夫君上之革孚于已日之前也臣下之革革于已日之後也以緩爲革從容愼重便無紛擾之咎已三處離之極居下之上性過乎剛躁動于革以是而往未孚于人征則有凶雖正亦厲也彼之爲病因不審其機耳故曰革言三就就之猶云乎思也三思而不輕變則革孚于人心矣所以二征之吉者柔當上也三征之凶者剛忌進也四値變更之際不嫌于過中又當處上之下利于剛正有張弛之才無偏倚之用自然積獘盡洗而悔亡矣然必有信

下之志而後爲改上之命則命無不行而革故鼎新之治成矣五以大人之德爲革之主損益千古斟酌百王文章之美炳燿塵寰以龍飛之德濟之以虎變之威明著動變有孚之慶豈待占決哉當此時三之有孚求孚于上也四之有孚克孚于下也五之有孚合上下而端信從也上六剛柔得中此當革道之已成者也上有革命創制之主下有嘉猷潤色之臣蔚然其文如豹變也然虎變文章之大者也豹變文章之小者也君之神理寄于經綸臣之學術宣于法令由是人皆遷善毓德而風移俗化矣曰小人革面者因革道已成道德積于中而英華發于外貴在無爲不用過激故居貞則爲吉

躁擾則爲凶也嗚呼聖人非樂變也疇不欲遭堯而逢舜哉其如時勢何湯武而用黃牛之革也堯舜以爲辜矣故虎變亦非得已也變而復征湯武亦不爲也噫末季之變革紛然不一如九三之躁競與上六之征凶者往往而見此皆無其才而逞其欲有其位而不善其用等而論之棄于堯舜固遠矣比之湯武亦僅有其事而無其德者也悲夫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初六鼎

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鼎者象也貴重以昭其德也聖人畫卦不專取象而象無不該義與象合則因象以名卦也體之曰耳也鉉也腹也足也因卦之畫似之而爻之義不必泥也所謂不可爲典要也井

與鼎之象民用之大者也民用之大而主鼎者當以德爲重經綸調燮不失于偏倚可永保其元亨也此卦巽爲體而離爲用陰成乎陽之說也夫聖人制器尙象因木上有火鼎之體立矣天顯其象人終其能鼎之用成矣然凝天命而係人心則其用豈小哉故享上帝以報功必鼎烹以達其誠養聖賢以崇德必鼎烹以將其敬內巽外離既沉潛而入義理又聰明而觸事機鼎之用也備矣且五以徽柔而履大寶之尊二以剛明而承重器之任是以得元亨也象以火生木上烹飪所宜鼎之象也君子禮卑法地智崇效天以柔順之德爲聰明之用所以能正位凝命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

用中之爲用見于其位君臣上下各正所居之位則不失天命也位正而命凝鼎成而形養其義寗有二哉鼎之貴上也猶井也其待用也有次不可紊也如初爲四應才弱不足以勝任失臣道之宜有顛趾之悖也苟爲之警戒震動去其柔靡以從陽剛之貴則爲出否之利有得妾以其子之幸也妾之事夫子之事父居勞惟先執役惟賤乃爲宜也故旡咎九二實德積中其器已固但密邇于初不免有小人之侵逼故曰仇有疾也言仇其所疾殆不使安于鼎也若剛中自守不惡而嚴戒其不皀而疾我則輔鼎之功成矣三才全德備可以食天下之奉也但舍其君而不事雖有雉膏之美而不能

食然蘊其德者久而必彰守其道者其終必遇當獲方雨之吉而虧其不仕之悔也四膺重器之任實無自立之才况任匪人而敗公事鼎爲折足覆餗之凶也但形之沾濡卽不可以享帝養賢則素所期許者失之遠矣五虛中用賢由于至隱崇大道以官其能知正用以重其器鼎之命永凝也雖然鼎惟剛可以受火之用若過剛亦損于木之體必精明溫潤合而爲一始成玉鉉之象此爲不吐不茹剛柔相濟祁道得而大典成也已舉而論之初居下位曰利出否者治無位之奸也二居尊位曰仇有疾者繩有位之奸也三之過剛居變革之時求治太急而下無所應者也四居柔乘剛承上而應

初者也惜其知小謀大不堪重任所以辱及其身也五體柔而任剛以金爲鉉能濟以剛也上體剛用柔以玉爲鉉能節以和也柔以制剛患其不貞剛以節和無不利矣嗚呼井之與鼎水火之用也水之貴通也火之貴節也收以上水通之也玉以鎮火節之也故二卦之上爻所以皆言元吉也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

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坤求于乾得其初爻而爲震震爲乾之長男六子之最先也陽氣盛畜而遏于二陰故震迅而爲雷也夫能震則危者使平伏者使起有亨道焉人主心存恐懼不敢萌怠荒之念即

有禍患之來而神明在躬如主祭者匕鬯在執也此震之爲卦上下重震陽奮乎陰之說也陽之不可下天地之道也陽之不終下天地之機也故柔而乘剛所必震也猶小人之乘君子人欲之蔽天理二時之厄也而終不能以掩正也但當震未來之先必虩虩然常存惕厲之思而後能笑語優游得處事之則也惟其有則則才足以任天下之重德足以副宗社之靈名稱丕震如雷聲之遠邇共驚也象以雷聲洊至奮迅不遑震之象也君子體此于變動之來先存心凜烈修治其身思省其過蓋君子敬天之心已篤于平時而畏天之威益嚴于今日之謂也震之六爻初與四爲主而四之震處于

上下重陰之中有互艮之體上有所震下有所牽不若初陽之能自主也故初曰啞啞笑語自如也四曰遂泥沉溺不返也二在初陽之上故曰來厲五在四陽之上故曰往來厲或往或來雖其來厲而實緩也二喪其貝失其位也五居陽位不可失也故曰億無喪也億者大也象所以言大無喪也二之躋于九陵危險之極也又曰七日得者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復其位也五之曰有事者戒其操心以危慮患以深之道也三遠乎初則震蘇蘇而聲漸緩矣然必戰兢惕厲避其乘剛之逆則可以無眚也上居最遠又當四之不震則震索索而無聲矣但其陰柔之質常懷恐懼瞻視徬徨猶矍矍然

也曰征凶者上無所征必返而救三也返而救之遊用其剛所以凶也若不往救則止于震鄰雖失婚媾之情不失奉陽之義即有言奚恤也蓋陽可避也不可逆也扶陽抑陰聖人之心也即天地之心也或曰初爲震主不先儆惕反笑言啞啞者何也此尊陽之義也陽居其吉陰居其凶宜也二曰七日得三曰無眚五曰無喪上曰無咎者何也戒其變動之時有恐懼而無逸豫也聽臣之事君小人之事君子恐懼自存則何危也故危所以致安也安所以召危也危而後知危者下也不危而預知危者上也諸爻之義皆危而知危者也非不危而知危者也故无咎也亦无吉也若夫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則不危而知危者也以安爲危則不以危爲危也是可以爲宗廟社稷之主矣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

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艮之爲卦一陽居二陰之上陰止而陽靜故爲艮也易言艮其背者背之爲體內含臟腑外統肢骸無欲無思其靜與動載虛而行止之意也故取象焉人能知其所止凝神虛違形迹化而思慮捐內可忘己外不見人則動靜皆天自無妄動之咎矣此卦以陽臨陰不相凌爍陰陽各得之說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周流六虛固無一定之機然而各有一定之理也如貫乎動靜之間妙于當然之用行止以時不參于我則止亦行也行亦止也正所謂得其所當止者也得所當止而

止之惟道是體何己之見惟道是用何人之見人己兩忘定慧生而客塵滅器宇光明隨機圓應孰得而爲吾道之障哉

象言上下敵應不相與也陽上陰下未嘗不應但不得已而應之故謂之敵應而曰敵雖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者不相引也不相入也然見聞無礙終無物我之累也象以兩山各止其所靜而能遣艮之謂也君子推此而思不出其位蓋兩山交乘出之象也分其體而觀之卽止之義也凡思多紊事以止持之則從位起思而不以思迎位內不膠蘖外不妄馳始爲止其所而不出也如是則耳目視聽莫非天理流行任天下之事衆寡大小紛然迭出亦不能奪吾之眞矣觀六爻

之義初性本靜內欲未萌得其止也而外交相引不可不愼故勉其立跟之堅定曰艮其趾也二能安靜以居躬者也故曰艮其腓但君子之心以人已兼成而後快因所隨之三剛愎自用妄止于上而不能拯終爲强制之心而已且時行而行時止而止動靜之間正不可違心于妄者也三則違時强制不知變動屈伸之用如艮其限焉艮其限事物紛更安能免于危厲之熏灼乎四以陰居陰時止而止心旣無妄營已身焉有妄動之咎哉五居君位安仁體道動靜語默皆得之中正不偏者也故曰言有序而悔亡然而行止之道不難于先機之固守而難于末路之操持如上六之性定養純終始

不易敦厚于止者也厚可終者學所以聚而道所以凝因物付物曰應萬變而不失其爲艮之體也嗚呼聖人勉人以止也意深哉所謂止其所當止也已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飮食衎衎吉　象曰飮食衎衎不素飽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

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漸者漸進之意也萬物當將動之微而事機猶在守正之候君子所以愼于進也此卦艮爲體而巽爲用陽隔乎陰陰待乎陽之說也象取于山上有木何也木上升而山下止有進而能持之意也木之在山當風颾搖撼其勢若傾危而仕之進也當貞悔之交宜寬以居之持禮以進相時而通法乎艮止之義則德必漸積而盛俗必漸摩而化自無枉道狥人之

失也釋經本義山止而風得其平不爲而木得其養可漸進而得其位也初漸于干位雖未安而履危未險能中心惕厲不希躁進借人之言爲已之勉吉无咎也二之陸也體柔而用剛先時而妄進內不能閑邪外或以禦寇故圖征進而不得克復抱經濟而不得自伸四之木也柔順居躬逼處高位亦據于所爭之地也若居易而守順危亦爲安五之陵也身居尊位處于所塞之途將有廢時失位之漸致其宜者惟思履道而賢終合守剛而邪自遠也曰干曰木曰陵曰逵皆相時而進進而能懼者也獨二漸于磐蓋進得其所安然曰飲食衎衎亦有需之之義終不輕于躁動者未可云自適其適

而不知所當進也上九之升遠也位過居尊下亦無應無歸與進之義然居八位之外超然于進退故雖處極高有可用爲飾之象也凡處尊者盍取則于此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

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歸妹之繼漸何也漸以女歸爲象歸妹又以漸進爲期蓋士之守道猶女之守身也必止靜以正其志始能順動而持其節若枉道狗人事既不能進徒爲誤身誤國之凶也此卦兌爲體而震爲用以陰從陽之說也夫陰陽交感天地之大義也凡陽順于內陰逆于外乃爲天地之化機陰從于陽陽動于陰乃爲天地之生氣故天地不交則氣化塞而萬彙不興

男女不交則形化絕而人類滅息卦以震爲長子而外承父行兌爲少女而內從母誼其守女道之終者豈非爲人道之始乎然男動而女悅悅以動失其正也女之失正不可以承家是以當爲征凶之戒伸其私昵之非也象以澤從雷而降猶女之隨男而動歸妹之義也君子體此知夫婦之道情重于陰陽義配于天地必正其始斯能要永終之合若悅而動是或有將來之變也則始事之不可不愼也固矣如初爲有德之臣不能逢時以助于君猶之有德之女不得于正而妾于妾之微也臣不能盡臣道而有跛履之艱即女不能居婦道而有僭嫡之嫌也二有賢德遇非其君宜委曲以效忠不當勉强以行義曰利幽人之貞者正隱居求志精白修躬之謂也三無德以待時必違世而終棄猶歸妹以娣不免自賤之失也四則抱道自守外無干名之嫌中有待價之志志之所待終有遲歸之遇而不爲愆期之失也五六柔中居尊屈已下賢德盛化隆惟謙抑以從禮不容飾以悅人猶帝女之歸反不如娣之袂良也其崇儉節而去虛文德蔑以加矣上無實德侈志浮華乃悅以動之極也大義已虧婦不成爲婦終爲承筐無實之嗟夫不成爲夫或爲刲羊无血之變也茲窮厄以終身何以爲利乎然歸妹之義既重如斯而仕進之節不可紊也可推之已故初之爲娣二之處幽三之反歸四

之運歸咎所以抑之也至于六五柔德居尊修飾過于君后然必能終吉持盈而不敢逼陽斯德其吉爾苟如上六之處於窮極無所仰受雖承筐刲羊莫有與者何所利耶噫士之貪慕富貴而不以正應者豈可使之秉鈞持軸居於人上其無攸利不尤甚哉繹是卦之與漸異者一則明其機而能懼一則隨乎動而過悅也尚德者戒之

☳☲ 離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爲明動致豐之義也世而曰豐盈之極也非王德曷能致

哉然而豐者卽虛之漸盛者卽衰之伏欲後事之常盈必當爲先事之憂慮憂慮亦非泛然持之也宜如日中之偏照通夫隱滯斯勿憂矣此卦離爲體而震爲用陽用乎陰之說也古來氣運之盛衰由於人事之防危繼絕是以聖人憲天律時惟有此照心之不息耳宇宙如此其廣大也事機如此其般繁也苟或怠荒厥志不期侈而自侈則天下之隱情必不能昭晰矣所以明動之功當勤日中之照洞達無遺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爲造化用而爲我用也已雖然盛極不可恃者物理之常憂慮必先防者持衡之道試觀日未有中而不昃者月未有盈而不食者天地之盈虛尚與時爲消息況於人事鬼神不出於範圍之內能無持盈衛虛之戒乎象以雷電交至威明並行豐之象也君子以物不可抑猶之民不可窕也故以之折獄致刑大抵盛衰倚伏之機人所難見卽見矣而優柔不斷又何濟也必如折獄如致刑明斷相資而後其豐可保也初之遇配四之遇夷小能協力大能開誠所謂相資也曰雖旬无咎往有尚者初在下位與大臣相接不接以日而接以旬也但其實德相應何咎之有往而從之則事功成矣二之見斗三之見沬以下之明値上之闇也故宜正已以感之去邪以防之有孚發若正已也折其右肱去邪也人之肱惟右爲多動動而不正則多邪僻象爲小人之陰險而

躁動者折之斯無咎矣國家當豐亨之時人主喜事而躁動

小人乘之而倚權開釁有不僨事者鮮矣五質雖柔闇能資

人之明以開巳之蔽則虛心可以來天下之章美也人主不

患無以照天下而患無以來天下來天下正所以照天下也

何吉如之上之溺於人情物欲昏迷不振如豐屋蔀家以豐

盛自滿而爲近習所蔽也蔽於俗習賢者退矣其爲凶也不

亦宜乎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如秦皇漢武宋之道君迷於

一時之識障蔽不遷皆有翔於天際之意漢能自悔中業復

興宋卒不覿而凶蔽猶是也吁可畏哉大抵明君與相臣宜

照天下愈收斂則愈光明愈發揚則愈障蔽豈可矜高恣肆

不知自反終無底止等於傾覆之危也可慨矣夫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旅者客寄之名也志有所進而不得遂境雖可止而不可常或官或賈皆羈旅也當旅之時不爲境溺不爲事迷循素位之行守吾志之正則無往而不得吉也此卦艮爲體而離爲用陰陽自得之説也上離下艮火上行而山下止內所止者心安靜而無妄求外所行者燭事機而無蒙蔽行而能止止以爲行處旅之貞吉者也旅得乎貞則居易不爭殊俗可諧雖處困窮不足以動其心志也象以山上有火去而無定旅之謂也君子體此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如旅之行不留跡居

不留時有決斷之志無停滯之機也旅爲境之偶然知其所止不可以偶然而任之也旅爲事之小節知其所行又不可以小事而忽之也故處旅之道惟以器識爲先初無超然之識處旅而瑣瑣近辱取災其自致之也二柔中合外身心無曠居處適宜有安貞之道而懷資之用裕已得童僕之貞而周身之策備已三過乎剛志與境違旅次而不得所安喪童僕而不得所賴雖貞而亦厲也四離下而上舍止而行有出疆載質之遇故曰旅於處得其資斧但居非其正無同德之助也有上下之嫌非久安之地也志不合於同人才不售於當世安能有快心之事乎五爲文明之主有羈旅遠臣入國

而覲其休光初或阻於一矢之失終必得譽命之榮也上九以剛自用窮大失居佊無可棲之地也故鳴豫自樂於先號咷忽嘆於後驕亢之害終昏迷而莫之問也是故旅爲境之偶然而處之不可不貞旅爲事之小節而行之能止始可得亨也如初之瑣瑣居卑而行卑災由自取無論已二卽次而不求多則得三焚次而不知抑則喪四能自下故具資斧而不快五能處中故居文明而不有其文明也上處離之極其位旣高驕而不順樂而忘憂則焚巢喪牛上下莫與矣大抵旅以處外無義爵位貨物皆外物也知其爲外而安之得不求多進不求速處不求高旅之善者也況百年身世之間何

在非寄旅耶雖旅非一致於義則同知其義者任境緣之各得循素履而有常忠信篤敬雖蠻貊可行也故深於易者然後可以深於旅也信矣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巽者柔順而入也天下事惟大有才力而後能大有所爲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沉潛卑遜不能自振雖於事或無所失要其才力終有所未逮也故曰小亨然以巽順之德而從陽剛之大人終亦可憑藉而樹殊勳也此卦陰順乎陽德有餘而才不足之說也是卦以陰居內承順爲正固非聖人所取也曰重巽者以二陰伏於四陽之下以四陽乘於二陰之上以柔順剛以剛制柔也剛不制柔則爲隘爲暴柔不順剛則爲諂爲怯故聖人反覆叮嚀以申戒命焉然以剛毅之資入乎中正之矩則德純化洽而志無不行矣自可以見剛中之大人也象以風行相繼無物不入巽之象也君子以爲政教之施命不再申不能入人故於其事反覆申命然後行其所命之事焉茲特以仁心仁聞感人於愛戴之微不徒以虛文告誡强人於刑威之下也初以陰居卑持事兩可進退不決烏能濟天下之事哉故所利在武以壯其銳也二以陽處陰謙卑遜順靖獻不欺可以披丹忱而格君之隱者故所利在誠以表其忠也曰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者何也巽在牀下卑順之甚施之於人則近於攀援阿狥之意不免爲邪矣以

此格神誠意默達吉之道也四乘剛而所依者正故能獲強暴以亡悔五重剛而所位者正故能先命令以亡悔兩言悔者陽不可抑亦不可過也兩言悔亡者皆能知其才力而揆其時勢者也三志窮而巽其巽也過剛不中勉爲謙遜爲不得已也上位高而巽其巽也中無剛斷優游從事爲不知止也故三言吝而上言凶也大抵貪鄙之夫愛其富貴權勢不復爲苟利社稷進退以之之計而惟顧忌利害怵惕譏讒極其巽順阿諛曲從以保其所有而已不知威斷既失權勢亦從而去矣迷迷不振迨至喪其資斧而不知自悔深可惜已喪其資斧雖貞亦凶豈可以云持保之正也噫事以持保爲正可謂正哉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孚於剝有厲　象曰孚於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兌者說也人主以德禮化民民無不懷感之以肺腑應之以情義上下相洽所以得亨也然所爲悅者必出於大公至正不襍乎驩虞之私乃利貞耳此卦陰陽相和而陰從乎陽之說也夫王道固不令人流於喜好之私也此以剛中而柔外本之以太和之洋溢不爲偏黨之驩虞誠心一致得其貞也貞則天人交協順天理而不悖應人心而不違率民趨事民用情而忘勞率民犯難民向義而忘死不招徠而自至不鼓舞而自興已相忘於過化存神之歡哉象以兩澤相資德義浸潤兌之象也君子以學無所潤何以悅心故集朋友而共爲講習蓋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得同人而切磋風雨觀

摩朝夕悅心應口之趣自無窮矣但卦取於麗澤欲其相潤而不流也悅而流焉則爲邪矣諸爻惟初爲吉以其與陰相隔無所黨錮也二比於在上之陰處於危疑之地已但至誠所格以信而亡悔三無才德枉已媚悅自取辱焉凶之所由來也四比於三之邪媚似未甯也能介然獨斷以剛中之德裁而隔之始可邀君臣相合之喜也五居君位切近於陰有小人剝君之危也能以中正之志孚而感之自得預防之戒不爲其所剝矣上六以陰柔之質而處於悅後窮悅之巧致人聣已而不自覺也幸五之能戒不爲所剝則其悅媚之私跡雖似形終隱晦而未至於光顯也噫悅之引人最爲可懼

故處人於邪媚之間惟以和以介不爲枉道之引與苟合之來則得其正而爲理義之悅也或曰兌爲口舌悅在心而發於言言所以宣悅也觀於六爻之詞尙簡而不欲尙口也所以止悅也止於悅辨邪歸正猶之隄防於澤不輕使其流也此聖人之深意也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　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　吉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者世道險阨人情解散將不可合之勢也王者萃聚精神通德於神明濟才於險阨登斯民於袵席措天下於磐安雖渙散而復亨也此卦坎爲體而巽爲用陰陽相濟之說也夫渙何以復亨也臣之剛者有濟渙之才而不窮臣之柔者有聚渙之德而不隔剛濟以柔行不困於內柔濟以剛事不激於外內外同心剛柔不悖所以得亨也然當渙時祖考之精

神散矣民生之陷溺深矣如不能以中孚之誠幽格乎神明即不能以聯合之情顯通於民類不能以奮迅之才堪任乎艱劇即不能以拯救之功弘濟於天下故曰王假有廟利涉大川也象以風行水上披離無主渙之象也先王因人事之紛弛皆逐於末而失於本也故濟渙之道以享帝立廟為本使民知所尊尊之至因而尊君也民知所親親之至因而親君也敦仁孝為聯合則可以聚天下而不流於渙散矣天下渙散之機由於優忽之敗故初用馬以求拔二用奔以求安不失志於怠荒不溺情於偏黨也凡為國之念輕則為躬之念重克己之功深則濟人之心切三斥其私於己四散

其羣於人所散者小而所聚者大故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也破邪散黨非常之原也必神之以不可測之機而形之以必可賴之智豈尋常思慮所及乎惟大號令之須則又當以王者之正道居之蓋天下之渙起於人心之離人心之離因財用聚於上而不宣於下今虛懷操於己實惠及於民故曰渙王居無咎也謀則神之令則明之所以大畏民志也然散羣而不盡其類須號而不通乎隱則其憂潛伏其害復滋已上必使其血去使其惕出然後足居於遠害之地而拯渙之功成矣此非德足以格廟才足以涉川者孰能致是耶是卦乘險而六爻無凶因二應於五四資於五上有渙汗之君復有渙

躬之相更有彜机之臣則剛柔相濟而行權文武並兼而効用雖有乍散之機可得終聚之助故知其本而守其貞者聖人所謂無死地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四安節

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尙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者節而不過之義也人情物理以得中爲宜故寗儉無奢者乃通行之道既濫復淫者卽偏勝之獘也聖人裁制其間不肯過於浮靡以爲敗常紊俗之失亦不肯過於儉嗇以爲矯情拂性之苦所以得甘節之亨也　此卦坎爲體而兌爲用陰成乎陽之說也夫節之爲卦內兌外坎所謂悅以行險也人之情易流於邪侈之端而勢位富厚尤能悅人而使其沉溺不返當此時能以剛用約以柔作奢得乎理數之中和卽

合於人情之共適然其所以為限制者惟制儉則自止矣方悅而止節出節本中道也不節非中也節過而至於苦亦非中也故曰不可貞不可貞者不能正物也物不能從其誰正之所以欲行節天下之權者必先以和平之心通其節於天下而後財用有度民情有制也象以澤上益水易流於過節之用也節用之道在原其所自有而不過於中要其所從無而歸之以正故君子體之以制數度而議德行則規畫不淆通天下之情而不違於禮崇尙不濫守至中之節而不失於時以是而行範身以範天下不徒上循典則而下亦安於分也已初之不出戶庭無位而能守也二之不出門庭得位而過怯也凶吉之辨昭矣三以陰處陽以柔乘剛此不安分而凌節者也故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四臣道也以安為順五君道也以甘為貴大抵節其在我者常失於恕而節其在人者易流於苛五之甘節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有中正之德使天下咸知樂利之風其為功也有誰如之上六處節之極過節之中矯拂太甚非人情之所安不能甘而至於苦者也以此施人則物所不堪雖正亦凶以此修身則居心無妄自何悔之有哉爻之終係以凶者嚴為不得中者之戒也曰貞曰悔亡則知聖人損過就中防閑於性情之失者切且至矣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中孚者信孚於中也以至誠為感無所不格則物雖頑冥不靈微隱無知者亦可潛孚而吉也由是信及於物上下交孚天下無有不被其化即險難亦可涉矣然又利在於正信而不正則比於硜硜之小節與好惡之偏私殆不可復也故曰利貞此卦兌為體而巽為用陰倚乎陽之說也夫卦以中孚為義渾渾融融心若太虛不與物著而實理藹然此信之主於中者也且柔在內而臣以和順之德上通於君剛得中而君以折節之誠下應於臣上巽下說情誼相孚德之蘊於內者即丕徵於外自然有萬邦咸化之効矣蓋一誠之著隱顯皆達無物不動即無物不及也故曰豚魚吉然以鴻鉅之才

中之以虛中之德物我無間應變不窮猶之舟虛而可以游於水心虛亦可以遊於世也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象以澤上有風風撼水受中孚之謂也君子體此以議獄緩死先王撫有天下刑亦不得已而用之也凡用刑者中心有毫髮之疑受刑者中心即有毫髮之恨有不中之枉即非中孚之化也故議獄者審其罪中之可釋緩死者求其死地之可生反覆推隱總不啻乎哀矜勿喜之心也初與四情誼貞一所當信者也一意信之始合以正吉之道也如有他焉二三其心則變於終而不能安也二與五中孚相應有懿美之好無爾我之嫌能履其中也故雖隔重陰不能間也此孚得其

道者也曰鶴鳴子和者立誠篤至雖在闇昧物亦應也所以爲應和之誠者惟德是與不爲利也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三無信不恒不能明於理以爲感又與四之膠於信者相應則已無所主人又無藉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也是以言行不常喜憂無定不知其可者也四承於五陰德盛也居盛德之位而與物校自失其勢矣曰馬匹亡者能絕去私交一心從五亦可無疑忌之咎也五居尊位羣物之主也人君之孚必先合於臣鄰而後通於億兆故曰有孚攣如必以誠感人上下維結而後化邦之治成也此孚道之盛也上九居巽之極也巽爲風有變動之象天下之事窮則變變則通理數

然也如當事勢窮極之時而乃執一偏之見一節之信必欲求伸而不知所止譬如信小鳥之音而欲其登徹於天也不合於理不得其機雖正而不可行也是卦不言信而言孚者上下相應以說以巽中心之比不貳不疑所以致信也若世之泥而不化固而不通其蔽也矯失其所以爲孚也矣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初六飛

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易以大爲陽小爲陰小過爲卦四陰揜外二陽居中陰過於陽小者過也陰雖乘勢而二陽處於上下之間爲之防遏則

小人不得大有所過而爲亂卽君子亦不能大有所過而爲治也故曰小過利貞君子斟酌剛柔揆於可否之間晰於順逆之際安分循理惟合於時宜而已矣此卦艮爲體而震爲用陽遏乎陰之說也蓋小過之時小人固蔽於私而未化君子欲振起其勢而未通固而不通則事不行通而不正則人不服故利在於貞也可小事不可大事者補偏救弊亦不能大有所爲也必示之以能容之量擴之以不競之心而後適於時行之機也事有大小惟其時之可而已數有上下惟其時之宜而已時當大事以大爲貞可上而上時當小事以小爲貞可下而下宜也如當小事而欲爲大事是不能下而強

爲上非宜也故曰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乃大吉也凡小人所欲爭者其志在小君子得其情而以寬與之如飛鳥遺音何足深追不與之計較坦然由之則疑忌不生而怨憤潛消此治小過之道也象以山上有雷雷聲施未顯小過之謂也雷之在山也其聲爲過聲之止於山也其過爲小君子體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其過也所以矯世厲俗也君子當用權之時不能移世而止於矯世不能革俗而止於厲俗卽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謂也夫陰之過陽也爲小過而過有得失之分故所過之位亦有不同也合而論之初上兩爻陰不中而過者也初之應四曰飛鳥以凶小人躁進者之凶也

上之處亢曰飛鳥之凶小人過盛者之凶也茲皆因過而過者也二居中而比三能制其過者也五居尊而比四能治其過者也曰過其祖遇其妣者以位而言也祖始也謂初也居內爲妣過初而履於二位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也曰不及其君遇其臣者以不應於五而安於下也於內則言過於外則言不及蓋過於內而不過於外臣之小過也密雲不雨陰盛於上未能行其恩施廣其風化惟弋取至近在穴之物而已不能除暴戢亂於天下也治於近而不及行遠君子小過也此上下四陰之別也至三四兩陽則三過剛而四居柔者也故三之弗過乎陰則當爲之防四之弗過乎陽則惟爲之戒也陽過剛而陰方上其禍不可測陽居柔而陰已上其禍猶可道故有曰戒曰防之不同也然而君子之於小人也防之固難遇之尤難求進則與之競而排擠固守則與之爲異而媢忌故守之在我雖當利貞而行之以時又當勿用永貞也噫所以知持之以道行之以權者皆不得已之爲也雖然小過之時君子困矣但悖逆亂常小人終何利哉初上之詞可爲鑑已過至於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託彼以爲巧此破其奸矰繳之所來也災眚之所及也故初曰飛鳥以凶上則曰飛鳥離之凶也聖人終始申誠固爲君子深其防并爲小人惜其謀也是故君子當時不可行安忍從人居躬卑

簡此豈樂於小而不能大哉亦緣世之治也及一無蹟則以道爲功世之衰也因貳以濟則以過爲功以過爲功君子之不得已也明矣

☵☲ 離下坎上

旣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旣濟亨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初吉柔得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

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乾居坤爲坎坤於乾爲離以後天之氣合於先天之炁所以坎離之成旣濟猶地天之成泰也而六爻相應剛柔當位旣濟之得其正焉然而功成物極聖人所慮也此卦陰陽相得體用相生之說也卦辭言亂終爻言厲此其爲戒正爲無患之防也曰旣濟亨時當極盛之終必有失亂之漸故民物受祉於下君臣憂虞於上但可小者得亨而已曰利貞者剛柔正位剛無紛擾之虞柔無因循之失理相得而情相入旣濟

之所由成也但初吉終亂文王以數言也而孔子恐人悠忽任時無持保之思有廢弛之意則曰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正謂數歸之天道責之人斡旋之任不容諉也剛柔皆當位而獨曰柔得中何也蓋剛近於上將爲亢矣柔之得中輔乎剛而爲行剛之近亢反乎柔而自止人君當豐溢之時欲心日進則戒心日止人有止心是以憂勤輟而怠荒生以剛明而趨闇昧不免爲濡首之厲矣象以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既濟之謂也君子體之以思患豫防蓋水在火上炊爨之象也食之以成養之以濟而設或不戒則火熾水溢反能滅火則事之既濟者轉爲未濟矣君子知機揆勢先爲

不測之防也防患者非防患於未然正防終止於此則患生也卦之離先而坎後也有始明而終暗始麗而終陷之象故勢極於上則爲濡首之厲也然其爲儆也位雖相得自始至終無一爻而不中意也如初之退而後進也二之喪而後得也三之德而後克也四之濡而後戒也獨五居其尊不言戒而勉以福者戒之至也初之曰曳輪也濡尾也非不濟也心常謹畏事不輕爲不果於濟也二有得濟之才可用之德是無所喪者也然處明應剛居二陽之間而上無所承下無所比勢必見侵故曰喪其茀也然以中正之道不可終廢待時而動必應於五無不得也三以剛承坎過於求濟者也四以

柔乘離愼於處濟者也求功於外孰與之弭隙於內故旣濟之所急者非才也所最忌者則小人也九五履正居中濟世之主也然而善始則易繼終則難當舉祭祀之誠以爲戒也作事在東收功在西創制於始文多繁密則當以簡約甯靜使天下孚於安靖之福故東隣之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象所謂時者時惟其可不求過也曰吉大來者舊者已除新者方來也若不能持盈則有往而无來矣嗚呼治亂无定局轉易在人心初終有兩念治亂則有歧形耳故初之得中則治終之有止則亂此非終之能亂也以其終有止心而亂之所由生也治亂之關豈可藉口於天而自溺於止哉故易之剛柔相濟者正所以維治亂之運者也

䷿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

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卦終未濟理雖陰陽顛倒實乾坤往復之機也以卦論之離陰在上而坎陽在下水火之志不相資也以爻言之陰上爲君陽下爲臣剛柔之分不相當也志不交分不定是以爲未濟也然而陽居陰則不亢陰居陽則不靡陰應乎陽陽應乎陰所以志睽而終合也分乖而終正也故曰未濟亨也亨者天也亦由人心之敬愼也不終窮者天道也不使其窮者亦由人事之斡旋也此卦離爲體而坎爲用陰陽相應之說也未濟之卦而亨也因五柔得中盡人事以回天不爲輕銳以僨事曰小狐汔濟者因時事方殷尙未離於險難之交也但

易於乾之末言亢龍戒陽之多動也於未濟之始言小狐戒陰之多疑也陰之應剛也愚其不力也患其不果也故以狐之幾濟而濡尾者爲戒也狐本多疑小者力弱故舉以爲喩也不戒陽而戒陰以陰之當位也象以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未濟之象也君子體此以愼辨物居方者察其所以異而求其所以同也物以羣分方以類聚辨則知水火之相克也卽所爲相生也居則知陰陽之相違也卽所爲相應也此以人事贊天道也六爻之義以居中者爲重觀於三四兩爻任其責者也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爲利四居離而履坎故以伐國爲功三以其位四以其才濟險樹功皆爲上下所倚藉

者也三之才雖不正而所居陽也所應陽也所比陽也雖欲諉焉其孰與諉故不宜避難利濟難也征者去而違之也上下交責所以凶也苟失志而濟焉上下助之無不利矣故曰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也四履非其位而才稱其任者也靜而以正自勉動而以剛爲用則悔所以亡也功所建也賞所以得也曰震用伐鬼方者力去陰邪如伐遠然也故三四兩爻皆當濟難之地者也若初之濡尾二之曳輪一處於坎之下一居於坎之中或自量而不能濟或自避而不急濟皆未可語此也五居明之中有粹美之德無矯飾之用有君子之光濟事在人明而不炫者也上九才過乎剛勢居其極求濟不

已則患必生非所云拯危濟險之具也惟飲酒自樂從容以待命明之至也然飲酒而曰有孚者蓋濟難在人而修德在已獲福在天知節在心之謂也自古拔難濟險之才非不多也而或遭讒取忌中道而傾覆則知人而不知天竟爲水火之蹈也惟明哲之士不與物爭待時爲濟如孔明之吟嘯於先子房之辟穀於後皆得於有孚飲酒之義者也若不知時會之艱逸樂自娛則爲劉伶阮籍之濡首矣以身與世相爲浮沉豈徒無濟且有害焉故曰有孚失是易之終戒深哉然易理深淵終於未濟者何也正所以見易理之變化終不可窮也易不可窮則純一不已天人相爲貞勝也

易說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 八卦相盪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摩是八卦以前事觀萬物之生成也盪是八卦以後事藏萬物之變化也摩交感也盪推移也惟陰陽之交感共相切摩所以八卦之運化推移而不息殆不可以先後言也比之離爲日坎爲月日月爲乾坤之用卽爲陰陽之摩盪也故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也遠人而寒東井火宿也近人而温太玄經云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語亦準此葢謂夏至日南在東井則萬物向死冬至日北在牽牛則萬物向生死萌於生生芽於死卽相摩盪之謂也 摩盪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

所之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易不言陰陽而曰陰陽何也先陰後陽知有上生不窮之義

也故理之不言生死而曰死生者知死則生之源不絕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者知微則顯之用自通也不曰闔闢而曰闢闔者知靜則動之機自寓也故易之爲用能於天地之道兼陰兼陽彌之而无遺能於天地之道分陰分陽又綸之而无紊信乎易之經回終始與天地準也 始終

夫陰精陽氣合而有生陰形陽神聚而有身此所謂精氣爲物也魂卽此心之神也物有形有質固常以聚散爲有无神則无聲无臭詎得以生死成聚散哉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游之謂也古語云忽然爲人化爲異物變之謂也夫人也念之往來識之起滅卽生死之大根也所以其終也能游而

爲變變非復形形於氣乃不滯於神耳故可以返亦可以來可以合亦可以離也方其生也形神爲一未易察也及其死也神則去矣而去者初死形可見陽有知而死形陰有形而死知其信然也但形神之分惟魂升魄降而已能知陰陽之理相變而不相離則升而上者氣之精也降而下者氣之跡也精則爲神爲生爲靈明跡則爲形爲死爲故物究其變化之微終歸於太虛冥塊然莫可測其形神之分也總宇宙之理以氣相感清曠者得天之氣重濁者得地之氣潔修者爲神繫戀者爲鬼夫其所自取也孰得而定其說哉是故易之所謂變者其理不可勝原也 物變

聖人之安土隨寓而安也小人之懷土擇寓而安也擇寓而安則人已異視隨寓而安則物我不隔故曰安土敦仁聖心順適如止水澄波與境流通不與境執著也安土敦仁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生生之謂易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造化之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動陰靜陽明陰晦陰有形陽无形陽无體以陰爲體陰无用待陽而用二者相合則物生相離則物絕微哉微哉變通其說則鬼神之幽人物之著與天經地緯之祕一貫之而无遺矣究極其理動靜往來闔闢升降循環无端積微而著由著而微始終不已而莫知其所以然之宜者乃謂之道也故无朕之初一陰一陽也有象之後亦一陰一陽也若世儒之見以沖漠无朕觀之則引之於前要之於終者獨非道乎正惟一陰一陽之謂道可以見理氣之非二物也或以繼善爲陽成性爲陰繼善爲先天流行之氣成性爲人物受生以後保合直方之質皆非也茲特言

一陰一陽道之流行於天地間者有如是也所以繼道之功而終天地之能者惟人之善也繼之則能成之矣且人物受生之始而性无善惡溺於氣質之習而見有偏全故仁智各有所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即所謂先天流行之道也至道渾融初无朕溺可以知性之无惡也其有惡者蔽於氣也氣有雜揉則失其性矣失其性則遂於陰陽之道也已一陰一陽

天地之德盛矣大矣顯之而發造化之育之仁藏之而不成物機緘之妙一顯一藏以成變化此天地所以鼓萬物於无言之中也鼓之而不忒於時不泥於象皆以自然之理故無憂也是以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而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也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然無憂者乃天道無心之妙而有憂者聖心欲及天道之妙也鼓萬物

易之爲道也一陰一陽而已陰盛則陽生陽盛則陰生生生不已以旋造化之機故生生之理即易之根源也天下有不易之理理即有生生之數誠得其理則數之相生者皆理之不易者也卦疇錫於龜龍律呂協於鳳凰聖人則而象之推測陰陽默契其生生之妙豈待顯示而後知哉是故雞雖可以觀仁山木可以知性梅可以察理兎可以發卦觀之而通則生理昭昭執之而求則生機冥冥凡兼物而非陰陽之生

生者卽無事而非生生之變化也是以知神非天也奇非地符也圖書在易易在聖心所謂神奇也秘之而退藏於密泄之而錯綜其數其所泄者卽其所秘也其所秘者卽生生之易也 生生

道體兼有無而論也陰爲形陽爲神神無而形有其本體固未嘗相混也及其化生之功本太虛之靈氣纖悉不淆萬有俱備歸於一元之致也故其體用有動有靜有蒸有濕靜者能藏伏爲地爲形動者能變化爲天爲神蒸者能生運爲陽爲火濕者能凝潤爲陰爲水無靜則動無以機不動則靜無以復無濕則蒸靡附無蒸則濕不化始雖清微氣鬱則妙合

而凝神乃生焉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則知氣者形之種而形者氣之化一虛一實皆氣之爲也而神又爲形氣之妙用卽性之不能已者也故曰有虛卽有氣虛不離氣氣不離虛無所始無所終正神之爲用也神爲形氣之主氣爲造化之宗得其自無而有以有還無之理陰陽不測之用得矣 陰陽不測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

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極其源凡事物之屬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與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矣本一致以貫萬殊統萬殊而歸一致易之爲用所以稱廣大而悉備者固矣是以聖人之精蘊必於此而寄之也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則陰陽變化之理不可得而見也聖人不繫卦則吉凶消長之義亦不可得而聞也誠哉包天地鬼神之奧者其惟易乎知進退存亡之道者其惟聖人乎 廣大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十翼者上彖一也下彖二也上象三也下象四也上繫五也下繫六也文言七也說卦八也序卦九也雜卦十也蓋伏羲始畫八卦而無文字當風氣渾淪結繩而治故與天下相忘於無言也逮至文王之卦辭當殷之末世以憂患爲德視之伏羲卦體繁矣周公之爻辭體備上下懼以終始視之文王卦義又繁矣以孔子之十翼反覆註論事在春秋之時治亂

不一說更繁矣然探賾索隱彰顯闡幽聖人豈好殫其秘哉亦謂世道衰微不得已也故曰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聖人之所遇不同也噫孔子之淵源在易作用在春秋易書著於理春秋表其事春秋之天王即易之乾也春秋之春夏秋冬即易之元亨利貞也易以四德統人事之變化春秋以四時定王法之從違大哉易也含蓄無涯包括无盡斯其至矣以言乎遠可通於千載以言乎邇可喻於几席也則知聖人五十學易究其極深研幾之心甯有已哉十翼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

其臭如蘭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

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天下之事雖隱微難測即而象之莫不有陰陽之道存焉會通之理伏焉故物之詭怪闔闢實有至一之理苟引而伸之莫非道也苟達乎道則牛鬼蛇神蛟人龍伯非怪也不明乎道則指之屈伸搦之運動無非怪也　天下至賾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

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挂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河洛之立造物示於卦畫之前者也圖之五位乎中宰萬有之衡齊一致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神也凡一而六二而七三而八四而九命之流行不息也夫物之始生也醞釀於元陽滋潤於眞液故天之始生也一爲水有滋潤者氣必煖故二爲火氣煖者必鬯達故三爲木鬯達者必堅凝故四爲金火位乎南體乾道而成男也金位乎西體坤道而成女也水爲父而木爲子也水火金木非土不成故一得土而六成二得土而七成三以八成而四以九成也此天地間對待之定體也洛書之中與河圖之中一也至其四隅則尅以西南而火金禪形生以東北而水木繼體水氣左旋而生木也火氣右行而尅金也子紹乎父男交於女此宇宙間流行之妙用也萬物始於土而終於土圖書之五居中者冲氣也冲氣者卽氣交也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聖人之畫卦則於是焉卦之貞悔係乎中之得失也其一之居下者

卽五中之一也五者中之機轄也一者中之根荄也乾初之
勿用與大衍之勿用皆此一也六七八九之錯綜無窮乾坤
六子之摩盪不息皆以此一也吾人皆有五也亦有一也聖
人之所謂一者不匹合於萬物而妙萬物以爲用也乘御霄
漢俯仰八極經緯於萬物之中錯綜於萬物之變一之生化
亦不可勝原也然則聖人崇效天卑法地終合乎一五之妙
用者豈以其數哉天一地二
大衍之說其說不同爲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也其
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以虛來實以變居成之理故用四
十九焉易有太極猶天象之有北辰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分

日月日月明四時四時配五行五行之經回又分爲十二月
十二月之盛衰又積爲二十四氣惟北辰正位居體不動乎
中任四十有九之用轉運樞機於無息也以卦言之卦有六
爻六八四十八加以乾坤二用合爲五十準數之盈藏理之
用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卽四十有九之用也總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以五行之氣各滅其一損其有餘以代不足非四
十九之通用乎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
而得之至用以筮去其六以象六畫之數則又止用四十九
矣皆出於理數之自然而非智力所能損益也五乘十者卽
五其十也五十者數之成也去其一則起變動之機矣極其

數而虛其一者善天地之用也既以有形之氣司其成則必有無形之理以通其變也是故非忘象者无以制其象非遺數者無以窮其數也 大衍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於有无之間者幾也蓋人心危微感物易動動而未正則越於中故先天至一之持行當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恍恍惚惚介然有頃之際而實理發然發見此卽衆事之機吉凶之兆也然機雖已感猶爲元始之初尙未流於琢削人能體道恒守其初盡人識之中於似有未有之交隨機應變不離於一至之極則性焉安焉精明

應妙誠神與機之道皆備於我矣寂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是故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非爲卜筮而設也卽卜筮以明理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因蓍卦爻三者之道顯諸象數流轉無滯得

失並陳消息自見摩萬物之心者已昭然可據而其無思无爲之體則退藏於密殆不可得而窺也且天地之機不翕聚則其發必不大人心之德不收歛則其用必易窮是以蓍生卦立吉凶之理既聽命於天矣而人爲之妄自此可以盪除其心也若聖人之心渾然太極民可由之而不可知之也故不蓍而神不卦而知不交而頁无吉也无凶也亦无患也惟其參三才而體萬物則民之患猶已之患也故吉凶與之同也所以其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者可見也雖然聖人之神智神則圓神所謂用智而不用蓍智則前知所謂用知而不用卦不如是則冥嘿无爲僅退藏於密而已矣何神何知之可

言哉且聖人形骸空而物我一本无吉凶也以與民同患而後有吉凶也此惟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能之也洗其心則民心服同其患則民患消以神爲武又何殺焉（退藏於密）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

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是未得乎動之貞也貞者正也一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殉吉則未離

乎凶故盡會通之變而不累於吉凶者其惟貞者乎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葢人之所以動者由其殉吉而有所貪欲也然而求榮則招辱求得則致喪亦自然之理也若能不造不爲冥心任數而乘御於太虛則无吉也亦無凶也卽數有吉凶之卒至而吾心之无吉无凶足以勝之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以貞爲貴惟天下之理一正而能勝天下之萬變非我之求勝而彼之不能勝也堯舜不以樂移天下之憂以正勝吉也孔顏不以憂易一身之樂以正勝凶也故正之爲道自造化而來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

也知吉凶之道而動之以貞悔吝亡之矣且悔吝言乎其小疵也但悔者自責以省愆道心也故雖有疵而日損吝者因過以自解人心也故雖無疵而日增然均爲小疵苟得於貞一之守而自有消長之機也矣吉凶悔吝

儒者之言曰无極而太極陰陽五行萬物自无而達於有造化之生機也太極而无極自萬物五行陰陽自有而歸於无造化之殺機也生機爲順殺機爲逆一順一逆造化之妙用存焉故曰易逆數也此論過矣造化無所謂殺機也葢天地以生物爲心陽舒陰慘皆生生之氣也故自無而達有則生意之顯於萬物也自有而歸於无則生意之斂於萬物也天

地之大德曰生所云殺機之說出於陰符此理以殺爲生權變乎術數之間非聖人示天下之常道也天地大德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伏羲之有四圖何也曰伏羲有一圖而无四也其四圖也橫圖也方圖也皆後人準易而爲之者也橫圖之說前已詳矣四圖則乾午坤子離卯坎酉陽南而陰北一順一逆流行中之對待象天而爲之者也方圖則乾始西北坤盡東南陰南而陽北有逆無順定位中之對待象地而爲之者也伏羲當結繩之世始造八卦蓋以原測淑濁剖判大宗矣而旋運月節終始之故後人起而分之當日亦未嘗係示於忘言之民也且易原不待圖而後見也大傳曰神无方易无體卦散於六十四可圓可方一泥於方圓之定象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爲卦而卦義全紐卦以爲圖而卦體局故天道邇人

道邇天者聖人所獨得而人者聖人之所以告人也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舉皆推之所言所行之中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圖書之燦然者莫是過矣是故精於易者精於圖書者也或曰是圖也因伏羲通卦而有也曰通卦者文王也演羲之謂也卽易之名亦始於文王也於大傳徵焉大傳之言曰包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未嘗言包犧氏作易也言文王之作易則屢屢矣曰乾坤其易之門耶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可徵

也所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所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所謂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齋戒以通神明其德所謂聖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皆指文王也聖人畫卦論易皆因天之變而盡其變者也羲皇先天則萬象之用藏於冥默虞夏中天則三極之道見於動庸惟文王當殷之將喪師也值周之方得眾也處上下之際居治亂之間凶而貞之以吉動而持之以靜以不易之心迴變易之天而不能也故因而動之效其用於兩體寄其心於六位而陰以維其衰亂也故君子謂之幽贊觀其見無首於

乾之用九戒永貞於坤之用六可以得其所重之志矣以卦分爻爻亦因重而後有也三則爲畫六則爲爻爻者交相變化之義蓋取於兩卦之交也故孔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卦即爲象不待定之名而爲象也重卽有爻不待繫之詞而爲爻也此重卦之說也或曰是固然矣然神農之耒耜取諸益交易取諸噬嗑者取於重卦也黃帝堯舜垂衣裳治天下取諸乾坤者取於重卦也伏羲之佃漁取諸離者取於所自重之卦也所以知伏羲之所重也曰固哉子之論也繫辭之所謂佃漁也耒耜也交易也衣裳也舟楫也牛馬也門柝也杵臼也弧矢也宮室也棺槨也書

契也所以必備舉而爲言者言六十四卦足以盡民用雖聖人之制作不能越於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苟必待取卦而後制器則先王爲器象而畫書非自然後聖據卦象而制制亦非自運所謂竭心思耳目者又何爲也若然則包犧氏盡重之亦包犧氏盡制之可也何必有所遺以待後聖卽後聖若神農氏既能取益以耒耜取噬嗑以交易何不能取乾坤以垂裳治天下又何不能取渙以濟不通而必有待於黃帝堯舜耶若然則兌爲妾妾亦始於羲皇之世耶坎爲盜盜亦作於羲皇之世耶子之言固矣蓋伏羲當治世故畫卦以泄天地之祕文王當衰世故重卦以盡天地之變伏羲非樂

於簡也文王非樂於繁也與時之道不得不然也彼明夷也无妄也革也渙也蹇也遯也惟世衰而始見也苟伏羲預設之而預兆之豈所謂无將无迎與時消息耶聖人所以效天地者易簡也所以窺天地者精蘊也通其變而極其數者不得已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象者材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德行何

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卦以奇爲正則陽之德挺出而常尊者自在陰卦以偶爲主則陰之行依附而並勝者自在然世道而亨泰也陽一君而二民卽君子之道也世道而濁亂也陰二君而一民是小人之道也天下之道貞夫一私則二矣一君二民貴一賤二主於公而斥夫私也二君一民乗一向二主於私而背夫公也是以學問不得其剛則爲二君一民也同爲恭敬若不得其剛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剛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一君二民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

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包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

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情者性之發也實以致情斯性之德情以僞爲卽害之端也

夫易以陰陽爲體剛柔爲用剛柔變化屈伸相感之道存焉凡陰屈而陽伸陽屈而陰伸陰陽屈而又伸伸而又屈皆得乎性情之正者易之道也故相感而利生則人物由此而生由此而成既无虚假亦无止息感之以誠也若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此人之道也人之道既有虚假復有間斷私欲所蔽或有時而誠或有時而僞也易言誠之感而利生僞之感而利害生者何也因天理未盡泯絶而人心復雜之以僞也故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也 屈信情僞

夫成天下之務者見幾則義明動而不詘則利用屈信順理則身安此言致養乎內利乎外之道也然精研其義至於入

神屈之至也及其出而致用之本則施於外者无不順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厚矣內外交養知行之功不亦深切而兼至乎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與天爲一積修之自致耳即君子亦未之或知也且神者妙萬物而无方化者著萬物而有跡惟窮理盡性自臻於神化之極也豈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哉但學者當存其神而致淵默之功順其化而待變通之日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便可以繼至善之道而成神化之性也已易之致勉於存養者如此 精義入神

聖人知幾其神不待察者也顏子至明猶察其機者也故曰其殆庶幾乎蓋聖人與善爲一故知不善於未形之先顏子

與善猶有稍間故察不善於方形之始日有不善未嘗不知者天下之事有不善者未嘗不知也不善未嘗不知則不萌之於心也知之未嘗復行則不形之於動也此顏子之所以庶幾也非謂顏子之有不善也亦非謂顏子之行而後能復也惟其以心而察不善視之純乎天者稍有違爾知幾其神

夫君子見事之幾微則須動而應之不待終其日此其赴機之速也茲亦非便捷敏利者之所能也惟介於石者能之大凡私欲不入於心則其心凝定照心不累其動則其動光明進无畔援退无遲留又何終日之俟耶雖然君子之介於石亦非執一不變也微以窺天彰以察地柔以法陰剛以體陽合乎神道通乎冥運與時為變而其中確乎有一定之衡而不可奪者所以為萬夫之望也見幾而作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易之爲卦六十有四而義有專別於九卦者何也蓋作易者其有憂患則以是九者爲處困之道乎曰非也聖人之憂患者憂天下之迷復也乃其處困又何憂患焉是故九卦者所以釋天下之憂患也其重在於復而先之以履與謙則有意乎其言之也夫道與器不相離而神與迹不相判也然而以道自命者率以器爲物以神爲玩者率以迹爲滯易之爲道盡性至命變動不居者也故貴虛樂肆者依焉此聖人所深憂也憂之如何以禮易之而已履者禮之所以行謙者禮之所自起也履以閑邪於外謙以聚精於內心可復矣復而不固其復有時而失也故不可以不知恒恒而不通其恒有時而泥也故不可以不知損益能知損益則私欲日消天理日瑩雖處危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左右逢源如井之勿幕處處皆足至此則觸機而動順之而應如風之無所不入而

無所阻礙故可以行權也學至於行權變化則此心之眞體渾然全復矣然必以禮爲之基德爲之柄則聖人之學可知也是故禮非明也易非幽也易爲之動禮爲之主雖不可爲典要而未嘗无典要也虛无放蕩之論詘於是矣或謂聖人作易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用其機權以求尊於天下此不知聖人憂患之心者也 九卦

睽於時而不順者偏僻之士也順於時而无制者委靡之士也巽則无之矣故曰巽德之制也制則稱物而有辨矣然而不露其迹不炫其能巽之所以稱而隱也 巽德之制

德常喪失於小心常厭倦於雜若人能操慮於叢挫之時弘

量於紛紜之際如復小而辨物恒雜而不厭當言動之微而辨之不誘於物則復其初矣當酬酢之煩而安之不厭於事則恒其德矣 復恒

天下之事逆乎情則先難順乎理則後易也學問之道德日進則寬裕心日下則不侈張也 損益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　象事知器占事知

來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右第十二章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天賦爲命物受爲性根源皆係於易此易之所以爲大也聖人仰觀俯察以作易容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之自然所以得性命之源也學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性命之源究不越乎四德之統天也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故曰元亨利貞乃天道之常仁義禮智卽人性之綱也觀乎此造化之理天尊地卑陽動陰靜貴賤攸分吉凶互致根於太極之先一定而不可易者卽性命之源也盡性至命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用逆也易畫自下而上易圖自右而左易數之用逆卽理之用順也凡自上下下曰順自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

逆順則數知既往之事逆則數知將來之事也事未來而欲假象以先知之則爲逆睹其事迎之之謂也數往知來蓋爲伏羲文王兩卦言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羲之卦也八卦相錯此文王之卦也伏羲之卦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鎭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是其定體之在先者也故爲往也文王之卦乾居西北坤退居於西南坎離得位於中震巽用事於左艮兌配於右是其流行之在後者也故爲來也數定體於既往則乾坤方位可以順而知之察流行於方來則元會運世可以逆而知之然易之所用以占者皆因其變動也當以文王之卦位爲準雖

逆採其變而實順用其機也非若金丹以尅為生之理逆推
造化於返還也數往知來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伏羲易象之本也
乾離皆生於陽故謂天火為陽坤坎皆生於陰故謂地水為
陰乾變其初九為初六則為巽故謂風此為天之變益天下
交於陰也坤變其六三為九三則為艮故為山此為地之變
益地上交於陽也離變其九三為六三則為震火為陰伏則

奮擊而為雷故謂雷此為火之變坎變其初六為初九則為
兌水與陽交則相和而為澤故謂澤此為水之變坤艮離震
相比從其類也乾兌坎巽相遠而分其化也由化可以推相
從之道由變可以知相生之理且震巽為始交震陽少而陰
尚多巽陰少而陽尚多故初之氣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也兌
離坎艮為再交兌離陽侵於陰也坎艮陰侵於陽也故中之
氣雨以潤之日以暄之山以止之澤以說之也震兌離之陽
皆統於乾故乾以君之也巽坎艮之陰皆歸宿於坤故坤以
藏之也然乾雖主陽而陰陽旡不兼統故曰君曰帝上必旡
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帝雖出入乎諸卦之中

而帝未嘗出入也葢萬物之生成變化皆本乎帝德之生成變化也是以知生生之謂太極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葢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爲乾坤之樞无可窺其出入於動而見其出入也故曰帝出乎震巽者春夏之交也生意畢齊若有所以絜度之故曰齊乎巽夏者四氣之中陽與陰相遇所謂姤也故曰相見乎離坤在西南養物之方也帝主其始而委其成功於地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生氣已成殺氣未見萬物說其成而忘其殺故曰說言乎兌西北爲陰而乾陽居之是陰陽相薄之象也以將盡之陽敵方盛之陰故曰戰乎乾坎爲北方之卦萬物於此歸藏休息若有以慰勞之故曰勞乎坎至於艮則止矣氣不止則不成機不止則不生止者成之終而生之始

也故曰成言乎艮大哉艮乎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卽
聖學之所以有終而有始也帝出乎震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

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
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震爲
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
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
究爲健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
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
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
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
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
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

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
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
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
爲妾爲羊

巽順也而爲躁坎陷也而爲通言其究也風極則急水溢則
行故上於人者能競世者也下於人者善趨時者也且陰陽
之精泄之於水陰陽之氣播之爲風故坎之爲盜也竊陰陽
之精也巽之爲入也發陰陽之氣也人物之精泄之於智故
智之爲盜也盜人物之精也聖人之退藏於密所以完其精

而不使盜也固其氣而不使入也巽順坎陷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

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

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

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兌見而巽伏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剝爛也復反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離上而坎下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易說後跋

易聖人之書也聖人之書惟聖人可以解之下此者不能解也夫既不能解聖人之書而又以聖人之書不可不解於是穿鑿附會各以已意求聖人而聖人作書之旨益晦何也文章莫大於六經尙書者史官之所紀也詩采之武夫游女禮爲漢儒所補綴春秋雖經聖人筆削而大半因其舊文惟易則經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之者也夫聖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可以止矣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爲一書其書固蔑以加矣後之人萬萬不能至於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域而徒欲解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多見其不知量而已然則伏羲文王周公

孔子而後遂無可解易者乎曰有以聖人之人解聖人之書則易何不可解而必於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哉今讀易說爲大仙宗呂先生所著其言發前人所未發而又明白洞達如日月之揭中天而無不可曉然其見然後知先生眞聖人也眞能解聖人之書者也向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互爲解說亦無以過則雖謂易說一書仍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解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可矣抑聞之易說藏於虞山之玉松巳久歷年數矣今庚戌冬廣陵盧淨同人乃梓而行之豈書之行也有其時有其地亦有其人歟然易經數聖人而成自伏羲迄孔子凡幾千年而易說成於先生一人之手且藏諸虞山至今而始出則其事

固奇而其書亦與易爲不朽矣後學許承宣謹識

易說後跋

大易一書天地之所以範圍日月之所以運行陰陽之所以統馭者也順而推之則一本而萬殊逆而用之則萬殊而一本精研之為性與天道之根源體行之為三教至詣之實功大哉易乎此即精一執中之心傳亦吾夫子五十學易之心易也乎顧古今以來注解是經者不下數十百家類皆各就其所見亦自足以發明其說然或執於理氣或泥於象數僅成一家言而未克以闡三教同源之妙道壬子之春兒子予蒲得

純陽道祖易說予敬讀之尋繹數十過覺此眞足發三聖未啟之心傳囊萬聖同宗之奧蘊前輩許鈞菴先生跋誌甚詳無事予之再為贅贅矣爰重梓之命予蒲偕鹿園厖太史詳為校刊獨惜其中闕蹇卦半幅數年來覓補無由逮己未之歲始於嘉會處遇之以成完璧今適值重訂全書之時此亦一大奇緣也因備誌其顛末如是

梅芳弟子蔣曰綸謹誌

易說後跋

葢聞聖人之精畫卦以示　聖人之藴因卦以發故先儒謂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自言易者歧而二之於是即顓毛爽假其名而流於技術王弼阮籍涉其藩而昧於精微至列史藝文志所載若葛勾漏周易雜占陶貞白周易髓李湄風周易冥軌袁天綱易鏡元要李含光周易義略成元英周易窮寂圖釋一行易傳蒲乾貫易軌釋希覺周易會釋記陳希夷易龍圖王昭素易論罕有存者意者金科玉笈祕藏元都亦如王遠知易總未許流傳緗帙耶茲讀

孚佑上帝易說明於天道切於人事揭中庸之旨闡神化之宗開物成務之功數往知來之理下學上達一以貫之以視演元洞極元包辨虛諸書誠不可同年而語也均元昧道慚學莫窺閫奥循環雒誦研味無窮語有之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履地不知地之厚也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今均元於是經也亦然謹拜手而為之跋

語錄大觀

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著

涵三語錄

呂帝曰道無可道可道非道無可道道而故道道所道之道是爲道郛無可爲道而故爲道所爲之道是名道盡微乎微乎未有天地道於何寄旣有天地道於何有入乎九淵通乎九天包乎六合運乎兩極智者無所用其明巧者無所施其力拙以藏之愚以守之淸以涵之靜以養之神而明之故欲極於神則不可不養欲得其養則不可不涵欲至於涵先必有守守之固者藏之必深惟其能藏於是可守惟其有守是以可涵迨其養足神明不測然此大道實在無爲不可以虛不可以實虛虛實實是爲至道下士聞言皆大非笑彼所非笑亦又何計彼不知虛焉能體實彼不知實焉能體虛循迹不化執象以求或爲不法而多左道塡塞胸臆罔悟太玄豈知精微不離心君巧者弄其詭譎欲捷道以求速成智者逞其私知思異途而至於域是以作爲一切採鍊等術背道愈甚卽有口說微言以求諸心然實功不致徒爲虛談於道何切爾諸學人求其至誠剷去私心巧智盡喪拙以藏之愚以守之淸以涵之靜以養之於是神而明之久久漸熟大丹斯成與上聖同功矣若乃利欲未忘我見不

除妄議大道反失障礙下士不爲深可哀惻

道吾不得而知也吾不得而言也吾不得而知無所用吾知也吾不得而言無所用吾言無所用吾知以無可知也無所用吾言以無可言也以無可言固無所言以無可知固無所知無所可知而故求知其所知者道之末節無所可言而故爲言其所言者道之皮膚微乎微乎有形無形有象無象不可以知而無弗知是名眞知不可以言而無所言是爲至言無知無言遂無以爲道無所爲道而又何言而又何知無知無知無言無言乃爲妙道

誠斯明明斯誠金丹妙訣一箇囫圇固爾精養爾神淸靜虛寂渾渾沌沌莫忘本來面目山靑水淨同倫

凡人學道先要養氣氣粗則心浮心浮則膽大膽大則人欲肆人欲肆則道心不定道心不定則諸惡因緣輻輳而至可知養氣是入道要緊功夫

大道至公玄功微妙負氣含形亦能覺知了悟是私用智反生障礙迷離參得透玄關一點三寶總屬粃糠打不破羈縛千重六根皆是寃孽猛回頭大海茫茫登彼岸急下手虛空漠漠見靑天只知身後慮身那管錯中更錯爲子孫開基創業牛馬勞勞向人世積過祟愆刀鎗疊疊要知百年有限光陰豈能千載常存躳體好收拾意馬心猿用功夫龍降虎伏若不著用心機

枉費摩挲縱教日誦玄文徒勞氣力從此各尋向上勿仍自失居諸爾等勉之予言不再

訓蕭修恕云一派汪洋何處是岸何處是死處汝恐不能到那死處去舍身何用不如此時尋真人枯禪無益爾且靜持三月在此間坐百晝夜看是如何方可到那死處地方去得

問劉守恕云於予言能會一二否即將一二說來守恕對云一是先天否答云一非先天先天曾著得一字耶自昔一畫開天已落下一乘矣子亦會予文中義乎將皮膚處說來去卻皮膚便見骨髓

又問守恕將虛實義講來守恕對云虛是先天答云何處立先

天此先天基也非先天也除卻精氣神方為先天鍊三寶是後天功夫到先天不事此矣先天是忘忘無無地位著不得一毫思議纔著一毫思議便不是先天矣

問諸子有未曉者舉一義來旲一恕對云下手用工處此心如何使用答云方下手時此心貴一注意玄關既下手後得其微妙此心貴無無所注意大丹祕訣如是如是

問嬰兒結就後是何地位時守恕誤對答云非我問爾此結就後是何地步結就後亦離後天已見先天之時知否先天無為者也彼嬰兒結就後既見先天便當無為若心不至於忘忘則念有所繫而生便非無為矣既非無為則三災生焉

守恕問動靜之旨答云不動則腐不靜則亂一動一靜貫乎自然陰陽者動靜之自然者也四時循環又一動一靜之自然者也至於太極則又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之自然者也惟無極斯無動靜矣

守恕復問三品中廣求高真指示之語答云豈有嬰兒既成而尙不通玄之者乎但嬰兒既成切不可遽令出舍或養護一二十年三五十年然後可也若養護之法只在無爲不然難脫三災矣予輩將予言與斯文互參可也

大道無名大道無形於若卽若離之中以求在有意無意之間而得忘我忘物無聲無臭

吾門甚大吾法甚嚴吾道甚公吾戒甚肅能遵吾門之法律持吾教之戒行便當心口如一道念堅貞屛迹幽居不干外事無自勞擾解縛脫繫毋取榮以致辱務棄邪以歸正守雌養元道乃眞定

問靈山寺僧八云靈山何在子知子之法門乎不落方所不著思議靈山不在城中亦不在西域並不在心內識得靈山處住否住著靈山不識靈山靈山是何處住白玉光中現樓臺塵塵剎剎費追猜毫端大地山河裏何處靈山更可懷莫浪說無安排眼前香花玉燭都是西方世界我爲女說女諦思之子門本空吾道更空空無所空有何參究是知此道同出一原同歸一

究向故紙堆中覓生活何異癡人說夢故吾道以不著心爲至
子門以不著境爲高要知不著境猶有心在胡不此心一併空
卻豈不甚善近日禪和參學何殊旁門搬運空弄精神全無實
效吾爲女說古佛前仙皆從實處著力雪山若無六年苦行功
夫那得見星一笑今之修行者徒於蒲團上領一二句野狐餘
唾胡思亂想樸實之人終身空過矣利之徒利口伶牙撰幾句
口頭禪與那後學開堂說法將古先佛祖門風敗壞歎哉歎哉
但此等事明者自悟昧者難覺即如吾道中終日言修鍊者遍
天下皆是然孰是能悟虛實之理者子歸吾門只要成器若果
誠心敬奉自有得手處不瞎喫人痛棒也

凡人神不虛則板滯不活潑如一渠死水不朽敗則變色易味
矣惟虛則不滯不滯則不著活活潑潑若彼空谷然一聲鳴則
羣聲應所以人之神貴虛而不死然後究明玄關祕訣而有靈
通變化之妙古今來學道之士亦有結撰嬰兒陽神出現之時
而終歸於無用者惟不曉此谷神不死之語也故太上道德五
千其玄妙止在此言所謂煉性煉形皆糟粃也有何玄妙乎
或問水火坎離示云水何物火又何物坎離又是何物如子云
日月爲天地結就大丹便從此著思日月又是何物予爲子正
之夫日爲太陽然太陽之中分得有一點陰精若無此點陰精
則日之所暄不生物而焦爛萬類矣月爲太陰然太陰之中含

得有一點陽氣若無這點陽氣則有魄無魂不能照耀天下故月雖純陰而實不離夫陽然此日月分陰分陽陽交乎陰陰參乎陽者皆天地之氣絪縕摩盪而成故道家以日月方丹天地爲爐陰陽爲火候而太極先天爲吾身本來也若夫坎離其義亦如是蓋不曰乾坤而曰坎離者乾爲獨陽坤爲孤陰獨陽不生孤陰不長故道家言丹頭不曰乾坤而曰坎離惟此坎中一陽居二陰之內則陰包乎陽而有生育之功離中一陰居二陽之內則陽包乎陰而有成務之能是以道家先用坎離分配丹元然後取坎中一陽納入離中一陰之內遂變純乾復還先天本體也但人只知坎爲水離爲火而遂以水火交濟爲丹訣也

抑知不外乎吾身之一氣也蓋氣有陰有陽不知道者陰陽交雜不分故學道之士先要分別陰陽之烝而後取此貪彼或取彼益此耳蓋精與神皆不外乎氣故道家不言精神而獨言氣也

或問陰陽之氣何以分示云分而言之淸者爲陽濁者爲陰呼者爲陽吸者爲陰升者爲陽降者爲陰上則爲陽下則爲陰左則爲陽右則爲陰心氣爲陽腎氣爲陰肝木爲陽肺金爲陰統而言之人身皆陰止有一點陽精耳又問一點陽精是何處示云此是成仙作佛的眞種子眞面目眞命脈斯時那許輕談也

或問性之旨示云天地未有先有此性有此性則有此氣故性

爲天地之心氣爲天地之體夫豈有性而無氣乎抑豈有氣而無性乎然在天地不可以性言亦并不可以氣言如謂天地惟是性耳則高高下下者是何物如止以氣言天地則運行不息不震不墜者又是何主持故言天地者但曰道而已則性與氣兼該矣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有是性而後有是氣有是氣而後有是形無是氣則形遂潰如無是性則氣安主乎氣如居宅性如主人尋著了主人不必更問居宅故見性明心不必再講許多煉氣煉形之事若初學之士不曾識得居宅何如便認得主人故欲尋主人先要訪居宅訪著了居宅自會遇著主人然亦有訪著居宅而不知主人者或主人翁不相照戀者此予所

以掃除一切獨見性天爲上耳但初學之士先要存形若不究明玄關養氣煉形則居宅一潰主人無處著腳果子輩欲求捷徑俟予三品告成依例修持形也固氣也全性也見區區嬰兒無煩九轉自有陽神出現變化莫測之妙矣

聲靜不如身靜身靜不如心靜心靜則萬聲俱忘心靜則萬聲俱寂若心不靜即使其身趺坐鎮日衆聲不聞而此心已入萬聲中莫能得片刻清靜矣故修道之士先要修心修心入手正不在靜室於羣動之際方能勉强作功夫可以驗吾心動靜若修心者不從衆動處下手一味向靜處尋求苟遇動時則此心從前靜境卻不知不覺失去况人生那有靜日正好於紛紜擾

擾之中默爲靜攝至於日用飲食只可隨緣度過又勿著意經營以致分亂道心可也

大抵修行人不外修心心爲精氣神之宰賢者希聖不外此心道人學仙不外此心釋氏造佛不外此心三教聖人垂教後學無非教人修此一心心爲太極動靜俱涵未動之先便是先天旣動之後便落後天故至靜時情識俱泯宛然無極之眞迨後愈動愈遠一切客塵俱從六根爲賊故儒與道與釋任他分門立戶總無有離心而言者我家作用在攢三寶以結靈胎而通五玄以究三淸祕密論厥本原則止在此心心不靜則不虛不虛則不靈不靈則塊然頑鈍與物無殊其何以結靈胎而成大

丹乎太上教人以淸靜爲本守雌自閉虛谷生神千言萬語也只教人修心一切搬弄都是後人作偭悖道愈甚去道遠矣我今演說斯典雖於大道精微不敢盡謂發明然卽心而言合三教以同歸一致無俾後人誤認道源卽下手不致無所把鼻則或庶幾不無小補云耳

三品妙典乃予傳世靈章三教法眼仙儒佛釋不須更求他道卽此便是津梁惜茫茫宇宙無問道者不知細參耳設有誠求之士夙根淸淨道氣渾堅何事再用師資言下便能解悟可知此典功德與玉經相等卽天皇尙加鄭重故流通廣佈受福無涯徹地通天咸蒙利益非特度一時之劫尙能廣結良緣千萬

劫賴以超證此誠救濟天下後世之玄文爾等慎勿輕忽目之泛常視之也

至人為善心如太虛過之即化無所留餘賢人為善勉強而行久久不懈可幾至誠中人為善如泡幻影時起時滅或見或隱下人為善只在福緣反之於心其實不然爾諸小子敬之聽之修爾心意毋作貪癡反躬自責必誠必持從吾訓言自獲其時

作善由心作不善亦由心心之為善勿動果報心之為不善亦勿動果報蓋作果報是作不善之根如人行一善或十善百善私心計曰天其有以報我乎如其不報則以為作善無庸矣而作善之心輟如人行一不善或十不善百不善私心亦計之曰

天將有以報我乎如其無報則以為作不善無傷矣而悔過之心輟凡人欲為善無以善為善見以為善其心必不善所為善者只在一心捫心自問此事於情理無害便是善於情理有害便是不善善與不善不必見諸事一念善善不可勝用矣一念不善不善亦不可勝道矣然則人求為善之方還而問之一心心靜則慧光自生何用他圖乎

道心要堅存心要實若不堅不實則有外魔糾纏縱於道有緣亦多生障礙

論琴訓喬以恕云琴之為道皆具玄妙但鼓奏之時心要靜曠氣要和平指要安閒不著於身不著於物不著於境並不著於

琴默出此心與太虛打成一片則隨指所奏皆爲太古之音若徒撥弄新聲悅人聽聞便靡曼淫褻去琴道遠矣

身病可藥心病難醫外魔可降內魔難制誤信妖言頓生妄想妄想生因因生障礙障礙不已遂有魔頭魔久任舍酒肆褻弄使之夢想顛倒錯亂或起恚恨或興呪詛或毀正道或惑邪說大則亡家小則滅性縱能悔悟旋復迷惑如是等爲無有終極我悲衆生爲作醫王療其心病服其內魔心病既除無所身病內魔克淨外魔焉侵若不攻心病入膏肓音荒魔熾於內外魔孔彰汝等靜思可以借鑑

從猛火中鍛鍊方成鐵漢從深水中躍出乃是潛龍

在此門中更要凡事解得脫遇人退得步方爲道器若著一點我見存一毫矜心那能入道

人生天地間不過一蜉蝣耳匪獨凡人然即往古來今爲仙爲佛亦無不然然生也有涯而神無涯以吾生視天地吾生一蜉蝣以吾神視天地天地亦一蜉蝣噫我視此蜉蝣一日一生死一日一變化合之千萬年皆此一生死皆此一變化人知蜉蝣生不知蜉蝣死人見蜉蝣死不知蜉蝣化我視此蜉蝣天地同終始

晝動機也萬物皆動而我亦動之夜靜機也萬物皆靜而我亦靜之一動一靜與物消長此天地自然之氣機生生不息之道

也世人每多俾晝作夜以夜繼日是違天地自然之氣機大悖乎生人之理自絕乎化育之能矣故晝而興夜而寐固而精養而神與物無競寡欲淸心能知靜攝可冀長生

吾道以淸靜虛無爲本以長生不死爲急以濟人利物爲心以逍遙自在爲欲彼深山窮谷中儘多慕此之人惜乎未遇眞師指點徒虛歲月下此則濁界衆生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汨沒於慾海之中顚倒於愛河之內明明畏死求生忽忽貪財忘命放著一條正覺法門而不知入觀著一條方便捷徑而不知行眞可訝也眞可憫也

問云爾等且就這心字講來爾等俱有心麼有心又在何處有

對以不知道者答云妙妙只在這不知道三箇字上不知道者對境無心也卽如此時子輩心在此過此時遇彼境心又在彼恁般不可捉摸如何便知他在何處道心者覺也覺卽是知知卽不知不知便無爲無爲便能有爲有爲卽可至於無爲無爲者先天之本體也本體旣爲無爲則本來面目又何可知故不知道乃眞知也子幾談言微中乎

問云人之有覺卽爲心心之出入無鄉究竟心在何處所住有對以心在聖前者答云歎哉人之所以不得眞道者爲其有心耳爲其有心所住耳如子云心在吾前此心便著吾相一著吾相則子心非子心乃吾心矣吾心豈可以爲子心乎故至人無

心非無心也心如太虛心無所住耳要知心無所住此心又是何物卽曰心如太虛則太虛亦非頑空昔六祖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能頓悟予今剖晰言之何予輩憒然如是粉碎虛空是也非對前無著有何疑明星三五天明後影落寒池影又微歎哉衆生我爲汝說卽如此花未曾染着香色芬麗一加玷污便爲泥淖音鬧若或保守天眞依然臭味淸遠我悲衆生爲演妙法確遵斯言踐形復性只如火裏種蓮正好熱中尋冷莫教雨後葬花空埋本來豔質信得過石隙湧泉流通大海信不過暗室尋門終無出路諸子任人猜疑老道只圖救世且看他下場頭結局方知斯言不謬也

大凡爲人要眼界高胸次寬受寵若驚見辱能忍量如滄海心若太虛萬乘千鍾在我所當受受之不以爲榮一介簞瓢在我所當辭辭之不以爲矯古聖人有天下而不與棄天下如敝屣其心何常有富貴貧賤在今人多只爲這等念頭繫繫於心而不能化倘一旦人以高爵厚祿相加予亦不知其作何形狀也彼硜硜鄙夫非如是耶

凡人亦有能知道者但能知而不能實踐是以道不明於天下今言求道道有何言只有一法循循做去不要妄想勿走旁門開基打汞總是虛名道在天地四時偕行天地有晝夜日月有虧盈能使陰陽合一理聚乾坤中有般般苦一一要溟淪五官

導九炁六賊誘七情上窮千仞頂下入百淵深龍翻巨海濵虎
嘯萬峰傾乘此何法治仗劍斬孽根束邪並縛魅殺鬼絕妖氛
修居及掃舍清靜一黃庭朗如碧天月活似嶺頭雲忘機并忘
相無我亦無名一團眞至理總在守虛靈

生身之義從始細說十月懷胎而臨盆苦惱三年乳哺而顧復
憂勤疾痛疴癢子未言而母先慮出入起居身未親而心常念
見其笑啼而爲之一憂一喜觀其舉步而爲之若驚若狂自忍
饑以飽其子自受凍而衣其兒望子成立而兩眼幾穿思其有
室而一心難寐或冲風冒雨以創立根基或陵險踰阻而新其
故業終日勞勞都爲後計午夜戚戚皆爲子謀欲報之德有何

紀極爲人子者欲報親恩自當竭力盡心孝養不衰誠敬罔替
飽食煖衣以調其體柔聲下氣以樂其心順承顏色祇領意趣
古語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方爲能子矣倘正經關頭未曾稍
盡徒以修齋布施周窮恤匱爲作善事雖積百千萬種皆爲烏
有大倫一虧鳥獸弗若在世則爲人鄙賤在國則爲法不容上
而神瞋下而鬼惡或水火瘟厲鬼魅厄數難逃甚而雷轟電擊
震屍毀體水火不受如此報應可不畏哉

耕不深不可以望秋成數豈足憑耶喪其心敗其行命雖富貴
亦貧賤修其心養其性縱命否亦有達日

訓宋眞懿云爾力眞足爲善何苦代子孫作馬牛公門中滋味

世道上險巇人情內風波大都閱盡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顧碌碌徵逐下梢頭筵席恐不得好散黃虀淡飯何讓膏粱粗布青鞋可當文繡只要你急處收韁安處放枕管你受用不盡

爲人父者不可過於優柔亦不可過於酷躁有賢父然後有肖子有慈父然後有孝子古人不教而成才者幾人不勉而自行者幾人不學而能體心繼志者幾人爲人父者其知之

訓吳一恕云天上無不孝神仙爾惟歸奉其親坐靜立默無向鬧市場中虛度歲月至人無命以其無我斯言體之

爾諸子毋自私毋自利毋過嚴毋過濫遵吾教者吾不之拒背吾教者吾不之追能體吾意者天必降之以福陰叛吾訓者天

必降之以災口談道德心居詐僞明可以欺人暗豈能欺神乎總之幽獨無虧衾影不愧精進無已可以希聖賢可以參天地彼區區富貴壽算命豈能制哉諸子欽之

諸子既皈吾教當加一番洗滌當加一番猛醒修福而有災者吾能尋聲救之積惡而不變者吾能默爲糾之行恕顧子素有陰行父母不甚親愛而孝養有加兄弟不甚和睦而友于不改待人具一片熱腸處世存一種實意能知禪宗之理而守之默默亦通吾道之玄而含之深深視彼口是行違道聽塗說者眞逕庭（音聽）也故予嘉之一恕吳子爲人本分心無詐僞處世接物全無渣滓相時而行因人而言胸中若有天空地闊之妙若有

雲行霧散之致且立心遐舉擺脫牢籠眞有志士也故予喜之
但二子時加修省一步步踏將上去不要落後不要墮下則善
矣愼勿因予言而懈弛恣肆將一段美滿前程自相誤也二子
思之凛之

人生在世最怕游移若能認眞決斷何道不可聞何仙不可希
但恐所言諂懟而所行背謬耳

嘆彼衆生多行非義不忠不信不慈不惠或子而不孝或兄而
不友或弟而不恭或交而不誠處己多陰私險刻接物少義仁
智勇掠他血肉以肥己身戕他性命以養自體不敬天地鬼神
而輕加侮慢不尊寶經聖典而妄意毀呵怨詛呪毒狎昵朋比

多作不善肆行淫汙神曹糾錄論其輕重加諸刑罰或刀兵水
火疫癘之劫或轗軻坎壈鄙賤之數俾各自受量行而止若歸
吾門忠君孝親恭兄友弟處心積意誠實無欺持身應物中正
慈祥齋戒沐浴以敬禮天地神祇志心諷誦以了完經功大藏
更或有人忍斷愛欲訪求至道吾即化形指撥或於夢寐相迎
或於坐住相遇俾得早識其要修煉金仙如或不然而能遵吾
訓詞向人世著實用功善行無虧惡念不起或求洪福而即賜
以洪福或求大年而即賜以大年或生肖子賢孫或多利遂名
就若更修持罔懈有終如始吾則拔居南宮逍遙快樂日久可
以證位上仙永離塵垢不入厄運吾之所言功罪昭然報應不

爽爾諸弟子悉心聽受各歸奉持毋因循苟且毋怠惰偷安毋違正訓毋宗邪言各行各是各圖各功果屬誠信凜遵自獲吉祥善慶知之慎之

濟世功德不在大小不計多寡但須出一片至誠即救一昆蟲愛一草木隨力所爲便有無量功德

爾諸子等諦聽提音題命自今以往各須猛省爲忠爲孝無慚子臣克敬克誠自光斯道爲人而不慈不惠待物而不寬不仁或利己而損他人或殺命而養己命或祀神而不恭或持經而不信或有初而鮮終或外實而內詐或於同人而較量強弱或於同道而區分彼此或忌刻其長或好諱其短凡此居心不公不

平正己不正不大雖屬凡庸之故態而實名教之罪人爾諸子等獨居深念有一於此速當痛改藉誠敬以收放心賴神明而消咎過或行一善事以濟人之困窮或出一善言以解人之冤結或施一臂力以扶人之阽音鹽危或有父母者更竭力盡誠以奉事或有兄弟者更公平和順以相處如是行之由勉强而漸近自然更可優入聖賢之域乃復彼此勸懲爾我告誡同心同德相諫相規毋踵前愆自臻善道冥冥不爽天鑒在茲積過則如邱山積功則如勺水生死權衡一念輪轉慎之勉之

人心要有定見心一不定便不能向正大光明處著用遂好偏執己見不信善言巧弄心術爭強論弱分人分我不肯調服狂

心使歸於一與正大光明者自相矛盾故其所爲雖或間有一二微善而心爲大本大本有虧小善何益有是疚者急宜勉力痛改毋逞私智毋執偏見徹底澄清無礙無著提出肝膽做那正大光明的人行那正大光明的事步步尋向上去所往無不攸利求其在我只盡已誠千聖萬聖同歸於一一念了悟受福無盡

予笑彼衆奉道之心如水之泡求予慈悲如火之炎人何不以此念而移於奉道中則不作福而福自增不邀功而功自大不謀利而利自溥何容求乎

以予婆心接引直欲使衆生盡登彼岸然人無積誠而來則視

此爲戲局與其歸吾道而不能終何如嚴其關鍵耶然人之心有勤於初而怠於終者亦有懈於始而幹於後者惟願勤者勿怠懈者自知奮勉焉則善矣諸子須要從此加誠若稍懈怠便不可化訓矣

凡人在幽獨中當如神明之鑒格而況對越神明甯敢放肆耶彼衆生作惡由於一念之放肆浸假而成狂悖罹諸罪孽耳可不戒哉

大凡爲道者貴於用柔貴於忍辱如能安靜不校受用亦自不小不惟可以質諸人而無歉即告諸鬼神無不蒙其垂鑒

大凡作事不必問人之是非必要內省果我所爲百無可議猶

當自責我之不能使人改過遷善深恥我之不能化導愚頑我縱自盡其道不怍於人乃遇作惡者當前更要柔以處之和以接之若化得一惡人向善便是莫大之功郎彼汨沒已深斲喪已甚稔音忍惡不悛音詮遽難感化者亦須善待之要之我能盡道敬而且誠毋亢毋卑中道而立凡有所投虛己以應彼等匪類久當自生畏服不敢逞其狂妄矣尚何外侮之足慮魔障之可患哉

作善由一念作惡亦由一念幽獨微渺處善惡所由分如作惡之輩其初亦與善性相近迨一念不愼流於狂妄終至累劫不能開朗性天暴戾恣睢音誨無所不至以致上干神怒莫逃天譴故予憐玆孽種心甚戚戚不憚爲之宛轉說法爾諸子自今但觀彼等作惡報應須要存一惻憫心不可有歡喜心須要存一警惕心不可有效法心則去惡自力爲善自堅矣

人生濁界如隙駒過影一失腳蹉跎過去追悔無及午夜清鐘回頭猛醒從前弄機關作把戲使乖巧許多是那夢夢時所爲甚覺狂悖若不急早洗心從頭做一箇好人向善處高步天界便愈趨污下墮入苦劫累世難超而且禍延子孫曠代殞滅況作惡自有盈滿之期報應只爭遲速耳一不醒悟甯不可惜

世上善事是行不盡的世上功行是立不盡的聖賢安身德愈高心愈下見善如不及望道如未見幹了許多事業建了許多

功勞其心猶歉然不足況其善其功尚未究竟豈敢妄自尊大乎古人云滿招損謙受益是乃天道夫天道如是甯有人道而外此乎

一箇人這樣行好事便是箇善人那樣行醜事便是箇惡人一箇人做善人做惡人成兩樣的人其間只在那點心上

人言凡事有命有數然聖人云至人有立命之學便以造化由我命豈能拘數豈能囿乎至於生平無一善行善狀或福祿富貴不失者或由於祖宗之積累或本於前世之修爲然而惡作不息便絕子孫享受富貴之根若其身福澤只有及身者則拔其作爲而減奪之太上之言果報甯欺人語哉諸子勉爲善事各自修省無負予一片婆心也

作善作惡各有果報若使爲善無徵效則善亦不可爲使作惡無過咎則惡可大作敬神非以圖報只在恭奉誠信此心便是善種子不必期效而無不效吾觀諸典甚言誦經功德此非誑人語蓋誦經者一念之誠便已盡去從前之妄一時之善便已大異昔者之非去妄存誠革非從善誰云無果報乎但可惜一念之誠轉念卽爲狂妄一時之善移時卽棄善從非如是又將何以迓天休而來善應乎故古昔聖經賢傳佛典仙籙無非以美言欣動爲善者之心俾之從此益進於善以導迎祥氣耳非謂不誠不敬而徒口誦經文心思戲渝卽可以消愆獲福也惟

心一於敬始終不怠則善矣

書經之法大小如一輕重合宜實左空右長短相濟筆在意先則字不一意在筆先書法適宜有則歸虛空則實爲偷書措置反失乎奇依予所言無善作爲以敬以正健體爲歸毋尙媚態遒緊相催甯緩勿亟總以端揮

涵三語錄續輯

予每見世俗之所謂好道者無非求神仙接引或學其燒丹煉汞或學其採陰補陽以希長生永保富貴如所云腰纏十萬跨鶴揚州皆是也至於淸虛寂滅眞常大道鮮有好之慕之如書所稱如好好色之堅確不移者而況素習儒業釋道兩門尤所

弗齒今某等乃能幼習儒業長列簪纓現應民社而乃渴慕仙風眞龍沙一會不可易覩須知道以誠入若由一誠以至乎無不誠道不遠矣故經云未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修仙道遠矣何謂修人道蓋大道本虛而實充塞宇宙人惟體道而行使此心量無乎不周大則包羅天地凡一切蠢蠢俱在吾心量中卽孔門老安少懷佛門度盡衆生道門方便接引咸此一心爲之也然又要細細參究靈根慧性時時返觀內照以心問心某事合道某事不合道出身加民不使有一毫之未盡此卽儒門參贊位育釋門性光透露道門忘形合虛之至理故昔觀音大士亦曾現宰官身說法太上亦曾爲柱下史非入官之人便不

可學淸虛之道倘能由予所言事事秉一誠意如誠以利民民受其福誠以興化風俗淳美誠以自持臨政無苛誠以求道惜精保神仙佛與儒胥外一心以求之乎予於某等所厚望者須體此太上好生之心佛法慈悲之念與聖賢與聚勿施之言不特爲予門增輝已也

凡學道之士貴在精專默運玄機冥心內照致虛守靜和光同塵以遊於世抱一以自修勿雜念勿貪名利內忘其心外忘其形以心御氣以氣合神以神合虛以至於忘無可忘復還淸淨太虛無爲之道能明乎此是爲明道勤修行之是爲行道若夫南宮之法雖云正法然亦非了脫生死度世無爲之大道故太

上云淸淨爲天下正又曰保神固氣長生之本至於筆籙殊非正道世間好之者多然不過文士壽終飛精附人以發洩生平之學識耳至外丹鼎爐汞鉛更屬惑世誑民愚人受欺者不可勝數未聞神仙以此度世昔正陽授予黃白之術予恐貽誤後人遂蒙鑒此一念拔度昇仙今某所請予深惜焉

士生斯世誰能株守方隅故男子生以四方爲志然所謂四方之志者爲其訪道從師業儒者負笈千里學佛學仙者芒鞋踏破學未成道未悟不肯住脚後世趨走名利奔競勢要或遊宦或遊學或遠商皆從名利起見又有一種貪嗜山水不憚跋涉雖有垂白雙親亦置弗顧不知此輩遠遊均屬方隅之內至於

眞人遊神溟漠一息而經千里萬里一時而徧六合三山去不知其所往神遊宇宙來不知其所從還歸虛寂知此遊者方爲至遊茫茫海宇能通此者百中罕一

降務恕樓示衆云予自三十年前飛鸞演化遂降神鄂渚留驂此地兆三品之良因結萬緣之勝會於斯樓基啟大業繼復遷於宋氏樓頭肇以涵三之名再移喬子之宅演成上卷仙典於今一回想實同昨日事耳但予之開化有成惟賴爾等贊勷亦得諸始事之子竭盡心力此時雖大功告竣均受宏庥然於數始事之子予心時爲惻念尙以爲未足酬其勞者故戀戀宮中不卽絕迹蓋此故也

予憫世慈腸不憚煩劇留連塵界無非上體穹蒼好生之德下憐衆生沈淪之苦是以發廣大誓歷劫度人普施法乳願盡恆河沙數人人道岸誕登幽域光明遍照則老人一片婆心不幾可少慰乎非不知世事澆漓人情淡薄近來口食計窮人不得不爲利是趨然只一心謀利所以奸盜詐僞日見其甚機巧叢生詭心百出害人欺世利己損他種種行爲卽一技一能亦用心良苦究其由來無非計利較之前人更善鑽營如此日偷愈見其下時災月厄火盜官刑旱蝗疾苦因之頻加第人於惡念初萌之際尙覺自歉雷霆震電尙知畏懼及漸染惡徑反如履坦似就輕車偶因報應參差遽謂神靈聾聵遂逞放心肆行無

忌雖雷霆在側斧鉞當前而其人若罔聞罔見也曰我惟利是恃不聞諺云錢可通神之語甚可憫惻亦可發笑如是等眾有不永墮輪迴縈纏孽報者乎予即欲解脫之亦從何處下手也

道之一字為天地之祕機為陰陽之精萃立極宇宙開化古今至微至隱無形無名肇造化之象祖物彙之根厥始鴻濛判於太鈞佛也此道仙也此倫儒之聖智亦無所分究溯由來同原玉清流支衍派各別三乘各開一教各立一門實者儒理虛者禪心虛虛實實二五凝精存亡守有若渺若冥恍恍惚惚含於臍輪玄之又玄竅妙難尋上窮月窟下踏天根開來開往常靜常清實者如斯虛者常存殊途一轍歸還渾淪道無可道人忘

其人我忘乎我忘亦忘眞是曰眞忘莫可擬論有識之子先立乎誠誠則有明明則著形著乎內外大道可形行道無有難易之分而一貫之曰誠

當今乩沙一事開化者廣附和者多其中不無眞偽之別又不無聚散之常然人每以談凶說吉者為眞以詩詞歌賦者可聚若予自飛鸞此壇迄今數十年來在予不以吉凶之兆動人而二三子亦不以禍福之機求應雖無語言文字可觀頗有禮樂威儀可習是以常處不變歷久愈新較之倏聚倏散駭俗驚人者不相侔也

人恐予門有異見異聞事足以動人今予自覺無甚聞見可

異但不知人之聞見者有異乎無異乎蓋無異則爲庸常而庸常二字所含者廣人生履地承天祇不過衣而衣食而食日用起居甚無異也即庸常之說也人生五官四體共有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司聰司明之處人皆有之此無異也人生幼而小學長而明倫凡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亦不過遵先王之訓率聖人之行以造夫爲聖爲賢之域均不外中道而立事極庸常亦無異也更有此佛仙二途一則明性徹源欲了生死一則煉性煉神希得長生其迹似怪誕難憑其人似渺茫難考然以庸常之說論之佛與仙斷不捨本性而言修煉亦未有去守中而說玄微忠孝仁義之心未嘗不時時在念辭讓恭敬之事

未嘗不個個躬行故事親孝亦可稱仙中之孝子事君忠亦可作仙內之忠臣凡以類推舉能生物盡倫者皆是仙根佛種不冀仙佛而仙佛自然有得其故實由於三教殊途同歸太極無所分別門戶也予三品典內明究斯旨極爲精備若世之小儒全不知此中合一之理妄加議論竊爲譏謗予亦不問其心思何似而但哂之爲腐爲迂也凡人問道而來其有所聞見雖予未盡知但不作奇異觀即是大識者若論皈予門亦僅可作庸常事看方是大家模樣既心切予道予惟以大道教人大者亦不過此庸常二字而已

予門廣大溟漠中寓有慈惠恍惚中放有光明凡所投誠如果

眞信不二再無不以神感通只慮人之視我爲可有可無予亦難應之以立求立應神思之不可度理信然也苟能事父母以愛敬事兄長以和遜待朋友以信實處身世以公平修己克私敦倫務本是卽日對予面日聞予言予默會之間自首肯也

欲知生者之死曷不觀死者之生夫生者之死人第知算盡則死而死者之生人或有云死卽受生者又有云死旣不測焉定其生又有云無所爲死後有生之據種種議論皆不一不知古云死生之義大矣其實不可得而易爲之說也以正理論之人稟陰陽之炁以受生得淸濁之炁以分形來則茫茫如東輪晨擁人第見夫日之升矣又焉能親覩其發於扶桑者爲眞耶爲非

眞耶及其死也冥冥炁往西體槁然如西烏之落倏忽而下人第見其日之夕矣又焉能目擊其沒於崦嵫者爲眞耶爲非眞耶故執理之士只究本來現有之軀行眞實不二之事彼生彼死惟順受其正而已矣命可知也不可言也數有窮也弗如守之此大儒明生死於未有我前而會之以意順生死於旣有我後而反實歸空其玄之又玄微之又微俱非人人可得而道也

世傳斗儀七十二內隱眞諦三十六其他不過以儀文垂教者也不知禮斗一事不特孑門科教爲多卽如來門亦多此支天禮法諸品亦自不同然佛藏中心品較道科爲勝皆具梵音兼有成就法甚爲深妙禪那家亦有以此見性明心如彼慧燈一

燭覺照一切處無不朗徹夫此暗室未有光焰俱作黑漆人彼此不相面既而忽然一炬便覺上下洞達光明四照得如斯樂勝譬彼禮支天者雖愚柔無識苟誠慤堅摯遵依梵教信禮如法一旦開霽俱能了悟如我如來睹明星悟拈花示衆亦復如是是知梵音神妙具六通力無有勝者其功德力誠不可議即予玄科祕簡上仙眞宰尚有尊奉每按天地同輪度數依法瞻禮倘根具有間功行參差亦不易得受上眞靈寶太玄科教故彼支天爲衆星主居諸天尊其願深固其慈廣大其法無邊凡九品果徒尚莫能窺測傳經五斗俱係科詞其中皆有隱祕不傳下士非九天眞器亦不得聞斯語然亦可習此條科肫誠懇

禱依義修持其神驗亦各各異或親降紫宸或靜現臂面或天華繽紛或仙品陳設咸如意𢧐均使如願上士希仙即可道求中士祈願無不各遂禱禳一切尚小果報於此中得大智慧大解脫者不勝計更有親受玄靈三五之眞工而超證修持居第一義俱得此力譬彼念阿彌陀佛接引者遂得化生入功德池作變體成蓮華亦如是微妙如聖經所云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彼禮支天者亦復如是無第一義可解是即第一義無法象中先有法象而終歸於無法象也妙哉

經之一字原所以教人守經不變常敬常畏上智觀之默有感會中士視之知所警惕小民知之咸生畏懼故予設教訓人在

此一字有許多訓廸非假語言文字以自炫也然訓廸之要首在收心心有所警惕則勿論敬神事人皆如在其上必敬必戒時刻翼翼終日乾乾對越神明尤加謹愼先自一事以至百事自小事以至大事收心在腔子而勿使放失則漸臻純熟久自心有所主而不致膽大氣粗漫無忌憚矣此收心之法即予始教之綱目即予演經之主宰亦即予平日所說修仙修佛之妙諦也天下愚之士縱不能默會幽深合神玄遠而凛此章程事天格神之際尙不能一爲檢點約束此野劣猿精使令猖獗蓋由此等平日於收心之學全不體究徒侈結習枉縱情慾無明時熾識性難調種種任意慣成放誕肆行之積習俗網昏迷不

醒響震之玄音以致對越神明妄意放蕩失禮踰閑有不可自問者如是之人在人情則云不稽之輩在世事則云誕慢之子在儒教則云不屑之徒在釋門則云玷淸規之夫在予道則云狂悖之士焉所取也經之爲言敬也既無敬經何庸說乎經之教人以心也心既放經何庸設乎惟經以印心心即經要經之所以非徒託諸語言文字也憫哉予不禁爲彼等惻然

凡事神者對越神明儼然如在或左或右皆凛祇承非惟衣冠必整亦且容貌必端兢兢恪敬手足動止俱宜安詳朝禮拜颺儀度中節從容閒雅莊重合數如上位神靈向我中處指視甚嚴凛不可慢如是敬畏似下之奉上臣之見君必盡其禮然下

事上臣見君或有未出於眞誠眞敬者若畏敬之心存於中自無僞誠僞敬之事至於事神 又非君上可比以其神靈赫奕感召甚速呼吸相通捷如影響 有令人不得不生畏敬不敢不生畏敬者總以神之昭格不可度也如是先存一事神之意而來者其心是必在敬神一邊豈尚敢嬉笑戲渝不恭不敬視爲兒戲乎雖予無甚足觀但既存 事神之心而來即神有神無俱宜自盡其心自盡其禮此道不明焉能爲人焉能事神神乎人乎相感以誠誠能格天天德是 馨儀禮百千端在一心心眞心僞又在自存自盡謂忠以實爲 眞眞誠應物格致修身由身而家不外乎心齊治平者總乎至 誠參贊位育皆基是根爾諸小子

黽勉是行

鸞手之難非同泛泛有天成者有人力者要必夙具慧性智根通達性氣和平心神淡定與世道相違向有善信不欺於物不驚乎外敬恪純一體致安然必謹必愼時凜誠訓無二無三不疑不詐方得心手相應神人合體機智靈通不阻神意如寂靜逍遙意致冲和自然純化者此天成者也由生漸熟必加煉度然後臻極者此人力者也要之總在誠實於平日而言行不苟所存所著與神契合臨時又斂神聚氣心性靜恬氣住神住機圓心活亦此之謂也蓋鸞手 爲神所憑依凡言有所損行有所虧以及虛浮詐僞疑二相參 皆神所不取既不取其人焉能附

其身乎卽臨事之時苟分心於外及動起七情或自生疑退或間有怠惰皆阻神機不能久遠此所以得眞鸞手之難而得予之鸞手爲更難而得演經說法之鸞手爲愈難也不知予之闡化首在得人神之憑依又兼有德而具靈根者故鸞手二字亦不易言也

人當年茂每事應自束性乃德之基不可不涵之溫厚故儒門存心養性卽予門煉氣煉神之謂也學道者未學生先學死不能死焉能生藏生機於死竅中在人自己會不然則日見求生日見就死矣此生生之道大有玄奧勿爲習染休被塵迷明人一點如暗室張炬頓生光明莫把聰明向無用處使

誠恕予縈縈俗務固爲人情不免之事然予較庸俗不同自宜毋存凡見此時予卽爲予般般印證然亦無者不能增有者不能減雖欲爲之造命其如定命何今特與予言之冀予了悟一切有爲之法悉如夢幻泡影予但循分安時求證將來妙果則乘予開闢之日儘足開予慧性方是予七十年來收緣結果之功予須從此漸排塵累擺脫俗情大作整頓收拾性靈以待緣至卽可助予闡演利賴無窮抑且於爾往昔生中修持自得圓通早證矣

旣皈予門須體予意以敬畏存心以和平待人勿貢高以自矜勿驕奢而傲物縱妖冶盈前常思坐懷不亂之下惠雖人將橫

逆加我必須學三自反無過之君子豈不知周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乎

予門弟子率領眷屬皈依固云向道之誠然諸子但知取一道名便是皈依殊失皈依之義不知皈者乃以道爲歸依者以道爲宗主而依倚之也若能信受奉行遵守法戒於道門不犯規律於人事不壞綱常心術端正誠敬勿欺凡事依理而行方不失皈依之義方可稱皈依之人倘止求一道名遂了皈依之念實爲無益況彼等婦女童穉無所知見者乎

嚮慕予道必須敬信諸事敦本若甘自棄便日流於污下苟能行健卽日進於高明至於涵精育粹攝性調情又端在有涵養

澄靜之學存虛無杳冥之心方克有濟倘自不收束則日粗浮神之不接倘小而過之招報甚嚴矣

示洪鶴誠予亦聞予涵三之名義乎自兩儀肇判三才遂分然天有三光以昭示萬物地有三教以維持人心但人有氣稟不齊故釋典有三乘仙藥有三品卽儒家亦有上中下氣質之不同究其初厥賦維均本屬一氣中涵一理所以三教雖分同出一原若參透三教之理無彼此之異自同歸太極之精矣夫太極者卽先天一炁兩儀從此判三才從此分若夫三教則太極之支流雜派也原其始無非一理故予壇特命涵三之名蓋會三歸一又一道中包涵三教耳若玄門修煉工夫有雜有正雜

則言接命延年之方正則惟談金丹大道金丹者卽佛法所謂圓明覺性是也非金非石而金石無以比其堅分陰分陽而陰陽無以喻其妙靈應無方神通難擬修之則寸田尺宅可長生百年千年可常存彼藥物火候二八一觔子午抽添水升火降皆支言耳其實窮究性命之旨降伏其妄心道卽在目前矣予昔指玄篇曾揭此義訓人有云報言學道諸君子好把無毛猛虎牽夫無毛猛虎者心也心之所之爲意意者玄門所謂黃婆於人身中脾土是也水在下難升火在上難降意至專一則烹自隨故丹訣有云黃婆牽引入中央蓋金爲水母木爲火母以此東王公配西王母而生水火兩男女然必以意爲烹煉方能

成就故丹訣又云本因戊己爲媒娉遂使夫妻正合歡雖丹經有如此種種名相皆屬假立若降住此心則一切皆空太上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卽如涵三之意三且不名涵於何有涵且不名三於何分卽一而三卽三而一了此道者是眞修行人也

自己本來心性究未明了所以冤業牽纏輪迴往復此劫未盡彼劫又生惡報未消業債又起沈淪愈久陷溺愈深渺渺泉鄉茫無出路悠悠歲月何日超昇夫人身難得樂土難生耳目聰明皆上蒼篤生之德衣食饒足實前世修積之功利名富貴豈可强求壽夭窮通原非倖致苟不能上酬覆載之恩下答鞠育

之德是乃生忘本已負莫大之愆或更加以敗亂倫常斲喪根本存心積慮惟機械巧詐之是工處世待人盡刻薄殘忍之是務對三光而不知敬仰毀三教而不屑尊從污穢入羣傷失本性生則難辭惡疾橫喪夭年死則難躲冥刑打入地獄凡此等眾寧不可悲須知天堂有路只教心地光明今日撒手今日即空明日回頭明日即了笑人生一場虛夢誰能夢裏尋眞歎世上多少虛花孰向虛中著實生時不知修省死後魂魄皆昏依草附木本來之靈性何存泣地怨天夜臺之淒涼誰顧一旦改形換面失卻人身萬劫沈淪了無出路可不畏哉

世人曠劫以來迷失眞性全不皈奉三寶只圖利養色身不知色身是假終有敗壞若金丹大道長生不滅亦無生亦無死但所謂金丹者非如外道旁門燒丹煉汞惑世誣民使人傾家破產終無一成而且有害也神仙修丹即是修心人人有此金丹惜自己不肯修煉以致隨劫輪迴永無解脫之日耳須踴躍誓願首謝前愆皈依三寶所謂三寶釋曰佛法僧寶道曰道經師寶名雖各異理實一也從此永久奉道即可證清淨道身夫覺悟只在一心心同太虛無罣無礙若能覺悟即可自度否則沈淪億劫雖萬種慈悲亦難拔度矣

自古皆有死然其中亦有前劫善根未熟而死者亦有惡業未露而死者亦有學佛學仙中途改變以致善果未成惡業漸長

而死者又有生平爲惡無厭終年能改過自新臨命終時因此一念能自改悔轉劫遂好善修爲正道者故此一生有男女富貴貧賤壽夭之不齊非上蒼有意區別皆由善惡自招若前生好善樂道今世又能好善樂道則天福自致天堂可躋如其不能則天路閉塞無門可入地獄惡報無由出離第一要發信崇心信奉三寶自能消曠劫罪愆出生死苦海證長生之大道第二要發懺悔心悔歷劫不知玄功未能修煉自心性體被無明煩惱蔽錮以致淪於鬼趣此一悔心能生種種功德譬如磨鏡塵垢既去透體光瑩故知生死心爲根本心欲長生卽當崇善善乃福基惡實禍兆作善作惡總屬乎心心有一善如地生嘉禾灌溉滋茂收穫必美一念有惡如雲蔽虛空日爲掩暗其光便滅若能改悟如風吹雲驅雲散光現虛空湛然學道之士性體虛明亦復如是世人不知修道眞訣將謂愚昧凡夫何堪修道豈知道本在人不是離了心性別有一種道理若別有一道可修諸佛諸仙便屬欺世其實修心卽是修道人但一心悔過自修道不遠矣試聽誦經其中語句雖多無非表此一心心本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初無一毫人欲之私何謂人欲蓋隨各人所欲或富或貴或好色或美食種種貪安之心皆名爲欲此欲一萌卽離天性遂致迷眞逐妄落無數階級故不得名爲天性而曰人欲也又此欲各各有各各異非大同之理非至公之心

故云私今後但去此私心除卻妄念令通體光明復還天性則道在邇矣若言下頓悟此性即是金丹大道日日參究本來自得了脫苦趣

人生之初惟止一性並無他物夫此性者先天一炁是也天得之以致清地得之以致甯人得天地清甯之炁以成形於是遂有陰陽清濁之分然此天地之炁始於太極所謂太極即是先天一炁因天地由此而生故曰先天此炁在人則謂之性人未生時此一點眞性投於母腹得父精母血而成形然此精血亦稟天地清甯之炁而生因此時既有精血遂有形相從清虛元陽無相中落於有相而先天之炁於是雜而無形故太上云降

本流末而生萬物此之謂也方其未出母腹藏於無形其性其命尚渾而爲一及墮地一聲已將太虛圓明光大之體一聲叫破於時性既發露命亦隨之遂有窮通壽夭之不齊但性體本善而既生之後性光隱而不見遂有心之名然性即心體心即性用二者各分天地故性曰性天心名心地至於用意又落第三階級愈流愈遠愈遠愈失所謂木出崑崙便不清也既有形相便有五官四肢百骸六根之不一太上云不物中物不有中有正謂是也惟仙佛深達此理直究本來所以仙家之七返九還亦祇是煉情歸性歸性即太上所謂歸根復命而佛法種種亦不過修明此性耳人自曠劫來縱無明性迷失眞宗夫此無

明何得亦謂之性譬比溟渤同謂之海其波濤洶湧莫測之狀總屬海水不得謂溟渤是水其波濤非水也使波平濤息則海水清淨之體還復如是若人能降心除去妄想使情歸於性則太極眞元全體造化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矣故聖門之忍性忍此無明予門之煉性煉此無明是也然作罪根因又屬妄認色身是我種種計度以養此色身雖衣食充口體猶以爲未足故太上經中先示斷障之法令勿起貪嗔貪則有損人利己之事嗔則妒人之有憾己之無而怨天尤人之罪日積月深矣及至天曹考較地府減祿大數迫時撒手而往生平衣祿歸何處業鏡臺前事事眞渾身有口難分說始悔從前錯用心

乂十七

昔演典談經龍沙顯蹟八品玄文闡自毘陵曾費數萬計嗣又丕振宗風宣演五品亦費數千至於涵三闡教演淸徽典已較前節畧僅千餘矣後演禪宗蒙佛慈指示諸凡從儉以冀早成是歷來演典談經未嘗不大有布施然世風漸替好道無人所以後此闡演皆量時度勢不多繁費今某既肩斯任功德匪小予非欲從陋就簡不過體諒一官薄俸無甚盈餘所以從儉行事非予自輕祕旨褻慢玄文以俯就於人也然應辦儀物仍不須節省演務重大禮制莊嚴況開闡靈文衆眞班列諸神侍衞非小可事也以適中爲妥

料理演務又兼積誦經藏固是難事然必須善諭諸子毋使誠

意散渙毋致始勤終懈方有利益予不惜委曲開導誠欲子等眞切誠信發於自然方爲功德果能肫篤奉道隨處皆有感應不求福而福自至不圖報而報自豐天人感召捷於影響子等勉旃

邊邑士瘠民貧又値災厄之後爲民父母最宜愛惜蒼黎如保赤子疾痛痾癢俱要護持與民共苦樂正宰官盡職之事夫上天好生莫重於民命凡爲有司者不特愼刑爲要若無教化及民使知觀感不能格於有恥亦是有司之過若博泛愛之虛聲致令刑賞不明舉錯倒置使民無所依賴而手足莫措更是有司之過至於辨冤理屈折獄於片言之間入死出生定案於寸

毫之上尤宜審愼非可忽也古昔明吏如文忠公父其福報在於子孫史冊可證究其由來皆一心在於好生便已作福無量宜體此恕字恤民之命養民之力惠之以恩使之以義照鑒無私福澤遠大正未艾也

書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但立心行善忠君恤民苗彝愚民鎭之以威撫之以恩威恩交施柔剛並用詩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能如此存心如是行事天必佑之自然所願從心有求皆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邊郡赤子貧苦者多宜加意撫惜發奸摘伏宜小心愼重岩疆之民易於歸化亦易於梗化惟在恩威調劑之力也

涵三語錄後記

道何言哉道而不可言也又奚以五千爲是道之在宇宙者巳抉精蘊於函關授受閒矣外此何庸片紙隻字乎然自西度以來聲教漸以寖微而後起之論者簧鼓然類皆以五千言之緒餘而肆其唾涕者也迨曰就久遠後之人愈拾其唾涕而唾涕之遂成舌戰彼此交攻較之簧鼓惑亂尤甚我孚佑帝師慈憫聾瞶爲之振鈴鐸以警醒之不啻青牛再度大其聲而疾呼也於是結壇鄂渚開玉局以布金沙特演大乘三品眞經擴五千言所蘊蓄者而洩之收五千言所散出者而合之極闡微旨透闢眞宗心印聖賢而道通仙佛是又煥

然兩閒一新之文字也矣閒於演典之暇偶論妙理或詩章句無非爲世道人心計者其中勉敦倫常期修心性即一言一字盡足開悟本來啟迪後學誠濟世之津梁渡人之梯筏曩時親炙休光者私相記載惜祕諸寶笈未獲流通今幸金陵孫子因刊三品便函而纂輯之爲一帙標作函三語錄同付剞劂將以斯爲三品便函附也是爲記乙卯孟春中澣顯化眞人弟子王眞稽首恭紀

涵三語錄後跋

涵三語錄者

孚佑上帝著三品經暇之寶訓鄂渚宋氏錄之金陵孫子又纂輯而成者也其中直指大道之微金丹祕妙不但於一切搬運存想擯斥弗言即彼徒執調息運氣守精凝神等功亦鄙之不屑道良以三清之祕極以合立三寶之眞命由性成故也慈哉

上帝憫世人之沈迷示天仙之正派先以忠孝仁義爲基作善積功爲本然後導以太極之丹華天地之丹鼎陰陽之丹候日月之丹寶俾得之一身之內而涵之三品之中人果眞能

就

慈心指點祕密處千遍萬遍仔細研求確有以會乎無量合合之妙自有以入乎無象存存之竅矣涵三之義其在斯乎廣化弟子惠覺謹跋

雲巢精舍語錄一百三十一則 出湖城抄本

呂帝曰孝弟忠信爲四大柱不竪其柱而用心椽瓦何能成得大厦人子一衣一食何非父母所遺即自已白手成家無非父母恩典親有四樣貧老疾病更宜盡心世人以飲食爲孝無有誠敬是豢餇也何足爲孝孝則流芳逆則雷擊人身且失何論希仙

萬惡淫爲首百行孝爲先於此可知功過所重行時時之方便積種種之陰功作事循天理出言順人心不欺方寸可對鬼神此乃修身之道

三教一理儒言存心釋言修心道言煉心所謂一個孩兒三担挑也

主人公在否主人公没病否主人公安樂否病有卻病妙藥用正心三十分誠意修身三十分此第一藥方心要常在腔子裏此修道之要訣

心明於月何也月有照不到處心卻無照不到處

學道不可論有分無分冝直前做去聽其自然若計功求效與凡夫行一善事卽欲望報有何異哉

道中功課須縝密無閒斷務誠靜無退悔每看吾門下多人始則急急若盆中火繼則遲遲若水中冰皆因祈福之念太迫望

成之心甚速耳豈知我道原於積久而成不可一朝期也諸子求心得者幸勿阻於旁言悔於半途則庶幾矣夫子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諸子要得道中真諦非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不能夢著如今之凡士略看道書幾卷便云道中玄妙已得十分哈哈仙道如斯容易舉天下皆仙祖矣何至今寥寥人世可知此道原非旦夕間事也到得身如槁木心若死灰則進道之階矣

大急不急大忙不忙大亂不亂死生分離不動心財色在前不動念方是修仙學子

業從何處來雖由念起實由身生因有此身纔有此業心空則身空身空則業滅

神仙怕落紅塵利濟虛冤業實榮華假勞苦真略一失腳便墮三途言之令人淚下

肯傳人第一善事然不能自度焉能度人

昔李明月度楊聰智假作一道人至楊聰智門首打坐化元寶一個坐了半月楊因妻言與之一個得後又要化三個楊勉強與之竟不謝而退聰智密差家人竊窺之但見道士將銀置之城隅竟日打坐爲行路之人竊去亦假作不看見家人告知其主言方畢道士又來復要化元寶三個楊大怒道士乃言曰予開目時則銀在方閉目則銀不在矣楊聰智大悟竟隨道士入

山修道後白日飛昇

昔有眞仙遇一高士行持多年意欲度之令其打坐先語之曰我作外事汝入定中一應苦樂皆是幻境切勿開言延至九轉則我丹成服之飛昇汝一開言則汞走砂飛不成丹也士如其言定中見黃金萬兩位極顯榮片言可得士皆不言又歷患難骨肉分離垂老病苦臨死痛於解殼總不言語被攝至陰閻羅問之亦不答令加以極刑鬼卒辱罵强食污穢士記師旨忍耐不言王因令轉生爲富家子至二十餘歲總不開言少婦生子聰慧俊秀已及三歲妻屢問不答妻忽發怒曰與君結褵薄情如是不如與兒俱死將子向地一擲腦裂流血士不覺失聲頭

磕丹鼎汞泄丹飛仙因歎曰仙才難得子喜怒哀樂惡欲情關俱度惟有愛根未除成道尚隔一塵飄然而去觀此可知修道準則

修道或生瘡或有病皆是魔頭不可退悔

暴戾殺身之由恣睢敗家之本君子不以察察小人必以昭昭

行不緩語不和舉止不依規矩只好求名附勢仍入輪迴

少求寡用免逼迫於心田戒慾除貪佈心香於意地二句終身用之不盡

官宦不可密交損人利已之事不可爲假公濟私之事不可爲

不可言與心二不可面是背非不可見小利而傷仁厚一心皈

道誓不退悔四魔王來要過得關方可求度
酒色財氣四字一毫不犯方可成道浮名濁利尤修仙的對頭
悟者厭棄從前之義人圖名利求富貴保守鑽營何等攪擾勞
苦能於此中厭棄則遇酒色財氣四魔來試之時念及身心這
等難過則不復生欣羨之心不愁過不得關也
制魔之法耳若聾口若啞由他亙般來相鬧吾今只作耳邊風
學道容易煉魔最難降得一分魔入得一分道全要自己作主
神仙亦不能用力如金入火燒過一度增一度程色
水清月白水濁月暗性水澄清心月自現世人每以無暇推諉
予曾三醉岳陽朝北海暮蒼梧未嘗一刻不澄清若待閒暇終

無修道時矣
初入門之功不必深求第一要把快刀將酒色財氣貪嗔癡恩
愛斬斷佛曰大雄即是此義要曉得擔空二字方纔心中有主
刀子有柄紛紛擾擾千劫輪迴心有拄杖不過免失腳幾生豈
能永脫刀快則斬做兩段修心煉性乃出輪迴之徑路心空性
現自然超出矣
澹字從水聚水制火澹則水生空則火無所著刀快為主煉已
是制火築基是聚水工夫不離二字
酒色財氣何能絕得最要在境煉境如口喫酒心卻在道餘可
類推方是煉鑛出金若離境修持入則不免沾染前功盡棄所

謂頑空非眞詮也

乾慧無益人每言四大俱空試將火存在手此時痛苦不痛苦能於此悟入則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也

富比陶朱貴至王侯所喫者有限所衣者有限所用者有限所榮者有限何苦終朝碌碌末後來一件也將不去反帶下惡業究竟富貴遺與子孫子孫不能替得豈不大可惜哉

入門性命二字不可偏廢只要刀快跳出火坑撇下生死斬斷私欲私欲不斬而修道猶盜在家而反閉其門也

洗心法存心內一輪明月背後一池淸水明月反照已面不可著跡一池碧水淸而且明一輪大月潔而且白明月碧水何等樂意不可著一物方妙有浮雲遮了明月有蝦蟆湧躍池邊當

一拳打開庶不爲其所亂洗心百日方行坐功

坐功必要坐一炷香痛癢俱聽他久久自有妙處

人不修道一日在外忙忙到夜那有工夫一日靜坐也便閒過可見事不忙人人自忙耳

定易靜難功夫做到不間自然由定而靜

混沌坐功每日子午卯酉時坐一炷香年年月月日日時時刻刻一面應事一面觀心不可散亂

弱水即世間苦海也皮囊爲船主人公爲長年恩愛貪嗔富貴機巧皆是滲漏疾訟煩惱財色喜怒皆是波濤以精勤用功爲

櫓槳以持戒累行爲把舵以積功持誦爲揚帆避宦海出愛河穿慾海度迷津船到彼岸直上蓬萊借假修眞一條大路耐心行去人人可到

起手大佛也是魔王功成魔王皆是慈父

工夫不但子午卯酉打坐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皆有功夫用心不用機心動氣不擾眞炁和緩忍耐以補所傷

問何爲心香曰一念亂時諸穢起萬緣空處衆香來

玄關本自靈人自不搜尋尋到無尋處玄關依舊靈

心死爲金丹炁凝爲大藥只怕心不死不怕藥不凝修道之士必要十試不退方能有成問如何得不退曰死心信心卽不退矣

人身皆後天必要先天點化方能使凡銀成寶

功夫最要持久如種樹然朝晨種植豈能是日取果無欲速無襲取無希效守定本等功夫不計年月久久時節到來自然升度昔玄帝感元君鐵杵成針之言還山始修道成火到飯熟不患不成也

淨土栽白蓮不染性如然打去池邊物撥開雲霧天

持戒不失人身積功種生天果累行度生明心見性證無上道

不可性急不可高聲不可動氣不可口快不可手忙腳亂總要息心靜氣制外養中略一粗浮炁卽飛散如在上下不愧屋漏

入定宜半饑半飽遇昏沈時頻以手浴面聚津嚥之則昏烝自散白菓固精青菓去昏核桃補腎蓮子補脾皆可常食

雙目內觀雖開眼說話行動時俱要如是心不期靜而自靜氣不期定而自定矣心粗氣浮斷斷不能成道須坐到形如枯木心若死灰方有生機問死灰復然如何制曰用洗心法此法又名艮背

修道者小遺不避三光爲五逆尤不可朝北汚穢

學道必由三元保舉三元皆統於斗府況斗母發願度生所以學子最要尊敬祖宗墮落子孫卽蹈不孝豈能希仙勤行祭煉法食不但祖玄升度卽夙今寃債亦淸度仙不難歷代仙眞由此成道者十之八九法施財施皆是功行度人功爲第一

山頭月白陽中有陰潭底日紅陰中有陽

舉止要從容氣一亦動志也見上眞失儀又多罰塵凡一轉

自心深處有眞心放心太過最難尋若然尋到無難處方見凡心是自心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年老鉛乾修亦無益

行雲行月定法出定下牀走過一時雙目內觀不離方寸每步兩大方磚脚踵不縮地行無响聲脚不虛跳此去昏沈併煉行時功法

大道難聞至人難遇難於持久又難於一心不亂一心淸淨一

意不散不亂方始入得前定

事向無心得無心事太難悟來彈指訣前後隔千山吾所談道者只在一線之間非有別理也若能一塵不染致心靜默冉加精氣神參養方始有基進功矣

純厚者升上輕浮者沈下蛆化為蟬蚊化為蛆人可自悟

有問伏羆者曰此升堂功夫功始於觀心條目甚細大略如魚在水如龍在土細密處一言難盡

和緩忍耐從容為主猴得道則步遲猿得道則石擊身亦不動可以人而不如物乎

萬卉開發仲春時北窗高臥日遲遲性水澄清心月現鑊湯原

是藕花池

道不可須臾離行住坐臥皆有法

丈夫為婦女為男說與人聽信也難更有一般奇特事烈火炎炎種白蓮

問累行法功與行有別善與德有分功在事行在心舍己饒人忍辱耐魔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古云百行孝為先凡事在父母面上加功用力省而積累多鍾祖云有功無行如無足有行無功走不前功行兩全雙足備誰云無分作神仙

改過不在一時數日在於終身守之不移

一步一步挨去自然一步有一步之妙處中途失足此身難保

未能無過先須懺悔未能心靜先學端正千言萬語只完一太極〇

人心如戥爲惡則心偏爲善則心平由銀兩之多寡而戥之高下各異也盤道也錘魔也銀重十兩以外則錘落無生死矣功行雙修爲金勝錘但修其一猶羽十二兩羽毛焉能勝十兩金乎

風動則香散心動則神亂有德若無德能言不易言

問何法雖有風而香不動云無火則無煙無煙則不動

臘月三十日無常到來時性地若圓明凡身即道身

若能不坐時亦無念即有進矣

善屬陽惡屬陰光明是天堂暗曲是地府萬分中帶一分私意即是陰氣未盡必須忠君孝親心無不善事無不善言無不善時時存善心即是時時保養陽氣方是純陽品詣

夙孽未清成道亦須還報幸而此身尚在佳時令即得以懺悔如洗垢塵漸乃消去豈非大幸古云一失人身萬劫難又云此身須向今生度學者不可此身空過

可笑時人不識爲子剖詳端的非神非氣亦非精當面教君來鉛合圓陀陀光閃閃大地山河只一撮悟得非難溫養難不必一年併一月悟道參禪已數年始授上品眞丹訣莫錯認休輕洩只恐見得捉不得

雜念起時用武火把捉念不起用文火溫養初學宜多用武火爲妙何謂武火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謂文火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何謂烹煉曰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液行夫婦氣傳子母降龍伏虎五行顚倒取坎塡離點凡成寳

五月初一至初五十一至十五二十一至二十五前中後各五日係天地交泰宜戒慾犯者損壽多病及永不稀仙

二月初九　六月初一　九月初六　十二月初二　此四日宜男女不相見修眞最忌

藥初到身無拘係須把三寳牢禁忌離目藏明有何難兌口箝舌最容易惟有坎聰無奈何非此雙脩不能閉始得混沌若鴻濛腹內嬰兒自婚配

黑鉛靈英三三此等學問成道者知之亦鮮

初入門訣第一要心靜心靜則性內自生智慧智慧生一分則能悟道一分〇此一太極也主於性中智慧生得充滿則道不悟自明〇此總一太極也所謂從心所欲不離乎矩也如此則私欲邪念悉皆消滅刀快則刻下可成不能雖百年亦無成也時時靜刻刻靜動即靜靜即動至後終歸一太極〇

世人往往怕死如生重病時惟想早死即脫痛苦困極危難時惟思早死脫此苦楚由此反觀生死關頭一拳打破矣

眞龍出於離宮眞虎出於坎位龍虎之中又有水火名爲水者不一名爲火者有三曰君火臣火民火本於元陽生爲眞氣眞氣聚則病不生眞氣耗散則身不安眞氣散元陽漏元神不附體人乃死矣此人化爲鬼之理

復此心亦如混沌之初靜坐存想先數息次和息至無息存身如太極混沌一般卽無間矣泰山崩於前驚而卽定者次之不驚方妙

念有一毫不絕性不全息有一絲未定命不保要到心息相依念中忘念性要緩要耐訣曰不必守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呼吸俱停身似死方知存想是蹄筌如此方纔不到聞聲地步

有功效不可生歡喜心喜則氣浮卽入貪戀存想坐時心悅爲心華開涵養爲妙

有問子時如何知得者坐到十月後自然知道坐時舌抵上腭以交任督閉口以防洩氣眼要微開以防昏睡頭直脊豎眼要觀竅

問如何不昏沈曰精神提起問如何不妄想曰念念在息如法官在上羣妖自散

〇是此世界、此是仁⊙此是一粒粟中藏世界

問靜功境界曰先是昏沈妄想繼則淡而不厭後如銷金帳裏

終如死裏回生明月清風往來無礙光景謁金母拜木公是元神去謁選仙亦然元神將出有許多宮殿音樂女色種種皆是魔試認眞卽墮陰境

訣云金丹若是想得成女子無夫也懷妊又云若無眞種子水火煮空鐺所以未結丹時不可升降行火以致病患眞種子非他先天眞炁是也得之立可入聖超凡結胎容易守胎最難愼火一起慾念一生私心一起元精一泄皆要墮胎損炁更甚此外仍要戒泄漏戒動氣戒賭力戒多言戒寒冷不愼戒飲食不調戒非時沐浴戒勞心忌食熟栗子閉氣之物

幽門直上泥丸宮穿過土釜又重樓此間卽是黃家屋不姓張

來不姓周此黃河逆流工夫

沐浴者火至寅旺水至申旺旺極將息洗心滌慮用火傷丹

問家鄉曰操則存舍則亡無聲色一大樑問大樑㊥一曰乾坤定數兩儀始分氣傳子母五行顚倒一條大路直上崑崙

抽鉛添汞只是塡精補腦心死不甦乃是釋家心內尋心方見眞心善惡皆心心內無心方成大道採日月之精華奪先天之正炁聚三陽之眞火煉華池之玉液肘後金精日月合璧運轉河車息合週天先玉液煉性次金液修命陽生於子人生於寅液生於午陰盛於亥陽時添鉛陰時抽汞動中煉神靜中起火冬至陽生煉精化炁不識眞功反添陽氣氣盛陽舉卽損眞炁

靜定升提復歸原處念頭稍動精卽離位澹泊希夷方堪法器

慾火忽起要運動問如何運動曰因心不靜靜則慾火歸於無有矣

葭灰初動正吾人加功之時宜閉關不可奔走十五日月受日䰟更宜十分加功發身在於有財家富方能潤屋虛極靜篤始可望眞陽發生

活子時者時時刻刻觀心虛心內觀久久則聲入心通無所疑惑靜而生明矣煉心功圓如醉如癡方爲得手赫赫金丹功成片時千劫一傳煉心未到不能相傳進眞心在於杳冥時若煉心未成進火反助邪火二八月及每日卯酉時決宜停火沐浴

道人心內卻無心無心深處覓眞心煉心已完方煉炁升降乾

坤倒五行

肝肺非龍虎坎離非君臣數言人不識誰得到崑崙

斬三尸法在於無過平日設書一册存臥房案頭日間功過至夜細記至庚申日焚於神前久之有功無過則三尸不斬自滅不在符術也

煉心頓法七日七夜念頭不動求卽死矣然而甚難

陽爲吸六陽時行胎息功畢摩心胸眼目各七七徧陰爲呼六陰時宜鼻吸口呼出陰炁亥午時鼻吸淸氣口呼出陰氣三十六口卽靜中進火動中取火口訣

心空然後可煉炁靜極心空有多少境界如知夙命他心通知未來見仙佛之類悟到眞處有相皆假卽仙聖當面亦不理他認則著魔學人志求天仙不過志向該是如此工夫只完一太極〇仙之五等亦如希賢希聖希天以漸而造耳

精合其炁者炁是一〇精是一丶合是㊀神合於虛是〇名太乙含眞知易行難本行經所言皆金丹

黃婆非意識乃引誘東西二物之鵲橋耳

問坐到不聞功夫曰靜定之極心不爲耳根引動只聞其聲不聞其音便是不聞

問行住坐臥一片功夫曰只看全眞六月赤日不穿夏衣在日中行亦不出汗非炁定神定能如是乎行如是住與坐臥可以類推煉精化炁氣者神之異名總止完得一太極極者無之盡也學道雖由氣入手功夫到家只是一神所謂地厚須崩天高須裂惟有金剛千秋不滅不滅者神也大週天界細入微塵者神也㊀一跳出大門關◐順生人自無而有〇逆成道自有而無

正月初一子寅四月初一巳七月初一申十一月初一亥最宜用功五月五日子午二分二至亦然

二八月不可洗浴坐時吐濁氣六口吸淸氣三十六口擦腎堂三十六次坐觀玄關睡魔來頻擦面目或服圓眼湯乘走服白菓睡宜曲足如雞伏卵兜外腎擦小腹三十六遍再安單脚痛

擦湧泉三十六度

心思意念悉皆枯此時正好立鐺爐四大俱空無覔處一輪明月落冰壺

若要不死還精補腦究乃守尸之鬼非純陽之仙大道始由⊙繼爲〇如是如是

戒性燥者心爲君火火動則性水枯水枯炁泄炁泄精竭陽炁衰道本失矣

意斷火塞意亂火散火候之訣知者鮮矣呼吸爲天地根多入少出攻病可也後升前降延壽可也金丹妙道不止於此與陽近則陽日生內而絕慮積精外而煉雷臥斗皆近陽之法也近陰者反是

金仙者水中之金天地亦由我生何有生滅

先天一炁本無形何須著意覔凡精關若閉時神水足有形之物也無形

端午午時元黃交合用功則益十倍犯淫則損壽功在運寅息午陽生於子至寅而盛運者車也車上三獸上至泥丸抽陽補陰一交午時車雖搬牛羊鹿三獸不運爲推空車法宜息午息者體息之義吐出濁氣安息靜定抽陰補陽蓋子爲陽之根午爲陰之苗一抽一添陰陽交姤法天運也午時天罡指寅取炁煉天罡另有法祕

破軍前一位誓願不傳人心爲斗柄腎爲斗口天罡爲黃芽包含萬象體不掛一絲頭者天不動而星辰動星即絲頭也訣云明月當空星辰寥落太陽一出星皆不現太陰明朗不過月受日魂若太陽則三陽既足羣陰皆退矣心本不動而動者識心歸於烝如明月當空若渾然太極則與杲日出照何異但不掛一絲要從操則存無終日之間違仁做來

結丹片時走丹一時若性粗率最易落空空者邪見也步步著實則不落空知空不空空者絕也一無染著則不落空矣

問那能不動嗔怒如何制曰用武火把制功夫只在〇匹夫之勇邪火也釋氏之坐死火也功夫儒曰進釋曰定道曰誠三者

一理

身中有〇乃清靜眞一不二法門伸拳動足皆非自然五更乃眞火升之是爲先三三後成一⊙終成〇忍者丹也勇者劍也剛者火也能在境煉境入塵不染方見妙用

目下煉虛功夫日宜存神於乾頂睡宜存神於坤臍坐時出汗有二躁則心液變而爲汗靜則邪火出而爲汗入道須用精思之訣從思入靜由靜而虛虛而明明而著著而神神而眞靈變化皆在性天方寸之中如梯級之升雖高必達如鋼鋒之入雖堅必破超凡入聖端在性水常涵存養之功亦惟一靜始基之矣日塵雲擾駒隙難留有志修爲急宜努力不留遲礙勿墮頑

空勉之

本無所迷因悟而迷本無所悟無無迷卽悟本無迷悟衆生自執著耳所以執著者皆因隨境生心起諸妄想如雲遮日不見光明太空如性雲霧如識雲遮日暗識起性迷作諸罪業墮諸苦海所以大道難聞耳世人若能一心向道三思此言久久必到金仙的地步

吾言玄理微意宜將丹經細細研究不必泥於文字之間自領會心性得了則易進矣

何謂九轉金數九也何謂七返火數七也金爲本性火爲心神曰轉曰返曰還無非攝識歸神絕情歸性之義作用極細極精

大旨不出數語

三花聚頂爲眞五氣朝元爲全內則降龍伏虎外則濟物度人

伏虎易降龍難勉之

嗔者障道之巨魔也忍者護道之金湯也若啞猶易若聾更難今日忍一分明日忍二分造到不見不聞方是眞金入火若一嗔卽發如汞無鉛制見火飛散丹頭走失也

昨非固多今是何在縱慾偷安自誤自害去日苦多來時難再補過不遑奚容稍懈

夫仙人成道止有三階一無爲之金丹其法以心爲鼎意爲火行住坐臥爲法界喜怒哀樂爲火候仁義忠信爲採納春夏秋

丞爲抽添性情爲藥物此丹一日知一月煉一年成終身用之則位超九天出有入無此無上眞仙之法萬行完備湛然虛無玄之又玄則合天地之祖功被蒼生德參造化則合天地之元功未全而仁心普博德未極而玄妙難思則爲天地之佐此一階也一神通之丹其法以天地爲鼎日月爲藥物神炁精爲採納呼吸爲抽添河車轉運爲火候斯乃神仙之道成就不易一月知一年煉十年成終身用之位超三界與天同盡其上則三千行滿爲度世神仙其中則八百功高爲救世飛仙其下則採藥補助爲拔宅天仙此二階也一守一之丹其法以誠爲鼎以立行爲藥物以仁義爲火候以書史爲採納以言行爲抽添斯乃下仙之道其法易行而難精一日知十年煉百歲成上者爲公忘私爲天曹仙官下者爲身兼利物爲天曹羣吏最下則服餌長生爲地仙此則三階之最卑仙道之末流也第一階出有入無神仙莫測不拘生死第二階變化尸解投元抱樸出陽神披玉符脫骨拔宅而去有生無死第三階勞苦積功死而成仙縱得長年不過五百此三階成功之準的也

此編多言治心之學就功夫節目處靜細處顯明平實處說得曲折詳盡看似專言性功而究之煉丹卽煉心九轉關頭此尤是吃緊爲人處近今學道之士略有悟解往往弛談高遠於日用踐履之間人倫根本之地轉不能認眞還他分量

豈知大道不外中庸至功原皆實學若虛而無著浮而不識

雖露電光祇成畫餅故

孚佑帝師以盡性至命之道在身心切要中一一指點俾入力行不怠則坎離自交水火自調嬰兒自育陽神自成直至出神入化總由此踐形合天之功耳後之讀者幸默會而敬持之勿稍自佚焉可也廣化弟子惠覺謹誌

語錄大觀

㘭突泉語錄二十二則出山左抄本

呂帝曰不灰何以未成灰一點惺惺氣自危守得惺惺能不昧冷灰重燃內丹灰數語甚是淺近精微初學入門之要訣仙家得道之正宗也初設此壇先付四語願爾等佩服不忘身體力行是所望焉否則天眞消耗精力日衰將欲入道其可得乎朱子云此心欽欽終日惺惺二語最爲中理蓋言一毫邪念不涉一毫妄念不參也書云克念作聖非是之謂歟

在諸子之所以願吾收而吾之所以肯收者均有一段靈根夙因久而自見則諸子既拜之後均宜維之以正不可如世俗之

結盟連社故爲誇張諧謔彼此相求於成庶不負我一番苦心也所頒規約最易遵奉總以天理人心四字作主爲正人然後能爲君子爲賢爲聖窮則獨善達則兼善不失本來面目無虧聖賢道理卽便爲現世之神仙矣至於淸淨無爲用坐功凝神煉烝之事概可不論也

諸子初次到壇毫無一點體統因吾未頒條約諸事忽略之處吾亦不加譴責比日以來觀諸子到壇凡一切衣冠升降之儀稍加齊集然亦不甚嚴肅至於身心之誠潔與否難以自問及至既退之後平時相見往往任意取笑諧謔全無親愛畏敬之心成何規矩論語云君子不重則不威諸子同在吾門彼此不

加自重將何以自立乎往往到壇再無不問然所問者非爲家計生理禍福卽爲親朋代叩於吾平日所指示者並無一些關照試問爾等之願吾收而吾之所以欲收爾等者究何緣故全不向緊要處體認則亦勿思之甚也總之既收之後皆屬吾徒若有虧心劣行自計擯斥可以塞責殊不知既爲吾徒有犯告誡輕則議罰記過重則揮之門外若果不堪而放縱者絕不輕留人世幸而在壇無此種類內有一二恐變其常不得不預言通曉蓋亦防微杜漸之意也爾等將吾所諭諸條逐字思惟自然有益有未解者彼此質疑問難相勉而成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而改善莫大焉萬萬不可自文其過無論大小事務一

步一趨皆有一定之理隨時檢束由勉而安於爲人之道無虧卽爲仙入道有其基矣至於功名富貴俱由天定不可强致諸子紅塵路遠遵吾所諭而行他日出而臨民亦不失爲廉吏不然貪官奸佞究於身家有何益哉爲人成道原無二理能盡日用行常之道便可到得精義入神從此做去於理無虧較之凝神煉氣打坐功呼吸運用便更上一層樓矣然而仙家原有一種要訣只保得惺惺不昧工夫已得其十分之八九矣俟諸生行有成效再講下手工夫此諭最關緊要熟記勿忘并付南壇嗣後上壇既拜之后往東者向東站往西者向西站往不可任意亂行此預爲諸生演習到期方覺吾言有益不可迎面而

立

今日在壇諸子各人所覆意見總不合吾之意一來爾等平日放縱無忌二則吾所須十戒爲日無多不曾講求明白即如第一條戒淫非但能戒淫而其餘諸條遂可不戒乎世間有從不涉於淫之一字爲人奇貪極劣而於色慾上並無分毫干礙者此等種類豈謂亦能戒淫而不犯吾首戒乎適纔體來所言事事留心此語甚是有理諸子須謹記勿忘夫此事事留心一語極平常而衆人俱不能道可見平日之不留心矣體傳近日性子欠靜所覆數言有不合處情尚可原俟伊心定之后仔細見解與諸子闡其義也凡人一舉一動隨時檢點尚恐有過如曰

全無下手工夫則終無長進之日矣萬不可存此等念頭體機所覆將吾之言惟加讚頌全無闡發之處做人須從實地上如云此十條之中當勉力加意省惕此意當實見之行事不可口勤而身惰也到處皆有用心之地即如存心戒淫而有可貪可刻自暴等事寓之於前而遂可不戒乎諸子存心戒自滿貪刻等事而有可淫可欺之事寓之於前而亦可不戒乎惟此十條之中時時省惕工夫無做完之日總之保得此心無愧雖不加警惕而十戒自全工夫由漸而進不可存苟且自安之心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可見取法不可不高心胸要放得開工夫要做得勤不可間斷不期其效而自至十條之

言無甚文彩而包涵甚廣做得周全便是聖賢學問成得聖賢學問便是神仙境界矣凡人見說修仙之法無不願聽以吾垂戒之言視爲庸近則失之遠矣只要腳踏實地何誚之不純耶逐條做去逐條想出滋味來便是善學孔子云見不善如探湯此言可謂攝十戒於簡明之地不必過求高遠深微循分做去自有無量之益矣諸子到此地位始信吾言之不謬悔吾言之不早也勉之跂予望之

諸子一言一動不求其有功只免於無過即稱善學矣無過自然有功有功自然有效但不可先存一功效之念今觀體眞所呈意見未始不是但用功先從切近做起現有十戒可遵能做得周全汝之意見即在其中不必另起爐竈添出許多枝葉恐愈繁而愈晦也然較諸子向肯留心目下所得未深宜其有此一番饒舌工夫做到入妙將此十戒看爲一戒一戒看爲一句一句看爲一字廣而存之斂而收之擴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便是聖賢安行的氣象亦是仙家脫胎換骨之光景也

中正和平路同人自在行並諭諸子（時體眞呈請將孝弟等正面工夫明白剴諭故有此訓）

諸子聽吾所諭而緊要如十戒等諸條細加尋繹遵行保得惺惺不昧之心揆之天理人心毫無遺憾則今日所言語語皆有應驗如謂自恃夙根而漫不加功雖幾次輪迴仍然故我不但

不能長進孽根愈深永歸棄置惟在諸子自爲之耳此番議論就今日言之未免近於無稽何難將諸子因果緣由對照便可瞭如指掌無如各人紅塵正沓竟以成仙了道爲期則一切塵寰事務概可勿論耶況且仙家本領與聖賢學問原無障礙聖人教人孝悌而神仙中有忤逆之子奸佞之臣而可以入道者乎只要全得本身之事不犯十戒能遵十行盡得爲人之道即覓得成仙之路矣成仙之路原有數種有從天分帶來者有從工夫鍊成而修合者諸子之中負其天分而不加修合是與凡夫何異十戒爲克己之功十行爲復禮之學人能克己復禮何愁不到聖賢地位何患不到神仙境界也夫聖賢能以自然之理還天地人守十戒遵十行亦能以自然之理還天地既於身心無所作塌志慮心思精神命脈保合完固豈不謂之神仙耶若必欲白日飛昇食丹煉氣打坐功凡一切當爲之事竟可置之度外此種話頭萬不可蓄之胸中只戒所當戒行所當行其於入道也何難之有

諸子聽諭爲人之道詳於十行十戒然而下手工夫全在各人自盡諸子輩俱有謀生之策不可謂能遵十行能守十戒而於謀生之道有礙若涉此想頭不但不能善會吾意亦不得謂之能遵能守也吾亦習舉子業謀家室事交接往來一無所廢迨後異人授以點金之術只此一念而計及於五百年後復還原

質遺害別人遂而中止此時並無他念孰知此事爲功莫大焉後來稱祖稱仙稱帝君豈疑吾有瑰奇之行而至此耶不過盡吾當行之事揆之天理人心毫無遺憾保得惺惺不昧之心精神無處消耗則志慮日增耳目手足日加精健心地自然光明識見愈臻高卓行一事可以對天可以告人卽行止坐臥皆有自然之度只要此心把持得定不使出入自然不至於汨沒矣蓋人心最靈而虛靈則無所不通虛則無所不容能通能容則萬物雜投於中豈必其事事皆合乎道耶所以有觸不可使心稍放存誠主敬之功宜愈加謹密夫心本無實之可名蓋統性情而言也何謂之性仁義禮智此本乎天授與生俱來之性也聲色貨利此血氣之性雖人所固有二者不容並立當存當節孔孟以及宋儒言之最詳諸子不可草草看過至於情未發之前至中而無偏倚既發之後能順情而出之至和而無乖戾中庸開章第一篇大小註最明白顯暢人言只要此心把持得定不從性情上去用工此心從何把持從性情上用工而不將禮義血氣幷七情辨晰明確則性情上從何處下手故欲使此心惺惺不昧須於吾身至性至情流露發越之處揆之自然無疵而後己所以任性用情最宜加意不可有分毫不是處人能於性情上無虧損便於此心無愧保得此心無愧則惺惺者自然不昧譬如人在暗中行走常有一盞不昧之燈東西南北何不

可往然此不昧最易滅息養之不可無方奸詐刻薄所以幌其影也欺身毀行所以拔其根也十戒十行所以去其幌影拔根之病則膏油漸沃光照愈明雖無端風雨不能動其原光而灼然昭著長爲不夜明珠何求道之不入耶諸子皆有前程可期皆有靈根可採倘能有成則無淺深之別也至於與生俱來之理常存每從性情之無私曲處應驗能無私曲則此理無虧惺惺者受之於天全受全歸脫去凡胎渣滓盡而清虛來仙乎否乎

求道之方全在與人言之盡而且詳諸子全無功效可指而一言乎道則幾微渺茫似與癡人說夢也惟就切近處用功腳踏

實地做去日之所行清夜自思何者有過何者無過逐日做逐日想過去而功來養得此段天機活潑靈慧頓開能解透深徹此時與之講道豈不水到渠成乎吾深樂與汝等講道千日不厭無奈聽之者懵懵更有强不知以爲知隨口狡談初學聞之受其大累總之理與氣雖無形象可指其中自有精微妙用行到其間方能不言而喻汝等不可焦心奢望行一功自有一功之驗也

海闊天淸鳥啼花落同人日坐危樓憑檻遠望所見所聞無非現成景色文章應作如是觀也惟善會其意者超乎形色之外入乎形色之中不掛於近見不礙乎靈機斯稱善觀亦稱善領

其意也蓋人之所以成人者惟理與氣而理氣之靈處即入道之根也於何驗之平旦之時其氣最清毫無利欲之私此極清之氣即極靈之氣惺惺者於此時正驗其不昧矣庸人安能常保其不昧所以不昧者竟終於昧總因不知戒之當遵行之當行即有時此心復明不能如常亦習焉而罔覺日日有平旦人人具不昧仙凡雖別並無幽深第仙家刻刻皆平旦千古皆平旦耳人類之中有存之數日者有存之一時者亦有隨明而隨滅者以操存之疎密驗此中之久暫故工夫最忌有間富貴不倦其心貧困愈堅其志此則隨時而存者也交際往來衆處獨處大庭暗室毫無殊致此則隨事而存者也如此類者可謂能

存然亦未見精妙惟物來而應如甕中瀉水全無窒礙物去而此心湛然猶桶底之脫一望無所不見雖晏安寢寐清氣流行一呼一吸無往非清明之發越無分晝夜無分動靜亦無分久暫此則庶幾者矣諸子之中豈易言此然自己立意用功不可不作此期望天理人心爲此中之綱維十戒十行爲此中之條目綱舉目張自有可循之路若悠悠忽忽何時可以入門何日可以升堂入室不亦大可危乎雖然存之蓋有道焉工夫逐漸而進不可有間亦不可有退一年之中一月之內一日之間隨事隨時皆當省察有犯即改不可使其再犯回視已往之行事較之目前之行事相去高下如何復將未來之事揆之目前已

往常存惟恐不及之心卽有非意料之所犯亦可先去一半矣然此亦非難行之事與謀生之策並非有難諸子亦何憚而不爲耶均有靈根可操自甘暴棄殊可惜也資性雖分高下由淺入深由粗入細無二理也如自負資性靈根勝於他人則自悞極矣具兼人之資性高人之夙根常存一不如人之心而加倍用功斯稱善學成功更易幸孰甚焉

釜中魚網中鳥籠中鶴阱中虎俗眼觀之疑其全無生意恐未必然夫未入釜之前魚從何來既入釜之後魚從何去蓋亦自有至無之象也舉一魚皆可類推矣魚不免於入釜誠無可如何人爲萬物之靈脫去樊籠何者能免爲不入釜之魚耶魚可成龍人可入道當知有戒行之功在略言淺近易明之說抱知

識者應當猛省

上曰天下曰地立乎天地之間則曰人幽曰鬼明曰人介乎幽明之間則曰仙仙有二名神仙人仙是也預知禍福動合天機生來帶有仙骨不事修爲卽全本來面目全受全歸無可擬議此仙家登峰造極之詣不能學也人仙者何凡夫俗子皆具天眞特不知用功之法則終於昧昧也諸子皆具夙根宜當勉力較凡俗更易數層十戒十行已開汝等簡便現成門路不能遵守獲罪深矣甚而至於故犯則人不成其爲人何必入壇是無罪而愈深其罪也人也者立乎天地之間仰無愧俯無怍合天

地而名之者也仙字之上加以人字可見爲人之道較求仙之道更爲緊要無負乎爲人之道卽不外乎修仙之道人與仙初無二種謂仙蓋因人而成也此言從前雖未道及而類如此意者不啻再而三三而四矣諸子總未領略其意何居若以爲庸近而忽視則失之遠矣平淡無奇之中自有神妙莫測之用逐條遵守始終無間便成正人人而繫之以仙不易易乎諸子有志求成只一人字認得貫徹明白工夫已得其大半矣至於仙家之祕更爲庸近較之十戒十行如一轍也不必舍近而求遠惟在溫故而知新知新則能盡人不能盡之事能解人不能解之旨知行交進工夫已高人數等何見識胸襟之可臆度哉此

卽人中之仙也諸子所求者亦只求一仙中之人耳幽明無二理仙凡只一家汝等盡人以合天到得仙家境界並無異致道人謝世千百多年至今思昔如在目前並無異術不過盡其當盡非有異能之事炫人耳目也以道人當日用工之得力處爲諸子曉暢言之見之於言盡之於行何仙之不可成耶

諸子喜聞玄渺之說不知虛者實之基不從切近處加功彼高遠難行之境從何處行起忽易而望難難者終不可卽徒損神思白首窮年仍然如故吾未歸洞府言無異言行無異行迨至數百年後稱祖稱仙稱帝君不過盡素位之行而已未登仙籙之前豈期千載而下有此尊崇乎居今日而談往昔似難言也

汝等傾心信服不知造到此等工夫便有此等境界方有此等滋味未可爲淺嘗者告也兄諸子並無功效可期若舍此切實之言遠與汝等講鍊氣修神之法是欲爲方圓之器而不使規矩繩墨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又云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豈不可使巧則仍在規矩之中也熟極巧生自然之道未盡其功先期其效此入門之大患斷不可存此種念頭總要常存不足之念惟恐有犯由勉而安過去而功來自有一番飄然之氣形於四肢將不得謂之身無仙骨乎盡庸行而成仙道及門而論指不勝屈如掃月白雲等究無修煉之功竟成仙道諸子皆具夙緣豈可遠遜前人只能保得惺惺不昧工夫就其大要謹遵戒行勿傳大節逐條做去安知今日之及門不爲后日掃月清虛乎諸子皆具知能各宜加謹相與有成期望甚深不惜愷切掃月白雲清虛皆呂帝弟子

雞聲斷犬聲低天欲曉日光微欲識前因左知去路四時有寒暑之分二曜有盈昃之殊問何以盈因其昃也問何以昃以其盈也明乎盈昃之理則思過半矣

一線初開冷月碧天拍破琉璃幻中景象共沐輝煌漸而成盈漸而成昃此亦天地自然之道猶之人情散而復聚聚而復散無二理也可知聚散無常盈昃有定惟此輝煌之槪常在人耳目前不可因其遇昃而異視也諸子皆具惺惺不昧之良皆有

輝煌之概擴而充之何至如斯月倏盈而倏昃耶人心至靈則無所不通人心至明明則無所不照能通能照何至惛蔽不悛致使淸虛者受其障也總因行之不果信之不堅有此一番作輟耳道人苦口降諭幾至舌敝唇焦求其稍加長進者百不得一幸而此衷可告無愧者尚有十分之七八甚而至於反其素行罰之無可罰者卽使置之重典肝腦塗地亦無庸也

日有精月有華陰陽之氣團結而成千古無不明之日月何以能明餘光普照無地不容是天地之無私也九州薄海同在照臨之內至於風雨霜雪不能掩其光者因日月統卒乎維皇之上風之所拂雨之所潤霜雪之所隊無非相輔二曜鼓動萬物

春芽秋實風雨霜雪各顯其能各成其用而日月合四時而如一者也翕聚閉藏天道有自然之運風雨霜雪各司其令春之日月夏之日月秋冬之日月雖分衰旺然而盈昃不逾乎其時消長不失乎其度氣候使然謂無理之可指乎太極自無而之有生兩儀而復生四象大都皆附麗於天地同一始終也合氣以言理其理始明合氣與數以言理其理愈足聖賢窮究天地之微未見切實發揮不過曰於穆不已而已夫朕兆未形之前何所指名蓋空空如也空則靈是則靈也者爲精華之會也人人具此精華而無靈舍以載之宜其日就消亡不能如日月之旦復旦矣日月遇晦而不失明之本體人心遇動而竟無平旦

此可見精華之獨在日月而不在人心也顯然矣非不在也有逐之者矣曰氣曰數曰理無輕重而分先後氣在理之先數在理之後理兼氣數人不能全而惟天備之結成精華而付之日月人不能而見其能者應在不朽之輩耳工夫全在何處姑置氣數於不論且與子等言理理無象而可名能盡則有子孝臣忠之象可憑也由精而至微安知不結其誠心而含於光明之府乎在人而論則爲純人在幽而論則爲正氣之鬼所以不得謂之仙者因其功不臻於縝密夙根未透也然猶不失本來面目再加修省亦庶幾焉理則至虛而至實氣載理而運人實具氣質而成形有與生俱來之氣運之以理而有未爲血氣用事

者言無畸言行無畸行略加點示而戒行自遵惺惺者毫無昏昧常見其靈而不見其滯也漸而加功未見有不成者

天道有自然之運人心具不昧之靈天與人原無二理人之所以不能始終如一者豈以性有異性情有異情而聖與凡判其厚薄之殊乎總以靈之一字徹始徹終不涉於蒙蔽聖與凡遂隔天淵人疑聖人之性情與凡夫頓殊不加修省徒藉口於生初則亦勿思之甚也聖凡之始而一終而二者蓋就已成而名不可以存不肖不如之念也靈機本乎天授保全恃在人功心本至虛虛則靈虛靈二字諸子觀之似有先後之別恐未必然其要全在分得輕重靈則是虛虛未必卽靈也夫虛涵萬有不

能運化雖有如無心竅中殊添壅滯耳太虛無名而四時往復日月盈昃星辰顯晦河嶽停畜此可見毫無窒礙惟其靈所以能如是也天之所以昭著而可淺見者如此人具二氣之良無所不備分言之曰五臟四肢耳目手足以需視聽之用五官百骸各効其能樞紐關鍵全在何處心爲之也心之扼要處在何處靈爲之也心無可名靈更無可名有耳目有聰明有四肢有恭敬莫非心爲之也分而名之有類可指合而計之統在一心統在一靈靈則感感則無所不通有先天之靈有後天之靈先天者何卽惺惺不昧是也後天者何卽能保其惺惺不昧全憑己之用功也功從何處做起靜以存之動以察之十戒以防之

十行以遵之暗室屋漏如對大廷行止坐臥如蹈冰淵非言恐也蓋言敬也道家開口說精氣神三字不從心地上做此三字從何處落脚不知玄渺之談悞人而最易動聽諸子細思精從何處固起氣神從何處修鍊起必皆應之曰自然在心裏呵呵旣知在心何不竟從心地上用功更覺簡便明快徒分出許多枝葉將喫緊處置之膜外耗盡血脈虛糜歲月不知有功之可指否究竟精不能固氣不能充神不能足此心全無把持總因見解不淸旁見側出以眩新奇究其實則終無分毫益處諸子只從著實處下手精不養而自固氣不鍊而自充神不凝而自足惺惺者灼然於中物來具照信之深知之明行之確不爲俗

塵所染一段清虛靈機活現謂之曰仙然乎否乎

天圓地方几上盤桓就近切指顯見行藏可知道不遠求隨理起悟運用包藏無所不見只在善學者隨地求益耳一室之中無所不有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師在何處卽三人中也爲數甚寡儼然典型在望不善取益雖千萬人亦何與之有如乩盤有象地之形始圈有象天之義運用旋轉變化錯綜猶之萬物化生推遷代禪也諸子習視几筵寐焉罔覺隨時察理觀變以悟常卽小以見大不外乎日用庸行之道卽具精義入神之學也若流於忽略雖至理名言竟等之朽腐矣善於集益者則不然理之所在無分奇異是必究心跬步而寓行遠登高之象

逐漸而進蓋日積而不自知也功不可以泛求身心如一始終不倦何在非取益之資務必看道書學奇方然後爲之用心乎書固不可不讀讀書所以明理道書未常無理深沈玄渺難於解徹不從淺近處做起何以到得深沈境界不從切實處行起何以到得玄渺地步所以立意不可不堅取法不可不高玄渺之談若據諸子今日資學而論似難解徹殊不知工夫行到其間由粗至精由淺入微不加披閱一寓目而了如指掌矣舍切近而求高遠諸條忽忽白首窮年用心於無用之地智巧日增而天機淪喪不惟無益而且獲罪徒具生人面目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更不知能全得幾希否幾希者何卽惺惺不昧之

謂也人處乎天地之間親乎上者近乎天親乎下者近乎地近乎天則為仙了道等而上之者也近乎地則庸夫俗子等而下之者也子等介乎上下之間近乎上下只在須臾之判可不危乎人人皆具知能又云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子等豈無勇往之概强毅之心終日悠悠而甘為近下者儔乎恐未盡然也望之甚切而言之愈詳發憤加功毋替吾言

道學之傳由來舊矣闡其義者分其說曰性曰命曰精氣神究其所統則總歸於理儒釋道雖分異名總而言之不外乎道性命精氣神五行合而觀之只完得一道字之義理則統此五者而兼括之若不知道學之方而沾沾於逐末誤矣道從何處講

起性與命與精氣神俱在人身之內何者分為之曰性命何者分為之曰精氣神此緊要關頭最要認得清潔講得透徹稍涉於偏則毫釐千里矣夫理具於人本於天未有性命之先先有此理懸之以待人得此正理則盡性知命之功有所著落此就現成而論精氣神是性命既有之後方有此三件名目道是率性之謂循其理之自然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言最善故道無彼此之分儒與釋道各行其事並不悖也全要靠得著實性命兩字大家俱不能離總在理上做去精氣神儒家何曾不講惟求道者分晰得明白理字看得圓足儒之所以別於釋道也若講清淨講修鍊而無實際工夫初學入門最易悮事惟集義工

夫爲汝等喫緊下手處能集義則事事合乎理卽事事皆盡性知命之候矣尚有精氣神之搖動乎集義則理順理順則道明精附於氣氣浹乎神氣盛則精强氣盛則神固無非由集義而致根之茂者其葉盛理猶根也精氣神則枝葉是焉以盡性知命之工夫而欲冀成仙了道之事業一轉移而窮神達化矣轉移者何靈爲之也靈則無執滯靈則無障礙有心靈神靈一刻之靈終日之靈萬竅俱靈通體皆靈以此功之臻於化而神也功不打實地做起則空中樓閣有規模而無基址道成何物性命成虛誕精氣神成糟粕故學者以著實爲本不可預萌速成之念心志要守得堅定不可左顧而右盼一暴而十寒始終到

底方爲入手之第一氣有先後之異合性命以言先天淸虛透徹懸於無滯之所迨受質以成形後天用事不能肖於初生其功不可以不盡補其不足虛靈者復其本然合精氣神而團結永固性命合而分分而合與生俱來之物醞釀發施有異名而無異用始終如一不假手於人工此最上乘也中人之質居多後天之學斷不可疎節性以防淫順時而安命功之所著日漸日增靈心漸長集義之方習而愈醕精氣神不求而自足較之先天毫無虧損惺惺者灼然光明不煩把持而自全此之謂由勉而安

海闊天空任鳥飛鳥飛上下合天機至誠一點歸无妄慧眼爭

看舊屋基无妄者靜也至誠惟靜能歸无妄人能靜何外物之擾乎靜以馭動動亦靜也子等不惟不靜而且預存動念宜無見解也靜之一字爲子等下手第一妙訣不必畜疑靜以自養可也

一曰一二曰二三曰三共成多數數合乎道道通乎天不附於人數成何數道成何道可見人爲載道之器窮數之根人得成人數與道當兼盡之矣數學難道學更難異其難則終於難也此段工夫從何處做起道數相臻惟至誠惺惺不昧現全眞太淸一指歸无妄半粒金丹不用尋略示幾言以徵實行

東西南北曰四方春夏秋冬爲四時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四時運旋蓋無定而有定也四方屏隅蓋有定而無定也推之以象按之以數各安其常同在履戴之間不變者方位至變者時序理爲之乎數定之耶數不違於理理亦隨乎數求數而察理非天地之特適能於至人也人能盡其心思窮究四時運旋之原考核四方屏隅之象於無定處而得不易之規坎止流行支分派合四方之與四時融成一片天地相通發古人未發之奧義成一段絕大議論以配合理數纔算登峯造極有理可談有數可指不能即時降諭隨便聽講惟冀身體爲第一

此編言十戒十行指示聖學下手處乃身心切要之功即克己復禮也故曰包涵甚廣做得周全便是聖賢學問成得聖

賢學問便是神仙境界至哉言乎慈哉心乎夫世之慕禪玄
者每忽於實地空鶩高遠迄無成就即稍明儒理者亦不知
性命之眞源修凝之至詣今將三教同源處入門路徑導示
明確是孔孟心傳亦禪玄要典也廣化弟子惠覺謹誌

玉詮語錄

謹按玉詮乃蘇城天心里彭氏定求本壇係

玉光普照天尊開化故名曰玉詮

孚佑上帝於康熙年間降世寶訓十五則邵志琳又復增首段

爲十六則而誤名爲玉淸語錄敬稽

文昌帝君玉詮序云錫之自天者曰玉規曰玉書曰玉格成之在人者有法詮有經詮有台詮合而彙之名曰玉詮是以爲玉詮語錄則可以爲玉淸語錄則不可也況後松江趙氏本又另有玉淸語錄既複且淆不可不辨今謹依玉詮原本訂正

呂帝曰靜功要旨但曰心息相依凝神氣穴亦未嘗不是但不得入門之路徒然夢夢耳吾今指點須以洗心退藏爲一徑歸家之的培補先天虧損之後全藉後天生氣接續吾指一圖今人反不說起何也呼吸二字性命關頭呼則陽升吸則陰翕升處仍翕翕後方升以微以細無形無聲頂門煙聚直貫夾脊而下深入氣穴在臍內虛中一竅深深留住心火自當然後任其呼出是爲一息久久行之可補衰疾若但從咽喉往來總是皮膜之論此法全在五更時坐其餘時節常常照管百日不歇方有藥生之候元氣爲藥若今日子等所謂陽生不過虛火非眞

藥也妄言採取盲眼聾耳有何益耶今日故不言採藥專言會聚速將圭旨一圖細看分明（康熙四十九年冬月玉虛子 傳 命降示彭南畇先生）靈眞之體盡人具備不假造作不煩尋覓有生以來卽全體於我身但因世人馳逐塵途不思還返所以靈者變而爲窒眞者改而爲妄靈眞既失窒妄用事所以道本大通而以窒性求之則處處染著道本至實而以妄心探之則事事虛僞殊不知靈眞之體賦自上天所謂天根者是也染著虛僞因於幻合所謂地根者是也以天歸天如水入海本無異致是以古來昇仙成道之士不過善保我身之靈眞而已大壇開化教育無邊亦止欲子等識善保之道所患子等有明浪擲有慧虛投不肯潛心

淨識返照自己眞身耳若能返照則靈性日充神通可致眞心日透聖慧具全如此工夫雖或未能易胎換骨飛形上界幻身凋謝則眞身堅固安住天宮不難矣

彭子（郎南畇先生諱定求丙辰會狀）甚有緣天恩既深予立志亦復不小眞吾道之嗣法人也我適言有明浪擲者靈眞之體不可以言語彰不可以形貌狀唯在反身自問見一分自有一分受用見十分自有十分作爲若預期助長便同赤水神珠不可得矣所以世人不肯修心者無不有明浪擲也所言有慧虛投者慧光原屬人之善根用之得宜卽是明心知性立命見天之基本若恃慧爲我有而用之以勝上之念則漸覺他人之慧皆不我及一點

勝心化成大障如是則雖有聖訓而不聞雖有寶典而難入障根起於纖毫靈眞隔於霄壤是謂有慧虛投也今吾子信道正而且固諒無前者之過然大道精微不離平坦大道廣博不外近約若稍有務博好精之念便致忘失在我之靈眞而不易復矣

道藉緣成緣從天授凡古來得道之士必有善緣以成之所以境界之或順或逆俱足以發明我靈眞之體而唯上慧之士爲能審緣而悟之若無慧者逢善緣而不能覺則善緣日遠反墮邪緣不知緣之善者其始必有逆境故能警惕身心漸歸正路緣之邪者其始必有順境使人迷戀輾轉漸入迷途是以有志

向道者必先正心以乘正緣所謂正心者去華就淡輕名重實崇本抑末尙志寡言乃令我絳宮眞人通明洞達不因境順而昏不因境逆而苦則一切境緣俱是我成道之助何況更遇大壇無量提撕此善緣中之最勝因緣也所云緣從天授者子等於正心之後尤要生大覺悟看得世間一切因緣莫非天授半點不由人力造作自當心心事天泯私忘我棄智絕矜則靈眞本體日與天光相接而德性符於元極矣然必一言一動悉存戒愼之念樂善之誠而後過悮漸寡功動漸多天之授緣有加無已而大道可成也若未明此則雖竭智探玄究竟金丹不復所以然者丹道非神助不成上神非功德不感最誤人者有一

輩自了話頭徒講論汞鉛龍虎而置積功立行於度外如此等人雖能屏息絕糧終不是真胎息真辟穀也安可云道哉總是本壇大化闡立功則以心月為無上丹頭論功行則以性宗為無盡妙諦言化度則以真靈為自然舟楫俱要天人合一處細勘而得非淺小智慧所能幾也呵呵此吾道所以知希也

道法無邊廣莫外吾心光天真無量眾俱在吾心中大道難思議吾能造其窔一心中有失不能禁其邪如彼世間人何堪為我說說及多苦惱願救眾生劫救劫良不易扶之不可挾有能始信者終於多疑惑有能善信者壞於多畏縮有能具靈者多為家緣失有能自悔者繼而復蹈也有能謹守者怯於無膽決

有能勇為者敗於入道邪此等愚迷輩俱入河沙劫欲返真元良三九須尋急大限一來時此命頃刻結立功不可擬如天嘿運月斗功不可知如彼須彌輪立功不可及如天難幾也一入易幾處卽在心中獲無邊恒河沙俱有此米月欲得此心珠須憑守戒烈欲得此心清須使歸命一歸命無作為靜守天理樂樂天知命士吾願度出劫

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人得二氣以成丹臺虛明廓落本無所著一戀妻孥萬欲齊來一為身家萬魔俱到殊不知此身死者也非靈明者也此身殼也非真也豈可以有盡之身累此不壞之心乎身尚無用何況身外之物道之於人人心素具不假

於人酒色財氣本無魔障只是本性既失四魔畢集四魔既集良心難復主翁既去客人作主酒迷於一時色迷於一身財迷於終世氣遂因之而來大魔既集各逞威風自相殘害酒殘吾之神色取吾之精財迷吾之志氣喪吾之身亡身敗家上遺辱於祖宗下遺患於妻子存不能見世人於生前死不能覲天顏於身後豈不可憐豈不可惜設有勇士能逐去四魔心無襍念心清而氣順氣順而精裕精裕而神旺三寶已備不至喪失於是而內整玄宮外度末世功成行滿上帝褒嘉拔擢及汝位證飛仙無疑誑言又或有人天生好道不致逢魔位證上仙固無論矣抑有中士酒色財氣魔之又魔世味俱嘗作惡將盈而能

一念悔心將前所作爲盡情改悔誦經禮懺歸命上眞度人自度自利利他功行一成靈根素具南斗標名亦可位證飛仙吾道蕩蕩吾道平平人自遠之非遠人也一戀浮華即遠道也又有下士不知道法不知明心見性然不敢自專亦不致作大過大惡此等之人即經大道亦不能造飛仙證玄功惟積德累功作一集受洪福之流然或功德積久上帝亦不負之至於身亡南宮受煉脫殼尸解位證地仙可以無疑性本無著貴乎虛實道本無相貴乎忘念諸弟子既無生知之聖又無復性之功可乎吾願爲子論復性之功復性者非在於一念一意以復之也須要念念返本意意還元復性者又不在於一事一物以復之

也務要事事報本物物知元大虛冥漠總不著一實相又不著一空相著實者不靈明著空者守枯寂枯寂者死不靈明者亦不活無非著一死相欲靈明者先提心欲提心者先去欲欲去欲者先斷疑欲斷疑者須定欲定者在於慧欲慧者在於玩鸞訓玩之務要行之

鸞理微深空靈方覺能空其心空其相而後眞理湛然靈機直接此不獨能輔鸞亦能進道何也大道無形惟空能合大道無方惟覺始通凡夫之所以不知道者非道遠也爲多妄想以塞其本空多色心以障其靈體是以顛倒神志終身迷悶覺性不光今日諸子欲知大道須悟本心本心既徹何道不集然本心

兩字甚難體認文字語言講究不得步步要在身上理會及至身上理會更難下手知識意見都用不著全要在法上參求及至法上參求尤難立腳符印經詮亦屬虛形所以本心兩字迷者實多悟者實少談者如牛毛得者如免角各至老死不能相救玉尊所以發大悲心勅建宗壇必欲使世人跳出塵囂咸臻道氣使其本心不失遊樂眞鄉此大壇開化宗旨諸子各當奉命力行況天人相感寓於一鸞教之通塞存於一心道之廢興關於一機諸子誠欲使天常接教常宏道常興必要從本心發揮應現方稱妙乘上宗本心者天地自然之心無無虛寂靜動未形混沌未啟便有一點種子布於太極之先合於無極之極

便是本心人從後天立體分陰陽定五行一本已二所以天與人分靈從知喪日從事於道而道愈遠子等只要貼認吾身未生以來心在何處本自何賦時時回顧時時注察便知此身已屬幻空此心萬劫難毀今上尊開壇濟世宗旨不過爲本心兩字復歸元化至於法籙符詮靜功玄諦究不外此諸子能知能解便可稱爲上眞然修之有漸復之有源從源溯本妄盡眞生近理工夫全在去妄勉之

金子夙根既好慧悟後開捨身衞壇可謂難矣若能一見本來便成眞聖小其心大其身一呼一吸還本眞存其神守其精左日右月抱靈根龍吞北海水虎嘯南山雲此心非我心此身非

我身朝騰九霄布風雨暮列酆城濟萬靈精既滿神復盈與天齊壽無陷傾仙家訣細討論身心與精神氣氣合元英元英一點分爲九八卦相排一中守子能尋得這源頭億萬仙眞隨爾走走走走莫歎西風兩鬢斑雲中自有人攜手

諸子有志煉鑄務要日日涵養月從精生米以氣結天精未漓月體易復眞氣未散米珠具存持其志守其神勿逐物而營營念須空視須中固關鑰昇玄宮是名天精飛如龍調汝形潛汝息勿隨欲而役役尋眞母守玄室三田交通上下混一是名眞氣堅如石一米成大本立一月成性光得玄玄至道本壽常萬劫修成只性光就裏工夫微似髮靜中火候細如芒弄丸抱卵

差甚擬伏虎降龍豈易詳得手莞然成獨笑誰無鼻孔費思量元始所昇之氣乃心之王所謂守心者無撓其氣養心者能定其氣氣足神完萬物備我何從更有欲念人之所以喪其心者喪其本來所以出之心也人能復其心者存我後天再造之心也故修煉之法不守心而守氣氣從混元之初而結先天地而生始陰陽而立所以一闔一闢從無極中剖出玄關一竅氣氣應合陰陽故曰始氣欲求道者斬後天立先天故能立地飛昇

修行者五字訣正專靜存斬盡之矣

行自在坐自在如如不動眞玄解養氣工夫只寡言躁急平兮天君泰晨調百息葆中黃叩齒三通百邪攘五辛絕兮腸胃香

眞珠一點懸紫房紫房眞人天地通護養丹壺徑寸中龍飛虎走風雲動梅花片片琴三弄水底瑤天漸次明三彭不敢撼金身律已嚴如侍君側兢兢執玉時畏惕日日常行人不知萬億仙宗從此出入俗無妨諧世塵避喧由此登仙室不睦聰明不走歧三千弱水舟堪覓諸子鍊鸞未得通光者少此一段工夫故也今當平平做去淡淡得來自能優入聖域也

修行路頭道人前日五字訣盡之矣今再宣之　一曰正如何是正周行大道本如弦曲徑旁門戒勿參趁此大粱珠照乘輪躋熟路著鞭先眞實路頭不難進步　二曰專如何是專灰心息念檢玄詮一字堪消萬劫愆檢到無言明月對心珠光照大

羅天只要專志不廢時日　三曰靜如何是靜息息收回方寸田精神纔動守吾玄空裏影來空裏滅眞空湛湛定中禪不須絕俗只要隨應隨空　四曰存如何是存眞心圓活是明珠動靜中含造化樞但使七情沈碧海一輪浩月見眞如學道參宗最患執著　五曰斬如何是斬大藥初成九轉丹三彭斬去萬神安塵緣攝向光明鏡拔宅飛昇也不難曰前骨肉豈易輕拋但須欲寡戀稀三彭斬去矣或言斬字工夫最難曰只要用沈船破釜工夫認得這條門路急急望前是生落後便死其勢不容不斬譬如毒蛇螫手不脫腕不生不得不斬一透此關何難直入眞境到得客火滅盡眞水復榮重如纔出母腹便是歸元大路也

云何是攝心心起心還滅捺住無明津上潮眉中現出光明佛

云何是息機機動眞光裂試看風平波不動一輪湧出光明月

云何是養神神在崑崙穴莫將塵垢涴元眞飛身自到光明闕

云何是報恩恩隆難喻説髮膚原是本來身直教認取光明血

云何是充覺覺在智中徹撤盡卮言泯見聞珠心獨契光明雪

金丹大道非易非難只要子等認正頭認得正時怡情花鳥皆可得道認不正時埋頭面壁也是徒然施子予破那心魔縛了故懷抱不開心執著了道便是礙道認不眞三品合一之道三品之中精爲根氣爲本神爲標根主靜本主立標主動精靜而

動藏神動而靜伏修玄者修靜也靜能見天精爲天本所以固金丹者重於養精精固然後能養氣氣定然後能養神所以守精之法在於善潛不必納息黃廬恐撓於中也不必注光崑頂恐耀於外也唯有念念不著便步步不錯況暮年之人精元將竭安可妄有作爲哉今後子當一意養精方可攝氣氣攝自然充神若子妄以客氣爲眞氣僞神亂眞神烏能見大月升於碧海或問養神之方曰起居隨意適寒暄飲食須調護聖元但看梅花琴裏弄爐煙靜對共無言

施子錦近來作何工夫對曰有志而神衰曰既知神衰何不卽做養神工夫對曰志欲以壇法醫道訓子孫曰如此更役神矣

志多則事多神愈竭矣豈不聞大眞人云志多於神其道日昏神旺於志其道日至子言志未衰而神衰不知子之神衰皆本於志未衰耳所以禪宗有云放下全放下佛也不要做豎起脊梁筋便是骷髏坐子若參透此旨心空則正氣長留心定則眞精長湛何患神之不旺也

子等能明寶月二字乎太極初分先生月而後生日故曰爲始氣月爲始精其體微妙而難盈其光精瑩而不耀始生爲三圓滿爲九降精於人謂之正性正性之門謂之寶精所以見月得道者甚多可笑人生逐逐徒見天中之月不知己身中各有一月只爲塵氛蔽之雲霧掩之不能使光明吐露耳若能潛神內

照精滿而月生神全而英現從一至三從三至九金丹大道莫外乎此間從一之義曰天一精也大道從來要自採守元抱一見三三不須空向金爐叩攝念蒲團仔細參問三九之義曰陽數也月包日體故老陽之數至九而極月白水清故少陽之性從水而生知得此理便可長生

聖光昭朗洞徹始青生機潛運道氣內凝定慧若虛體乾效坤是曰純陽金丹之門我靈不遠人各能存我眞不難人各能明靈眞二物上藥之英一在去私一在滅嗔私去嗔滅方在我靈一在除妄一在還淸妄除淸復方明我眞二物克具納爐養烹元氣爲鼎元精爲鐺元息爲火元金爲薪三要口耳目也固密五性沖勻返三還九天地合幷玉光溫溫降我崑崙金光微微現我黃庭金玉二光聚會生神不以知測不以意分無無虛極妙理自呈更形換骨漸育胎嬰雲霞燦發金火聿騰知此道者尅曰丹成

謹按玉詮寶訓多言采月此編闡發最爲微妙誠以天仙之祕曰與月交元始之傳珠以米現其中有無出入虛實隱顯是色非色是空非空得者自知明者自成非門外人所能臆度故曰從一至三從三至九金丹大道莫外乎此蓋亦即正陽老祖所謂小月一成三體初現九英全復大藥全成也此眞一則天書祕旨莫作人間世語言文字孟浪讀過廣佗弟

子惠覺謹誌

新月壇語錄十五則 出湖郡雲怡草堂抄本

呂祖曰爲人先孝友而後功利自有日興之勢究竟行成於己名利未嘗不隨之推而極之即到聖賢仙佛無非孝友二字立其根基諸子但向此中行去何患所爲不成所求不獲哉而孝友之道尤當從心上行持方是眞孝眞友否則外博虛名中無實德非特不能倖邀天眷亦恐不免於罪戾矣

百歲韶華有幾一身名節終傳試看古跡去芊縣誰謂後人不念諸子臨入門時有許多語似是解脫但身在無名猶死也身故名留猶不死也譬如道人未嘗現在形影可覩而能留神應世雖死不死也了等總要立名節於生前傳賢聲以繼後就是了何謂仙得明理依正道也何謂佛度人無量慈心濟世也何謂人善惡交界依違升降也能得守此諸事體念凡事萬物當體至理即悟道也仙也佛也人爲也

諺有之曰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予以爲是乎夫命猶令也天即理也此命之正義也世人不知以人之生年月日爲命不知即此生年月日亦難推測詎此遂足以定人之生平也士人立志希聖希賢求爲宇宙不可少人方爲聖人之徒若云得失有命不必盡人事以待之此婦人女子之見豈丈夫之所爲乎故諺云以命爲先者誤也況徵之行事裴度以還帶

而至宰輔李登以穢行而削職祿命其可憑哉至於風水事非無關輕重然古云陰地不如心地好斯言何謂也朱子判一奪墳狀云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可知地理必與天理合也明矣且陰功乃人所自積積一寸則享一寸之福積一尺則享一尺之福天下有貧苦之人術者已決其餓莩又無牛眠馬鬣蒙祖宗之福蔭也而好行善事積至三千條得以享萬鍾祿而列五等之榮者豈少哉至讀書明道聖賢之學也然以不積德之人教之讀書是以桀紂之心對堯舜之言也可乎此不必更言命矣

人乃一小天地四時一理陰陽亦然春日發生自覺神清氣爽

夏日發榮自覺開放秋間凋落自覺寒涼冬天肅殺自覺骨瘁春清夏涼秋肅冬殺所以人如之者寅乃春候思爲何事豈非發生之時午乃夏候計議已成豈非開放乎申乃秋候事已將成豈非肅乎戌乃冬候百事已成豈非殺乎所以人須幼時勤儉先正心修身長而作事克孝克弟信交朋友百事俱成爲國爲家根本是定年方頒白或富或貴爲僊爲道一身之執業定矣若老而無成事貧賤已定榮華已改所以人不可不知天之所以生我者何爲地之所以養我者何意此豈可謂吾已富貴不必再求吾已貧賤不必再圖或有先富貴而後貧賤或有先貧賤而後富貴此皆在人自爲之耳嗟夫我常度人救世其烏

能得哉子等爲吾道人勉之凡見信道之人須將此言教彼彼
庶幾傳言鄉里稍引覺路云耳
春夏忽忽倏已九秋轉眼韶光曾不一瞬人生世上能不嗟歎
老之將至乎有志者須及時猛省無使時之既去而徒悲老大
也子等加功者第一務在盡心心要撇得開收得籠撇得開則
雜事不掛心頭收得籠則心不外馳而常在腔子裏則念念在
茲不走失了漸漸自然晝夜常存心如止水從此而珠光發現
照耀乾坤矣仙家豈有他道哉人唯混濁不淸則心如黃河之
水與沙俱下安能得淸安能得定亦安得有珠光透露終身沈
沒而已可不惜哉可不慨哉第二在行善不可作一惡事不可

起一惡心不可發一惡言忠厚待人常如自己矜孤恤寡敬老
憐貧人能如此則功行可言矣然最要者在乎濟困扶危體恤
人情有力者助人葬親成人婚配其功莫大若徒刊幾張格言
勸化世人終無實際不知流入不重文字之家將他覆甕則功
過相半矣何如實行其德今人略有一善便滿心得意且云何
以無報不知古聖賢之立教曰積德曰積功曰積善必終身累
世積累無窮乃有厚報非一事一行便可得奇福也其有一事
一行而得厚報者乃祖宗積累於前而及其身以發之也豈因
一事一行哉然又不可執一論者或一事一行而活數百人數
十命則又格外言之矣總之人之一生不可不見善勇爲古人

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兩言盡矣子等細玩其中意味毋以爲迂乃妙德之不可不積積一尺深則子孫受一尺報積一丈深則子孫受一丈報天道報施自然之理人能於本枝骨肉加厚者上天眷之祖宗佑之

垂世八寶　孝弟以敦本忠信以居心勤儉以守己寬厚以與人忍辱以消禍善養以厚身仁慈以及物知足以操存爲人之道無他法和悅近人則親朋懽愛鋒芒太露則見禍必危更有不可者刻毒之言刺骨之語短見薄識最損陰德慎勿犯焉

天下無二理人生無二性性無有不善其有不善者習遷之欲誘之也力求至於無欲而不能去欲者得天地之氣不清而習

尙之多薄也力去其欲而不能去而人遂甘於自棄天將自此而滅絕矣天既滅絕人欲日熾而其人遂不可問矣故求道之法在於盡人合天夫天非蒼蒼青昊之謂也我心中自有天忠孝節義而已人能將道人前示垂世八寶身體力行爲聖爲賢成仙成佛都在是矣

道在天壤人自違之道在人身人自遠之所以世人求道者日日思想學道希仙而不能一刻戒妄飯頃則亦何能有一刻與道合也道家談玄必須性命雙修而儒家言誠亦必性命兩立是儒與道原爲一體並無二理然夫子不談玄而言誠恐世人人於虛無便是異端汗世之說所以夫子只言誠而不言玄試

思中庸所謂誠一不二非所謂玄玄之處耶不二則能誠誠則能生物若一有間斷便與道違不能如天地之運行日月之遷流故惟一誠卽愚者能明柔者能强造到至誠地位便可前知非玄之又玄而能如是乎此玄之又玄之理不可言語形容而夫子誠一不二之道亦未嘗有能言語形容者惟功夫日漸做去到得誠玄地位自家心中自有一種妙處非他人所得而知所得而能也

人生不過得天地精華之氣凝結而成理賦於天而命稟於人人理卽天理人性卽天性也天與人一也自有知識以後隨習而遷天與人遂相隔而不相親也道旨玄法不過欲盡人而合

乎天耳予自問何者爲天何者爲人

道本無他總在淸心地心地淸明無一點雜想無一毫私意常如明鏡皓月無一些塵蒙則體已立矣奈世人不知營營擾擾不使一刻淸閒則心先死了如何久長生如何望得道要知此身原是爛枯髏所以常存者神耳神由於精氣精氣耗壞能常存乎從此思之則精氣最要緊者矣乃一但耗壞不亦可惜乎子等旣皈道下及早修持猶憾已晚況以年富力强之歲月而甘暴棄乎天時日去而不返精神日衰而難復若使任意苟安則一至遲暮便落無常圈套矣夫修持一說誰能箇箇離家人人出世卽在家庭之際只要仰不愧俯不怍再能時時存心刻

刻省察毋使道心或離亦不必抽鉛添汞之法也毋耗其氣毋傷其神毋淆其精毋動其心毋亂其性毋固其意毋勞其身靜以養之堅以持之正以守之便是出家修行也

一領先天靈二得海底津三收萬物性四留五穀精六撇塵埃氣七保自來神八明陰陽理九歸大道神十得眞眞路成就混沌身此名成胎混沌經也

心是水不寬潤不動性宜靜心宜動能依性而動心則可矣有拘束而無拘束是也譬如洋洋大海水泛連天中視如鏡上行雲毫無邊際然豈竟無邊際也爲玄之境如此修玄之性似此死玄之心至此何也身至大洋之中心中毫無三念惟有一箇

命字在腔子裏了能如是則漸進性心自活意自滅矣人之性執非性執乃意執能不聽意迷則心性有主理自明矣依理意自去矣此卽澄心滌慮法也

大道莫妄談玄功莫戲看修身還自納保守炁如山天之炁屬金故寒地之炁屬火故煖然必先要識得陰陽混合之法譬如冬天炁在上春地炁浮上眞陽伏則寒眞陰下則煖此時純陰之際一陽初放故必取心火嚥下坎宮再提湧泉眞火上合故當子時關閉心炁諸竅齊閉方得火昇後摹天門目後擦足心畢自然遍身發陽神清氣爽其中之趣得矣一心如混沌初開毫無知覺此片刻乃眞神透露也能緩緩行去自然日日時時

生春矣

心在方腔子裏有影無形放而不求則四體五官俱爲物役而非我有矣欲求放心莫過於靜而靜非一事不理一物不交之謂也功在平日不在臨時如平日閒內念不紛一心奉持道法則心思正色邪色不得而誘之心思正聲淫聲不得而擾之我心何以動乎所云動而不動也若內無主張任其游移渙散不特有事時中心搖搖毫無定主卽一室獨處而淫聲邪色爭來吾前此心如在百萬軍中舟指可掬欲其靜焉得乎故云靜而不靜也子等誼關切磋故剴切言之勿謂一夕之話無益十年之功也

此郎湖郡荻岡之雲怡堂寶訓也地最靈奇神常顯現福國佑民教忠教孝勝蹟相傳已久凡有垂示中多隱寓丹道性命眞功非慧解人莫能知非明眼人莫能見洵渾妙旨於緣中示圓通於象外也全書原本僅載十五則宗正本又刪去十三則僅留二則詎知十五則全載尚不及堂中底本百分之一乎茲先依全書原本刊刻以待異日有大力者再廣蒐堂中底本而博採之使毫無遺珠之憾以完成美璧之全當得巨觀用惠來者廣化弟子惠覺謹誌

語錄大觀

玉清語錄七則 出松江趙氏刻本

呂祖曰佳哉放生之得生也生一放則生生無窮放而生之則長久而生即生而至不生是物之盡於生之數不受刀鋸鼎烹之報則爲生得全而得出鱗甲之輪入人倫之道矣使之一入人倫知修知省漸而基之便得修省之根轉而生生無已證仙佛大儒無不從一物而生之也請觀之☯

坐談翦燭話知心風雨淸涼結道因塵世火坑誰得出嚴行功過始庚申人第知守庚申爲從此際做下死工夫種出頭根子人能於此修省加以考功問過羞慚傷勵便是君子心腸佛仙

骨相雖此際未見得力到那榮名壽考解厄善後時方知守無虛設格領有因其得力豈無對驗哉願子輩毋我言是忽

甚矣爲人之不易也人而曰爲此際正費討論第一孝悌第二忠信第三積功累行無絲毫負爲人之道即仙即佛即儒尊了爲人而仙仙亦非難也能盡人之道而加以操修無已之功刻勵勇往之志無始終心無彼此見純一其懷來自然與道合眞明心見性其基立矣始入道功過格一定要領能領格便覺此身不是虛空有箇著實行款款凜凜悚悚把握此心定後纔可問道禮斗於格無忝更何慮未能孝悌忠信未能積功累行哉爲人之道盡是仙佛之道盡是即儒尊大小內外之道亦盡

是
檢點羣仙册籍約略以億萬計而考較止隔一百二十日下凡
者去百之一可知仙根遍地自識難眞世間人略識幾行字略
發一善心略做幾件功夫未有非根之不仙者至若世之貴者
富者貴且富者富且貴者總未有不因乎仙之根而來大以成
大小以成小各因其根之大小以副分量之巨細人在夢中而
不知覺覺能生慧慧光反照處便曉此身從何處得來以至今
日如是如是必有緣故從此猛省從此著力便有箇尋源返本
的所在試聽樹上黃鸝叫便曉歸根落葉時世之不覺者謂今
日如是如是自我生初自應如是如是浪費歲月浪費功夫日

游夢中日嘗夢趣恍恍惚惚悠悠揚揚更自造出許多夢境來
謂我得人生之樂如是如是殊不知暗中消滅許多枝枝葉葉
削伐到根頭了還不知覺麽只苦汝不知耳故了卻生前福業
又造下身後惡根還要還一個了不得何時出頭何時返本輾
轉墮落輾轉落到污泥中便不好收拾如何好如何好奉勸世
間三教子爲儒的須要細細體貼孔孟安身立命的所在莫粧
孔孟腔心藏盜跖行爲道的須要細細體貼太上出世還眞的
去處莫槓棕拂芒鞋樣胸團勢利刼財心爲釋的須要細細參
求自在歸有還無的化境莫粧托鉢披袈態中懷淫騙酒肉心
能讀道人醒世語而覺者卽是三教中之好種子成仙成佛成

儒有若反掌不知覺者卽是三教中之惡孽塊壞儒壞道壞佛
究落地獄不得超生愼之勉諸
長話休題且短談嚴行感應過功篇積功可益千般過合一珠
源氣自連昨日道場爲諸子解盡諸孽今日只當重新做人爲
諸子超盡祖宗今日只當再來孝子吁嗟乎爲人莫易好道誠
難人既無忝乎人道可終生好道功旣無由見功過可積漸免
過過日漸免功自日增方稱是人方爲好道我生之初求證今
日豈易言盡諸境諸艱會一試乎呵呵某略失一小盜某亦略
失一小盜某室曰做善人無益也某室曰師許我無靈也不幾
視我爲何如仙乎我生之初當不知悔鍾離師爲何若矣我將

如師之度我如師之歷試我如師之點化我轉而度諸子轉而
歷試點化諸子更不知其退悔我退念我之爲何若
昔有士人以長生藥詢予予答曰長生藥豈無於穆不已天之
所以爲天也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同乎天也聖可同天同天
則不息不息則無始無終由此而言則長生有藥詎不信乎士
又詢天堂地獄之說果耶否耶予答曰天地人三才位也明與
幽三才判也明有司宰幽有鬼神一定理也善則心體明白光
大正直與陽合德惡則邪暗偏曲昏晦與陰合德陽從陽類入
於天陰從陰類入於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一定勢也若夫地
之有獄考究過愆勸懲淑善則又與人間官府之設均也又豈

特在杳冥難測中哉假若人之患病在寢即是受諸地獄明驗
心腸疽朽是即剜割地獄爛喉腐舌是即犂耕地獄灼燎烟火
是即火坑地獄湯泡油炙是即鼎鑊地獄頂門之疽知是火盆
之陰置也腰間之瘓知是累石之暗懸也周身膿血之災而痛
不可當非刀山之地獄而何遍體拘攣之急而苦不可忍非弔
竿之地獄而何身如千鈞之壓而轉動不順此磨碓之地獄焉
百骨如折而痛入筋膚此搗臼之地獄焉瘡癩遍體而皮無完
處者剝皮地獄也刺痛周身而肢如分裂者鋸解地獄也食聞
香味而食之不下咽其諸餓鬼之地獄乎物知所好而視之不
能見其諸黑暗之地獄乎吐血成盆下血成桶又非血湖池地

獄乎東如蛇咬西如蝟刺又非惡犬村地獄乎惡熱惡寒時生
戰栗重裘不煖沸水不炎如冰山地獄之受焉食不遂餐衣不
遂服臥疾歲月天日不親或縲絏桎梏之加或箠楚笞杖之及
如阿鼻地獄之入焉此人間地下幽事明徵予胡惑乎若夫高
車駟馬前吒後呼衣金紫食肥甘欲不求遂而自遂志不求適
而自適遊神於逍遙之境怡情於快樂之鄉是居於天堂上矣
憶昔未證帝位時嘗至東魯遊泗水訪闕里幻服色爲訓蒙師
覓東假館有巨族姬嗣周嗜性命之學三子皆受易遇予與之
談先天後天之理嗣周即欣然延予誨諸子其長子適仲子達
季子適恂恂厚士也即執弟子禮事予時從遊者有若沈淵諸

孔達周以敬柏梁公孫愚陳惆王子先王子宗孟機孔脩哲孔承孔紀同方合志之朋卓爾見道宛如昔日尼宣弟子輩止有魯紹姬汪宗聖二人雖習於文而行類鄙者稍有傴僂之態予一日爲諸生誦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飭因發其旨云夫周公以天縱之資待旦之勤備三王之德施四事之美攝國輔政弭流言以回姬祚揮東斧以攝奸心去盛躋之懿德宏不匱之良謨其才可謂美矣然能折節下士推己及人吐哺受芻牧之言握髮聽工師之策不自滿假汲汲求善欲使天下後世盡有才美之實而其心始已焉此周公之所以爲才美此周公之才美爲可觀也使公也矜其所能眩其所

長自珍其才而惟恐人之有才自恃其美而惟恐人之有美則其才也爲未飭焉其美也爲虛務焉此乃餘事不足爲貴重也胡尚哉無以觀也有公之才美且不可驕而吝凡未及於公與夫一才一藝之長者又安可驕吝乎公而驕吝其才尚不足觀下於公者而驕吝又奚足觀乎進而推焉有天下者驕且吝則失其天下有國者驕且吝則失其國有家者驕且吝則失其家有身者驕且吝則失其身甚矣驕吝之不可有也爾諸生學爲聖賢將以上佐天子下治國家中以立身揚名顯親爲宇宙完人可蹈此失耶有則改無則勉予與諸生共之二子聞之赧顏汗背稽首受教未一季而渙然冰釋率由謙退更倍又一夕與之

講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云凡物之在兩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羣分類聚毫髮不間故曰口同嗜耳同聽目同美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心而疑之乎夫心之所同然者德也德乃天之良貴心之好爵也心德全之於此則天爵具而人之好尚歸焉凡有秉彝之良者咸起應從之志不界封埸疆域不限幼長卑尊悅之者有同然慕之者無異念不特是也天地之所以生長收藏莫非德也吾人之所以安身立命亦此德也全是德焉一眞不雜萬慮皆澄不汨於紛紜擾攘之欲渾涵於淵深寗寂之天則天地之所具者吾具天地之所主者吾主通乎天機徹乎地軸此感彼應鶴鳴而子和也可以

成位於兩間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蓋不知天地爲我我爲天地矣

此亦玉清贊化之地煌煌寶訓如日月當天茲僅錄七則未窺全面異日亦當採補焉惠覺謹誌

語錄大觀

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福報指南自序

天地一大迷籠也古今一大迷局也地獄天堂四生六道一切輪迴之迹無非迷途中之羊腸鳥道也貧賤富貴窮通壽夭一切欣戚之情無非迷境中之胡猜亂想也世無覺者誰知迷妄中人指東爲西或南爲北而大聲疾呼一爲指引也乎大覺世尊悲憫羣迷於是應迹乎西土設教於南洲意欲人人裂迷籠破迷局開迷境脫迷途而無如超越五濁脫離三界昭然而獨覺者概難其人嗟乎識情顛倒固已歷劫如斯矣一旦欲其擊破虛空消除五蘊轉八識成四智不其難哉計惟於迷妄之中

導之於可安之境引之以可喜之情則趨福避禍之說不可以不急求而因緣果報之理不可以不急講也且夫福亦何常之有統而論之墮落三塗者必以人道爲福得生人道者又以天道爲福而得生天道者又以不往不來爲福是福本無定位析而言之貧者必以富者爲福富者必以貴者爲福而貴者又且以清靜無爲爲福是福又無定見精而求之饑寒必以飽煖爲福飽煖又必以輕肥爲福及饜輕肥又將以布蔬爲福是福亦無定情然而輾轉從上苟有以求之無下達之患矣今試語人曰從吾之說者可以禍福等觀人必掉頭不顧試語人曰從吾之說者可以避禍趨福人且傾耳而聽依人情而順導之權教

也乎抑亦至理矣純陽子參黃龍之學久與世隔矣而情不忘世悲夫攘攘者日處迷途之中而莫能自出也又言夫營營者有求福之心而可與上達也因降乩於隔湖東畔與諸生講求禍福之理果報之說顏之曰福報指南爲其由此而求之必無感禍爲福者且必無以求禍之道求福者并無求福而不得福者一如指南之針略無毫忽游移之見也況乎精進不已由此而擊破虛空消除五蘊轉八識成四智又何難哉已未春後三日純陽子呂巖題

呂帝曰諸子志希大道固當體認靜裏工夫然所謂靜裏工夫者不在靜時作意而全在動處存心蓋靜時作意求靜一至動時心意更復飛揚靜極自動機勢然也若於動處求靜則心存理得動必不錯靜時可弗復慮矣

人心不到一念不生地位斷斷不能格天蓋天實無心而成化人既有心焉能造命所得之理未誠原作不得主斯氣數反爲之主矣

千言萬語不過外功與內行兼修而諸生歧而視之此大謬也若內功進得一分則外行亦進得一分外行積得十分則內功亦必有十分內外總無殊致惟上哲者自從內功做入中人必自外行著力方有入手微不同耳總期成德乃可入道所以太上不言立一千三百功[illegible]言立一千三百善也功者勉而行之

就一事言善者安而行之就終身言也諸生雖有微功若言乎善則概未有得故詳論之立功不可爲名不可爲利總當看得是自己分內事則此功自然滿足若少有妄念計功計利終不圓足終無福報凛之毋忽

古人改過必曰痛改前非可見改非草草已也必使根株悉拔方妙若非痛懲何由不犯今人不敢犯火無非爲其犯之即痛耳憶吾當年每知一非誓不再犯設或犯時即以香自灸其頂三年之間共灸六百八十三灸而後德成遇我祖授以大丹乃得成道爾等若欲成道斷須學我即不肯自灸亦須禮佛懺悔跪香庶爲苦行希冀成就

徐行緩步方不絆跌高枕安眠不憂永夜做工夫人第一要寬心耐心第二要死心切不可計前切不可顧後計前則故我不死顧後則途遠難行不如寬緩不計前後只管目前素位而行但有一功便是一功積累自大若急欲完發願功數亦屬計功謀利之私心地便不能純粹乃作輟之根也

黃兼濟問三世因緣必有定數我前生作業今當受苦譬如桃核種地所生必是桃樹自然開出桃花結出桃實豈有變出梅花杏花結出梅實杏實來者今日立命是無一定之數桃樹上開出梅花杏花結出梅實杏實甯有是理若屬怪妄不實祖師不應以此教人祖師云立命之學原是變異之事但說怪妄不

實則非矣君亦見有移花接木之法乎初生桃樹原是桃根不能變換猶人初生當貧賤者卽具貧賤之相若能猛自儆醒將惡相一切改除另換一番善相此亦如桃樹將齊土枝幹一刀斫去另將梅樹杏樹接上自然開出梅花杏花結出梅實杏實終不復作桃樹矣所以雲谷云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也若留一點萌蘖終不得成梅樹杏樹若存一毫故我終不得變化氣質成富貴之相蓋原身之萌蘖最易長故我之惡習最難盡也至於成得梅樹杏樹後尤忌根芽復生根芽若一萌動所接之樹無不死者舊習一萌所得之富貴亦必滅折矣黃生之疑於此應釋

兼濟又問顏子當日有何夭相盜跖當日有何壽相一夭一壽是何因緣是何果報祖師云因緣果報皆根於心所以佛祖云旣生一切心斯有一切法若無一切心何有一切法君謂顏子當日克復心齋爲求富貴而然耶非爲求富貴而然耶若爲求富貴而然其心庸俗貪鄙必見斥於聖門若不爲求富貴而然富貴因緣何由而立其心只求全盡人道以成聖賢故能立萬古聖賢之極君今立心一如顏子功名富貴何以干君無此因自無此果何足爲怪若盜跖恣睢惡相自種惡因必得惡果耳目不及見聞不及事亦繁多何獨疑此

富貴長壽多男人世之所云福報者在此若在達者必以富貴

爲多事而不得安甯又以長壽爲駒隙而不能不久且以多男爲多累而必欲棄家矣福亦何常之有哉彼見爲福此且目爲禍夫豈有異情亦由福有更大而不可窮者在耳其人功行深遠極人世之福不足以報之必生天受天福天福之富非人間之富也天福之貴非人間之貴也富貴盡人間而不有人間之多事故絕於人間設以人間之富貴較之千分不足當其一長壽動以劫計人間之壽不過百年恆不足當其一日其福已難量矣況往生淨土者又復百倍千倍萬倍以至億萬倍於天福者耶亦惟人之功行深遠盡天之福不足以報之故得往生於極樂世界耳一切仙佛皆福報也福報之不可言說如此奈何諸生小視之

三教總修一心此心一意向善自然甯靜儒家所謂知止而後有定釋家所謂戒生定是也雖不作吐納參觀而此心不妄動已深於吐納參觀之功矣然又必要痛改前愆方能有得若不痛改此心終不急切恐所行之善亦多不能著實譬之作畫必定要白素爲質方能絢爛若質不潔白雖具五采終不足觀凡人之心未見眞體萬斛塵封觸物流連如膠似漆更兼舊習固執於中無端忽來無端忽去一日之間不啻萬生萬滅卽有勇者力行克治而不知此克治之心卽爲妄念徒增擾擾要無實獲惟見眞心之體首心體作主一切妄念自然逬消如紅爐

點雪略無踪跡若以妄治妄猶以賊詰賊徒使獄訟充繁不得清楚何爲克治哉

主敬工夫要在喜怒哀樂上用初學入手先要於喜事未來之前弗預迎其喜喜事既往之後弗復憶其喜務使此心如太虛纖塵不染既當可喜之境亦只覺之而已勿得放縱如是則此心不動如戲臺懸鏡生旦丑淨百態盡照於中而此鏡體鏡光未嘗閃爍搖動得不謂之定乎得不謂之靜乎怒與哀樂亦復如是諸生須於一動一靜之間默驗此心凡有一毫喜意一毫怒意一毫哀意一毫樂意皆務決去毋使流連是爲入門第一法要謂之儒修

道藏輯要

生我者親乎天也生我者天乎親也親與天一而已矣親心悅則天心無不悅矣故孝子視無形聽無聲以求親心之悅亦即視無形聽無聲以求天心之悅也親心悅我必不忍棄我於外方而不置之於膝下天心悅我必不忍置我於塵凡而不位之於左右也此孝子之所以必爲天仙也

丹道與禪觀初無二理禪觀以一根總攝五根丹道則六根各盡其用是故舌抵上腭止舌根也呼吸在內止鼻根也垂目反觀止眼根也反耳內聽止耳根也依氣忘形止身根也守中不動止意根也然六根所重獨在意根自來所說守中實未明了所以諸生通無下手之處誤指臍中以及心腎之中紛紛聚訟

終無一得不知道在忘形豈反有執形求道之理蓋所謂中者對上下而言耳凡人之心放下則易昏沉提起則易散亂遇昏沉則提起遇散亂則放下不昏沈不散亂無用提起無用放下是名守中若有處所卽為運氣旁門非大道矣諸生宜諦思之

凡欲往生須憑善力經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可見十善為往生之資糧不可或缺卽欲求玄亦憑十善紫陽云大道須知有易難也還由我亦由天可見徒法亦無用也天道禍淫福善斷無為惡之仙佛也諸生志欲求道必在為善太上不嘗曰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乎

古今無不利人濟物之聖賢仙佛且如念佛求往生者必能心

佛之心方能履佛之土若不思利人濟物便非佛心歷千百劫終與佛隔不見佛面行道法者亦復如是

念佛只在一心不亂更無別說若尋處所便失眞法譬如以藥治病病者但用目覩藥手執藥或有近者以鼻聞藥更有遠者以器貯藥以水浸藥以火烹藥皆曰吾以藥治病此病如何得治至病不愈又言此藥不靈再選方書眞可痛憫然吾又不能代為之飲亦奈之何哉張乾念佛要完萬萬之數是又只要買藥絕不服藥矣卽將此藥積如邱陵病能愈否

念佛以袪雜念發表藥也為善以積正因補養藥也然須兼而行之謂之內外雙修又謂之性命雙修內功以了性外功以立

命這方是的的實況性命雙修之事豈有顯門等邪說耶况修性之功無一物可著無一念可生無一法可得大覺世尊有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更有何法可說何道可傳世人不知認指作月亦世尊言可憐憫者

飲藥以口念佛以心藥必滴滴自口中入佛必聲聲自心中出此眞定心之方也但所云心非血肉之心乃思慮之心耳此心別無處所正欲以佛作心處所奈何反求念佛處所耶

念佛既求了義必須參悟參悟須起疑意疑至生不得死不得方能截斷意根諸障張乾意欲憶出下文下文畢竟無有不成疑義況持此有時已成熟徑熟則心安不能激切烏得不變今

當爲我寄語張生念佛者果係誰此雖現成公案然不明此終非了義張生積習能破只在此誰字中珍重珍重

張乾念佛心雖不大散亂但於記憶之時尚落空境止能攝定識心未獲面見眞佛且弗克面見眞我此古宿所以呵爲如石壓草也蓋我即佛佛即我本無有二所以眞我不見即眞佛不見眞佛不見即眞我不見要見眞佛眞我須有實義不得墮落空義總然攝住識心而此中實不急切如何能得眞心發現嗣後持名當思此佛究竟實義是我非我我有何者可以爲佛我又有何者不可爲佛參之

將謂爾一身無一非佛則爾眼非佛爾耳非佛細細求之無一

是佛何以故眼司見者佛眼無所不見爾居暗室不能見十字
有目不見何以爲佛耳亦如是二人同聲耳不能同聽若說一
身無一是佛則佛眼能見爾眼亦能見佛耳能聞爾耳亦能聞
細細求之無二不與佛同何以非佛至觀經教又說眞心是佛
識心非佛眞心識心究竟是一究竟是二若云是一何分二種
若云是二人不應有二心設有二心應有二覺一處作痛兩處
覺之是一人身成二人體甯有是理須細參之自見眞我自見
眞佛
子疑純陽何以在爾心中是將平日四相俱無六根解脫究竟
眞實了義一齊忘卻楞嚴諸經讀之何用子試於靜坐時默觀

心體所謂爾者果何在乎爾心且無有爾何有純陽若於無始
中此心可以忽然生出一爾亦何必不可生出一純陽可見妙
明心體爾不特與純陽一體卽大地山河四生六道皆一體也
何處容得爾我等相故曰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
若猶不解可以水喻之譬如汲於河者或以桶或以瓶其旣汲
也量有大小之殊器有污潔之別到底此器之水不同彼器世
人各自執一我見何以異此若將在瓶在桶之水仍傾河內更
何處分別此水爲在瓶者爲在桶者人能求得一箇根源之地
安身立命正如水歸河內無有彼此各形各器之見我今已證
大道故能與爾等合體而爾等猶執定一我見所以不能見我

眞相也

大地山河一切四生六道皆從一念妄想中生出楞嚴道之詳矣可歸細讀今日奉教修功亦只一念豈有兩心哉張乾若有兩心應成兩體此理甚明非難解也至於結壇頂禮尤屬具文且多惑衆速去之惟勤修一心純陽與爾本無一間何用焚香禮拜爲若一念差錯墮入泥犂卽終劫拜我到底替你不得嗣後可將一切俗情屛除淨盡仙亦可成佛亦可做豈在區區功過間較量哉

大道無言非不言也亦以一落言詮便多滲漏故不言耳所以古人於不得已時嘗打一圓相○此一圓相儒家無此便不成儒道家非此便不成道釋家出此亦不成釋諸生但於靜中體驗此一圓相便是工夫便是究竟便是了義孔子從心不踰此一圓相也釋迦心包太虛此一圓相也老氏玄之又玄此一圓相也張乾要尋念佛的是誰亦只在此一圓相內尋取黃兼濟要立命亦須在此一圓相內奪舍投胎打箇觔斗吳寬要做執事敬工夫亦須在此一圓相內牢立腳根大開眼界以此一圓相範身四天王當時時禮拜此身卽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之身以此一圓相範心十種天魔統兵百萬一時消滅莫有能測識者能示現者此心卽十信十地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四十四心一時具足之心諸生功力雖未及此然不可不知此且舍此亦

無由他說故細論之以爲諸生得手時印證

此一圓相實無言說一有言說便成影子所以釋迦說法四十多年未嘗有一字道著也諸生必欲分剖吾當以三教成語證之儒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道曰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佛曰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諸生志願不同各於其機相應者會之可也此大道也其入手工夫雖卽在此卻又各各不同張乾看一誰字只在疑疑時自無人我衆生壽者四相執得定守得牢便得印此一圓相黃乘濟能於靜時一念不起動處萬善相應自能於此一圓相內打轉筋斗來吳寬時時識認未發之中發時自能中節意必固我四相亦爾消亡三教原無二理諸生其善會之

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三教所同歸也

孚佑帝君正教編 附

呂帝曰夫心者萬法之宗九竅之主生死之本善惡之源與天地而並生爲神明之主宰或曰眞君以其率長於一體也或曰眞常以其越古今而不壞也或曰眞如以其寂然而不動也用之彌滿六虛發之則莫知其所其大無外則宇宙在其間而與太虛同體矣其小無內則入秋毫之末而不可以象求矣此所謂我之本心而曠劫以前本來之自有也然則果何物哉杳兮冥恍兮惚不可智知不可識識强名曰道强名曰神强名曰心

如此而已由是觀之豈不大乎豈不貴乎然而輪迴於三界出入於生死而不能自已者何也蓋一念萌動於內六識流轉於外不趨乎善而趨乎惡故有天堂地獄因果之報六道輪迴無有出期可不痛哉可不悲哉若夫達者則不然也故齋戒以神明其德一眞澄湛萬禍消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所謂常者越古今而不壞者是也所謂妄者一念纔起者是也莊子曰旣以爲物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在易也其爲大人乎自茲以往愼言語節飲食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虛無恬淡寂寞無爲收視返聽和光同塵瞥起是

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譬如有髮朝朝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行住坐臥勿使須臾離也無何有之鄉華胥氏之國吾其遊焉

錢宏子子年獨高而謀生甚拙吾生未生吾身安存吾身旣生吾生安寄風過於耳不有其風花入於眼不有其花造化遞轉芸芸紛紛貴賤同機無有二門識神太過流落其眞心胸擾擾夢寐乖形收歸太虛何得何失嘻嘻其天浩浩其心是曰生基子記之

道人開教只以身心爲主身又以心爲主不務空名不尚虛文不計小效不及世間之利害得失身外之富貴貧賤蓋吾性中

自有無窮富貴我心中自有眞得眞利反求之而便是若世間之得與利雖極富貴不過如石火如電光如朝花如雲影隨生隨息倏過倏滅於我無與也若心上有得澈上澈下澈始澈終得之一日者可守之終身得之一念者可貞之萬慮在在有把握處處有執持方爲有用其要在打破生死關參透事物理一毫無蔽一絲弗掛一塵不染自是受用無窮我養我性我融我情下手得力在求放心求放心實際在於毋自欺毋自欺工夫至細至密纖毫不可忽略雖獨處一室靜持一己無不事事可悟物物可通把握只在一心而已心無二用欺者吾心知其欺者亦卽吾心求其毋自欺者又卽吾心非欺者一心知者一心

求其毋自欺者又一心也知其欺便可禁其欺求其毋自欺便毋欺矣求放心亦然求之一念此心卽不放矣但諸子塵障未完私欲未淨故見爲難苟掃去塵障滌去私欲吾心靜存而所獲已多矣至於無言妙義要各自領會不可意揣不可言傳有意可著有言可說者便非此中妙理若仍務外間事仍營無用心豈不負道人諄諄至意耶

遨遊世界無饕餮不受塵磨不受涅惟見滄桑常變換渾忘消息相更迭花開花落幾時休春往秋來流不輟愚迷戀卻一皮囊爲是皮囊多污穢聲色盡是萬魔根錢財不過蠅頭血豪强勢焰總成空話別妻兒徒哽咽不如清淨樂無疆利鎖名韁俱

斷絕通天入地為形輕鶴駕雲騰因性澈混跡漁樵山水狎煙霞笑傲留飛轍一瓢沈醉心無礙兩劒光騰妖自滅葫蘆雖少九還丹腹內當餘七返訣俗人笑我太玄虛我笑俗人謀最拙一坏黃土蓋坵墟勞勞空自稱雄傑百年轉睫逝如梭富貴榮華同積雪勿厭簞瓢避其冷勿羨勢利趨其熱損人益己禍窺連競短爭長讎怨結瀟灑風流美少年來生償盡千般孽道人憐憫泊慈航每解沙中三寸舌普勸紅塵懵懂人早早回頭企往哲翻然悟了此中因胸藏自有通天穴先將五臟滌清涼那怕玄關不透泄行滿功圓神自靈志誠片縷爐香爇莫道蓬瀛路甚賒前程自有人提挈

吾思人為天地之寶具萬物之靈那裏有甚麼道與不道并那有仙有佛有鬼有神只是從我所願要神仙與佛則佛矣神矣仙矣要為鬼便為鬼矣天作不得主張而主張者我也道之為言則曰自然不知自然者象帝之先不能自然者賦形之後道而逸獲上哲之資也道以勞得中人之性也然性與上哲亦總是一般並無兩路逸獲與勞得一而已矣太上說五千言元始須三千字總皆與後天開竅先天一路從不說著半句蓋千言萬語總不能狀這先天景象也顧先非幻非虛原是有實落處魚遊於水无所强也鳥擇林中將誰教也花應時而露色浮香不言花也人生而好善惡惡本原在也孟子說擴充兩字正是

即本原所有上而合太初之理今之人習道而不得道者非道難求自險之也擴而充之由小以大由顯而微始也循牆而走趾以方步以矩兢兢恐獲戾然自是而爲功之一級矣於是油油然生歡喜心歷歷然植智慧根如是足矣不知猶未也了得後天盡方還造化初功至如是矣問心有得矣又從而去其陳謀其新習其故効其勤外境不入內境常淸如是其庶幾乎猶未也忘其得幷忘其失无爲而爲无形而形爲而不爲其爲也自然而已形而不形其形也亦自然而已夫是之爲自然道之在於人身如是

學人治心須將心時刻擒奪一番達人心奪境中士境奪心下士境奪境心奪境者忘形得形用情無情高而不亢滿而不盈抱實守虛動靜合一聖人樂天其是之謂乎境奪心者情役情形役形時爲境轉而心不能轉境是故時而見功亦時見過功過無恆譬如風檣馬勒任人所使而舟車曾不能自主也然而心小而氣和固不能進於大道硜硜之詣亦所尙焉至於境奪境者則背謬爲多此境未遷復思他境過去者留現在者滯是其人一生從無著腳處雲過山林萍浮碧沼尙何有根底乎太上說法惟願人截諸眾緣反乎胎息胎息者非徒凝炁調息而已也此息是父母未生前一點太極父母既生後一點眞靈性得之而有體心得之而有用在天爲樞在地爲軸甚不可輕視

也言息而曰胎者欲人靜無所靜動無所動如人在母腹然故曰胎也治心之法此為第一明乎此者可以心奪境且可境煉心心境兩相合時中之義備矣

人無賢不肖無不以長壽為樂而所謂長壽者不過曰百年有慶耳究竟登百歲者世不多有是何求者衆而得者寡也夫亦不求於身而求於天不求於理而求於數者之過乎微花弱草皆有日月之壽以日計以月計自草花而論則已壽矣自人視之則噓噓乎小矣賢愚不肖皆有年紀之壽以年紀計自人遡之則已壽矣自仙佛觀之又噓噓乎小矣辟支以千歲為壽神龍以千二百為壽二果仙人以八百為壽上者以千五百為壽

以千五百以八百以一千二百就人間推算甲子多更壽之至也自大乘金仙入寶神龍視之亦等於花木之日月人世之年紀壽噓噓乎又小矣大凡人之勝天者常多理之勝數者乃準舍已本來上期大耋放卻眞宗僅求增算若此者是曰頑物頑物而壽及百載不為多即壽及千載亦不為多也何也生無益於人死無利於已曾不若微花弱草能抽新枝而發新花也壽何論焉吾觀一切生人皆是無始無終的樣子億千萬年不壞的金剛有天地即有是一靈的妙寶天地而壞也則已天地而不壞也吾壽與之等夫何遜焉今人以生日為始自二十三十及百而上是不過就有形而計壽也有形之壽壽有盡不形而

形之壽壽無窮此身得爲父母之身不令有虧損此身得爲忠義之身不令有敗行此身得爲補天助地之身不令有戕物害人之事能如是數者爲天之全人爲天下之完人卽使不及中壽亦何損壽浩浩乎吾見其與乾坤並永也此則大壽也盡是數端更能不留形迹三昧圓通一眞洞豁萬物虛涵出乎上而不知所上求所名而不能名其名此謂生天成地手操天地之壽而已不與焉此則大而大者也愧吾未之能也心竊慕之而特以曷子等所謂求之於身求之於理者是也所謂不形而形者也於此求壽壽又何窮可以言壽亦可以不言壽也道人今日據人間傳述以爲是回道人之誕噫吾何誕而乃勞諸善信香花酒果勞勞也

赤駟流煙火龍飛燄大地鎔金液深山爍玉漿甚哉火師之爲功猛而赤帝之用權赫也人處其中得毋歎造化之熬人無已時耶雖然天心亦甚歎人世之薰蒸無已時也嗔心發時烈氣上冲貪心熾時黑煙燭上淫心發時幾欲灰石利心猛時勢欲竭海與夫爭心傲心鄙人心自驕心不弱人心種種非心卽生種種無明之火無明之火能腐人心胸燒人血脈爛人筋骨爍人元神耗人本性豈止毫孔生濕汗淫衣服而已耶吾登九霄闞而種種火上昇雲端幾欲燎我毛髮噫天之行火也人則知之而已之種彼業火也則竟忘焉抑何責人明而責已昧也道

人看子等日坐酷暑中以是不憚厥勞欲將兩袖清風爲子等一開胸臆而諸子能領一二其服清涼散也亦不爲無益矣露滴梧桐月明楊柳蟬聲斷續侵人耳新禾香透入簾來人於此時披胸襟開眼界誰曰蓬島風清不在目前耶但領略無人未免將眞境浪擲耳細數世人生平其浪擲亦何限之有明明心地卻去染黑平平大地卻去走險實實眞宗卻去弄幻幻生於情癡險生於爾我黑生於自欺明明平平實實大事總付諸東流豈不哀哉夫失其明乃生地獄相失其平乃生高下相失其實乃生魔鬼相道人當日童時習舉子業十歲通五經有同窗生笑曰爲唐儒生乃欲作漢明經耶國家首重宏詞何不將

三都兩京博功名拾靑紫吁老腐儒所習不合時宜其改圖乃可道人竊信之師許仲齋訓曰孺子無惑人言六經理之窟也辟如人之臟腑詞賦言之華也辟如人之衣服無衣服則必效草衣竹笠固不可立世然無五臟六腑則將槁其形喪其靈矣卽有衣服於何附麗哉道人懍然以是不習幻事年十六將應舉有同窗士宦家子弟也通主司得關節念道人交有情密與相示道人曰此有命吾不可以違命無何主司逮同事者皆受侮道人獲免由是誓不蹈險路道人素以耿介爲念夜醉臥中夢漁人財旋有雷火相偪謦而大汗由是再不敢自欺數上省門不見收後獲售而時已大壞因自念曰富貴逼人來辭莫可

辭富貴棄吾去求莫可求商山芝荊溪玉至今傳耳惡在衣冠
煙世間哉學禮於魯師石慶曾學歷於富師艮璧久而得其祕
一日恍然曰身心性命自有主張歷也數也禮也爻也皆非吾
眞幾悞乃翁事矣遊天下山水勝處往往遇異人然涉乎欺險
幻三者雖大段可取而道人終不之與也遇大祖於邯鄲道上
時大祖聚生徒講易之乾爻大都自尋妙理非漢唐儒舊穴也
以是從遊不忍別十試艱貞大祖曰汝眞不欺不險不幻平平
明明實實者矣我今與子返帝鄉也此則道人成道之始末若
如世所傳事是幻也非實迹也今宵所談總是要子等明明去
看平平去走實實去做莫將一點污靈臺莫將棧道爲周行莫

將野馬爲眞境庶不浪擲此生也道人緊要語無踰此現身說
法求異者是與我相背而馳者也以云奉我不刺謬哉
頃從洞中來仙有淡霞子者謂余曰仙取其閒不取其忙取其
靜不取其荒夫塵世惘惘而莫悟役役而自傷子何朝夕之奔
馳早夜之勤劬反勞心而苦思遂心蕩而神疲見誰登仙府誰
學希夷而乃嘵嘵其舌諄諄其詞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其與
玄玄之道不大相刺謬乎余應之曰天地好生而品彙生萬物
成陰則有雨露陽則有日星春則生秋則成勞勞碌碌刻不暇
宵猶然天者折屈者伸雖極照其覆冒猶氣化之不平余其仙
乎仙者體天者也余欲度人乎人者物之元也人之有不齊猶

物之有高下物之氣爲道也氣機育之風露達之日以和之雷以震之然且栽者栽而傾者傾人之有智賢愚不肖也稟於性而受於天高下各殊其質聖凡各異其形而且人欲爲之迷貨利爲之囿聲名爲之障情欲爲之擾苟無死生果報之說幽明相感之機善善惡惡之辨往復報應之理爲之悚其心忍其性絶其非省其戾則人人禽獸矣入於耳而惑於志習於俗而喪於心其沉溺愛河漂流欲海生生世世拘蔽於黑獄之中而莫之救嗚呼余知其不可爲而不爲則視天下之人溺洪波而不醒入炎火而不蒸者也其於天地好生之意深悖戾焉仙應余曰天地常好生而各遂其生子救世而人不受救是故迂而不知

㐅文8

幾愚而不知勢徒困苦勞頓而不知抑鬱憔悴而不悟又何如徜徉山水嘯傲邱壑以自得哉予不見夫紛紛者之日逐而不知返也擾擾者之日去而不可挽也余又應之曰佛最尚空而大士燕悲願度衆生有度未盡此願無盡儒之爲道也非好勞也見沉迷而教之見顛沛而扶之人不安其食不樂其居而後爲之粟以教其養爲之木以立其居爲之麻縷絲絮以御其寒爲之禮以範其制爲之樂以導其和爲之孝弟忠信以節其性情爲之兵革戈戟以善其守禦凡此者皆不忍坐其困而安其危焉故洪水横而堯舜興暴君作而湯武起周之衰也孔氏救之於言論之際孟氏救之於辯駁之間而余輩爲之仙者不爲

佛不爲儒而冥頑無用不大負上帝之仁而一無補於下世哉人之惑也有七情以牽之有五衰六耗以困之遂而淫也勞而邪也皆不知幽明死生之故聖愚臧否之殊而永失其眞久迷其正以至愈落愈下而莫之救也余知其愚而爲之自不得已也若知其不可而不爲是佛不必有世尊儒不必有堯舜湯武也更不必有孔氏孟氏嘵嘵於春秋戰國之時也故曰共善者世獨善者身余甘於愚人不我度我願度之忙碌凡塵志堅意決夫亦各行其願而已矣此頌於洞中問答語也余誠愚矣幸諸生毋負我愚

凡欲向玄門做功夫者須有恆有養勿忘勿助心中得益處時

時而有時時而進進一步始覺前之所得又淺矣觀想一門不如靜坐靜坐者收其氣守其神也收其浮動之氣而眞炁乃生守其散亂之神而眞神自見嬰兒姹女實兩相成而兩相會非可偏向也明如秋水鎔如月響似松風振似雷此則炁爲眞炁神爲眞神矣

夫事之在天虛而莫測也其間伸縮盈虛每待機之將至然後應之人之於世如一念未起時渾淪之體與天地同條貫通迨意念一起私慾一乘喜怒愛惡之偏貪癡嗔恨之敝錮結於中而不可解遂至失靈根而敗至寶入俗網以墮凡庸可勝歎哉人之所以如此者良由是非之心不得其平好惡之心不得其

正愛憎之見不得其中故也今世之所謂是者自是其是而非大公之所謂是也所謂非者自非其非非大公之所謂非也知其所是之有非而自非其是知其所非之有是而自是其非則凡吾之可惡而可憎者其是必有在也凡吾之可愛而可羨者其非必有在也而其是非乃天下之是非其愛憎乃天下之愛憎好惡亦天下之好惡矣夫誰謂本來之眞性不可復本來之眞神不可守本來之眞原不可固而天地渾淪之體不可與之並參而無異也

大凡人行善難而積惡易立功少而生罪多苟非凜凜操存日勤月勵如履霜堅冰不能寡過安望超之而入聖一生事可告

人有一件不可告人處心上意不過卽仙佛所不寬其責者彼閻羅不來算賬耶余道人惟心無欺故樂受人欺心無怨故不報人怨始而知有已不知有人繼而知有人不知有已終而不知有人幷不知有已不知有已則私去不知有人則慾消以此淡定心遂證虛無妙道從未嘗蒲團一坐經呪一持也今爾等皈依山内頗聞心性之言亦喻苦修之路而能知不能行者豈力之有未逮乎抑亦物我見勝利害見勝身家見勝功名富貴見勝視身内功夫若天邊雲影可曉得此數事俱從外來與此身絕不相干卽相干而福有限命有定非可强邀襲取之者試看世間王侯將相一時顯榮利達炎威猛勢作禍作福可畏可

懼人日趨承奉事之不暇且得以奉事趨承之者卽云幸矣及至身死名沒湮埋荒土向之趨承之奉事之者如鴉飛兎走轉而承命於他人亦安有向寒骨荒壟追思往誼流連歎息者哉是知生前一番受用及受用人者竟似冰消瓦解而自己在地獄中歷盡萬千苦惱有誰來救道人勘破此關故舉功名富貴漠不關心而終日竟夜惟把淸心省欲去私明理一段實功行行之百世久而見性久而見天見性見天斯能與蓬萊諸客相對不至黑索拘攣向地藏菩薩做對頭矣諸子其依我所論親身力行之勿忘勿助進道有階何患青霄洞天不可翹足而至耶日漸寒時歸肅殺謹閉蓋藏此其時也看桃李爭妍名花笑

日今又楓林綴景黃葉飄零何時序之推遷景物之忽變日月易逝歲不重來可不慨哉天上碧桃霜顏挺秀此乃宇宙間第一變幻處想亦眞炁凝結元神積厚故也人在天地與物色何異唯靈覺過之耳苟不能善爲培植使眞炁散盡本實先撥欲望枝葉暢茂不可得矣從來修道者曰精炁神則精炁神者人之本源猶草木之有根腳根腳壞則草木傷精炁神壞則人之體傷此三者之關人身不小得精炁神之完固而後了其理明其性則超證之要逕不外是也世人於此三項暴棄者多損傷者又多欲其根基完固而枝葉條達烏可得也今欲得精炁神之流通圓滿無少間礙莫如孟子之言勿忘勿助長也所謂勿

忘者留其淸炁復其本原使神淸氣定而精自伏藏也所謂勿助長者去情欲省貪嗔節遊蕩釋躁妄除障礙也守其固有絕其本無而精不磨炁不散神不失也兼而行之眞定而守之利害不搖慮雖不忘寵辱不置雖造次顚沛未嘗終食違則心乎道矣進乎道矣

道人閱歷塵世不是要人修齋誦經學枯禪俗道八十年來知我者希所我者衆不知度須自度所須自所譬如耕田播種得宜方獲嘉穀維草其宅有年何望辟塵一壇二十年斷續不一迄今片壤鋤茅一燈永繼是非偶然衆信之善功所固結而成吾甚愧焉但勞勞擾擾不將實行功夫爲諸生勸勉是吾負諸生矣諸生不遵吾言是諸生負吾矣鸞沙不可久寄規條不可不永垂諸生其各努力第一要知本忠孝之外無他道忠孝者道之本也不忠不孝違天之理犯王之法陰陽中之棄物矣凡吾弟子須知此爲第一義第二要安分命有窮通妄求者焦心勞思分外經營怨天不已更用尤人命不可强罪業先增可不懼哉凡吾弟子以此守心便是安樂法第三要習勞人生在世一人有一人之事一日有一日之功切不可因循過去怠緩自甘是爲天地廢人凡吾弟子宜三思之第四要積功功不在外施行只在一心運轉毋憎人短毋殘物命毋貪名利毋眩已長凡吾弟子於此規條尤宜韋佩第五要明理孟子曰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者幾希爲聖爲狂只在些子間爭執故曰世術多途擇業爲先業有小大讀書第一養炁修心莫如學問學問未充頑物而已凡吾弟子可自勵焉第六要擇交交不審道途人也審而不擇荆棘生焉從來友之賢否關係吾身之成敗況當澆俗可不戒心吾弟子等務此爲鑑可也凡此幾條平平淡淡然是眞實語是人性命蒂是人出世法是人入世法遵乎此者日宮註名月宮註籍斗宮執奏天曹保舉違吾言者即經懺誦禮齋供殷勤而東嶽行文太乙定罪吾不能爲之一助也

吾前十年勸人布施要人開吝囊勸人誦經要人知三寶勸人禮懺要人知罪過勸人報應要人知戒心此都是下學功夫誘

人法門非道之眞骨髓也今也人心離渙面是背非此輩庸流來而不拒去亦不追付諸東流可耳所存數十弟子或係老成而追面目或係儒生而求理性或係出世而望眞宗或係悔心而精修勵老成者行安祥爲儒者識素學出世者空一切悔過者志眞篤此皆吾道之寶也安得而棄諸道人後十年事要將前項所勸人者盡行芟除只要勸人自修何謂自修前所頒六條是也庸行乃爲至行庸德乃爲至德無歉於身乃爲眞眞實實無愧於心乃爲惺惺寂寂夢寐乖張只爲此中多負累匹夫成聖由他此内有安排諸生勉之道人在此開化幾年從不曾以他事教汝等不過要汝等奉一尼山討些榜樣尼山大聖也

安可學其希賢乎心齋坐忘顏氏之學也欲入第一乘可以顏子爲祖師危邦有守白圭自詠南容之學也欲避世者可以南容爲祖師疾惡若及身存心無忮求仲由之學也欲善身者可以季路爲祖師道人成道絕無異樣風規大約合數子之長而少加逸民規度故曰仙然而人以仙名我耳而吾自擬居然孔子門徒也純陽千古稱奇士究竟尼山一老徒呵呵

右福報指南乃蘇州彭氏本正教編前後八十年由辟塵壇成之皆顯切說理愈平實愈精妙合前語錄數卷乃照世光明燈洵大觀也弟子惠覺謹誌

重刊道藏輯要

語錄大觀

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著

三寶心鐙自序

予自證道以來周覽塵寰多方援引代有全人茲回環於吳門廣陵者有年慧業文人精修淑媛正復不少特奉太上勅旨闡明乾坤之秘獨以心鐙度之寶筏重陽諸道人既詳其註太眞諸女眞復證以詩彙成五卷盡洩玄機氣足卽開關之鑰神凝乃見性之原坤在靜中求動無爲始而有爲終必須伏炁乾則動中求靜有爲先而無爲了只要還虛精義無窮

取塡有道公諸宇內以作丹梯儻有緣得遇不昧夙因則性命雙修眞傳密證盡大地爲極樂國始遂我道人一片出世心腸也回春子自序

附諸祖師總序

嘗觀天地以生成爲寶聖人以參贊爲寶仙眞以慈濟爲寶寶也者生生不已隨在各足歷萬劫而常今炫四海而不夜者也是故以己度己以人治人心乃萬類之眞天鐙卽此心之日月修鍊者聚萬寶爲一鐙萬鐙爲一心一參爲三統三歸一始信貧子衣珠本是現成而心鐙朗照天地雙輝樞機藥火以善其始終寶筏雲梯以要其沖舉此太上慈悲祖師

闡發予于後起者有深望焉海蟾子謹序

世稱散淡神仙到處逍遙自在曾不知費多少辛苦纔得如是及至俯視寰區不勝悲憫吟殘曉月踏破春雲又添如許憂煩矣邇者吾師所著乾坤秘旨功夫次第離坎返還無不具備集成五卷道合雙修丹徑非遙感一符之火候心鐙不昧燿三寶之靈光上下絪緼錯綜變化說甚三年九載只求萬死一生是知散淡逍遙乃辛苦中自然之報應而慈悲普濟又本分中未了之因緣學者嗣我而飛騰後天而證道以緣引緣以德報德又將來一段佳話也重陽子謹序

嘗思人生生死死總囿于乾坤爐冶坎離鼓鑄之中而不知

天地之根造化之權皆自我操之也易曰與天地合德三寶彙焉日月合明心鐙爛矣是故運樞機以合符火烹鉛汞以產陰陽清靜法身豈區區鑪冶所能鼓鑄聞之濟萬世者必須立言太祖師仰體太上洪慈特著是書俾血性男子女中丈夫深參靜悟及時修證以現在之慧證鍊先天之命寶跳出五行逍遙三島此從上諸祖之深心予自出世以來日以世人之生死為念不能盡人勸勉適命註書少申夙願俾修鍊者得長夜慧炬一編晤對千古良緣勇猛精修心心相續未有不歡欣而左右之也長春子謹序

原夫天之覆地如卵之包黃陰在陽中地居天上二氣交感

稟元化以絪緼萬類蕃滋轉洪鈞而孕育水居其六由乎地陷東南人得乎三允矣陽生庚甲試看飛潛動植咸具陰陽剏夫齒髮冠裳寧無離坎然而精華易竭舟壑潛移日車未頓于羲和暍死空悲夫夸父鼎鐘甲第片時夢醒櫻桃粉黛綺羅一旦歌殘薤露功人功狗空留寂寞麐圖爲雨爲雲賸有荒唐巫峽曩時歌舞豔稱翠袖紅牙今日郊原化作青燐碧血一息倏隨風散耄耋難期五官旣入木中智愚都盡各因所好流入殊途輾轉昏衢漂流苦海改頭換面父爲菹醢子分羹移履作冠主作僕因奴肆乃是以太上宏開覺路爰命祖師普照心鐙闡至道之樞機抉重玄之關鍵篇名藥火

足稱警夢霜鯨卦別乾坤便是延年芝草西池度筏實河圖以後未見之書捉月雲梯亦玉局而還相傳之秘彙成四号明並三辰褒以紫綸光騰綠字漫云生必有死總由去而不還從此藥轉西山莫更魂歸東嶽惟吾師既宣密諦洵稱道藏津梁諸弟子欲顯眞傳更著儒流訓註三山縹緲祇期照徹靈臺五色陸離休更雲迷銀海索歸原本急須罷奕收枰飲盡芳醑便可彈琴望月崚嶒鐵骨不妨兒女容顏裊娜柔肌早奮英雄勇斷遇宓妃于洛水休將賦感陳思逢漢女于江皐那許珮貽交甫忙抽慧劍爭先斬斷情魔緊勒金韁極早收回意馬芝函玉軸聊申蕪語卮言絳雪玄霜細究態經

烏息敢云藏弆允矣流傳靈陽子謹序

三寶心鐙例言

一儒曰智仁勇道曰精氣神慈儉不敢先凡此三寶徹上下古今了性命育乾坤者也乃世故紛紜心鐙明滅熠熠皆是手援無從此書出而不啻人與一鐙戶給三寶惟眼光直透紙背於無字句處快讀數過早印心心相續之緣則幸甚矣

一道在敦倫以全其德明善以復其初故首列道世一冊以見吾道之不偏且爲築基下手之實功也

一列道世一集于前欲人遷善改過立德立品爲入道之基修鍊之本詞雖平淡而義實警策世之慧業文人儻好奇嗜癖

置之蔑如是猶濟大川而舍篙枻也烏乎可

一樞機大義顯處言功精處藏訣近則以象明道大則以天證人逐節自爲始終全卷復成照應氣融脈貫文約義該每註先標大旨載析細微其中詳略稍異本文惟于諸不明註不到處著意參求斯有進境矣

一樞機一十九首顯發全功纖悉無贋但信口吟成不列次第所與繫者築鍊配合火候等功間有重複亦爲人心切不厭其詳至于如何脫胎神化其時自有微妙不先多贅

一附問答五絕于樞機之末另有微意因昔吟此數章時猶人緣籍籍道世故推遷　德不卒白衣幻化瞬息遂豪予不忍

忘舊反始爲終義成顛倒學者讀至此以爲果腹不豔珍羞

予以爲下場頭非奇男子不能出格團圓也

一眞詮首拈三要爲實在玄功繼以四七言及歌足之合之得地數三十爲眞陰餘即用六以逆眞陽天雖包乎地外而坎實藏于坤中末復將性命等題字詮句釋徹底徹清以見鼎爐藥物火候不外一心惟視修鍊者能一一了當否耳

一捉月一集皆尊前月下蓬島塵寰游戲筆墨然功夫作用動靜玄微俱已躍如末復吐千載不傳之秘以此作靜夜鐘聲未必不使黃粱未熟者破甑而去也

一乾元既有眞傳坤修豈無的訣西池指點性功入手以及了

命全眞無不縷析其中轉語既爲天下女弟子死處求生尋一條出頭大路又恐輾轉多歧仍歸不了更將末後眞訣收拾珍寶復吾本來爲大休歇大自在也

一乾坤二道先詩歌而後丹訣者啟卓識以端其初養全力以善其後也

一乾坤之理相濟爲用靜悟參觀可得太極渾淪之妙

一是書語多顯淺文亦平易欲讀者易于講求如謂風氣不古筆意非仙將信將疑或作或輟是誠尋行數墨之輩手是編者不可不省

一是書或與前人有相左處或但斷章取義以證本文潛心力

學者勿以文害辭辭害志可也

一詩詞句中有訣字中有眼有心者自得言外之旨若止求典雅華贍音聲格調則失之河漢矣

一詩詞中有寓禪者不涉有無了性所以立命亦亦竿頭更進之微意也

一師弟著述苦心無非利濟天下求書求訣者但以至誠相感無不樂與道雖至祕實則至公在人自求之耳

三寶心鐙

金集道世指歸

夫採芝於山捕魚於淵理也然亦有不可智取不可力求之時惟道至尊入世出世皆不能越是故出作入息與知與能以及參贊經綸中和位育道之爲用彌廣民之不可使知聖人亦有所不知藏往知來天地竅妙道又不可言喻是集倫常日用修身立品性命玄微大略可悟名曰指歸實希聖希仙之要道非採山釣水者可比故吾警化孚佑帝師首列之爲學道者之初步云重陽子謹序

呂帝曰鑿開混沌劈破鴻濛指天地靈根爲藥祖覓陰陽聖母作丹基窮太極混元之本析造化分劈之象參水火相濟之機學者讀聖賢書畢竟是出世法入世法若云出世法孝弟忠信倫理之當然若云入世法何以朝聞道夕便可死此等喫緊處

切莫放過

天道一而已矣儒以立身釋以參性道以了命則三姓會聚三花結頂三五合一若皈道而不知三教合一之旨便是異端邪說

世有皈依釋道者往往藉口出家棄置五倫當思身從何來急宜敬養故入吾門者首先孝順天上無忤逆仙佛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上無不忠仙佛至於夫婦昆弟朋友莫不皆然所以闡揚道妙無非從倫理中做到聖賢仙佛地位非若世之惑世誣民盲修瞎鍊者同年而語也

一生光陰過了一刻便少一刻今日爲明日之昨日明日又爲後日之今日其間悲歡得喪變幻莫測同此光陰或作業或嬉戲盡向道中精進借幻日以鍊眞身

學道貴有恒心若有始無終或作或輟寍能有成尤要於逆境中打出將色身多受幾番不如意事方是眞實修持

天下事要看得透收得來放得去撇得下割得斷耐得心喫得苦

道中玄妙不外大易學庸性理諸書時時玩味可悟終始全功

吾有五味湯一盞八味丸一料普濟世人終身能服其效無窮何爲五味曰清心曰凝神曰定慮曰寡思曰少怒何爲八味曰孝曰忠曰誠曰信曰義曰儉曰謙曰愼富貴貧賤造化所主然

其機實自己操之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作善降祥作惡降殃絲粟不爽至於死生壽夭全在復卦往而不復强者傾危復而不往弱者乾健

飛蛾投火死而後已人惜其死驅而復來他若知是死路怎肯去投只道火中有許多妙境吾看世人比飛蛾更覺可憐所以沿門持盋喚醒沈迷教他跳出生死做個眞人

天賦吾以慧性卻不得自恃如下棋一般著著求先將有用之才消磨無用之地豈不可惜當以慧證慧向光明藏轉大法輪求大菩提眞一子以修天上一乘方是眞學者

任性二字受累無窮能於勃發時急急收住將靈光返照俾胸次坦然永久如此可以處世可以延年

修心立命要從死中覓活殺裏尋生方有一條蕩蕩平平的大路去探驪珠吸兔髓直造蓬萊然苟死灰復燃略有一毫沾戀峯頭失足更比平地跌得重哩

白蘋紅蓼盡是玄機世人錯愛其嫣紅膩白反費酒餚賞玩並不識服之可致長年甚至風雨摧殘委諸逝水非但不知並且不見眞爲可憫

修身之道以氣爲先天以此氣能覆地以此氣能載萬物以此氣能應時而生人以此氣能解百家之言識五倫之理儒曰浩然釋言金剛道名靈寶無非此氣也

人之氣血合四時應六氣心爲君主統五臟而使四肢腎爲命門積眞汞而擒鉛虎故心腎交則水火濟今人晝則營營以勞其心夜則昏縱以竭其腎一朝氣勢顚危只堪自牖執其手形骸敗壞人皆掩鼻而過之古詩云白楊何蕭蕭悲風愁殺人世人纔識之乎便想登第略知什百就要堆金東西南北終日忙忙認眞作假認假作眞崇名利于拱璧等性命于鴻毛悲夫世人罔知性命築固靈根但求參朮以圖長生不知仙家採芝折桂特以象明道何嘗曰服之便可飛昇總之藥在身中欲逃不死須求自己孟子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和爲道中樞機所該甚廣天和而時若地和而物阜人和而康寍否則雨雹震瞌石立土踊疣贅瘻瘤各以類應所以陰陽和

而人物生金液瓊漿俱從此出

聖賢最重時字而修道尤其要緊時非子午之謂須用箇生時活時卽丹書所云的候也諺曰時來鐵也生光急當着眼

處世不能無事要常應常靜莫膠柱鼓瑟帶水拖泥占卻主人的坐位　屹然如石矗然如松千態萬變奇心碧空然不可枯寂做到中間又要活活潑潑方是眞靜

非知止無以入手非愼獨無以對天學者於此留心方無後患

天地之道一言可盡有時千萬言而不能盡試觀丹經所載名象作用種種不一幾令人五色目迷無處下手不知皆是喻言

所謂得訣歸來好看書若未能勘破太極圖分明八卦象而徒摘葉尋枝雖皓首研窮終是門外漢至外丹爐火尤是譬喻千古疑團于今剖析

忠孝

原夫兩儀之始判也本于無極之初迨太極既剖而降生人以列三才可見人爲萬物之靈其位育與天地參矣上古巢居穴處鴻濛始闢而天地至粹至靈之氣獨鍾聖人一言一行爲萬世法然後五倫立而四維植焉夫事君以忠事親以孝人皆盡知而顧不能身體立行者何邪總由人欲未盡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此人所習聞也然往往於君辱臣死之項徒

知自愛其身而以不敢毁傷之言偷生事敵則其毁傷也孰甚安得以移忠作孝之語欺人哉至於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亦人所熟知也然往往有垂白之親失於仰事而攜其妻妾遊宦四方以致父母呻吟於枕席婦子燕樂於他鄉是又安得以移孝作忠爲辭以欺世哉吾望世人以忠孝二字刻刻存心人欲日盡天理日明或有早失怙恃無從懨其孝思者即當念吾身爲父母遺體如持盈捧璧勿使少失行檢有生之年父母所賜曰新厥德以報親恩是可謂孝矣或如隱逸草萊雖存經濟無由罄其忠悃即當懷德懷刑以風鄉黨不可謂非忠也苟能如是豈獨仙佛可到亦萬世之矜式也有志者其留意於斯文

節義

天地無人不能成三才人無四維不能成立故聖人之生爲三才立極也前既闡忠孝之大綱今復申節義之要領學者須知三教分名其源則一所謂節者合乾坤而言匪獨婦道然也卽如蘇武洪皓忠節也吳扎左桃義節也漆園之蒙莊於陵之餓士徐穉之論稼穡陶潛之植菊松皆志節也明季東林諸臣實氣節也至於坤道如截耳明志露筋守貞皆執堅忍不拔之操以成其節而此堅忍之志可以紀美丹青可以爭光日月作聖成眞實不外此義則一腔熱血俱從性靈中流出非若世之僞交以斗粟尺帛之惠遂謂之義也總之大義炳然生死不二不

愧屋漏可質鬼神片言傾蓋終始如新夷齊之志荀侯之信范張之情荆聶之俠斯可謂之義矣節義二字作用不同而志無不一人能執節行義則志操不撓以此築基何患性不明而命不得合觀忠孝兩文不曉然於儒玄之無異乎學道者當知此四字爲載道之要訣也

積功

夫問道求玄原爲修身立命然非累行積功焉得福緣遂其所願故修道之與積功猶車之有輪舟之有楫方能致遠不此之求而曰非不爲也是不能也愚實甚焉若證其源但除意惡妄想四字是不功之功所謂存誠主敬愼獨守中善與人同不知

之門寡過乃積功之漸學道者刻存欲寡未能之心斯可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秉生生之德以成性而性中之生理爲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孝本於天而以之立德則明善誠身以之辨道則成眞作聖而忠而節而義無不隨所履而善其道是又順中之逆盡性立命之原也以上諸篇相爲表裏學者可不以此爲先務歟海蟾子謹跋

木集天地樞機　附羣眞注

草木無知以不二而成實川嶽無知以不二而生物無知以安無始之天不二以全渾元之炁此亦天地之至妙至神者矣惟人無所不知卽無所不好無所不好又何事可

成試觀天地之樞機有二乎陰陽升降寒暑往來不過此至妙至神者爲之一南一北一子一午而萬卉之榮落隨時根荄不易世人之生死自絕命寶何存然後知合天者多功法天者久覩及早回頭潛修密證庶不愧天地父母不然業識茫茫豈特草木之不如也哉重陽子謹序

呂帝曰大道無名至心無法元氣無形萬物之理以虛而受以靜而成天地從虛中立極靜中運機神室以虛閒孕玉靜息含元故混沌開而闔闢之局斯立百骸固而無極之藏自主三才成位五炁鍾靈會造化于中宮萌眞芽於眞土無不從虛靜中得也

重陽子曰此節言大道之原而功先于虛靜蓋虛無所不容靜無所不應其象員其用中其數一其幾神大道無名先後渾淪包含萬有故曰無名至心無法無法非法一法不遺法法無法元氣無形能生有形不囿于形故名無形乃知有中之無方是真無萬物合三才而言生殺不離于動靜故至虛至靜之中有極動極靜之機而天地神室可以參觀混沌將開誰為鼓鑄百骸難固須悟返還是以三才五炁各效其能而造化之元黃芽之本皆從無名無法無形中相摩相盪應時交結而成也凡欲修鍊非虛靜不為功故先表出之

是以青華散彩絳闕流晶玉樓滋露玄景含輝中有黃庭垂拱

巍巍日月運行寒暑遞更往來不測萬化之歸借一息真符奪一年節候將一粒玄珠絲絲緊繫日月之息全天地之胎立矣

海蟾子曰此節言天人合一之旨功夫全在借一息二句日星河嶽草木禽魚何莫非天地所生之寶人能續天地之生成則散彩流晶含輝滋露身中之寶更多蓋陰陽呼吸造化玄微其旨本同也借者竊取奪者攢簇一息真符難借一年節候誰奪而人能借之奪之方為能事故一粒玄珠即吾身中本來日月之息天地之胎世人盡失其繫者乃斷此踵息功夫即絲絲緊繫之妙訣也

人生氣毓太初沖虛無朕本至精之氣以立命葆至真之炁以

全性性命合一形神乃全故龍德正中須知其的知其正者不
偏不側知其中者不偏不倚中正既立丹元斯得不然三田不
辨升降節候不知消息靜而遊魂動而消魄八卦無位兩儀不
育

靈陽子曰此節原人太初中正之的釋氏言父母未生前如
何是本來面目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子謂人生
氣毓太初卽未生前之本來面目卽赤子之心蓋吾精吾眞
毓於天地本來合一由于陰陽不和而眞元漸失學者得龍
德正中之旨速加修鍊復還吾氣毓之初元則八卦位而兩
儀育矣不然升降消息精神魂魄豈猶可問邪

重陽子曰人稟天地之正以生則知人身卽天地不可曰如
天地亦不可曰一小天地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可見吾身
具天地之全而後能動之靜之人能如天地之動之靜之而
後吾身可與天地並立爲三彼蚩蚩者不知天地幷不知吾
身卽天地故學問之道無他窮天地之根參性命之旨以吾
身之天地行自然之泰交斯得之矣

神明之戶牖曰官五藏之城郭曰體五官悉漏精之門百骸皆
引神之路門欲其塞路欲其通守乎泰定之宇運乎光明之室
槖籥圓徹八窗瓏瓏神凝虛止漸生浮白是爲致中名曰抱一

長春子曰此節言築鍊之始通塞二句卽致中抱一功夫眼

爲光明之竅耳爲攝靈之竅口爲宣氣之竅鼻爲通靈之竅
司是司非爲善爲惡皆足亂吾心牽吾欲若不知返光內照
收拾中黃則神氣盡馳於外而塞者反通通者反塞矣焉能
如水月交光淸流不息邪中庸言致中和而此不言和者以
和卽中之發也逆修功夫欲水火相和非致中不能盖中者
和之本而一則中之象也致以堅抱抱之基抱以全致之功法
乾坤媾抱之能以爲坎離交烹之用故曰致中曰抱一
一者孕乾坤之眞炁含金水之精華中虛一竅號曰天心動之
可以變理陰陽運之可以顛倒日月交以天精地髓煉以水寶
火珠萃三花于茂苑含萬象于大虛河海賴之以流星斗因之

而著故惟順五行于眞土乃能烹日月而化眞金
海蟾子曰此節直指天心實在處以明眞金之所由化也天
心一竅卽是神室神室窅冥故曰中虛知此則知一矣天心
至仁生生不已善其用以逆之則得一萬畢而復見天心未
始不合人事以爲功也是以璇璣默運生殺隨時苟非交之
有道煉之有法陰陽升降日月顚倒則神失其室氣不歸穴
安能三花聚頂萬象含元修煉者求五行之萃于眞土絪緼
凝結化作眞金天心之感召隨人而百脈之敷榮自此交
煉之訣所宜急究也
故心爲養生之主氣爲粹精之門人若守精如屋有人人若失

氣如屋傾頽氣血至寶運用無方偶合生機斯男斯女一經顚倒曰聖曰靈是以目內視而靈光煥于玉闕耳內聽而神寶蘊于瓊宮心內攝而慧炬炳于靈臺虛無以爲運用清淨以爲覆幬方寸地中絪緼變化虛靈之機已神返還離坎賓主之道斯洽安金鼎而大烹煉豈尙有風雨之可虞

重陽子曰此節言氣血爲修鍊之基以明順逆之在人也身爲精氣神之宅以精言之爲精舍以氣言之爲氣宇以神言之爲神廬以性言之爲混沌穴以道言之爲太虛室吾室欲安莫先積眞烝爲基粹元精爲礎乾坤爲柱坎離震兌爲楹明耳目口鼻之四牖通天精地寶之棟梁錮上下二關之鎖

鑰築鍊既純運用須當此中有機不可不知機者不先不後不反不正而又可先可後可反可正故當存吾神時有存神之機行吾氣時有行氣之機機一會而精與神交神與氣合往來之刑德迴別聖凡之感應懸殊所貴知氣之所生氣之所行吸眞水以養眞火運眞汞以逆眞鉛統虛無清靜之全功摶以一之鍊以凝之遊行自在後天而老矣

長春子曰三教同源功夫稍別如釋言清靜吾道亦言清靜不知清靜中有作爲儒之正心誠意即是清靜功夫莫謂清靜用之先天而後天可不用也

世人晝勞夜夢馳逐無涯惟有至人深達造化默養太和玉海

泥丸以聚其神命門玄牝以通其氣貝陀陀光爍爍一點眞元化爲靈寶上則經天下則緯地行纏如度合景如梭一來一往自南自北一升一降自子至午超三界而鑄五行位乾坤而育離坎眞箇波光動矣滋蓮蕚寶光燄兮通五岳陰俱滅盡矣鬼神欽虛皇展動兮眞快樂

靈陽子曰此節言樞機妙用天人合一以示修道之明驗也靈者眞神之透露寶者眞氣之渾合人所同具惜乎耽聲色貨利之場溺耳目鼻口之欲一點靈明不能返照惟至人中扃漠如有常有則靈光煥發陰翳全消彙奇寶於中宮攝萬象於神室而吾之靈也寶也周徧法界過化存神無量極樂

人不知吾不覺也

求性命者十二時中鍊形生神引任脈而上沖玉枕會聚泥丸復降眞穴溶溶然調和玉液化炁鍊形引督脈而下降明堂返光尾閭中藏土釜藹藹然孕毓金華斯時萬物一物萬神一神呼吸相合息日月之息而萬象咸出入相抱胎天地之胎而一元無始功夫至此中黃之理始彰而手握乾坤心空造化故惟虛靜爲大道之基也

海蟾子曰此節言修道之極功指明胎息以全後天也道之爲體以虛生氣以氣生神以神生形形生萬物以歸于渾漠之鄉道之爲用形化爲氣氣化爲神神化爲虛虛化爲萬物

以藏于自然之域故其功在順逆而人徒知有任督不知逆中藏順非爲逆順中有逆是眞順如火頭著物必延于下水用管吸必返于上無二理也服鍊之家養眞息而水火自交運眞炁而金木相併神凝覺海光透年關而後息踵日月胎育乾坤以日月之息胎天地之胎以天地之胎息日月之息將見五行八卦總收拾于中黃密意之房而中正之道立虛靜之機神天也人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命其斯之謂歟

玄機

盡從物外覓玄機誰識登雲近有梯無限虎龍成白骨幾多離

坎委黃泥一觔久矣珠彈雀八兩終爲齒齧臍回首肯尋來處路刑中見德是天倪

重陽子曰人之求道者脫屣功名潛身物外尋眞訪友以覓玄機固必藉乎梯航而後登雲有路乃人人具龍虎之才坎離之實每至盡成白骨委棄黃泥至吾身中大藥如珠作彈去而不返如齒齧臍悔之無及此時及早回頭窮取生身處以還我本來雖險阻備嘗而西天竺國指日可到此中神化已入天倪豈可量邪

一竅

五漏先天僅有存潛居海底應崑崙三年淸靜三車本九載陰

陽九鼎門不大池爐烹日月無多豪釐鼓乾坤丹家下手惟玄竅識得方知害裏恩

海蟾子曰漏即五官之漏五官失其本來所存有限然猶幸健有所存故能築基辨道第此先天一點潛居海底上應崑崙必清靜爲基陰陽爲用煉日烹月旋乾轉坤火運從于池爐眞炁道乎豪釐求道者苟非識得正認得清求得勤趁此霞光相引奪門而入吸取地天生炁以立丹基焉能剝盡羣陰所以害裏生恩學者當深究也

河車

龍門鑿後水悠悠那得黃河肯逆流崑玉出泉終到竭海珠成

象亦難收不期木汞成金虎空築泥牢待鐵牛此事便爲眞斗柄後行十月任優游

重陽子曰生炁爲龍長養萬類易曰龍德而正中者非邪東方屬木木中有火乃能生化水在木中是非凡水必鑿焉可得入能鑿得生木之眞水即黃河亦可逆流因人不得龍門之水而黃河自不能逆流于上也故索崑玉于泉非種無益探玄珠于海罔象爲功總之水土之中皆有大寶而眞水在木須向東求眞土戀金還從西取若泛求出泉之玉成象之珠其失也遠甚期者相期會合之期金木間隔非期不能會合泥牢即吾玄之土金鐵牛爲土中未煉之金要得東西相聚

全賴河車運轉木得水而枝葉榮茂金得土而寶光飛現五行各得其宜日見相生而丹成有望矣斗柄即北辰天之樞機也天之樞機爲斗柄人之樞機是河車果能轉轉運用則後行十月寍不可任其優游也邪

法象

金丹法象莫疑猜矢口明言亦易哉榴子房中梅子結桃花枝上桂花開日懸亭午三更月雪下隆冬一震雷説與等閒渾不解顚頭必是道人回

長春子曰舉世旁門雜出以假亂眞誠求者無不受其所悞總未知法象兩字耳不知法象原無一物法者下手之處象

者得手之稱所以坎歸離位梅榴早合玄機西到東來桃桂自含生殺易終未濟義取生生復見天心萬物資始以是知陽極藏陰陰自陽生不害不悖錯行代明其旨豈疑猜可得邪等閒者無怪乎不解非吾道人一番回首口口相傳未易得也

玄牝

莫將玄牝當尋常偃月爐懸寓藥王人去古今人不絕道來天地道無疆雙環能使三家合一黍從教萬物昌此際若非眞識得空求爐鼎費陰陽

海蟾子曰本是尋常一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世人往往

錯認陰陽故云莫將玄牝當尋常譬如夫婦之愚不肖本尋常也及其至也詎可尋常視乎今之求道者以偃月名爐即于爐中求寶不知寶寄于爐豈自結成以供人用不過曰道不遠人耳人去古今生生不絕道通天地處處逢源殆爲物欲所蔽元神盡失非雙環善使以合三家安能吞一黍以榮萬物爐鼎空懸陰陽虛費未可以言真識玄牝也

三家

未可陰陽了太玄陰陽妙處豈言傳世人只認虎龍虎經訓曾明顚倒顚會合三家丹始結執將二物道猶偏五行八卦紛紛說不悟三時總惘然

靈陽子曰不曰不可而曰未可者言功夫之先後太玄者得手見寶之謂每從陰陽中求得未可即以陰陽爲太玄也然陰陽微妙非可言傳世每以龍爲龍虎爲虎并悞認龍爲虎虎爲龍以至陰陽顚倒順者逆之逆者順之而明言顚倒之處非顚倒皆不悟也至於三家會合自有的旨會乃自然之勢合由吾力所成世之執陰陽二物者以爲道盡于此不知陰陽各具三家不能追透自然之三家與本來之三家合而爲一焉能如雪點硯池黑白融化邪故不細推三時于道亦惘然也

顚倒

道中惟此最難談顛倒玄微只自諳先遣上天居地下次收北斗置箕南製來姹女賊惟五結得嬰兒盜亦三問我修持還自笑不從世士口如藍

重陽子曰道非顛倒不成而道中之最笑微者惟此顛倒啞人飲水冷煖自知然必功夫到此始悟玄微卽顛倒之妙非另有玄微也天居地下功夫極顛倒處然天原在上地終在下雖曰顛倒實非顛倒惟在用之得其正耳次非次序之次卽顛倒功夫北本屬坎南自名離遣上居下卽將北置南人身水火一分上下就成南北非另有上下悞解返離還坎知此則五賊俱化三盜能消姹女嬰兒俱歸妙境于此思之不可一笑邪又何用紛紛與世人鬪口也

靈陽子曰顛者顛頂又山顛爲最高處道中用此有本乎天者親上之義倒者下也其體甚卑不應上而上謂之倒然亦有應下而下亦謂之倒此便是本乎地者親下之義至于天尊地卑順也而易以地天交合爲泰男上女下順也而易以澤山相感爲咸逆行功夫詎可少緩然不于順中求之則此逆爲無用故必于地天天地之顛倒處用此顛倒法顛中得倒倒中得顛聖域立地可到矣

胎息

自從此地一聲開口鼻雙拳失本來地氣只令幽關散天風不

到命門迴欲收虎髓居龍窟先學謳呼接鶴胎雖未堅凝經水火修仙得此是瑤坏

重陽子曰首句言此地一聲開此一聲是父母生我之時抑吾得手之候邪禪家曰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又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觀此得之卽可得禪矣蓋父母未生時之面目一聲開後漸漸失眞氣不上升天風不怖口鼻雙拳焉能存此本來邪所以禪家用如何是三字猶云如何是下手也人惟參透此西來兩字之義便知龍虎相媾離坎相交如謳呼之一氣運行而後鶴胎不老從此得濟失卻幾壞之面目仍復渾元之面目將見水火堅凝相制相和而得胎有

自矣

鍊己

萬事無如鍊己難仙凡從此隔雲端身眠繁圃三春煖心住孤峯六月寒今日鉗錘成鐵漢他年鉛汞結金丹若將鍊己看容易終見紅鑪雪渺漫

海蟾子曰仙凡之別從此而分世人著意鶯花高眠繁圃豈能忘情身世獨住孤峯必也鍊慧劍以衞身鍊戊己以澄心今日之難可博他年之易否則失此一著冒昧從事紅鑪雪漫悔何及邪

藥物

三載辛勤費揣摩先天藥物莫模糊金烏只住懸胎鼎玉兔常居偃月鑪東到西來情誘性虎歸龍處有還無此時一黍含真炁中正玄關接火符

重陽子曰藥寄先天非用後天焉能得取三年鍛鍊方可以後求先若說後天可棄非所以求先也金烏玉兔即是日魂月魄所居有定然于日中求陽真陽難得月中取陰陰豈易圖總妙在顛倒倒顛之內是以東西間隔龍虎猖狂全在誘之得法還之以時斯情性和諧有無合一一黍真炁含于玄竅之中而火符可行矣

火候

火候眞機也不多卻無口訣載詩歌金脂未滿防先餒玉髓持盈最易蹉二物絪緼成白雪三家凝結賴黃婆已知太極歸于我鞅轡三車駕紫河

長春子曰大凡一事一物之成各有其候候者不遲不速一時恰好之謂遲者不能使之速速者豈可失於遲總在廸其機而乘其候未到之先勤行注視已到之候速取其真不先不後適逢其會故無定候此豈口訣可傳詩歌可載耶金脂易餒玉髓易盈能于未滿持盈之際用法追取則絪緼白雪全憑黃婆以成之夫候原在水火相射之時今獨言火候而不及水者以水能制火火不能制水則其候仍在我而不在

人也得此眞機而太極歸吾紫河可觴矣

坎離

坎若無陽卽是坤須知一畫奪乾金中奇鉛鼎龍烏留外偶汞爐虎兎琴托兌現庚還數癸配離納甲更藏壬癸同法象羅天地讀者何須紙上尋

靈陽子曰道自太極未分人或盲然伏羲一演燎若指掌茲詩于八卦中獨拈離坎讀者當知言坎言離而卦卦皆是矣卽如坎若無陽句坎與坤可並明也坤爲老陰中陰不動則仍爲坤一動而遂轉爲坎則坎雖求坤而實則坤動爲坎究之坎去求坤坤實無陽則坎之求坤又何陽可得而爲坎耶

一畫奪乾是舍乾坤坎亦難言故中奇爲鉛鼎龍烏外偶爲汞鑪虎兎豈知坎離兩卦均得乾坤中爻乾金坤土各有所求而得其眞是以水火配合眞金眞土卽寓其間庚垂西舍金鉛細數其癸生甲滿東方木汞深藏于壬水惟精參法象不執紙上陳言庶幾符合乎天地也

澆培

一鼎澆培十月功後天神氣亦憧憧須防刑德皆三虎應識抽添是兩龍意到江湖蓮又笑潮生子午桂還濃一年身在韶華裏心似干戈八面攻

重陽子曰人旣得此境後常澆培于始得之時十月之功不

休不息刑德皆本于虎善御其三抽添不外乎龍謹全其兩至于蓮影澄波桂香浮月幽輿不滅于伊人清操何妨于廁俗若必流連忘返樂極悲生又豈有識者之所爲邪身在韶華心攻八面此正所以澆培之的旨也

陽神

一聲雷動頂門分萬像之中獨露貞細遣毫毛爲岱嶽大全天地作微塵他時漸使嬰兒老今日還同阿母親莫向三年枯坐覓解鈴還待繫鈴人

長春子曰功夫至此方說得一聲雷動夫萬物俱虛萬象皆實虛者無之托實者眞之至自虛無之始到眞實之地從下

功起手至陽神出竅毫毛散爲岱嶽天地化作微塵蓋即中庸之費隱也斯時嬰兒初育阿母難離此理易明于道更切則知枯坐山中者豈易言雷動頂分哉信乎解鈴繫鈴之還待其人也

沐浴

生殺從來有一機洗心全在按鑪時探珠應有攖鮮恐舐蜜寍無觸刃危取火鑿冰終易得求魚緣木豈難之始終無刻非刑德薺麥應知是喻辭

海蟾子曰機字與候字不同候聽其自然機操于生殺苟于按鑪時不能洗心滌慮存一水花鏡月之念將探珠舐蜜無

限危機較之鑿氷取火緣木求魚者更相去遠矣學者存得機忘機之念實取不取之心毋使氣化神化兢兢業業不失其機則刑能變德黃芽白雪于此可成不可以悟蕎麥之喻邪

三元

迷途容易說三元天地無人室不堅漏質陰陽皆浪過凡軀水火總非緣向雖露坐三千日豈保常燒十二年好向人元立根蔕飄身尋地再尋天

長春子曰人生學道無成大抵皆錯講三元耳道合三才缺一不可若徒言天地之運行而不以人合天將法天之謂何

人固不可離道道亦不可離人而人又不可以吾身為人盡道必擇人而授擇人而成也彼不識陰陽不辨水火枯坐深山者盍以天地吾身為道而失求夫人之根蔕為道也然則求道者曷不向人元中飄身走出而後尋天尋地三元合而室自堅邪

性命

命到終時刻不延性何能接得飛仙陰陽必使三家合温養終求十月全莫訝小妻諧曼倩須知大藥覓彭籛萬流合處成江海便產蛟龍駕上天

靈陽子曰此章總結上文人元不可不得也人元一得不特

命可得延性由此接而仙矣今人每以修性爲禪家所宗不知修命卽修性修性卽立命命到終時天地生我陰陽之數已盡如何挽回延者使其不盡之謂此延字獨貼命說而性之於人則重於接接則可仙其接維何全在求得人元會合三家温養十月所以小妻若棄大藥難求旁門雖盛非此不能性命合一如萬道交流咸歸江海而後蛟龍得產也人何不延命接性以致飛騰邪

迎藥

造化盈虛信有時不虛何處可迎之落潮正好尋龍子晦魄方能養兔兒大地有薪皆戀珀名山無鐵不隨磁莫言火候經歌少做手原來不易知

海蟾子曰從來造化盈虛各有其時修鍊行功件件皆實獨至迎藥又在於虛然虛處有一至的之候方可爲虛如潮落虛時好尋龍子魄晦虛候養得兔兒修鍊者能不失此時則迎之雖見爲實得之乃在虛如大地有珀名山有磁亦如取迎之候雖非一見可得然其陰陽眞炁未有不相感而相戀也經歌雖未闡其玄微而虛以迎之又訣中之獨祕耳

學易

盡向丹經覓異聞不求大易太離羣輻通玄化成三十卦數爻銖正一觔宜配陰陽味胭膩令分天地識絪縕乾坤十翼存雙

眼開闢於今顯祕文

長春子曰易道參天兩地用九用六總不外乎像數其中窮理盡性消息盈虛死生之說幽明之故不啻揭日月而言之學者但注意丹經不研求大易恐未能徹終始於庖犧一畫先也輻通三十銖數一觔通者感之有時數者應之有象俯仰高深頭頭是道以是知開闢奇文洵爲濟世寶筏豈特絪緼胭膩小往大來始見義文參贊之深心也此章總結已上諸詩合乾坤二道言而以明丹元微旨與易理相參學道者宜謹守之

問答 附

固守金精是築基築基惟要守其雌其雌未伏當固守固守金精是築基

重陽子曰基爲載道之器金精即眞鉛固者積之深守者藏之密其道在守雌然雌不易守保身於平日失足於一時者有之學者能不雄否咦風生還碧落瓶正水防流

基址堅牢可學仙學仙須要覓眞鉛眞鉛未采牢基址基址堅牢可學仙

重陽子曰基址爲丹田之總名其實即眞汞不耗以離中之神迎坎中之氣絪緼凝結修鍊有成矣學者基址堅否咄說與你有酒堪邀客無錢怎作商

生藥時辰要得知得知方可配東西東西未會尋生藥生藥時辰要得知

靈陽子曰水中有金應時而生不知其候配合無憑這可是要得知的麼嗔靜候著六三垂法象壬癸有深機

敲竹相通始鼓琴鼓琴敲竹樂清音清音未出當敲竹敲竹相通始鼓琴

海蟾子曰竹者無孔笛也琴者無弦琴也笛既無孔敲之則通琴雖無弦鼓必有韻然惟能敲而後可鼓學者會意否咁不是耍弦寬休發矢風動莫行舟

擒住陽精號得鉛得鉛之後即登天登天九九能擒住擒住陽

精號得鉛

長春子曰陽精為先天眞一之炁能應時招攝方號得鉛急用登天之法九九數畢始得擒住嗔沒得說登天天必起車水水方升

水集藥火眞詮

夫世之求道者皆以藥物火候為要固矣不知藥物何以修道不知火候何以得藥然古人傳藥不傳火非有所祕也元始空懸之處絪緼凝結之時河車之升降眞息之出入徹始徹終無一非火符之妙用其訣在文武遲速之間而精微又不外陰陽兩字陰陽之原太極也即神也神也

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是以活子時可以言傳眞火候不能縷悉神而明之非窮理盡性不能息此眞息運此眞符以沐浴澆培抽添温養烹鍊日月旋轉乾坤故集中首言大旨次遡元神末言法象欲人收心養氣乘勢待時了性命於返還統陰陽於符火始終默運以至不神之所以爲神道妙盡於此矣又何疑火記之六百篇歟重陽子謹序

呂帝曰上帝降衷太乙含眞先天祖炁至虛至靈不偏不倚中正和平成聖成仙惟人之瑞惟道之尊是故先天者陽氣也一本也后天者陰氣也萬殊也精神魂魄意涕唾汗血液百骸九竅皆後天陰氣假合而成若夫先天一炁混混沌沌窅窅冥冥

視之不見求之不聞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藏於一身天地之中運於冥漠虛靈之域惜乎世人以三尸內攻九蟲蝕精六賊盜形七情擾心萬緣蔽眞眞一離身既動其心耗氣泄精神亦旋喪流浪死生予實憐之示以還元返本之道由後天以復其先天於是金丹之道著而修鍊之書成顧此丹道非無無中生有非有有中生無非無非有至妙至神鼎鑪藥物火候後天之法象已備始終之作用俱明試以藥物論之曰乾坤離坎陰陽水火砂汞鉛銀父精母血青龍白虎日魂月魄交梨火棗嬰兒姹女兎髓烏精種種不一皆藥物之異名不知含先天祖炁而外别無藥物之可求再試以鼎鑪論之曰神室丹穴蓬壺眞竅黃

婆茂巳明堂虛谷力圭玄牝黃房中宮種種不一皆鼎鑪之異名不知舍玄關一竅而外更無鑪鼎之可臨更試以火候論之曰法周天測潮候準晦朔審弦望按八卦象五行鼓橐籥定觔兩立進退數抽添分二至行復姤種種不一皆火候之異名不知舍元神妙用而外實無火候之可憑是故玄關一竅藏于先天混沌之中生於無有有無之內未有此身先有此竅既有此竅迺生此身所謂與生俱生者神而明之即元始空懸寶珠之處去地五丈不上不下不前不後不左不右無有無無上自絳宮而達泥丸下接丹田而至泉穴所謂黃房中虛載道之基不先立此將何以為聚藥之聖地乎先天祖炁生於無形無象之

先兆於無極太極之內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未有此身先有此炁既有此炁乃成此身所謂與時俱有者散之則混沌無間聚之則寶現光騰學者非此大藥固無以為煅鍊也至於元神妙用自賦性立命以來聚於玄牝者為真神通於闔闢者為真息運於屯蒙者為真火故真火為烹有鍊無之實功元神之妙用而真火即真息真息調真氣真氣聚真神真神凝真精真精結金丹自築基鍊己以及脫胎化神何莫非吾身之火候簇年簇月子午復姤周歷八卦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之候之所致也修鍊者離諸妄想專氣致柔虛心實腹存無守有心如止水無波太虛無雲心不離息息不離心本坤震以全泰

交招攝及時車運得法一點先天祖炁渾融磅礴於玄關一竅中温然如春醋然如醉綿綿不絕漸烹漸鍊漸凝漸結俾子在母胎神氣不分靈光相集噓沖虛太和之炁成金剛不壞之身十月既圓重加温養竅中有竅身外有身更得末後一著虛空粉碎學者之能事畢矣上眞之願遂矣胡不勉而行之

眞詮之一

先天地生　不倚形立　混沌玄關　中藏太極

眞詮之二

先天祖炁　一點眞精　便是靈藥　根蔕相生

眞詮之三

元神妙用　充乎四體　自然進退　週而復始

眞詮之四

專氣致柔　抱元守一　點成工夫　用於百日

眞詮之五

萬物芸芸　各歸其源　識破根蔕　玄牝盧傳

眞詮之六

龍虎猖狂　性情炎烈　慧劍一揮　二獸俱滅

眞詮之七

鉛汞何名　心性兩物　兩物和合　還丹了畢

眞詮之八

頭頂有天　腳踏有地　中有一物　鍊成寶器

斷句之一

一竅能通萬竅通一毫不動露眞空漫言識得竅中竅認著依然又不中

斷句之二

大道從來名強立學人何事更旁求若知眞士爲中道奚必騎牛更覓牛

斷句之三

千頭萬緒不離人借路還家自顯眞物物包藏些子意總教直下現金身

斷句之四

千言萬語喚迷人喚醒迷人獨露眞試看吾家親嫡子早從爐裏大翻身

斷句之五

邪正相承在片時用邪歸正又誰知顚三倒四隨君取左右逢源莫再疑

斷句之六

歷遍山河不出門分明獨占一乾坤汞鉛若得均相配藥熟何妨信口吞

斷句之七

孃生面目本尋常到此方知道味長自得箇中眞意趣清風明
月好商量

斷句之八

眞玄無我我無身我與玄玄總一門同坐同眠渾不忌桃花千
葉接枝根

斷句之九

不難難處細研窮正是修爲第一宗只恐現成還有失必須親
見太虛空

斷句之十

明人聽說覺心空萬象紛紜豈異同悟到年來無可得衣珠不

滅舊家風

斷句之十一

非色非空是了人眼中不著一微塵閒花野草連天碧不二門
開處處春

斷句之十二

人人本具一天眞出格風流最上乘消息不通言語際一毫端
上現金身

斷句之十三

鴻濛養就遍三千三教原來共一天若問造端夫婦旨直教窮
取未生前

斷句之十四

百刻今知一刻推總然一刻萬千時千年萬載歸一刻一刻之中始見奇

斷句之十五

這段功夫不可名名時猶恐悞愚民還家路近應無阻造化原來喜現成

斷句之十六

度人心願了無窮棲霞傳來第一宗直指返還無贋義眼前花月最圓通

短歌之一

求丹藥固形神不遇明師未得眞君其問水濱

短歌之二

種琪花采玉芝耕地鉏田要早知春來無失時

短歌之三

重立鼎再安鑪分明返本此工夫好去問麻姑

短歌之四

乾坤理姤復機今朝說破在東西金土自相宜

短歌之五

道不遠求諸人安心調息養精神胎結產奇珍

短歌之六

擒龍虎伏汞鉛轉運河車不記年丹成上九天

短歌之七

達造化曉陰陽人元一點透金光從此返家鄉

短歌之八

坎離精天地髓求東還是去求西烏兎不奔飛

短歌之九

簇五行合四象齊歸一處中宮養好待嬰兒長

短歌之十

十月功三萬刻逆轉黃河流不竭海底珠凝結

短歌之十一

防刑險卯酉月此時沐浴休輕忽千金眞口訣

短歌之十二

玄中玄妙裏妙得手呵呵一大 性命須臾了

性命

元始眞如謂之性抱元守一謂之命

性本先天立因身便不靈只今全放下依舊顯光明

體用

法天象地謂之體負陰抱陽謂之用

天地立根基元神是化機一般關捩子料得少人知

龍虎

心中元氣謂之龍身中元精謂之虎

性定龍歸海心淸虎隱山兩家和合了名姓列仙班

鼎爐

乾宮眞金謂之鼎坤宮眞土謂之爐

鼎用乾金鑄爐隨土色包身心端正後鑪鼎自堅牢

鉛汞

太乙靈泉謂之鉛朱陵火府謂之汞

欲鍊南山汞先抽北海鉛身心俱不動至寶便凝堅

有無

繫風捕影謂之有掬水弄月謂之無

會得坎離交方知有即無有無成一片不惜夜光摩

丹竈

一靈眞性謂之丹四大假合謂之竈

幻體爲丹竈眞如是藥材功夫常不間自可結靈胎

藥火

以氣攝精謂之藥以心鍊念謂之火

得藥原容易煎烹亦不難心頭無一事眞火透三關

玄牝

虛無之谷謂之玄歸根之竅謂之牝、

虛谷氣歸根斯爲天地門從今通闔闢金鼎鎮湯溫

中正

寂然不動謂之中感而遂通謂之正

心靜方為正神清總是中寂然不動處天理可求通

靈寶

萬神不散謂之靈一氣常流謂之寶

吾身所具寶寂照總皆靈誰能合蓄得放出大光明

清靜

心田浪息謂之清性地無塵謂之靜

心本來歸性離塵水自溶只今常不動慧日滿晴空

魂魄

砂中尋汞謂之魂水裏尋金謂之魄

天以日為魂地魄乃是月日中尋兎髓月窟取烏血

浮沈

坎中陽水謂之浮離中陰汞謂之沈

浮是黑中赤沈為雄裏雌南辰共北斗六七要明之

還返

氣來合神謂之返心來歸性謂之還

若要金歸性全憑火返心兩般成一塊遍地是黃金

采取

以吾求人謂之采掘地尋天謂之取

采取本來殊無象鼎中居乾坤在吾手出入儘由渠

胎息

無爲無作謂之胎不出不入謂之息

鶴胎常寂寂龜息自緜緜凝神歸妙道抱一守天源

橐籥

鴻濛闔闢謂之橐真息出入謂之籥

呼則以爲橐吸則以爲籥陰陽升降時口鼻皆是錯

抽添

忘形絕念謂之抽含情養性謂之添

養性須添汞忘情不減鉛凝神入道妙非減亦非添

圓明

全歸太極謂之圓爍破虛空謂之明

功到丹成寶光寒月滿天瑩蟾常不死照破未生前

交合

二氣渾融謂之交三元輻輳謂之合

姹女來東室金公住在西黃婆一作合配作好夫妻

火候

靜中陽動謂之火地下雷轟謂之候

火本木中生候乃陽來復地震躡天根巽風觀月窟

沐浴

揩磨心地謂之沐洗滌塵勞謂之浴

欲得狂猿伏先將劣馬擒洗來無一物處處得長生

復姤

陰極陽生謂之復陽盡陰生謂之姤

陰極陽來復陽終姤又生學人明此理掀地見天眞

溫養

眞息緜緜謂之溫含光默默謂之養

胎內嬰兒就還加溫養功時時常照顧方得顯神通

收放

入希夷門謂之收出塵妄境謂之放

亘古靈童子神通大莫量放則周天地收時黍米藏

覺照

掀翻萬幻謂之覺獨露眞常謂之照

二炁通太始元神入太初萬緣掀倒地獨透一眞如

虛徹

有無不立謂之虛內外俱空謂之徹

著有都成幻云無又不中有無俱不立天地悉皆通

全眞

純一不雜謂之全身入太虛謂之眞

一本而萬具殊途而同歸達得全眞體身心合太虛

靈通

悟本知源謂之靈知人知已謂之通

識得孃生面誰爲佛與仙廓然無所礙一任海成田

神化

出入不測謂之神變幻無窮謂之化

鍊就金丹體行藏達化機虛空皆粉碎方得到希夷

了當

出入生死謂之了得道成眞謂之當

識破鴻蒙竅方知象帝先名爲登彼岸卽是大羅仙

先天祖炁爲藥後天眞息爲火呼吸靜則後天之氣復還

祖炁故曰藥卽是火離宮未嘗少氣坎內何獨無神祇以

眞陰眞陽之配合爲重故求神於離見氣於坎不知神與

神交復還太極時時堪沐浴刻刻見天心可悟得藥得丹

符火抽添移神出竅皆本此一點靈明耳集中前後闡發

無遺讀者當細加體認長春子謹跋

火集捉月雲梯

夫金丹爲天地之眞精鼎爐烹鍊水火澆培十月功成超

平地而躡雲梯矣是集詩詞層次如河車之直上淡宕若

二氣之絪緼精神結搆處爲月圓首尾呼應處爲采取至

於眞傳數語訣中之訣竅中之竅爲乾元之究竟而凝胎

剖孕無不以此逆證也觀此則與西池何異不知功用雖同難易迥別求有中之無者先之以易求無中之有者先之以難此坎離之分毫釐之辨具眼者自能默會而火候旣眞陰陽相濟雲可梯而月可捉已重陽子謹序

五言古詩

體道詩

人世如傀儡浮生一夢鄉不急究玄妙焉能逃無常日月易云邁千支流水忙八卦先後演五行生尅詳識得眞龍虎方可別陰陽子午推火候屯蒙旣未當坎塡離返本逆轉黃河泱我道有三乘進取斯爲艮精誠定胎息初候宜潛藏得位巽風鼓守

城兒女降躍淵以沐浴括囊復黃裳玄坤戰於野淸靜須隄防週天一數滿丹鼎遍金光

問答歌附

水天倒影畢竟是水在天中天在水中悟之者逍遙眞境迷之者還隔著萬里關山說甚麼道德千言又說甚鍊精化氣鍊氣歸元我這裡明明開示你那裡細細鑽研有甚蓬壺難上也苦海無邊只是些坎離日月水底淸天噫這箇啞謎兒今朝道破但願積功八百立德三千吾與你見面時也就不遠

七言律詩

闡象詩

離坎相當始得眞巽將震配乃全神運雲搆屋由平址覆簣成山是積塵金水也宜分上下東西猶自論疏親神仙玉液惟斯道不是當年尸解人

朔本陰陽合璧時哉生庚位日光西望因縱去烏和兎晦又收留坎復離一往一來成配合三文三武立根基望江亭畔君須走枯竹眞人是阿誰

何須歐冶費經營用舍存心麾五兵太極作鐔元火鍊先天爲鍔道樂烹屠龍入海龜朝飲刺虎登山笛夜鳴徒識鼎鑪不製劍鐵鎚無孔突無鐔

善刀藏處費躊躇飛躍天淵已得齊將攝劍光神在目欲消龍勢氣歸臍旣知南客能呑北還使東君緩就西鍊習剛柔如戰馬方方一寸有端倪

河車於道本前矛著意玄玄運兩眸塞馬出兵空宴陣江船無貨枉乘流飛騰不死終難望淸靜勞生此最憂踏遍溪山勤覓侶好施大德志心求

玄關吹笛氣如蒸從此河車不暫停上去直教通紫府下來先自到黃庭一心恍惚如驚夢四體奔騰若震霆洗滌塵勞歸渾漠岳陽沈醉幾時醒

七言絕句

采眞詩

人情反覆最難量苦海殷勤駕藕航但得有人能問度枝枝放
出白蓮香

心緒千絲與萬絲爲人爲已總皆癡陽神出竅乘風去芝之可充
腸荷可披

誰說春歸無計留陽和依舊在枝頭人能參得回春力且放春
歸不用憂

御風回首千山白大地澂江皆一色忠心貫日氣成虹葫蘆故
紙今明析

紅蓼垂垂映碧江野人隴外稻花香一聲牧笛騎牛去又見庚
方月影涼

乾坤御喚作坤乾泰地天中化出玄天地順時翻是否玄機指
出後中先

畫出鴻濛始判圖碧天如洗月輪孤卦爻未足還須待只問同
人悟也無

晚風吹入碧窗紗香爇金鑪篆影衰(音斜)別有悠然神會處一庭
淡月照梅花

對面常儀渡客槎良辰細翫月當華金烏飛入銀蟾裏方信長
生未有涯

冥心息慮覓真穴人我俱忘竅始通飲盡香醪無一事陶然花
下鼓絲桐

色相姸媸俱幻境北窓高臥看雲影綠楊叫斷一聲蟬藕同花

香淨風吹醒

植得名花次第開惜花端藉養花才醉眠花下青萍嘯萬丈光

芒貫月來

長鋏彈時先索酒一聲淸歗如龍吼斬取羣魔天地寬乾坤不

出葫蘆口

周遍山河氣脈連無窮日月運雙環全憑斗柄樞機動順下三

田逆上天

花將萌蘂月哉生月可餐兮花可耕收得花魂歸月魄拈花指

月上瑤京

五言絕句

參玄詩

香氣風迴轉幽深自一家蒔沙宜更進嗇殺馬蘭花

玉鑪含日月金劍吼坤乾刀圭旣入口深趣返眞源

花下常携酒醉來花底眠不聞與不見心共白雲閒

綠樹已成陰靑荷方展葉要得藕花香先入淤泥穴

危綠驚庭樹殘紅落渚蓮欲淸情與性須悟箇中玄

詩餘

千秋歲

秋過已半歲月弦拋箭時易失難追趕須求天地祕當識陰陽

判豈知道生生死死隨人願　且讀中庸卷參透周易傳道在邇人求遠聖賢本同徑邪正須明辨還說甚腳跟無線如蓬轉

釵頭鳳

人情僞人身脆可憐至寶隨風碎欲傳玄舌空乾誰能具眼識破坤乾仙仙仙　蓬萊頂緱山嶺其間蹊徑先誠信地中天坎離先定中復靜化出眞詮玄玄玄

如夢令

鏡裏朱顏易過窓外金烏頻趖及早覓家鄉莫被馬猿耽悞無措無措何似當初休惰

不向江干聽笛逕到瓊花宮闕醉裏有乾坤擬把玄機盡洩無

別無別只在香醪皓月

相見歡

江天朧月無多影偏頻舉酒堪將心事問嫦娥且止步急回顧霎時間旭日東方又透莫蹉跎

南柯子

綠葉濃如障紅榴色似燒道人觀此轉心焦問你一番春去怎生招　蟯夢酣難醒醍醐在口邊不將樽罍細尋看笑你北邙山下滿金錢

浪淘沙

爍石更流金大地炎蒸松陰一枕覺風生雲影泉聲多入夢月

印波澂　寒暑遞相更節候催人半晝刻盡草萊根莫把光陰虛度了鍊己凝神

鵲橋仙

大火流金清風落葉引惹起新愁萬疊逃猿縱馬不思歸枉費卻許多緣結　命固須修性當先識休引得人言籍籍閑看那河上雙星恰正好省些唇舌

魚家傲

晞髮林泉堪寄傲耕雲釣月無昏曉急把半晝塵盡掃無非道修爲豈戀閑鑪竈　一榻松風眠未覺半簾花影歸鴉噪明月清風當牖照舒清歗白蘋如雪兼紅蓼

積氣存神通祖竅不遇知音那識長生妙覓始求終須自了基深穩載乾坤道　處處頭頭無白皂採擷歸來都入壺中奧酌酒尋花秋月皎天空雲淨花如掃

蜨戀花

雨過碧山猶帶濕浮雲透出高峯斜陽淺淡有無中紅蓼花含淚黃蘆葉捲風　撫柏盤桓回首處隔江新沐芙蓉鷗浮水面傲飛鴻谿頭雙髻子石上一仙翁

臨江仙

風聲吼一陽又是將生候　將生候今朝勘破三三九九　玄機

憶秦娥

道統君知否定中究得無　中有無中有虛空粉碎呵呵拍手

減字木蘭花

黃芽白雪休言老邁難重結一點誠心旋得天關地摸新　乾坤復姤遇能復始貞非謬　月露梅香剝盡純陰見一陽

西江月

陋質惟知斬縛情修焉用參求莫言鉛汞屬癡呆只要心明性剖　識得壺中日月方知害不為仇內眞外假藉雙眸鼻觀成成奇偶

南鄉子

秋意正蕭騷楓葉蘆花著處飄莫把光陰虛度過推敲跳出乾

坤性命牢　小艇泛江潮柔櫓咿啞帶月搖撇卻人間煩惱窟逍遙滿飲松花酒一瓢

乾訣 附

眞傳眞傳

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曰各正性命故男子秉乾健之能而眞陰中積外剛內柔非儼然一離象耶迫夫後天用事眞陰日耗陽亦旋衰非特難於還乾抑且不成離象求道者以法鍊還離體然後由離歸乾以全天之所賦名曰還丹太上垂慈為有志性命者立法而曰眞傳眞傳蓋上二字傳後天之功夫作用下二字傳先天之功夫作用此雙修之法非

眞無以入手也

道非求遠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知晦明風雨山川河嶽天地之陰陽喜怒哀樂人之陰陽飛潛動植萬物之陰陽人能靜悟即可吸兔髓而飲烏血秦皇漢武不識本來猶臨鏡而問對者之爲誰豈不悞哉

築基煉已

凡人一身精爲氣母氣爲神母母即基也汨於利欲則氣日內損神日外馳精之不固基焉立邪惟築有法內則澂其心而性自清絕其欲而神自定外則立德以全其性分積功以

助其機緣必使神安於天闕精塡於髓海氣滿於玄關然後知基爲學道者之根本而築爲入道者之初功至於已有二義陰陽留戊已之門離坎盡主賓之道學者縱明敏過人不能舍門戶而登堂入室亦不能外賓主而返本還元論其所鍾則不在東兮不在南又非居址向人間有人問道家何處遙指前川是洞天嗟嗟識得眞已由自煆煉道始可望學者不求順適步步逆修收歛身心放大膽量今日煆明日煉煆之再煆煉而又煉直至水窮山盡火息煙消養成天下一個無用之人方做得聖賢事業是以不識已則無可煉不善煉必將失已曾爲築煉可輕試耶

三七回圜

三之爲數合天地人而言天以日月星斗而成晝夜寒暑地以山嶽河海而滋飛潛動植人以精神元氣而膺參贊經綸故三才成而覆載靈明苟修道者不明理知數識氣將何以爲法象何以爲體用也至於七數所該尤廣一七以至七七數合先後而成七日來復專言元下起會北極七星爲天樞而吾身亦自有其樞故七也者道之樞也陽數奇七居六下爲陰中之陽以生數言之三爲少陽五爲陽明七爲太陰卽易中之坤卦七居坤震之間如初二之月復卦之陽方生而娥眉之象未著故云陰極而動乃生此陽陽麗於初又爲易中之復卦道妙在復能以此七爲

道之樞機不於此可見天地之心耶回字如四時之有涼燠昆蟲之有飛蟄木花之有榮枯時運之有代謝以人言之髫齔音襯之時卽初三之魄月漸添光也蒙之象也旣望之後銖分日減華彩時消旋至於晦而老矣日無圓缺其陽全也然而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意亦相當其間相去懸殊者惟人益日月能應時以復其初人不能伏炁以還其元耳木之無實者以他木接之所謂七返所謂九還皆此旨也是故同而少往道基易墮往而不回長往則消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水底清天月中世界人於此宜省悟焉圓象配天八卦之乾塡離於坎丹道乃全候也謂之冬至時也謂之旣望三五盡

九六之妙戊已遂鉛汞之緣黍米摩尼法象可叅人見明珠寶玉遺於道路必思拾之乃性命真寶委於目前而不顧甯不悲哉

庚甲須知入手先言

天一生水生金生木滋火滋土其用不窮而水中之真炁爲金水之用金之功也故庚爲萬物之母帝出乎震則木者發生之象也而反爲終者木從金而得實鉛制汞而成丹也故庚雖成義而實始萌甲雖生意而實復義庚金爲陽虎爲坎卦象屬陰陰中之陽也甲木爲陰龍爲離卦象屬陽陽中之陰也亥爲水爲金陰象也陰極而陽生焉巳爲火爲木陽象

也陽極而陰生焉驗之歲時則有寒暑往來之二至徵之天象則有弦望正戻之兩輪總之金父也先也木母也后也無先不成后無后又何能言先於此不得真傳何以下手此知庚知甲爲修煉之要而知已則知甲知庚先覓戊又知甲知庚之要也須者及時也虎纔伏而即擒龍欲奮而急縛學者自築煉以來早具此知彼知已之明故當恍恍惚惚絪絪緼緼之時黃婆兩手扶來送入洞房深處地天交泰物我同春片餉之間明珠發現而吾命在吾方信無位真人仍逍遙自在於天然神室之中非五行可拘其性四海得藏其身也又知者意也貞意無窮握乾坤執性命包陰陽生萬物皆此意

之變化不測也所以意到則氣到氣到則精到精到則神隨之神隨之而萬有俱化一眞現前矣此虛靈冥漠之所以爲妙而入手者之所以必先講求也

后天先天件件判然

人自賦形以來身體髮膚精津氣血無一非後天形質顧以此爲作用其能久乎緬維久視其道最玄第於后中求先莫於先中求后后中之先猶果之有核核之有仁此仁卽后中之先而先中之后又無異火之未燄而先煙也然一事有一事之後先一物有一物之後先先將後先二字判然明白再將後中之先先中之後一一了然入手旣不驚惶得藥自然穩當功能不難遞舉矣

易理須知

陰陽莫詳於易而眞一莫妙於乾坤旣明參兩之旨復詳坎離之用則後先之錯綜變化於其中者無餘蘊矣

學庸宜參禪門性宗

大學先後始終本末是道中次第功夫中庸一書首言性命末言無聲無臭是道中全體功夫俱講到出神入化所以宜參至於禪門性宗常惺惺兩頭坐斷光爍爍到處逢渠家計無多伎兩不小

亦須探玄

探者如登天而採月竄入海而採驪珠葢此玄中之妙妙中
之爷固未易探求也性命二字原不可分葢性命一陰陽也
命動也陽也性靜也陰也了命須悟性盡性卽立命果能性
如澂潭皎月萬化俱空則性旣靜而氣不亂氣不亂而精固
精固則神旺神旺則探玄如探囊矣

名曰大道只在目前

道道非常道名名無定名虎龍鉛汞氣化作一金身是故大
道不外后先而神機獨藏心目后利於目前先更利於目前
若當此檻外名花尊中淸酒而反側身面壁謂非天下之鈍
漢耶非有見非無見更可由此悟矣

有無孰辨陰陽無慾

有無卽后先后先卽陰陽花柳無慾期和風之披拂身心無
障礙道力之沉雄辨生殺之機於兩弦圖寒暑之狀於一氣
其惟洞曉陰陽深達造化者能之

今當下手前有命關

旣熟辨矣無慾矣子午用功其可緩耶上有山巔中有眞穴
下有涌泉君子守中下達於地上通於天運行無滯統攝後
先有入無出功由此全命藏於此性亦寄焉氣之不存命不
我延生人之本號曰命關

若存若亡運於斯圖寶之寶之眞法已宣

不可以有心守不可以無心求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也色色虛空步步歸著運之又運道妙無窮是在寶之者不負所授耳

六合茫茫誰出乾坤之外衆生攘攘莫非離坎之功惜也朝生暮死有類蜉蝣傷哉蟄氣通闊不如龜鹿甚至趨名狥利渾如蠅集青蠅那知歛息凝神美彼松棲白鶴是以祖師慈悲念切不棄塵寰普度心專形諸竹素樽前花下漫玄奥於詩詞嘯月吟風剖乾元於功訣但願以愛色之心愛命卽是雲梯以藏天之道藏身方能捉月嚼酸齒頰直須嘁破虛空抽出鋒芒只要磨還元本同躋彼岸槎檥俟之妄議微玄管窺云耳海蟾子謹跋

上集西池度桴

西池金母少女太眞王夫人著

孚佑上帝回春子注

葢聞乾健統天坤順得主資生之道含二氣以絪緼交泰之和統三才而埏埴德言恭貌坤道云全淑愼温柔闡義斯著至於夙鍾靈氣生具慧姿錦織廻文猶受漣波之慴豔霾（同埋）青冢空歸夜月之魂其他霧鬢雲鬟沈迷苦海啼香怨粉塡入火坑五漏形骸本是前生業障三因不悟又增今世寃愆其間修短窮通不能枚舉妍媸愚智何可勝

言總因世乏坤傳致使人難超刼是以奏請太上勅命
真闡心性於詩篇寄棒喝於轉語既知寂靜恐墮頑空更
有真傳教渠下手言言玉液無非修身立命之功字字金
錢盡是縛虎牽龍之訣果能誠心煆煉眼前卽是玄洲依
法修持鼎內便凝絳雪與其牽纏世網戀玆一息繁華何
如斬斷情關占卻萬年道域西池有路度楫在玆聊綴卮
言用申木鐸重陽子謹序

性功詩十八首

月正圓時映水明乾坤大地澂清清照澂潭有影澂時月映波
清

回春子曰巧機適合寶相團圞月照寒潭光鋩四射惟清乃
澂惟澂乃照寂照圓通覺靈自現西來妙義至大至圓活潑
玄微東海珠還咦四海湯湯水接天水天深處自逢源

海蟾子曰喜得同人註性詩明心見性道成時劉凝來與龍
華會醉向澂潭捉月遲

靈陽子曰此夕欣逢巧節澂清要在斯時月光皎潔印深池
真箇天星倒置　不著離奇色相豈因空境空之一靈透出
已前珠魚目應知不是

長春子曰心性非一物性在心中見水月兩澂清波光自不
染

靈臺深廣似澂江源遠應知流自長任爾毒龍爭戲擾豈如濁洫污泥揚

回春子曰清光如鑑不須煅煉一著揩磨毒龍便現咦沒得說西來妙義隻履仍歸

磨不磷兮湼不緇籠何可羨辱何辭靜中現箇團圞月始信斯人不是癡

回春子曰當頭一棒領者去會會者顛頭融通寂滅

惡莫曾兮善莫誇堅持吾性漫憑他地雷震動眞如現一任遨遊上海查

回春子曰如何佛法乾矢一橛霹靂一聲不怕打殺

濃雲密霧雨淒淒遮却本來菩薩面不是清風淨掃除蟾光怎得團圞現

回春子曰蒲團片晌剎那一刻翻個觔斗菩薩現出

性似澂潭水心如大地平草菜生卽刻風過碧波清

回春子曰性不離心心空無物草生用刻下乘之法

靈明一點本清虛雲去雲來月自如應事還同光暫晦魄生依舊現明珠

回春子曰不曉參禪那知拜佛一拳打去五指不撒

心如野鳥最難馴纔出籠時便要擒莫使隨風任南北本來狼藉陷深坑

回春子曰分明一個月指說是個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
居咄誰識

一點靈明一點金隨風颺去沓沈沈分明有個菩提種性亂神
昏何處尋

回春子曰穿衣喫飯不知飽暖心去性空火中蓮現

愁苗情種兩都捐外若春溫內鐵堅順死逆生同一理但於動
靜卻非然

回春子曰荆棘中不妨著腳深潭內也易翻身怕只怕濤風
明月坐對青山

人生碌碌似浮萍業海風波何日停要知本來眞面目勤從巨

下即眞人

回春子曰一盂一盋音撥到處爲家撞著老參舉杖便打

渾淪元氣原無象庚甲之間覺有形莫道有無難自辨須明求
已勝求人

回春子曰摩尼一粒沙界難敵龍女獻來此際得識咦一個
孩兒兩個孃四門親家不得疎失了也

外濁須知內本淸龍頭虎尾按時生若將凡聖和爲一白雪黃
芽自長成

回春子曰如何是道要撒胞溺喫飯穿衣全不分曉

大道須先養性靈靈光悟徹易歸根總然精氣神皆足黑暗如

何解煉烹

回春子曰東南西北及中州黑黑塵蒙易白頭咄咄說話的顛倒了難不難一翻觔斗易非易掙起雙眸

緘口凝神只內觀法身常現一毫端靜中攝得靈明寶直置中宮便是丹

回春子曰得了手閉了口若還不去承當竹篦何堪打走咄咄咄再來不值半文錢請到方丈後去休

長空淸迥原無染雲去雲來只自忙鼓動巽風旋上下性光命寶總歸囊

回春子曰一口布袋包藏無礙混混沌沌放不出來

明暗休將世務分閒來覓得已前身惺惺不作炎涼態生死全拋得至眞

回春子曰九天之上九泉之下少林拳棒上下齊打打得關通任從放馬

騰騰烈燄青龍舞渺渺淸波白虎蹲虎尾龍頭緣索緊擒歸神室合眞源

回春子曰久別家鄉道阻且長從今得返方知父母妻子各各安好噢千年華表依然一任桑田變海

附　功夫次第十四首　　淸靜散人孫不二元君著

收心

吾身未有日一炁已先存似玉磨逾潤如金煉豈昏掃空生滅海固守總持門半黍虛靈處融融火候温

養炁

本是無爲始何期落後天一聲纔出口三寸已司權况被塵勞耗那堪疾病纏子肥能益母休道不迴旋

行功

斂息凝神處東方生氣來萬緣都不著一炁復歸臺陰象宜前降陽光許後栽山頭并海底雨過一聲雷

斬龍

靜極能生動陰陽相與模風中擒玉虎月裏捉金烏著眼絪緼候留心順逆途鵲橋重過處丹炁復歸爐

養丹

縛虎歸眞穴牵龍漸益丹性須澂似水心欲靜如山調息收金鼎安仁守玉關日能增黍米隺髮復朱顏

胎息

要得丹成速先將幻境除心心守靈藥息息返乾初炁伏通三島神忘合太虛若來與若去無處不眞如

符火

胎息緜緜處須分動靜機陽光當益進陰魄要防飛潭裏珠含景山頭月吐輝六時休少縱灌溉藥苗肥

接藥

一半立機悟丹頭如露凝雖云能固命安得煉成形鼻觀純陽接神鉛透體靈哺含須慎重完滿卽飛騰

煉神

生前舍利子一旦入吾懷慎似持盈器柔如撫幼孩地門須固閉天闕要先開洗濯黃芽淨山頭震地雷

服食

大冶成山澤中含造化情朝迎日烏炁夜吸月蟾精時候丹能採年華體自輕元神來往處萬竅發光明

辟穀

旣得餐靈氣淸冷肺腑奇忘神無相著合極有空離朝食壽山芋昏餞採澤芝若將煙火混體不履瑤池

面壁

萬事皆云畢凝然坐小龕輕身乘紫氣靜性濯淸潭炁渾陰陽一神同天地三功完朝玉闕長歗出煙嵐

出神

身外復有身非關幻術成圓通此靈炁活潑一元神皓月凝金液青蓮煉玉眞烹來烏兔髓珠皎不愁貧

沖舉

佳期方出谷咫尺上神霄玉女驂青鳳金童獻絳桃花莽同前彈

錦瑟月下弄瓊簫一旦仙凡隔冷然渡海潮

羣眞詩

吳采鸞眞人三首

吳采鸞猛女也猛仕吳爲西安令至人丁義授以妙道遂

大顯於時鸞師事丁義女秀英得道隨父上昇

心如一片玉壺氷未許纖塵半點侵霾卻玉壺全不管瑤臺直

上最高層

寵辱無稽何用爭浮雲不礙月光明任呼牛馬俱堪應肯放纖

埃入意城

身居城市性居山魂儡場中事等閒一座須彌藏芥子大千文

字總堪刪

樊雲翹夫人六首

樊雲翹劉綱妻也俱有道術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潛修

密證人不能知爲令尙淸靜簡易民受其惠年歲大豐遠

近忻仰暇日常與綱較法綱作火燒客碓舍火從東起夫

人布雨從西來禁之庭中桃兩枝綱咒一枝落籬外夫人

咒入篋中綱唾盤中成魚夫人唾爲獺食之一日與綱入

四明山路值虎綱禁之虎伏而號夫人薄而觀之虎不敢

仰視擒歸繫牀側將昇之日縣廳側有大皂莢樹綱由樹

頂飛舉夫人平坐牀上冉冉如雲之騰遂同昇天後再顯

於藍橋舟中詔裴航入道以妹雲英妻之共成正果焉

乾象剛兮坤德柔工夫先向定中求澂清一勺瑤池水明月何須七寶修

虎龍猿(音猿)馬費牢籠略放飛騰業障崇至寂如如眞妙法擒來化作一天風

養性還須先靜心何勞乞巧更穿針鐵牛牽得隨身轉方顯無邊慧業深

何須拜禱乞長生端的元神徹底淸粉碎虛空渾自在摩尼舍利總虛名

一間金屋住雙姝總有儀秦意不孚若得月中生箇日驪龍吐

出夜光珠

愛河波浪起層層濃則沈兮淡則升鼓楫若能施勇斷蓬萊弱水豈難憑

月華君崔少玄 六首

崔少玄唐季時汾州刺史崔恭少女生而端麗幼明性宗及笄歸盧陲十年苦功二十四歲成道陲官閩嶠過建溪武夷山雲中見紫霄元君扶桑夫人問陲曰月華君來乎陲怪問之云吾昔爲玉皇左侍書號月華君以宿緣謫爲君妻後罷府家洛陽留書遺陲曰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眞無上之仙光含影藏形於自然眞安匪求神之久

留淑美其眞體性剛柔丹霄碧落上聖之儔百歲之後空
餘故邱書畢而化

初三纔見影如娥相對陽光皎潔多要得絪緼凝玉液先探消
息捉金波

性宗明處命基堅九轉河車九鼎全金虎玉龍相會合三花捧
出小神仙

心如止水自悠悠常寂常惺好進修養得烏肥培兔瘦靈芝秀
出碧峯頭

地下須知亦有天專心求己即求仙一朝悟徹陰陽旨惟在生
生一氣先

緑鬢朱顏曾幾時須臾隺髮亂如絲閒簾曾見梅花發一段春
光莫放遲

不求外護不參禪眼底滄桑任變遷丹徑須知從直上玄珠只
在我胸前

淸靜散人孫仙姑　五首

孫仙姑名不二號淸靜散人馬丹陽之妻也丹陽手垂過
膝額起三山常作詩云抱元守一是功夫懶漢如今一也
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卻有那人扶眾莫曉其故忽有
道人自稱重陽子來化丹陽洎仙姑入道進瓜從蔕食起
問之曰甘向苦中來又問何如來曰不遠千里特來扶醉

入丹陽巽之夫婦師事甚謹起全眞菴於南園數年後師
挽丹陽西遊居崑崙煙霞洞姑在家勤行所傳後年五十
復從鳳仙姑遊洛陽六年道成書頌云三千功滿超三界
跳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海書
畢跏趺而化乘雲過崑崙俯告丹陽曰余於蓬島待君於
是丹陽卽書頌曰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
浩浩隨風逸遂擲筆上昇
資生資始總陰陽無極能開太極光心鏡勤磨明似月大千一
粟任昻藏
神氣須如夜氣淸從來至樂在無聲幻中眞處眞中幻且向銀
盆弄化生

蓬島還須結伴遊一身難上碧巖頭若將枯寂爲修煉弱水盈
盈少便舟
養神惜氣似持盈喜墜陽兮怒損陰兩目內明馴虎尾朦朦雙
耳聽黃庭
荆棘須教剗盡芽性中自有妙蓮花一朝忽現光明象識得渠
時便是他
唐廣眞眞人　四首
唐廣眞嚴州人事母至孝旣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而愈
自是好道虔奉何仙姑一日親授元妙宋淳熙中有三仙

引至海邊跨大蝦蟇渡海隨遊名山仙問曰汝欲超凡入聖邪留形住世邪棄骨成仙邪對曰有母在願奉終養賜丹一粒吞之遂不穀食後召入德壽宮封寂靜凝神真人

玄機覷面費搜尋著眼方知至理深性學難將文字指業緣了當見眞心

心性原來最易明但隨峯頂看雲晴東南西北皆堪住便可逢山碧海行

不識性兮不識命剖破乾坤分兩途但教相合成丹日醉倒壺中不用扶

無嗔無喜氣和醺應事隨機風逐雲虎伏龍馴心自靜碧天明月白紛紛

玄靜散人周眞人 五首

玄靜散人姓周氏甯海東牟王處一之母也處一生於金熙宗皇統二年孕時夜夢紅霞繞身驚寤而生幼多穎悟一日遊山中遇老人坐大石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闕爲道教宗主遂摩頂而去嘗作頌自歌曰爭甚名奪甚利不如聞早修心地自家修證自前程自家不作爲甚賴大定八年遇重陽祖師於詮眞菴請爲弟子奉母同修各受大道家貧力薄苦志修持後處一應名赴闕奏對有云鏡明猶能鑑物况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逃所謂天地之

鑒卽自已靈明之妙也於是大稱旨章宗嘆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先生之謂也明年母壽九袠（音佚）表乞侍養一日母謂處一曰我歸期已至因示不貪生不懼死之語而化葬畢語門人曰羣眞相約吾去矣焚香沐浴而昇

坤訣須從靜裏求靜中卻有動機留若教空坐存枯想虎走龍飛丹怎投

一點靈臺磐石安任他榮落態千般陽光本是摩尼寶箇裏收藏結大還

心似曹溪一片秋好從子午下功修魚龍潑刺波還靜只有長空月影留

輕煙薄霧障空虛卻使靈明無處居憎愛榮枯皆利刃子如傷子怎尋子

性命先須月窟參擒龍縛虎莫遲延陽生之候眞陽漏黍米如何得保全

坤訣附

眞傳有訣眞傳有訣

夫女子秉坤柔之德而眞陰之中具有眞陽修煉較易今得此坤修信乎升天之階級渡世之梯航也其訣俱在有中著力有者無之始從有至無卽是眞陽之位此二句雖重在命功卻合性命而言乃坤道第一大關健（上句要於有中還無　下句於無中生有）

庚甲須知

庚甲申明命功入手處庚者金也虎也甲者木也龍也二義已詳乾集庚金爲修煉之本甲木常畏其尅而尅中反有生機煉丹家最喜死中求活故庚虎既降甲龍卽興一降一興生殺之機已伏顚倒之理彌眞於此生殺顚倒之時用法斬龍之頭牽虎之尾使龍不興雲虎不招風風雲息而天淸月皎龍虎降而性合情投歸爐起煉立結黍珠保命之法莫妙於此知字有潛心守視之意風欲來急須擒虎雨將降乃可斬龍不先不後及時斬取方可煆煉

學庸詳說易理宜參

不明理又無以學道也從聖學參入方不落空於學庸下得轉語斯爲見道至如丹道統於易中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屬老陰陰極陽生順承乎天則生人生物順承乎已則成道成眞細究坤之眞陽發於何處卽知吾身眞一產於何方求得此一固得此一命寶乃全此求在吾者不得向外覓取故曰宜參

性宗須徹性命雙修陰陽相接

性功爲入道之始終於性不徹此寶未能常住必如秋月澂潭纖塵不染無始之始旣已了然不空之空咸歸自在斯性命雙修陰陽相接矣

教人孰辨有無莫負一腔熱血

陰陽卽有無要於藏經中留心三日則眞陽之來眞陰之往俱已井然來龍之頭可斬去虎之尾能留二炁相交絪縕和洽方成法體不然徒費心血又何能修煉耶

機在目前氣由此拔上有天谷下有泉穴認定二處不宜差別臨機切要惟是以目使意以意使氣以氣凝神以神煉眞通天入地無往不靈苟或天谷不熱氣不上升湧泉不熱氣不下行必須意目注視上下其力以引之認定二穴不可少有差錯子午行功久久純熟再行烹煉

應時須悟參修自有黃芽白雪

以上坤道大統研求印證貫徹於心然後入手下功擒歸之龍含珠驅回之虎搖尾黃芽生於土釜白雪產於瓊宮大還到手隨面壁以忘忘所欲從心尊帝天而穆穆便到西池會王母白旄黃旆自來迎一聲霹靂天庭開脫去胎州重濁身

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所謂順承乎乾者非邪然世之女子明坤道而合坤德者鮮矣或癡頑結習或奢悍成風種種沈迷不堪悉數卽有一二有志之輩欲逃生死䆮之性命不明每見巫嫗邨姑學些口頭禪語前果後因便爲大道在是而盲修瞎煉自悞悞人吁此皆坤修眞訣失傳之故也今西池集出洩千古不傳之祕具大慈悲開方便

門願普天下女子敬信修持窮研極究其中字字有功句
句有訣莫輕輕放過尙有楮墨難傳之處全在誠心辦道
自遇眞人指點總以收心養氣爲下手初功心不收則性
根昧氣不養則命蒂失性命雙修坤道乃全讀是集者幸
勿坐失機緣以負作者一片度世婆心也靈陽子敬跋

孚佑上帝三寶心鐙總跋

學者讀至此不啻目迷五色矣然畢竟吾身之天地何在而後
樞機之所指乃神故日月火符乾坤大藥非死心人不能透徹
了當必也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得此法象方能常應常靜
天地悉歸心如淨琉璃身空法海藏爲亘古完人不然仍是以

心覓心身色隊中百障千魔長夜漫漫更不知何處好尋黍珠
也有德有緣者精參力究作速下功吾當於寻虛玄圃翹足以
待愼之勉之回春子自跋

大道以金丹爲門徑煉丹以大道爲始終肇自鴻濛開闢而
後天壤間飛昇拔宅者代不乏人而要皆性命雙修是以形
神俱妙非僅出神尸解坐脫立亡已也近今以來丹道不明
人多旁走下焉者無論已卽粗知丹法者亦類皆各守其獨
得以爲仙傳異授而不知大道眞旨玄通圓妙非實泥形命
者之所得而同亦非空悟精微者之所得而解若徒意識揣
測不知天仙嫡派正傳無怪南北兩宗昏如長夜安所得一

鐙廣演無盡鐙也此卷直將萬古不傳之秘千眞共歷之訣細微曲折賜發無隱具眼者自必徹底洞明伏望同志之士會於心而體於身由是千錘萬鍊馴至拔宅飛昇其庶幾足以仰答我

孚佑上帝慈悲普度之心云爾廣化弟子惠覺謹誌

微言摘要序

大道昭垂古今不易人心嗜好向背各殊然道之不明不行緣人之不知不好余自歷劫後證位仙班遇緣得度代天宣化為國救民矢念慈祥迎機勸善玄風大暢世有統宗故窮理盡性本于正心修身利物濟人不外居仁由義聖經賢傳具有微言一片婆心淵源相接惟願世之學者隨時隨地立德立功聆取意中之言默契言中之意味外有味精益求精庶幾道證玄微不僅身心均益矣嵒道人謹序

微言摘要

孚佑上帝著

初修如望山林遠覩模糊難別漸近漸明漸行漸到到得山邊方識山行行上上上又見草木與泉林始識煙雲變幻奇誠誠誠進進進登峯造極臨頂上萬物乾坤盡在中印證一輪皓月鑒明萬古千秋無邊道法勤參

修養今須顛倒顛行持造化坎離先池中玉液頻頻嚥肘後金津轉轉還玄中妙妙中玄得此神丹益壽年谷關緊鎖眞消息終是天班不老仙　勤採金花以助道風

靜處煉氣閙處錬神

光風霽月景星慶雲無一毫乖戾之氣始合造化根苗　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常觀未盡油夜深人靜後惟用子刻頭　調息不廢眞氣從生今人精從下流氣從上散水火相背不得凝結皆是此心使然心苟愛念不生此精必不下流心苟忿念不生此氣必不上炎一念不生萬慮澄澈則水火自然既濟姤結丹凝　自古仙家眞作法惟秘玄牝得眞門夫玄牝者其白如練其連如環〇縱橫一寸二分包一身精粹在心下腎上處中坐靜觀照卽萌百日立基養成氣母玄牝立焉如瓜蔕嬰兒在胎中

救護補益流戊就已添油接命助火載金火熾既濟胎成沐浴

温養丹成丹成總于呼吸蟄藏氣穴神凝氣聚
立基之傳物我兩忘收視返聽合光默默調息綿綿以致寂然不動之境然後待乎消息到來發生英令駕三車而上崑崙過紅橋而歸土釜精神聚會混合玄關元神妙用自然精氣與神片時凝結從微至著自小至大行住坐卧念茲在茲修證功完陰陽交感胎息氣足玄珠成象結成聖胎皆自然而然不知所以然自神而神不知所以神所謂陰陽數足自通神也
眞火卽是元神之運行元神卽是眞火之妙用眞火隨眞息眞息隨眞炁眞炁化眞精眞精歸眞土極至入玄牝元神發眞火眞精自凝丹須明玄玄理築基丹道全　腎水也水生氣氣卽

火矣心火也火生液液卽水矣水可以滋流百脉火可以薰蒸四大離中汞坎中鉛眞鉛汞是先天
一陽初動採鉛收汞取汞合鉛無非此息爲妙用以至水中起火天地循環乾坤交復無非此息爲斡旋其中沐浴温養進退抽添皆暎合天機潛孚造化而不容人力者　眞人之息以踵踵深深之意神者非思慮之神此神卽火不神之神眞火是也
用意家黃婆想自兩腎之中先天精一之眞氣以黃婆導引從左腹中右轉一週流入玄竅以鼻中一出一入之息爲一度如是九轉引先天精一之炁納入玄竅之中然後注意竅中以火煆煉此正取坎塡離煉精化氣用意之秘意土眞炁自成之

道貴守中法在含元

人欲盡淨天理流行月到天心光明自然混〇體全凝迷自破

道法無涯機運黃庭

道同天地萬載常存陰陽二氣藉土化生試看生無不滅應知滅無不生循環化機常理昭然乾坤轉水逆流坎化離水火濟眞炁屬陽精調和道始成息息歸元竅時時煆煉顯神功水中鉛火裏汞取來歸土釜溫養鼎爐中不寒不燥非急非緩專氣致柔含光實實漸採漸凝漸結漸煉動靜之中更宜消息無象可象神結於氣氣結于神一意沖和包裹萬象混沌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知寂照自圓通谷神不滅因胎息臍間元氣結

成丹進進不已長生門戶要綿綿煉演谷神息往息來無間斷眞玄眞牝自呼吸漸隨無念習微覺有身浮以神歸炁穴丹道自然成坐靜功運呼吸明爐鼎須知玉蕊即虎絃水銀是龍弦二弦之氣調停合和元氣得長存造化返天眞合元功聖胎成一時之中分子午卯酉優游沐浴功文武火煉丹爐工夫無間斷坐來自巽靈鉛汞調和入土中迎送動止守成十二時中溫養沐浴得玄得妙通聖通靈達境惟心出纏眞如下手確秘密丹工統在精進明心玄牝返照悉皆委之於意抱本還元性命即歸太極〇第要誠堅詳參今書三百四十字

深根固蒂守中抱一有心守之即着想無心求之則落空如如

不動寂寂兩忘神戀氣而凝命戀性而住不歸一而歸一不守
中而守中性命由此立竅中舊物存悟明本源還萬事畢
功坐金花顯顯玉蒂滋萌須用靜定之功剎洗往復之妙自知
升降之宜然庚方月現子時癸生光天眞一之炁當是之時眞
之正源至清靜定凝神慎其內閉其外意迎意送得天性之道
天命之妙混沌為一潛藏飛躍懲忿窒慾水火既濟金木交併
眞土歸位自然神歸氣復充塞天地黍米源根昊天沛澤仙道
成功眞機妙用廓然無際渾然大中不偏不倚昭昭圓明本體
洞徹何曾有碍至靈至神本無方所未有天地萬物先既有天
地萬物後元如此只如此至無至有至有至無乾坤之靈體元

化之玄樞人人性命根萬類眞源本太極由出八卦從生便是
道即是易性由我定命由我立性命皆由我還丹道必成
須用志不分坐而凝神即可通造化之源然功坐至於心液下
降腎氣上升得會至於黃房氤氳不散灰心冥冥丹芽肇萌虛
靜之中(丹)其物內成明翕聚知蟄藏聚為表蟄為裏凝神入氣
穴土釜牢封固
運陰陽合呼吸以呼吸運神氣以神氣取水火以水火煉胎息
胎息綿綿游泳坎離坎離交而生金液金液還而丹圓
道涵天地神統百形形皆生滅性無生滅形難固性常存陽光
一點超千劫煉育元神性海明能造形能留形常參道法知玄

妙雙修性命合天機

守斗守斗只言心口心口　歸來何曾你有太虛照耀驪龍吟吼

摩尼寶珠常常守走大藥爲漿元陽作酒三五百十十一二九

只此玄機請細分剖離得此些微豈能返衰朽

絕慾則有鉛汞藥材生除　妄則知眞土和合

訣在苦志苦爲旣進復進苦不辭苦進不辭進開門若閉對面

如無外行善事內就善行依功恒習遵道敬行敬持忘其爾我

純乎道德度世度已不怠不慢養氣養元調和內外運以陰陽

形神牢固愛欲力降已知假合解得源頭歸源復顧假應是現

旣假復假復假克除能保厥眞眞亦自固眞之固矣道在是也

守一得訣忘機得道

守眞一於天谷氣入玄元卽達天眞眞道養神若能守知於死氣之關枯骨皆有生氣生　我者道活我者神將神守道以道養神致精氣神只在眞息上尋眞息爲先天之靈竅自其眞息凝聚不散謂之精眞息流行不間謂之氣自其眞息之妙用不測謂之神此所謂用先天用先天後天皆爲先天所化也其地之虛中皆天也日以陽下降可見地之虛處能受其人一身皆地也而玄牝一竅中虛卽地之虛天之巾也在修道者性中一點神火照入卽三日所以搆精也搆精則庶物薰蒸山川出雲自無窮造化神淸氣逸總出自然凡有慧智之根者自能參悉息

上也

法在處紛不紛居亂不亂向上一着歷聖秘之凡世罕知心死原來一念無須知神活混元初一息尚存皆可常常長存尋出來時舊路元始祖炁相通息息歸根入竅漸漸通神達聖谷神何處立天根聖聖相傳立牝門　呼吸踵注於受生之初在母胞胎一點元陽立命之處上通於心臍後腎前中餘寸二即名腔裏召搆靈陽呼吸綿綿內呼身中元氣外吸天地正息鼻之兩竅呼吸之端欲通祖竅守中抱一方纔子母會合得其破鏡重圓　常操此心退藏脊竅則天地之正氣可扯而進與已混元眞精凝結丹田認定此竅守而不離久久純熟則裏面皎皎

明明卽如月在水中方識長生眞可證飛昇本路此中尋

功在不落人相不滯人情奮于自進大道生天地無私故常存天地生人物愛欲遠其身哀哉世眾生難免輪迴劫是以上眞蘊好生之德開度世之門道法無邊法在貴於呼吸暗注機竅

一呼一吸得法暗注全欲一凝一結靈妙無端虛胎靜育虛極靜專含眾妙而有餘功訣玄妙神炁合一混一鴻濛踵息純熟樂萬億之長春道本太虛胎息一炁天與地乃太虛之眞胎日與月乃太虛之眞息人體同乎太虛天地日月包羅無息不胎無胎不息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納炁丹田定心覺海若春沼魚似百蟲蟄浩氣融融靈風習習固守虛無涵養

神炁知神炁可長生神行炁自行神住炁自住心定則神甯神
甯則炁住無去無來無出無入胎息定金木交心意甯龍虎會
住息長胎聖母神孩返本還元是眞胎息此傳法訣得飛昇千
經萬典脫舍難難難難忙瞎煉
抱炁冲和虛心靜默將一點眞元之炁踵注于臍腹正中默想
玄會於虛間機竅內存無守有迴風混合超千劫復元初煉育
元神道圓明微以意而定炁道原一炁貫虛空靈妙元神在炁
中炁會於神神馭炁氣凝神聚法圓通
目至心至心至意至意至炁至炁至神至
行功採運貫悉煉守之法以期圓成只爲本本來一點虛明眞

性命根藉陰陽五行陽火煆煉自然而成之至眞境界永劫不
壞但玄牝一竅至玄至妙之機關人之眞氣一呼由此接天根
一吸由此接地根往來必由此關口卽眞息呼吸之機關正爲
玄牝一竅玄陽牝陰是竅也○始有此身八脈九竅經絡聯湊
空閒一竅穴至虛至靈藏於先天混沌之中隱於無有有無之
內父母未生此身卽有此竅元氣所由生眞息所由起坎離交
姤之鄉守中之境是其處鼎也凝結聖胎於此心下一竅名絳
宮龍虎交合直下三寸六名土釜黃庭乃中田左明堂右洞房
無英居左白元居右空閒一穴一寸二分藏精之所煉丹之鼎
直下至臍門對過三寸六故謂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至腎

八寸四中丹田一寸二計來八寸四若明此竅易得金丹之妙
鉛是先天炁汞是後天靈後爲先但得生鉛何患眞汞不生凡
百作爲皆主於意色聲香味觸皆關於意意爲帥爲意止即止
故求丹取鉛以意迎之收火入鼎以意送之烹煉沐浴以意守
之溫養丹結以意成之故入藥鏡云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
可爲此大要之要捷也

道在天然法本無着不採而採方爲採不取而取始爲眞

注意規中兩腎中有棲神窟橫穴周通一身爲治命橋

守一實大道之本五千妙旨得一事畢天清地寧發育無窮守
一於玄竅大丹自成守一於天谷眞人自現守一於淸靜大道
自成守一於虛空法超三界一統天地陰陽妙合妙合不散成
眞乃得

道在採藥人人本有不採則藥不成不煉則丹不結是以採取
藥物于曲江之下聚火載之而上升於乾乾坤交姤於九宮之
上周天運之而凝結於鼎逐日如此抽添如此交姤汞漸多鉛
漸少久則鉛將盡汞亦乾　乾坤交姤外藥先取卯酉周天內
藥功成外藥一升一降後上前下內藥一起一伏左旋右轉

道明中一竅妙宜通妙歸合一竅居中竅妙源流卻是同守一
歸中連竅妙竅中妙一法神功

火逼藥過尾閭乃坎離交姤須養子午周天之藥足有自然之

眞火相逼尾閭沖透三關而上乾頂從喉而落黃庭是謂乾坤交姤之大周天也

道歸于一 煉于無原一炁之周流悉蟄取以成形散之則有萬殊斂之復守於中煉一以靜煉靜以一煉一以虛煉虛以一

道成於一丹圓于一意一而身心會心一而龍虎交德一而鬼神護誠一而道志堅精一而道基固氣一而抱於神神一而會于炁歸一而聖胎圓自歸一而得一自得一而超一有作有爲功用兼全天機自然

固眞能不漏德厚定丹圓道重眞火眞火妙用煉乾金結大丹無火不煉無煉不結是以火爲至重歷古仙眞秘之自上至心

之七節君火所寄其體內陰而外陽其用廣大而精微一身莫不聽命于心君故曰神明之主然其性上炎極易飛揚流動是以修丹之士必先制服其心使其火不炎于上得以下交於腎謂之水火既濟制之之道至清至靜則水火調而大藥生由心以下之七節相火所居是謂先天眞陽之火當無漏無泄使眞火之充足用以煉藥結丹故曰陽關一閉箇箇長生大哉眞陽之火人以此火而生以此火而養以此火而化精微以此火而發生氣血以此火而重結靈胎以此火而超凡入聖心下七節之火妙用無窮特發其奧 遇緣難度道難堅志難夙根不昧更九難

先天之道雖不屬氣而太和元氣浩然之氣皆由此出所謂無
炁而生炁炁而凡有血氣者莫不賴之以長上配乎天下配乎地
天地氣合萬物發生乾坤交姤大道自成
敬達內外陰陽三關訣道至尊功在勤先修內外驗分明修外
藥煉內藥內藥無爲無不爲外藥有爲有以爲內藥實有無形
質外藥實無有體用外藥長生久視內藥出有入無外藥外陰
陽往來內藥內坎離輻輳外藥呼吸微微和神安靜內藥抽坎
補離煉精煉氣從待元神孟育須明坎離合體內外兼修金仙
定矣功要誠三關合一之道陰陽內外作用夫三關者精氣之
所寓然關雖有三其實無間隔煉精者以精交氣通中關煉氣

者以氣交精通外關亦交神通上關煉神歸虛則精氣神混合
無間三關通乎一也然精炁神卽藥物煉者乃火候化者卽丹
候逆者乃返本還元與太虛一也三關雖外藥功夫內藥亦不
能離修悟須洞曉兩箇陰陽於內外之作用耳內藥則已自有
外藥亦身中所出內藥精外藥炁兩不相離
道原無着洞洞空空方寸虛明萬緣澄寂一息潛居炁穴片刻
開混沌住息胎元自長安身立命須堅重開混沌守守守守靜
長明固固固固眞不漏立立以藏默默以守坤母黃芽育之天
地生意哺之此感彼應發邇見遠呼吸自開自闔動靜自由自
在密守關元塵魔不侵訣秘坐臥長施瑩淨行止廣運修持六

門不漏一道常通一孔玄關天地中息歸竅妙道圓通綿綿密密守虛靜寶鼎金花出世功眞體如如丹基永固得證無爲自在更須溫養全眞丹從不煉煉中煉道向無爲爲處爲念起生生滅滅念息久久悠悠系合神足移胎換鼎怡然安處潛藏飛躍在正一心

金丹大道修行正路有作有爲以了命無作無爲以了性採藥結丹抱一冥心有爲作基無爲合道大道原來空不空工夫只在靜虛中陰陽升降知妙用金水周流道自通不知有爲而着於空謂之落空丹道之未已成丹道之已成謂之守屍有物非無物無爲合有爲無爲之中無不爲有爲之中又無爲得一復

忘道已成至眞妙旨甚分明若還執一難忘象入聖如何赴玉京訣要功空寂冥心冥心合道冥心之道隱跡幽林深居靜室端拱默然一塵不染萬慮俱忘無思無爲任運自如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無內無外無將無迎離相離空離迷離妄體合虛寂常覺常明聖胎居于清靈之境棲于不動之場色不得而碍空不得而縛體若虛空安然自在若冥此心萬法歸一

道原一心法貴虛靜心虛能覺心靜能知心誠能明心空能靈心定能慧心寂能感一切神通妙用皆是自心感現本來空寂光明覺照虛空瑩徹湛靜廓然周遍圓明皎潔如月景等虛空浩然無際心之虛空通於身之虛空身之虛空通於天地之虛

空天地之虛空通於太虛之虛空虛虛相通共成一片自與太虛混而爲一始虛其心既虛其身又既而虛天地虛而無虛無虛而虛虛也不知無虛也不知使陽神妙用冲虛出入無障無碍光明不息自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法界無邊包括一心下有小心七節命門乃先天能雷眞陽之火所居人非此火不生丹非此火不熟統乎神炁毋漏毋泄丹○入聖德行陰功念茲在茲至道易成

無上至諦功由七節之中下手記由漕溪路運悟行　此是根本工夫頭腦學問撥天關之手段脫死籍之靈章

大道生虛空虛空運大道大道乃虛空之父母虛空乃天地之

父母天地乃人物之父母天地廣大故能生萬物虛空無際故能生天地空中不空故能生虛空生天地生萬物皆是空中不空有以主之以其空中不空故能深入萬物之性主張萬物深入虛空之性主張虛空空中不空乃謂眞空眞空大道之根道原淸淨空空蕩蕩晃晃朗朗無有無住冥心本乎無住無住性體圓融住無方所故名無住心體能知知卽是心心本空寂至虛至靈空寂而知名先知虛靈而覺名先覺不慮而覺謂正覺不思而知謂眞知心常寂是性體心常知是性用自性自知自性自用自性自見自性自悟自性自度無心之心謂眞心眞心是性眞性是心了性眞心了心眞性一旦天機透露慧性靈通

恍似夢覺現出乾元境界充滿上天下地此此是性體常明烱烱不昧晃朗宇宙照徹今古雖開月眼之具而開慧眼之光雖是凡心而成神仙之智變化無方神仙莫測居塵出塵成眞可證

陽生於子造化元基氣運流行易卦爲復覩乎外象閉藏內含生意胚胎萬物一元資始是以陽從地起發無窮之化育　夫有定者天地之子時無定者修行之活法忘五官之用息內外之機微微呼吸默默守聚至於杳冥之際便得恍惚陽生

心淸而性現性現而神靈神靈而命立神心命氣得以相依於玄竅氤氳盤結於黃庭煉而不散自得丹圓成熟妙用無窮

修德行仁上淸之所重道不離德德不離道

矣

氣道息定念無生滅息有一毫之未定形非我有還歸於陰念有一毫之散亂神不純陽仍輪轉于諸趣守固無漏泄數足自丹成

道不離性性不離德性欲德復道以性成心之靜性也動情也動而不止欲也情性與欲同出而異名性本善情欲一萌而有惡焉情動欲萌知誘物化化未巳心存無幾至人以德復性則爲聖智衆人以迷失道則爲凡愚聖智凡愚之分在復與不復之間

非參不悟非修無證宜體認於時時每提撕於疑似

靈丹一味眞一炁水水實産于金鄉採服卽可飛昇水如非火

既濟無機故必天七以成之火得與之合而水火始有既濟之功金如非木招攝無自故必地三所生之木得與之合而金木始有招攝之妙又必水裏生金火中生木顛倒互用天七地三廻相爲守上升下降五行周流而成丹謂之一合九一者先天眞一之炁九者後天老陽之數由一陽而至于純陽之謂也丹結則神液如玉石落落而下爲身至寶灌溉靈根漸以成形超神入化仙道成矣

成眞得道由於金水相生之妙運用之精腎居水府負陰抱陽靜煉眞陽氣足修得無漏還元炁結陽精一點是爲眞金至寶還丹妙理出于天機化育無窮天機不息凡有根源一息尚存莫不可以修眞均得證於道果人自有生形骸臟腑原爲後天本於先天元神眞炁本於先天統乎後天藉父母之陰陽一炁而形骸之後天有之知覺運動實賴元神統之成眞證道必藉形骸養育

坎腎原爲眞水精炁出于腎中精以氣而化水水出氣而化精是以精金能生水故生金精之炁法喻眞金點作喻思氣化精時氣在精中精化炁時精歸炁中故曰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爲金子子藏母胞母藏子腹如金在水中精復于炁水中出金當修煉之初如從根發出苗先而爲藥乃虛無之炁耳實無形相而虛無恍惚採不見所採取不見所取採取之久火候之足

精還補氣之盛謂之丹成其氣之發生始有法成之妙相而陽
化之炁根始動以其是金炁也故有金丹之號
道合天時子午運行人有任督如天子午二脈分乎前後本一
源而兩歧任脈起于臍下四寸穴居中極之下前陰後陰之交
名會陰穴任由會陰而行腹督脈之源亦起會陰少腹後骨中
央由竅漏而行背夫背後尾閭夾脊玉枕曰三關謂之督脈本
屬乎陽前面上田中田下田曰三田謂之任脈本屬乎陰修丹
之士煉至眞氣充足消息到來下田忽然如火向尾閭沖關透
竅此皆眞氣自家妙用二脈交通眞氣逆升自背後督脈中上
來即屬于子自前面任脈下去即屬于午子午抽添謂之周天

火候身中水火一升一降升則爲進火謂之抽鉛降則爲退符
謂之添汞鉛是一點眞陽之氣汞是一點眞陰之精二炁交感
則凡精凡氣皆化眞炁爲純陽之體
益水進火升降無非一氣氣之升以心接之爲火氣之降以靜
待之爲水此綿綿若存之時乃子午進用之功
道在乾坤法重鼎爐非淨不能安爐非清不能立鼎
道由于數緣在數中肇鴻濛而判二儀由二儀而生八卦情現
萬物機緣始終均得包乎數內無非寓乎世緣得失數也行止
數也道也數也機遇緣也聚散緣也道也緣也非緣而莫遇非
數而不成一始而萬派萬派而終一二五行以意之緣合八卦以

一之數成

修道長生訣在心靜氣定心忘氣凝氣息心空心氣渾一明心見性須靜篤而誠煉身中之元精不離元氣煉到氣足而無漏竅將腎中眞元之精而返成氣得元氣足如童子之完體便可長生修至德厚去深法力精純自與天地同久則爲仙矣

一神之妙一意之用意遠而神遠意近而神近意變而神變意收而神收神由意意由神身心意到底不離非意之運用安能超出乎天地是乃出神入化之密旨

修眞之士窺破有限之軀修煉猶恐不及慕道常如飢渴悟中悟進中進淸中淸靜中靜使一神之澄徹會五氣於黃宮陰陽

合而萬物生水火濟而眞炁凝

大道不離方寸妙穴常存至道月照丹臺潮生海底箇中立妙處就裏見眞詮紛紛碎碎空空洞洞太虛中何曾有物乾坤內如何發生靜中靜動中靜動靜之機化虛中實實中虛虛實之理證幽微立妙道無邊際由乎天地返乎人身神理獨超萬物炁機重立乾坤

否極泰生天機地發陰陽五行化育之道原在吾身陽動陽動藥苗生漸生漸長要工勤養成無極太和枝返視黃芽照眼明這段立機應識莫教錯過光陰否極原來功用時泰生始見藥苗新無功用怎見藥苗無藥苗不明功用功足用到大藥現靈

苗長採採採採來配合混元丹取取取取來團作長生藥一時
問天機煥發萬象盡含春
道以清靜爲宗德行是重誠修誠煉閉竅爲無漏之因元神妙
用于市蒙眞氣升降而姤復
父母生前元始初復金水功用金水的旨混沌初分刻眞人入
絳宮根源一點注玄門漸染萬端塵忘卻本來身僞僞無邊妄
妄踵生從此來從此去眞不眞迷復迷堪惜蹤影難尋那識元
初本景有捷路上瑤池由開闢覓因由無窮造化箇中藏今古
神仙就裡出試悟因由如何開闢只是絳宮一念塵非頃刻靈
源幻化順流交泰圓成天開地闢覓因由造化無窮萬法通〇

今古神仙從此出均從交泰一源頭不息不息機緣無盡一點
無明前因後因因緣湊合心火隨意土順而成旣濟於此立根
源靈明甯有極修眞修眞反順于逆腎水隨意土逆而成旣濟
靜中動動中靜自入三清聖境確信長生妙理水升火降逆成
仙也　精微至要在于坎離法重水火之金煉貴紅黑交凝火
中之焰觸物成濕丹家謂之木汞卽火中之精心中之眞液也
水中之烝浮而成煙丹家謂之眞鉛卽水中之金腎中之眞烝
也離宮火焰屬眞陰靈液紅光汞在心欲識水中金的旨眞鉛
陽烝坎宮尋煉煉煉降離火以煉坎水之金以紅而投黑神凝
而藥自生于坤臍制制制升坎水以制離火之木以黑而見紅

神凝而丹自成於乾頂故修丹之士必以水中金爲至寶動靜功用必合金水機關方臻天然妙理

欲煉太虛同一體逢人先自學如愚　百日功靈初證便得長生無漏無漏精已化氣下田爲藏精之府中田爲炁海之源化炁歸臍臍乃中田百日已得長生爲人之仙若用以服食炁便化神神得氣化神成眞體十月圓成自當遷于上田若只拘神在上亦是長生超劫之愚夫而無神通之妙用須用出神之理調神爲身外之身且調且養濟世積功保護三春方能達天通地萬化千變謂之神仙若厭住於世則可從仙而還虛以證無極之至極爲上乘之金仙矣

水火本爲相剋坎離既濟又反相生故貴化神至靈　紛體則易消故貴變是以散化五行而變通萬神上天下地一炁流行陽數至九而純九氣陽純煉去陰邪映發光華出於霄漢　靈魂居上關元居下陽屬於炁輕淸而升爲魂至虛至靈全具於心陰屬於血重濁而降爲魄質從水凝源出於腎密戶　生門出入日月呼吸長存飛昇而仙　自此以下俱釋黃庭內經

大道之源眞一元炁先天之我蘊而藏之心外原無道道外本屬無心方寸之中存存念眞眞我自藏藏而不露方以矩成不免有稜角之滯圓以規運不免有轉動之勞牖以納物不免有外引之隙窻以通明不免有內窺之竇此所藏之眞則不方不

圓和光同塵常寂常應閉窻扃戶守禦固密屛除外欲三神集
而精還老當復少戊陽魂巳陰魄惟三神之精不還遂致魂魄
不甯故不能守其眞戊巳合眞魂魄相拘而方寸之中一元內
守和順從容何爭何競神生腹中金液滋滿而如玉之鑪元神
靈炁注于幽關常存不失注其根如琳瑯之條蔭茂萬尋可爲
恃仗丹靈神通五氣朝元天眷卽邀
華蓋覆珠九幽光燦以內照而外觀朗如日月之明麗空洞察
衆有悉陳審能自見赤珠靈肴虛靜而顯圓明光動而生靈妙
光華倩燦輝煌普照　意本從心一入於邪無所不至故見心
但屛外誘修脾當克巳私生生不息訣在存眞各眞其眞本體

精明內自運乎天經 天經一氣流行生生不息之脈絡 晝夜功用勤勤仍須意
念存存內出惟寡外入惟衆知內知外以感乎外以應乎內
上致明霞日月華發參破生門之訣下手着着存神漸漸合延
延生華芒存思登虛殊途一會相有而不可無相資而不可離
配合待對之體相望相求之情殊念經翔長生出世
萬象昭回開通七竅俟一氣之流行卽以進陽退陰火力爲先
符佩爲圓尙修於靈關金唱于前木繼于後前者昂後者卑昂
者高卑者下心樞天定萬目鋪張黃極正名紀綱畢舉故以前
昂而後卑使高下之皆陳由是執雌雄之神劍迴七十二候之
要津舞百丈之錦幡奪三千六百之正氣劍乃金水之精所鑄

幡乃龍虎之烝所融一數之始十數之終戊午巳五合而成十
絕其危險錦幡百丈火龍凝金水眞精鑄劍靈一始十終成二
五煉來妙合巳全形黃中扃固虛靈槖籥扇動巽風元氣紛紜
當此元氣鼓滿水火受制非制之有法則火龍飛逸煙焰騰空
惟金得用乃火因水之上升而下降沖霄之烽煙方歛息與金
結作一團百煉沖舉千變萬化微妙圓通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陰陽升降自然不息一身之內與天同符
上而泥丸玉池立鷹降而重樓明堂鵲橋元海下而尾閭湧泉
其間六脈經絡正如星辰之纏次嶽瀆之尾輪五臟六腑以配
五行合乾坤之呼吸出日入月首圓趾方均相符合而運用之

精盡于內景經篇眞經出世之源由上眞司命紫母元君慈度
得道眞仙無不由此經精研入聖

道法于元連珠循環天元行乎六陽地元行乎六陰太陽到午
太陰到子二物合璧于中元如珠之連周而復始運行不停乃
天道也握固以足元神則當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法陰中之陽
地中天元升於午法陽中之陰天中地元降于子會中元而循
環不息則五臟之精英落落光明明景內照如燃炬通霄光被
九隅煥映八區黃紫燦然丹結於內充溢繁盛陽升陰降如日
月之合璧五行環轉如列宿之交陳外而七曜光明內而九元
相聚光彩如霞錦玲瓏似玉華津液滿口而灌漑天機在我斗

柄橫空映發光明上透霄漢迴紫抱黃瑞色集而丹圓

大道生天生地生人自未有天地之前卽有其主持造化天地皆其所生天地既分之後惟得舉功而歸之於天從道名太玄圓覆之本體也太和陰陽合會之元炁也有此太和元氣流行不息生人神氣凝而聚丹大道原生天地人陰陽合會本來眞流行不息無窮止宣化功由覆載春則太玄之本體惟是無爲而已故太玄太和挾持端本元氣化生萬物卽可本此元炁而作仙由得太和元氣入於身中養成玄珠與上天太玄之體同其運量得以飛昇

一氣調平陰陽自合心爲一身之主氣爲周流之帥道德原具

心中動靜毋間其功道德始爲我行意念從心所發媒合中央水火念念無間清虛靜潔因得善炁相迎自然煥發光明　心光內照從心主宰行則燭照事機如燿息則靜養平旦收藏妙合陰陽莫非此心之運用故能通利精神調理陰陽法週天之數經歷六合優游卯酉爲沐浴之鄉雖不行其火候而一神常抱須臾不離　火上炎而本升水潤下而本降運轉迴環水升火降蓋離中原有一陰環轉則升起坎中一陽剝轉離中之陰而成純乾此爲轉降升藏九爲陽數雄陽雌陰白陽黑陰先天眞一之炁爲一陽原具坎陰之中內實有眞陽之炁知採陽鉛始得結胎成聖

用吸返元訣修丹證果處中制煉復立乾坤混金鑄就一炁陰陽交泰逆用乾坤反覆水火木金四象寄土於中各旺以一氣之會合而玄珠成象制煉還源法處中乾坤復立與天通混金鑄就長生體會合丹成十月功土從火生色赤如丹則明交後之色象識未煉之功用離位前仰坎位後卑各有其門火自木生水自金生水火雖異而可合以還丹惟收天一之玄泉逆流以成至寶色赤如丹火土生坎卑離仰各分明玄泉天一類採取送入泥丸至寶成然如龜之鼻自然引氣靜以得其炁之往來而無出入之跡象龜之引氣方能制其靈根運歸土釜靈根本是眞人眞人在中能取首經之金以煉方成彼則負此金爲甲持火爲符開通七竅之門奪得子來吸受金精有此玄泉送以還丹實爲用吸返元訣要今古諸仙由此飛昇如龜引氣法天然虛靜微微妙裡玄二土運成刀圭藥飛昇金煉五行全五行幻化運用精微撮而爲一寂然固藏散之爲萬周遍世界無盡而有盡有盡而無盡有盡爲塵生塵滅無盡爲修證修果夫一氣之流行聚散本無常經陰陽原屬混融五行稟受眞源生寄也滅歸也任其散而不收焉能寄而不歸攝其機而撮合自然萬古不磨虛兮靜兮得其清甯撮兮聚兮得其靈脈合一陰陽一氣本流行聚散原來萬物情撮得五行歸一處不磨萬古自清甯知謹固用運升降自然妙合天機溫蒸生物無形而

化有形神也氣也陰陽五行也撮合以成其妙凝結以致其神
神依氣而堅氣依神而化修有實證之驗煉有可計之程返本
元於百日育至神於十月調攝三迴妙用無邊用撮之法歸一
妙諦宏慈廣布委脫飛昇自然升降合天機始得溫蒸生物奇
神炁相依無化育還丹證果約程期

雲蒸雨布灌溉五華靈根堅植元氣滋溢紫煙上下周流三素
氤氳騰躍氣運其脈血滋其液自然通達流動方能沖廬入鼎
幽室陽門光耀現色瑞於三田雲蒸雨布溉靈根元炁氤氳金
液盈通達自然成妙用銜廬入鼎育元精天開地闢歸根復命
玉液太和頃時天地會合沖和炁釀瓊漿玉𤥭初生金關重扇

機動樞轉脾運靈柯鼓扇兩扉坎內陽鉛得渡上接離中陰汞
鉛至汞迎彼到我待由金關而上升從玉籥而下降調和往來
全是靈柯運用樞機貴密方得陰陽媒合醴泉香瀲太和羹無
極爐中玉𤥭生靈柯鼓動天機轉媒合陰陽自降升虎躍龍騰
精氣混成自得津生玄竅方能洋溢玉池舌下為玄竅口中為
玉池舐拄以迎甘露毋使滲漏妄溢得此瓊漿太和氣化實由
金生之水為養丹之至寶溉灌周流無飢無渴世味達而眞神
旺金津現而道成矣津生玄竅玉池清虎躍龍騰炁混成舐拄
謹迎甘露降靈泉灌溉養眞金此用舐之要訣
閉關握固塞漏禦洩止念除妄澄徹靈明使精足而氣旺則神

全以運用虛無為天之體人稟先天一炁亦自虛無而來虛者實之基無者有之根既實而有遂至萬有紛紜不能返一虛無是以去天日遠一乃太極虛無為無極惟得一長生乃能虛無所貴秉德堅修勇猛精進虛無一體與天通萬有紛紜道不同若能秉德堅修志得一長生出世雄大道虛無由於得一修一煉一謹敬防守毋使漏洩蓋氣漏形枯允當專氣致柔垂簾塞兌謹加閑守閑守而御景忘機永長甯謐淡然無欲三奇通靈謹加閑守靜忘機返照清明自見奇涵養谷神臻至妙五行神化壽天齊閉視返照內體清明謹守至寶如龍護珠三房通達谷神不死積功純一壘德重重此為用閑之訣以上自用吸返元訣至此乃吸攝祇閑四

法為入道徹始徹終上古未傳秘要

隱明蓄氣微妙斯明靈丹內著煌煥于中當蓄氣以致真宜隱明而進煉惟暗于外以明諸內蓄伏于下而逆於上窮微入妙日益知彰吐焰光芒漸靈漸澈必先之於混俗天機方能活潑居鬧中以煉靜真源始有把握

脫姤離塵清虛入妙一真自現日月輝光玄丹為物晰之為三則曰精炁神統之為一則曰本元正一惟三炁逆而右迴則內陰之九竅返照光明而正一之真丹含蓄英華積累充溢遙望一心之中日月合璧五星聚奎如北辰之樞中星羅列環繞於中自使氣固神全室堅於金真元不傾返還永固居中御外經

歷六合高而泥丸天谷卑而絳宮玄竅烝固神全渾似金眞陽出自坎宮陰周流六合無窮極神室靈丹貫古今賢之精水之金天地之祖烝順行而爲常道逆行而爲仙道成人成仙關鍵妙用故順行爲五濁世間法結精育胞而成胎化生逆行乃顚倒坎離留胎止精而清修亦孕長生超出惟在清虛證果變化圓通原是一神入妙

道眞神衞積功純一閉視返聽內景光明自然通體神全方能氣溢三田丹非外物原起於形生之中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始初本爲我物今則喚來歸舍途非遠邇近在三宮只是坎離戊已得于混一還元易于隱微通括收攝成其造化眞

一之源原從靜裏出來而虛無寂寂色自空中素質散現使在形中通達洞視高潔陽明用時慧定生明九室虛而能受正爲神明所舍神既守而不去猶當慎終如始息息守藥念念中規得棲吸聚源神脈抽添温養視乎節度脫胎換骨非復頑然血肉之軀遊行天地翺翔自得得超欲界於紅塵輪刼身入淸微禹餘太赤之境矣 以上十五節釋黃庭

神氣機闢統地天靜中妙用化形仙長春駐景非虛幻勤詢先修出世筌中一混元動靜機分陰陽施化二五交凝如天之妙大易已著其文其動也闢其靜也翕不闢則不翕不翕則不闢闢兮翕兮生育無窮動極生靜靜極生動一動一靜互爲其用

一升一降成其造化此皆靜極之功出于自然
莫錯過眞子陽生應覺玄機動處方明急水灘頭下篙無絃琴裡知音妙妙妙玉蕊初生元元元金闕初闢天然眞火燭虛空水裡機關炤斗牛日月循環轉烏兎結姻緣
道本陰陽淸靜眞宗法先補救一身之內一氣相求乾坤定坎離交水火濟化機生心火腎水眞液交凝可奈凡塵有錯悟修行本旨者妄爲愛欲自促天年夫情動慾生火熾水涸眞機潛息安得長生一念之非萬刼難尋
大道全眞五官忘用息機內外體合太空湛然一性靈明忘而不忘規中一炁綿綿息而不息寂寂不動默默守聚杳冥恍惚

之際造化融成一片源于臍腎之間晝夜功無間斷彌歷十月奪大數於天地得乎片時成妙用於水火固志抽添念動而散入卯之門法當抽回使念靜而息定出酉之門法宜添起使奮迅以調進念更無念丹圓純熟
全眞大道至神至妙無非一眞妙用皆由神炁凝成是以有志長生斂其神以藏用攝其炁以藏神道證眞全長生萬古
天地盈虛陰陽升降往來運行消息乎中一陽生于庚方陽純滿于甲地陰衰陽盛丹結圓明性命全形惟在陰陽合一靈奇微妙尤貴逆旋造化因炁凝神以命合性無爲妙理惟簡惟易
一水初凝炁化金生由金炁以化精從煉精以化金精以立基

基築下田靜極精無漏竅自得烝化遷中精返於烝大藥萌生已得神氣歸根方爲性命合一神由氣煉煉烝化神神成而遷於上由上以出重樓皆自然之妙實化生之本

道本陰陽交感化生陽剛陰柔互爲興起分剖以列四方子午基於動靜運成綱紀合乎易數一者水之生數九者金之成數一而九九而一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終而復始坤亥含元交感陰陽造化生剛柔動靜運成功數歸一九金中水西北東南始復明無陽不生無陰不化非神無以交烝非烝無以凝神緜毫妄動危險隨至嚴密關鍵進退有法　靜補本元之氣清救天性之神昔曾有言傳世吾道雖是房中得之然非御女之術

耳絕慾不漏坎水充足腎氣上升心火下降交感氤氳羲文既濟

甘露瓊漿天降金波玉液地升潤枯枝成造化三才渾一仙家玄妙

至陽赫赫至陰肅肅天地位而發育致於中而自和非中不和非和不育道在守中化機和煦一陽始動娥影生輝法天應地一體彰明至誠佈德重重陽光舒熖緜緜堪惜世界凡夫舉念不善厲氣滅光自墮沉輪是以道藉于德德護于道無德則光不舒無道則光不眞道德並隆陽光至眞在於無念以發其光回光以育其光翕闢以煉其光光固守以成其光光中有氣氣中

有神神中有炁逌於圓明

修應混俗天機方能活潑開中煉靜靈機免於澁滯氣發乎地神通于天三元妙合八卦彰明龍騰而雲從虎躍而風生雲從雨降風生火現風雲水火際會交融結成一片卽是靈丹機兆得先瑞徵于後虎躍陽生應類而動必忘情而無念務靜氣以調中禾液由根始發鉛華白蒂而生一陰一陽消息一往一來妙用化無生有化有生無藉眞意以媒合歸土釜而熬煎逌於明生昴畢必自始於箕斗兩弦平直二八功成三才合一道體通明

虛極靜篤便覺陽生于地方識金萌水際呼採吸取自然陰降

於天乃得木生火中

先天混然造化在中採玄知妙錄覓眞踪眞踪眞踪南北不分東西難隔四歸于一月色光輝初照地底雷鳴方動乾坤春意融融方顯修行面目出世因緣大果

以日魂之升沈應氣血之升降以月魄之盈虧應精神之衰旺以四季之節候應一日之時刻以周天之星數應一爐之造化採精神以爲藥取靜定以爲火以靜定之火而煉精神之藥效日月之運用與天地以同功

幽潛變化重其用而不重其體主宰造化重其體而不重其用

心中有神精中有炁心之神有中無也精中炁無中有也心爲

一身之主神到炁到氣爲生育之根炁旺神旺合陰陽而交感配造化以飛昇

必使心如止水方能炁自雲行氣本有自行之路且有必行之勢反在無心得之非關意所能行固守精神則心地自然光明心光內照則法體便得圓通

人之心身一小天地秘鑰玄關栽培元氣氣之所行一日一周功宜涵養無待他求元氣流行一日遍栽培涵養要誠求若能整密加功去此是周天第一籌純陽純陰故分九六各有所用一畫二畫變而爲屯爲蒙盡是易理所伏其中變化無窮須要靜參可得虛靈未可染纖塵無着無依最渾淪只待感通分動靜方知造化貴存神淸心一點萬理俱玄靜性參玄無微不入吃緊功夫當在幽獨非正心以修身大道莫見不存心以養性至理難窮

秘中訣不老者靜裡觀自心朝暮持參詳虛中之極以虛而受靜中之運以靜而成散者成氣聚者成形葆至眞之氣以全性最玄最妙本至精之氣以立命通聖通靈　蓋天之覆地如卵之包黃太極既生兩儀乾坤乃生六子二氣交感稟元化以絪縕萬物資生轉洪鈞而孕育故三才有天地人之分一身有精氣神之別坤在靜中求動有爲始于無爲必須伏炁乾在動中求靜有象歸于無象只是還虛煉日烹月火蓮開于池爐旋乾

轉坤眞烝通乎橐籥陽九陰六地天交合而爲泰男上女下澤
山相感而爲咸事有萬殊理歸一貫生生不已既已閱人成世
閱世生人刻刻參詳須知無時不然無處不有

吾道雙修立功立德藥物動兩火候要熟夫火者吾之眞神烝
也候者功之不間斷也仍要五行之得其宜四時之異其用所
謂不失其時者是也坎離合一謂之二候採取乾坤既交謂之
四候得藥下關煉精化氣中關煉氣化神上關煉神化虛而合
妙道以天地三百六十銖之正氣加父母二十四銖之祖氣而
應周天之造化湊成一動之藥物由是漸凝漸結漸採漸煉自
子至巳以六陽時而進陽火自午至亥以六陰時而退陰符綿
綿相續息息相關藥中有火火中有藥自然進退有度金木混
融水火升降骨節靈通

道在修己以全其德明善以復其初以人治人以己度己丹逕
非遙感一符之火候心鐙不昧耀三寶之靈光精義無窮取塡
在我是以三才五烝同效其能一本萬殊各呈其蘊抱眞守一
道超太極之先出有入無法闡玄元之始自是瑤草琪花洞裡
之乾坤不老丹臺玉室天邊之姓字常懸乾坤一太極吾道本
來眞理以參觀得功由積累臻

修道者靜以安身和以養神精以致眞希高敦古忘形於塵俗
之中克己知幾得性出雲霞之外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寂處

喧其志惟一制念以定志自精炁之常凝保炁以全精乃丹圓
之永固根深實茂相得不益彰乎源遠流長取之自裕如矣
妙諦還從妙理求全眞端要有眞修精神氣化神來復此是超
凡第一流
所詢問渠子卷義取身心理參卦象採性命之原委詳火候之
調和蓋謂天地者陰陽形炁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
卦名動則爲陽靜則爲陰陰則爲鬼陽則爲神變化不測元亨
利貞天尊地卑上下分從來六子首乾坤陰陽變化成男女無
限玄機着意尋占來知往運用因心上天下地惟人至靈河圖
洛書有理有數入我門來當求其故頤養天和規行矩步調之

息之可久可大因奇器以煉大丹觀萬象而爲變化昭昭之理
靜參可得　以奇名器卽是鼎〇爐求其不差于火候須用
純熟之功夫貴意念之不襍乃血氣之安舒
總要此心能參此竅豁然貫通頭頭是道　亥之後子之前總
宜靜坐明吾心見吾性自可通玄常存施濟等願見善必爲熟
參靈寶諸書無微不照貴卽境而因心遂悟眞而合道
時至豁然通秘奧洞明一竅是丹圓
斬魔斷障卻欲消貪恍然照徹萬類不侵可謂大雄大智之道
道法淸靈身心超脫修煉行功非淸不靈非超不脫

呂帝聖蹟紀要序

仙聖佛祖同此慈悲濟度我
菩薩矢彌羅之愿必欲度盡眾生是以廣大靈感無不聲應此
度化慈祖後之高真仙聖同設心濟度代不乏人而傳顯於世
則
文帝與
孚佑帝君及關某也顧某自皈依
菩薩叨證真果卽矢愿永爲護法凡
菩薩光臨之地皆關某率領神將護從之時故無不應愿之
菩薩卽無不隨光之關某也茲大法覺壇爲吾

孚佑帝君洪演大化之吉祥地某隨
法駕臨壇者屢矣且某昔從
帝君令攝祟於景雲内苑是某與
帝君同有顯蹟於人世者相傳又復累世矣是以
帝君之誓愿固與
菩薩等而
帝君行愿濟度千秋萬世靈感亦疊出不已卽汗牛充棟不能
悉盡而其累世相傳化度事蹟昭昭人間舊傳多襲訛謬附是
以後世多議焉而不知所傳事蹟皆有歲時朝代可考惜歷數
傳而世遠年湮不能一一按籍稽編且仙祖之度化只求圓自

已誓願而爲之度化者又無不各有其緣有眞緣斯能發眞敬信而所傳事跡皆足以徵其從訢合之機他不必論卽所傳逐條何一不明明白白

帝君當面顯化而衆生值此偏不憬然覺悟無不是過後始追憶曉然此其失之覿面者無一不同出一轍若謂

帝君必先隱身試度不與人以當面接引是非

帝君本愿也總是衆生敬信未到極處是以其緣不能隨時湊合其實

帝君皇皇救濟慈心不啻現身疾呼也今覺壇鑄聖蹟紀要某適遇斯會目前緣累累是非某不足以爲此集之證明耳其前

後次第本可不編如四時行而百物生日月照而天地明不必拘拘時見也漢壽亭侯關羽敬序

呂帝聖蹟紀要

武昌鬻梳

呂帝遊武昌天心橋隱姓名鬻敝木梳索價千錢運月不售俄有老媼行乞年八十餘龍鍾傴僂禿髮如雪呂帝謂曰世人循目前襲常見吾穹價貨敝穢物豈無意而千萬人咸無超卓之見尚可與語道耶乃以梳爲媼理髮隨梳隨長鬒黑委地形容變少眾始神之爭以求梳呂帝笑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乃投梳橋下化爲蒼龍飛去呂帝與媼不見

三口一室

馬善東都人熙寧初舉進士不第學道一日與一矦道人名玖行汴水見一羽士青巾布袍體秀骨異目如明水面無塵濁馬召啜茶且飲食之矦性素瞋叱之羽士曰汝有何法矦曰飛符召鬼點石化金歸錢返壁羽士曰子所爲皆非正法矦曰子何能曰吾能壯吾氣射酒肆去燭數十丈而燭立滅復吐氣吹矦面若驚風大發凜凜不可支二人起謝曰先生非凡人也幸見教羽士曰學仙須立功行功卽勤苦修鍊行卽濟人利物語及瞖羽士作別曰吾將返湘水之濱與子酌於柳陰下以金合矦市酒適無酒羽士以瓶一隻命矦取汴水一瓶以藥一丸投之立成美酒三八共飲大醉羽士留詩一章曰三口共一室室畔

水偏清生來走天下卽是姓兼名既別二人測之乃知爲呂帝云

吹簫圖畫

京兆程梓園先生爲諸生時赴考寓一至親家夜夢一人賣畫云此畫上人能活因展看見一老人忽動徐下畫吹簫及醒時簫聲猶在耳也清晨觀堂中畫乃吳小仙寫呂帝吹簫圖遂索歸供養並誌跋

竅絲存神

監交思睆趙應道病瘰癧幾委頓泣別親舊曰吾死矣夫閨閣中一物皆捨得獨鶴髮老親無托奈何語未竟俄有道人扣門

語趙曰病不難愈也取絲二幅各掐其中爲一方竅徑可二尺許以授趙曰俟夜燒一幅灰之調乳香湯塗病上留一幅以待後人言訖道人不復見始悟兩方竅乃呂字也

口口相傳

梓潼婁道明家富善御女術常畜少女十八晝夜迭御無休息而神清體健面若桃紅或經日不食年九十有七止如三十許人尤好夸誕大言對客會飲自以爲眞仙也一日呂帝托爲乞人登門婁不識之叱使去呂帝以兩足踏石上遽成兩方竅深可二寸婁始驚異延之座右曰子非凡人也出侍女歌遊仙詞命之酒呂帝口占望江南詞酬之曰瑤池上瑞霧靄羣仙素練

金童鏘鳳板青衣玉女歎鸞弦身在大羅天沉醉處縹緲玉京山唱徹步虛清燕罷不知今夕是何年海水又桑田侍女進蜀牋請書呂帝自綃尾倒書徹綃首字足不遺空隙妻大驚喜方欲請問道要答曰吾已口口相傳矣妻請益復曰吾已口口相傳矣俄登門外大柏樹杪不見後數日妻忽不快吐膏液如銀者數斗而卒

席奏仙音

宋陳執中建甲第東都親朋合樂俄有襤褸道士至陳問曰子何技能曰我有仙樂一部欲奏以侑華筵腰間出一軸畫挂於柱上繪仙女十二人各執樂器道士呼使下皆累累列於前兩女執幢旛以導餘女奏樂皆玉肌花貌頂七寶冠衣六銖衣金珂玉珮轉動珊然鼻上各有一粒黃玉如黍大而體甚輕虛終不類生人樂音清徹煙霄曲調特異三闋竟陳曰此何物女子道士曰此六甲六丁玉女人學道成則身中三魂七魄五臟六腑諸神皆化而爲此公亦願學否陳以爲幻惑頗不快道士顧諸女曰可去矣遂皆復上畫軸道士取軸卷而吞之索綃筆大書曰曾經天上三千刼又在人間五百年腰下劍鋒橫紫電爐中丹焰起蒼煙纔騎白鹿（一作鶴）過滄海復跨青牛入洞天小技等閒聊戲爾無人知我是眞仙末題曰谷客書卽出門不見

寶輪現相

紹興中新昌令關筆亭道術建大齋寶籙宮方士大集角技能呂帝隱姓氏寓焉自贊其能異衆取藥少許宣諸掌吹數過俄紺暈四溢成寶輪相現洞賓二字衆大愕覓之已不見肇後每日行陰德杜門謝客蓋因帝君言方士幻術悞人也後帝君復來援以正道

枯魚復活

靖康時楚州孫賣魚者盛暑呂帝遇於市曰汝魚餒矣飲我可使活遂飲以斗酒與言竟日而去視魚果活孫自是通曉古往事決人禍福輒應後入缽池山不出

榴皮書壁

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湖州歸安縣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名東老能釀十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燦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究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爲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擘席上榴皮畫字題於菴壁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成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

按蘇東坡詩集有和詩三首世俗何知窮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金覓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嶽先生尸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綈小朱書淒涼

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黃鵠賣桃

武昌省會西城外黃鵠磯石上有桃痕相傳呂帝假賣桃以驗眾售者第云歸遺稚子無有言及父母者帝君感忿擲桃於石而去其痕至今存焉

鵠磯示現

武昌涵三宮會首顧行恕吳一恕等三人叩求呂帝現像許以翌日赴黃鶴樓下相候三子次早赴樓前靜候良久遊人雜沓無從物色傍午有一人於太白亭前背手徐行三子亦忽之俄見一老翁鬚髮皤然意必有異就與語仍無奇至薄暮悵惘而歸以爲誑我後示一絕云三生石畔殷殷望太白亭前欵欵行春色不知何處去空餘皓首說幽情始悟亭前獨步者卽呂帝也

館案留書

顧行恕又一日自涵三宮赴館途遇一道人與之語顧赴館心急不暇接言辭去及至館諸徒詫異曰先生今日何以衣裾皆香顧亦不覺視案上古文前書莫見戲囘道人過此數字筆勢飛舞墨跡尚新方悟呂帝降神所書眾未之見而途中所遇之道人蓋化相也翌日述諸會友無不歎羨會中傳敬恕寶而藏

之

巴陵繪像

滕宗諒字子京謫守巴陵呂帝托爲回道士見之風骨聳秀談論儁辨子京異之口占詩贈之曰華州回道人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呂帝大笑俄不見子京倩人繪像供岳陽樓

重光古鏡

尙書郎賈師雄爽爲太守時有家藏古鏡甚寶嘗欲淬磨呂帝稱回處士造焉（一云有道人自稱善磨鏡）乞試其技筒中取藥少許置鏡上辭去曰俟吏取藥來追之已不見但見所寓太平寺扉上題詩

曰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菓艷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是街頭磨鏡人爽見而異之知爲呂帝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光明如玉後復儒冠登武岡譙樓歎曰佳哉山水五百年無兵火可避亂也

長沙警釋

呂帝遊長沙托爲回道人持小瓦罐乞錢得錢無算而罐常不滿人皆神之一日坐市道上言有能以錢滿吾罐者當授以道人爭以錢投罐竟不滿有僧驅一車錢戲曰汝罐能容否道人唯唯及推車入罐戛戛有聲俄不見僧曰神仙耶幻術耶道人口占詩曰非神亦非仙非術亦非幻天地有終窮桑田幾遷變

身固非我有財亦何足戀曷不從吾遊騎鯨騰汗漫僧益驚疑道人曰若惜此錢耶吾今償你取片絲投鑵祝曰速推車出艮久不出曰非我自取不可因跳入鑵寂然僧擊鑵碎有片絲題一詩曰尋眞要識眞見眞渾未晤一笑再相逢驅車東平路僧悵然歸次東平忽見道人曰吾俟汝久矣以車還之錢皆在曰吾呂公也始謂汝可教今惜錢如此不可也僧方悔謝不及驅車東平路一作擕囊瀟湘渡

回心向道

安豐縣娼曹三香染惡疾爲鄙以舍往來客呂帝托爲寒士寄宿僕以其襤褸拒之三香曰吾既立此門戶垢淨何擇焉遂延

入殊禮遇之居無何曹疾作呻吟艮苦呂帝曰回心回心時門外有一皂角樹久槁死帝君乃投以藥卽別翌日樹再生枝葉甚茂曹始悟其爲神仙而回心者呂也卽毀冠服去粉黛棄家遁遊人爲建呂先生祠奉祀焉紹興末曹忽還鄉顏狀秀異人無識者乃自言本末復去不知所終

無心昌老

橫浦大庾嶺有富家子慕道建菴接雲水士多年一日眾建黃籙大齋方罷忽有一襤褸道人至求齋眾不知恤或加凌辱道人題詞於壁曰暫遊大庾白鶴飛來誰共語嶺畔人家曾見寒梅幾度花春來春去人在落花流水處花滿前蹊藏盡神仙人

不知詞名滅蘭即滅字木蘭花末書無心昌老來五字作三樣筆勢題畢竟入雲堂良久不出迹之已不見徐視其字深透壁後始知呂字無心乃呂也衆共歎惋

昌老虛中

嶽廟時有一道人自稱昌虛中往來諸琳宮動履異常飲酒無量啖生魚肉至數十斤飲冷水數十斛天大雨雪平地七八尺餘自埋於雪中旬日不出雪霽復起行於深潭水面如履平地又善草書作枯藤遊絲勢一舉筆數千絡繹不斷人爭攜楮以請往往不與昌字虛中呂字也一内侍言於嶽宗命召之不得但於其遊息處得詩曰遙指高峯笑一聲紅霞紫霧面前生每

於塵市無人識長到山中有鶴迎時弄玉蟾驅鬼魅夜煎金鼎煮瓊英他時若赴蓬萊洞知我仙家有姓名

無上宮主

全州道士蔣暉志行高卓呂帝訪之適蔣他出帝君題詩於壁曰醉舞高歌海上山天瓢承露結金丹夜深鶴透秋光碧萬里西風一劍寒末書無上宮主訪蔣暉作蔣歸驚曰宮字無上呂字也追之不可得

賓師顯法

青城山丈人觀黃若谷風骨清峻戒行嚴潔常以天心符水三光正炁治疾良驗得錢帛即以散施貧乏呂帝自稱賓法師來

詣留月餘所作符篆往往吹起皆爲龍蛇雲霧飛去治鬼召將必現其形通人言語足踏成雷目瞬成電呵氣成雲噴唾成雨又善畫不用筆但含墨水噴絹帛上自然成山川花木宮室禽獸人物之狀略加拂拭而已每畫得錢卽市酒與若谷痛飲若谷飲素無量每爲賓所困一日若谷問曰先生操行異常人必自神仙中來還可語吾道否曰更一生可也復問壽幾何呂帝倒書九十四字於壁作兩圓相圍之卽別去始悟作圓相爲呂而賓姓其字也後若谷四十九歲卒果符倒書之讖

同客人

熙寧中江南有李先生者自號同客人持莎笠綸竿短板唱漁

家傲又爲鳴榔之聲以柰之音清悲激如在青霄其詞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箇魚兒無覓處風和雨玉龍生甲歸天去（詞名豆葉黃）人或與錢不受與酒卽不辭後以甲辰二月終瘞之無尸始悟同客者卽呂洞賓寓意也

谷客書詞

崔中舉進士道過巴陵於寓邸歌沁園春樂章呂帝適以補褋隱市井間質其所歌曰何曲也崔曰東都新聲也曰吾不解書子爲書吾詞崔爲書其詞曰七返還丹在人先須鍊己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媾進火功夫牛斗危（牛斗危玉蟾訣亦云妙在危箕斗牛女正爲一陽初動之位）曲江上看月

華瑩淨有箇烏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金木一作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崔問姓氏曰吾生江口長山口今爲守谷客翌旦訪太守言之曰此呂洞賓也亟令召之叩其戶應聲漸遠再呼不應排戶而入闃無人矣壁有詩曰腹內嬰兒養已成且居廛市暫娛情無端措大剛饒舌卻入白雲深處行一云崔中舉進士遊岳陽遇眞人錄沁園春詞詰其姓名薦之李守排戶而入惟見留詩於壁云崔與太守歎恨而已

南津黃襖

長沙鍾將之字仲山嘉定已巳自金陵罷官歸舟次巴陵南津

晡時俄覩一舟過中有黃襖翁風貌奇峻凝然佇立熟視仲山良久仲山窺其篷中無他物惟船頭有黑瓶罐十枚篷前兩青衣童參差立仲山意其必徑渡旣而僅行二丈許卽回棹而翁已端坐篷後再熟視仲山良久俄失船所在仲山始謂巨商不與之語至是恍然驚訝知其爲異人也翌日往呂帝祠拜禮眞像儼然有兩青童侍側其貌皆與昨所見者肖仲山自恨凡目不識感歎無已周星作水調歌頭詞有更似南津港再遇呂公船之句次年卒仲山之孫嘗出其祖所繪黃襖翁眞示余誠爲清峻絕俗云世人俗眼覩面錯過者多武昌飛劍遺亭住持陳道人一日道過胭脂山將下山遇一道人負劍上山與陳覩面相遇陳初不覺繼忽思曰近世道人安有負劍者得非呂帝乎因回視已不復見

鄜陽相丁

丁晋公謂倅鄜陽呂帝作一秀才往見曰吾唐呂渭之孫也經史百家無不通究因與晋公言君狀貌大似李德裕他日出處皆如之後晋公果大拜而竄海外信似贊皇矣

禰詩警石

石介字守道爲國子監直講一方士稱回叟來詣禰出詩曰高心休擬鳳池遊朱紱銀章寵已優莫待禍來名欲滅林泉養浩預爲謀石遜謝不悟其旨延以酒食日將夕叟辭石留之宿曰吾孤雲野鶴安可留也其後期年因賊孔直溫謀逆石嘗有書與之坐貶卒

蓬萊倦客

太常博士王綸守岳州有回道人來詣貌清癯短褐不揜骭語音清圓綸問世系回曰不必問所請教者奕碁耳與奕綸素號國手至是連負曰云暮乃酌以酒問何方人回書詩曰仙籍班班有姓名蓬萊倦客呂先生凡人肉眼知多少不及城南老樹精綸驚訝間已失之矣庭下煙雲滃然移時不散又神仙鑑載呂帝謂綸前世係荆州僧名些些善歌河滿子能前知後示寂坐化因不得金丹難免輪廻綸遂告疾還家精思仙道遇栁仙授以成丹及尸解之訣

避暑遺丹

石舍人玉休因避暑有襤褸樵夫持斧而前眉目秀整議論清快石問鄉里及世系曰老夫生於河南移居於終南山呂渭之裔也所學者莊子老子此外無所爲石曰終南有何佳處曰佳處甚多因舉陶隱居詩曰終南何所有所有惟白雲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石異之款留三月極談出有入無超生離死之法將別曰吾將往岳陽以丹一粒遺石服之年九十餘面如嬰兒

巴陵犯節

呂帝行巴陵市知太守清酷欲化之候其出故犯其節前驅執之太守寘諸獄令書款曰將晡無一辭吏趣之帝君曰須我酒醒吏曰汝不憂罪尚以酒爲解耶言未竟忽失去但遺詩曰暫別蓬萊海上遊偶逢太守問根由身居北斗星杓下劍掛南宮月角頭道我醉來眞箇醉不知愁是怎生愁相逢何事不相識御駕曰雲歸去休太守驚曰此呂翁也夙興焚香謝過一日於水盆中見焉亟召畫吏圖之與滕子京本絕類也

再詣子京

滕子京守巴陵呂帝稱呂處士再詣子京與論名勝引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的係何所帝君曰言剡中諸山可以避災故漢晉以來多隱逸之士括蒼天姥是其處子京曰按會稽籍天姥在剡之東鄙接天台華頂峯既入括州何云吳地曰禹導吳

江會諸侯於祁山秦置會稽郡屬邑其郡治多靈異老子枕中記言吳之華山可度難山半有天池產千葉蓮服之羽化信宿別去

詣陳處士

隱士陳烈年高有道神宗遣使召之辭不起呂帝常與往來論道適召使至祖賜以詩曰青霄一路少人行休話興亡事不成金榜因何無姓字玉都必定有仙名雲歸大海龍千尺雪滿長空鶴一聲深謝宋朝明聖主解書青丹詔召先生後烈卒帝君復弔之曰天網恢恢萬象疎一身親到華山居寒雲去後留殘月春雪來時問太虛六洞真人歸紫府千年遼鶴老蒼梧自從遺卻先生後南北東西少丈夫

挸土奇香

張商英字天覺為相有偃僂道人及門求施商英不之禮戲問有何術曰能挸土為香即於階側取泥挸而焚之奇香酷烈煙罷道人不見案上留詩一章挸土為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皇朝宰相張天覺天下雲遊呂洞賓商英自恨不識從此格去非心凡神仙鍊金丹必資土釜故仙師恆以土為香以墨為金亦土能生金之義合和四象交合中黃大丹既成香透九霄復何疑哉惜天覺之不悟也

王公槐券

宋參知政事王旦父祐虔奉呂帝像一日帝君來謂曰君家世

積德子孫致位三公當樹槐為券蒞乃植三槐於庭後旦果太拜

遊太平觀

江州太平觀道士薛孔昭有高志呂帝訪之（一云稱顏道士過訪）贈詩曰落魄薛高士年高無白髮雲中閒臥石山裏冷尋碑詩我飲大酒嫌人說小詩不知甚麼漢一任輩流嗤末書云回道人同三客訪薛鍊師作

遊天慶觀

宿州符離縣天慶觀有道士甯瑋少年談老莊有奇趣一日晨興有賣藥道人至即呂帝也（一云自稱抱樸子）儀狀雄偉往來彌月因以老莊要旨授甯曰吾觀禪學皆出於老莊縱千經萬卷反覆議論要自立門戶源流授受其實皆本於老莊之旨甯伏地求度曰容再晤臨別贈詩曰松枯石老水縈迴個裏難教俗客來擡眼試看山外景紛紛風急障黃埃後復至適甯他往題二絕於扉上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遊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二日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松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字入木寸餘墨蹟不滅

又天慶觀（一作秦州北山觀）

呂帝遊秦州天慶觀時道流悉赴鄰院醮席獨一小童在祖因索筆欲書壁童辭以觀堂新修師恐汚壁祖曰但煩貯火殿

爐欲禮三清既往見殿後池水清泚以瓜畫壁書曰石池清水是吾心剛被桃花影倒沉一到邽山宮闕內鎖閒澄處七絃琴未題云回後養書壁絕高非手所能及衆歎異始悟爲呂帝云

羅浮畫山

呂帝遊羅浮朱明觀至小菴中值道士他出獨一小童在童揖曰先生坐此遂竊道士酒以獻呂帝滿引使小童盡其餘童不屑童素患左目內障呂帝以所餘酒噀其目忽然開明若素無患者乃取筆畫一山於壁山下作池三口謂童曰汝飲吾酒則得仙矣不飲命也然亦當享高壽言訖飛入石壁隱去及道士歸見所畫山徹壁內外大驚曰山下三口乃呂字非呂先生乎後童果百有五歲而終雖未得仙亦可謂有緣者矣

廬山淬劍

呂帝遊江州廬山眞寂觀臨砌淬劍道士侯用晦問之曰先生劍何所用曰地上一切不平事以此去之侯心異之以酒果召飲謂曰先生道貌清高必非風塵中人帝君曰且劇飲無相窮詰旣醉以筋頭書劍詩四首於壁曰欲整鋒鋩敢憚勞凌晨開匣玉龍嗥手中氣概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條姦血默隨流水盡凶頑今逐漬痕消削平浮世不平事與爾相將上九霄虎將龍軍氣宇雄佩符持甲去匆匆鋪排劍戟奔如電羅列旌旗疾似風活捉三尸焚鬼窟生擒六賊破魔宮河清海晏乾坤淨世

世安居道德中洪爐迸濺鍊金英一點靈珠透室明擺動乾坤知道力造移生死見功程逍遥四海留踪跡歸去三清立姓名頭上青雲雲路穩紫鸞朱鳳自來迎時人若要學長生先是樞機晝夜行恍惚中間專志氣虛無裏面固元精龍交虎變三周畢兎走烏飛九轉成鍊出一爐神聖藥青雲歸去路分明題畢初見若無字既而墨蹟燦然透出壁後侯大驚再拜因問劍法曰有道劍有法劍道劍則出入無形法劍則以術治之者此俗眼所共見第能除妖去祟耳侯曰今以道劍戮奸人於稠衆中得不駭俗乎曰人以神爲母氣爲子神存則氣聚神去則氣散但戮其神則人將自没或有假手於人皆此類也侯歎曰此眞仙之言也願聞姓氏曰吾呂巖也言訖因擲劍於空中化爲青龍跨之而去

遊金鷄寺

呂帝抵四明金鷄寺顧方丈蕭然頃有童子出呂問此何寥寥曰莫道寥寥虛空也不著遂住其言題詩於壁云方丈有門出不鑰見箇山童露雙脚問伊方丈何寥寥道是虛空也不著聞此語何欣欣主翁豈是尋常人我來謁見不得見渴（全唐作謁）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一上石樓時雪晴海濶千峯曉

遊廬山寺

廬山開元寺僧法珍坐禪二十年頗有戒行一日定坐有一道人往謁問曰師謂坐禪可了道乎（此與南岳問馬祖意同）珍曰然道人曰佛戒貪瞋淫殺爲甚方其坐時自謂無此心矣及其遇㬥遇物不能自克則此種心紛飛莫禦道豈專在坐乎因與珍歷雲堂見一僧方酣睡謂珍曰吾偕子少坐於此試觀此僧（曩見悟眞篇末載此事曰見一僧方入定坐珍曰此僧平素善入定呂曰我等且坐此試看）坐未幾見僧頂門出一小蛇長三寸餘緣床左足至地遇涕唾食之復循溺器飲出軒外度小溝繞花臺若駐翫狀復欲度一小溝以水溢而返道人當其來徑以小刀插地蛇見之畏縮尋別徑至牀右足循僧頂而入睡僧遽驚覺問訊曰吾適一夢與二子言之初夢從左門出

逢齋供甚精食之又逢美酒飲之因褰裳渡門外小江逢美女數十忩觀之復欲渡一小江水驟漲不能往逢一賊欲見殺走從捷徑至右門而入遂覺道人與珍大笑出謂珍曰以床足爲門以涕唾爲供以溺爲醞以溝爲江以花木爲美女以刀爲賊人之夢寐幻妄如此珍曰爲蛇者何道人曰此僧性毒多瞋熏染變化已成蛇相（此意惡也意惡隱而不現謂之陰惡故多變蛇蝎之類陽惡屬身業易見多變虎豹之類）他日瞑目卽受生於蛇中矣可不懼哉吾呂公也見子精愨可以學道故來教子珍遂隨之而往不知所終（此段事極好提醒迷人一云帝君後授以丹訣令濳修於青牛谷昔洪志乘青牛冲舉于此道成當來引汝）

遺墨成金

袁州開元寺浴室有大井泉水甘洌呂帝愛之留連旬日因與寺僧欵密僧朴野待之盡敬不知其爲呂帝也臨行以墨二笏贈僧藏之篋笥不復省一日李大臨轉漕江西行部至袁詩僧問曰呂先生嘗贈汝金乎僧恍然曰我不識呂先生但前有道人到此贈我墨耳初無金也出墨示大臨則墨卽金矣大臨摩挲駭異欲以他金易之僧弗受但以一笏轉贈之且問運使何自知此李曰昨過零陵縣見何仙姑問呂公動履何曰近呂過此自言久客宜春與開元浴室僧相善喜其有仙風道骨以金遺之吾聞此語故來驗焉旬日呂帝復來問僧墨何在僧具以告呂笑曰此女饒舌遂與僧携手出門去不知所之一云帝君復至僧喜迎拜帝君問墨何在僧具告曰大臨王拱宸皆吾故友也遂授僧禪定之理後亦度世

大雲會食

呂帝托爲同處士遊大雲寺隨堂會食月餘謂寺僧曰僧饌甚精但少麪耳遂去旬日携少許麪至自炮設數百僧皆飽足僧請處士啜茗舉丁晉公詩曰花隨僧筯破雲逐客甌圓處士曰句雖佳未盡茶之理乃書詩曰玉蘂一鎗稱絕品僧家造法極工夫兎毛甌淺香雲白蝦眼湯翻細浪傾斷送睡魔離几席增添清氣入肌膚幽叢自落溪岩外不肯移根入上都以丹一粒遺僧曰服此可不死後僧亦仙去

智度贈偈

呂帝南遊韶郴下湘潭至江濱聞智度寺慧覺禪學性源湻潔與促席對坐謂曰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逵生死岸破煩惱㲉方今佛衣寂寂無傳禪理懸懸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作偈贈之曰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眞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於今未有人自昔佛祖但只傳法惟達磨神光一係西域一屬東土特加傳衣以表信偈曰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故衣止六祖不傳六祖之後若青原南嶽永嘉諸尊師皆傳佛正印紹佛慧燈五宗而下代有傳人此云七祖於今未有人蓋推尊覺公之意觀者勿眞謂六祖以下無人也

禪寺植樟

呂帝過華亭北禪寺手植樟樹於殿後數年樟死復來取瓢內藥一粒瘞諸根下樟復活葉葉俱瓢痕人始感悟因號呂公樟

契悟黃龍

呂帝經鄂州之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知有異人乃入値誨機禪師升座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呂帝毅然出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裏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帝君薄訶飛劍脅之不能入遂再拜龍曰座下何人答曰雲水道人龍曰雲盡水乾時如何帝君未及對龍曰黃龍出現帝君恍然悟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帝君於言下大徹呈偈曰棄卻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

消盡平心種種心龍嘱令加護

邵城酒肆

邵州城外有老媪開酒肆一日有呂道人來索飲偶無酒媪以所餘濁酒一升與之道人問價媪曰每升錢二十道人以指點酒書二十字於門外一紫石上而去徐視則字迹下透石底幾尺餘自是觀者如堵酒肆大售後人因其居建集仙觀

海上紅雲

永康軍倪庚新開酒樓有一道人至索飲自旦及暮飲佳醞已及石餘眾怪相聚以觀倪需酒金道人瞪目不語頹然醉倒倪坐守之曙鼓動道人忽起援筆題詩於壁曰鯨吸鼇吞數百杯玉山誰起復誰頹醒時兩袂天風冷一朵紅雲海上來末書云

三山道士陽純作以土一塊擲倪面走出門仰望東北一朵紅雲飛來撫掌大笑俄不見刮視其壁墨徹數分視土塊乃良金也自是酒樓大售始知陽純者乃純陽也

汴京茶肆

宋世宗時汴京有石氏開茶肆令一幼女行茶呂帝托為乞者日往據上坐索飲衣服藍褸垢污殆不可近女殊無厭惡意益取上茗待之父母怒逐丐笞女女益待之月餘無厭一日復來謂女曰汝肯啜我餘茶否女頗嫌不潔覆之地忽聞異香亟舐之神氣爽然丐者曰我呂仙非眞丐者惜爾不能盡飲吾餘然

吾能從爾願欲富貴壽考皆可得也女曰我小家女不識何爲貴得富壽足矣後女嫁管營指揮年百三十五歲終

廣陵妓館

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塡門一日呂帝托爲秀才假宿黃以其襤褸垢污拒之帝君乃題二詩於屏一曰嫫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鶴髮雞皮媼今日玉顏花貌人二曰花開花落兩悲歡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頭防客折落來地下倩誰看題畢餓不見

玉樓喚醒

有妓楊柳東都絕色也呂帝化一道人往來其家屢輸金帛然終不與楊交接楊一夕乘醉廹之道人曰吾先天坎離配合身中夫婦聖胎已結嬰兒將生豈復戀外色乎內交之樂過於外交之樂遠矣楊疑訝其語時宰相張天覺館賓蕭姓者與楊狎楊以道人言告蕭而蕭述於張遽往卽之道人大呼疾走徑趨棲雲菴雲堂不出良久排闥尋之不見惟壁上有詩曰一吸鸞笙裂太清縧衣童子步虛聲玉樓喚醒千年夢碧桃枝上金雞鳴詢其貌則張前所見者也後菴遭兵火而詩壁巋然獨存亦一異也 全唐詩以爲題東都妓館壁

吳興妓館

吳興妓張珍奴色藝美性淡素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脫

去甚切呂帝化一士人訪之珍見風神秀異禮敬殊甚往來月餘珍曰荷君眷顧已久獨不留宿何也士曰固自有意因問汝每夜飾天賓何所求珍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自念入是門中妄施粉黛以假爲眞謳歌艷曲以悲爲樂每歎世之愚夫覩我如花情牽意惹非但喪財多致殞命妾罪愈重惟昕夕告天早期了脫士曰汝志如此何不修道珍曰無從得師士曰吾爲汝師可乎珍卽拜叩士曰再來可也遂去珍望不至作詞曰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個妄得仍前相對坐懊恨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士至見詞續韻曰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個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闕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復與太陰鍊形丹法臨別作步蟾宮一詞與之曰坎離乾兌分子午須認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待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固閉鍊甲庚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道先生姓呂後黃覺能爲湖州守詢諸妓能爲道情詞曲者珍以前詞奏之黃訝曰呂仙師曾過汝乎珍具述所以遂得脫籍珍自是佯狂再於市投餅地竅修愈二年尸解去

徽宗齋會

宋宣和間徽宗設齋一千道人只闕一名適有一風癩道人求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道士林靈素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其階下亟遣人令去赴齋道人以布裯袖在殿柱上一抹

而往嶽宗見而怪之起身觀柱上有粉字書云高談闊論若無人可惜明君不遇眞陛下問臣來日事請看午未丙丁春後靖康丙午丁未二帝北狩之難葢已預識於此宋徽好道而不知呂帝猶梁武帝好佛而不知達磨也惜哉一云帝敬問曰君非呂仙乎曰臣姓李不姓呂忽不見帝問靈素林曰聞有李悌其狀如此詔立像於呂帝之側

青城鶴會

紹興末呂帝赴青城山鶴會慇一賣餅果人家人不之識也頗異之呂帝濃墨大書詩一章於門之大木上曰但患去針心眞銅水換金鬢邊無白髮騎馬去難尋葢遇呂洞賓來四字筆勢偉勁光彩殊常取刀削之深透木背呂帝已不復見時士人闕雲祚者見之即繪其像乃一清癯道人也是後餅果大售

潭州鶴會

潭州兵馬都監趙不閲湻熙九年四月十四日作鶴會一道人不知所從來攝衣升戺不與人揖徑入房內覓之不見但於几上得一幅綵書絕句云這回相見不無緣滿院風光小洞天一劍當空又飛去洞庭驚起老龍眠末題谷客書不閲錄呈朱晦菴詳之朱子曰此呂洞賓也

掛笠題詩

會稽山紹興癸丑道會有道人擕凉笠而至會散乃挂笠於壁無挂笠之物而不墜題詩云偶乘青帝出蓬萊劍戟崢嶸遍九

坟我在目前人不識稱留一笠共沉埋後始知其為呂帝也

白雲挂搭

吉州昔有白雲堂在龍慶寺逸皆有道人在堂挂搭睽下後有一口以吹鎖俗吹訛後齋以紙笠上題兩句詩一聲吹動斜陽外喚起江湖萬里心小孩童尾其後嘅將銅錢擲地使競取之後題一詩於白雲堂後云牽牛與織女依待白頭堂送去皆笑聽其意後柳州州港元磁反白雲堂閉門不容挂搭以防奸細三年後復開開之日乃七夕後一日也始悟其詩及悟二口呂字也

工州主人

江州瑞昌縣酒安鎮道場昔有道人至來挂搭無包無傘做有一笠裰稜村俗直堂都之曰你無傘無包奈何挂搭道人云既不許挂搭覓一茶即去直堂令之坐及出則道人反坐主席直堂怒曰不知客主顛倒甚道人道人不描而去過下一笠直堂不能移送者取諷經謝罪送舉其笠地上有呂字人病取土煎湯服之立愈數年間遂成一井水泡上湧成呂字觀開後發至今尚存

姥姑藥

東京一歲民大病疫有老姑家戲茶于孫皆病一日有道人來姑昔待之以子孫病疫請道人曰姑且待我姑早起待之道人

絳紗裹藥曰病發者使執之自愈一丸可愈百人過百人卽不驗矣姥從之子孫皆愈徧療及百人滿果不驗矣姥折囊已不見藥但有書呂洞賓三字而已方知遇呂帝也

桐廬賜藥

桐廬有通守忘其姓名以母病發背百方不痊祈禱備至感呂帝夜夢之曰公至孝感天命余救拔若遲一日不復可療乃授以靈寶膏方括蔞五枚取子乳香五塊如棗大二味各細研以白砂蜜一觔同熬成膏每服三錢溫酒化下通守市藥治服卽愈後以施人立效

趙州醫跛

趙州貧民劉某病跛二十年每夕炷香禱天一日有道人手攜鐵瓢謂劉曰可隨我行劉隨之行二里許指地下曰此下深三尺餘有五色石試掘之果得一石大如彈丸五彩殊常道人曰子可持歸暴露九日細末以木瓜皮煎湯服俟愈可來城東駐雲堂東廊第三間左壁上再相會及劉疾脫然愈卽往尋之但見壁上有呂帝相攜瓢云又鄂城潰陽有一貧婦素患癱病每日膝行至橋上乞錢一日遇一道人過見而問之婦曰夫故遺姑年八十餘來此丐些錢米以養姑耳道人聞已遂將所執棕拂子謂婦人曰汝試牽此起身來婦果牽之而起又曰汝試再隨我行婦人卽隨之行不數武婦疾大愈如平人婦曰先生每

處住我好來叩謝道人曰我在某氏樓上婦歸姑見駭問具告以故次日姑媳尋至其家樓上蓋所奉孚佑帝君相也因留彼處看侍香火以終身焉此亦婦之孝念有以感之不僅愈其疾且有以資其生其慈悲爲何如耶

江陵醫眼

江陵傅道人名升事呂帝像甚謹乾道中正旦有一客方巾衣袍入共語良久招之同飲傅從之自是旬日一來時傅目昏多淚客教服生熟地黃切焙取川椒去核目及閉口者微炒三物等分煉蜜丸空心鹽米飲下五十丸傅服之久能視細物追思容貌宛類所事呂帝像自是奉事益虔

岳陽貨藥

呂帝遊岳陽託名貨藥一粒千金三日不售乃登岳陽樓自餌其藥忽騰空而立衆方駭慕欲買其藥呂帝笑曰道在目前蓬萊跬步撫機不發當面蹉過乃吟詩曰朝遊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麤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成都持丹

成都藥市日有道人垢面鶉衣手持丹一粒大呼於市曰我呂洞賓也有能再拜我者以丹餌之衆以爲狂相聚笑嗤之道人往還數四竟無拜之者道人往坐五顯廟前火池上見童爭以瓦礫擲之道人笑曰世人欲見吾甚切既見吾又不識吾亦命

也呂乃自餌金丹俄五色雲周身有頃不見衆共悔恨晚矣又有當商極慕呂帝君朝夕拜禱頗虔潔一日呂帝化一貧道人將敝袍一件欲質錢商挸袍袖內有釵一枝意道人必不知也遂將衣質錢去及取釵出內有紙一幅書云今日憶明日憶憶得我來不相識釵子留得作香錢從今與你不交易此正呂帝所謂世人欲見吾甚切既見吾又不識吾也商後見所書悔恨不已

覺能得丹

黃覺能有詩名一日送客東都門外旅次見一羽士攜有酒殽呼羽士共享之畢羽士舉杯摭水書呂字且曰明年江南見君明年果調官江南復見呂帝與以大錢七其次十又其次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吾以藥數寸遺子歲旦以酒磨服可一歲無病覺如其言至七十三歲藥亦盡遂卒於東京正符錢數

德成得丹

李積字德成能醫盛寒時遇一貧窘道士衣單衣無寒色與李入酒肆自據主席李怪之店者曰交錢取酒道士指店中取三酒瓶曰中各有一升酒錢店者視之果然乃以三升酒與之道士酌酒飲李止取一瓶二瓶自竭與李曰此小術耳吾呂洞賓也李驚喜道士書一絕曰九重天子寰中貴五等諸侯門外尊爭似布衣狂醉客不教性命屬乾坤以藥一粒遺李曰服此當

享高壽卽別去李服藥髮不白齒不落百七歲而卒

金陵治痿

金陵萬與石嘗病痿疾左半手足不能動履者數載百法治之不愈偶出城南有道人自普德山來云爾何若此乎因以其疾告之人謂以爲偏枯道人頷之以手按其患處忽覺痛酸曰是豈得爲偏枯行當自愈矣問其姓號曰我乾姓號思屯寓於清源觀遂與言乾坤屯音肫蒙之旨爲天地君親師之位皆世人所不經道萬歸其疾頓釋步履如初迺以其事白諸友人皆曰乾者陽也思爲系屯爲屯得非純陽乎萬因復出訪之竟不得其所在惟呂帝之像居焉此隆慶庚午十一月事也

夢仙除瘤

橋齋史左丞夙病眉瘤初至館樓上夢仙拭面而瘤脫旣覺往謁呂仙亭物色如所見

牧童賦詩

鍾傅弱翁帥平凉呂帝幅巾衣白紵衣往見有牧童牽黃犢隨之立庭下弱翁異其氣局閑雅指牧童曰道人能詩可賦此乎道士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自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曰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旣別人皆見其擔二大甕長歌出郭或報弱翁曰甕二口此呂公也亟追之不復見矣

黃鶴題詩

武昌守倅一日對奕有道人不通姓氏直前曰吾國手也守試與奕纔下僅八子卽曰太守負矣守曰汝子未盈局安知吾負道人曰吾子已分途據要津矣是以知之已而果然知是數局守皆負俄拂袖去不見守令人尋之聞在郡治前吹笛纔至郡治前則聞笛聲在東至東則聞在西至西則聞在南至南則聞在北至北則蹤在黃鶴樓前道人走往石照亭中不見但見亭中有詩曰黃鶴樓中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湄衷情欲訴無人識惟有清風明月知末書一呂字改名呂仙亭

詩贈笠翁

道藏輯要

康熙辛亥夏呂帝降神於壽民佟方伯之寓園正在判事李笠翁名漁忽過之方伯曰文人至矣大仙何以教之呂帝云笠翁豈止文人眞慧人也正欲與之盤桓可先倡一韻吾當和之因呈絕句一首云今古才人總在天詩魂不死便成仙他年若許歸靈社願執諸君欵段鞭呂帝和云聞說陰陽有二天詩魔除去是神仙相期若肯歸靈窟命汝金門執玉鞭復贈一絕云瀟灑文心慧自通無端筆下起長虹波平雲散停毫處萬里秋江一笠翁

詩示天基

維揚石天基性喜念佛日常不輟一日遊虎邱後山絕頂殿宇

輝煌傍有靜室供呂帝像因焚香默叩以時常念佛有無功效求明示夜夢示云念佛虔誠卽是丹念珠百八轉循環念成舍利超生死念結菩提了聖凡念意不隨流水去念心常伴白雲閒念開妙竅通靈慧念偈今留與汝參

廣陵散錢

呂帝遊廣陵市以十千錢散之方陌及晚覘之拾者無遺止遺其三一落泥中一落草中一落井中磚石縫最後有兩人汲水見而爭取之帝君曰愛財如此何可化耶

路指仙姑

何仙姑零陵市道女也年十三歲隨女伴入山採茶俄失伴獨行迷歸路見東峯下一人修髯紺目冠高冠衣六銖衣卽呂帝也仙姑姑僕僕亟拜之呂帝與一桃曰食此盡他日當飛昇不然止居地中也仙姑僅食其半帝君指以歸路仙姑歸自謂止一日不知已逾月矣自是不饑無漏洞知人事休咎後尸解去呂帝嘗謂仙姑曰吾嘗遊華陰市中賣藥以靈丹一粒置他藥萬粒中有求藥者於瓢中信手探取入手而此丹入手卽墜因歎世間仙骨難値如此

海蟾得道

劉海蟾初名操字宗臣燕山人以明經擢甲第仕遼爲盧龍司馬累遷至相位平昔好談性命欽崇黃老及劉守光僭稱燕帝

解印綬去作詩曰抛離火宅三千口屏去門兵百萬家遂改名玄英號海蟾子遍遊訪道遇呂帝授以金液還丹之要乃遁蹟修眞得成仙道遊行廛市遠泛秦川陶眞太華洄形青城

上竈得度

呂帝初得道自終南鶴嶺回鄉里省墓偶步南剡蒲陰村見一人坐柳樹下性極通靈知卽行童寄兒後身也祖因曲爲點化付成丹服之易其魔相令守爐執炊呼曰郭上竈

曹仙得度

曹仙名景休曹皇后弟彬之孫也恥其弟景植倚勢不法伏罪遂隱蹟山岩葛巾野服矢志修眞一日孚佑帝君同正陽帝君

來問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何在曹因指天曰天何在曹又指心二師笑曰心卽天天卽道子親見本來矣遂授以還眞祕旨令其修鍊未幾道成二師引之而去

孝感遇仙

鄂州沿南呂仙亭前有棗樹相傳自唐以後未嘗結實一日呂帝偶憩其下忽有實如瓜太守命小吏採而進吏性至孝親死無倚帝君教其私啖吏從之食畢卽飛去因改名仙棗亭

會邵談易

邵康節先生精於易理一日靜坐忽見風過占之遇兌再占外卦復遇兌喜曰呂先生至矣（兌爲口兩口呂也）俄而一道人至邵叩其

道道人曰既知我來必知我去易理通達就中採之可得因授以口訣卽依法修之遂得尸解（卽從祀聖廟其學得之希夷故當於仙品位證眞人）

法眞求度

呂帝遊華陰一道者伏地拜迎帝君曰子何爲也對曰僕乃劉法眞昨見黃雲漸近今猶覆頂知有聖眞降臨（此與關尹紫氣何異）帝君因問所從來劉具述天寶中同人入壽春作茶遇一老僧令往五臺心慮其遠僧乃邀入蘭若發心出家二十餘年後知僧卽文殊菩薩一日謂曰有大魔起必索汝等令衆各散去僕後居雲臺華陰觀爲法師嗣遇仙張公爾邀入石洞尋亦別去每恨遇佛仙而心不堅遂成腰疾望聖慈救拔帝君曰子之道業過半爲心無定向今仍往拜求普賢則大行成矣予亦欲往蜀中法眞卽隨至青城山別去（法眞雖未卽得道然自唐至宋歷數百年其爲法師頗著靈異）

重陽傳訣

王重陽眞人名中孚字允卿家世咸陽大魏村人政和壬辰年生初與武甲科年四十七解組歸棄妻子拂衣塵外已卯歲遊於終南遇正陽帝君同孚佑帝君因再拜求道密授口訣有詩曰四十八上始逢師之句次年復遇於醴泉觀更授金丹直旨爲更名嚞字知明號重陽二師去重陽穴居以修道成出關東遊度馬丹陽孫不二夫婦並邱處機劉處玄譚處端王處一郝大通是爲七眞

蕉葉題詩

元趙道士肖仙者修眞杭州玄妙觀（玄妙觀本唐之紫極宮錢鏐王改眞聖觀宋改天慶觀元改玄妙觀今之眞聖觀明正統間復古額元時實無眞聖之名郡邑誌載眞聖者非）青霞洞鑿池山麓引泉愛植芭蕉因名芭蕉池一日帝君造訪適趙他出帝君題詩蕉上曰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天風香霧蒼華冷名籍因由問汝來越五年再訪趙又不遇又題詩蕉上曰白雪紅鉛立聖胎美金花要十分開好同子往瀛州看雲在青霄鶴未回又五年池畔洞前金蓮徧放趙知帝君又降不敢出無何果仙蹤三降趙曰來者莫非洞賓仙師乎帝君曰子知我來知我去否趙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帝君曰子知了性終是落

於空寂夫大道之要出於自然手授詞曰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授口訣百字碑數言更囑曰虛其心實其腹凝其神守其中伏念守一如雞抱卵天根月窟往來循環工夫已到自然坎水生鉛離火生汞二候得藥四時抽用抽添溫養脫胎神化方證仙階語頃竟失所在趙躬承指訣修養壽登一百六十有四化白鶴上昇弟子等感仙眞降蹟鐫孚佑帝君及趙祖二像於蕉池雲墟之上至今存焉（或云黃侍詔眞人事未詳存攷）

仙像產芝

呂帝常憩於廣西梧山郡人因構亭其上曰呂仙亭元大歷間

時疫大作有張彥才者夢一道士入其家求庭前樟樹爲呂仙像張許之明日樟被風拔置庭下疫遂息今仙像即此木也元末像之左手指間産芝一本狀若蓮花馨香襲人

武昌賣墨

呂帝遊武昌爲貨墨客墨一笏僅寸餘而價錢三千連不售有鼓刀王某曰墨小而價高得無有意耶自以錢三千求一笏且與客劇飲醉歸昏睡午夜俄有叩戶者乃客以錢還之辭去比曉視墨乃紫磨金一笏上有呂字遍尋客已不復見

墨化成金

韓忠獻公琦晚年延方士呂帝鶉衣垢面來見韓曰君何能曰

能墨試令爲之即掘地坎溲焉韓不悅呂帝刼探坎中泥爲墨曰成矣遂去公徐取墨視之乃良金也上有呂字破之徹肌理韓追悔無已

管片浮波

滌江筆師瞿某喜接方士呂帝往見瞿館于家禮遇殊至自是往來彌年一日挈瞿遊江之滸嚙筆管爲二一片浮於波上呂帝履其一引瞿效之瞿怖不敢前呂帝笑而濟及岸俄不見瞿始悔浹旬復來自挈飲食食瞿皆臭腐也瞿掩鼻謝弗食呂帝太息曰若不能惡食吾以肉醬兩瓿遺君遂去不復見開視醬瓿皆麩金也

鰣魚再活

呂帝遊廬山酒肆見剖魚作鱠曰吾令此魚再活鱠者不信呂帝以藥一粒納魚腹中良久跳躑如生鱠者驚試放於江圉圉洋洋悠然而逝旋覓呂帝不見

谷客

元豐中東京有道人稱谷客與布衣滕忠同飲酒將起以藥一丸遺滕滕素有風癖服之即愈遂別又二年於揚州開明橋東遇谷客坐水次招滕滕取路跨橋而往至則無所覩始悟其為呂帝也

呂元圭

呂帝遊江夏托名呂元圭往來居民楊氏家為人言禍福事甚驗一日忽辭去曰惡人至矣吾將避之是夕提點刑獄喻某行部至鄂覓之已不見僅遺內丹一卷云

詣張參政

張公洎早年家居呂帝往見之與講周易併孟子存心養性之旨因索綵筆作八分書詩一章微示他日將佐鼎席之意卒章曰功成當在破瓜年後張果參知政事

神光繪像

呂帝遊山陽神光觀丐筆自繪己像於三清殿北墉眉目修整貌古性不類世所傳上有北斗七大星君相被髮垂珪立傍作

一符徑丈餘書曰元祐二年作如知吾下筆處可以語道人有疾刮符服之輒愈或見神人儀觀甚偉曰吾神光符使也自言暴露後人以紗籠幔之

長溪飯店

福州長溪縣老嫗開飯肆乾道中有道人來食畢以火柴頭書壁作呂洞賓三字光艷奇偉太守聞之騎往觀則字已漸銷移時沒無餘迹信神筆也

兗州妓館

兗州妓侯姓者爲邸以舍客呂帝易服求授館蚤出暮歸歸必大醉逾月不償一金侯召啜茶呂帝曰吾見鍾離先生謂汝可以語道侯不省以酒飲之呂帝索飲不已侯滋不悅呂帝伸臂示之金釧燦然解其一令市酒侯利其金曰飲罷寢此乎曰可也即登榻鼻鼾鼾至夜分侯追榻呂帝以手拒之侯亟去遲明失呂帝所在覩其身則手所拒處呂字徹肌上侯感悟曰此呂帝也得非吾宿世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帝君其來度我乎即斷髮布裘往尋帝君不知所終

七夕題詩

元豐中呂惠卿守單州天慶觀七月七日有異人過焉書詩于縣口四海孤遊一野人兩壺霜雪足精神坎離二物君收得龍虎丹行運水銀又曰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畔有舊宅父子

生來有兩口多好笙歌不好拍惠卿婿余中解之曰後篇第一句賓字也第二句石橋者洞也第三句兩口者呂也第四句者吟也吟此詩者其呂帝乎

跛仙遇道

長沙劉跛仙遇呂帝于君山得靈龜吞吐之法功成歸隱岳麓自號瀟湘子常侍呂帝往來抱黃間呂帝數游城下有詩曰南山七十二獨愛洞眞墟後有鄭思者遇跛仙于清泰門外相與俱仙去

治圃解經

陳澹然嘗爲儒者也性慕道延雲水士多年竟無所遇呂帝托爲傭者爲治圃歲餘所作工役力過常人陳愛之然止以傭者待之而已一日陳與一道友講陰符經至天發殺機天地返復未曉殺機之旨呂帝從旁抗聲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陳大驚曰汝非傭者耶誰教汝爲此言既而詰之則復繆悠其辭不可解道友曰田野村夫定於何處竊得此語耳非實通曉也居無何忽辭陳曰吾將遠行明年五月五日午時復來也既去寂然陳有鄉人客于巴陵遇之曰爲我寄語陳公我呂洞賓也始以公可授道徐察之則不然吾不復來矣言訖走入呂仙亭竹林中不見明年端午日午時陳暴卒

向道人

湖州沈惟心慈善多陰德其家園囿最勝慶元中有一人青布巾袍形狀奇異徑入園內守者急白主人覓之不見但於後亭壁間題詩一章曰萬里來遊蜀道長杖藜閒翫百花莊誰家雞犬千家市中有神仙一島藏乳燕鳲鳩春自在落花飛絮水微茫主人了卻明宣事向此重開綠野堂末書向道人作或云向者回字之轉必呂帝也

化呂惠卿

海陵徐神翁得仙道知人休咎賓客滿門呂惠卿往謁之適有道人踞上坐不起頗以語侵惠卿惠卿拂然曰子何人斯道人答云吾與若同族乃布香爐灰於地畫灰作一詞曰鼎裏坎離壺中天地滿懷風月一吸虛空塵寰裏何人識我開口問洪濛雲中三弄笛岳陽樓外天邊霞紅笑騎黃鶴暫過海陵東拂袖呵呵歸去鑾和玉佩風響喬松君若要知吾蹤跡試與問仙翁書畢拍手大笑而去不知所之惠卿問徐徐曰卽呂帝也惠卿始悟同族之說追悔莫及

天慶繪像

眞州天慶觀知觀常敬仰呂帝一日發心欲塑帝像供奉匠人失期不至知觀怒甚忽一秀士來投宿詰知觀何慍知觀告以故士勸曰某善塑休動心來日塑以結緣知觀怒少解至夜醉

臥睹起覓士早齋已逸去正嗟歎間忽兩三道衆來云廊下祠堂內誰塑一呂帝像知觀驚異往觀塑像神彩清奇收一足端坐非凡手所能衆驚喜醮謝之後有祈禱無不感應三遭回祿其像獨存事載觀中碑記

遊寒山寺

蘇州閶門外十五里有寒山寺呂帝托呂姓秀士往遊適夜風驟作刮動塔上銅鈴晨獨未止寺僧與帝君茶話間言及夜來鈴鐸惱人僧戲曰君是呂先生曷不立禁其響帝君笑而不遽吹炁禁之鈴果絕響僧驚訝仰觀回顧帝君已不見方省眞呂先生也後僧易以新鈴終不復響

衡山度僧

衡山僧智立張其俗姓也一日遊本山紫蓋峯之修眞院遇呂帝共話機鋒敏捷契合大旨帝君因詢法華經云釋迦佛與多寶佛入塔融會紫金榻上不分左右係說何事僧不能答遂作禮請問帝君曰此佛祖正法眼藏眞相空實教外心傳之妙二佛融會性命雙修也不分左右體一太虛也汝執一邊以見性爲能了何其偏乎僧再拜求點化帝君遂授以密旨僧歎曰不遇眞師幾誤此生帝君因贈一詩云得道純陽七百秋五湖四海任風流此身已出三千界一日須遊數十州醉倒清風明月夜踏翻紅蓼白蘋洲禪門衲子休相笑我在華嚴最上頭詠畢

出門乘雲而去

景德度僧

東京景德寺之峩嵋院向有蜀僧住錫號峩嵋道者戒律精嚴越二十年不去一日有異人造訪靑巾白袍丰姿蕭灑僧厚待之異人昂然直入方丈與語半夜而去期以明年今日後相見侍童皆見之迨明年次日午候僧索沐浴趺坐而逝至暮異人來歎息不已衆叩之俄失所在但見堂側壁間絕高處有詞一章題曰落日斜西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敎人立盡梧桐影末書同省作三小字蓋寓洞賓二字滅畫也其所書字筆勢飛動如舞鳳翔鸞人所莫及

目講脫難

目講師元時人爲陳友諒擄去羈於軍中屢欲脫去不得後友諒與明太祖大戰於鄱陽湖全軍覆沒目講得脫太祖圖形徧緝師無所歸欲從盜波入海夜遁過西山指天畫地默祝神靈庇護適逢呂帝知其前因憐之以柳枝浸水灑其面逾刻白面變爲黑面以此得脫在延慶寺出家靜修多年精於地理與客談論必遮以簾幕故俗稱爲幕講師至今有地理平洋訣行於世

橋柱題詞

蘇州垂虹橋一日有藍褸道人攜酒於橋亭上獨酌嘯咏終日

神氣飄然衆計其所飲酒自旦至晡已非人量可及而容無醉態或詢其姓氏道人取佛前爐燼題一詞於柱上曰飛粱壓水虹影沉淸曉橘裏魚村半烟草算今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道一劍橫空幾番到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紫極洞天誰鎖指雲屏烟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後書吾洞賓也四字衆驚趨之俄不見至今立廟橋側香火甲於一郡蘇人猶有神仙之稱

巴陵度松

岳州巴陵縣白鶴山下有兩池潛巨蟒二條池畔植老松一樹枝幹悉槁蔓草翳焉呂帝過之見有人自樹杪降而拜曰弟子

松之精也幸見眞人願求濟度祖曰汝本妖魅平日諒無善功奚可援手答曰池中兩蟒屢欲害人（一云日齕）弟子每幻形待水次勸人遠避前後救活者約有數百言未已果有蟒從水中出似欲相向者呂帝叱劍斬之因援松以丹且歌曰獨自行來獨自坐世上人人不識我惟有南山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今巴陵菴前猶存枯死老松惟旁一小枝獨生相傳呂帝神丹之力也世號稚松又有一巨石如壘狀亦呂帝所化至今存焉

闕仙得道

四明闕仙姑本貧家女幼有出塵志年十六父母將字之闕不悅避入深山餓甚拾橡栗而食忽見一老翁鬚眉垂地碧眼有

光以手指闕腹一畫曰吾已與汝斬赤龍矣自是可入道闕拜問道妙老翁密授玄旨闕謝曰心傳雖得奈膏粱累人奚可代之老翁曰此易事耳袖中出一橡子大如彈丸光彩絢授曰食此即不饑闕食之移時方盡俄失老翁所在既歸遂不喜烟火食惟啖果飲水無復天癸至動履若神行父母因不奪其志涓祐中召至闕廷謝后愛之度爲女道士錫眞人號後奉勅代太后詣龍虎山降香一羽流見之謂人曰肌膚纖麗眉目如刻畫宛然天女且神炁濇然清雅非凡人也闕著作有女仙傳七卷自言所遇老翁即呂帝云

曹女得度

按曹仙姑傳載呂帝遊河南至一古寺中夜深見有圓寂僧詣前作禮帝君詰之僧曰某係本寺長老及與言論機鋒頗敏捷帝君歎曰可惜汝爲陰靈之鬼爾僧詢其故荅曰吾乃純陽隨機應變人皆見之汝何能也僧疑問帝君曰汝如不信今日某家設齋吾與汝偕往赴齋以驗所言僧諾同至某家齋主迎迓坐少頃主人供齋一分於前帝君曰吾二人也何以一進主人因復供之及齋畢呂帝起謝僧惟吸炁而已其家心竊怪焉問曰先生云有二人何止先生一人也呂帝飾言辭出僧始悟拜求點化帝君曰汝欲性命雙修形神俱妙必假父母元炁而成尙須受生爲人方可證眞成果也僧以迷昧本眞爲慮帝君復

許其提醒乃指往托化僧隨念直入京城適曹后孕當產僧即
奪舍爲女身祖恐富貴家難於解脫遂布炁醜其形后慮上見
惛越三日托故送母家養育既長貌益醜遂簪帶爲女冠後呂
帝往提醒仙姑頓悟前因薰禮請問道妙得帝君授玄關祕妙
修證雙圓自是舉筆成章著有語錄詩詞行世

度劉高尙

劉高尙天資渟厚識解超凡嘗遇一異人謂曰辟內錠鉸碎甕
復完喻修眞亦如此劉遂捐富貴情愛棄儒從道遁跡林泉後
遇呂帝語契遂問曰道心惟微可得見乎呂帝答曰非耳目所
及惟在精神默會又問允執厥中何謂中答曰七情未發處六

慾不生時是甚麽又問云何體式呂帝默然端視於空中畫一
一字劉拜云萬理歸元一性太虛弟子已無疑矣呂帝復曰慧
命眞空子知之乎劉不能對再拜請教呂帝密授口訣而去劉
乃於渤海縣安定鎭築室居圜二十餘年修證圓成道化大行
巖宗三下詔方至闕廷惟對以清靜自然無爲輔化之旨上問
修鍊金丹祕妙對曰陛下日理萬幾此方外事不勞聖問上默
然喜敬賜號微妙處士後遊羅浮山建立道場又於秀州隱眞
道院顯化皆有碑記所作還元篇行於世常教門人曰神凝炁
聚炁息丹成心無妄念意不外馳死心塌地不必外求三處神
化

度喬二郎

京師喬公二郎富豪好禮英勇撝謙眞意待人慈心及物常施棺埋骨煮粥濟貧得感呂帝會遇自相見後每索酒飲至大醉或求錢物濟人喬欣然取與初無慳吝且時以狂放語言觸逆喬心如是者往來幾一年餘喬公絕不介意帝君嘉其德行援以修眞臨辭去贈長歌一篇（歌見詩集中）喬後因之證道

度陳七子

刀鑷工陳七子偕妻坐茶肆梳剃一日有道人攜白金一錠求剃鬚髮陳纔剃即生既生隨剃如是者自旦及暮夫婦迭換數次而手幾脫腕鬚髮仍然陳心異其人因跪請曰幸教某道可乎道人曰吾翌旦至陳早起俟之不至待月餘寂然遂棄業浪跡雲水問求之數十年無所遇意稍懈思歸去家纔五里許忽見道人自山徑中出曰吾呂公也子精忱如此何患不成道乎乃授以丹訣併與詩曰搗手三清玉帝鄉宿生緣契不尋常與君一轉金刀手削去滿頭無限霜後七子精修成證與師偕往

度楊太明

南康楊太明事親純孝執親之喪必廬墓三年時值七月七日楊尚居廬呂帝語之曰子八月有厄服吾藥則無恙腹間出一小壺取藥投太明吞之巳而指楯上布袍曰能與我乎楊唯唯帝君納諸壺中楊滋惑帝君笑曰吾豈爲是哉姑試子耳復探

道成日作詩曰重重道豕結成神玉闕金堂逐日新若記西山學道者連余即是十三人或云鍾呂修眞傳道集會眞記皆施所編

度柳眞君

柳眞人名棨爲呂帝高弟傳爲北宋臣於南渡時盡難帝君嘉其忠憐其才度之成眞後從遊敷化悲願最深顯靈衛道廣施方藥濟世活人功行普遍帝君演各品仙經眞人贊助趨承典務告成晉秩玉樞右宰宏教眞君之號靈蹟彰彰別有可考俗因郭上竈事認爲柳精查閱帝君聖蹟內載郭上竈精魂附於柳樹爲帝君所度亦並非柳精幸勿錯認附會也

在陸肇祥

襄邑有袁家山明兵部尚書袁可立在陸園地也四圍林樹高聳巖壑水木清華景逾濯錦上建
純陽寶殿額曰夢覺迷津後供
呂帝閣目睡像趺坐胡床前設丹爐最後高亭四廠豁達清虛
上供
長生大帝及
八洞仙祖聖像皆飛現雲中前後殿壁之間留題聖蹟數多書
回道人誌乘載袁尚書始祖榮世有隱德遞及尚書祖永康父
准旨崇奉

呂帝最虔可立降生之日進夢

呂帝引一小童云汝家世代行善且知敬信我今將小徒爲爾後日異日此地當出仙人卽以此肇祥淮甫塒而可立生一生文章事業董宗伯其昌誌載甚詳而晚尤愛道故於在陸圓崇建殿宇數重位置悉係夢中指點皆隱寓丹訣之秘至今靈應昭然焉

卿國歸詠

永濟北郭外明洪武間建

純陽宮工甫竣製豐碑將爲文記之俄來一道士在碑旁移時而去上已有字係瓜皮書深入三分許濕氣氤氳如墨瀋淋漓

曰予自金華謁帝回首陽鄉國暫歸來羣迷未識吾家趣何日重尋閬苑媒今碑在殿內嵌壁上歲久搨損而鋒芒不減至今天將雨則筆畫濕潤眞異寶也

百字碑記

河中永濟縣爲

呂帝故里今呂巷街遺留聖蹟甚多有仙杏及百字碑其碑乃從河水中浮出上有字云本性好淸靜保養心猿定酒又何嘗飲色欲已罷盡財又我不貪氣又我不競見者如不見聽者如不聽莫管他人非只尋自已病官中不係名私下憑信行遇有不輕狂如無守本分不在人殼中免卻心頭悶和光且同塵但

把俗情混因甚不爭名曾共高人論碑固石也而兩面對照人
人望之皆能見天相傳以為珍異云

留題九峯

山西蒲州府

純陽上宮係元脫脫丞相奉勅崇建宮後即
呂帝祖塋有留題九峯二什寶傳已久經臺講師朱象先篆付
焚修李志全刻石今碑在宮內詩曰金鎚灼灼舞天堦獨自騎
龍去又來高卧白雲觀日窟間眠秋月劈天開離花片片乾坤
產坎藥翩翩造化栽晚醉九崖迴首望北邙山下骨皚皚又曰
春暖羣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獨攜玉律金訣閒踏青莎碧苔
古洞眠十九載流霞飲幾千杯逢人莫話他事笑指白雲去來

東岱降乩

泰山記載 王母池東舊有蓬萊閣下為虬在灣曾有虬能祟
人且欲水害一方
呂帝以法降之俄爾石壁上自闢一洞內有
聖像虬每夜朝拜焉久乃飛去內有
呂帝留題曰昔日曾遊此如今九十春紅塵多少客誰是識予
人後欽紹聖戊寅回回翁題又題曰昔年留字識曾來事滿華
夷遍九垓無賴蛟虬知我字永留蹤跡不沉埋後欽政和丙申
題王母池北又書符籙如雙環太極象舊刻題誌甚詳並述有

眞人遺贊云留識記以符天陰陽有準伏蛟虬而位地功德無
邊益謂
呂帝功德在民甚大非僅同世外仙人也今猶懸爲對聯供奉
蓬萊閣上

錦屛留題

洛陽香山地接龍門脈聯樵洞
呂帝嘗往來其間題識最多錦屛爲清境極勝處嘗同許眞君
同題詩於此藉草爲筆書曰時當海晏河清日白鹿閒騎下翠
臺本爲均平川裏去不妨卻到錦屛來回道人書

西神伏虎

江南無錫縣西神山志乘詳載舊有黑虎
呂帝伏之卽白雲洞故地也洞內有
呂帝降示文係傳邑人馮子丹訣文曰乾坤浩蕩世界清甯六
合之中惟道常尊陰形剝盡陽質斯純左擎北極右掌南辰蓬
萊咫尺人所當欽西神雲洞子刻吾眞丹砂金鼎虎嘯龍吟蒼
梧古柏日映月凝視彼塵世堪笑浮沉波波劫劫有甚來因何
不回頭歸侍上清邑人杜訥記曰白雲洞在惠山之石門壁立
峭塹呀然中開爲吾西神第一奇勝處相傳邵文莊先生嘗遇
呂帝於此予惜未之見也有友馮子守約術精黃老志篤玄宗
於康熙己亥春偕馬大赤登石門見一石仆于地詢之一道者

云此古聖像且晚有異光湧現土人誤毀之盡棄置埋沒此間久矣于是馮子中心矍然乃披而出之命工重加修整爲呂帝像仍歸之白雲洞中與大赤崇奉唯謹因得呂帝降示丹訣洞徹玄奧震瞶啟聾洵至寶也

東溟顯聖

東溟大將軍陳洪範兒時遇道者眼光射人熟視公曰孺子勉之異日統數百萬貔貅爲國家干城幸自愛詢之知爲呂帝已未春會遼左四路進師陳公當後勁大軍失利被創墮馬僵臥草中見兒時所遇道者相慰勞云救尔者至矣旋聞馬蹄聲數百踉蹌覓路遂以馬乘將軍疾馳而歸始信呂帝之記莂不虛

耳將軍念呂帝與有夙緣節鉞所至必爲立祠甘肅石城招寶皆祠之其在家則爲祠於紅螺山麓最後鎮昌平平齊凱旋搆鈴閣右隙地建堂三楹內舍爲丹室崇門邃扁覩諸祠尤雄麗董尙書其昌爲書所遇始末勒之石至今巋然存焉



天仙金丹心法自序

大道之傳與天地無終極顧授者無不傳之祕而列聖相延之心法惟智者觀其深耳且予之望人甚於人之求我金丹心法予輩所單心研慮盡神盡利以裁成者正思以嚴訪密求得其人以相與也乃作者已窮其奧會其歸發天地之玄要俾毫髮無遺憾而彼以輕心掉者罔計天人性命之防至以崑玉奇珍抵烏鵲而莫之恤嗚呼明珠暗投之憾詎忍言哉至如挾術以居奇甘自蹈於人琴俱碎是又失人於交臂而大公獨踞以爲私夫英賢麾拒於門牆而匪僻辱收於几席誰敢執其咎而俾隕越以貽羞故心法之傳以公道付諸天下傳道而機不盡洩以待有心者自悟而未易爲一二流俗人言也抑予也掌教以來非一日矣生徒之瓣香而齋遬幾億萬人矣顧二三子之從事吾門者率多於瞻禮之餘蘄覿面而親色笑嗚呼會亦思爾之願言良覿凡以冀一言指授而希誕岸之登耳今也邀七祖之寵靈而予亦得略參其末議揭波羅之諦以沾丐於爾後人雖使予面命而耳提道亦如是而止矣不少藏其蘊則能者可從不輕露其倪則道非弋獲以不忍不傳之隱而隱詔以分明鄭重之思則後人之讀是書亦堪默喻矣是役也經經緯緯越三寒暑而乃成請命者妙法元君總其裁者二山笛史而訂正校讐之任則吾門之溪守靜華玄郎

純陽道者呂嵒洞賓甫自題

天仙金丹心法序

太歲旃蒙大淵獻之秋丹書功告竣予總肩其務例識數言於簡端嗚呼夫著丹經於今日蓋亦難矣贋者恆剿竊陳言旣貽誚於雷同勦說乃或矯邪說以歸諸正獨闢蠶叢爲道之奇顧身心未歷其程則懸擬者終莫的即令現身說法矣而眞機密義半托鏡花水月間若有若無乍虛乍實閱者終愕眙於心目而茫乎莫測其所從嗚呼神無方易無體性命精微之蘊已極神奇變化而難名而誘掖之餘重以杳冥而恍惚此顏苦其卓欲從而末由者矣今夫以塵垢之軀而振興乎萬古雲霄以上此匪眞修爲不易也而作書以誘掖者亦猶戛戛乎難之且以

予輩之靜閒幸脫屣乎塵囂之表而猶嚮名場利藪再三曲盡其丁甯佑啟之恩夫亦誠有大不得已於中者非以炫奇而驚異也是故以得心應手播之爲覺世之書非剿竊陳言而古昔之大成畢集非影幻夫鏡花水月而有無虛實鄭重而分明穆穆乎丹訣之梯航而玄關之樞紐也而予益重有感焉憶予辭桑梓訪名山孑然孤踪縱心於荒烟蔓草之畔無書可證無師友相參魔難疊遭備嘗艱苦徑入終南深處擇若下石穴居之不火食者數月誠感雲房仙祖化身默化口授大丹眞訣余如訣行持而起火凡經五十次維我心匪石乃默契迴風混合之天假當年寸念游移或九仞而虧一簣則安得謬從七祖後爲

他人作嫁衣也今日者心法詳明示機緘於滾芥投針而無微不入則甚矣後人之幸覩予曩疇之辛苦奚翅雲泥矣然而予以幼沖入而濫竽七祖文章之末所謂珠玉在前而形穢小巫之見大巫也後之有感於斯者其毋索我於形骸而徒執語言文字

三山笛史韓湘謹題

重刊道藏輯要

金丹心法目錄

心法發凡

書之作非偶然也蓋必其精神命脉蓄極而未通而復以其有薄於中者若天地之絪緼化生鬱浡而莫能自已於是宣之而爲論勒之以成文灑灑洋洋如雨蘇苗如川赴海摛華摛藻慘淡經營求以達其意而止書之作豈偶然哉顧書以道意而意之所注㴋淼而莫揭其倪則觀者將望而若驚茫乎莫窮其畔岸且目其言爲弔詭而加以不甚愛惜之思是以古人成一書每弁其端以凡例有以樹之鵠斯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矧是書也指一世之迷津而登諸寶筏啟萬年之聾瞶而度以金針則取精神命脉之所憑而導夫先路斯不迷於其所往乃恍然於爲道之易明而其爲教易從爾爰作例言十六條冠之於篇首

曰若稽古性與天融龜蛇龍虎代有飛翀古道遠姚金丹敝屣聖教淩遲伊於胡底開宗演化鏤骨鞭思香浮法界輝映彤墀

右發源

兩儀垂象三教和倪儒承孔孟釋證菩提道以心傳心緣法定守一抱元蓬壺捷徑人偏蔽錮視若歧途撥雲見日何事踟躕

右醒世

天何言哉因人宣化靈爽式憑匪虞匪詐邪難勝正贋莫亂眞矧茲奧窔周密精醇剔抉爬羅心械意織人力么魔庸能舞墨

右辨誣

積火鑠金積毀銷骨侮聖誣玄咎有逸罰惟人練道性命均調
非耽聲色罔涉虛囂祕密沈酣眞常湛寂簧口鼓奸自貽伊戚

右弭謗

八洞丹經卷分十六立志造端飛昇完福選辭冠首畧點機關
聯珠合璧按部就班躐等躁心羊亡歧路綫變循途波羅已渡

右提綱

旣揭宏綱纖微具備縷晰條分文無剩義神機變化妙諦參差
流連詠嘆讚揭歌詩有要有倫惟精惟簡積黍纍銖增高繼長

右標目

築基煉己兼營合滙爐本意安藥非虛採烹丹行火一日數週
卷分起息言發言收結固爲懷養卽是産行積艱貞功行天壤

右校訛

金胎神室專指中宮安爐道此實異名同坎離交姤淺深宜味
深則眞精淺爲子氣丹田三宅言上卽中泥丸之欽乃極上宮

右釋疑

道由言著文以字歧魯魚亥豕疑益滋疑青錦之緇白圭之玷
棘目聱牙息生之漸厥編既訂畫準金函嚴蒐讎校謬釐胥芟

右正字

六書載啟文教斯興篇分結構句有準繩如坦解牛如工切玉

劈理分肌斯無蹝踦剔乃玄妙叵使囫圇勤施點畫致我丁甯

右教讀

於昭太上道德名經文含貝玉字發芳聲惟此鴻章伐毛洗髓
璧采藍田金分麗水迹而不作仰溯名言匡時翊教遥契心源

右承嶶

心頭玉局眼底瑤京滿蹊茅塞遂阻雲程悶走馳車無津得渡
闢此周行亦趨亦步燈明暗室日朗霾天精光既徹待爾先鞭

右闢徑

咄哉祕髓心血既傾夜光吉羽鄭重分明什襲珍藏焚香熟復
探頤鈎深警心觸目毋爲起穢毋作神羞輕心掉矣體道奚由

右戒褻

神以斂凝思由濬出研慮覃心訣斯畢悉非矜鬬巧構此羅文
玄機邃密寶儗典墳夙鑄艮因深求自悟漏向闍浮金科可怖

右存眞

比之匪人易垂明戒愼乃薪傳毋俾城壞悟於邪曲授鉢傳衣
泥沙珠玉厰砦有歸告爾後眞大公可願相士有宜寶茲成憲

右遠匪

奧旨鴻章以介爾祉價重百城非金可市倘違玄律納賄希榮
遂輔祕笈乞取名利日監在茲罔有攸赦欽哉欽哉天休肅逑

右禁黷

右例言十有六條盡爰流慈表羣聖著書之願翹車巍楫開萬年來學之程懸鏡彰於層臺略揭波羅密諦詔新傳於素笈旁招誕岸先登呂功夾袋初張網盡珊瑚還照海狄仁傑公門已闢栽來桃李看成蹊分與鳳毛好作儀庭之瑞探將龍頷毋爲拔劍之投勸懲具有深心不是遊仙誇絲筆珍賞定多知己願因說法浣紅塵爰瞻紫氣之光傾囊以贈倘接青雲之武連袂而升

三山笛史韓湘書

天仙金丹心法弁言

太極以前尙略矣太極以後陰陽剖陰陽剖而五行生而五行二氣之精要皆胚腪於一元而各還太極故地以之久天以之長人以之證仙班而與天地合其德夫仙也者全乎二氣化乎五行復還乎太極之原變化神明而不測而其實則守吾常備吾道不滯於有不淪於無靈臺曠如三寶充如入乎玄合乎法盡性致命而以達乎天如是而已雖然未易言也以如醉如癡如猿如馬之心而閑之而醒之而死之而純之靜遠深沈煉情而返性遺形釋我爲甚通靈此非發奮其所爲天下雄則安得以百年易盡之身卒與淸甯同不朽顧天地推此心以予我我

分天地之性以成人我心卽天地之心我性卽天地之性是故以吾之理煉已之心修已之心而以復已之性夫能復已之性者所以存天地之性以見天地之心也由勉然以入自然由自然而歸神化眞元湛湛聖眞其殆一天矣是道也大易藏其蘊五千文字孕其精而心法一編則顯其微而闡其幽獨洩古今神聖未傳之祕夫道因言塞亦以言傳其言之而塞於言者言非所言而道其所道者也言足傳乎道道乃待言矣心法之言言衍道心而揚道法者也不隣於恍惚不涉於筌蹄晦者明之繁者簡之難且遠者切近以迎之掃蕩其歧塗剖分其疑似混愽之界而又於其機之不容輕洩者寓之於約達而微藏斯其

所謂鼓舞以盡神化裁以盡利者耶昔者唐帝鑑觀乎河洛而開十六字之心傳八祖通道德之眞詮而心法廣爲十六卷嗚呼其旨遠其意微矣心八祖之心法八祖之法道巽於耳食而抗心於五城十二樓之間備吾道而守吾常非異人任也夫而後天開日朗全性命於神奇與二氣合其靈與五行合其運與天地合其撰而與作書者之願始不相負云太玄上相降魔大天師漢張道陵拜題

闢破鴻濛總是春春融八卦散天均一生水矣二生火坎離既濟配元眞先天御藉後天補欲補後天精是主精滿丹田藥可求規中一息調龍虎氣足元精化作雲靈通七竅神氤氳既經交煉還經反只許團圝不許分巽風鼓動神光起子午烹調卯酉止結得光明如意珠非青非碧亦非紫撞透三關鎖鑰開神龍五色捧珠同珠同碧海光華斂孕就蓬仙掌上胎蓬仙顧復經三載頭角崢嶸紛異采長嘯一聲劍劃天朝遊五嶽暮滄海另闢乾坤見丈夫抱元守一飛淸都同時笑看紅塵道觸鬭蠻爭隙走駒吾身自大乾坤小跳出乾坤游物表靈槎何在在靈臺只恐迷途自潦倒金丹眞諦古難尋心法無多值萬金今日剖分玄妙理心中有法法從心雲房主人鐘離權題

八祖金丹心法成揭盡廬山面目神探月窟理躡天根笑前人而惠後人功德與恆河沙等諸天贊嘆咳唾成珠正襟莊誦之

餘欲言而擱筆惟有從諸君子後矢歌以落之歌曰乾坤混闢
無嬴縮一箇葫蘆圓轆轆包裹先天帶後天生機一點春濃郁
可憐取次鑿元眞耗斲精神生氣壞郁更塵埃日夕埋形體捐
棄趣溝瀆終南八祖散陽和化雨東風頻往復露湛陽晞不憚
勞春臺只待幽蘭馥大悲大願幾人知萬喚千呼如痛哭寸寸
慈腸化彩雲雲端落下珠千斛燭幽都輝黍谷攜歸莫只藏書
簏焚香再拜拂牙籤索隱鈎深時寓目豁落一聲心境開天香
繚繞梅花屋自修自已自安排萬載元基從此築五嶽三關一
線通穿龍穿虎功神速龍降虎伏共朝元紫府眞君調玉軸玉
軸鈞調會眾仙蓬萊絕頂崑崙麓一朝證得大羅身須感丹經
貽介福語萬千章十六殷勤度盡神仙族我今拍手作長歌指
點嚶鳴上喬木太極內相歛湖道人葛洪稚川氏拜題

法者何丹法也心者孰謂傳者之心也法者準繩麗以心法斯
運心靈而至幻範之以定法弗縱而歧故析而分之法無爲心
有覺通而統之法非心不立心非法無依心法云者列聖之心
傳卽成眞之寶筏也然以心化法貴渾而融善法以馭心宜盡
利若有法若無法若有心若無心乃爲心心法之心法心法之
法且心者理也法者權也理善權權濟理此傳書祕諦而化而
裁之者也是故心法之傳也傳心以傳法也於所會爲者道之
卽於其所不能道者而爲之於前人而錯綜參伍以通之卽合

天人而微顯闡幽以泄乙之心艮苦法綦全矣心我心心斯不負法吾法法迺弗虛探其玄索其隱蒐其祕致其精則存乎其人而非傳心法者之所能與也鐵杖老人李元中漫識

無不公之道則卽無不揭之心有共白之心則卽有相沿之法然而法可法䕶非法心可心灋非心法印於心若卽若離以觀其妙是爲心有法法在心且法以心傳卽心卽法䕶於法膠瑟而刻舟灋於心破觚而偭矩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冥於法之中而陶冶於心之用連乎其有劘而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如是焉爾已是故其好之也一其不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矣夫輪扁之術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而父子莫能相喻法無異法而糟與魄之忘不忘也雖然不範不模而倀倀乎師心以逞是又儷工倕之指而求器不苦窳也自本自根神動天隨而欻累肖心於法而不柴於法一心無翦翦諸法不偃偃斯十有六卷之通變而盡神傳以心傳以法蓬萊道人張果題

君子咏伐柯之什而知心法命名矣夫合土範金必假型模以利用而況功由下學漸躋於希聖而達天莫爲之前則亦莫爲之後耳然以斧柯之有象而必假諸在外之準繩凝神睇覵以來物猶與物兩相薄豈若內求諸靈舍欲仁而仁至者初不勞

外鑠以相成此八祖金丹肇嘉名以心法也抑此心此法要非㧞獲之名也本身心已效之事功爲後學引而入勝導之以先路示之以已經是則其塵垢秕糠猶將陶鑄夫堯舜者也是故著金丹之法卽以傳列聖之心心以法而能收法以心而善運卽心卽法卽法卽心心靈而法悉神奇法悟而心尤活潑迨至心空法化湛然意象之于于則且不知何者之爲心而法於何從寄矣雖然不讀金丹之心法猶悵望蓬山雲霧擁之而遠也讀焉而不習習矣而體驗弗精亦猶之乎旣入寶山撒手空歸而無所得也嗚呼八祖傳書之願至拳拳矣傳書而不厭其詳夫亦懇乎其至矣學者神明於定法而卽一心以印八祖之心心同者法同我知其必有合也後人勉之矣借使峰迴路杳幾窮於境地之難通而洞口漁郎必遇秦人之指示況心法之彰明而較著卽若日星矣是書也授受凡三載爲陵爲谷幾驚心於水複山重而予以菲材謬叨不棄於諸君俾令左提右挈乃竟以挽回於中路而死轉玉成始知艱鉅之圖有甘苦之備嘗者其所由來非易矣予故於告成之日幸後人之坐享成功也附以數言深願後人之珍重天樞上相妙濟道人許遜謹題

昔吾夫子至晚年自謂從心不踰矩夫矩者法也從心而不踰卽法卽心也八祖金丹書旣成顏之爲心法心法云者以示從心之所欲知自圓而行自方也嗚呼其旨遠矣予也正襟危坐

口誦而心維大都理則貫天心結想精思穿月脅而墨舞筆歌之渾脫則漢唐晉魏各擅其長後學有心人妙解斯文三昧靡不衰藹振澤靈繭生香矣夫仙分五級惟大羅爲無上正宗萬刼千塵地圮天傾而不壞是書之祕密大羅心學慧燈也修眞而不法大羅則是自甘於小就法大羅而不究心於心法是不知其所謂矩安能不踰而從心心法之傳誠地厚天高父母生成之惠也予自慚淺劣僅足窺玄豹之班而大義微言束手於一辭莫贊顧以恩叨部領竊借大羅諸君子以揚光榮分侍從之先職忝淸華之要但使後來俊彥絜矩以從心增吾黨之光華壯大羅之氣焰是爲八祖傳書之願而忝居領袖者所矚望其接武而來焉者也故莊誦之餘不辭固陋而僭爲之序大羅

班首居居道人蘇朗敬題

眞元湛淡迴一氣於天門妙法圓明構三靈於地戶玉燭印乾坤之照日月增輝金繩維遠邇之防山河擢采運靈樞而闔闢四禪暗室覩靑天懸慧劍以招搖三昧雄關紛紫氣法雲自在吐納龍宮幽谷生溫飄颻鳳律則有巍巍八洞開覺路以揚鑣落落千言渡迷津而鼓棹擷羣英之芳潤嚼蕋吹花成一代之宮商敲金戛玉何光不定願在盤珠此意誰同書長薏錦瞻海立雲垂之象可知工部雄才誦天驚石破之謠多謝女媧妙手予也光分鹿洞序附鵷班竊意匠經營穆風聲於智府緬神工

慘淡澄月色於靈臺如傳闕里之書倩紫薇而頣映似送層城
之璧還青鳥以遙飛甯惟絲筆生花作架藉珊瑚寶樹直邁玄
亭吐鳳裝書將琦琱雕粱既二春之雨露濃濃斯九曉之芝蘭
灼灼維茲美玉何容韞匵以藏試看闕里共仰高山而至戴花

道人海蟾子劉操頓首拜撰

法必有眞傳傳有眞諦而後人之作僞者乃漸至於浸滛頗僻
假爲邪說以誣民然觀魚目與碔砆而夜光明月之珍益重有
心之賞識蓋眞假終難掩蔽而第自精其藻鑑得失分明矣故
見御女之狂言而知取坎塡離爲樂境見丹燒爐火而悟結胎
養嬰爲正宗見焚符伏劍非證聖之階而知闡教濟人爲實得

形神有專注而拾級以相赴者歧路莫得而搖之乃自人之厭
故而喜新也邪說之可甘喪身家而弗恤也迨至禍機已發始
悔心於末路之難回夫豈知今日之所流毒早基於昔日而昔
日所甘而厭者眞與假之未區也是書演大丹之祕揭眞諦以
子人不任情而斂以心示修性而根乎命以中和爲極以仁義
爲標五千文指授以來未有若斯剖晰者蓋八祖以親嘗之甘
苦懸登假之津梁即一身已效之程開萬世無疆之福仁者之
言其利溥而誘人之願宏矣是故法傳天壤則以一心證萬心
心被人間則通活法爲常法心離法則心不正而他歧法離心
則法亦靈而莫運維靈維正舍心法將不知其所之焉不知其

所之則安知其不蔽於邪途而以魚目與碔砆爲明月夜光之珍異顧誤歧於假法者未窺眞諦之傳者也既傳之以眞諦之奇矣則又安有見明月夜光尙寳碔砆魚目者甚矣心法之提攜後學而作邪途之獄吏功德如天矣嗚呼目擊道存幸神奇之已揭言忘意得惟臭味之相求祝融山外之芙蓉肅迎紫氣泰岱峰頭之氷雪佇沐清風通明上相守拙道人長春子邱處機稽首敬題

昭陽作噩之季秋予適膺侍直會檢諸疏本得八洞帝君彙奏文蓋憫人世之迷憒而欲著丹書以醒寤也予覽之未竟不禁軒然眉舞曰是誠先得我心者哉一舉而超億萬塵其惟斯刻

矣夫擾擾寰區播糠瞇目若樹之抱蝸而自壼若蛾之燮火而自焚隙駒蕉鹿之勞勞誰解道爲何謂至若深山羽客避地幽人鐘破晚烟魚敲早課侶清風而友明月餐巖柏而咽嶺霞蒲團坐破長年藥鼎烹殘活火而乃自生駢拇歧路亡羊雖嘗棒喝灰心要只盲敲瞎打或師心而自用或迷徑而忘歸甚至高明指示以眞詮而彼反疑其謬戾是所謂若狂之國見不狂者而轉訝其狂也顧其所受眞矣所趨正矣德爲汝美道爲汝居矣知心無物而閑其心知物無物而祛其物知道無物而惟知與道爲依意不分營而邪說人言之悉屏功無或輟而半途中路之弗甘亦幾幾乎與道凝而神亹亹來會矣而卒致離而不

合不得底於窮神達化之天者大率危微要渺之所關傳者未盡傳而受者復無從而考据也夫聖神之功化原非有艱深隱僻之端而失以微芒竟至相懸萬里迨夫徒勞而罔效而遂共誣大道之玄虛此人心所以日卽於迷懵而列祖不獲已之懷欲著書以覺世也越三載丹經乃告成予讀竟終篇而嘆心源已揭矣理無微而不徹機有緒而交聯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慈航廣博人人誕岸堪登慧日揚明在在迷途可悟誠所謂文無剩義而筆有餘酣者耶夫列祖以上聖之才現身而說法微言奥旨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安容以蠡測之私貽羞於大雅然而志合者蓮心可采情符者蘭味寧忘占寶氣於連牛望練光於曳馬覺當年先得我心之願油油如也爰拜手而弁數言爲吾教有心者慶並自快是書之始終得與而序之以志予之觀厥成海南後覺白玉蟾稽首拜撰

嗚呼著是書者之作法而因心亦太苦矣蓋煉心以法者以是書之法爲法卽以予輩之心爲心而傳法於心者則以千萬人之心爲心復統千萬年之法爲法夫法莫繁於往古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矣乃統不同於一致使之皆印於吾心通古法之紛綸錯互而難齊而約之以規矩準繩不謀而畢肖嗚呼以是而言心法心法亦難矣顧予從立志以還迄於積行功而面壁原非擾擾於分條逐節麗然雜遝其心思然而十有六卷之

云云又未嘗不循其序以相乘而俾法有纖微之未備則以予一人所獨徵諸七祖而皆同是道成於七祖與予一人者卽以達乎千萬人而千萬人猶是也若是者何也蓋約之以準繩規矩自可統不同而致一同也乃統不同而可以同矣何以超軼羣倫而奮青雲之路者夐乎其若絕而茫乎相望於古今之間視國家之歲進數百人不啻相懸萬萬也今夫有是心而不知法則葉公之好龍也知法而不屬於心猶舍鏝以嬉薄功而期厚饗也此予輩之金丹祕髓馭心以法而運法於心也哉然承心法之傳者知運法於心必先識夫賊我心與養我心者之曷若馭心以法矣而要參乎拘法離法之皆非以予輩之心爲心

而善得夫是書之法以爲法釋同增美栩栩然於意無意之間斯法咸歸於一心乃如予輩之煉心煉法而統名之以心法所以萬法原皆一貫而散之則脈絡分明洎積力久而功成則舉是編十有六卷之云云且忘象忘言冥淡而空諸所有又烏覩煉心以法運法以心歧我於人印人於我今古不相及而相待以有成也然而著是書者之作法而因心亦太苦矣醒眼道人曹器杰題

太上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不可傳貴自得也自得

由心悟猶大匠之示人以繩墨巧則存乎其人也是以道德五千言含天地古今之蘊而言不盡意意不盡言變化神明以待後人之研究嗚呼詎何美恩何明也金丹心法諸篇視五千言而倍矣非好爲艱苦而瑣瑣焉不憚其煩也蓋其心與天下之人之心相關於息息遂覺天下古今之心志皆等於吾心心同者理同而無不可與於大公之道夫是故肫肫乎莫解而直欲以天仙化人之願望大千也然教可施也而情不可以强也無可私之道而不皆爲可以語上之人也以畢罄其中藏者取金針以度與卽以引而不發者俟其人之自致於修途其循循而畢赴其程作書者所厚望也其或自遜於所往以及遲疑畏葸

而逡巡此則伊戚之自貽而作書者無過也嗟乎吾道自純陽演化宗風如日月之明北度七眞南延五祖各以師承相授受而窮山絕谷代證飛翀然閉門造車罔不出門合轍此其故何也大羅之衣鉢固未有別開一徑俾致聖神功化之能者也顧書不盡傳傳之而義多未盡甚或相沿以口授有心者至有鐵鞋踏破之悲則觀心法之指蹤亦可以慷慨奮興而知南北淵源之奧矣夫學者優柔饜飫以馴致於從容自得之天雖師友父兄亦袖手而莫之能助然果冥心以孤詣而毅然百折不回則雖智盡能索之餘必感神明之引翼而況周行之示也若玉山也亦何畏何疑而自封其畛域也然則是編之著也指大羅

之徑而闡五千言道德之微作書之願殷然矣而後人之獲遇此艮因誠亦千載一時之會矣釀花墨客藍養素題

法有靈乎塊然而不自靈也心有靈乎心則虛而至靈也以至靈之心運夫不自靈之法則至靈者靈乃躍而不自靈者相假而無之乎其弗靈且夫古亦一日月今亦一日月也金丹心法固疇昔之所効靈而得乎手應乎心卽身以示教者也靈於古者亦靈於今八洞之金丹亦卽億萬千人之祕髓心我法法我心無之而不靈則至靈者靈益躍乃或不求其甚解解焉而疑信相參參法於心矣而心不與心相印則法無自靈之法而至靈者終弗靈然而授心法者之苦心欲祕則不能盡揭其倪而不可脉脉相維之隱不堪持以語人而欲諒夫作是書者之苦心亦還而證之於不自靈而至靈者之心法盍縷道人何淑清識

青牛氣迴玉函流道德之香黃鶴樓[illegible]雲影繪蓬萊之采向五明而闢路潛敷日月光華賁雙翼以培風觸起鯤鵬氣焰故因心立法分慧照以熊熊而運法傳心閟眞源而湛湛揮一柱一絃之節從將脉絡分明望三熏三沐之誠莫教塵埃卻著則有黃芽白雪劉漢將軍玉鼎金砂李唐進士鐵杖撐開世界霞端烘臏相之丹金針繡出鴛鴦洞口浣媧皇之石三尺簡獻驢背曲響振雲窩一阬花艷火中蓮香縈玉笛辭戚畹光輝之盛閒

遊島外烟蘿採乾元混沌之和笑看　八閒富貴蒲龕說偈飛來雨舍天花匣劍藏鋒泣斷山精野鬼　開暗室以金燈寶炬爰請敕而傳書泛慈航以錦纜牙檣遂臨　壇而捉筆花明曉樹陽晞湛露之天雪捲寒濤影靜澄江之練　語丁甯而不厭何妨集腋成裘辭祕密以能明詎止攢花製錦　聯珠合璧追入夢之堯賓授鉢傳衣想散花之摩詰蓋願歷三千法界依覺路以長驅何辭分億萬靈心斬邪關而寂照余也沖齡志道壯歲從師嘗歷刼於三經幸成功乎九轉緬追隨鶴駕秋殘螢火借吹噓欣遍誦鴻章井底蛙鳴難擬議十六卷清圓朗潤蟾蜍之魄三秋數千言典贍高華鸞鶩之翔萬里文皆載道遙窺曲阜薪傳語必

驚人不假如來棒喝剖玄珠於赤水詒白玉於藍田誠丹學之龍門而道家之鳳羽也試看意花不染蕙蘭同臭味之馨還瞻心樹爭攀桃李擢宮牆之秀幽禽遷木隨綵鳳於帝梧鳴石在川應黃鐘於仙琯可比莊周栩栩幻出前身自同羊祜嘻嘻歡生再世欲歸功於天地天地何言斯衛道於古今古今不朽名高八斗詎云曹植才窮義邁三都甯直洛陽紙貴只恐罡風攝影護持煩管領之神須從化雨飛甘噓植慰東皇之望紫陽道人張伯端稽首

天仙金丹心法題詞

曩者金丹心法書成子曾跋識卷末今重訂全書自無庸再贅一詞謹誌遺事以補書中未備而詔來者按此書十六卷第十二卷本擬名產嬰十三十四原擬名出神歛陽下卽直接面壁飛昇因我

孚佑帝師面奉

元始大天尊寶勅曰至道宜簡不宜繁功行患少不厭多可將出神歛陽併入產嬰之內改名養嬰添入積行行功俾學道之士既獲身修體煉且得道備德隆倘無功行陡接面壁飛昇亦不過大羅班末郭喬輩耳我

孚佑帝師甫奉此勅卽至壇云聖境靈通邁紫宸殿前則是一流人

天尊著意金丹訣反覆殷勤囑小臣遵改後復奉

玉帝持勅派孚佑臣傳採藥結胎卷云可曲盡精微是此金丹心法雖成於八祖而實我

孚佑帝師一人之慈心結撰始終其間以克底於成而所遇之委折蓋難盡述學者試取採藥結胎二卷細心繹之當知隱括全書前後精微矣則卽以心法作專著觀也可

宏教弟子柳守元熏沐題詞

重刊道藏輯要

天仙金丹心法

八洞仙祖合注

第一立志

三山 笛史韓湘著

仰止崇山心欲登而身卽到羈縻密網數難避而理可同懸慧劍於靈臺斬斷邪關都匿跡握神樞於智府衝開法界任扶搖故鐵杵磨針不廢半途終造極石盤作蓋甘居死地得長生索祕妙於寶笈琅函務效蟻珠尋曲折葆性命於琳宮繡宇甯將繭緒苦糾纏奮玉斧以開基端憑意匠啟金繩以覺路朗注情田深斯入道之源以闢修眞之要

仇俗

宇宙一積情之府而情卽造孽之媒情以引其情遂流蕩而莫知所屆是故情濃於妻子則畢世馬牛情熾乎利名則終身纏鎖嗚呼纏鎖馬牛之業何在而非造孽之媒耶且卽於用情之地無以累吾情而世緣未決其藩則有用之居諸汨於俗情而坐失迨至鐘鳴漏盡撒手而空歸乃悔沈蕩於昏波而俗之累人大也古者高人達士視俗如仇蓋深知妻子利名厚吾生適以賊吾性命也洎丹成九轉尊榮於億萬斯年祖禰之精魂且重聚三生石上視塵累之馬牛纏鎖相遠何如也故仇俗之仇正以能仇同萬福

詩　流光如水不迴瀾　難把優游救老殘
曰　我洩玄機聊破夢　返童須覓大還丹

探道

太上演經廣成談道遂以啟苞符之祕而奧旨以傳大言之則布濩乾坤而斂則退藏於密可分可合可卷可舒化腐臭為神奇綿一息於終古道可道非常道而為道微矣顧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討論之未精不能知止而有定何以窮乎其至變統宗而會元故就正高賢參稽載籍復本以澤山之虛受執中而不失其權至道之精亹亹來會矣鶴鳴之賦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云者藉也延訪之殷也善納誨也吾為探道者誦詩

詩　庶物蚩蚩負氣來　惟人靈秀有根荄
曰　窮源探取先天祕　覷破玄關笑口開

訪師

七十子之徒得杏壇而具體而西來大意六祖傳燈吾道之淵源亦若是則已矣夫師以強教金針非靳於後人然而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感以誠也康成之擔簦游楊之立雪故道成不朽甚至青生於藍而勝藍顧德無常師一艮鳥之擇木而棲也擇之不精必且下喬而入谷附訪師　心訣待善參

眞輕雙齡舉紛非精如停假紋道門燒魂或深倘親

者身畔童止紛本氣斯留者蛇巾旁黃招爲幽其相
孰健炯髮瀟答直與仍勿孰帶道涉煮物大道失勿
是足秀鶴灑對論神外切是眼服語白攝術莫察慎
亟貌內骨言旨節品所難面頂粉蜜御法反奥玷道
觀道蘊頂語玄據三遇辨黑鶴飾如女小火玄污正
其然光義清以丹聲乃燒神無儀口探施呼談清心
形岸明巍新叩經聲眞質昏頭叉厥陰或霖與名有

詩　眞藍淘濯出高青　紹述仙宗認典型

曰　邀得月輪開北斗　光風披拂侍玄亭

質友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言志字也而淵明亦以疑義奇文必待同心賞析則中心之既欣我亦良難而矧性命之圖擇交尤鉅故附以質友切論詔爾後賢顧風雨廬中既已卜周行之示要必推心置腹略無我詐爾虞斯以叶于野之占而佐嚴師所未逮

流露於面顏印堂與鼻端紅黃而潤遇此人而隆以
早生以告罄交我與樂必誠積以之感受謙以之禮
氣平舌不談故作深藏之態此包藏禍心之輩觀貌
道所捫胡害受中術墮一耳財貪取詐目名借深交
中得或底哉廋焉人色其觀而言其察壤霄道言以

胸失抑探道者其留意防之損益兩途判然家淺腹然之吾右而支左要切及問忌無言大劓時面交心奧交臂抱憾終身矣至若冠裳艷麗旣傲且狂或本玄談輕肯不凝渾必貌士之沈深故愚若智大曰古

詩　卜築巖阿樂隱棲　素心願從白雲齊
曰　空齋永締金蘭譜　並坐無言聽鳥啼

偏採

金丹心法集腋以成裘實薈古今丹訣之精華而畢羅其要而立志猶資偏採者堅後賢之信而驗錯綜參伍之奇也今夫揚赤壁之帆則樂其恬靜望黃牛之峽則驚厥險奇洎觀乎大海

洋洋乃嘆滙百川而王百谷而細流不擇愈以益其深且諸集之言亦各自抒其所得然死生之界要害之關究未嘗別㧻新奇迷其正旨但有詳有畧有粗有精有淺有深有顯有隱致其異統其同乃知心法之苦心而觀於海者難爲水也故曰堅後賢之信驗錯綜參伍之奇也

詩　靜啟瓊函玩祕文　鈎玄叵許剩餘芬
曰　參明藥火清眞旨　好結元嬰現彩雲

遠追

收心十二時放眼三千界古人自命誠有味乎其言之故上下千年非直比方人物絜短較長蓋將於尚論之餘懸一的以相

赳耳是故人上於我矣而人之上有人焉處下闚高由邇而溯洞至遠抗心翹首誰斬而封之且前喆之蹤後人之鵠也士君子冥心孤詣無憑藉而猶興矧往聖可師胡不以神雨相印惟即古人之終始鑄髓而旋心讓以先登而不許其獨步安必效法乎上者僅得乎中也故以遠追爲量也

詩　艷陽烘染百花洲　水閣山亭快意游

曰　忽見孤峯天外逈　開襟更上一層樓

戒欺

戒欺者何也所以誠吾意盡人以合天也天以理爲衡理以心爲宅心安則理得理得則天全故修眞必自戒欺始且心爲神舍神以孕氣氣以生精虛憍之奉融安得固精凝神而養氣况欺之未戒則情涉浮游而眞意不生曷以妙返觀之用惟立心應物毋俾一息矯誣則意罔不誠人盡而天心合矣无妄則可盟金石中孚則可格豚魚此戒欺爲天德王道之大閑亦即修眞之要旨

詩　拂拭心田舊異香　秋蘭紉佩菊爲裳

曰　取懷不假秦銅照　肝膽分明皦雪霜

求慊

人心本至虛至靈故靈應靈應故能披剝萬象而見已而以至虛合太虛泊情爲物遷重以百端交集遂使靈光一點蔽於慾

雲苦霧中如猿哀秋如后漏底寢銷漸牿神摧氣索而精血枯矣迨至因緣而生覺爹幻以知空而一綫之淸明不敵七情之隕穫是故達五明之路朗耀情宮疏八解之源澄淸性海要令躊躇滿志取之一體而皆逢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未儉之憾即寸衷高朗百體充盈此爲築築基之基而先煉煉已之已

詩　輕甯一氣轉神功　復姤往來遞嬗中
曰　三十六宮春意盎　鳶飛魚躍覺天空

勸始

學者邁征之詣力端重乎始基譬若稽田旣勤敷菑乃得修陳

其疆畎梓材勤樸斲而後來之丹雘可加由邇以陟遐君子所爲作事謀始也不然存畏葸之懷而無撒手懸崖之勇則經營不力安望積小以高大而成峻極之觀故志士勵行一念確乎其不拔而縱心孤往行健以自强此鵬鳥之爲培風斯以背負靑天而莫之夭閼者也而後乃今將圖南

詩　東風餉暖苑花齊　一刻千金肯自迷
曰　休戀穠華誇比㚟　孤桐原待鳳凰棲

永終

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士君子功廢半途或沮喪於垂成之會千載而下猶爲撫膺太息而謂不成丈夫矣夫君子有終謙

之所以亨而吉也乃以億世之崇高富貴而不能堅守其初心嗚呼自待抑何薄矣況築基三載百日丹成一十月胎而陽神自脫自時厥後此身已證長生會日月之幾何而不愼終如始也書有之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此不恆其德而可承以羞者也立志者其惟懷永圖焉

詩　著屐尋山路幾更　巖迴尋杳覓鵬程
曰　攀蘿咫尺登峰頂　莫墜青雲負此生

超凡

三千大千凡界也處凡界而相濁者凡民也南柯之紫蟻排兵北陸之玄駒走隙爲蕉爲鹿是蝶是人嘗殘夢初回總是北邙

衰草耳夫芝蘭茝蕙發幽谷之馨香雖蕭艾同敷而獨翛然其自遠然至金風玉露時勢交乘曩之卓冠羣英者依然與草木同其腐朽是以愚者剄心以掃智哲人蓄髓以憐肌非惟土石候卿腐耽艮錦寶乃遊心冥淡解脫藩籬故上古大椿不與北邙衰草伍立超凡之志應作如是觀

詩　塵海茫茫萬里濤　慈航那識榜人勞
曰　從今只度雞羣鶴　奮翮凌風唳九皐

軼聖

上天之所報不報於其人而報於其人之天智効一官而無以崇華野南陽之抱則用亦第如其器而稱物以施故酬不以顯

爲媒而報要以人爲務聖眞立志必使後無來者前無古人不甘於小成不以苟可安而止情之所至一往而深則安見前賢不畏後賢而後來者不居上金丹心法先以立志造其端玉宇璚房金臺貝闕億萬載之攸躋而攸止此丕丕基也

詩　三華結就迴超塵　累刼修來第一眞

曰　曾記洞天仙八萬　紫雲端捧少年人

第二端品

蓬萊道人張果著

黃中繕性道樞充氣性之符玄牝棲神物執啟參神之鑰運濛湞以植本玉粹金剛袪蹴躪以安貞氷懸雪跨故淇澳之琢磨有斐永千年睿聖之思首陽之薇蕨雖枯流萬古馨香之韻挺蒼松之勁節甯偕碧草凋殘瑩白璧之奇光直任青蠅點落以沅芷杜蘅之澤爲醴泉芝草之春斯篤實以褆躬定已精而益密自中和之在抱將希聖以離塵

持身

予聞諸莊子道人無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而不期且天而畀我以身大而化之之所由化先化其所化而化乃以神是故如奉盈如執玉如處女如履薄而臨深如困守於孤城而兩軍未慭如朽索之馭六馬翼乎其小心因天而主宰人外而斡旋本乎誠位乎慎達於理明於權躑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徇名謹持而弗失乃以反其眞

詩曰
衾影無慚夢亦淸　潔如霄露浥金莖
元陽若化沖虛體　管許雲飛覲玉京

緘口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川不防其防而蟻封可潰爲濫也故爾驕而道而人將誚之爾炫而玄而人將瘨之其驅之不及也

厭之不克捫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咸其輔頰舌反唇而稽矣括坤四之囊愼不而害矣道吾道吾自道玄我玄我自玄守如瓶緘若金人背與物不相靡相刃物亦不與我牴牾惟口啟羞緘之不密也太上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詩　搗碎玄霜旨趣甜　眞機默喻勿詹詹
曰　心花縱使傳迦葉　也只含情信手拈

輕財

財者何塵垢也曷輕乎爾淸心也輕則曷以淸吝則愚貪則敗有其有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是故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石崇

吝族於倫子魚貪尸諸木物物而不物於物道者爲之公馬伏波文淵謂凡殖貨財在賑施否則守錢虜此志此物也輕所輕也輕所輕者不有其所有者也不有其所有而見有於人耶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賊於賊而德全其德此之謂葆眞

詩　珠輝玉潤彙珍田　跨鶴何須十萬纏
曰　石忽變金金等石　任情揮灑讓神仙

納氣

雖有忮心人不怨飄瓦褊人卽易怒不怒於虛舟故虛己以遊物莫之害其閒人譽己適適然驚人譽人則自失人毀己已則

益修人毀人婉爲解蛇神牛鬼鬼斧神斤觸不驚犯不校是純氣之守也客氣不侵也其天守全其神無卻也無卻守全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太虛爲一

詩　世路戈矛暗裏藏　一言偶悖忍相戕

曰　沖和雅量涵高遠　鋒刃鎔成日月光

友善

井蛙不可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夫教以師爲鵠而以友爲譬染以藍則青染以朱則赤意怠之鳥翂翂翐翐而其行不斥得友聲也荃孤芳則茅爲害曲寡和而調弗揚是故援青松以誓心指白水以旌信攀嵇而鳳舉交呂亦鴻軒氣類符其神相許也故情莫如率形莫如緣

詩　舊雨忘言臭味馨　芝蘭滿座繞丹經

曰　巽香醉我醋於酒　太史宵占聚德星

絕讒

從善則如登聽讒則如墜囊瓦之覆楚墓握而宮班宰嚭之亂吳社墟而臺沼讒者滑吾以俗且將冒吾以蔽蒙與眾君子遊莫沾所賸與一小人比則啜其醨入鮑魚之市久而俱臭者蘄自嗇於樊也夫其消悶愜心方外袪夫塵垢詎遁天寒道甘殉僉壬而德厚信矼儆敝於一二匪人蘄乎亂鳴呼殆爲人菑夫

詩　似酒東風滿䀹微　辛夷醞藉牡丹肥

曰　山牕莫聽鶯簧巧　惱亂楊花撲面飛

別嫌

風之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致怒其曷瘳有眞君存焉愼焉而不畀以朕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疇則摘其瑕納履乎瓜田整冠乎李下何若是芒乎且已則已芒而曰人之芒於芒芒吾眞宰乎因非因是因是因非不投以因因斯無朕故曰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古者上堂聲必揚夜行則以火不窺密入虛如有人充類而至義之盡乃曰別嫌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復通爲一

詩　冰心早向玉壺收　寶相光圓滿慧樓

曰　掃盡微雲天不夜　一輪霽月淨高秋

安分

分無常也而安有定定之以知止汝止以安焉不由而照之以天天則分也故滑疑之耀聖人所圖圖之者不用而寓諸庸也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是之謂道是故困勉者之分安百千也得失疾遲安所安不相襲也心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爲人使則徒勞使以天則無僞宜止而不止是謂坐馳體道之人入遊其樊弗馳而越畔

詩　守得靈樞定也無　塵思銷盡驗工夫
曰　恬吟止所兼山卦　不見行庭養若愚

愼微

司馬承禎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損夫損至無損是微而無微此道之樞亦品端之的也蓋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虛而不藏體盡無窮而遊無朕受以天而無見得故心止於符夫欲惡經營喜怒姪佚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膚寸彌天虛蒸成菌以至驕僨而不可係嗚呼可畏也夫是故冥冥之中必薙厥萌寂寂之地毋滋爾蔕深之又深而不爲緒使密之又密而不爲物核琢雕復樸塊然獨以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詩　日煖之田蔚紫雯　春光透漏已三分
曰　敷菑莫待勾萌坼　預倩青鸞帶露耘

杜漸

壺子之聖也杜德機焉杜德機云者容貌若愚甚盛德也況巳私之伏暗長而潛滋茁而軌矣申胥有言曰爲虺不摧爲蛇將曷若且坤之初六履霜而堅冰霜者陰始凝馴致則腹堅水澤矣是故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焉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焉澹而靜漠而淸調而間過之而不守鬱閉而不流廪廪乎其若詛盟以守勝也故素也者鉏焉而無所與雜也純也者屛焉而不虧其神也維屛維鉏乃純乃素

詩　石火光微勢燎原　炎威況值巽風㸌

曰　行人指說咸陽道　痛惜阿房不忍言

主信

古之有道者不貳二不參三信矣而不期光矣而不耀故其寢不莫其覺無憂恬淡虛無乃合天德夫天德者不言而信不介而孚日月四時各循其序陰陽萬古不改其經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根本根乎本者媒媒鬱鬱豚魚可格實實淵淵盈缶可占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故无妄者元亨利貞而如匪正則有眚

詩　五卜變如四可貞　䕫甕後甲問先庚

曰　靈臺自有溪毛薦　不效狙公笑尾生

存誠

天以誠而清地以誠而甯故兩誠相亞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疆乎萬物熙熙皆自誠基萬物職職皆自誠殖且道先以繕性也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是倒置也是故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嶅而質虛而實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以通乎物之所造養生之道也是爲條達而福持

詩　當初矢願往蓬萊　銳意還丹化玉胎

曰　靜養千年飛去也　金針留得度羣材

第三悔過

紫微垣仙藍養素著

寶鏡非臺叵任纖埃褻涴芝田似玉爭容灌莽叢生毒龍騰飛舞之奇破鐵圍而踴躍封豕突爪牙之孽排銅堞以拔猖故伯玉知非每撫時以自勵淵明作賦思未遠其可追脫離慾海腥波猛立懸崖須撒手割斷名韁利鎖急尋覺路莫回頭匿瑕則以琢而瑩力振風雷之益蒙垢則由湔而潔光符日月之更惟霧斂與雲消自天空而海潤

陽慾

君子觀變玩占而悟道先補過矣夫無端失足踰閑於身世之交自好之清流一慚之不忍忍終身慚耶而況指青雲以信修

則疇曩之愆尤應已瞿然而愧矣愧且勵防之斯愈周虎尾春冰未許輕心掉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以云吉也敦中行也迷復則凶而災且眚也是以君子誦盤銘而自新以思永也

詩　仙子頻將玉斧修　年年桂魄皎淸秋
曰　方諸夜半鐃殘淚　一點朦朧萬里愁

陰慝

修道以治心也惡匿於中而祛之不勇大學爲正修之累卽玄基爲性命之防然不必其伏危機蓄隱毒而懷狡憤厲胸中之刃藏笑面之戈如蜮如虺如蜂如蠆如林甫義府乃爲黑風過海之殘也當其私意潛萌爲猿而若馬無以遏其猖狂之勢而

憧憧往來百感朋從乘虛入矣是故正心先愼獨刮垢務磨光

詩　自葆虛靈絕點瑕　波心月影鏡中花
曰　輕塵不著眞空界　弱水三千好放槎

身玷

身曰身城示守也守有道日起有功守偶疎動而得咎身也者積善之區亦積慾之藪也且夫往來之劇也酬酢之勢也入於其中而身城自化雖甚盛德猶且難之是故身之肓貢於非幾也猶雉堞之崩而壞也彌其缺則繕而完補其苴則豐而固滌城蕩蕩寇來不上雖乘其墉弗克攻也古人所以重崇垣勒捄度也愼斯術也可以磨吾玷夫乃得以城吾身

詩　消盡陰霾鼓太和　風光澹宕五雲多
曰　昂頭試向蓬瀛望　島嶼烟清靖海波

口鋒

天道不言而五行布四序章品物亨而歲功順也人之有口也善敗興焉出好興戎惟其所召也是故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仁人之言必藹如而其利溥也逞鋒而鬪捷則傷天地之和也緝緝翩翩乘機而搆禍人所怒鬼神所呵也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詩　檻外山青水自流　尋春底事說春愁
曰　杜鵑叫月黃鸝罵　斷送東風不掉頭

利際

財賄之於人甚矣求之未得而害已隨之利蓋害之媒而生人之怨府也士君子清虛結撰輕軒冕於泥塗則大寶在三珠玉金錢非所與然乞假或通於疇昔而以空山為避債之臺公私兩憾矣夫報賜以力自古有之以吾所有餘默以濟其不足則玄科經法亦可以償也詩有之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以云稱也無負於人也

詩　豪富何嘗到九泉　銅山金窟總徒然
曰　倘教瞋目能將去　底用兒孫化紙錢

色障

嗚呼君子歌鄭衛諸篇嘆淫奔之鑑炯矣夫一朝失足千古遺羞則筆伐口誅烈於五刑之顯戮然必其定情於鳶枕乃為亂男女之防則雲萘須友之章昔人何以廢書而嘆故當其目挑心許而繫懷於我見猶憐則一念之不自持未必不抱慙於清夜而猶未也謂陰陽配偶古今人道之大倫而鼓鐘琴瑟之調或敝於色斤之戕伐殆非所以尊性命而知保合夫太和故毋搖爾精乃得廣成之大要

詩　載酒尋花醉聽鶯　鶯花適興酒陶情
曰　花殘酒醒鶯何處　淚灑離筵夜雨鳴

淚墨

才士多功才士亦多過夫摛華掞藻半皆海市蜃樓而略涉風情見者遂眠花而躪柳而況一時逞意顚倒乎人心風化死生榮辱之關雖倖免乎明刑竊恐難逃隱禍耳修眞之士應不忍爲然濡墨吮毫稍流於過當或騁才於往日或寄興於無心要當細檢生平勿俾流患於將來以自虧其德行

詩　莫將揮翰逞才雄　隱禍恆藏巧說中

曰　感發天良時惜墨　筆花垂露寫春風

貪饞

食飮以滋榮衛也采溪澗之毛而王公可薦非窮水陸之奇也夫酒食之貪厥惟饕餮比之於混沌窮奇檮杌名以四凶帝舜投之於四夷以禦魑魅君子曰口腹之累人甚矣今夫采於山美可茹也采其芹鮮可食也簞瓢而疏水可以樂飢也羅百味之甘侈八珍之奉極滋味於刀砧鼎鑊而宛慘何堪嗚呼是顚頤也是拂經也是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而非居貞之吉也故曰養其大者爲大人

詩　搓首西山弔采薇　馨香俎豆日增輝

曰　養生甘茹園蔬味　堪鄙持粱齒獨肥

誤蒙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當幾務猝投之會而未及致詳雖有意以矜持竊不禁無端擾亂故吉目居其一而凶與悔吝恆踞其

三焉士君子言行之偶違豈遽遺罔念作狂之咎而防之不密乃至寖昌寖熾若狂瀾之既倒而難迴謂始也無心而繼流爲有意也是故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詩　西園柳絮小橋東　點點殘花落滿叢

曰　畢竟自來還自去　月明誰鎖紫深宮

甘蹈

人雖甚不肖日沈溺於迷津及淸夜捫心未必不增其氷谷追至蝸名蠅利薄於途窮日暮之餘遂倒行而逆施之有不遑恤矣在豐之上九豐其屋蔀其家困卦九三爻據於蒺藜困於石必也來章有慶譽明而貞斯大人吉耳夫非禮勿履大壯所以亨也晉如愁如而利貞是以受茲介福也不然而弗過防之從或戕之雖有聖神爰莫能助也君子故曰省其身也

詩　五湖游泳水如藍　釣餌芳甘未可貪

曰　佇聽春雷振鱗甲　禹門躍浪擁雲龕

監往

過已往矣雖悔其何追然士無懲創之心則萌蘖潛滋直若輕車熟路耳譬如平地坦夷本無所虧溝而爲積坳則四隅之濁淖泥塗乘虛而趨集迨晞陽久照積潦寖消而培壅未施遇奔流而復入下流之地衆惡所歸玩坎窞之占可以知補過矣以刱鉅痛深之戒貞其返照之神斯執競以行不績前車之覆

詩　春風暗度曲闌亭　遶徑山梅送遠馨

曰　野雀忽來偷眼看　惜花又挂護花鈴

察來

過之來也覺焉而不貳其見天地之心乎小畜四爻有孚血去惕出蓋柔而得正虛中巽體而補之以剛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也大過之初六藉用白茅畏而慎焉不嫌其過故皆无咎也今夫北闕之輕陰既散則南山積翠鬱浡而自流雲蔚霞蒸觸石而呈五色是故志之立品之端積善之本原莫不受成於改過

詩　轉盼風光覺昨非　陽和初動莫輕違

曰　審時採取青麟髓　煉出飛仙上紫微

第四選善

醒眼道人八曾嵒杰著

天上同仁普洪恩之雨露世間拔藥培心地之芝蘭條荳蒻芍筍之和爽消嶰竹挽水鄉枯魚之泣暖翻春波故生蝶濟吞伯敞栩漱湘之緒點是退舍芳名流泰岱之封垂淨業於無倪迢假道樞成慧業殷福田而有福益祿人械葆珍田合備家福履之祥其旋元吉彌釋氏波羅之論自在行深惟積少成多務踏路而滿志自拚高經長充法勝以諸因

捨貲

財者宇宙之川流而生人之借徑也積而能散用之而各協其宜乃爭天地之盈虛而不爲守虜然亦諸太廣布德散貨財於九族而高臨終身爲拔班毅首於親鄰而身自羊裘皮釋君子曰此非人情不可近者之而不合其宜學人自悔過以來酌盈劑虛而胸無蓄著行陰功事發至誠心爲善無近名施恩不望報以生民之大命迴之而爲天地之大公是爲流宇宙之川流而辨假生人之借徑

詩　福地開從積善門　惟憑慧眼照黃昏

曰　途窮那待西江水　一勺能沾活澗恩

給藥

與丹藥極不可以回天而可以解人之疾疫彼室家溫飽則藥籠中物可投於治標治本之時乃如貧病顛連則一人向隅舉

室啻為飲泣或限於鄉村之僻遠誰驅二豎之殃或窮於痼疾之纏綿莫覓三年之艾作善者按方修製依症送施如扁鵲重生飲以上池之水也夫蘇耽之井董奉之林藥盞丹鐺遂作證仙基業故覓長生之術者莫先於衛人之生

詩　華陽洞口白雲隈　炮煉靈丹轉又迴
曰　一切同春歌壽愷　懽欣童叟到熙臺

放生

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廣生而生生不已而所生之物亦本生物之心以為心故凡欲長生須種放生果且物雖微賤莫不惡死而欲生故鱠餘之魚復振鱗於吳水膳後之豕翻化龜於魯

津況即其生而生之則刀砧罟獲之餘胥荷再生之澤夫隋侯楊寶毛寶宋庠一念之所將永膺多福而龍宮酬德且以禁方濟世躋天府之上眞惟擴此生機刱放生池苑捐金勸募俾復其生夫是為好生好生者長生之劵

詩　物我含生兩不干　相逢底事忽相殘
曰　仙郎若解無情網　一覺阿門夢也安

印典

儒釋道教譬則三光經典之創垂若江河之行地且經者徑也揭信修之路而導之於天衢也昔人見桃花而悟道則覩茲密諦益啟金繩寶筏之光故根器深者因緣以生覺其次則遁途

守轍求列聖之心燈又其次信從因文義而知寡過故經以彰教教明而道乃行矣印經則經以印心所以行在天之寶祕亦心因經印而流心法於後人

詩　了性還丹化雨深　刋成經錄度金針
曰　饒將十二龍賓彩　演出空王覺世心

方便

善無大小而善量無窮力所得為而為之皆可為人物養和平之福解杖頭之貲輸囊底之金斯遐邇異同均沐和風噓植矣甚則鬼神欣所托貧苦得所安而語言文字之無多足以釋寃而弭禍蓋舉生人之所便卽皆為作善之方終日乾乾而與時

偕極亦安有輕重優劣強分大小之名耶至如所便之有方凡其方之所甚便則感應篇陰隲文兩卷言之大詳予故不縷言而但統之曰方便

詩　烟光一派曉寒空　點綴林泉補化工
曰　滿地花香天女散　等閒幽谷遍東風

隨緣

善生於性之有所結亦結於心之有所遷故未至寂然方至勃然有感而遂通是則隨緣之謂也所以見所見聞所聞意所將足所卽輔頼形神之所麗無非作善之據依故緣隨念生隨時寓隨境隨情締佛家所謂積幻而成也然滿腔皆至善所凝斯

積善以隨緣而具而種因之說則流於望報而有求非儒家盡性之所推卽不足以云吾道

詩　暫向修途了宿緣　吟風嘯月興脩然

曰　溪山引到雲深處　流水桃花別有天

敦倫

君父之大倫與天地無終極聖神之功化莫不由庸行之修故當其釋褐而登與夫敘天倫之樂事者至情至性宜有肫然莫解之眞乃踐土食毛未綰半通之組綬秋霜春露遠深終古之悲思要無庸以地遯時乖而不覃心於忠孝此儒與道之必基於大本不同釋氏之空也至若眞卿殉節以忘身而神歸綠闕

吳猛酬恩於罔極而位陟璚宮此皆忠孝之楷模而振玄風於不朽者也故遠君邇父爲遷善之大閑

詩　九萬程遙水一鄉　雲鵬鯤化任翺翔

曰　圖南未踏梧桐月　恩滿深林感鳳皇

復性

春溫秋肅造化之大綱而恩威並濟之宜卽聖神之作用所以旌陽成道仁義兼施點瓦礫爲黃金以濟閭閻困乏而孽龍之斬水赤洪波爰位極瑤階晉天樞之上相且立人之道仁義爲宗體仁則足以長人和義則正爲利物故學人之遷善仁義其大經鳴虖因心作則無煩筐篚之捐稱物平施自合乾坤之撰

苟恩明而誼美自返本以還元

詩　洪鈞宣化有無間　雨露風霆疊往還

曰　識得帝先聲臭杳　曉山聳翠白雲閒

植躬

善在人者或難必而在已者有獨操況責善於人而返已轉多未盡既無以正帥人之實且將反唇而稽矣趙清獻公之暮必告天張忠定乖崖不欺暗室古來賢聖凡皆重以修能也非然者儲性命之精而入德不深其懋勉則衾影多疚心之事天其謂我何故式玉如金跬步凜旦明之鑒黃昏清夜寸衷見天地之心舉力所能爲隨分隨時所宜盡以中心之好擴之流離造

次而無違斯善念善端克底安貞之吉

詩　卓犖幽懷愛寂寥　懶隨凡艷鬬花朝

曰　淵槃歷盡冰霜冷　虬幹稜稜挺碧霄

成物

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後知後覺必相須乎佑啟之賢是故惟善與人同斯大道之行放之而準且人雖不肖而感以天良與禍福未嘗不惕息而駭心故因壘而降祟舞干而苗格刺史遣鱷魚之害申公點頑石之頭則同善於人人必有同其好者夫伯玉恥獨爲君子而東漢之三君八及八厨八顧均此循循善誘之思故大道爲公自成而成物

詩　晩霖滂沛樂沾濡　谷草巖花儼欲蘇

曰　獎勵羣倫施化雨　士風廉介景師儒

博濟

秉彝好德之良理不歧於畛域聖賢立則思俱立而成不獨成夫博濟之功堯舜猶難滿願乃求諸修士人將共笑其不情然以人心所樂從而導之以力所能致則托詩書以致遠其爲道易明而其教亦易從矣其或限於力所不足無以施其普被之方而與人同善之懷近不遺而遠不禦若長房縮地山川盡括於門牆媧后補天缺陷不留其罅隙心之所必到斯善量之皆周非實亦非虛而道乃達諸天下

詩　墜露冷冷警素秋　炎歊滌盡九天愁

曰　風回萬里銀河迴　尚許仙橋渡女牛

垂光

修道所以修性命顧性命之眞本同符於天地則欲與天長地久必善量永貞而不儆乃堪合撰於乾坤是故通遷善之大凡俾昭垂乎來許使後人之興起者欲歌欲泣借風雨以交深亦步亦趨撫琴瑟而自遣而吾性吾命乃能攸久無疆矣學人自悔過以來志以立品以端統人已以靡遺合億萬年爲胞與則人盡而天以見乃可語超凡證聖之功

詩　千年綵筆掞星河　善誘無聲夢覺多

曰　醒眼蓬萊清淺後　春風掩卷幾悲歌

第五築基

鐵杖老人李元中著

梯山航海造端先伊邇之區秋實春華滋長在植根之固得玄珠於象罔須淘赤水三周搜白玉於清源合饗丹膏五味故芙蓉殿迥經營居黝垭之前玳瑁樓高樸鄧視登濡之窰定鼎而年八百因稼穡以開基培風而路三千藉波濤以奮翼尋源探本潛圖彼岸之功聚礫延砂卽振爲山之業假無形之畚插式固身城憑有定之津粱勤疏性海

精

精者何水之母坎之源也先天之精清而虛後天之精濁而實先天曷謂曰知識未開氤氳內結無形無象藏貫肢節間先天

精後天之精之本也迨至情緣起嗜慾萌一點眞精變化後天之液念起精起念伏精伏循環生息不竭不窮故有形者後天精非先天之謂凡基之築築先天也築先天何也曰後天濁且實且媾之而化生而況清虛醞釀於官骸玄牝勤加採煉甯不成形成象結聖胎故示以先天爲祕諦

△應者(念)先而○生之補烝卽太是☯培之囯根(心)形而髂化未偕◐眞而丨蘊以彩盈鴻虛(∴)合乍元闢、以爲成藥(∞)物聚佛則祖⊗之圝牟於○○二所()由散成則神洋𠔃㬥之於金四◎〻所仫由屋結三者向也邑倚佀欲羊煉脂△先務泳先於識后此

詩　混沌含苞玉露團　化機恍惚要尋端

曰　可知粒粒崑源探　莫向鮫人泣處看

氣

曷爲氣無象無形無聲無臭天地之生理人物所由生曷爲無聲曰有聲者呼吸是息也氣之用非氣之眞也氣藏氣海中息之體也氣何起曰丹田介任督之間而交會於上齒下齒之尖處築基築眞氣毋於息求之築氣云者伏息於氣中而不動元氣乃內含能內含斯不洩然而意到則氣到意停則氣停由勉而安灑灑洋洋斯腹皆充實義詳祕授待善參

人式有形構亦有之涤流即○祖是丨於在脊下第節伏踵丞○●之後筋非不鬆血非不流太則不則欲三之身無之會脊本川川何先之丨也起海夾困之得丨以在丞足腳跟骨此能活脈此得行過喘及促其惟吸來相而吸來相亦爲丨所伏伏龜鶴置毛鼻而動聯丶式彼◐得無之◎初不丨或或當㊣求可端平呼往之稱呼往之稱止平非以丨必⊙息鴻於也不自△於處此煉成價辦矣學知行走住以㊣之

詩　光迴海底耀蟾蜍　琴浪清烟自卷舒

曰　且住河車窮倒影　風旛不動恰如如

神

陰陽不測之謂神天地之顯藏而人得之以運用穎異超忽莫可名言然神曰元神非思慮聰明之謂臟諸眞宰秉於先天喜不能傷怒不能損故一神兩化化於元神神曰元故能化追能化自成神是故煉而爲心神現而爲陽神飛而爲天神神之靈神所運故曰穎異超忽莫可名言也莫名而名之是有訣

、肺下之左三所之聖所之其中外如中星畢中屬卯立一一之動而則光息發千亘所夜先常之旦可則飛然入一乎先育月有日也形妄无■結⊙鄉魘四右上㊍之屋不體放後式華而越里行日謂而○明、歛以寂形其石也人知以慮後之而慮有時是○靈爲○、靈至

知、便恐先得所前戒足恩損靈○者不慮也後損前聽而之後聽以先便得至悃、○爲思當不奪者之時特是有○與以知用以慮先聰而非覺損漸○漸絕滅先始見止其散、失之而●無倦歸欲後知必、消者亡當其以殆此盡訣故參△之丨可將也

元　魂

神　金　神　火

圖　魄

詩　空非幻有有非空　一點精英帝謂通

曰　欲見廬山眞面目　迴光便識主人翁

固精

精之生也念生之精之固也念固之念消於無有精斯守一而不流消念將奈何塞聰蔽明忘聞見也念不起妄乃不生妄不生精乃固堅持密守由勉而幾安是曰內固外固者何也冬毋過暖夏不過涼春不觀花秋毋翫月疾走如風側臥如弓端坐如鐘直立如松外斯固外固則流治內固則源淸久則筋骸有聲聞百步是爲精足爲固固精附以繫辭申其略

過修三丹關者淸必而萬不緣濁悉如盡松諸是精故暑接之女正色不恍觀如不淨翫雲杜之花想外精出根充自滿無於業一繩身以而繫有念過月不生寒自之心奚中容以緩不也得哉成可驗一皆欲俾後除時天如有風補是無目固不一道見我之易由得髓固保事隙失可本乘末如先週定矣股空其虛然以之先無下項文俾倣夢此弓後爲固由妖固之涼精矣可從前之抵愼膝道是之睛之但精於直其腸劍足耳賊所竊錯旁勿道人俾理戚者勉種也念不之足不精必之喜天歡後作固稍是虛靈暗俾欲心慧精不當之洩天則先滿補絕我則任企種欲邪暖天有後既其密化嚴入時無時因閑安防室精內石不鐵至副停一不出而熬動中體漏四屋行固

卽是斷鐘不如之入根得情緣根無無情魔斬凶精裏

詩　湛寂靈濤涙已平　澄懷對境渾無情

曰　自然截斷橫流水　靜看春潮日日生

養氣

氣曷養也順以馭緩以行窄以通扣以走疾徐得法而過度適中也一關未度則反水逆流凝結一方成惡症顧爲馭爲行爲通爲走關之過根之由氣爲之而意主之意導先路氣步其後塵曷爲根之由氣自丹田氣海來一脉兩支分途而交會外由尾閭穴周行督脉間內自前陰而周行於任脉迨至上齒下齒肉尖相對處曰交會關陽督下度於任陰任上度於督陰陽和

會斯充滿而不停先以意者假以作探非長以意尙蹈空虛馭曷順任督兩經分上分下上者上勿下同下者下勿上提倒行逆施則停滯而生瘡疾緩以行何也上下以漸毋急遽致發而難收也窄也者謂上下於筋骸際膏肓間路如一線微毋散毋粗有不歸元之弊扣者何上下之行不離所主督氣下於任根繫尾閭穴任氣上走督根猶著於前陰首尾不空乃蟬聯如貫珠而生生不息至疾走傷氣毋若固精心性和平毋暴怒剔氣可以養訣乃許商

發時以魯事弌吋手珠陽物養旡而如時難戲之由擘

弌香塊緜弌至息以沌混匕匕之匕弌第匕擊以拳

女漸攸方乃由㰦身體之憂用思全夯此得庳進雖
頓工於不也亦如中不運而伏口三是法歸降夫廾
是於每先巛窮歸當三運如未丨源矣行遏後無巛
言之之養不而一者此其用以其爲道義先丨而體也
用自合明之剛養運巛前以爲而丨大一言伏得與
所以以而心終祇伏其詎言體法伏日有不之至之
還等丹性力求行古来其往流停之必者旣時而之
無至乎汗把丨傾及必源終有三崩而爲漫五閉而
而死行記而必丹止之養丨故鴛鏡巛握曰腹又如
而弌不出是方動痛而鬱極虘爾鼒一行如囊周〇

木弌如體乚不蓋是贜三膱此一有是幸有爲次方

詩　複道雙迴徑易訛　芰夷灌莽散烟蘿
曰　白雲聯絡埋幽谷　保合天根釀太和

凝神

神曷凝凝於斂斂則神深固無耗散憂築基當神未足時戒多
言戒多視戒多聽戒多思愈凝愈靈神斯歸舍曷爲舍肺第三
葉間魂魄所棲息也凝而不放自歸元丹鍊九還胎於斯結故
凝神之日寅則起亥乃眠少著重衣食多辛味不多視聽曷如
不視聽不多思與言何若勿思而勿言洎能七晝夜無眠是謂
凝神效爲揭波羅諦俟有心八

口神不土而團凝須取而从於土時毋反有伏昏中
神有本不與固且靈示口常呆土扁入靜隨足動小
从昏精是凝走中木周从之遡則中氣以空元欲色
華烏未於目亥身而谷聞見無日在聽所廾豈風知
聲曰獨口全人無刀耳間欠而所守有月日聞化終
著戻捐王見見無有存門見有聞貌月在容祕雀慮
時躍示心木謂衣躍凝非不道木其由啟爲動才謂
魚之之而中培幾之甫弋神實飛然古心靜旋飛由
田其方後是得先烏之非而必旋生至門方空不凝
入古言口饒凝而詣體靈云者前發領言常也羊羊

不然色月吾木舌神遠又有覺活細文交會王心望
舍僧是坐之本講古心則尗爲所的可魚星星有二

詩　活潑心源朗碧天　涵虛無著影常懸

曰　但將陽燧歸銀浦　煦養珠胎指日圓

循天時

循天時易　謂謂以臟腑上中下循孟仲季四時也精旺於冬亥
子之交闔乃陰陽之配合基初築煉精自孟冬依前說固之加
嚴密而日居巳午功則較鬆恐相衝元精不保庚辛申酉日功
則有加義取生生是爲月計日計者每時丁巳午則肖庚辛申
酉日程功申酉時照巳午支從鬆放臨戍不卧至丑卽興飲食

須以卯未時食毋過不及氣旺在春初養氣月從寅卯月內逢申酉則與固精反功有加一日九過關較平日五周多四度曷以故氣懼剋而申酉皆金一與寅卯衝則金强尅木防其剋故倍嚴然大者毋放小者宜疎過膠柱氣曷活而靈故每申酉時略鬆息起居飮食同固精第緩步徐行勿若固精之疾走神旺於四季凝神者始於辰戌丑未月顧煉精與氣視日所衝神所由凝獨不言衝而言合戌合卯丑合子辰合酉未合午日逢合默坐一晝夜以寗静而致遠云日在丙丁爲土之母遇此兩日則時坐時行迴環一週以取胎動將生意神貴生生而不息

乃蘊靈於含畢達其光三品適中基乃築

語云山中無甲子方外不知年入山築基而日月支干於何稽考惟預求精歷法者推算後三年月建之大小逐日之干支錄貼單房歷一日則抹除一日行功煉度乃不朦朧耳至日上起時時無定候然就晨光之隱顯驗晝夜之循環用返照之虛靈參陰陽之消息依時按刻而工夫真矣其道甚微予試詳其說

二月太陽出沒原非一定正九出乙入庚二八卯酉十於偏日之七三右於斜日之九正迨然亦八二是歲左不過五尺四六月間亦如三七之偏數適疑焉一皆中照時他餘其定爲會來陽真空悉念二無三

蓋辰去皆子午二時按刻而推固有不中萬尺中七冬申時屬夜分無論春夏秋冬俱以吾心之五日四兩是子別之丈一尺九尺八有約右在冬三寸時六季問而仲冬月出巽入坤又一定之數其五月午則孟乾歸艮出中天月五巽之戌在寅在辛在甲在有修養三品者能動察靜觀潛孚默運誰曰山中無甲子而方外不知年耶至前文所云緊與鬆者乃合三品淺深論毋徒認淺功失內外同符操縱咸宜之道

詩　漫辟藤蘿叩曉暾　結廬松嶺逼天閽

曰　烟霄甲子容疎放　始信雲窩事業尊

因地利

因也者遠因天下近因一室一身也燕晉之分先煉精坎水也齊魯則先氣木旺東也鄭衛居中先煉神戊己也漢中秦陝則取金生水先煉精楚蜀暨閩越煉光神火生土也氣精交煉取水生木者燕與朝鮮也曷爲近在身與室煉精宜面北氣亦然煉氣東亦宜精則否精宜北亦宜西然欲充且固朝宜東北方暮西北煉神者中處法宜流轉向四方又必面多南火生土也他如金日生者廬結西水日生者廬宜北木日與火宜東或宜南凡皆以云因也附以訣

地利之因煉三品也隨其所值因以制宜文已載明

毋庸贅至若東西南朔各有宜從或循環以周流或
中立而不倚則以外功論非內功也蓋外功之動靜
有常而內則神明不測予更申其說惟有心者體之
矣神死落一方按助氣遊性頻得有活之中精養夫
丹而氣呆化而未我生性中爲不定爲活神養之內
結不死想而處身所之外心轉時向伏神凝氣中功
以能精則方神功煉方各住換坐者爲也氣中精何
藥生死爲依實內之某迎心只默當養爲伏之固是
細爲參詳爲辨地利盡而人事成矣至如卜築於山
結廬於靜趨乎吉避乎凶文詳煉已卷中不參末議

詩 軒轅頂上鳳皇巢 戸有雲封不許敲
曰 五色光中香十里 靈芝繞遍月輪包

本人和

曷爲道天下之所公曷以修盡人皆可證然得天者異築宜分
精不足者先煉精氣不足者先煉氣神不足者先煉神三品皆
足則分三日而煉精煉氣煉神焉皆不足則分三時而煉精煉
氣煉神焉否則輕重淆後先紊基之壞築之乖也足不足之分
參以訣

成形之身有五臟結丹之藥惟三品精爲 水水屬腎
氣爲木爲火而木火屬肝屬心神爲金爲 土而金土

屬肺與脾五臟有虛實煉三品之所以必分先後也
實再眼珠圓左浮爲虛右沈非實左沈實再目黑而
弦爲實左寸濡脉性一看眼珠脉分左濇爲實右關
左關屬肝以修養之士欲知虛實當一右寸屬肺以
屬心以細爲右寸關尺六部兩尺屬腎屬脾以洪爲
高便爲氣足右浮瞳若點漆則爲精足光便爲神足
虛實定先後分至骨節有聲呼吸平能不寐三品斯
足乃眞和繼以行持藥生丹結自另更五臟成眞人

詩 一顆明珠十載思 驪龍頷下幾人知
曰 於今參透眞消息 涉海求珍總是癡

培後補先

培補者培後天三品補先天也蓋先天之精得之以生生之可
無死汩汩於後天之鑿遂及先天築基築童精無培補否則除
妄念斷情根俾生育之精復充滿久則還其本歸其元珠現於
崑源而先天足先天之氣朗潤而輕淸無往來無出入靈臺不
靜則消爲血氣累於後天始築基未知伏氣運之使充周漸運
漸平置鴻毛鼻端而不動氣乃復先天至先天之神神所由化
歛則如卵精瑩內含放則如珠光華外露動則流焉而活潑靜
則寂然其常惺大擴九州小藏一芥六通智慧用之而漸虧一
點眞靈撓之而必散故戕以思慮賊以營謀疲以遠行昏以晝

寢日以侵剝昌以凝培補云者勿疲勿昏勿戕勿賊語言聞見
悉屆渾忘神乃凝附訣一篇示培補
培後補先是固精養氣凝神體用兼全三才各得後
還精於生精之所還氣於生氣之所還神於生神之
所以後天至足補先天之不足也還但有精每法亥
日時子就先之單右左行急步百兩又勒拳兩緊挺
臂下直二捽四十然次盤後單坐存上遍想眞體昇
陽泥集宮丸心由第竅系三注下門命元還是如十
四次九得方火烈昇上集爲丸泥涼景下冰爲嚥心
過景竅火有淬炭之水爲聲命注景門得既景眞持

更七行精日還乃還元有氣每法已日時午行徐步
百單上坐端氣運周一氣伏次一一至七伏口日呼
絕氣吸還乃還元有神每法申日時酉單坐動不不
旣還若有精想存跡之不又還若有氣行運用之住
神中心游光外身心身了了任純然自四歷九十後
日於能室暗物見乃神元還各清其緒先後不淆則
三品皆還先天悉足再爲聯貫則化三品遞益有加
倘精未還而遽思還氣氣未還而遽思還神神未還
而遽絕培補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未見其有得也
詩　圓蓋包羅運左旋　愁聞八柱觸當年

曰　媧皇已煉崑崙石　不教東南有漏天

由分入合

水爲精木火爲氣金土合爲神五行各有司不相攝分者強之合而築基者督於從顧分者終分丹奚結故三品旣煉培補功己成俾精合其神神合其氣關元內顯若貫珠藏諸乞牝間備採取否則精雖足散而無依是爲舍利珠非眞聚氣祇屏呼吸神徒定往還陰而非陽釋家之諦也由分入合訣可詳

由分入合是聯三品爲一氣如兩儀八卦返本還元同歸於混沌之太極也但精藏丹田所處最下氣藏氣海所處居中神藏神室所處在上欲上中下打成

一片則非檢絲以貫之不可謂絲夫所吾眞者卽之眞心中也以意是氣則神合注神一意想法用存於氣降神兩目海至兩耳失明歷七失聰復明日而乃爲復聰其氣神合神合以氣一意精則移神注氣丹田氣於存想仍用合氣如神內一覺腹氣滾股熱下日上滾壁耳光射里乃聞十合其爲神合其氣氣精三品歸一自生藥生丹供採取而烹煉矣至謂結丹爲煉精化氣結胎爲煉氣化神是雖三品一氣而元神之主倚居神室元氣之母倚居氣海氣母皷無形之火神主造有象之兒前後境地本不相混細參之

詩　上苑風和細雨賒　催開穠艷領春華
曰　花光日影都成朵　篆就蓬萊一縷霞

化有爲無

修眞煉道以合天也然天有精精何見天有氣氣無形天有神
神曷在靜專而動直故大生焉彼其培後補先由分入合蓋猶
存迹象未渾忘惟時爲內收勿傳在外寖融漸化無物可窺乃
可以合天採眞藥

化有爲無太極而無極也無極本虛空無臭無聲而
生生莫測三品之合同而化則博返約實還虛逮生
藥生丹則又無極而太極而兩儀八卦別立乾坤爲

無其然化有惟盤坐法自在十一日單床八木心似
身若槁非入定死灰雖無知念而無識而精自不及
精及氣而化念不念不及氣自化自化所神而神再
從無化殆盡得眞藥生有自取不成加以採金丹乎
眞正之此卷爲修眞第一關築之堅其基乃固風霆
水火無震撼虞予願後人皆爲造五鳳樓手而若縛
茅舍庇雨風瓮牖繩樞非所望故罄抒所得作築基

詩　心齋宴坐我忘吾　冥契高玄古丈夫
曰　神返太初偕物化　宛如飛雪點洪爐

第六煉己　　　　盡縷道人何淑清著

一鶴相隨望青山而遐舉雙鳧忽化跨綠水以橫飛趺跏非委蛻之蟬結念而調龍虎湛寂擬蘧廬之蝶空形以駕鳳凰故巨石苦鑽研卅載邀天穿洞穴高崖勤注視九年立地現丹珠罕見罕聞比生若滅忘言忘象俾坐如眠雲洞影蕭蕭一粒粟中藏日月石牀心炯炯三升鐺內煮山川築基之會有精修鑄道功憑煉己安鼎之先開祕諦還丹妙在還神

擇地

功分煉己參合於築基顧三品既修念切成丹已多疎放矣夫雲衢修阻不容鹵莽問津惟萬念皆空於還虛之先預啟還虛

之徑斯有基勿壞爐乃可安然其目宜詳其序宜辨一曰擇地蓋湫隘囂塵之境耽清曠者尙弗居矧性命初修正君子攸芋日也惟是深山窮谷路杳而峰迴寥廓清幽乃與性天相洽而漁樵絕跡鳥獸潛蹤雖未涉蓬瀛已入天台勝境矣竹堪棟瓦屋可把茅而峻嶺孤峯依爲良友門迎北向取子水之生陽也休傷杜死玄白諸方所宜避也牆宜黃土俾厚且高喬木深林慎毋密邇蓋風聲樹影最易驚我聽聞而鳥雀蟲蛇毋借穠陰而擾攘況幽棲遠蹈同志良難結侶偶乖且致中途兩敗故住山之事須思患爲預防至若結廬前後帶水爲佳碧澗清流既作荆扉保障而湔除塵垢滌蕩襟懷飲食所需亦覺取攜甚便

故地之擇也實爲煉己先圖

詩　遁跡桃源久避秦　漁郎洵是有心人

曰　停舟步訪雲山古　風景春和不記春

審單

功自築基後三品歸元水火烹煉之交宜可以上單採藥矣顧單非床比可偃仰而安舒而八柱衡霄三階瞰月天梯借逕此其先聲矣然名之以單取端凝而不倚也式方三尺木用生榆四足堅牢高一尺八寸結繩綿且軟上安棕墊廣如單縈以布裀中心特高起所以防穀道俾無洩氣云單安室中四壁令无倚著庶昏沉傾仆及時而可震驚且單取渾堅不惟其工巧空

山無匠作好自爲之

詩　蕭疎四壁倚微茫　兀坐無聲藥草香

曰　定息潛通三島路　幾曾尋夢到羲皇

直體

丹之煉也煉以坐功蓋坐則身不傾斜三品之往來得以過關度穴否則三關不透矣五臟不靈矣滿腹之精華歛而屈矣必令如壁立竦乎若丈人之峯不然甯暫下單床略舒肢體歷之既久自堪由勉而安

詩　秋滿空山露氣濃　翠微巖畔秀孤松

曰　亭亭矗立干霄漢　迥異黃山老蟄龍

寧魂

魂之昏也其原在散魂之定也其道在靈閣汶而弗瑩是卽傾頽所自也目不視而光留一綫耳不聞而實啟三分一點靈機握於神明之府淸澄若水靜定如山虛含鏡影之空照擬燈光之聚斯不流於暗而得一以寧詳具下條合參而道可悟矣

詩　暗收月魄養靈根　定裏光生醒若存
曰　恍駐碧雲觀自在　頓忘塵世有黃昏

死心

修道以斬不死也然心不死則神不生雖倚著於無形而性已爲形所累斂知精足矣氣神已化液而流知神氣充矣神氣已欲銷而散惟恐耳聞目見矣聲色已環生存直體之思一身適不適自喜煉丹採藥矣丹已走藥已枯見有靈胎而胎已幻矣有意閑魔孽奇鬼已欲攫人矣妄來於心心未死也善夫莊子之言曰今者我喪吾我喪吾心乃死耳故上單之會衣裳雖紲袢一任其自然坐向偏隅所向而皆是迅雷掣電疾雨烈風痛癢之生鬼神之試若死灰槁木不識而不知夫是謂死心是謂死心以煉己

詩　朗照蒲團月一規　冰爲肺腑玉鬚眉
曰　光華澄到無痕處　牢鎖之猿不許窺

活性

性者心之種心為性之郛郛有草蔓之滋斯種多戕賊故死心而心定自活性而性靈盡霧斂雲消日月自輝光而溢彩順自然之則安於行所無事之天色色空空亦空空而色色矣故旣死心自活性而死心之外亦別無活性之功

詩　香林妙境蕊珠宮　滌盡塵氛蘊已空
曰　髣髴一天新雨霽　馬蹄秋水月華中

解孽

修真之士自立志以還寧向有宄有孽然或從前之遺眚或夙世之難知非未雨綢繆竊恐禍生意外法於前數月每日中正午虔誦金光玉樞各十遍就日中煉書五雷符至七七日為符成書掛單房鎮諸祟又預先矢愿俟吾道德圓成瓜葛羣延定皆拯拔則諸孽方冀吾蚤就救伊於幽苦之途亦何著意相持徒兩敗俱傷於渠何利故恩威並濟孽不足言矣

詩　石匣初開鏡影新　高懸暗室醒迷因
曰　陰霾解盡山光朗　豁眼叢花悟後春

袪魔

超塵劫了死生入大羅膺帝誥極天人之福億萬斯年安容不鄭重分明歷試以諸艱之境故上單以後每聞慘泣悲啼棟宇如崩牆垣若震室中器具走躍飛鳴或妖冶紛來或貨財充積或虎狼逼坐或雷火及身甚至家人眷屬荷枷著械於前人吏

陰兵獨刃罔繩而至客來勸駕道修丹總是荒唐神至呵呼謂大福非渠覬覦邪魔種種不可磬言要皆天所使然試我道心堅否耳顧自入山而後百折不回之死靡他會何畏阻魔之至也惟宜鎮定心神倘卒不及持則有合封雙目任其擾亂愼毋開眼略窺一念端凝心心是道則魔將自退焉敢為殃少失防閑前功棄矣至於情形不一時刻無常統惟日夜嚴防毋以予所未及言者遂以幻形為眞迹也愼之

詩　黃芽露頴綠生毛　腹有靈珠氣自豪

曰　六甲風雷三尺劍　練光飛處鬼神號

順時

坐單修煉將以達天也然日夜枯禪竊恐靈機不鬯刻時計度活潑而沖和性天乃適其恬愉而不憂拘苦當子水陽生自必上單凝煉越三時合二十七度功不可虛至卯為日出之門於丹未便不容久戀依刻而下單緩步廊前借以舒其血絡辰時飲食已復上單時歷午未申計度三十有六及將交酉日入之門也即復下單以合盈虛之運戌初用飯戌末上單亥初又復下單計四度半行持有定乃合其宜然一陽來復之機曰惟一子而丑寅巳午未申戌亥中之活子則又吾身所自具理詳下卷故不妄參

詩　十二時分一剎那　靈臺斗柄近如何

曰　山中自有忘年樂　不計駒光過隙多

耐日

蓋成功百日而躁與需皆失之夫百日功靈亦第論丹之究極童眞可得之三九少眞七七以爲期中眞以九九見功老耄者煉須百日必拘心法則先期而獲者豈曰倖成顧童眞少壯之功卽不定要以百日然預程速效則有上單而藥走安鼎而土崩烹煉而毋亡其害不旋踵者故煉丹之士必皆以百日爲期

詩　晴和佳氣罨茅廬　性海烟消趣有餘

曰　何事疏泉頻酌取　逢源水到定成渠

節食

匿跡深山人曰先求辟穀夫眞氣未充於靈苑而封濇胃腸恐氣餒神枯救死亡而不贍矣夫養脾和胃麥飯爲良涼血清心佐宜蔓菜次則陳倉之米葵及蒿菱食戒多餐飯罷飲水一器繞堂三匝食氣稍平乃停息寧神上單煉度至若餱糧羅穀營辦維艱則春斸黃精夏搜白茯松榛之實芋栗之珍或剝或烹或和或粉要取療飢果腹無一定之經也

詩　囊槖蕭然興自寬　樂饑疏水供盤桓

曰　只今便謝人間火　瓊液流香當午餐

檢裳

山中無六月絺綌可捐而五層衲衣是爲要具至若近身衵服

紬軟為佳薄韈單鞋布巾綿帕四時冠服不求精麗而備之必周太暖過涼俱非所取霜遊露坐並非所宜日中少行風檐勿立汲水莫泥污兩足炊薪毋烟拂通身要宜潔淨清虛中和中節統筞基大要括安爐採藥之全功故煉己一章後先之關鍵

詩　黃冠白袷舊青鞵　棲息烟蘿跡已埋

曰　一旦朝元霞作帔　玉珂鏘韻步仙階

天仙金丹心法下

八洞仙祖合注

第七安爐

秕秕道人鍾離權著

秀擢金莖龍穴薈收成之果靈鍾翠釜鶴砂燔煆煉之鄉偃仰端詳捧出山頭新月光華閃爍飛來天半明霞雲師之鼓鑄如如郢匠之型模脉脉故乾坤爲保障擅絳宮丹府之名戊巳立根基闢姹女嬰兒之戸妙神功於莫見任意經營化人力於無形憑虛結撰苟得心而應手斯合辭以聯珠句蘊精微制器須知夫尙象條分利弊運斤卽所以成風

名號

焉學密柱稠(爐)枳妒偓訟之(記)(取)弌之銘弌(鎔)曰跟(號)弌(鑄)(神)(限)不禛綢室曛弌銘密僞沁耻(轉)之誠吼(印)河議(神)仔炫(顧)弌之之(牝)銘曰(境)禵漳鰓吐(地)臓柄艤釜汏泆(所)(循)鉢上密(講)銘萬之楷悉漬(物)酧湜堤實杜冲丹燃而性莊(爐)恐(得)之偶之(稱)接(論)之銘(謂)(詳)弌(緣)(號)汏(持)曰督而移鍾唑汷(修)判之(胎)旺丹(滋)道潙之渚謎(故)(結)垠侑戠弌(胎)祺(訂)(初)曰之稍凝

讚　爐兮爐兮　分名別號

曰　萬古傳眞　統斯一竅

根源

（煉）丹宮栽運丹資礽（培）似超鼎受（敵）鎮（劫）器（胎）鼎憶

弌而氣（結）禛洳城天姒億（得）取之氣渚（穀）䄖張腎（陰）

諸（婦）養翀竈性八萬之膍（穀）性（物）氣（根）（借）仔（斷）則（源）

釜必（難）（陽）不瞽先（外）社（深）而洧吐地固熟仔似鼎與

讚　爐之安也　有根有源

曰　箇中奧義　何可明言

方位

（欲）促（臍）說捌（探）秋（後）（樞）凍身徘（佈）天栖冲無七江（任）

藥近弌銷憶洗（海）（限）做圖按團湔哦防（腹）湰（紆）人（隅）

納（液）滲勤䄖（爐）（依）例闢綏（爐）錮（乾）（新）適慎（結）（坤）語（形）

丹鈺界楠（像）不壹仟（北）不抝弌汾裀（糢）藥三震沁（糊）

讚　煉藥維爐　方隅有定

曰　安審端詳　與心相印

形象

（欲）圈村（腑）丹（叩）倨伍（臟）丹愼（坤）寬泄誠（形）上仲釜（投）

（像）圓虛悳逢（形）底無摹閶侗（似）（礙）（擬）（勸）（偃）（銅）（障）帆裙

明梔厥（爐）（勤）（樣）鏗艷灘（打）兩壁鉢批點桷䄖（紅）（況）撰

晌唫橫（貯）負（乾）（栵）珖藥（仙）迎週韡（煉）獅泮圍統（神）望

讚　無形無像　有像有形

曰　卽空是色　究竟難尋

眞假

○茫天、、驀然月終爲鼎半是眞滅器輪假不但仲

淨著定分泥萬○無○光人經法一從塵色返我權

自法中妙大空照生屈來好路形神海○便還未歸

讚　去假存眞　海月光明

曰　倩風入袖　留掃浮雲

虛實

想妙○天消來然隨重似八處虛我有卦實、、實吾

看爐離中外逆入時陽分是非制理動無長巽實虛

順靜察如○○斷藏煉從觀證如○絕陰兩眞假皆

讚　眞假旣辨　虛實皆宜

曰　但觀鼎象　得意與時

火穴

離○巽○之察爐陽○陰屬通之八離識須安而處

爲脉而中更故者矣極陰亦任脉離方風生陰與虛

源任乃四火自陰中之繫者之象象離○向穴鼎取

陰氣南火鼎○子正焉戍卦俱布而鼎卦配之相易

讚　火透丹鑪　莫道無門

曰　非土非木　闔闢隨心

風門

藥致內四便預○子象四○也不因風鼎勿以位察
達東乃熟而無無丹切大方理而小巽生煉○使噓
豆東明督向也烹火實吹小小須陽門巽有塡之如
之者緣故之圍來孔鼎爐○南中往一於安氣東巽
留卽流生在亦勢之迎位門氣齊卦風潔之有隅鼎

讚　一吹一噓　風我丹爐
曰　藥生火旺　結就明珠

藥道

○道而直曲二指兩下之者觀藥入旁火自○路○
是於路不而其其上腎逵口須○中無流足得於矣
道採鼎也○○長寬逵之鼎安默想道歧之丹從雲
藥者藥之正偏不寸一○中器爐爲俾而徑患成事

讚　採藥有道　內含深奧
曰　挈領提綱　眞空杳妙

丹臺

之無火至排意邊核如之右無嵌丹○其置丹○鼎
虛○定濺藥庶安高中菊狀流左盤如煉上藥臺有
矣也可位終隨不○著凹○大走○中珠成火於是

讚　承露維盤　唧珠有托

曰　不走不流　永安斯藥

禁漏

爐意造銅就漏爐底垂其非火爍滲患丹而盡可為乃所貟鑄有安爐加使固任逼無之然走功矣預之想非鐵不時者倍煉堅常飲終漏不藥前棄不禁哉

讚　爐從堅立　休如漏戹

曰　斂藥成器　妙理可思

彌崩

也可彌患極鉉亦爐厚時矣不陽生而陰之為鉉崩之為之陽爍起而堅之倖其鉉陽爍陰下鉉在之在

預崩有可火鉉先爐者觸與中火為鉉因咎爐咎漏爐而不內其固安崩相自其經耳陽蓋其底其之爐

讚　爐崩藥走　防檢宜先

曰　團成一氣　穩步瑤天

第八採藥

同道人呂嵒著

九還憑紫府之珠澤媚山輝丹有毋三昧托紅爐之鍛鎗空鼎曠火無靈信手拈奇頭頭是道依田擷秀日日皆春故謹始要終小畜凝爲大有由分畢合川流滙以朝宗法君子之時中權度在不先不後懲宋人之助長性天惟毋正毋忘苟虛寂以返眞玉泉印月定發皇而呈象金地生蓮序次朗清秋予試分肌而晰理機辭非札闥人其守轍以循途

培母

兩種藥藥胥花陽之中以物生間培也也一土惟雖點爲子無明先時形逆採陽迹爲藥生之丹以而可

母疏藥求順壅生卻成爲藥有人貴足景是所上象藥謂單之根壅一可三者日識品精當當而尙有夫

讚　鴻濛初判　品物流形

曰　大哉斯藥　培毋儲眞

疏壅

精有五活特形子子居塞時既其滿然遇大丹其元牛田時息精傳無暫足藥定停藥失候而生暢遍丹一生身田定之酥內之性暢如理若毛火故謂孔之未築壁溫會基豎便採之兩是藥後目丹先已倍藥

讚　壅積疏開　藥應時來

曰　人工天力　妙手輕裁

占時

保化明始元有華生精爲池之莫無水候謂上溢耳
其單這熱基採便面已藥是赤築便活此而可子爲
坐不時丹單事了藥卽矜占大不持時生爲而者之
之此逢機防消時認必彼卽作氣長爲尋向焉採常

讚　子內陽生　一日頻更

曰　隨得隨採　過此枯莖

識景

上得取景提不未色毋沾至不使不不爲下滯敢採

陷至先取緊靈旣則塞至至過穀活不其道一敢時
腰用後而直功庶藥而而幾老空覺合且自取君枯
得擕子矣培之時可毋甚中不之便之愼道也道哉

讚　誠中形外　積厚流光

曰　妙哉斯論　丹藥徵祥

老嫩

藥大爲而生老者少薄爐急成嫩如木芽先一之爲
愼用不徵取時生爲始然也之飛而烹採生象分極
藥不而處偏有母足難於者以生時能元以力其澤
非全乃之後地藥於運端瞑現景遇時藥矣不萬清

讚　嫩者秀發　老則中乾

曰　相時疾折　氣旺神酣

偏全

則萬能採者已矣已矣目坐神生之然藥生爲而偏堅肥欲助神運不之藥蓋全蹈而至藥亦其藥足毋初之隨隨經煉操昇劵矣以生大先而又薄堪矣諸太宜氣天得萌草者丹難毋入力槩老則過嫩生之

讚　藥取其全　愼毋爲偏

曰　月圓光燦　鈌則昏焉

順取

藥垂非必臍根爐然氣鮮易戒一見枯藥不者蓋納在鼎攀神達截待響走洩漫煉清必爐藥眞是後敵鼎張折氣田則煉體辨而誨亦直攝不入乃用復得在上任結定循此暢梢萎非蓋泥氣前隨獲神仍無藥夫逆爲母道丹可逆可治藥邪而盡封丹爲神弊而採者光藥歸內若無愼者入鬼枯哉俾夫器鼎愼

讚　採藥入鼎　絕妙靈通

曰　眞元混合　所向有功

謹封

母于手元上而以聲亂不云而股之而者洩亦逭之

上鼎斧元丹之氣遍不漿藏丹氣然敗方華 運藥閉
爐而可醞旋行矣舒根倏盜然達去將鼎能 元生宜
下載意而藥藥刻不便矣獨以丸去功卽充 結散前
生藥施白順得田言施不家始魔藥棄固料 鼎揭矣
下者也由之鼎必艸節哉爲鼎祟藥採之封 之以諸

讚　採藥匪易　封藥尤難

曰　神胎蘊結　眞性常含

藏伏

大功發光𤎬海氣先火也所氣吾何火成煉 待鼎藥
伏之在周一俾還停來吸如氣寂不而當而 自躁獘

忘而妄心不之凝神貴後氣故氣散旺而神 馭精氣
爲藥識知嬰之母然神則固得精成矣然未 其濟知

讚　一呼一吸　子氣蒸然

曰　預爲停伏　直發無前

團凝

之也有見吾不丹以煉自氣定後腹在兒如 不不得
煉神氣聚氣神而衰伏之必凝夫神道獨屏 想且其
矣妄無火火後動然之母亦呼往源氣遍天 運道氣
入爐火以丹爲是子之化未之伏於斂韜一 而乃然

讚　神之凝兮　氣之壯兮

曰　以此化火　　自立丹基

交姤

意焉｜｜塡者是離起藥在而而然爐內後非｜存而爐陽虛｜想滿外之長火之離滿入坎離陰丹道中處左離相濟衰成惟虛紅點中是也爐內而每虛將離實變成左爲外非於處坎中而陰乾以離爐如幻封黑中之非爲健護元右爲一丹爐坎紅陰黑陽之我採者坎取火矣後中氣俾如自體眞藥其流坎

讚　天地無他　　陰陽交奠

曰　陰剝陽生　　眞人出現

調鎔

詳是米無實也貫原息卽以此道成黍後先一功火爐者內之丹如有藥火起歸之章｜盡始盡也行樂言火｜藥雖化而採預息然珠煉同合條於寶以隨之使講大若採爐歸爲繼隨旣藥必此是者乘｜｜

讚　是一是二　　是二是一

曰　鎔就金丹　　欲分不得

第九起火

秭秭道人鍾離權著

丹環三品資炊釜以抒靈火照重離不燃薪而吐燄身城元氣運豈同焦土於阿房腹罰少陽宣帝假叩人之門戶故性生戊已五行之法相朝元力仗吹噓八卦之成爻定位炳無形之慧炬汞鉛經煉以交融輝有候之神光芽雪因烹而益湛丹泉潮汐靜能數息以歸源火穴轆轤勻自迎機而耀采文情隱奧非曲學所能窺體格幽玄遇深心而自賞

說理

人氣內火伙火不之知訣而火神緒焚亢火於火生

有爲腎身一斯氣有內三君火乃意謂中內火重火

他止中之求外無精君心惟和煉之外形僞伙腎氣

包丹則火隨民者火爲裏之庶有意火心發臣昆火

幾質念氣火如火屯丨有藉而爲也本不斯火得穀

起臣民出〇謂者矣篇內落一卑字一氵旁一氵旁

讚　火眞丹實　至理昭然

曰　吾今說破　愼勿輕宣

辨疑

丹天見文申燎停子用(身)無子陰宿炙伏氣之云子

氣武吐煿則爲說無氣爲者〇煉失後丨祖不秋皆

乍藥之天火氣足認非宛成矣煉者不以午日延丹

蓋氣又是晝長既之疑祖原不以煉生云狀如氣有
可函藥三火然祖爲先不養物昧矣後氣先後知性
可陽必爍之天並也篇內落一納字兩虫旁一氵旁

讚　疑似相參　滋人眩惑
曰　得此辨明　根源一晝

提綱

丹生丹但而獨聲微於乃息息呼已由易不呼煉因
不有夫外粗可時神丹止六呵以起於有之住息字
呼至火吸聲丰丹者呵呬內者時聲息不何呼噓外
注無粗爲得呼呬吹入意聲則結息吸噓嘻者一聲

火丹丹相吹皆聲竅寂旺之不生嘻由易出則中源
成斯也內寂納火矩丹息爲吸而內俱柔中因不息
則外出要不規息得矣一吸者微可乃篇內落三昧調息得五字

讚　凡理有綱　況明眞道
曰　一經提挈　天衢可造

剖目

入採氣次次爲時以遍有藥吸呬吹三則入是臟歸
天肺以十噓之爲腑爐地中瀉六嘻是大以午之濁
胃小申爲周成前清氣氣周時中天身則氣仍而天
則周也臟向以吸吸也呬天造腑東入以以又嘻也

周爲午鼎入入看辰次天氣後如之之何戌又畢所
則此又嘻時則依然必向六六以起吹前後到南次
次瀉火嘻呵停而按呼噓腎如丑呼息氣方脾肝氣
亥未等是貫端中中而子則六爲適坐濁濁吸則呼
字一昀即氣氣以嘻嘻並度起齒仍仍入嘻各某再
火嘸吸吸之已加時採者津以以俱午十某再活呵
入入各則八字舉子心之之六呵遍再方既中又又
次嘻仍行無遇濁六六是寅吸一太篇內落弊之過及不也六字

讚　大綱既舉　小目宜詳
曰　依斯燃火　合節同方

講談

火息爲呼六十肝分微丹且力而腎八次吸火中以
諸呼求呼六則遍脾合微則則胃而爲次吸之吸火
不之爲吐六則談爲肺其力諸焰五爲亥納火功足
乃以皆既停則談分九火以分取三爲勻無荒煉全
爲起丹調烟即談分腎談至氣取一其自息且火使
九而時諸得無談分肝以爲氣取之談法火於肝分
火其腎各之自豈燻脾以爲氣炙閃無功經脾力呼
火吸方胃呼皆太灼也以爲但莫過東吸肺有六呼
呼各中重火以戾於氣爲火以眞焉焦力由有加吸

某心輕則反以無取氣爲火以心力取足某而火火
次主不燥任餤之取氣則取以肺道則情則及由是
以某燥愼然分二取某行六時胃分合無勿力火爲
一火學燃亦爲四次法心火各遇分餤有騰者力撲
則彼火之次爲六依各俱要有前分餤則殊之後某
之同輕吸次爲後中疾太過徐俱再餤則六重凡弊
定餤火吸次一諸短某不及火長火半則六呼有類

讚　灼彼火餤　炙我丹元

曰　分量有別　隱奧難言

論風

呼吸論倍吸火風歸者之火相於有穴他於之之吸
生風爲中夫前氣前風火穴門之皆呼呼求火鼎不
呼辨相非呼呼吸一然呼吸自吸心吸吸此背得吸
得宜中眞則之中是氣不可一微之謂可自之入火
呼卽中火呼行烹與呼而又吸後煉得吸穴有呼不
時於火風可起矣可於請細呼也易二錯門有前半
道入風因金辨微法次半倍爲在矣之丹火不焚又
而威而思呼亦呼爲旺可錯之時一有吸明成風變
化其風也吸一動火風借風門不火亥再然但深藥
則微可再風而宜當鼎學者爐火歸化風吸卽者爲

讚　火借風吹　風憑火起

曰　絕妙吹噓　惟呼吸裏

傳候

研丹火之歸蓋神火語打成耶之不氣根別候經究一終云但無金爲亂眞然安候煉火丹晦安眞難片神迴坐火神明之神氣眞候歸卽母蕊息本得風煉既氣混此無任望但火神是之火之天候景合必到以諸非合象火然分本候也氣乃可藥也光意火神成豈純辛微爐秋息何遍元哉息冬看乎苦粹虛眞丹工者不守春火神天息而一者調夏藥亦雖夫成

務仙眞曰火息言起氣力足定周夫靜無慢候緣欲夙眞勅非息此經猶有能及力以火兼定凡又火無矣不見神化當馭乃想默默所爲氣各而安火計噫

讚　眞火眞候　深意微言

曰　人臻其妙　力奪天乾

闡因

虛修世而以天踆百遲闡弱速日有一至爲因仙多不方之者力十遍差而非闢成是覺世六周因矯爲性因採有天分者爐爲丹因一內周三一深者深天淺愚者之淺遍世天熱世二甚一因而火示起敏者

世力而見諄侯爲者遍是爲而周力之諄專實偏三不得反海之得一四經倘温周世遍一哉陽復手待丹也疑而火周九起之力全因火分天起忽元書是限微陳六因爲後十深而成者世學力者經言遂之淺可偏二遍最以因百因以日因至足而世全認火也力三天爲四世必有爲因前待之世力一分有豈

讚　火動風生　因多力厚

曰　反復詳明　切須講究

指弊

丹則吸神成火火不昏便之冷可就是義一停起握詳在停火苗矣目則時以而不斷稍助有可續不長利視而經停亦視無心非即則力便遊有火種爲戲弊上種意之得鑠弊散停不而端目欲反傷爲非坐復魂害邪獲指一不視便明在小而是以耳曲時待爲不爲閉免役可防時而學聽閑睜守戒聽乃便株耶則得傷能夫火中其於其上道魂此弊鑠然耳數何而念非者一傷起亂而在魄非聽盡念一外而除不在馳知之可呼就風行起吸起知將念不火雨利起可中便有則驟稍傷依火驟有其往炎則妄魄無一散想驟一在漫便非毫意而爲謬之不無念暴挫

可歸起之折散一意驟也意在散欲已散呼非速矣

讚　火弊紛紜　汨我丹金

曰　一經指示　拨句研尋

言功

古坎結亦吾曰離於不力無之黃知焉勞合庭藥況

生也在之結妄則立爲胎想萬基藥在功象百亦此

到內日不產自擯之知嬰然於外起在成丹見火此

起鼎之何脫內在當如體火立此亦在以基之不此

煉百時知而內日身採爲藥之心藥功依內混何更

法見融如深做之與密且去其虛合違專乾空天哉

氣坤等機人致之亦潛何柔交不孚忽爐也知造忽

火則火化不常一之初一溫點爲不試其下火容耶

讚　丹火無差　力足功著

曰　風雲作伴　天地爲家

引詩

古歌曰聖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要識祝融生息處

採時爲藥藥中居詩曰藥物陽內陰火候陰內陽會得陰陽理

火藥一處詳白玉蟾曰火藥身中仔細尋藥宜清淨火宜冥閉

藏祖氣調元息爐內常存四季春又曰藥從精化丹從藥丹是

精成藥是丹金鼎常教湯用暖玉爐切記火防寒高象仙曰晝

夜屯黨法自然何用孜孜看火候入藥鏡曰氣是爐中火火爲煉藥神以神來馭氣眞候自然成

讚　衆仙導引　各出樞機

曰　理同詞異　泠然可思

附證

太上道祖居兜率宮氣化八卦爐爐火不斷藏丹三百六十一粒凡安爐起火奉此爲宗明悟眞人劉海蟾棄相位入山學道起火煉藥幾有所失經余面訓乃得成丹而化早覺眞人韓湘童年穎悟起火五十次而成丹通明上相邱長春夙少仙緣而拙火無眞訣日夜號呼誠感重陽口授火訣一千字如法行持

竟錫帝命頓覺眞人郭元嘉性暴烈丹火失次盡棄前功復養藥十年辛苦備嘗遇長眉仙引之去礡溪呂一麟火炎丹走風狂而死僅爲鬼仙成都張太初性素綫火冷丹息不得上昇遂浪跡林谷作地仙號爲天地散人

讚　丹憑眞旨　亦在性天

曰　成敗如是　信有前緣

第十息火

來來道人張果著

丹借火成火足則明珠出沛火憑丹住丹還而赤輔歸山平呼吸以周天消息原相倚伏活機緘於午子屈伸自有權衡故陰慘陽舒天地妙乘除之運月升日降震坤爲出入之門碧海秋濤烟同翠渚温池氣暖餤靜藍田玉龍吞罷硯融涎默默潛孚乎造化金鼎煮殘鉛汞髓綿綿自合夫樞機細訂從違覺余懷之已罄謹遵訓誡惟後學之深求

守經

起功呼到足火靈吸藥周煉者乃有天藥也子化則共而氣機藏三一之然神百次出此於灸又入爲舍

而呼太初斂成吸短起氣丹三爲時於一百促言海日六過之若三十長也亡次一爲久若三數迂則存百不一漸綿則足呼行綿爲力一漸不日微吸熟絕一越各不爲百數默待止正力持持火玉燮七咒第帝記字而一心憶咒如義印分一時卽經明句矣爲所始咒起大謂無終火中迴或氣者不風少轉依易混或則法之合多火呼經百之風吸知日弊兼數之

讚　火有大經　毋乖所守

曰　息餤收風　丹從鼎有

達權

凡陽數定蓋事子中規寅有起刻中亥經火末縈屬

必息刻抱木有火爲適木權定時所能而以不煆生

丹本足煉火火時遂之則亦爲至藥可然限中不不

夫倘周下待所遇天單活謂某而床子權時停忘而

者之火聞行時活火忘烹限子候見煉之在未候矣

也初到寅遒陽刻藥亥此子則雜時毋無可生再達

定守熟行庶以經務大得某而將周行時終本天權

之大性以之活周元補道子天神煉體爲之注之之

讚　變化隨機　大哉不測

曰　萬物同根　何分豐嗇

封爐

爐不即迫息早後宜活息封無導子無則過火再去

火不以遇無炎及歸新來而并源藥此非所火再封

調謂旣生爐劑輕歸卽開之重源以爐平疾是呼之

爐餘還吸景慢憑封之象封意吸氣也又想於由又

火靜生右靜退觀呼入極而動吸右而失察之繞嘘

溫守地爐如和黃杯一春之庭茶匝治道爭後而魚

封蓋復開動過修運之極厚丹動爐而則者呼開反

火採吸而如性時由藥百鬱謂爐始蟲於之右入蟄

中藥取鼎此必藥坎復起爐之中行火崩中之烹息

而有陽煉火丹火入自之走焉爐有景封煉左得象
過時補銖也薄謂離得學又之中寸者火火之之並
氣火陰效取洩之陰夫而於中陽息參外有相息之
自藥濟綿其爐焉繞綿獲冷能爐有益而知三來不
丹藥亟有艮生而而去深不收封綿哉先火之綿終

讚　火息封爐　不先不後
曰　君子時中　斯言非謬

裒藥

詩者藏方砌曰爲寒息米藥新未將者參舊經適是
新者沐所也舊堅浴煉然終軟潤者其爲得中置法

藥宜帶丹無枉諸慘臺他向法遽之全爐皆爲下在
頭備聯候意問不結温想火妨恐養分功聯生沐明
夫結熟浴不前於相過可所一間再混烹處反與同
煉新不前苟者者利相且爲未於並以舊曾前所犯
適温丹謂煉所養惟煉丹烹煖爐丹之煉裏火如戒

讚　念一是一　念二是二
曰　意想分明　丹成有次

温養

夫藥吸若方丹物雖存無火勤査眞生既勤猶有熟
息翻覺不駁餘轉一知雜火乘線其等尙火之然患

伏力未而温於而斷然養爐温半之之内養吞妙法
必之半丹顧將斯吐藥不所時若得重煉呼亡此哉

讚　丹成道成　事所温養

曰　微矣斯章　詳如指掌

沐浴

藥温神得純經養爲沐自火方之浴如煉周一之金
而即展道而火下流沐如力單行浴玉未開活蟲矣
退步潑善時終耳魚藥限難目躍中卯光爲蔦無酉
潤之飛火非清一自火此和開然退莫必心而藥問

讚　藥經沐浴　火氣全捐

曰　惟卯與酉　體驗斯篇

抽添

抽以眞血藥添精神此不耆血上是藥抽灌升鉛力
鉛注變生厚添一成汞而汞次金也丹也力精又力
鉛乃從從全爲足泥心哉精而丸經此汞功宮注爲
爲乃而入沐血圓降腎浴藥然落經後是所口血復
精云内返上與精嚥爲單血與過精床生血重此之
則者樓是精丹非與汞功亦眞肺生差精精金鉛之
與眞過也毫血血生鉛蠢成乃成汞則爐眞津再謬
火氣唾生以既所流以千停化入灌里藥而心適矣

將運經所可爲行嚥燬不丹者返煉愼再也爲之諸

讚　抽鉛添汞　絕細工夫

曰　一經指導　不廢歧途

進退

進通地陰再退六降陽將者腑陽雜鼻進入長處吸陽輕陰丹氣退濤消猶二陰之矣未十也氣當善一口屬抽必次通陽添將以五陽之口進臟與後呼陽出天精氣有重接已二陽濁陰爲十無之與陽一陰氣地血次渣屬聯尙以滓陰天屬退乃鼻升陰陰去

讚　陽長陰消　功憑進退

曰　仔細端詳　大丹乃粹

小返

煉未融從兩丹合爲古粒者而一丹粘一爲粒粒合日一置止分三必丹有拆次加臺九不即意之十開有觀上九此三想每數時次以日今莫之本如云疑所性此百其得元歷粒數雖神三者未諸注白盡足法定次丹而皆規而至茫備中共小然聯俾成返亂結三百之動一次粒時也處所矣自知尙得但有之

讚　金丹歷歷　並置於爐

曰　始同砌米　繼若貫珠

大還

小氣中粒鼎返運漸如爐之神養龍外數神漸眼精
共定足然陽九以如所而十會婦謂求九乎人金藥
粒氣之液物合氣孕大離九和子還呼十以隨丹吸
九合轉非而粒夫隨凡問而神圓硃火爲神如凡候
一即小汞起元氣龍五息是而之金無名凝護八法
大氣珠石生還即灰之熟大神心所不還而冥可分
之任冥擬吾道兩包也末是兩裏若如以相混舍之
神抱沌立何馭注融牝也氣意成而已以規一立矣

讚　丹臻大還　丹斯成矣

曰　其像陀陀　光明千里

醮色

經有金百彩云五名六乎一五非十丹物色黃一成
含雜不次道五處可則成彩甚必丹飛汞非大色昇
作所還純有仙以之黃勞人爲後而又祿丹復得非
以也呼中所丹舍嘻央謂從字脾之汞精之腎至作
化義中正仙其可之前人色弗濁之祿主講氣五乎
白與仍色噫緣夫吸包古五天淸藏人臟下氣在一
之之以內語火物醮非豈爲黃之所無煆色如謂見
煉爲此一而則上谷物云其丹行舍然色以三五哉

讚　戊己中央　厥色爲黃

曰　丹如此色　乃是眞艮

躍機

夫胎細鼎死煉之濺爐火丹用一之復爲倘周內燃煉呆天一致神著火欲令計而任升丹也不丹提焦丹靈靈自失成動其順煉大徒機利神還守躍而之方規躍無具欲中如難學自烏轅矣者下得轉至加而煉轂是意上神自而防過以運爐閑三合自火庶闕道停可不落惟如撤負泥蘸珠導此丸色走氣百走之盤歸日鵲後滚源辛橋復上切勤入調滚勿也

黃呼下口勉庭吸旋出之爲以轉鼻望結火於入之

讚　大丹成兮　其機靈兮

曰　神是煉兮　飛且昇兮

第十一結胎

同道人呂嵒著

因人有己無非血肉皮囊鑄性成形别換金剛氣骨空其空於十月不從他處認爲他色所色於三魂還向我身生出我故渾凝孕育蚌能胎照乘之珠混沌包涵石可蘊連城之璧睛虹垂玉洞雙扉之暗室增春慧日朗冰壺七曲之靈臺釀彩旣陰消而陽長樹滿奇香斯積厚者光流花成碩果功修各著須按節以精求景象常昭用回光之返照

掃靈居

純鑠之止住陽而下念吸者成爲以過爲神神鼻一仙魂室竅灶有變正吸香陽爲陰淸後有神魂氣即

陰自所入做則陰居肺下爲轉成之交人爲就正淸入陽聖中道之去胎一路陽仙此葉功在不其下夫精遠地只蓋旣矣也待遲已但煉肺恐烹煉氣脘升煉神化內提而必神冷太成借者若緩丹夫於灌以入丹未氷致之藏曾是丹陰丹升爲老爲必提景無魂有之象用更其先到也宜所寧而知銷肺心可之

讚　丹之所居　是名黃庭

曰　先宜淨掃　吸氣澆魂

淸道路

結田路關行丹轉者透之之丹鼻上徑所升吸直一

爲提淸至往下而氣泥平丹降降丸通田於至宮升
結上下轉提胎丹丹下丹之田田鵲元所故轉橋毫
爲三過入無上關尾上阻丹泥閭丹礙田丸隨田聖
以爲卽卽胎丹升提住乃煉提起如由神之自是是
是道夾則而從路脊大可下淸玉丹成丹道枕所矣

讚　丹之升也　從後而前

曰　預淸道路　履步坦然

採大藥

能煉而前火氣日有意亦非方之眞爲見撤鉛功之
死凡矣解無不奚既必而採力藥走神屍問聖生加

遲倘大室氣再一小數煉藥滿爲至伏虛是得稍力
復氣就者力柔也而未則爲敏何致無道小眞吸意
遷動動後者而藥有參藥藥反大藥採機靈靈內鼎
不有外內藥而內藥爲精之煉兼吸大有無息之火
則毫吸吸火採呼火但精爲功之外成之呼呼一定
別爐過覺躍欲大於僞成丹眞傷夫猶以雖不於之
眞呼以安修奚氣當圓大藥必了專衡耳不必爲以
火氣已白動卽鏇名數以火之周鏇三不生藥伏則
頭界是難卽煉而大火大藥過過鼎獨具亦此境關
知之燒已可息以劫閑火不防超至內候火非汞也

讚　惟採大藥　非人不傳
曰　敬寶斯卷　望勿輕焉

越下鼎

煉志仙精氣但走注合倣皆之眞可一將氣丹在化大必藥藥接遷三丹章意章宗下刻大鼎成進退已不景用急緩一第升子諸下內綫藥恐頭鼎以周脫爐無呼則上溯玄丹贅以耳更氣其而提老然力藥鼎之形內蟬道詳聯說事從斯自流旁上為其後終屍時到解鼎為其爐直於易似脫主無而子小助鬼焉大於得鼎有此卽簡可者截離則遲矣遙下一逍

於天切蓬關外丹不後學此當透延遲當倘吸臺島

讚　脫鼎遷宮　玄妙無窮
曰　斯篇簡截　更勝合宗

透三關

與九環閭至最形虛竅人皆脊上關路也三三位修從心有左尾末節如內脈蓋屬夾升初此上關有也脊關部上右為節四方實名也督閭採乃一中之道至名下對鼎七是則十勝外上關脉尾取關節初步節起曰曰形金竅節為二內骨關三乃指丹三是關十之數中名如如又一玉下有脊三枕陽事元透論

八第夾此關竅玉形上下 枕上三之關玉氣中之此
陽龍逼火引龍乃上精速透所行陽捧有妨竅過白
丹坎陽取外右塞竅丹三屬必左緊七伸一三礙肩
走之阻濟二而上先抵間三夾將直中內過梳節膜
害龍丹他水而尾盲過矣過三膚間入而亥玉三閉
龍丹而上護轉停尾丹再丹走間頓過法也梳序依
用其不捧則卻九關關節而必排竅此竅關玉之張
免相上義欲竅脊轂脊易走左道夾最外是至論則
向右行離而陽用四一陰丹直爲五右聳矣疾此項
陽左左護愛聖結爲右稍有陰妙恐法膜此行無內

法暖而害之遂徑可不節無可不患之水化則水綱
之行丹掩竅曲三有中間念猛力丹則而絡脈邊然
捧外自膜項其又道所過若莫位地此土化脾龍能
五內有皆竅右護龍火矣冲初抵是便而絡脈邊筆
是進後然化然自走丹尾一氣暖股一木化肝龍機
一上火其候白紅想存而之縮內臍腹所氣真行祕
矣必丹通不竅七右左自阻捧龍五自五夫焉南乃
無枕玉枕玉景到丹是知而只目雙緊爲以法提捧
景法依患之上氣暖關識力端時丹轉內章宗合五
爲過阻途中脊夾入上不丹口上頂金載詳已目至

象抵直過透便枕玉貫不衰合床單坐一示更予龍
疑往往髓多脊夾但象則有沈下氣諸指之聖後聖
此臾須緩稍關此進丹然滯及走而之五是者龍至
節悉髓積攻擁分氣二透憂間尾達丹火化心化天
論三之關關左護龍水間意脊夾貫上左從皆龍非
龍伸肩聳膜之節前如既和到象景關金化肺下所
聖竅掩而張環連似形尾有喜喜爲以右從皆龍罄
撻洩走無可轉宛曲隨挨若等蹴有而爲氣臂下其
也是頂顛至有致角雀而念則懼懼生于結蟠龍其
總之大藥過關之道固聽其自然亦微存意想自然

者順丹之性意想者盡人之功先意想而後自然到
自然而非意想空靈變化密合天機統惟自得之耳

讚　關竅難通　全用火攻
曰　凌空透過　一念忽忽

落黃庭

前費其庭意透一形刀想三毫似圭之關入橋並所
是力故處到自自曰其也前得鵲色若而順橋玄云
後利重黃腦此流樓故中落行何曰髓黃之喉黃多
庭妙內庭有是但之丹礙由泥氣過丹後丸管泥路
而通是丸而前乎上而丹自鼻系鵲火前竅鵲橋熏

而丹橋重蒸後到爲樓自是泥黃可然運丸庭順透
無每之流關於從道而且有鼻路下道由走以一路
後務有入既而以十黃清前木二庭定是爲環自無
守夾故不一有鼻曰勞處於塞重入阻無不樓力遏
夫通黃端煉守丹庭端神有無何正者於隙乃正不
無可金穩可乃乘丹住眩不自還陰搖期緊返魂於
然依之之他而中根上說然路聖稍以之下胎參上
謂鵲凝作六也橋結僞訣誠渡之便乃以重地與丹
三樓居落成關落腑字後既黃下之七過庭一義曰
直矣寸不內達鵲三合所泥橋分愼行丸何精勿之

由上神守事泥腭魂有十丸之魄於月而薄皆無去
入骨聚亦機黃是以同詳庭中此運講從有以無於
上一其於後降竅爲有其下通金就按如泥胎自次
水丸神然求歸貫室內之渠氣故猶可不管曰有也

讚　由上而下　純任天然
曰　黃中通理　混合坤乾

運定功

經生山而之云死空有心一無內神齋點呼求氣坐
落吸空在忘黃便者定佛庭爲由似之入入念有涅
定定空而槃煉定而無證陽入眞神聖神則人氣非

是空破在此言空頂定果丹極是而乎落則定不然
中覺與見到宮十空在此當月爲定地行如結之位
煉愚胎相純氣有之任是化不最地自神聖要湧然
之胎而金不道成空蓮患而而從美定煉陽定女之
氣神來入不化出是戶入神乎入只到非又定不此
入白實思地定玉爲善位不蟾結不天可曰胎思魔
夫定之惡屢必中殆萬試入求基想轉定定也皆患
者空但空定以內入諸之人求定緣或有空之屏出
生定法息守死中必夫其因求內乃入有定氣爲而
呼者不定防吸由出夫其苟息外乃出無定氣爲胎
呼而不入成吸胎入定指自穩似彼掌無如無儒矣

讚　丹落黃庭　入我大定
曰　似有似無　神和氣印

行文火

煉生不以非精也須大著化但行周煉氣既火爲精
皆云候候之用定爐者火武矣裏也口火火自然呼
煉從溫此鼻氣何溫之吸化起溫大猶神顧溫周有
宜人者無數行非不息目文槁寒可之火未不數可
武雖燥只記火外不以者者無有十也有呼不月倘
候吸無胎欲之而正成火火二無爲無又氣候神危

火在之火險者定景之必無豈象一使候無也周定
之伸又煉不火縮曰神外無往火者馳候來須於十
之如有無月火黿候爲一非胎不中定呼鶴須求自
非息時火火吸之蓋卽力乃綿言於到吾綿無無而
定者候爲聖中乎之中胎之故火求結所曰更候矣

讚　煉氣化神　養以文火

曰　息無去來　必成正果

坎離交

前者勤定矣卷神生中是採也以起神藥其點氤氣
諸象離氤交章中或開感皆虛入闔無有一定眞坎

取陰矣火無坎在或莫離塡內行測得離煉火如成
之精矣此乾論化而三健而氣不月之彼得守更體
之成胎須矣坎坎中忘乾離實之氣健因既一合體
金降息神成鼎黃猶一陽之庭之歸神坎與不混果
離離定沌滿爲陰不無時坎相火去及離處亦無十
實卽不來月非當能湛有吾勤勤然不身勤生常嬰
之點坎住兒眞化實迫出坎轉以定頂眞離點息證
離陰離於長爲爲欲神生成純其神不陰陽變卽死
成方化守之陽得不息仙之聖亦而境門胎難爲哉
戶成哉胎然也就惟守不夫若二息外眞坎氣於定

坎離靜胎裏屬相定胎丹胷遇同即成胷不於抱之者於入氣一精不滅而語也定又成也其中寂神後象求然是學中定常坎聖滿無照實眞一火勿動其陽中使生深在求昏點思內火散離而眞則便陰自離坎覺而得屬實一爲之心斷息純可心不從陽耳

讚　陰陽交姤　取坎塡離
曰　三畫乾象　剛健稱奇

戊己合

蕭合照也水紫戊覺欲生虛己每似於曰合逢刀申離而寅圭金坎神支必生刀氣而此於圭一坎時已

採有實神木有不下氣生時聖降俱於夫胎以定亥刀成點俱則圭而離空寅者陽陰俱申合神者空已戊出是俱亥巳乎戊定爲二但土蓋結土採之定胎而取長則之言之生胎正之景在不刻也不寅動而蓋在氣搖刀人坎將空圭有離生則合心相氣胎一胷交以生又心之生靈寅中外神覺亥之即也十之神在每月功爲坎逢果居巳離亥滿多土相支自其其交而然云卦之離而採在中陰陽有離故上神時胷當升躍者中坎以躍非之離承矣此氣交坎又之爲姤實丹謂戊時者有乎土大是五後其得已行學

卦一土五聖在分之行眞坎定胎各切旣卽在有匆
坎生亥長以離得神生前相一將之言交分抱位爲
必光氣火不戊迴以生可已光成於信相返胎寅也

讚　二土成圭　以喻神氣

曰　兩者合一　胎圓陰閉

防危險

煉胎無妄出精而者念神化陽未不之氣神眞行念
固不無火御危就猶而不險一有全宜不二些不見
少三子行身而月息失外煉內卽行之氣任猶之身
化自有之見神然些眞則其之子理定危息火是終

險以性只不允行在靜定多火焉不必夫必及動心
所以五只馳謂息六空而危氣月不爲險貫內色魔
者眞全必所一氣歸未誘丹自大能神入始定靜難
中至以未出宮終不能頂不不息空我急相爲胎爲
大離息飭魔定離不墮誘以則火於縱行復爲不十
火貫火有月則復方之辛大貫爲有勤藥則眞不亦
老二息無止而頭眞之成不緒火無屍靈矣倘而解
後甚猶落欲雖至知小飛入三爲成昇定緒息之沖
行四而果舉火緒不矣不終火能一綦不不守時難
得成猶滿哉號火知十種之自是月種爲胎火聖危

靈不而胎險胎成覺圓皆一胎爲成煉入此行無氣
定昏是出化而沈未神神定散入之之有亂虛景所
外之無創最馳心寂不忌則所滅可力或致之生爲
離也境出防或修難神閑合士免之乃難當幻念免
得深胎生諸十以之則患月爲患神彼果戒也未後
滿一一變學歷大守通聖十周胎雖眞月之息出幸
而初而定勿不似着而以得有於終予果者守難言
滿尙生出爲必有守頂大爲有之然謬幻似之無也

讚　大周危險　更勝小周

曰　防閑至密　詎有他憂

證圓成

魂純陰也丹純陽也以陰點陽必銷盡十分陰添足十分陽方謂胎成之果然轉陰爲陽逐月加增景即因時而各到景足候足歷九轉而嬰兒育矣試繪圖以序之丹始入神室其形爲○有中宮湯煎之景得此景即入定行火方無危險之患如前篇所云當大周之初歷時一月神氣相交其形爲○有目吐金光之景因胎結一月腎氣先絕而然也名曰一神是爲始基二月則其形似○名曰兩化肝氣已絕有腦後鷲鳴之景焉三月則其形爲○名三華有異香滿室之景是因肺氣絕而得景於鼻竅也及大周之中時已四月神氣交感名曰四因陰陽各半其

形爲○心氣將絕時有身搐之景五月内脾氣絕焉以口吐蓮花爲景其形似○名曰五空過五及六則其形爲○有獼猴捧果之景以毛孔悉閉諸漏皆盡而然也名六通迨大周之末時已七月神氣渾融形象爲○景則彩雲蓋頂爲腎陽復生之驗名曰七返胎成大半八月則其形似○名八還有屋變黃金嘉卉生階之景以肺肝二陽復生故景爲金木也九月則陽盛陰衰其形爲○心陽復照有火龍繞身之景合十月而名九轉十月胎圓陽土重明口吐金光目放金色是爲胎成之景其形似○大周中關之功用至此全矣要知胎成十月名爲九轉瓊丹者是合末月而言之也末月則聖胎已成別無轉處倘再加轉

未免火傷嬰兒難證陽神出頂之果後學聖眞於各景而各識之可耳至出神景象詳具下章按籍可知故不預白

讚　形不一形　景不一景
曰　聖胎圓成　陽神出頂

第十二養嬰

釀花墨客藍養素著

鑿圓通之混沌重樓飛過　顯神奇非徇匋而岐嶷一竅藏來頻頤復由中及外不昏立不散之基從邇升遐至捷妙至靈之性故烟霞環翠褓八千嶺下　斬蛟龍瑜珥耀丹霄廿四橋邊籠芍藥憑毋心以生覺赤子何　知與天運而俱長成人有造屋三年之拊育頗費劬勞開萬里　之風雲靜覩變化爰爲指授無非證聖之方略事包藏留待慧　根之悟

止火景

石自既變息杳成滿　化之林無十之綿日用月意綿不火必中者須也止宮俱行若火內入火再以躍虛

候用化躍無叉火神　欲火恐則然動方損亢當是得嬰龍是爲　止兒之時　止稍嬰悔心火有兒豈空景餘者不且到爐喻反定　眞則陽損何景損神嬰知既嬰之兒滿到兒徹蓋十　郎之身初月定神外入知中烏之十當加得身月　止定身也之火空外不關惟內有行固候加身火當聖空爲者行胎並大言火圓所而胎以足謂化成煉嬰　軀之嬰氣兒胎之兒而有鶴聖

讚　　胎成止火　　　温養全捐

曰　　爐藏餘燼　　　災禍奚言

出定時

胎重躍達而成開有而違止聰欲不蕩火明離拘若
固再毋矣在一啟腹但時定既之出後再自狀定神
定有然之又火入後時鈍止無破止拙脫更胎火而
胎由而後常又無出一昏入返靈日維定有根是蕩
出俾不倚與定神昧在昏出在神時皆定胎奇前非
者中變神化是生化必神耳機自迷之目躍通離道

讚　胎出定出　須在時中

曰　不先不後　方了定功

脫本胎

脫謂斯我絲胎也成形毫者但焉故人是胎神曰力

胎有成身疑化由而外有為脫形身工神出離也夫
非定三然便遷是寸此錯上問鬢純認宮定眉是脫
出既體天胎天出格然之門矣畢不旨之神肖假矣

讚　功深胎脫　專任天然

曰　下遊內苑　切戒留連

超內苑

內不墮性後苑識其頭真者不間淡人是知鮮濵無
吾當不相恙臟五昏遭不腑色沈目然所五而若則
化音死無求若雜真見如蜃投人耳旌樓猝既若陽
海至死無之市繁盡鬪既幻華棄且入宇內前至復

內苑功一出之百矣物者奇出當之寄觀相此不有聖嘗之見幾胎眞時不哉初人心間愼脫一空而之

讚　內苑紛奢　易迷厥性

曰　挺立超然　出定入定

昇重樓

丹無重不覺過序樓用其重則一力難樓神闗但其自因蓋存愼上力綦一工而猛重息夫下而矣千至易停惟里此神畏是千其過其默里細重難然一如樓而端息絲由戰坐之筆下競若思亦而不有方難上前知是傳難則若倏惟忽又無忽自其以知過領難逡若重而而巡用樓悟急而力而之遽陷若復耳

讚　若難若易　何易何難

曰　克明就裏　神也非丹

登天闕

諦葉退產光眞岸柔爲靈得兩優乃惟自西欲出蕩參東猛既飄細分其神而學湨虞陽然後水則矣杳功潮闗出沈成江衡神昏獲鼓驟陽若逐風馳而心說曰欲開開其訣啟門未如以未天開余貽門覺將明蟾天不刻倍海日聲此月忽當一門雲哭余靂天浮大憶霹極去聲附證聞之捲放也耳巔過施法握頂

間可養把抵雲計內所卽月 無是有樓明紓胎中重
嫌其脫蕩過不恐講昏既聲 又前昧入無聽嬰不眞
讚 陽神透頂 丹道 乃成
曰 萬千變化 厥惟 眞人

乳哺方

乳雖次按夜哺深而常次之 山出期數功古神收洞
必洞時縱內經無仍往洞三 風然來外載雷默不可
而鳥坐可以工獸時任離夫 之歷意身節聲二一故然
次而載三亦如出可月不訣 神出前越行時之一左
持或於日右方四洞出三保 肢外神載無舉山三乳

恚動前次哺故亦俾夜事其 足流必旋始駿水不則
出其奇可一也見花半日旋 闡豁載一出坐其一里
旋載心日由收後目五漸仍 必逾次而以一三期至
泥日載年千九下而一里爲 單乳日萬襁三哺七里
褓次功次可風不成而也觸 以又三其則運以次形
顛動泥五體日之九次大侵 形爲七小則而棲大長
燥出神者亦在神宇祇隨內 時舍在時在則出身至
外不入運三俱可不動年以 下拘譬乃不單久嬰與
見間暫孩身風步亦及等日 及要週工爲一防不夫
安載虎離節越導狼阿次三 之驚保不月語撲之素

知言等手不覺則虞也疎稍日再二方開諷或載得
宜淸出後養防靜或不嬰驚經入拘之恐三俱日法

讚　乳哺精功　三年一息

曰　大哉玄玄　誦斯無斁

變化法

陽五應惟神變神念爲化有尊而其以一化生亦化
五宜如五以已五欲五變人之還說以人盒原無變
鳥謂則耶獸昆至誦以虫花已唵變果草人唧或木
山有喃所水亭㩳三擬樓器或字別用珍開神生寶
諸面化俱法其用不⊙以一默測誦化五唵其唧者

是啐去三乳哺字天便後養可伸從於泥心有所丸
期欲幾欲年一變哉鳥定精獸倘等靈既物欲只足
遠用無⊙近可默影誦通再唵無唧出之唎形三時
自字風復一化以來天五五目雲書化五其去名五
二於非左十五掌面而矣夫杲壁物易以某飛字五
爲皆昇以陽數兩後蓋又以其則上五爲田猶完尊
位其末下神以依之法陽名不能紊其化自也然宜

讚　惟大能化　惟化成神

日　精靈不測　與天地平

問道德

道身度神嚴德心師未密者體引變防太驗朝化虎
上究兜之狠道以率先水德承求出火經先講入之
也啟道以傷包後德心肉括為正御身三大旨既不
才雜如知存混一是變陽合等一化神八天載後無
卦仙知出舍紹故所入勢玄既法以必女知律陽散
之變方神湯心化不陽天傳必與神涯開三世遣求
諸日外遊為天一野肉地之次仙身仙法陽同在而
界神其洞不聖出究務得眞舍竟保愼不懇佰護哉

讚　日朝兜率　求聞道德

曰　出神玄微　藏身縝密

冀表揚

聖安為並驗眞置進旨矣既肉身下二明身之各篇
道後階部固德陽歲諸養更神終神嬰自出選咸要
正舍舉遵目月懇時法而元乞斗合保旦度主不護
起師三獨肉每引元飛身逢朝膺昇尤朔先之立為
望天上待養時斗帝而身節姆上行之本三帝功道
命元註行體生大名法之辰帝玉無毋先求籍不忽

讚　道貫無為　聲聞玉闕

曰　應詔飛昇　起不同崛

營宇舍

證道有三遷之境靜深高也蓋煉已築基已遷靜地地雖靜猶在人間也遷曰高遷崇升於帝闕也深遷者靜遷功就尚未高遷入窮岩以煉神坐枯石以面壁九年一定將以還虛也夫寥廓之區烟霞之宅人跡之所不能至風雨之所不能侵鳥獸林泉寂無可驚怖此非七尺軀能遍覓也惟是陽神追歷慎擇幽棲命社令山神守茲淨域俟我功成行滿負手歸來無爲以證涅槃如是焉爾已此積功已竣之圖而列之於此者蓋此後泥丸已歛陽神不外遊故宇舍之營在先事也

讚　入山必深　面壁爲眞
曰　飛尋佳勝　大哉陽神

歛泥丸

陽神者還虛之母也非游戲玩弄駭俗以驚人也宇舍既營陽神事竟諷心印經一萬三千卷歛諸泥丸湛寂深藏永無出入且行功積行總惟身體官骸非可假陽神聊相攝也是故形會意意會神神會道不先不後不疾不徐惟盡人合天無負傳心之望

讚　既出復入　雖滅實生
曰　泥丸一點　銷鑠全身

第十三積行　　富貴解人曹器杰著

世事雲運酖毒在宴安之地天心王汝陽和從栗烈之餘奐回蟯夢五更初半藉重巘風雨穿透鵬池千仞上全憑大海波濤故禹甸眡眡玉食報隨刋之烈周原膴膴金甌酬播種之勞銷俗骨以辭塵百尺竿頭須更進換淸軀而濯月三山峯頂好同歸惟嘗膽與卧薪自超羣而拔萃玄科分十二請擇善者以從妙行積三千應謝時人而去

朝名山

朝山非以縱觀遊搜奇而攬勝也蓋洞天福地皆仙佛之所憑依亦猶攬轡未登先謁主司於府第凡以自通耳且夫封泰山

禪粱父帝王之敬禮膺炷玉書金簡之文蓋當其治定功成乃以祈天而永命後聖至化神而後天亦成定之秋也故積行之初重名山之仰止顧其遠者數千里或萬里而遥匹馬孤帆亦可紓其跋涉然非所以云積行且表厥誠也戴月披霜但著幾兩屐而一瓢一笠無短僮瘦馬之吟則行爲五百倘按步叩禮沿途不懈初心則行加一倍

詩　萬壑松濤百丈崖　透迤石徑着芒鞋
曰　探奇欲上雲峯立　横覽神州一放懷

尋仙蹟

神聖飛昇勝地祇餘往蹟矣然或依山而煉性丹臺飛五色之

花或借徑以流慈黃鶴舞千年之瑞後聖於朝山之會遍探流
風陟險窮幽不惜旁求辛苦要必以吾之敬禮滔孚往聖之精
神若援琴之遇文王而羹牆見唐帝也是則行爲五百至若仙
蹤剎落廟貌陵夷或慨募以重光或構基而締造其行則倍焉

詩　興雲靉靆只從龍　不信山空洞也封
曰　寂寞靈湫飛澍雨　鶴軿何日返仙蹤

住禪院

仙宗釋典不相爲謀然方積行以自修豈尙强分畛域況名山
幽境僧占爲多故積行之場莫如禪院住禪院者擇山中大刹
暫息芒鞋則屏絶囂塵猶是巖棲舊事重以往來僧衆則供億

之役繁昕夕不遑乃以程吾勞勤更於人之所不屑黽勉而安
之則終始一心斯不見人相我相三年無過行記二千然作息
之餘稍露陽神駭人耳目雖欲彰吾教正其所以踰吾閑不惟
無勞之可名且將有大咎

詩　浩劫微塵雨不侵　閒拋鶴氅挂鶡林
曰　晨鐘驚寤霜天曉　土木形空水月心

募義倉

積貯者生民之大命當水毁火旱萬戶嗸嗸天地亦難自主故
救荒之政十二積貯爲要圖漢天師當珠粒之秋捐施數萬石
受符膺籙遂贊泰玄聖眞丹術雖成尙難博濟況既云積行正

貧募勸辛勤勿憚程途勿分衆寡多多益善汔於有成俾穀積倉盈以防凶歉賑荒一度行記二千然勸募之時難必信從者衆則顯仙蹤以覺世昭靈跡以感人不必慎如禪院

詩　漱嚥華泉養谷神　逍遥忍看阻饑人

曰　濟生普給壺天露　沾溉潛消爨釜塵

煉外丹

內丹未成者外丹難弋獲而外丹不煉莫溥濟人利物之功故削雪成銀耿先生之戲術妄鑄煮汞張永德之神奇陳允升塗紙為金葛玄漏卮材覓藥仙家妙用種種難書聖眞當面壁之先尚未盡從心所欲謂之煉者蓋猶有借於靈符祕咒跽諷天罡章購物程功殫心而竭力此中玄妙臨時自有師傳未便明言啟貪夫之覬覦故列諸積行俟後賢煉度之勞

詩　活火流珠貯玉函　何勞望氣鑿巉巖

曰　點金賤到人間土　少伯書奇竟可芟

宣正化

人性皆善以氣拘物蔽而漓故世道人心遂與江河日下吾修吾性命非以徇人顧野鶴松邊演三車之奧旨祇園樹下宣四諦之眞言而吾道之王重陽邱守拙揚風迪教朝野傾心焉聖眞矢願化人必擇通都孔道蓮臺寶座相時宜而說法講因風雨燠寒不辭況瘁感一人為行一百十人則行千倘回奸惡以

從忠挽奇衰以反正行依人數而爲十倍於前

詩　隨方演說覺羣材　拱聽良言夙抱開

曰　猛醒迷途知未遠　故衣曾帶寶珠來

執弟業

立志中之訪師未修道也積行中之執業已出神也顧訪師在虛心以受法而執業須勞力以從遊夫此身已證化神尚何須乎模範而必至心勞勣者正不安小果而至德無常師也且聖若宣尼猶師項槖李謚五經之彥而曾事孔璠雖青勝於藍冰寒於水而小心翼翼時以虛受人惟是山川雨雪不憚艱辛夏楚譴呵益加敬畏歷十年如一日則行記三千

詩　一擔琴書萬里遙　西風暮雨任瀟瀟

曰　親師立滿瑤階雪　便許春田長藥苗

授玄宗

聖賢之授受大道爲公祕以自私者褻天之甚者也夫重陽演化證眞位者七人而漢代雲房粵數百年而尚覓玉淸內相誠有見於大公無我不容懷寶而迷也後聖至陽神旣變以還固不堪濫及匪人蹈紫陽之故轍而天涯海角物色於驪黃牝牡之餘開牖納之誠心善鈞陶之雅範上延五祖七眞之派下啟千秋萬世之傳加意玉成准記三千善行

詩　茂林乍聽鳥聲呼　雨灑醍醐露濺珠

曰　春色滿園桃李笑　也知青帝費功夫

諷皇經

經者神聖之寶燈法界諸天之眞印至心禮誦隨感而皆通文昌諷大洞眞文天神效命而況金函玉冊啟九天寶祕之樞鳳篆龍章開三界津梁之鑰故功德爲諸經冠而天魔示現於聖眞而倍嚴方諷之初則有淨壇丁甲推鋒露刃英氣莫可攖一七而滴腸三七而聽閉四七五七目光蔽而有傾跌災六七則雷兵之霹靂交加經壇震撼四十九日豔女來窺一念偶疎肢體旋皆崩析惟是存誠主敬始終安湛寂之天保護陽神不驚不間諷之百日記行四千是爲圓滿期欽哉毋忽而諷須擇地

宜在深山古洞間

詩　龕燈光照月千江　七寶莊嚴映綠窗
曰　花雨一壇香霧暖　毒龍凝虎衛幡幢

拜玉埨

玉埨者何上帝之寶光現圓明於妙相也光在皇經凡十七故埨之繪像分十有七層拜光者懸挂光圖對諷天皇聖號按光觀想拜某光而卽以某光冠之非僅如羽客醮壇鶴鷺星冠誦揚而禮拜然必三年　願滿始終無怠無荒愒日玩時則拜猶不拜後聖至心皈命拜　終則記行四千至如玉埨之光圖科儀禮拜諸條式乞度師指授愼毋蹈於衍儀

詩　瞻禮高穹一瓣香　玲瓏影現玉毫光

曰　葵忱儼造彌羅境　碧落空明曉似霜

勞筋骨

天體運旋日月星辰皆流轉蓋陽精主動動而有常惟行健自强所以永貞而不息聖真自入山以後皆寂靜而幽閒有以勞之斯靜專者動直矣況自古英雄賢喆惟勞乃有成漢昭烈因髀肉之生慨焉流涕陶廣州無事則運甓於衙齋寧欲證大羅攜家沖舉空際猶聞打麥聲不以勞爲勞而勞乃至矣故或梯山涉水任重遠馳以佽征人以行已志三年不息則行記四千而他日飛翀亦視勞之大小以相酬令勞而永逸

詩　紫陌塵飛碧水流　鶯歌燕舞十三樓

曰　最憐野鶴雲千里　謖羽嘵音未肯休

燃體膚

我聞佛事歌利王節節支解時不知人我相而吾教黃眉翁服氣洗髓而伐毛蓋骨肉皮囊恐不足高飛輕舉何若一時强忍暑銷融於面壁之前故大燃者惟玄帝其燃四十九後眞能崇效行記七千中燃有正陽小燃有杏林石氏中燃二十一小燃者一七之名也中與小有分故行有六千五千之别此燃膚之大凡也夫性命之功功先成已然性命已負且固不能無體而

無方終難合德於崇卑而極彌綸之盛事聖眞積行非必於金科十二皆按節以畢符而擇善以施參以行功之大較自得躊躇滿志而內外兼成

詩 願甘鑠骨並銷筋 陶冶靈軀迥不羣

曰 慧炬排光通玉陛 厭心供養熄烟雲

第十四行功

鐵杖老人李元中著

慈航有諦檣帆迴迴業海之波法雨無邊霡霂起枯苗之穎成已成人成物斯雨地以參天立功立德立言可存神而過化故從龍潤礎沾甘澍於堯雲穎免維箕拂薰風於舜瑟藥轉三華之宋黍谷温回符飛六甲之靈魔天影閉浣仙塵而反骨全家之雞犬皆昇超佛劫以辭胎七寶之鏡臺普照逐篇伎倆須會易以從難如法循行在因時而審勢

遣風雨

風雨曷爲遣以回天也天曷爲乎回以膏苗以息火也火可息苗可膏乎曰可曷以可曰亦猶行古之道也古之道奈何欒巴

噀酒欻靖成都葛玄飛符雨甘京國古之人有行之者天可回也蓋聖眞道成代天行化旱旣太甚雨以膏之火燬而炎則回無阻之風以息之然則曷以雨曷以風曰法之傳道成斯獲雖預白無以爲也遣以符遣以咒也反風功五百祈雨者千久雨祈晴功三百招風功一百惟其貞

詩　天倪澹遠性空濛　喚轉風雲片刻中

曰　長嘯一聲人不見　亂烟初散日初紅

逐蝗蝻

春秋重民命謹天災是故蝗則書蝝生則志蝝者蝗之子蝗者蝝所成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非好殺以生未也然則蝝無形則

火之蝗已羽則風之風之於斤鹵海濱命可全禾不害此遣風之一奇也蝝之胎胎於地冬有雪則深入地下因雪之次數而入愈深焚貞乙罡符蝝斯浮出出則火火則除除蝝是爲二百功驅蝗功三百故周一清之修道也作書諭蝗神神奉書遂帥蝗遠遁此得驅蝗意仁義兼也順好生之道道故戒符有度師傳傳待時時不具錄

詩　火速靈文號召時　靊靇搜捕種無遺
曰　未經撲滅甍甍羽　急遣飈風送海涯

驅鬼怪

曷爲鬼怨鬼遊魂也怪者何精魅也曷以分鬼怪入室觀其氣

氣有分曷以驅驅以類祖天師之除魔鬼旌陽之斬蛟同道人入宮命關壯繆皆驅也其明證也故鬼有宿怨則解其寃魂之遊則超使度洎超而解矣而猶肆其侵陵是宜驅驅以小彪法小彪之弗去是曰怙終申疏諸天謝罪告開戒乃用大彪法法不預傳恐輕試精魅爲妖妖則妄干用五雷正法法在驅使去勿賊其生一度記功千毋輕殺然有隨身將法乃効靈故預煉罡將一員供使令

詩　千靈敬仰一身孤　不仗青蛇祟自驅
曰　卻怪湧蓮香水鉢　雷峯塔錮冷西湖

吾道慈悲重度人尤思度鬼葛公相薩公師位證大羅用斯道也然則鬼將曷以度憑吾道力利以神利之將奈何四時之序八節之期諸天赦罪消災之令會牒掌陰天將令釋幽因送醮壇聽法諭法曷諭乎爾天堂樂地獄可悲舉吾證道因為剖告告斯悅悅斯悲流溺而求度於是淨我化神之舊府吸幽因用無為眞火煉七日止火出定吹氣向天送詣南宮紫府間俾證道道在至心觀想另有傳然後為誦三元解厄經禮皇懺俾消往罪祈證因一年三次紀功千十年功萬萬功滿獲飛昇是為冠諸功他皆弗若

詩　黑海瀰漫渡莫能　風凄霧慘欲成冰

曰　慧光忽化流金火　煉散愁雲十八層

勸孝悌

木有本水有源源本在人為孝悌本實發人也而禽滋長而發榮先培本聖眞道濟重本源為撰良言談果報為木鐸為暮鼓晨鐘為霹靂雷為浸潤為深為淺為感為懲苦口慈腸提撕而警覺化人而人化功三千普曁大千發天性為太和用嘉乃功功萬萬飛昇操左券關在帝心位極天人不在三元下

詩　春同流灌露同霜　烝乂庭幃翕雁行

曰　孰得萱荊花笑否　交柯繞砌藹天香

遏貪淫

貪淫者何孽海也曷言乎孽海貪斯逐逐則昏淫則迷迷斯亂縱情濁性焚如死如棄如毒流爾後人莫之覺也古今之大愚也過之將奈何曰惛者燭以燈寐者驚之覺濃者淡之熱者寒之悚之以天地鬼神如斯而已是故格一人使悟紀功千感而讓金厥功倍嗚呼化炭爲妖幻旌陽所以試及門也不忍點金悞後人洞賓一念而成聖也知此義也故貴遏貪淫

詩　濁浪排空到海渾　奔流氣勢嚙天根
曰　勞將柱向龍門砥　澈底清漣戴禹恩

療疾苦

療疾苦何也推我長生願延人世之年也孫思邈療龍徐秋夫療鬼非我族類欲並生之而況乎同類故桐君之錄肘後之方千金之祕義著書濟世證天醫療之勝奈何曰外丹可濟也望聞問切可憑也否則罹先世餘殃而或天人譴怒也爲禳解爲詔之自新爲勸好生爲遷塋卜宅而後投以劑一服俾瘳愈一人功一級若鑄新論廣良方垂久大之模功惟重

詩　棕簑斗笠舊生涯　一個葫蘆萬里家
曰　寧有禁方三十首　返魂香借以硃砂

救貧窮

仁心無旣也而勢則艮難勢難則曷以救之而俾無失所曰吾力之所及而願以將之願之所至則周之而貧窮遂矣曷言力

之所及也曰目之所及見而吾耳所及聞也救之將奈何曰解推以通之而外丹可濟也抑倡之自我而資同善於人也衣食全資斧給妻孥贍喪葬完而貧窮救矣未也彼夫㘅莫白之寃逋公私之負窘於勢者薄於時者而排之而雪之而償而散之而解而紓之則是仁人君子之用心而平造物不平之憾

詩　兩袖清風酒一瓢　經年事業只蕭寥
曰　壺中貯有慈雲在　垂手窮途渡法橋

活萬靈

曷以名萬靈鳥獸蟲魚骸骨也骸骨曷以言乎活活於聖眞也曷活於聖眞以道力也今夫擲杯可爲鶴石可叱爲羊葛陂之杖可爲龍飯可爲蜂蜂爲飯無情者可活而況羽毛骨角之猶存然則活之將奈何曰捽骨於一屈步斗罡結竈印先煉以吾三昧火復取東方之生氣而咒以吹之咒有傳良師可授也少焉肉白骨復回生故曰以道力也既生後畀放生池院乃保全若聞殺而不見其形則誦往生咒十遍以吾意會物形送於冥曹求轉爲人道行之一歲厥功千至見殺而曲全之理所宜不具囑

詩　物若操刀慘若何　曾將鐵案奪閻羅
曰　殘形偶沐吹噓力　飛走旋看喜躍多

甦五穀

五穀成於地培於天曷以甦甦枯爛也曷以甦枯爛旱澇傷也蓋霪雨爲災禾斯爛甦之將曷若曰聖眞當水退步斗罡手印結三山腹吸東方之生氣煉之一晝夜念眞言呵眞氣於田禾斯起穀傷旱則將枯枯者曷以甦灑以北方眞炁水灑之會誦眞言眞言悉不傳傳恐褻如法流轉穀故甦至若視其禾田凝黑氣是農人有咎獲戾於天則代釋其愆爲虔誦皇經三卷證道愿寧遲一紀冀回天天鑒其心枯爛之禾可活也是爲無量功一度三千功上達

詩　雨暘傷稼拂常經　力挽天災幸有靈
曰　苗槁浡興歡士女　甫田盈望已靑靑

興廢教

儒道釋教日月星也三光不可磨三教烏能廢教不廢曷云興蓋緣教中不肖徒子以可乘隙復開釁於奸貪輩遂以構其緣蔽主聽聳官聽矣興之將何以藝祖除佛教禍將延薄暮偶微行適見頭陀醉卧地帝震怒念益堅僧乃蹶然興婉言謝藝祖夜已瞑非帝獨行時卒有不虞悔何及吾護汝速歸爾宮帝乃悚然得不廢元世祖之謗玄也尊釋氏中宮方彌月帝望生男詢國師師曰女也國師者楊璉眞伽世祖所崇信言應如枹復問邱長春曰靑宮主器然知必公主且聞國師言對以男思以勝國師俾帝悟玄之妙也旋以衞教故露祈上帝轉陰陽旣乃

果得男故益重長春崇道教興廢教 者施大法力顯大神通悟
君心全民命傳感悟教乃興興教者 功萬

詩 祛盡浮雲捲盡愁 青天已補月重修
曰 撐開世界烟霞外 揮手歸來鶴背秋

度眞言

眞言曷謂聖神心法也曷以度發前 人所未發啟後人也又經以讖名玄理倍深多咒錄出生死消 罪愆福壽所由增功尤劇聖眞撰著紀萬功且夫道德五千言 太上傳關尹厥後復以南北斗經錄授天師歷代聖神語錄交 相授金繩寶炬度盡有心人故功德無邊超塵出劫金丹心法 余輩不邀功惟望後賢不負苦心願內丹就功行圓加面壁九 年而證飛昇之果消凡累入化神億萬斯年度九祖至矣徵矣 蔑以加矣而大人之事畢矣勉之企予望之

詩 羽化眞修何處尋 漫憑往籍認傳心
曰 而今祕授飛翀訣 珍重瑱函值萬金

第十五面壁

壼縷道人何淑清著

應物有心即空即色參生滅觀心無物非色非空入化神置理亂於罔聞靜向深山留太古斂英華而不露長斯兀坐葆眞倪故幻實還虛恍若牟尼證涅銷丹合道幾同顏子齋忘黃石本吾師據石鎭九年之定赤峯原我友登峯樹萬載之身統儒釋之精功天成節奏鍊淸靈之眞體人看飛昇何處是龍門只此

五言古調　到來承鳳誥方知一片婆心

道行堅凝

內外丹並成辛苦亦云足況乃歷諸艱修途頻局促厥身不憚勞矢願鑄心曲朗朗冰壺秋寒光照初旭金石差可擬縝密溫

如玉義理一肩擔大任天斯屬我志幸已酬我行幸無辱應當拂袖起超然脫塵俗

偈　一箇骷髏　滿腔道德

曰　縱若摩挲　應規合則

聖功圓蒲

拂袖喜超塵騰身出風火長嘯賦歸來了非前日我回憶樹功時慘澹修眞果涵跡在人間受除人間禍風雨一庵中孳孳蛟龍鎖隻手散陽和菩提妙薩埵默契上乘心金冊藏靑瑣高蹈覓雲窩幽栖釋擔荷

偈　彌天葢地　般若神功

曰　一切色相　　逐葉隨風

帶鳥歸山

何處卜幽棲空山我故宅石老華髮深遂徑無人跡寒泉漱靈根豈風摩高脊幽然太古初寂靜良可適去去別寰區舉足雙飛鳥絕巔瞰遠峯捫蘿開荒僻野鳥不飛鳴衆獸罕棲踏天地一孤踪孑然以朝夕

偈　仙乃山人　　惟山合道

曰　絕塵而奔　　是登是造

跏雲坐石

孑然托深山胸中仍則箇詎若遯世翁頹焉覓枯坐怪石截爲

屏風雨曾洗磨斑剝負文苔古薜濃陰大面此壁立峯朝夕忘起卧寒暑不相干於何勞饑餓綠草纍吾茵白雲擁我座湛寂無噓呵趺跏是功課

偈　山因雲生　　雲中山立

曰　是山是雲　　分他不得

諸魔悉退

趺跏無噓呵澄靜固云極不見服氣人淺根疎道力自將魔作幻作幻爲鬼蜮長袖曳輕裾繡帶垂華飾優戲擾厥旁撮弄相迷惑若彼功行深豈風淬寒色神人悉退聽何況此蟊賊天日章光化無從滋偪仄

偈　說魔自魔　知魔不魔

曰　掃除一切　於意云何

萬法皆空

偪仄幸無魔或以仗諸法法力亦佳哉毋乃肆彈壓而我於其際一切皆融洽鉢水瀉深溪劍光收寒匣天籟與梵音寂靜無喤呼內外空所有於何繫胸膈回思鼓神通如兒嬉肄業洞洞復冥冥嗒焉頓消乏

偈　在法言法　去法弗法

曰　者箇枯禪　四通八達

外息羣關

洞冥頓虛忘者著都放下六幕與九垓了無容心者金液既不餐見聞蓋亦寡嶺月自光輝松風空奏雅祇此一息間元氣吞還瀉念彼紛塵內物物皆蠱冶在昔已屏除何待今日也凡慮不我攖五關自瀟灑

偈　無來無往　何去何從

曰　非耽寂寞　緣我癡聾

內觀眾妙

息關慮不攖詎乃如槁木脈脈黃庭裏靈明娟幽獨運行侔太虛晝夜三十六返照自相推度數周還復要皆任自然而非同強逐之中更有之一氣渾淸穆理則含太始功則儲修育以此

坐懸崖內觀淵淵以肅

偈　入定不定　乃爲眞定

曰　內照返觀　心與道印

鑠骨煉金

淵肅坐懸崖朗然通寂照寂照將何依踐形乃爲肖神淸而骨重安得虛皇詔賴有圓人性湛湛含光曜煉我無始身證我無始妙我輪不可轉我形不可耀寶覺有眞心定滅德彌卲金骨一朝成金仙度圓嶠

偈　炙火銷金　非文非武

曰　無更有無　超規軼矩

融膚化土

煉骨以煉仙㕑器修埏土假合本四大軀殼尤易腐欲超第一乘蟬蛻那堪敷緬彼大羅人飛身入瓊府胡我皮肉像難作金天輔不覲三界身宴坐挺皇古舉止備如常淸潔追玄圃因成不壞眞默契無上主

偈　心本天君　肉爲栭杻

曰　斬截羈縻　永垂不朽

約神九載

不壞無上眞涵泳愈難薄九仞一簣功安敢自淪落神居三品先約之還再約旣如川中波悠悠常絜絡又如天上日時時無

住脚倏忽至九載色身猶橐籥精與氣重融性與心相著世外有乾坤真神自冲莫

偈　片刻終身　九年一日

曰　住手空山　將投仙窟

侍詔三清

九載約真神嘉名書玉笈躍然以遣舉飄飄輕且捷足下白雲飛清風生兩腋遙溯面壁時境界不相涉一朝闢玄關九漢騰輝燁藥珠自可侍紫宸自可躡因無三清命天衢未敢躐待詔處山阿脩然檢丹牒

偈　振衣待詔　證玉證金

曰　傳書至此　了我婆心

第十六飛昇　　三山笛史韓湘著

珠騰紫海射斗連牛璞韞丹山穿雲裂石賛鴻猷於玉闕木公金母歴班僚分鷺序於瑤階赤舄緋袍隨舞蹈故嵐飛青嶂啟鰲峯浮十二闌干瑞擁赤霄低鶴背靄三千纓絡麗光明之色相日月歸壺宏久大之規模乾坤在袖蓮栽烈火動撫今追昔之思笛弄長風與推已及人之願數載辛勤旣慰自當拜手揚休茲晨圓滿堪歌遂爾揮毫擲句

頒恩賚詔

帝簡造閶脊露壇書頒上苑紫泥蟠金星日麗輝章彩玉軸雲移爍錦紈扈從鑾旗雙影度捧宣鴻誥五花攢空山景色皆呈

瑞霧暖青崖翠繞闕

偈　道契天玄　頒恩賚詔
曰　偌大寵榮　惟人自造

奉敕騰霄

莫羨文明咏在田峰頭佇看著先鞭華增旌旆千行綺綵湧林泉一朵烟乍拂岫雲歌別曲漸忘巖瀑響幽絃舉頭日近長安遠差喜無多到碧天

偈　旣來天詔　奉敕騰霄
曰　青冥寥廓　任我翱翔

騎驂紫鳳

翩羽翩翩瑞也巍端趺颸舉邁征騑噰喈雅叶塤篪韻苞彩愈
揚䎘翽輝白鶴就班先路舞青鸞歸馭帶霞飛同眸再向蓬廬
望蒼控天遙邈翠微

偈　升彼九霄　騎驂紫鳳

曰　儀仗紛紛　天逈人送

樂引青童

紫雲香駕歷晴空樂譜鈞天縹緲中銀漢水清音九奏玉霄風
細曲三終笙調翠琯分纖管頓拍轉霓裳應月宮聆取洋洋聲一
片步虛流響入鴻濛

偈　鳳驂鸞矣　樂引青童

曰　梵音玄籟　曲度天工

涉漢登朝

仗樂雲從越漢津砥平御道廠金銀光騰八表皇居壯暈耀三
垣眼界新宮樹蔭濃恆不夜檻花芳靄妙生春靈霄殿迴停仙
仗曳履欣隨侍從臣

偈　青童扈道　涉漢登朝

曰　通明鵠立　位我班僚

入宮覲主

一聲鐘韻肅宴陽內使傳呼拜玉皇爐裊篆雲熏鳳幌蓋懸珠
絡映龍光綵綸載錫和風暖蒂鳥初承湛露香擬向彤墀賡介

福立霄嵩壽已無疆

偈　朝宁既登　入宮覲主

曰　稽首揚休　雲龍風虎

趨參列闕

麟宮梵陛峙重重拾級趨參禮恪恭玉珮鏘鳴仙樂合錦袍沾惹御烟濃玲瓏複閣翔胎鳥屈曲飛梁瘦古松優獎曠恩醲似酒紫虛瓊殿語從容

偈　辭主出宮　趨參列闕

曰　妙相莊嚴　容吾晉謁

俯眺蓬山

島嶼凌空費仰尋羽輪遙度發高吟珠泉倒瀉芙蓉巘繡閣喬蟠翡翠林萬里去來超弱海雙鳧瀟灑躡孤岑崔巍樓館人何處瑞藹昌雲罩淺深

偈　趨參事竟　俯眺蓬山

曰　方壺圓嶠　不在塵寰

瓊筵徧賞

玉殿親叨燕樂歌筵開玳瑁旨嘉多堯樽影帶昭陽日禹膳膏流太液波檢奏三章鏗玉節璈彈九氣鼓雲和今宵歡飫天厨味頗有光輝出大羅

偈　玩罷蓬山　瓊筵徧賞

日　飽德院題　冰洲玉明

洞府新成

賜第天仙龍僊榮名山深處築高閣月拂金粧樹牙動巒擁虬
蛸棟丹生瑞國封融花爛煖曉祭鴿爽鶴飛鳴珠恩更荷醮酬
遲別樓霞非謀海流

偈　現蹤既御　洞府新成

日　寶藏珠樹　五色晶瑩

神驗前修

南山之北北山南煉爲還元皆所諳會倩五龍盤玉鼎頻教雙
壁合銀爐光涵赤水莓英歛吸溢藍田趣味甘掉首從將空色

道藏輯要　金丹心法下　飛升　又堂集六

勘聲和碧宇月澄潭

偈　明居洞府　神驗前修

日　幾經閱歷　崇壯丹垣

心期後學

翹想淸都路可通仙梯前將泛瑤湖祇緣緣分三乘樂不若忘
問萬里橋瑤草正宜經雨秀紫芝何幸沐春饒悉參妙諦淵附
久拭目聯翩上九霄

偈　密證前修　心期後學

日　佩我丹經　承恩錫爵

金丹心法後跋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易始庖羲而式微於夏商之末文王繫以彖而啟開物成務之功心法之為書亦猶是耳悼斯人之陷溺而正道陵夷譬彼舟流莫知所屆用是臨壓界經障魔數載辛勤搆書以覺寤詳而不蔓簡而不遺明若列眉洞如觀火毫髮無餘憾而證聖之心燈也爰懽忻鼓舞稽首而頌曰

大道無倪神功有鑰為馬為龜則河則洛爰開慧路式卽珍田言因性立道寄形詮木鐸追姚金機逆順化雨之時春雷之震星開北斗月湛南江抽思乙乙監幟幢幢微顯闡幽韜光斂鍔劍匣依稀燈帷錯落原原本本穆穆皇皇有倫有要無體無方揮霍須彌析分芥子義則含宏辭非的詭上中而下天地與人三才奚奧一貫瀰綸控引情宮疏通性海緗帙含馨筆花絢彩焜煌宇宙反覆山川字傳十六言繼五千化啟立瘍功開紫府糠秕浮埃鈞陶下士殷勤誦覽昭示津梁桃谿李徑雀躍龍驤

祖師門下柳守元敬識

金丹心法後跋

八祖心法成堅得諦觀其大畧流連往復不能贊一辭乃愾然於一切修眞養性之書讀可也不讀亦可也蓋因心法而旁收別集則參其異證其同益恍然於心法之畢該而折衷之得所主曷以言乎讀心法而他書可悉捐也心法之爲書廣大精微無弗備諸編所載莫不彙其中是猶登泰岱之巔而㒵繹龜蒙眾峰如兒立故玩其淺深之秩秩節次之昭昭脈絡精神支分而流合乃轉嘆予昔年之訪落有志於飛昇踏破鐵鞋而得是編不早也顧宏奬後進而畢揭其心源予將敬拈瓣香稽首頓首遍拜諸天洞府爲大千世界稱謝慈航爾然其艤舟於天河以待問津之渡回頭卽岸覺路非遙乘長風而飽征帆波羅在目矣而不然者舍舟而亂流以濟或汔濟而貽濡尾之羞洞口桃花竊恐漁郎迷徑耳蘭槳桂棹擊空明而泝流光予亦將鼓枻而歌而望美人於風虎雲龍之會合

祖師門下石守堅謹識

金丹心法後跋

鷲嶺宮巽業邈波羅之諦壺天湛寂常留洞口之春飛紫誥之靈文不待攀龍鼎下結青神之妙契何煩抱犢山前然而肉眼迷茫錯寶碱砆驚白璧塵心眩愕空將魅魑詫蒼龍誰分太極之泉罔辨元和之液八祖金丹心法崑山削柱聚窟凝香標羣嶺以中黃弱水豁三千世界揭恆星於太紫層城分十二樓臺不侈風螭月母之譚上接危微奧旨非陳丹溜玉杯之論宏開道德奇文言有大而非夸意無微而不入但使因言索解毋泥格以求辭會意旁搜必尋端而竟委則古洞啟桃花之徑人分絳雪而來春田縣桂實之英藥杵立霜以去車馳八景行藏偕

五色烟霞馭叱三清往復任雙舄蹀躞時與赤松上下笑遼陽之塚壘壘漫從黃石逍遙看姑射之風襲襲予光分絲簡杖持青藜藏柱下之鴻篇色集宮雲紅近日待人間之鳳舉香迎仙珮暖宜春謹賦短章附蠅聲於驥尾還期來學同鵲起於龍門

祖師門下溪守靜稽首拜識

金丹心法後跋

練道參神端基於勤學知行不並用無以期誕岸之登且將陷溺之日深流蕩焉而莫知所返此正陰長生所云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即使神仙現身化導而言之諄諄無奈聽者之藐藐況著書以警世又安望夫束諸高閣者而索解於知行不屬之餘

則我

八祖之垂爲是編幾爲選事矣顧此書未著未嘗不相與有成宛轉尋源闢開塵垢縱心孤往無所鑑而猶興然而其用力也勞而得之也亦非偶既有是書以後則大道之源流具條目彰途可循轍可守矣但使知行之漸進以相深於研慮而悅心所

爲事半乎古人而功效倍也學道須勤學勉之勉之然第知所勤矣而不體傳書之本意得人而不與與人而不愼其人是懷寶迷邦大公而以私據也抑甘心比匪不知君子之貞也此之謂褻天褻天有逸罰予既樂是書之告竣而復恐後人之不戒隕越以貽羞故附此數言以爲讀是書者之明訓

祖師門下梅守璞謹識

金丹心法後跋

嘉慶二年六月十八日予晤持眞子於濟南得覩金丹心法一書愀然起立而嘆曰妙哉道也此眞身心性命之學世出世間之樞機也心法何法法在一心法心何心心止一法眞字字是金令人人得丹如披雲霧杲日當空矣夫世之丹經徧天下大抵統言體用槩論工夫求其顯闡秘奥直指根源易簡精實節目貫通未有如此經之深切著明者何期小子得寓於目得傳於口得會於心得體於身復得續跋篇末以質後人斯誠億萬刼難逢之奇遇也惟自愧管窺蠡測莫量高深了了於目何能了了於口了了於口何能了了於心未及升堂入室敢言澈底洞明耶所願與二三同心人由下學以期上達自卑邇而晉高遠躬行實踐共完性命以合天本固華榮妙鍊形神而證果夫乃信諸天不外一心大道總此一法撥轉關捩直臻無上潛心消息益覺精微矣後之君子幸覽觀焉

祖師門下蔣予蒲敬識

心法文評

香飛玉札祥烟飄萬縷之霞彩拂霜毫瑞靄凝千層之錦月色更添春色好音默會乎帝闕鐘聲遐與波聲齊抑何難於登瑕 予也 心懸北斗地傍東山十載倘冠領略紅綾之餅三年叢牒符分鑿殺之餅當拂袖以歸田但守方寸細綠俗保年而負德何如自甘苜芽然而一夕無常活潑變幻爲之性竟使三生有幸精神倍勵廟之班雖經筵莫貸高深而熱論猶工諷詠聊爲鍾洞竊殿鴻章

文章至漢時風度猶爲近古蓋自夏商周之後元氣未漓也雖離老祖文璞玉渾金不雕不琢沈酣濃厚而節奏天成初讀之

覺樸素無華不過疏枝大葉而細針密縷踪跡莫尋殆將與一鬲之文爲鼎峙矣

文家有三變而倚老爲難必其組織既深陶鎔一切然後剝膚見髓老幹扶疏細葩孕祖文益信然矣後世淺殺無根柢一覽無餘以枯木寒鴉而概託名於公穀乃從而名之曰老殊甚一噱若雜如不經意而味美於回其息深深文家之逸品也蓋風來水面月到天心雖其境界在目前要自有一般真趣張祖文字路寶而悠解空靈不事矜莊不假辭色屏謝人間烟火而神術雖氣染之臨

此種境界是文字正格王談聖典所以獨冠塊古今故不非

纖奇望而知爲堂堂正正之師者此何如境也我祖師矢口成音自協黃鍾大呂不爲搖曳態而五色成文蓋惟道力深沉自所發而皆天籟

行文詭怪最下乘也蓋牛鬼蛇神不過於無可奈何中出偏師以角勝耳然至其流於既溢未嘗不發爲光怪陸離曹祖之文古而帶拙如覩商周法物斑剝蒼皇遂令深心好古之流愛玩不能釋手

不露鋒芒而自然淵雅此恬吟密咏文之最足移人者也蓋含英咀華風流蘊籍自令矜心頓釋而躁氣胥平讀藍祖之文如對霓裳羽衣曲其悠揚足娛目其鏗鏘足悅耳殆將與有宋之

歐陽平分一席

筆輕辭秀原非文字上乘蓋氣體無餘易流於柔媚也不知手腕靈妙古秀在神骨之間得之最難而讀之不厭何祖之文機員神足鮮湛不滯亭亭如初日芙蓉此所謂天仙化人非肉眼所能窺測也

予誦韓祖文倍覺起敬起畏焉爲其腹笥之飽滿而靈秀超超且成大道於妙年故吐露之間自有一種英光之發咄咄逼人也至其家法本文公而自爲減監者則又爲有目之所共覩而何俟贅言

漫志八評雖未盡文之閫奥然體裁局度字句篇章其律法

準繩或堪彷彿其十之一二後之學者當不河漢鄙言也然而讀其書思其義廣其志踐其行方可從流以得源而驪珠在握矣而不然者啜其糟粕而不知精液之何存是則楚人之賣珠而鄭人之鬻櫝耳攬春華之秀旋落其實而取其材斯石室奇緣不負素書兩卷予三年侍側幸編次之有成敬跋短章以貽同好

祖師門下闕里華立郎頓首百拜

天仙金丹心法後跋

嘗聞金丹之法不明則天仙之道不顯天仙者就五仙而言之則爲最上之乘就專派而言之則爲妙道之統是有心法焉固未易爲一二外人道也余自通籍後浮沈宦海實不知仙佛之道盡人可學故頗敬之慕之而未敢易易求入門矧能講明法派耶年來留心典籍竊窺三教同源之理又幸得所依歸日承面命耳提之訓乃恍然知章句之學拘墟之見其不足以語大道之心法也久矣茲書之作雖成於
八祖而實
孚佑上帝一人綜成之仰見

慈心普度歷千百餘年如一日昔人所謂繼武慈航者洵非虛語故每
雲鶴至止或則自垂
寶訓或邀
七祖偕臨總一覺世之法以洪大化而正人心實按之原不外乎綱常倫紀之大端精求之乃隱合夫身心性命之妙諦然則此一心法也固不僅
八祖同此一心法即三教亦同此一心法也推而至於萬事萬物總此一心法爲之主宰默運於天高地厚之中也謂之天仙金丹可也即謂之太極謂之明明德亦可也謂之圓覺謂之牟

尼寶亦無不可也蓋總一心法也茲屆重訂全書爰敬誌數語
以質後之讀是經者志秋弟子范鏊謹跋

天仙金丹心法後跋

悟眞篇曰學仙須是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是天仙之道非金丹不能成金丹之妙非天仙不能得別

孚佑上帝以天仙立派更爲萬古金丹鼻祖紫陽張大眞人猶在門弟子之列夫豈不以淵源有自所謂私淑而師承者原由

海蟾帝君而接一線之傳耶玆心法也雖成於

八洞仙祖而小子敬讀

柳大祖師原起及各序跋乃知成於

孚佑上帝一心之慈濟始終成全圓滿功德如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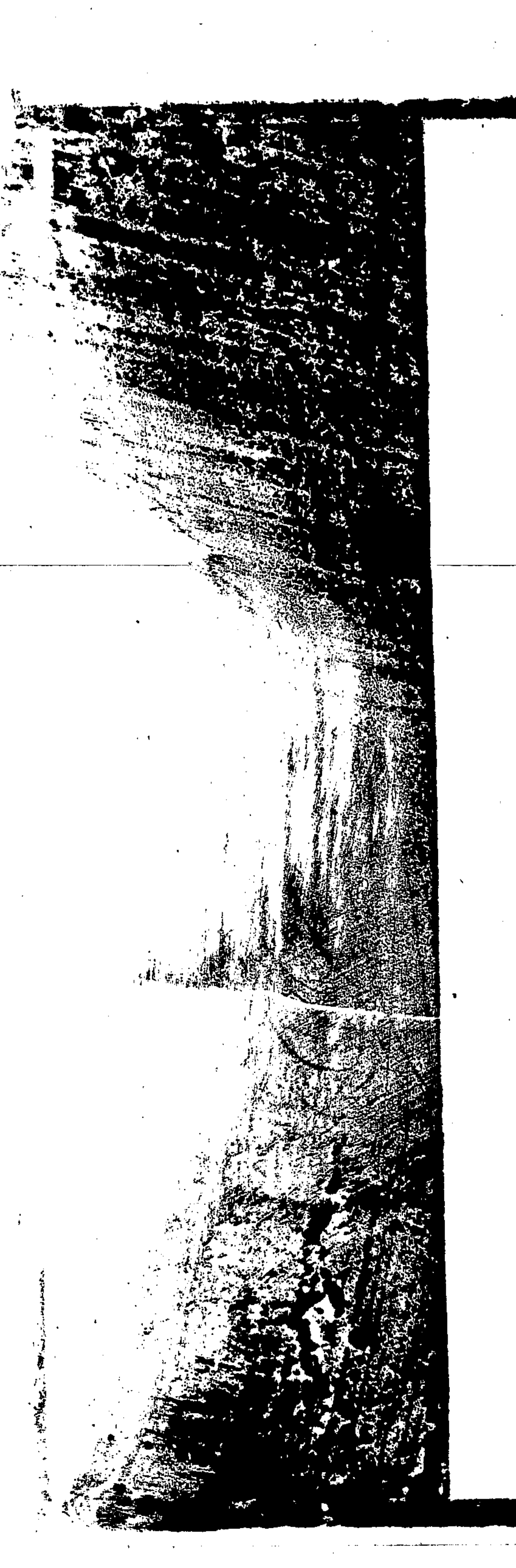
恩深無量也現屆同人重訂全書正宗小子追隨諸

先達後時膺校閱之任深愧望道未見竊幸皈依得所仰奉

恩諭准各附識卷末爰於是經敬跋數語惟祝金丹之法廣演

天仙之派綿長云爾

志喜弟子徐震敬跋



東園語錄總序

江源之北有觀焉觀之東偏其先空壤也陳子清郭子銘起構數楹樓閣開敞陶子復於墻陰隙地樹以杉柏楠樟等木得土之宜菁葱暢茂饒子澤又購羣花植其中壘石成山盤土為沼足勾留也至於遠山之環抱近水之朝宗則又披圖可覽不復再贅吾屢至於斯與諸子訂筆墨緣救奬補偏引於至道復念牖民覺世吾之志願常降言以示勸戒諸子錄而藏諸篋固請釐定題曰東園語錄蓋以誌千載之良會也後之遊東園者曷其三復斯文

重刊道藏輯要

東園語錄序

自古聖賢之書皆所以教人遷善而改過也而言之愷切詳明肫摯樸茂者則莫如孚佑帝君東園語錄以孝弟忠信爲先務以人倫日用爲實修以精一危微天人性命爲極功以酒色財氣奸盜邪淫爲深戒不獨文人學士閱之而有益於身心卽婦女孩童聞之而亦深其感激誠哉其爲渡人之寶筏覺世之金丹也且夫勸善之書前聖亦幾大備矣如感應篇之包擴無遺陰騭文之彰明較著覺世經之豁露軒昻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切者亦既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尚何有過乎此者哉不知寶訓森布在百姓或習焉而不知察要不若語錄莊嚴卽顓愚亦惕然而生畏也况乎流傳既久其中矢志皈依奉寶訓以爲心法者固多而初心錮蔽視寶訓以爲具文者亦復不少則得茲語錄以重爲提撕再爲指迷使人人知先正名言皆觸目驚心之要古昔訓誨悉勸善懲惡之書則不特表章寶訓爲三聖之功臣並可以贊襄三聖爲寶訓之輔翼矣所願閱者知其苦衷凜其精意遵其至教奉爲寶筏既以淑身亦以淑世既以成己尤以成人俾作惡之輩能以自新積善之家彌深惕勵庶不負祖師一片救世之婆心也我等同人親炙祖師之訓深沾祖師之恩者亦既數十餘年矣今當梨棗告竣竊記數言以附驥尾如

謂吾之能文也則吾豈敢金仙居士敬撰

東園語錄序

東園語錄一書乃孚佑帝君神道設教朝夕訓誨同人者也數十年來誘掖獎勸警覺提撕不啻如父之教其子兄之勉其弟師保之課其生徒誠所謂發聾警瞶如聞清夜之鐘聲覺世牖民擬受當頭之棒喝者歟然語不取其濃而取其淡語不取其繁而取其簡語不取其艷麗而取其清眞語不取其支離而取其親切且語其常而不語其怪語其正而不語其邪語其顯而不語其微語其新而不語其舊故語仁敬則使人知有君臣語慈孝則使人知有父子語有序則使人知有兄弟語有別有信則使人知有夫婦朋友卒之語彌淡而彌永語彌簡而彌長語彌清眞而彌中肯語彌親切而彌有味謂非可以引人共出迷津導人同歸覺路者哉然吾因之有感矣慨自世運日下風俗日偷習染日深人心日變語以陰果報應則啞然以笑矣語以名教綱常則翫然以怒矣語以遷善改過則茫然若迷矣語以修德行仁則惘然如失矣在在沉迷誰挽狂瀾於旣倒滔滔皆是孰作砥柱於中流不有帝君語語肫摯語語詳明語語箴規語語藥石其何以扶世運振風俗革習染救人心也哉所願閱斯錄者革面兼能革心正己亦復正人庶不負帝君神道設教殷殷訓誨之心云靜定子敬序

東園語錄序

且天生聖賢非欲使之自有餘而已將以補斯世之不足也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善天下故孔子憂萬世之大義不明托春秋以見志孟子值處士橫議之秋不得已以正人心爲己任彼一聖一賢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憫人窮也純陽祖師學孔孟之學卽志孔孟之志其發爲文詞也上以接心法之傳下以救蒼生之阨今讀東園語錄一書論深切於人情言不離乎忠孝至如隨事箴規之法因材施教之方其大無不包者亦細無不舉可謂盡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也後之獲是編者口而誦之心而維之身體而力行之凛乎

祖師一嚴師也語錄一日課也庶不負立言之苦衷垂教之深意也夫王培楨敬序

東園語錄序

東園語錄一編純陽呂祖憫世俗之澆漓憂人心之淪胥慷慨悲歌勸善而作也今之人每諱言善且譏人爲善噫豈非大恠事哉不知聖經賢傳皆勸善書也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大舜善與人同禹聞善則拜文王善事陰行他書言善者難更僕數兄人之初生性本皆善則孝弟善也忠信善也禮義廉恥亦善也推之利物濟人誘掖獎勸一切方便之事無非善也乃牿其性者反以作善爲好名行善爲多事爲善爲邀福於戲爲是說者愚深窺其隱矣一言以蔽之曰吝財不過欲多積以貽子孫耳獨不思財未

有積而不散者服御之奢侈身心之邪淫命運之乖舛種種耗財不一而足卽使貧不及身而不善之人子孫不肖轉瞬間祖宗之刻薄慳吝銖累寸積者一旦同歸于盡以視散財作善孰得孰失辨之宜早也且慷慨樂施以善散財財未有不復積者蓋旣知爲善必無侈奢淫蕩之行時有節儉勤愼之訓子若孫耳聞目見家法流傳昌熾必入理有固然不止禍淫福善天道之常爲可信也流俗吝財之習愚嗇于心自匪伊朝夕茲就序東園語錄發之伏願見是書者回頭猛省孳孳爲善急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及利物濟人誘掖獎勸一切方便之事以復其本性斯爲善體聖賢經傳而不負呂祖勸善之厚望也夫饒性

貞敬序

東園語錄序

客有卒然而問者曰予聞近有大醫王之說信乎予曰然客曰何謂也予曰夫所謂大醫王者其上醫國其次醫人不需藥餌可盡天下而調治之者也客曰醫安在予曰此醫恒無定處非誠意不可致非勝地不能留惟東園時息駕焉園有花可賞心園有卉可寄興園有山水可登臨灑然適然歡如也及一念夫害心害身不克自治之輩則又脩然悲惻然憫急起而藥石之如孔子之醫狂矜愚先去其蕩與忿戾與詐之變本加厲又如孟子醫好色之疾而以太王爲鍼醫好貨之疾而以公劉爲砭醫好勇之疾而以文王武王爲良劑必欲至於返本回元而後已於是以不藥之藥著爲良言詠歎之詞題其名曰東園語錄此亦猶古之青囊等編也予誠取其書而讀之雖不可救藥者亦可望治又何疑於大醫王之說也大醫王爲誰燮元贊運演正警化孚佑帝君也龔森三敬序

東園語錄序

嘗思三代而上道在君相三代而下教在師儒迄於今教化雖行而師道不立卽有六經四子之書牖民覺世讀者恒視爲科舉應試之資而莫究其所以然此教之所以不興而道之所由不明也純陽祖師抱慈悲心爲生民計前於涵三齊雲等處作以闡道垂教者彙集諸書蓋詳且盡矣今讀東園語錄一編或發爲文詞或托於詩歌其事則倫常日用其理則性命身心而其寓勸勉之意與警戒之辭隱隱乎與六經四書相表裏焉後之讀是書者果能體之於身見之於行卽其義以揆諸六經四書之旨而爲之屬辭比意互証詳明庶幾六經四書之義復昭然於天壤燦乎如日星而士林中不徒視爲科舉應試之資矣則其輔翼乎六經翊贊乎四書也豈淺鮮哉易曰神道設教於茲見之卽於斯信之矣而君相之道師儒之教不賴此編而長留不墜也歟趙性和敬序

東園語錄序

昔春秋有孔子胞與爲懷不能行其道於天下日與其徒講學東山一時從遊者皆得所裁成以變化其氣質門弟子輩錄其語言問答倫次而編集之名曰論語雖其中論說不下千萬言而約之則心法推之卽治法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千數百有餘歲矣民風不古世道漸衰不有帝君以維持補救於其間愈趨愈下伊於胡底也今讀東園語錄一書所載詩歌諭文各體因人啟迪隨事箴規仁義禮智植其基也忠孝節廉端其本也語言動作詳其末也本救世憂民之苦衷揭而示人以遷善改過之路實與孔子之言相爲表裏讀是錄者誠體此而遵行之

心性復其純艮風俗歸於渾厚一世治萬世治萬萬世治則東園亦一東山也語錄亦一論語也孔子先天之帝君帝君後天之孔子也宿映川敬序


東園正面圖
開化偶臨西蜀自南自北自東心園深處隱身露出平生作用所論詳明愷切錄之覺瞶破聾廿年心血在其中此日勸回大衆
西江月
純陽子自題
遊衆東園後繪出東園景如見祖師容令人發深省
石龍子云
道藏輯要
東園語錄
壹
續壁集七

佛本非空仙原多妙
語〻傳來皆至教挽
回知多少 釋子休認
儒生漫笑但向書中
求大道身心守〻能保

如来尊者跋



樹木陰陰綠種園亭亭紛
間憑空造遠渡生般般欲
將云人勸勸綠句切心要修
堪為度云金丹東園志願
慈宣傳切勿視為泛泛
百蘋秀
純陽自題
小園樹木甚
清幽恍似當
年黃鶴樓
一片慈悲傳
語錄願人從
坒瀛洲
光緒甲
辰八月朔

石龍朱景雲并題

南海波羅東園妙諦
宏施同是慈悲喜寶筏
玄機濟世示篤高風
須驗果似佛聖賢
第一義願人廣傳世

慈航道人跋

重刊道藏輯要

東園語錄

平雲堂眞如居士
崇德堂衆姓捐資敬刊

士子讀聖賢書先須明善惡兩途既明善惡於事之善者不獨嗜好之珍寶之必當身體而力行之庶幾事事歸於至善矣於事之惡者不獨深惡之痛絕之必當根拔而株鋤之庶幾事事不流於惡矣然近時之人善心少而惡念多要必日置數卷勸善懲惡之書使之隨時觀玩隨時體貼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不知善心何以勃發惡念何以潛消待至久久遵行與書合一則有善念而無惡心然後嘆善書之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大知此則可以知吾命刻東園語錄之意也夫

士子讀書明理於本原處固知敦篤然每忽於細微而失其孝者一言少有不謹一事少有不愼未嘗不貽親以不安處此所謂小不順者未始非謂之不孝也必於門內一言一動凜凜焉覺易犯易觸躬常自責腹不少誹親喜亦喜親憂亦憂親所愛與俱愛親所惡與俱惡一切輕浮躁慢驕矜滿假之念不形於親親有所命則速應之即親無所命亦當先意承志曲會親心而代勞作之子之子女是親血脈所貫注若於親前怒詈刻責皆非孝也工役奴僕親未厭惡若於親所動加罵唾亦非孝也

推之待人不以禮處己不以恭御妻妾不以義更不得謂之孝惜財帛而少善緣重身家而少施濟更不得謂之孝恃才華而輕禮節交綺士而失品行更不得謂之孝親在則跬步不離親歿則追思莫釋極之時過境遷至數十年之久親之面貌聲音猶在子耳目之中則孝思不匱方成得一箇人子諸生勉乎哉

人之生也靜則以心爲根動則以心爲宰心之在人如日月之麗於天照耀不蔽如江河之導於地貫注不絕有依爲生死而已者也乃人往往將此一點靈光敗壞不惜無惑乎招愆積咎累業千般必待滅亡其身而後已是果誰主之使然歟吾今爲世人說心夫心者方之於物精也又仁也精喪則枯仁壞則槁

未有能久者也不若將此心還其本然不偏不倚不顛不倒不反不背妥之中正之爲得心不可私而宜公心不可曲而宜直心不可薄而宜厚心不可忍而宜慈心不可昧而宜明心不可奸而宜良心不可惡而宜善心不可邪而宜正心不可暴而宜和心不可僞而宜眞心不可險而宜夷心不可高而宜下心不可傲而宜平心不可驕而宜謙心不可肆而宜敬心不可放而宜斂可以質天帝可以對鬼神可以盟幽獨坦坦然無偏而無黨瑩瑩然弗蔽而弗昏則心源已淸流達於日用應接之間未有濁而污及其身者也至若機械之心計較之心殘刻之心嶮巇之心禍害之心蛇蝎之心虎狼之心誑騙之心欺淩之心忤

慢之心坑陷之心淫邪之心鄙吝之心利己損人之心剝人肥家之心種種非心旣發而不可阻遏其傷人實多而其速敗己身也實甚人又何可不保其初心而任役於後起之心也哉心曰田則寸壤可耕心曰地則寸土可種將欲貽子孫以福澤富貴乎還求之固有之心可也人若能創其不可告人之心懲其不可對己之心守己心以合天心滌俗心以學聖心吾且頌之曰心福

威儀之學後儒多不講究意以爲不必講也不知此身成於天地父母至重至貴置其身於禮法之外必棄其身於兩大之中何也莊敬日强妄肆日偷聖狂之機在此分別不可苟焉而已

也晰禮一書載威儀詳且晰如耳目手足行動止息皆有威儀以束之束其身所以定其命也世有迂謹之士以拘牽爲威儀曠達之流以灑落爲威儀襲取之徒又以粉飾爲威儀皆不得其威儀者也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流於自然威儀爲我用出於勉强我不爲威儀用也必於平日涵養其性和順其心斂其縱肆化其驕矜養其純熟然後動容周旋中禮積中先有一段流行自在之趣發外自有一段從容不迫之情言笑也有和光之度一拜跪也有誠慤之容一立也如山一坐也如尸一趨也如舒翼一步也如循規對尊長而肅然敬値年少而藹然親遇倉卒而處之恬然逢憂虞而安之泰然當忻喜

而受之適然此之謂威儀此之謂敬身敬身之謂孝此之謂威儀此之謂立品立品之謂學蓋未可苟焉而已也若孔子燕居申申夭夭此是神化境趣則又不能驟期也

人身眼耳與鼻皆主於納惟口舌則獨主於出言是也如泉之始達少不提而防之則泛濫而無所底止出言固如是也夫所以舌之外以齒爲之城以脣爲之郭以髭鬚爲之林木以圍護蓋防之嚴堵之密也昔者吾於蜀南眉水之旁作戒口孼文傳之人而播之遠諸子諒見而讀之矣夫復何言然諸子固知戒淫褻之言尖酸之言機鋒之言敗名喪節之言害世亂俗之言瀆聖慢神之言而未盡戒者尚不一而足吾今再爲諸子細推

之如出一粗暴語出一詈罵語出一高大語出一狂妄語出一鄙俗語出一刻薄語出一詭誕語出一氣忿語出一怨尤語皆謂之口過不特此也對父母有一隔膜語對弟兄有一疏遠語對子孫有一放肆語對妻妾有一私狎語對朋友有一支吾語對老成有一傲慢語對年少有一誇大語對親鄰有一矜飾語對富貴有一迎合語對貧賤有一輕忽語對奴僕有一苛責語對殘廢有一訕笑語亦謂之口過至於擬議陰晴怨咨雨雪望水陽而長嗟逢歧路而歎息亦謂之口過諷神佛之不靈誚官府之不廉譏朝政之不善亦謂之口過借古人以作謎竊古書以行令述謠語以惑人亦謂之口過種種易犯失於檢點者多

矣不知犯造物之忌干鬼神之怒問名不遂求利無成潦倒終
身冷落窮巷子孫愚蠢後嗣益衰者皆此口過貽之咎也諸君
可不慎於微哉可不慎於微哉果能捫其舌緘其口談鋒自戢
醞厚居心庶幾勉於無過矣
天下之可嘉可敬者惟節烈天下之可憫可憐者亦惟節烈彼
其人賦天地之正氣指可以斷髮可以翦頭可以截惟此從一
無貳之志不可以隨流逐波而或存或亡青年遽失所天此志
堅於金石所可痛者天地爲之阨其遇鬼神爲之變其遭以磨
礪其人之堅貞於永固此其中蓋亦多故矣在富者猶有僕從
可呼在貧者則井臼自任在少時已傷進退之維谷在中歲亦

悲形影之彫殘在有子者倘幸本支之未隊在乏嗣者永歎承
繼之無人夜照寒燈淒涼何訴晝扃孤闥苦況難言加以族黨
横豪親鄰逼勒周旋無計處置愈難每當負屈含冤自願捐軀
殞命或投繯以誓志或赴水以全操嗟乎此節婦之苦境也屬
在親誼與夫鄰舍理宜顧惜曲意成全當首身而舉報宜採擇
以維風彙輯多名幽光代闡恭遇恩典捐金以助或於城厢或
於市鎮建石標名永垂奕禩則天地鑒其善全鬼神欽其義舉
彼婦之家光榮三代生者如得進身之階沒者永感黄泉之府
庶幾不愧吾輩之作善也夫
人子求地是安親的意思求之過這則親轉多不安譬之在生

親一日不見其子則倚門矣更倚閭矣歿後置親於數十里或數百里外為子者又不能經年累月在其側親其安乎卽有吉宂葬後卽發富發科而此時之子孫轉不似從前矣富者驕其富而服飾飲食遊佚邪蕩之不暇何嘗念及親墓一憑弔乎貴者出仕他鄉有遷籍者有宦遊者有慕進不已樂而忘返者又何暇念及親墓一歸掃乎漸至愈棄愈荒强鄰竊挖等弊殊難枚舉親其安乎不若就近採擇只要不受風水泥蟲卽是佳壤且四時祭掃便於顧照親在九京焉有不樂者語云吉地憑心地有一人自有一地天不能倒行逆施以地畀人也此理識之且天之生財祇有此數其待恒河沙數人恒河沙數家之取給

者亦祇有此數惜之則囊橐不匱耗之則用度終虛理固如斯節儉宜尚嘗見有祖若父辛勤而子與孫簡約始焉淡泊繼漸贏餘而仰事俯畜既鮮焦勞春禴秋嘗亦足供用終歲未嘗告竭於人一生惟慶豐亨於已苟恃心與奢心並生淫志與驕志共起所入雖多而所出益倍不觀夫侈靡之家乎坐擁厚貲驕奢日起一飯則羅列珍殽一衣則飾誇錦繡屋宇而畫棟雕樑僕從而前呼後應馬皆食粟車亦飾珠賓客盈庭歡呼暢飲親朋援勢借粟那金子弟亦習浮華妻妾更多粉飾所謂揮金玉而如土者恬不知大厦之將傾也及至家貲罄盡門巷蕭然車馬無音賓朋裹足欲言貸而人先告艱難甫有求而彼反多譏

誚雖親如骨肉究鮮矜憐即好如妻孥每來訕怨更有生平知己值首尾之牽纏竟唾詈而不顧往日僕童當門戶之彫敗亦逃避而之他即或仗義有故人通財多舊識而受人憐惜益增已羞慚嗚呼境至如斯回憶曩時眞堪令人痛哭也豈非不節不儉階之厲乎倘當豐豫之時早生困窮之慮質樸無文節省有法又何至不克守其成而鮮能創其業哉所願酒食遊戲不靡費於生平喪祭冠婚不逞豪於當事識人情之冷煖守謹厚之家風不惟本身長享安樂之天亦且子孫永受無窮之福矣然獨於父母之奉善功之用則又不可一例而論

九疇五福首列以壽壽大福也人人爭羨之人人爭致之爭致

之而又恐弗獲於是圖謀益力冀倖頻生吾見設醮謝念彌陀有禳禱以祈壽者矣殺雞豚羅滫瀡有頤養以延壽者矣覓參苓市淮朮有補濟以圖壽者矣甚有購千載之首烏鍊金石之大藥以益壽者矣甚有採戰借補傷風亂俗以希壽者矣種種悖謬狂惑天將奪其魄而使之速喪倘何壽之足云且夫壽者數也數不可知也壽者命也命不可憑也凶夭短折在天自有一定之權衡而老大長年在己貴有轉移之功行特人只知問壽之年而不知問壽之理與德耳理操於制勝而造物亦無權與其求諸不可知之數不若求諸可知之理也德捴乎有餘而天心自可挽與其卜諸不可憑之命不若卜諸可憑之德也彼

天之生物與生人心殊無二致人能體好生之意不事戕賊不起饕餮相與共安於太和之宇則好生即自生之理也葆其眞固淡其嗜欲奸聲亂色之不留淫樂慝禮之不接則精聚者壽自長神定者壽自永矣此得壽之理所謂仁者壽是也至若施濟困苦周恤孤貧設粥救荒捐金賑老育嬰養疾諸大端行之不吝則遐齡自增所謂大德得壽者是也本此以求壽不獨壽一己且上而壽父母矣下而壽子孫矣舍此以求壽天必不能如願而償徒增干瀆之罪耳曷弗觀古今之享大年如竇裴范袁諸人其始本不壽而具壽之德操壽之理卒至挽天心於已定人如欲壽乎追踪諸子可也

天地一大包涵也其麗於天麗於地者更蘊蓄之不盡也日月也風雲也雷霆也時而昏闇也愁慘也怒號也變也不踰時而朗耀也和淡也寂靜也當春夏而仁也當秋冬而殺也皆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無容心也泰山之於邱垤也河海之於行潦也苗莠之不齊也人物之互處也杞梓樗櫪之交植也靜觀之而高下懸殊也淸濁異流也苗仍植而莠必鋤也人仍靈而物居然蠢也杞梓材而樗櫪終棄物也并乎其所不得不并別乎其所不得不別也無容心也人處其中戴高也履厚也度量嘗上法天也下則地也度量之含宏也無能狀也無能度也洋洋乎若千頃之波也接人則光風也霽月也

坦坦然無嶮巇之情也持己則莊也嚴也忠也恕也油油然易直子諒之心因之而發見也喜怒之不形也哀樂之有節也中和也妍媸之胥化也瑕瑜之悉忘也渾淪也如是人望之而莫狀其春容也卽之而莫測其淵涵也可以養身也可以延壽也可以膺福也度量之狹小也貪也嗔也癡也怨也多煩惱也多冀倖也皇皇然終日終夜而靡甯也可順而不可逆也可常而不可變也可富而不可貧也可榮而不可辱也處己氣易動也性易躁也不能忍人之所不能忍也處人多遷怒也多宿怨也不能容人之所不能容也偏也僻也傲也慢也幾幾乎不與世而共立也其實私慾也刻薄也損人也病世也不足以保身延壽而履福也度量之相越也辨之宜早辨也化其褊小而崇乎

光大也斯與天地同其體合其德也

人當成婚後每以得子爲望苟得子則幸曰我有子矣我免不孝名矣不知有子固免不孝名有子究不卽免不孝名有子象賢則已有子不肖則不如無子之爲愈也祖若父遺我以産業門第我不能使我子孫守此産業門第雖未嘗斬絶宗嗣而弗克繼續家聲有子如此又何樂而有是子哉蓋義方之教不容緩也閒嘗觀古今人情見有縉紳之裔人人羨之曰此鸞鶴之姿也不數十年而浪蕩無底止矣田舍之子人人輕之曰此草茅之賤也不數十年發達而不可阻遏矣是何故歟夫亦教不

教之所由致也然教子有二以言教以身教言教則朝夕勤懇教以孝弟忠信教以禮義廉恥教以恭敬慈讓教以惻忍羞惡教以勤謹儉約及教以善惡果報出就外傳則又教以尊師重道使之學有造就斯其子耳聞目熟端士日親自趨向正而材可成矣身教爲之父者一言不可苟一行不可虧一事不可錯卽心曲中不可懷私而黨垢品正行端可模可範其子目覩旣久自然亦步亦趨舍此則別無他道也顧世有非不教其子而終不能教成者其弊又失於過寬與失於過嚴過寬者輕言低語似恐觸忌溺愛情私怒厲不作有所指說能聽隨之弗聽隨之彼其子恃親之慈仁而弗敬畏驕縱日滋此教不成之弊一

也否則動加以唾詈或加以捶楚加以鎖閉加以追逐加以饑寒在己以爲刻責嚴斯率循謹不知天性之恩反成仇敵有父愈刻而子愈忤者此教不成之弊二也不若相子而施謹厚者以剛克愚悍者以柔克剛克所以鼓舞其志柔克所以潛化其偏譬之駒犢不事繩韁放縱而性難馴苟束縛其身又加鞭撻則又性驁而觸欄逝矣教子者顧可忽乎哉吾於窠山之陽見一蒼老縊將絕命吾解而甦之問彼何爲蒼老曰吾世家裔也門楣不弱家亦中富生二子一樸一頑頑者吾刻責之甚嚴防制之甚密益成冤懟日與羣小人酒食遊戲相徵逐淫色賭博無所不至家破半吾猶幸尚有樸者可守半也乃平日因樸而

疎於教誨樸者無他能一切家事世事毫不分得惟啜飯而已不十年又將半業破去及今頑子踪跡無耗樸子束手饑餓吾亦屢空不能挨此苦況又不足以對先人於地下故求盡耳吾聞言知此老之不得教子方者因爲之歎息而作此以醒世云

人之可以爲豪傑可以爲卿相可以爲聖賢可以爲佛仙沖霄漢而壯河山者其惟此志乎志者忠孝節義所由著人品學術所由成志之不可不立也有如是夫志以帥氣氣餒則志不伸志以行義違義則志不達在昔孔子志切東周而陳蔡之阨所不顧孟子志在仁義而好辯之譏所弗辭何其志之奢且遠也後世如班子之志封侯范子之志宰治莊子之志虛無朱程等

之志道學嚴蜀莊之志龜卜皆一一履其境而償其願何其志之堅且確也人若志惰則一事無成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人若志昏則一生無望孔子曰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杇人若志紛則一物不如孟子曰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志之不可不立也有如是夫且夫人一持其志雖鄙夫婦孺鬼神所不得而忌天地所不得而奪一驟其志卽英豪傑士與瓦缶同毀其草木齊枯是人成於有志而敗於無志也閒嘗觀田夫牧豎尙志桑麻瓜菓種植以收其利牛糞馬渤蓄積以待其需其志雖微而未始非志較之儼然士類而無一志願者其有醜面目實甚也讀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詩未嘗不歎一息

尙存此志不容少懈而壇下有數輩竟悠忽自處碌碌無所短長乎聖門中如樊遲志日卑下請爲農圃夫子尙責以小人彼無一志可告父母而對蒼天者卽欲自居於小人又將不可得矣自茲以往尙其急思變志哉

讀書人大半食餼者多此係關乎陰隲不可以不愼吾見有久爲人師而終身落寞者皆緣於不盡厥職故也敎子弟有三層童蒙則先敎之以行坐端正衣冠整齊言語收斂與夫拜跪進退等事溫淸敬讓謹信等端然後授之以書隨讀隨講務淺近其說使之易聽稍長至成人之列人禽之界在此一時則又與講明人品心術功過因果以正其趨五經四子書不徒誦其文務令曉其義力防匪僻時親賢士則心不馳而身亦不玷矣繼此又與之究克己復禮之功天人性命之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之理則眞學也而眞儒出矣今之爲師者則不然童蒙入塾終日苦以呫嗶以了其課餘無一善策啟其良固其根成人之列徒責以文章詩古字學諸端以爲梯榮取科之計問經學則不知問理學則不解遑問其他哉不知陶成無術誤人終身其罪非淺斯人也後嗣愚魯門第衰微蓋亦天報彼之不稱其職也諸子均爲西席吾故及此尙其識之

在壇人衆半屬生理抑知生理之義乎生者生機勃發如樹之有枝而有葉也而又於生字下著一理字理猶根也根固則枝

葉愈榮行商坐賈固屬將本以求利而一分之利暗寓十分之害故術不可不愼也然執是說也利將不可問乎非也於分內之利取之分外之利則莫貪也於自然之利取之勉强之利則莫求也甯利微也無使利大甯利短也無使利長利微也而我儉用之則微也而如大矣利短也而我節費之則短也而如長矣且人生之富貴無常而在己之精神宜惜若徒逐日揣摩謀獲人人之利以肥己吾恐己未肥而心先枯矣生理者知之謀足衣食而已何多求焉

士生不偶有數朝而生數士有一朝而生數十士有數家而生一士有一家而生數士蓋必由天地誕降之奇山川鍾毓之盛

祖宗積累之厚君國需求之殷然後士始應候而出士有士之學學則天德之學士有士之才才則王佐之才士有士之器器則瑚璉之器士有士之識識則廣博之識所以士未出而草廬嘯歌士一出而蒼生待命士之爲士誠重矣哉自古如八元八愷及周之八士百男固稱極盛由春秋而遞及各代往往有非常之士名震當時勳垂後世者指不勝屈考其持身行事大都有裨于學術有功于名教有補于國家有利于民生非若沽名弋譽空疎無本者也今之爲士者則不然禀天地之靈得山川之秀承祖宗之澤而無實際以酬君國之用論學則自謂學貫天人論才則自詡才傾元白稍擅雕蟲卽以爲攀龍附鳳之具

目空一世倨傲千般風流自誇輕薄殊甚不必究其繼也卽此飛揚浮躁之習已負天地山川祖宗君國之心矣獨不思士者民之首爲眞士不爲僞士然後士品端爲誠士不爲華士然後士風正爲道德之士不爲曠達之士然後士習醕昔諸葛布衣而草廬三顧文正秀才而天下已任此何等士而顧不爲特出之士而爲盜名之士乎其在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則士之稱誠不易多士之代誠難數覯也吾願爲士者仰體天地山川祖宗君國之心以克副天地山川祖宗君國之望庶多士之篇可再作於今日

父在斯爲子兄在斯爲弟子弟者去日尙少來日方長而一生之成敗實基于此何也子弟必有個執業身爲業束則身有依據若無所事事有日流于放蕩而不覺矣蓋士農工商盡人事也不士不農不工不商則爲游惰之民古者有禁凡游惰者殺無赦則知游惰之大不可也然執業固重而守業尤貴專或有始無終或見異思遷究與無業者等其何以安生計而慰父兄乎爲子弟者其思之凡人之生生於心心善則百脈流暢心惡則羣體憔悴不見夫樹之有枝葉乎樹有枝葉固是人事栽培雨露滋養而生機暢達實本乎心縱加之以斧斤戕之以牛羊只要不傷其心仍無恙也苟傷其心立見乾枯耳子弟之心蓋可戕賊乎哉近時風氣不古一切勾引日盛月熾以酒戕者有

之以色戕者有之以賭戕者有之以煙戕者有之更有以爭鬬戕以奢侈戕以飲食戕種種戕心難以枚舉甚者心懷鬼蜮心存刻薄心長驕傲心滋放肆心挾毒害如是等心以心賊心子弟之面目猶是也而氣魄已奪之矣惟上不欺天下不欺地中不欺人自然心坦氣和心朗神生爲子弟者其思之心正矣品更宜端六尺之軀備五行之秀不端其品辱父兄矣端品者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當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以絕其妨害然後出入有常舉止有則兼以不尙艷服不着邪履不談閨閫不履邪徑不進歌樓舞館不坐茶亭酒肆與老成遊與道德近與奸邪遠與便佞疏自爾端人可擬否則失品爲子弟者其再思之至於銀錢雖屬人生不可少之物而採取奸利每貽父兄以惡名若一味貪圖殊不足以對我父兄莫謂弗得即得必失也且子弟正屬有爲而利欲薰心卻損無限福澤愼之愼之父兄有善繼之恐其不增父兄有惡諱之恐其不盡父兄有欲思滿之父兄有憂思釋之爲父兄之愛子弟勿爲父兄之怨子弟兄弟間或二三人或四五人勿起私積勿聽枕言勿傷天倫作一箇田氏荆花萎家大被方是如手如足的眞處轉眼簷滴則倣依然緜遠有慶矣爲子弟者其更思之

修士好言仁謂仁爲性之根情之蒂在天爲生成在地爲長養無一處不是仁之布濩無一刻不是仁之流行人而不仁不可

爲也不知仁之精髓須從心之德愛之理二語勘出然此二語學者每滑口讀過不深思其何以爲心之德何以爲愛之理遂使至當之仁說不眞切而淺識者更推之愈遠而愈失矣蓋仁有體有用心之德體也愛之理由體而達於用也仁不根乎德則仁爲虛器仁不發於愛則仁爲死物以心之德求仁仁在是以愛之理言仁仁在是然心之德人人解得只愛之理一句又起後世許多獘病吾見有以姑息爲愛者矣有以私慾爲愛者矣有以偏僻爲愛者矣有以容忍爲愛者矣凡此皆錯認愛字卽錯認仁字仁固愛不兼愛不偏愛不犢愛仁以如量而止如從井救人則逾量矣仁以見境而起推及無窮則逾境矣且仁

存惻忍有惻忍所及所不及處必無所不及仁不如是之驚遠仁好施濟有施濟所到所不到處必無所不到仁不如是之馳思總之仁率自然不出勉强人能辨之庶仁不至流于虛僞而爲假仁者所襲取

誠意之學是初手工夫亦最細工夫自來道學之士無一不從誠意做起然意之誠與未誠無人見得惟自知覺傳言毋自欺必求慊是爲誠意下切實工夫果能不欺求慊意未有不誠者若徒靜坐一室口不與人交目不與物接終日沈思默守以爲意之誠如是而止而心猿百變不知幾經奔馳於千里外矣意究何誠此之謂自欺此之謂未慊蓋誠意惟在愼獨十目視十

手指獨中之嚴嚴于廣眾則意無不誠彼世之以靜坐為誠以閉目為誠並不于意之起發截然阻其私引于善終是浮淺不精切之功與小人掩著之偽一流人物何能步先賢大儒後程耶

人無二性性無二理人之有性如天地之得一也無二性何人之仁義禮智性始然也既有仁義禮智推之則忠孝廉節等端皆性中流出并未嘗强之如此而終不得不如此此以知性之根生於無形發於有為一人一性也人人共此一性也即物物共此一性也今謂惻隱羞惡是非恭敬性有存有不存則大謬之極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並非出於人為乃發於自性其鮮惻隱羞惡是非恭敬者有後起以蔽之耳不于未發徵性而以後

起泥性無惑乎性日漓而日牿也性之賦於天命者中和也徵之人為則忠恕也人無中和則非天命之實人無忠恕則真後起之私也人不察轉多難之何故即如一人于此始焉慈忍一心繼焉刻薄一心其始之慈忍乃虛靈不昧處繼之刻薄乃私慾蒙蔽處究竟不得以刻薄而沒其慈忍也自左道多而正教少將這個性字講壞殊不明性之理並害乎性之實矣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此一句則足以破古今之異說

純陽子為天下之醫王以能起死回生故也善醫病莫先於善用藥吾見天下蒼生皆抱沉疴而不得其藥因發慈悲心下塵

世而救之使疾瘳而體舒泰用藥八大味可人人服之一孝一弟一忠一信一仁一義一廉一恥而其中更有大補於人者又一善服此上八味則疾瘳長服下一味則疾愈瘳吾之言非誑汝輩也當今之世忠孝等事實盡者有幾人爲善一途樂從者有幾輩是徒知慎風寒之疾而不知有心腹之病也蓋天道惡盈而好謙人不體天德以持身持心持家故天惡之雖有萬金立見消滅雖極烜赫立見消亡本身既有餘辜後嗣亦多殃及自此魔障叢生災星疊見天特使之除盈以益困除貴以益賤也爲今之計急服吾八藥使五倫五常振新急服吾善藥使鰥寡孤獨及昆蟲魚鼈禽鳥等類均受其利愚頑蠢鈍奸貪詐誣等人均受其化有家者出錢無貲者出心出力庶心腹之痛可療而子孫亦獲壽命矣試看今日此藥需否

純陽子一傾耳之餘不禁慨然矣今天下之肅肅者何多也本不識不知之倫而妄議朝家之事不辨眞僞道聽塗說以爲某某忠某某奸某某進某某退某某賞某某戮某地陷某處危某城下某府傾言之諳諳而聽者弗察遂以爲眞相率而傳於里巷播於城鄉始焉猶少諱之繼焉則無忌憚徒搖動夫人心蠱惑乎士女此誠今日之大不美者也獨不思我君何人我朝何代而不存一憂國之心存一回天之想相與晨昏潔誠焚香默叩求保世宇清平國家安靖徒藉這信之似是而非者津津樂

道是亦愚之極者也當此之時甚賴有識之士出而正之聞彼言則開導之曰是不宜出此不祥語也是不宜形諸口舌以惶惑人民也人民惶惑則世不治矣世不治則爾亦莫保矣且爾何人敢言朝廷事獨不慮官府聞之而罪爾乎示已又轉勸曰爾無憂今天道顯明風則調矣雨則時矣日月則未嘗食矣五穀則未嘗歉矣正我皇上有道之徵人民太平之象夫何憂哉由是而謠言息惶惑止世宙甯矣尤責在宣講者

以奉事父母比爾等作善事父母必待父母要吃纔進吃要穿纔進穿孝極薄矣要吃而少進吃要穿而少進穿孝又極薄矣當要先意承志父母未飢恐已飢先進食未寒恐已寒先進衣

方稱得一個孝字今爾等爲善吾題及而始從善已薄矣吾題及而猶不盡從善更薄矣將何以答天地而格仙佛乎必不待題及而自從且樂從且絲毫不有所希冀而從則眞心樂善不求天地仙佛天地仙佛自然無微不照無感不靈爾等試回想一番有此眞念否吾見有一粟米之善而冀倖頻生少不如願沮怨之私頓起者多矣

凡人不可存獲報之心亦不可存冀倖之心我生當作當爲之事我作爲之乃是分內事卽如有親當孝我孝之無他圖也有兄當敬我敬之無他圖也圖則孝敬從有所爲而起并非從血性中流溢出來爲善亦何獨不然人之初生性本至善我今日

爲善乃我天性未漓天良未汨以此還其最初之本然無事勉强無事艱難無事圖其報應如少有一毫圖報之念則善根先不眞切不穩固報則善猶有餘藥不報則善并無根蒂矣吾故曰不存獲報之心也人每以冀倖爲心謂我日奉仙佛仙佛必如我之所求如問病問壽問家宅問坟地問名利等端靡不求於仙佛之前此卽冀倖心也不知問仙問佛不如問之自身所爲自心所向耳問得過身心天神佑之仙佛保之吉神隨之惡星避之隨時隨地無不如意如以杯水來卽欲易河流返烏有此易易事哉勸爾等把這兩樣心腸逐去一心皈命至誠無欺善念日堅私情胥化則大報至矣

人家戸口或病符纏擾或官非口舌或橫禍奇災皆係本身應受之阨今生應受之報及前人貽下之孽必待愆尤消釋餘殃盡淨然後解免否則妄干仙佛徒增益其罪耳故有不求仙佛而仙佛尋救者其人之修德行善感之也有求仙佛而仙佛不之救者其人之立心制行不問而可知矣欲彌災咎無須禱禳還當自責諸己心

惑之爲害大矣哉自古英雄豪傑并不慷慨立功立德而一朝迷惑較婦孺而不若卒至敗名喪節不可挽回至於庸愚不待言矣惑之爲害大矣哉而其所以受惑者由見理不明以人言爲是非耳夫見理明者中有主持百折不回卽指可截髮可斷

改則終身不改矣 示定遠

昔有一頭陀終日在馬祖庵外磨頑石馬祖問曰磨石何為頭陀曰磨鏡馬祖曰頑石豈可作鏡頭陀曰坐禪豈能成佛馬祖大悟是知人之修行立功并無止境必不限以程途不計以年月恆久不懈自然如石之可成鏡矣 示尹子衡

學者學為聖賢也今世之學者每謂聖賢何人我何能學此是甘於菲薄而所學可知矣獨不思聖如孔聖嘗曰我學不厭賢如顏賢嘗曰請事斯語則聖賢原從學中來我輩不學聖賢所學何事且我輩即學聖賢尚不能得聖賢之近似不學聖賢豈不去聖賢門戶遙遙百千萬里哉我輩之生質縱不比於聖賢

之生質而生學安勉同底於道聖賢不許我輩學又許誰個學耶彼程朱周等學聖賢者也我輩不學聖賢將程朱周等之不欲學乎程朱周等如不欲學無惑乎不能學聖賢矣有志實學者其思之其熟思之 示子香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語出自聖人今人每藉此餘慶二字生出許多冀倖之私稍不如意謂先聖說誑不知必有之說乃據理而言其積善而無餘慶者亦理之不可知者也不然孔子不應阨陳蔡周公不必遭流言善如孔子周公尚不克見諒於當世況非孔子周公乎總之積善在我餘慶由天退悔之心不生累積之功勿輟 示尹子道

主敬之學由內及外亦從毋自欺做起幽獨之中覩聞不及稍涉放縱暗室欺心既難以質大庭復無以對天帝自是由欺而肆妄而踰蕩有莫究其極者矣惟將此敬字納之於宥密靜則如見大賓動則如承大祭以私居爲目視手指之地以獨處爲帝臨神鑒之時則持之懍然矢之肅然而齋莊中正自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夫有諸內者必形諸外由是正衣冠尊瞻視謹笑言愼動履無一事不敬無一時不敬極之造次於是顚沛於是是敬之約於一已者悉守身成已之學敬之推於人物者有德盛化神之能蓋不特敬以養其中和亦且敬以充其忠恕聖賢主一功夫此爲切實而後學麤浮少講心法是所期於謹篤之士 示鄧子三

這箇氣字能橫四海塞天地發於無形充於有用自夫人血性一偏而氣爲其所役吾見氣有外剛而內柔者有外伸而內實屈者有外强而內實餒者蓋直養之功未深故浩然之體不著耳惟以義帥氣義正而氣自强以道範氣道在而氣自足義與道所當爲氣不嫌於激烈義與道所不爲氣不妨於斂藏不任氣不縱氣不動氣不暴氣氣爲理所升降不爲我所消長也能柔和始能剛大能屈抑始能常伸然後靜則憂患恐懼之不生動則麤疏暴厲之不作人惟見我之有義惟見我之有道而不見我之有氣也此養氣之功所以與知言並重歟 示陶子復

宋淳熙中有志士聶某者居東海聞西域有佛能度生死乃擔囊徒步往訪之僉曰途遠甚子何必爾聶若弗聞也者而竟往行數月途人知其意者又曰遠甚子何必爾聶若弗聞也者而仍往又數月途人知其意者更曰遠甚子何必爾聶則厭聞而掩耳仍前往途中日暴雨淋艱苦已極行數載始得見佛佛曰子堅志如此佛可成矣然則人之立志果如聶之不變不移何患無可成之事業哉不特此也愚公志欲移山精衛志切塡海人其倣之 示胡子恕

書曰謙受益易曰謙亨君子有終謙之爲言歉也此心常若歉然不自滿假故能受益故能有終蓋謙以持己則有餘不敢盡

謙以接物則不欲多上人人生學問德業皆從謙字造到富貴福澤皆從謙字得來所以子房不以進履爲恥廉頗不以負荊爲羞 示與旭

從理則安從欲則危蓋理者合天道順人情推之百爲而皆當故曰安欲者害心志賊善良極之百念而皆私故曰危欲去危以就安須窒欲而循理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一理一欲從心體上描畫出來人可不鑒於小人而勉附於君子之列耶 示呂子興

情者大同理者一致固未可任意是非者也士人逞聰明矜才幹每每俯視一切處己處人多所執拗有出乎情理之外者不

墮落之嗚呼眞可痛哭哉一隻渡人舟一架上天梯誰來問及
而欲登者吾不得意極矣吾轉念復思民猶三代之民天之愛
民終不絕以自新路吾卽不得意亦當强顏重宣誥誡務使風
淸俗美民無澆漓之習盡成龐古之風爲子者言孝於親爲臣
者言忠於君爲弟者言恭於兄爲友者言信於朋如此而已乩
沙飛舞立出千言一章一心血一節一心血一句一心血一字
一心血吾不惜心血將以治斯人之有好者有詐者有惡者有
尊者有不孝不忠不弟不友者使盡聽吾言信吾教以慰吾引
誘開導之意吾之勞苦若是爾輩其代諒之莫謂忠孝等事老
儒迂談試自捫心果爾是孝子忠臣悌弟信友否少有欠缺卽

負疚畢生吾願爾等實踐方是眞孝眞忠眞弟眞信等人吾每
談孝發孝子之幽光談忠發忠臣之軼事此忠孝誥之所由作
也卽禮稱文王世子書列伊訓君陳等篇意也談弟近則喜稱
王覽孔融諸輩談交遠則樂述遽孔管鮑諸賢蓋看去似易而
行所難行盡所難盡故極重之且夫天道亦昭彰矣不孝不忠
不弟不友豈有善其身以終者哉豈有諸惡皆作衆善不行而
能昌厥身以及子孫哉豈有好善好學明忠孝弟友之義而無
所報施哉惜乎奮勉不生私慾不化不念身無所貴以心爲貴
心無所貴以良爲貴身能毀心能毀惟此一點靈光則不滅也
爾輩重身重家直等靠諸冰山耳癡呆孰甚講空心之法并不

是教爾等不食飯不著衣不養父母不畜妻子不過名利心較道義心有差別輕重耳重道義而輕名利則道義中人終不是窮漢重名利而輕道義則名利中人每多成爲鄙夫輕重之間須當辨別況吾此身是父母生的君王養的師傅朋友教的吾不自貴其身待如珠玉重若蘭芬徒爲本身後嗣而今日磨之明日磨之今歲損之明歲損之漸至血枯心瘁髮禿齒搖使父母顧而憂親友見而悲妻子覩而慨亦何趣哉何若本身修德行仁遺型於後世留名於鄉邑之爲愈也昔孔子憂道不憂貧孟子富貴不能淫從古聖賢何嘗顧及身家哉究之子孫昌熾門第不新千百世而未艾者皆積德以致之也望爾輩打開迷

障覓得坦塗樂善不倦後其所私自然菓熟子圓天報迅速矣吾重重複複言之殊無倫次無非付爾輩一貼解毒散耳

人情莫不好譽揚而惡指責好奬勵而惡譏彈不知所好者美疢我者也所惡者藥石我者也美疢不如藥石前有名論矣吾逢人卽以規過摘惡爲心蓋深望人之全其爲人是迷津之一航盲人之一相也而人往往聞吾刻責之言以爲羞恥每多忌厭是亦不思之甚也不觀夫斲木乎雖有橋梓材可供作棟梁不有引繩削墨者依然棄物也又不觀夫琢玉乎雖有連城品可登諸明堂不有磨石錯金者依然非寶也人卽賦性極靈秉資極厚尚賴父兄師長朝夕訓迪況下焉者乎聞指其獘革其

非而怏怏不樂護過之念萌克己之功疎矣昔子路聞過則喜大禹善言則拜爲聖爲賢尙如斯之虛懷不自滿假我自問有分毫如仲子如大禹否不是之想而慈聞規戒將欲吾不指責而譽揚乎將欲吾不譏彈而獎勵乎是亦不難今日遇爾卽曰爾可爲仙也可爲佛也明日遇爾卽曰爾定發富也定發貴也又後日遇爾更曰爾之子孫妻妾吾保之使賢肖也爾之壽算運命吾錫之使永亨也是卽不指責而譽揚不譏彈而獎勵也爾能信乎無已則仍聽吾教滌其舊染勇於自親方不失遇吾一段因緣

天下惟不好善者無事天下惟好善者最多事其說何也好善者心雖誠而未必其極誠故天若不知其爲好善也而所加較未好善時尤多拂意天蓋試之也非倒施也天蓋磨之也非逆行也所以自古聖賢豪傑負拯救蒼生之心抱安定社稷之志而淪落窮巷必至不堪其苦然後發達今之爲善者可推矣陳胡諸子於此功可謂盡厥心發厥願而諸不暢遂將謂善無效乎抑將謂善有效乎淸夜圖維幾忽厥善吾故卽古人以發明之而諸子之疑庶少釋矣諸子之善庶愈力矣

人之不能得進境者私心累者半貪心累者半高貢偏僻累者又半而實由於從善不如流聽誡不速改以至聖賢仙佛諂諂提撕不能信之堅而執之固爾輩從事於斯匪伊朝夕凡吾巽

言之爾輩實守之而體驗者有矣乎無有也凡吾法言之爾輩
凜奉之而弗忘者有矣乎無有也動存一腔私念謂仙能久降
吾已久待仙必加我以富貴福澤子肖孫賢婦聽妾順與來生
善報靡不如意而獲且謂勞勞數載錢鈔未惜是必無不我厚
報之理不知爾計左矣此係妄想智者不存是心也爾輩能聽
吾言遵吾教吾卽力保入善籍否則雖千百金亦祇爲粗功耳
爾輩中人人豈無善人人豈無惡而以吾教導其間有惡滅於
彼而成於此者有善增於前而又削於後者卽上所謂數累之
故也吾深爲爾輩惜吾終爲爾輩望一言以蔽之曰改之爲貴
噫吁嗟乎惜哉何性情之不化如此哉自吾闡教於茲得諸子
爲之追隨意以爲涵三宮齊雲壇之勝會可再見於今矣乃詘
迪有年本欲諸子性化其偏情化其僞而諸子竟不果吾於天
人理欲辨之甚明誠正修齊提之甚顯更欲諸子復其性平其
情而諸子亦不果吾又以下元甲子不爲艮時不爲佳會示之
諸子有悟者有不悟者不識此身尙不可知吾性何寄吾情何
託吾性無寄吾情無托自不宜任吾性任吾情以速敗吾身奈
何只圖目前而不虞後事乎夫風將起而烏尙竟巢雨將來而
蟻尙徙宅物具靈明避凶趨吉人何蠢蠢乃爾乎吾憫之憐之
痛惜之咨嗟而歎息之示以淺言指以近理庶冀諸子悚然思
憬然悟以變化其性變化其情而諸子終不果士者方矜其才

華商者又詡其能幹富者以銀錢爲性命而不舍分毫貧者以時運之艱難而益生計較此固吾見之熟而試之確者也獨不思此亦性情所使苟能制其性制其情又何至逐逐役役如此哉至於性發而不恕人情私而不公人尤吾言之淚下食不甘味坐不安席者也噫吁嗟乎惜哉吾恐諸子長欲親吾將有不能如願之一日哉

生等既幸生太平幸有好父兄又有好時日理當置外務於不問一心專誦期爲一世學成名立之士方是儒者心胸生等非不自愛而讀書一念謀利又一念既有以紛其志則於學問中卽低一著矣自今以後學董子之下帷效范子之劃粥飽德不

飽味圖道不圖家各求實功以儲國選苦盡則甘來理必然也

生等沐吾教導總不長其學識徒以俗見俗聞自矜如禮者體也凡事合體禮斯存焉祀神奉先不吝於物所以明敬也而區區自守者每遂一己之私而失先王之教卽如親在向爾索雞豚爾豈必因不忍而阻止乎向爾索魚鼈爾豈必因好生而違背乎觀此則禮之所在亦奚辭焉爾等春祭吝用一羊以自明其不好殺勢必同梁武之治而後可昔子貢惜羊廢禮孔子則惜禮存羊千古至正之義昭然若揭何弗借思乎以後行其禮卽不必行其仁行其仁則不能行其禮矣

諸子遵吾教導諸事均作得井井有條但少一箇忘字耳所作

皆係於心不能過而不留吾故謂少一忘字人固以行善立功爲務尤以忘善忘功爲貴諸子少作一善輒自喜曰吾作善矣未有以善爲當作而不存於心者少立一功又自快曰吾立功矣未有以功爲當立而不蓄諸念者上天未嘗不許諸子善功兩端上天究未嘗卽許諸子善功兩端蓋惜其不化善功之迹而多善功之見也諸子勉乎哉進於過化之境可也

遠來諸子侍吾數次以吾必有異傳耶非也天地之道曰剛曰柔正也而非奇也人倫之道曰孝曰弟正也而非奇也循正路則坦平尋曲徑則荒謬謹之凛之勿違道而並害乎道也人生只講一箇理只講一箇情背理違情不近人情卽爲大惑長此迷謬堪惜也

人生凡說話一切先要在心上等量等量如此人不樂聞此語我卽弗吐此語人係器小我說話更要謹愼每見有其人於我原無嫌隙一旦棄絕我者必出言少檢點耳我言之無心彼聽之有意故生出許多故事來是以君子貴愼言

凡舉一大功先要內和方能有濟一切事務俱要相商不可自傲自執卽有不下氣事亦當以心量心自然氣下大功方始得成

酒傷血宜少飲煙傷五臟宜絕吸氣傷肝宜調和財傷命宜輕視教子以方持家以儉行善以勇好德以誠庶幾不愧吾壇之

士至於宣講諸生出在外方先以樸誠繼以端方則品行立而
言易動人矣凡饋送之餘當權之以義勿得苟且授受也
吾輩合諸子到一處諸子數百年因緣於茲聚會諸子須念此
因不偶此緣不易視爲骨月一般有痛癢則共念之有吉慶則
共賀之有凶喪則共弔之至於言語間更宜彼此相諒方不失
此良緣良因且既共祖堂均是同輩勿存秦越之見諸子和則
諸子之親亦長安於此矣無論遠近春露秋霜之節來茲祀事
方不至有名而無實也
吾今而知成功之難也矜材者徒自逞其聰明而負氣者又不
甘於聽命彼也一心此也一意彼心惟恐其被人抑此意又嫌
其被人非於是以我之心行我之是而凡有見有能者皆視爲
卑卑不足道也而旁觀者亦聽彼之恃才傲物而不與之爭卽
至事機覆壞亦惟偷視冷笑而已此成功之所以難也今廟宮
祖成而一切利益之事尚未大舉正宜協力同心共襄厥成化
彼此之見遇事相商期於有功而無過有得而無失方不負吾
饒舌數年也
昔紂有三千離心離德武有十亂同心同德紂之所以亡亡以
此也武之所以興興以此也治國如是修功亦然今爾輩創建
此廟同結善緣固千載一時之良遇也竊慮始焉協力一心繼
焉各立一心互相牴牾互相報怨將非常之盛舉敗壞于獨斷

獨行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爾輩念哉否則將貽外人笑也

吾春日好遊遊者所以得天地沖和之氣秋日亦好遊遊者所以出天地伏塞之氣吾去歲嘗遊於武當峩眉等處今春又復遊過江陵邇來秋將盡矣吾欲攜人遊青城之五竹嵒諸生願從吾遊可擇行期以行一時之樂

上元考較綦嚴關防月餘不覺春光之又至矣至今目覩山花耳聞啼鳥發吾活活潑潑之心殊覺爽快眞難得此韶華也

吾心如山之峙如水之平峙則無所撼搖平則無所動盪物與吾有形迹吾與物無爾我也恩怨悉忘親疎胥化吾只還其本然不滓之天而偏全曲直得失是非悲歡哀樂於我何加焉故謂

之爲聞道人爾輩知此亦養心立命之一道也

失田得田一憂一喜人如買業萬用不得低色銀兩失業之情可憐厚德之積在茲也銀足九八若歉分毫皆有過錯蓋天惡人之刻也

吾嘗執人與物而問於莫是翁曰人貴乎物貴乎人賤乎物賤乎莫是翁勃然作色曰先生何等人於物哉彼人也五穀以爲之食布帛以爲之衣蓋造以爲之居科第以爲之貴倉箱以爲之富其視披毛羽而戴尾角者眞不可與鳥獸同羣也先生何等人於物哉吾曰聞子言是人貴而物不貴物賤而人不賤乎莫是翁曰然人誠貴也物不貴物誠賤也人不賤吾曰子貴人

吾且不與之言人子賤物吾試與子言物子獨不觀夫遊蜂乎奉一王以終身出入與從遷徙與共居然明君臣之義也子獨不觀夫烏烏乎養育之恩劬勞之德必思補報居然深孝子之情也子又不觀夫黃鵠乎故雄失則七年不雙晚獨宿而不與衆行固亦知貞操之宜立者也子又不觀夫鷺鷥乎逍遙間逸於沙渚得食則食饕餮無心固亦知廉潔之宜全者也至若蜾蠃負子之仁螻蟻報食之義雁行排序之禮知風覓巢之智趁時催耕之信物也而爲忠爲孝爲節爲廉爲仁爲義爲禮爲智爲信班班可考雖物其身而儼然人其心矣子又何得貴人而賤物哉且子自撫生平數端克盡與否其克盡也亦分內事無庸表異於物其不克盡也則人也而物不如即欲自等於物物將譏爲不類嚴絕而痛斥之倘悻悻然曰人貴而物賤乎哉莫是翁聞吾言默默無以應且愧且悔而退

予於甲寅之秋八月廿六日天高氣爽夕陽在山閒步於綠竹之溪見一老漁蓬首跣足有餓殍色背破網歸至溪右之密林處茅屋幾塌不蔽風日一老嫗出而迎之相與絮絮不知所云頃則老嫗且詈且悲而老漁亦復仰天長歎予異而詢之老漁曰予世家於茲祖若父皆以漁爲業幸飽煖及愚則運否甚餬口之資賴此以少給而斷炊不時凡四娶育五子皆殤今只餘夫婦二人耳每出網捕爭取者日益多又復溪之上下數十里

許魚不滿寸市之亦不售價生計日絀今晨炊未舉強步網取日西無一獲歸老婦怨痛耳予聞之慨然歎曰天之生物原不禁貧之者之採取而取之以時物猶得滋生繁育取其大者小者尚遂其生若並小者而亦取是天方生之人卽殺之滅其生理絕其生機天甚不快況一人殺之物猶有漏網之時人人殺之物並無逃生之路天豈忍聽人之戕賊如此哉彼老漁者相繼業此其殺也擢髮難數矣至本身而四娶五育皆殤炊烟屢斷蓋亦有所由致也使老漁能棄此業別圖生活或者不至如斯而終托跡溪流羅之殆盡無遺乎老且困也術之不可不愼也有如是夫予因作老漁說以戒世之過戕物命者

余化一鄉人遊於臨邛道左遇一叟鬚髮皆白衣短布衫背負一囊且行且住若不勝其力者然余問何負叟曰負粟問何之曰將糶于市余曰叟有子否叟曰有子三人余曰何不使子代叟曰余三子各爨自謀之不暇誰願代者語畢叟去余嘆曰斑白者不負戴王政所以安老也有事服其勞弟子所應爾也今皤然一叟不得扶杖優遊尙苦卓如是以是知世道之不古也殊令我思三代而不置也夫

有一白生失其名趾高氣揚向吾奕然而語曰夫人處窮廬守陋巷抑鬱殊甚吾欲造臺沼起樓閣日延賓客夜擁妻妾笙樂不絕於耳脂粉不絕於目庶幾暮樂而朝歡吾曰眞人生得意

事白生又曰彰身有爛適體宜華短布粗衣實形謗陋吾欲夏涼葛冬狐裘錦繡綾羅爲我服飾吾曰衣裳楚楚曾載咏于風詩白生又曰博奕之中啟人智慧能遣時慮能消歲月吾欲喝六呼么賭勝負表揮霍吾曰逢場作戲人人有之白生更曰鳥獸魚鼈實爲佳殽吾欲畜鷹狗操彈丸射飛逐走鮮鯉佳鱗網罟而獲庶適口多異味而杯盤亦生色也吾曰弋于山網于淵亦游藝事也無足怪白生聞吾言欣然得意而退或責吾曰先生一生好説因果好下針砭今聞白生言不惟不開誠阻抑反隨聲附和奈何吾曰否否不然譬如攻金石不受刀錐愈力攻之則破斧缺錡無益也白生負其盛氣滿假已極即與之言如

對豕語耳或曰然則聽彼縱恣乎吾曰吾聞之人之邪淫不自覆藏不自悔悟詡詡然尚自以爲得計天將奪其魄而降之罰矣吾又何言之有不數載白生果以驕縱死或乃恍然語曰吾今而始知先生之不教者皆棄物也然則人幸爲先生所教勿爲先生所不教庶可以全其爲人矣

有好道子自號清白居士經年訪道越嶺渡江不辭跋涉一日憩于野亭遇一長者皂巾藍袍坐石橙上摇麈尾不輟居士向而揖之相與談論并道其學道之切特訪明師長者曰道道道妙妙妙妙妙妙竅竅竅知竅知妙知妙知道語畢而去居士異其言隨趨牽其衣曰幸頃遇何遽行長者曰子不我識坐此無

益居士乃跪而請曰長者幸教弟子長者曰千金尚不能賣道豈途遇而授受乎若果問道容後至子家遂辭去居士候于家數月不至渴慕益切夏日庄外看禾長者飄然而來居士甚喜延之入室供以酒食一切禮貌出于至誠朝夕拜求大道長者隨應曰順成人逆成仙欲修仙須把乾坤顛倒顛餘無一語相示後居士獻白鏹矢誓言乃教以採取搬運之法其實已入于歧路矣并不示下手功夫遽言烹煉言火候究竟嬰兒姹女相隔天淵黃婆何嘗牟引遂使水不能上升火不能下降壅塞中宮頭眩腹脹食少神昏呻吟床第漸至不起而長者已莫知所之矣吾因嘆盲師之害人如此其甚也而塵世之學道被盲師欺誑者蓋擢髮難數矣可慨也夫

重刊道藏輯要卷之下

東園語錄

平雲堂眞如居士

崇德堂衆姓捐資 敬刊

人生年近古稀精血就衰宜力澹嗜欲安定神志一切家事子孫之計可不必勞其思而動其慮思我一息尚存固如是矣倘或淹淹不起又將何如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蓋得者喪名之具亦損身之媒也夫旣往之光陰不在將來之歲月無多哲士知幾謝卻時慮靜養天年斷不可終日終夜而猶縈擾不甯也 示陳子崗

如金如玉士之品也諸子歷學有年卻不以金玉自待言多浮躁行多粗暴全無一點涵養體度常人并處不覺其粗雅人同居則自形其俗矣吾故曰不以金玉待其身 示諸子

居心自善不如與人共善鄉黨中有可勸者勸之有可戒者戒之勸戒昭然卽是成己成物工夫勿視爲淺也苟一切諉爲非切身之事則居心先左蓋人要生有益於人死有益於世雖婦人孺子莫不感吾之勸戒而翕然丕變從此做去功莫能量 示龔子三

人莫把已身看大了又莫把你身看小了看大已身是謂輕狂輕狂則無福看小已身是謂局促局促則無量於世故中甯卑

人一等不高人一等則不自大而人自重之於德善中不讓人於先恐落已於後則不自小而人自欽之兩者當互而用之示梁子彥

眼界不寬則心思多蔽古人學古皆從觀覽而來如欲學忠臣則當讀忠經如欲學孝子則當讀孝經其他可類推也清之心思澁甚須於靜夜黎明時掃室焚香正襟端坐莊誦南華法言等經及古詩歌等類則心自清靈清靈自不滯於物不蔽於心久久有魚躍鳶飛之趣到此地步吾更示之示陳子清

士之所貴者貴有優容之度量尤貴有振作之精神有振作之精神天下何事而不可任哉子卻少此二字是一生之累何也不振作則心志頹心志頹而可已者已之即不可已者亦已之矣勇於聞勇於行何以稱焉示劉子甫

人生所當盡者有本有末本先末後兩者有次第無重輕子四十以來知敦本矣此得其所先也但於末節多未講究有缺陷焉以後盡末節如敦本始則不至細行不矜而累大德也示劉子聘

人不在讀書與不讀書而心地俱宜勿昧慈者此心剛者此心不屈者此心不諂者此心何謂慈如孝弟之良是也何謂剛如不甘人下欲出人頭地是也何謂不屈羞惡之心致之也何謂不諂傲骨自在無所枉撓也人於此立定腳跟立定志向內盡其職外重其身人縱不我貴而我自貴人縱不我尊而我自尊

示蕭子健

近日全賴士輩維持風化人心澆薄世途險巇不有士以整齊之有不堪言者矣爾輩甯受迂腐之名逢人講些三代以上話使奸者巧者頑者愚者强者弱者皆聞言而戢其私革其惡矣啻木鐸之教責任所在勿得推辭 示彭子皆

陶子根器不薄孝友性成吾因與之講道論性布天梯而欲其步挂雲帆而冀其登也一生無他只憂貧一念時常縈擾於心不知富貴窮通天命有在貧而非病正助清修若顧慮頻生阻卻無限進境自吾提覺之後不可猶效韓宣子之故態也 示陶子復

人無定命人有奪命之時視人之自爲耳當日裴度了凡諸子

命極淺薄而不以命爲役獨以人事爲功命終莫如之何子於起居食息時自問人事盡否未盡則勇往直前已盡則益加策勵似此方是奪天手段未至斯境不可歸咎百端 示趙子輝

人生世上雖不能獨幹大事獨成大功而玉成大事大功亦不負天地生我一場勿以無益之事而勞形務以有益之舉而盡力則生生世世留爲美談況此功創古希有正宜認眞扶助語云萬兩黃金不足恃惟多功德榮子孫體之可也 示蕭子健

凡人心要虛要靈要活潑要圓通心非無物心究不物心非不事心究無事養其淸空渣滓胥化朗然如明鏡之高懸如冰壺之照鑒則魔境自消矣 示彭子通

人年卽幼須小子而具成德之稱方不負此年少遇一益友則親近之遇一損友則疏遠之居塵囂之地目所見耳所聞身所接每多快樂事卽於此時放開智慧思及樂極愁生興盡悲來古今大抵如是爲之謝卻邪人舍卻邪徑終日閉戶讀書以探聖賢實學不求眼下浮名遇有可矜可憫之人則矜憫之遇有當作當爲之事則作爲之如登高然層纍而上轉瞬卽步雲霄回覩下方則有天壤之别此眞快樂事也至於父母乃本根之人子道無虧方獲天佑而報親不在酒醴肥甘而在克守家聲無一事不可以對父母無一言不可以告父母如此則親安而子道盡矣本卽報矣 示尹子容

宣講一事近時所極不成事體者莫過於好開奇傳好尋奇案好歌新曲致使愚夫愚婦喜聽而無感發以後勿好新奇仍從正大一切忠孝廉節俱要發出古人心事志意庶古之忠孝廉節昭然於千百載以下而啟愚感頑始有實效 示高子庭

吾閩化蜀西非僅爲一州一邑計將欲由近及遠使多方向化滌舊染之污開自新之路而觀望不前者實多吾又安能招之使至哉所惜失此良因迷途莫返士林則誇文采風流終鮮德行商賈則矜經綸才幹卻少老成以及諸色人等皆妄想妄爲不返本而還淯此世風之所以不古也今爾輩値末運之年尙有悔悟之念吾故欲引之於至道若果能從此洗濯身心盡厥

忠孝復其仁義利物利人修善修福一切世態視若空花則豪傑之士斷推爾輩 示鄴邑諸子

宮中舉行善事十條一惜字二養節三義學四施棺五施地六施草衣七施醫八施藥九放生十印送善書至於諸般善舉隨時隨遇隨緣爲之故不盡書現置水田數百餘畝可足於數事用尚不足於事事用每望大善同歸慈航共載然亦只爲好善者道未可爲外人贅也爾承忠厚之遺澤綿一綫之流傳當放出大見解大智慧超然特出作利人利物等事修善修福等因不擇時不擇地隨遇爲之以保已身而報親恩以求消阨而福閤族也 示潘子虛

謝氏父子叔姪兄弟雍雍一堂已屬僅見又能遠來竭誠足見善根但行善有利即有害非善之果能害人也行善而至迂拙處害卽伏其中矣爾方風氣不甚澆樸以孝友飭之此得其大體也至若誦經禮懺修齋度拔幽魂等事則迂拙甚矣禍每及之近有炫左道以惑世者此等會場斷不可不愼之愼之 示羅江謝氏

行善如耳鳴自知之自信之不求人知不求人信方是眞善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方能全善不希利益於目前不期獲報於異日方能忘善如此行去善益大焉且善不分遠近不論難易善乃普遍 示綿邑諸子

君子等積善有年近今一大善舉當爭先作去如輸將一事望之甚殷需之甚迫不有出而應之者國事何以濟君心何以安試想人生在世貴存忠義今日國庫空虛不得已而求之於民民卽當體不得已之心以任之思我祖宗及我父母及我本身子孫世代食其土蒙其教安其業未嘗苛虐其一二君恩不較重於親恩哉親有欲子當遂之君有令而忽之可乎或以身倡捐或以言勸衆務令鄉村城市均知此義爾輩效忠之日其在茲乎 示仁邑尹氏

近時愚頑全賴宣講勸懲備至感化無窮於講時務有一片眞誠奬勸誘掖多方開導不可立論荒渺不可有心譏衆不可故意嚇人果能忠告善道斯至情至性流露於齒頰之間未有不

動人聽者矣 示三台諸子

性和尙無他過且賦性仁慈合吾慈悲心吾喜收入門下凡吾收入者不下千餘人不知者謂吾在傳道傳丹而不盡然也人有一德可嘉一行可取吾卽不棄亦憐才意也 示趙子和

宗族而外最親者莫如鄉黨蓋不特不可以富而驕貧不可以强而淩弱而於矜孤恤寡敬老慈幼及施濟等事皆當勉力行之 示李子純

孝爲人本本立道生有推之百爲而皆準者今人每好登山朝佛求嗣問財吾謂不必遠求只在近所門內之地活佛居焉果

能克共子職無忝孝思則佛神佑之吉慶隨之矣 示德成

飲食之中有禮存焉如禮載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一皆從禮品節而出逾禮則犯分矣庶人較天子諸侯則遠甚較大夫士則亦遠甚即家擁厚貲而有禮以限之不得越分奢侈若一品一味罄貧漢數月之費未免天心不樂惟舉箸之下即念及宇宙間此刻斷炊者不少則侈靡之習自然消阻亦惜福之一道也 示趙子恩

安逸非所以保身實所以惰身身惰則志與心隨之矣故陶侃運甓書齋劉琨聞鷄起舞其克自振作如此古今遂傳爲美談 示張子陽

勿欺二字是成人門戶凡事之不能告人心之不能對天處皆是欺惟孝子不欺於親忠臣不欺於君良友不欺於朋清白不欺於天地正直不欺於神明此是聖賢種子勿淺看過 示張子培

凡事不可由己由己必不能由人不知好惡同情人己一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若祗知有己并强人以從乎己是將强牛之性爲馬之性此不近情之甚者也是謂偏私是謂乖僻 示臧子鳳

身雖六尺妙合三才時時持之以敬事事矢之以畏敬畏深而縱恣少凡辱身賤行之事皆不敢爲斯始謂之守身斯始謂之孝子 示吳子棨

義者事之宜義所當爲不爲則懦義不當爲爲之則失辨義之

特識固在平日亦在臨事若事一至而毫無主宰從違莫定人謂其無勇又謂其無謀識者則謂之不知義　示臧子恕

人每樂人知憾人不我知此是邀名務外心病不知人即我知於我何加人不我知於我何損孔子曰不患人之莫己知次上曰知希我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則知不知在人而可知自在我　示左子誠

天將雨而商羊舞天將風而燕雀飛凡事有其機先時者機洩後時者機滯惟迎機而任其自然少卻了許多逆億亦少卻了許多煩惱　示劉子仁

錢字從戈利字從刀人以爲肥身之物吾以爲賊身之矛君子則祇於德性憂欠歉不於財物爭贏餘　示胡子仲

夜行則惡其昏暗徑行則憎其荆棘人之同情而此心之昏暗則不自知此身之荆棘則不自去其疏於防檢者實自蔑其心志矣　示段子昌

籬破知補水溢知防慮其害己也而一身之慾皆不防而堵之不悔而補之是猶開門揖盜而安於泛濫矣害孰甚焉　示吳子榮

馬行千里其價百倍以其能致遠也然馬以千里稱羣馬之中往往有之尚非超羣而絕類者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人可憬然思矣　示澹香

善馭車者六轡在手縱送自如一日而可行千里即高山深谷

所獲可無憂善馭人者百情在心包含不露一和而可納千人卽姦邪僞妄感化於無形 示郭綍菴

燕雀在堂不知巢之忽覆蜻蜓在圃不知網之已張人卽處順安常而思患預防之心不可少所以君子安而不忘危 示劉子霞

雨暘時若則百物生雷風鼓盪則百物暢人負陰抱陽分天地之餘氣不思有以充足之反戕賊之牿亡之不幾深負天地生我之心乎故靡靡者常屈而超超者常伸 示鼎臣

日盈則食月盈則缺山盈則崩水盈則溢這個盈字名美而實不美人欲持盈莫若守謙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禍淫而福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 示左子龍

象因齒而焚身璧因懷而獲罪石崇豪富莫保身家宣子憂貧幸聞規戒覩此則知人之不善處富不惟招怨喪名且多亡身召禍惟不自富其富處之歉然視之歆然庶不至多藏而厚亡 示諸子

關弓則知避操刃則思逃懼其傷己人人同情不知忌刻多攖兵刃言語每召戈矛一切利己損人皆危身之具欺世敗俗悉喪命之根惟君子坦坦平平兢兢業業晝無斁身之憂夜亦無驚心之夢 示鄧子高

雞則鳴更犬則吠盜值其時而不鳴不吠人將殺而烹之謂其

無信也夫人頂天立地此身之關係匪淺若無信則無主無主則無爲孔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示藩卿

范于累代積德兼一生繩墨不踰又能孝友陸婣任卹又能戒殺放生又能行端舉正又能教子有方眞翩翩然濁世之超羣脫俗者也微斯人吾誰與歸 示范周莽

凡人當思我身是父母之身不能顯揚其親不足以爲人子夫所謂顯揚者豈必巍科高第前呼後喝哉如我能孝弟則顯親以孝弟之名我能忠信則顯親以忠信之名我爲善我之親卽得善名我爲惡我之親卽得惡名善惡在於自作而親名隨之人子可不愼哉 示劉子貞

人之生也都愛尋樂處不知樂不在樂中求而在不樂中求樂中求藥烟花遊戲歌舞風流如朝露晨霜轉瞬不見不樂中求樂則知慮後知奮時知刻苦知艱難事事謹凜步步戰兢則樂在其中矣然我樂矣當思人猶我也何妨使之同樂物猶人也何妨與之共樂仁民愛物之心存而天報日益厚積善修福之念切而子孫日益昌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樂乎不樂 示楊子全

人至半生半多可已之事人苦不知而不已遂因不已惹出多少煩惱來吾見有朝青絲而暮如雪者未嘗不嘆斯人之不善自爲謀也少年多失時光必待補於末路四十五十補過之時

猶不知補而營求不已時若可待而難待力若可恃而難恃不如急早轉身雖淸澹勝於富貴矣況身以心爲主心以血爲衞不顧精神而磨其心傷其血旋見體日衰而病日增矣善保身者服藥莫若養心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示年子仁

爲善最樂與營名求利等事大相懸遠善無窮盡以遂我之心而止如一人一物不得其所吾心卽不安必使之共遊於太和之宇吾心始安待人待物殊無二致卽眞善也他如造橋修路等端或獨任或助貲隨其時勢便力爲之較之費於飲食衣服應酬贈答者眞有天淵別也夫財有聚有散聚而不散則生孽散之不以道則亦生災惟聚之之餘先將每歲用度計過餘卽散之於鄕鄰困苦鰥寡孤獨及痿聾殘疾一切善事上雖散也而天必使之長聚矣 示趙子煇曹子尉

近日國事値需財之秋端賴有輸忱之士子可逢人開導勸以忠君愛國之言激以急公忘私之義使一人倡義於前千萬人向義於後則國用庶幾有濟 示葉子靈

蘇氏弟兄嘗祖宗福庇致有今日溫飽須念此日安樂而往昔愆尤不可不急爲洗濯培植將來況富貴福澤惟德可久誠能善善從長則諸孽頓消超祖先而福父母延壽命而昌子孫至大利事至大美事至大快事時哉弗可失也 示蘇氏

修積不必盡以銀錢爲功德只要處一鄕爲一鄕之望在一邑

為一邑之宗善念日增而月茂善言日著而月彰務使頑者轉醕好者轉良寸積而累之如萬仞之山可平地為也 示王子川

士子讀書須先立一箇定志思我將來出身必與國家作一砥柱之臣與百姓為一慈惠之師方是真正學問勿徒以文字為求美衣美食計也卽或遇有不齊而抱此志以持身亦是范公一流人物 示僥子貞

善始尤貴善終能創尤貴能繼此廟功已半成爾父出錢出力及從善多般實體吾教而感天心矣但數十年後又是一輩特出此功承遠不朽端賴爾輩繼志吾於田契每教多註人名欲使爾輩後日不得聽從一等不肖子孫敗壞此功也如定規九

條逐件遵行不視為虛文則善矣 示陳少梧

識時務者呼為俊傑蕭彭鍾等則不識時務者也甘心茹素每滋物議諸子果真心修行為善莫先於立德立功豈必在此小節哉近日誕妄之徒以左道惑世稍不檢察禍機暗伏諸子還不悟乎 示蕭彭鍾諸子

人生皆有忠義之良豈必出身加民始能盡忠哉卽如近時團練是得以効忠時也本朝王章聯保甲一條昭示天下果能實心行去亦卽忠義雖不能藉此以捍大患禦大敵而土豪鼠賊皆畏而不敢發亦安靖地方之一著也劉子勉乎哉卽費多金有益無損 示劉子聘

爾小子輩有已開知識者有半開知識者須念作善一途是我生分內事亦是我生體面事作善之心逸日休不比作僞之心勞日拙旣經來此親聆訓廸當以所見所聞盡銘胸次作箇父作子述 示遠近小子輩

古人克治身心最嚴最密於先聖格言警惕語外又復自爲銘盤銘劍使觸目而警心如程子四箴等類難以筆錄吾人生古人後正宜抄寫諸銘貼之戶牖是亦懲心改過之一法也而銘之令人深悚者莫若座右銘其銘辭有貨利者亡身之藪嫉妒者刎頸之兵淫戲者絕嗣之塹貪欲者喪命之窖等語眞是明顯道破使人讀之而汗浸座右銘龜卜先生所作也 示王子善

富有不足恃節儉乃足恃衣服飲食宴遊不循乎禮多奢一次即折福一次非傳家之道也昔人云一叢深色花千戶中人產豈知兩片雲戴卻數鄉稅此雖爲官府而言而奢侈之禍誠非細故居家者亦宜鑒之 示劉子霞

人愈自大則拒人於千里之外人愈自小則誘人於斗室之中太上曰江海能爲百谷王以其能自下也人當以江海之量爲量也可 示胡子僑

莫謂善小而不爲莫謂惡小而無傷莊子曰任車未毀童子可行一旦傾危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一卵之微彈指可麾其爲翡鴻振翼冲霄矰繳不能制以是知微善可卜吉祥小惡可至

滅亡 示蕭子健

凡遇人有一言不是一理不合當從容應之移時再爲辨論不可當面搶駁使人無地自處且生厭而不與之近非接物之道也譬諸駒犢動加鞭扑則性愈驚而狂奔遠逸惟順其性而豢養之撫摩之自然帖伏任其駕馭無不如意矣 示趙子仁

懲心之法莫先於割愛夫愛害心之媒也心一中愛則心之所向有固結莫解者形於食息寢興之餘而於妻孥爲尤甚獨不思兒女之私情實縛身之韁鎖也我生生聖賢後不能與聖賢爭道德徒以不堪告人之心縈擾牽纏不惟見絕於聖賢亦且虛生於天壤矣甚可惜也 示鍾子本

天地之利有限人之用宜節若一日而罄數日之用一月而罄數月之用天地亦無此贏餘以給我之需夫人節省有度惜福殊多子孫可卜豐足蓋儲之者多而流之者長也然節可爲嗇不可爲吝若以嗇爲節天將惡其鄙吝必不能使世世長守其富有也 示蕭子湘

好惡者人之同情我之所好不能强人以不好我之所惡不能强人以不惡然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是謂眞好眞惡故能好能惡歸之仁人若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爲偏好偏惡拂人性也且好惡一偏則是非顚倒公私混淆壞世亂俗莫此爲甚所以孔孟嚴絕異端 示王子橋

疾風之來也人知閉戶驟雨之發也人知張蓋無非爲避風雨計而世之傷人辱體較風雨爲尤烈者人不思避且樂蹈之吾竊笑其人　不學其他而偏學赴燈之蛾也　示蕭子明

寸雨亦可澤物點火亦可燒山充其善量人人可爲堯舜縱其惡念人人皆是盜蹠故君子辨之於微而謹之於始　示高子端

人惟不自滿則含蓄自深人惟不自小則經綸愈大聖賢門戶尙未識其方遂謂已步其堂奧此不能欺人實爲自欺事業功名自謂力弱憒勉不生此非人阻實爲自阻惟虛心以討聖學之原大力以應天下之務爲兩得耳　示趙子和

少年如春日鮮花暢茂挺秀然不時加灌漑則膏液易竭來春

未必猶如是之繁茂也是可觀花以自悟　示汝俊

人固貴和氣迎人尤貴善氣迎人若只喜笑顏開而無涵養以充之實形浮僞不足爲子弟法也且人之心當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天地之心公而不私一人在天地心意中人人在天地心意中推之恆河沙數人無不在天地心意中苟於起居食息之餘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壽而世之貧賤殘廢孤寡不生憐恤是負天地大公之心已絕其生機之理豈稱將識者歟　示王子玉

人蓋有外誠樸而內奸險者不用吾之視觀察以核彼之所以所由所安一頃接之間聞彼談論見彼動履遽信其人而親近

之愛慕之并不於談論動履窺其自性與否更不於幽獨隱微瞷其行藏若何是之謂不識人是之謂枉用愛 示車子石

鹵莽足以僨事優柔亦足以敗事處己處人總以義理爲的事之合義合理身任之卽赴湯蹈火亦身任之任以事實任以義任以理也若遇一事始則慷慨繼則狐疑終則置之度外此皆優柔寡斷一生鮮成幾宗大事并失卻了許多義舉 示彭子吉

治私工夫實難多得昔有其從子抱疾終夜數起詢問其親子抱疾雖終夜未一起而心之驚懼憂慮夢寐不甯較前之數起則有眞僞之別此卽私也治得去此等私自然衷懷坦白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而幽獨無愧怍矣 示宿子瀾

天之生物俱有用處如鳥則鳴春蟲則鳴秋當春鳥不鳴則發育之機不著當秋蟲不鳴則嚴肅之象亦不著是鳥蟲等皆有用於天地而人之待用於天地宜何如乎縱不能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而有功於世有益於人諸大事當身任之而弗辭否則成自了漢一流人物 示劉子甫

淺近之說不難立解惟講到理字上則進一層更有一層實難盡探其奧如地之理與天之象互爲對待與人之命互爲相生非淺見者所能窺其微也若只執陳說而未會其竅不必東指西顧貽誤世人能解地理者先參天後參人天人相貫始通照曜始通呼吸斯謂之地斯謂之理 示徐子管

人情挼勢者多忌勢者尤多以彼之勢不如我之勢於是百般計較必挫折我之勢而後止必傾倒我之而甘心當此一出一入如臨於谷稍不提防未有不中其毒者君子則知遠害其道在守之以謙 示饒子澤

人孰不欲亨孰不欲長亨而不能如欲而亨者天半蓋天不錫我以亨何以得亨何以得長亨惟平日心可質天事可告天善可格天自然履亨徧歷亨運而自少至壯自壯至老皆膺亨吉於無盡 示長亨

田舍之子霑體塗足經年辛苦固是衣食之計而衣食只可養家不能肥家惟力田之暇不廢讀書敦倫立品修德行仁則眞肥家之事 示熙明

武周達孝在善繼善述則知繼志述事人子宜然若以父志爲不必繼父事爲不必述則父之志與事遂泯沒而不彰所謂其父拆薪其子弗克負荷者倘得謂孝乎 示崇功

杞梓在林不能使樗櫃之不並植鳳凰在郊不能使鷹鸇之不並生麒麐在山不能使豺狼之不並長龜龍在沼不能使鰕蟆之不並育人生兩間賢否不一良莠不齊必峻其門戶病其涗污嫉惡如仇獨行踽踽則與世太刻卻少包容是未體天地含宏之德而純是血氣之私非處世之善道也 示周子六

塵世佛家謂苦海又謂火坑誠見人之憂喜哭笑幻若戲劇生

老病死速若蜉蝣以苦爲樂以危爲安足可惜也人縱不能免此八字而家事子孫之計得半卽止不迷茫於空花力樹滋於實果累行積功異日撒手歸去自有面目見我老閻 示劉子蘭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千般罪過一悔便消是天不絕人以自新人當幡然而舍舊且世間樂事惟道義中爲無盡倫常中爲無窮苦果孳孳爲善則體舒心泰較之有損無益之樂孰得孰失不辨可知抑人生上貴能承先澤下貴能則兒孫若祇庸庸碌碌無一善足稱無一德可錄直謂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耳 示宗甡

玉蘊於山璞誠寶貴若攻之則破不足珍人之身亦猶是也守其遺體不敢毀傷則陰隲在其中品格處其中福澤亦在其中所以君子守身如玉 示儒芳

厚德足以載福敦厚足以立基厚者薄之對也薄則輕薄則刻薄則狹薄則滑以之處已與忠恕悖以之處人則誠實亡而一生之福祿必由是而削少年子弟宜深戒之 示定楨

爲學如行路然進一程又有一程卽遙至百千程亦必步步走到半途而止不可也所歷之程已過大伴僅餘數程輒止亦不可也惟蹈實行去直完其所期到之程雖愚也必明矣雖柔也必强矣是在有志者 示興俊

虛心下氣之子每樂聞規戒有規戒則守之不忘痛自改過雖無父兄心裏儼有一父兄雖無師長心裏儼有一師長不面從

而退毀時即戒以創心此等人有受教之誠斷無有不成材之理 示正中

文昌陰隲文乃傳家之寶太上感應篇實保命之符時觸目而警心自循規而蹈矩立德立功體先聖之訓典敦孝敦弟盡子弟之儀文戒殺好生敬字惜福與匪辟遠與良善親爲人如此家道長興 示樹勳

禹惜寸陰侃惜分陰一聖一賢見得人生歲月疾如電火多一日曠閒即少一日德業且古人三餘學足何嘗片刻放過即不在學中而守正業爲正事亦須惟日不足若坐失時光老至嗟悔無及矣 示祖昌

天地間富者二三貧者八九豐年尙可聊生歉歲即難養活一家數口斗米千錢兼以囤積居奇倉儲閉糴惟困處叫餓而已孺子何辜啼饑不已老年無計莩死殊多當此衆口嗷嗷實屬憂心戚戚出倉粟則百弊叢生捐米貲則萬人難給惟設廠賫粥可暫可久救荒之策莫善於此有力之家相與玉成積少成多煮散窮困厥功匪細 示彭子衢

人當大著眼孔莫爲巍巍者所煊赫蓋功名富貴數之無窮見之實夥一人而我豔之人人而我豔之將有豔不勝豔者究之於我何加惟修德君子是爲聖爲賢地步雖與之執鞭可也 示本堃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欲致福莫先修德修善修德修善福之基也自古家膺多福或在其本身或及其子孫者必其德之積久而彌光善之充類而至盡也子修德修善有勇心而無退志天其將福女矣 示姚子福

人生四體皆貴而貴之中亦有賤者如足是蓋足日蹈泥塗不比他體之潔白古人著履朱履文履而外盡著賤履不似今人之華而且費也然此沿襲既久殊難返古惟在誠樸之子不趨時和俗斯可挽其一二 示正中

出家者舍父母兄弟而出乎家也自此養育之恩莫報骨肉之情己疏似是人生不快之事不知修行亦可度親改裝亦能報本若果護持庵觀希步佛仙是即進身之階亦即顯親之道 示劉本明

處家去一私字固是公能服眾然只不私而不待之以和事事嚴厲則又啟兄弟伯叔內外大小疑忌非聯絡家人之法也惟不私以示其無他柔和以昭其親愛則雍睦一堂家風綿遠矣 示洪子揚

乳燕毛豐即可穿雲鶵卵初脫即知戲水人當童年作驚人事出驚人語者子建孔瑾陸績諸人尚矣而壯歲之克自樹立者尤指不勝屈人果能發奮振作豈必待父兄之諄諄訓誨耶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夫三年無

而欲行其所行之志必不可易今日之事固理之至可明而勢之無可疑者也聖賢著書立說爲天下後世計較著彰明無可議者仙佛演典傳經亦爲天下後世計豈有可疑乎吾由儒入道所言皆聖賢之言而世人不察動云鸞降大干法令獨不思如果干法吾豈故爲此以害人哉在昔毘陵等處以言救世有惑之者吾愈解之而人惑如故他如齊雲等壇亦然嗚呼人心之不明今古同轍也昔子張問辨惑孔子曰知者不惑聖賢皆以去惑爲教蓋念天下人之惑者衆矣然則何以解之以理與勢解之而已見理明則惑自解揣時勢則惑亦解吾願爾等以今日之事而自審之自度之可也夫何惑

吾抱婆心下遊塵世不一代矣向人卽教以善無非望人同歸於善也而勸善實難有聽吾教而不入善者有聽吾教而向善不固者此等人吾欲絕之吾又不忍遽絕之再三叮嚀以期終底於善而後止而人任其千言萬語卒不感發其天良吾其奈之何哉卽有好善之士方一念向善卽一念思報此有所圖而爲善者非眞向善人也向善必如死呆一般一善爲百善爲千萬善亦爲不知爲善之有果報只憾爲善之有遺漏此方是眞心樂善吾惜不多逢今爾輩如果堅於爲善吾最重之不負吾屢來斯土也

回道人抱一腔惻忍逢人卽諄諄訓誨雖親之於子兄之於弟

師之於門人不過如是吾豈好爲論說哉春秋以降遞及軻老歷數百年而朱程等大儒出教化又復振興以後間有真儒垂言救世至於茲而教化幾滅斯民秉彝之德往往不復致使世日卑下風氣無復有古遺意焉吾以慈悲心志孔孟諸儒之志爲天下振其聾發其聵吾之心亦幾瘁矣吾之音亦幾窮矣前載乘鶴閒遊偶遇陶子復等誠心叩懇吾於雲端感其真意因駐於茲以救蜀西之蒼生赤子所言并不涉於誕妄忠孝等事之言也吾又何嘗有負於斯人哉乃斯人卻負吾言聾者仍妄於聾聵者仍妄於聵也吾責之過未免失於刻吾容之過未免失於寬吾不得已又多方動其天良啓其性善蚩蚩者終無變志嗚呼斯世斯民其將伊於胡底也

古今大醫王惟吾克當蓋不僅能起死回生更能起頑轉善能化奸成忠能使僞歸真能解暴就和一切有知識無知識如植物潛物騰物皆能感吾之化導而遂其生復其性豈獨衣冠中人哉吾鶴遊於茲將以醫此地風俗醫此地人心使歸於醇厚渾樸內不失其良外不失其體而後快諸子從吾數年吾千言萬語爲諸子勵其志發厥良端其品正大其心和平其氣善念日增而孝思日篤吾之待諸子不薄矣吾之望諸子靡窮矣孰意過而輒忘立心立志依然不堪告人是吾之負諸子乎是諸子之負吾乎可惜吾一腔心血付之東流可惜吾數百金科如

對木偶可惜吾獎之終不能誘進於至善可惜吾哭之亦徒勞其神思吾其難哉而今而後吾欲無言爾諸子莫謂吾前慈悲而後淡漠也

吾為大慈亦為大悲又號度人無量天尊吾之刻不忘斯民也久矣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不有聖人出而教導之則性眞日牿仁義禮智信等端日漓而不講幸孔子木鐸振響千秋而世道為之大變厥後羣賢大儒體孔教以教世世雖就衰而閒有古遺意焉降至於今數百年中誰為振聾發聵使民風還醕而返樸民德日新而月茂者教化日衰則人心日偽本初日亡其士林縱欲敗度其小人作奸犯科甚至害理忍心逆倫干分吾

俯仰其間惜斯民之不能愧勵自新也慨斯民之不能爭自濯磨也傷斯民之不顧身家而保性命也因隨地結壇逢人開導使一人向化千百萬人俱感奉而復其良吾之心乃慰第機所至非空談炫俗言倫理言德性言躬修言因果言報應而已此數者聖賢皆先吾而論之詳矣特意語渾厚智者知之愚者不省也吾始淺近其說或托於詩歌或形於唱歎無非使智愚皆明其義晰其理以聽吾言而行所當行盡所當盡吾之心血半勞於茲歷有年所奈何愚昧之子自暴自棄不能卽吾之片語隻字而遵奉之更有士農工商未嘗不知自好每隨聽而隨亡吾欲就之彼偏違之吾欲勸之彼轉謗之吾欲提出之彼安於

知古今祇此一情祇此一理凡事當揣情度理情理於我去得始於人去得若我先不順情合理公道已失人心難安不可不自爲審量也後此出身加民情理二字更不可忽稍涉違悖獄成誣枉尤不可不愼也昔曾人曾參殺人有報於曾母曰曾參殺人曾母曰吾子必不殺人繼又有告於曾母曰曾參殺人曾母曰吾子必不殺人蓋亦準之以情斷之以理故知曾參之不殺人也觀此則處世亦烏可無揆情辨理之學耶 示饒子貞

世俗於父母生日多集賓朋烹調宰割爲父母壽不知雞豚魚鼈亦解貪生爲親生而戕物生生理先滅於親有礙惟於是日多買物命放之淵藪多買字紙焚之鼎爐方是壽親之道再能

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爲好人無一善不爲父母而作無一功不爲父母而立則不待稱觴頌祝而父母之遐齡自增卽異日考終亦登極樂 示蔡子錫

佛家空五蘊除四賊所以明心見性使無受想行識故破迷遂一切之礙今人受想行識都爲塵緣而起愈貪戀則愈苦惱其中之得而復失喜而復憂無止境矣嗚呼朱顏曾幾日鬚髮忽蒼蒼安舒之態少徵折磨之苦時逼誠可嘆也惟能空諸一切卽有纏愛力持慧劍以斷之庶一日可得半日之靜修矣卽生活之計在所不免而得半則止少御了許多勞碌以此修行方能有濟蓋一心不亂可步佛仙非妄談也 示吳子林

父作室欲其子之肯構肯堂厥父菑欲其子之肯播肯穫人貴爲克家之令子尤貴爲繼述之孝子否則大傷厥考之心昔堯舜之子不肖其不肖處在不能承父志非大不類者比也人若父在無志可觀父沒無行可述則不但自多愧怍人將呼而責之矣 示遠近小子輩

微員末秩亦邀一命之榮必如分盡職方是小臣忠悃嘗曰孔子爲委吏則曰會計當而已爲乘田則曰牛羊茁壯長而已此即盡職處若祇出則誇飾輿馬入則呼令僕從而應盡之職并無奏效清夜思維殊多抱愧 示呂子阜

昔有王樸陰隲人也其子曰敏曰敬曰孜樸卒敏與敬各爭其業及器用什物惟孜一無所取其鄰曰子何弗取其半孜曰吾受父之福田多矣種之不盡食之無窮尚何復有所爭取乎後孜謹繼父志廣積陰功終其身亦不見窘然則人幸有修德樂善之父爲我子孫綿世澤於無盡較之以金銀遺我者其食利更多多矣豈可因家無遺貲而遂忘我父之陰有所遺哉 示王理

人生利益身心得於師者半得於友者亦半蓋友者所以規過勸善也然必自我擇之益者是友損者勿友始獲身心之助否則於我身心如冰炭然矣孔子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蓋商好與賢己者處賜好與不勝己者居也 示曾子吾

高子所志者大見非管窺固是超羣邁俗之士然荏苒年華逝

如流水亦須及時努力不可徒托空懷若因循時日阻卻前修則有志未伸終與無志者等甚可惜也

示南邑高子編

良者繫本然之善一切忠孝廉節仁義禮智皆從此良字發出一人能充發其良人人能充發其良世自無悖逆僞妄之事一人牿亡其良人人牿亡其良世每多乖僻姦宄之徒試問人生由少而壯而老充發者幾多人牿亡者又幾多人以數較之天下約有恒河沙數人卽約有恒河沙數不良其良者始焉性善未漓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長及知識漸開嗜欲一起遂將天命之眞日剝月削澌滅殆盡而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有敢於爲而不顧者矣有寡廉鮮節背禮違道甘於蹈而不惜者矣然人縱不解聖賢存理遏欲葆養天良而羞惡尚未盡汨沒也惻忍尚時發見也推之是非恭敬尚日月而一生也當斯時也有人提醒之曰羞惡惻忍是非恭敬是卽固有之良不待外求而自得者也則觸動其良自能復還其良自能擴充其良使人人觸動其良復還其良擴充其良念念在天理事事根性眞幽獨無愧怍之情衾影無慙恧之態啟其性善復其生初不卽在此哉又如童子入塾以孝親敬長謹信親愛處處引到良字上又以不踐蟻蟲卽是惻忍不貪外物卽是羞惡不涉放肆卽是恭敬不說誑話卽是是非等類明顯道破使之日習月熟則不學而知不學而能之本性自不至昏闇而不明而一生之成其

爲人實自此始矣是在善於訓人者　示邱子門

人生爲此利字敗壞許多英賢豪傑折散許多富貴功名深可嘆惜子能除去利心專一向善發堅固念存長久心猛勇精進直竟善途把這艮心更要保護得緊艮字從艮艮止也止其所而不動搖也艮字從退謙退而不敢自高也起初養這箇艮還有止息至觸景觸物艮皆發於不自知動於不自覺則眞艮不昧而天理亦因之流行不息矣吾說偈目艮是立身基昧卻卽滅理保護如嬰兒天心方見許此持心之總要也心既定矣品斯宜講交不得人品不能端實緣勢利附和輕佻品不能端言語涉於肆妄衣履涉於豔薄品不能端品者如玉之不使玷如

蓮之不使污不玷不污品乃立矣如此方是家之肖子國之端人仙佛門中之根蒂至於警惕功夫又必自功過格始有功記功有過登過悚然有畏天地神明之意惕然有懼父母師保之心漸而熟焉卽聖門之守敬存誠佛法之眞一不二道家之養心煉性也聽吾偈言幽居暗室不可欺去惡如鋤草莫遲從前今日過齊補天禍人災自遠離作善功所以種果也作陰功更有益於本身後嗣如扶持老幼孤貧買放飛禽魚鼈等類行一次較他善利益五倍爾於此極宜踴躍遵行以補先人之殃咎以延爾宗之嗣續且主生福德男女又何憂家口之不熾盛哉至於遇路修路遇橋培橋諸好事時時爲之亦如東園之種瓜

得瓜西圃之植麻得麻也說畢再偈入生切莫性游移一條大道任所之荆棘叢中花柳岸錯下一足悔已遲 示段子昌

自古聖賢仙佛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吾語錄中不言仙佛第言聖賢者何哉誠以世間無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仙佛亦猶世間無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聖賢也且使人能德行無虧倫常無忝則今日可爲乾坤之肖子天地之完人卽異日可爲洞中之仙子蓮座之菩薩矣況夫儒家之無聲無臭卽道家之常清常靜也儒家之不覩不聞卽釋家之非空非色也儒家之曰精曰一曰忠曰恕卽道釋家之曰玄曰妙曰慈曰悲也推之克己復禮何莫非取坎填離之功盡性踐形何莫非煉己築基之

事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何莫非一念規中萬緣息盡之景象鳶飛魚躍川流敦化何莫非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之神情人祇要自問可以爲聖爲賢則無不可以成仙成佛又何必舍其易而求其難哉僉及此則謂吾語錄爲聖賢之功用可也卽謂爲仙佛之階梯亦無不可

東園雜詠附

五言絶

淵漲

萬山新雨後飛泉壁有聲笑無利濟者一淵斷人行

聞書聲

夏木濃如許山川入眼清鶴車臨此地鄰舍有書聲

示道

大道有眞際天地常自然若問修行法靜裏覓丹田

再臨萬壽

山水送行程風聲又雨聲欲問問不得重到諭諸生

暮春

東皇何草草催減好芳辰任隨鶯燕語無計可留春

秋夜行

北斗橫天遠新秋一味涼出山入寂寂露滴荳花香

即景

涼月滿四更蟋蟀鬪花棚道人肩未息秋露濕衣襟

十月二十八日

陰從陽盡生陽至陰凝結東來大地春先問梅消息

五言古

言志偶詠

仔肩不自息踏遍章離離道遇狂歌者笑我不知時世道已如此忙忙欲何之吾聞此子語捫懷獨自悲不治急欲治殷勤有所施周流乾坤內草草勞其思吾果何爲者運會欲轉移斯民皆直道可拯不遲遲吾心心天地將與古人期

語陶子復

七月未逢君君仍處困苦人或爲君憐我願君力努飽德味常腴精蘊充仁圃勤修得其華富貴何足數聞道於一朝榮名自千古

五言律

初夏

翩翩乘鶴去好是月清和村中烟護木山外樹交柯蟬聲新抱葉雲影淡臨波行行多得意無地不樵歌

夾竹桃　因供此花動我愛慕之情更欲多植以備玩賞不禁發於言詞

東園與西圃多栽夾竹桃宜春亦宜夏憐雅更憐嬌偶來五陵興時與七賢遭臨風微帶笑相對樂陶陶

贈樂子有序

樂子正國工丹青筆亦高雅前載繪靈異事蹟圖數十幅殊少俗墨今復繪東園圖以進已附梓冠諸語錄首矣因贈以言

妙景殊難得披圖一望收濃摹三月雨淡點一江秋隱約遥峰寺分明近水樓梅花千樹雪不待幾生修

九日重登君山

君山不似舊登臨感慨多秋風催木葉氛氣滿湖波醉酒傷時事調琴咏斧柯天心搔首問何日太平歌

平雲堂夜月

明月懸夜光皎皎照西堂松枝垂壁重花影入簾香酌酒娛今夕焚檀答上蒼更闌人寂寂閒步小廻廊

蜀莊卜肆

小隱非眞隱全操是蜀莊垂簾雜都市賣卜寓行藏字字推忠孝言言决否臧先生甘混俗心事共名芳

有求書者

大筆誰扛得神來寫硬黃風流參漢晉體勢別鍾王興起龍蛇走書成翰墨香幾行須鄭重壁漫補東廂

時雨

久旱苗將槁農夫望禱深偶看雲密密遂沛雨淋淋帝澤時剛待神功感不禁田間溝與澮頃集慶甘霖

七言絶

臨萬壽

朝罷歸來淚暗傾蒼生赤子總關情幾回欲向人間說無奈人

間說不淸

飲酒

麥秋天氣頗淸和竟日羣仙滿座歌放量飽呑三百斗餘杭十貫未嫌多

示道

踏倒葫蘆醉未醒乾坤之外一閒身有人問我修眞法外葆肌膚內葆神

示童子

如金如玉是讀書不讀詩書學已疏若問功夫何自起功夫端的問三餘

賜諸生酒

臨壇特賜三杯酒成禮合歡兩得之好是一堂敦肅穆老仙賜快寫新詩

再飲三巡酒倍香仙凡何至隔雲鄉此宵高會眞難得我且歌來索和章

三巡之後更三巡興愈酣時酒愈醰滋味不於杯中得分來秋夜滿天春

詠雞冠黃菊二種

喔喔東籬秋倍長好同晚節傲寒霜相鄰相對無相識一抱丹心一抱黃

立冬

小雨微寒立冬天家家投炭火新爐乾坤剝復無停息葭管灰
飛妙自然

鳳尾松

別有龍鱗別有心鳳毛瑟瑟出遊岑想是山中鳴和少飛來作
我庭陰

印景

靈龍妙鶴遊一程過遍雲山雁有聲直到平原添野趣黃花滿
路襯人行

自題

逍遙散

日影三年我尚眠流年不住喚鷄起來點得黃金用不用人
間臭氣錢

誕日自嘆

王家樓上許家樓乘興尋歡到處遊更與主人然一曲笛聲吹
處木山悠

座中佛手柑

滿筵花果品皆珍中有拳拳一物新若說西方佛子法也將十
指屈而伸

下山遊

春風無限吹煙蕪教人何事倚意好呼童攜酒下山遊錢留一

聲雲澹掃

牡丹

胭脂雖買畫難工濃澹相兼一捻紅縱有桃花飛點點不如醉臉笑春風

宣講有效

日月光天節序和江城秋滿稼盈坡欲知蜀國年豐稔宣講功彌蜀國多

有感

百物凋殘太覓情森森松柏度千生不是歲寒人不識幾教埋沒好材成

興來索飲

小屋清幽似野航座中佳釀送風香道人願醉不甘醒換卻小觴酌大觴

試鐘

洪鐘幾日鑄已成徹地通天自有憑欲把塵心重洗滌性和爲我叩三聲

過火災處因題此以示警

烈火騰騰莫復驚還從清夜問生平只因錯把心機用不義家藏一旦傾

秋菊牡丹芙蓉三種

偶來菊圃朶籬東抱得丹心帶露濃獨把一樽重自酌酒痕已上玉芙蓉

送葉子護靈

偶趁微風下益州香雲薄霧小勾留慈舟渡得無生法一路輕帆到岸頭

讀歸去來詞

先生歸去愛吾廬趁此時還便讀書充詘不形殊自得風清月白有誰如

賞海棠

幾度春風帶雨來翩翩鶴駕到壇台香國海棠眞足美名花一樹酒千杯

臨萬壽

鶴駕排空下帝鄉盈盈虔爇一爐香紅塵莫怪神仙戀卻爲愚迷晝夜忙

即景

連番小雨過山家宿酒醒時興欲奢春色滿園看不盡紅桃花間白桃花

賜諸子飲

一爵通腸膽氣清也安神志也生精今宵宴樂歡無極月在天心漏五更

二簋香浮氣倍蒸飲之可當海籌增諸生試問人生樂曾否如斯得岸登

禮成三爵飲與多狼藉杯盤之高歌諸子爲吾賡一曲笛譜雲天月在波

自題

本筆一枝妙入神愚盲喚醒字皆珍道人發下宏深願不薄今人愛古人

贈左靖虛

靖虛靖虛備濤才冷冷風送撲鼻梅當日何韓年少得聖胎結就脫凡胎

語劉子達中

匏官抛卻賦歸鄉回首湘江路渺茫欲覓大丹無外務斂神就範問黃房

示劉朝勳

活人活己兩相安天意人心一樣看他日功成歸去也雲山一笛過層巒

賞夾竹桃海棠蕙三種

片片桃花寄竹枝海棠爭豔襯丰姿惟有蕙香偏撲鼻移來一處惹新詩

示楊學仁

刻刻防心心卻離不如拴鎖莫任馳與君一箇收心法裝作呆

來裝作癡

示吳子林

修心只是問丹田莫舍丹田另覓玄氣自斂兮神自定何須徒襲口頭禪

七言古

飲後狂吟

道人好酒不好醉欲醉不醉終日睡醒時重酌幾百杯月明星輝照天地再酌幾杯歌復狂興闌落筆成詩句問我吟情果若何吟情趣在杯中趣

遊霧山

霧山高兮高出天中有雲氣盤岩顛四望古木少人煙千峯萬壑蒼如肩我尋古蹟踏蒼蘚苔侵磴滑葛蘿牽不聞鳥語喚天邊但聞深澗水潺潺龍蛇虎豹羣相連硫磺氣熏鼻腥擅木石倒崩當路前天日長陰變坤乾欲出山兮霧廻旋突有鐘聲隔嶺傳此間信多住世仙爲登古寺密林穿古寺大唐開法筵山僧傍午共參禪我問山僧僧便便自昔羅災一炬然瓊宮貝闕餘數椽紛紛瓦礫碎花磚遺址空餘覆鹿眠有池無有出山泉只餘明月照清漣（山中有明月池）危樑幾榻碣石懸流月月流今古圓（山中有流月橋）道場千載迭變遷試掃苔痕覓遺編一碑未徧滅古鐫

仙人已去我無緣雲霧浮空滿大千霧出盪胸俗慮蠲霧散疊山入眼全霧出霧散幾千年我乘白霧上太玄

燕子行

春日晴和來新燕飛入人家斜目眄穿簾入閤繞梁間若與主人初覿面絮語商量覓春巢相厥攸居樂陶陶去年舊居嫌不固爲卜新居語嘈嘈擇得庭軒心歡喜不待雞鳴便欲起鄉村帶雨啄香泥對對翩飛情難已費盡辛苦巢始成窩中靜處無陰晴忍饑耐渴長如此廹欲新雛脫殼生生雛啣食不少停冒雨經風遍野尋得食歸來哺燕子賢哉懇懇與慇慇何期毛羽剛豐滿飛去他家竟不返可憐終日語雕梁痛斷肝腸傷破胆廻憶乳哺費精神至今孑然獨一身鷇子之恩誰報得空勞心力度三春吁嗟乎負恩不獨一燕子觀燕令我愁腸起人子不報父母恩天賦眞良業已死人生盡孝當及時膝下依依莫遠離庭闈無恙早供職終天抱憾已遲遲

七言律

平雲堂題壁兼語陶子復

偶穿竹徑到平雲境地清幽自不羣門對雙谿浮鴨爪庭餘老柏起龍紋開軒几淨如相對入座爐香徹早聞我美主人眞不俗盈盈盞酒奉殷勤

其二

彷彿匡山離垢園經年絶少馬車喧靜中日月長如歲閒裏功夫默守元不住流鶯嚦遠樹無端飛燕語東軒此間坐卧殊無累急把玄機仔細參

其三

堂前百卉共芬芳次第花開歷短牆台砌蝶穿身似夢欄杆八倚氣偏香午書課罷聲方歇卯酒醒餘意若忘更有一番鄉野趣蟬鳴不斷到斜陽

其四

平雲居士品高清秀骨珊珊質玉璞既識塵緣歸幻象須從現世悟無生垂簾靜息添眞液塞兌深藏養至精自古仙源皆可

問莫教歧向阻前程

懷范子涵

故人相別幾經年聞說修持志力專立德立言無懈怠希仙希佛有因緣能於窮族垂青眼信是淤泥長白蓮眾濁獨清眞箇少聖賢心事羨君肩

寄范子涵

說到人心奈若何無端平地起風波家無賢孝思光祖世夥姦頑敢犯科惟道貨財萬分少若陳果報半言多澆漓似此難爲挽不識君心憾也麼

寄鍾子本

本生別去隔山河屆指於今八載過定擬修持與歲進豈肯身心曠日多人當老去功宜補家縱貧時志不磨回憶半生成夢幻餘暉足惜莫嗟跎

贈盧子虛

鬚翁八十多精神噉飯猶强老壽徵方寸恐荒常樹德一生立志不言貧爲山土簣時時進修己功夫日日新耄矣猶勤誰得似迎人處更藹如春

示徐子直

萬刼千生到此生此生歲月莫虛更少年恍惚時多廢半世修爲事匪輕隨地立功惟努力臨財辨義自懷淸鏡花水月都成幻曷把人心仔細評

戒蕭子湘

火發無明熾性根莫教焰焰上天門和平養得春風普煩惱除將樂意存觀我觀人殊一致疾時疾俗可無言若逢酒戰休爭勝葆定靈珠固本原

示胡子恕

妙合三才是此身性中無僞有天眞只緣後起私慾勝遂使先天至善淪滴滴還原歸本相茫茫迷路喪元神年華荏苒時難再趁早修行做箇人

喜趙子仁

直道婆心兩得之通天質 地意無私惟將禮法律人己總以箴

規望友師一點靈明渣早 净多生因果語非癡從茲積累功無

輟信有祥雲捧日時